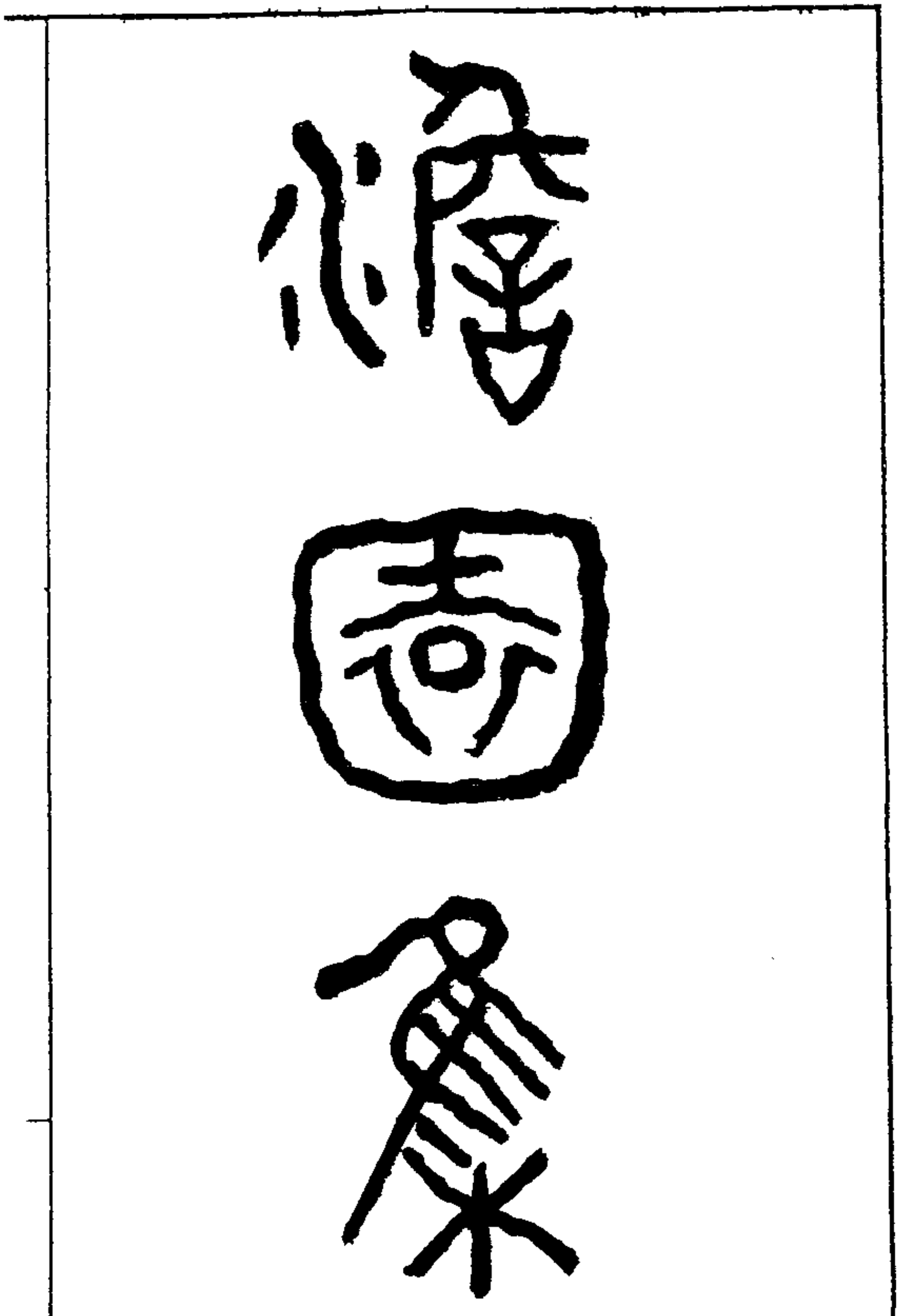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六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明　楊守陳撰　四明　一
碧川文選八卷補遺一卷……………………明　楊守阯撰　四明　三四七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一）……………………明　焦　竑撰　金陵叢書　四七五

楊文懿
全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隩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道德相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故鏡川又與諸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私鈔則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齋書疑之旨以爲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散斷簡已錯其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之錯謬重闕可必巧爲之說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若眞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洵夫歐陽永叔所謂以

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者矣私鈔若干卷壽鏞未之見顧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箴臨海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堅冰於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既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楊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府丞鏡川先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阯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六秩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栢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號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阯幸

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即能領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鈔奏議詩集今於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繙輯以圖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既成以書來欲得序而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間則已目眩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

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間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阯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尚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阯與茂元等尚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弘治十二年九月朔旦弟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守阯謹序

晉庵稿序

始余方孩嘗作吟詩聲或謂爾秀才邪則莞然而若應其後家人屢詔之曰爾作秀才即爲吟聲如初甫能言或口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五齡就家塾師先大父日記數百言於是六齡而學對句九齡而學詩歌十三而學舉子業十五而學古文爾後數歲雖先大父恒謂詩文爲學者之末務不以專命余又多疾疢不獲恒學然已有作成一囊矣十九而游京師數載歸食於家亦數載皆肆力於義理之學而其隙又習所謂舉業者然於

古文詩歌亦閒作焉散逸之餘僅存數百首錄之曰晉庵稿當是時方銳意於自昭之功而妄覬康侯之業故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二十六而舉於鄉所作殊寡明年忝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意將盡讀中祕書博采而精擇之然後發爲文章以追古作者而性實懶拙加以人事與私計之驅迫且僅期而以憂去矣其間所作亦僅數百首錄之稿末而少時囊中之作悉雲散鳥沒不復能記憶蓋棄之久矣今年春過守膳宗兄所偶取案中一編閱之則宗兄所錄吾之少作僅什之三四舉無足觀者既爲攸爾發笑而童稚之志與其往還之區游居之侶粗具於是又爲之喟然而興嗟況失之於數十年之前而今復得之恍然若見夫舊交故僕於流離喪亡之餘雖其人無足道亦不能不顧恤之也迺攜歸重閱焉則又歎曰是固不足觀矣然近日之作與是亦何有大相遠者乎要之均爲覆瓿物耳去彼取此何其偏也乃錄之稿首嗟夫自童而冠而壯歲月久矣自鄉而京而臺閣師友衆矣而今昔所作無大相遠者則德業之不進可知也況今重憂屢病困窮拂抑之極

神志荒耗舊殖且落其能有加於昔乎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此昌黎之所以自訟也古之人少而騰異者長必有聞若胡致堂乳而夜啼鐙書示之則止白太傅始生七月能展書識之無字百試不差胡文定初能言母教以韻語兩過能記後或以道鳴或以文顯皆可謂不朽者矣余雖不敢擬古人之萬一然其少時亦頗異於凡兒也而今迺若此欲冀他日不與凡娛同澌盡而無聞也難矣此余所以赧然而慚悚然而懼惻然而永憂也雖然仲尼不云乎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今余年未至猶可勉而進也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書此於集稿之首以識余感且以見余志之有在而須後日之成何如云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十有二月吉鏡川子書于敬梅軒

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誌論説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曰桂坊稿蓋爲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爲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爲然衢童里婦肆口而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以有本而然邪先生以絶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爲科試之文已夐出流輩弱冠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䌷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

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渠矱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於行陣之間其意度閒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其閎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滈乎淼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即其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予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馬石田皆有志於修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峯

皆有志於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脫語錄之餘習求其華實相副如先生之文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屬爲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論者於末簡庶使讀先生之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成化二十年歲在甲辰秋八月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盱江何喬新書

奉觀桂坊稿累月雖未能盡作者之意然亦間有所得恐遂遺忘輒用批點其所得者直猶鼴鼠之飲河取足充其腹而已其餘安知非他人之深所取而大所服者哉近世之文出天資者或歉於本原由學力者或傷於摹擬僕雖識其大端亦兩病之莫能通也讀執事之文乃知天資之美學力之邃交舉互用出乎等夷而文兼取博求不以所有者自足此其成一家言可與鳴一代之盛而識者猶謂其格君華國之大用未竟焉天相斯文遂將壽執事而昌其詞於稽古右文之世哉歲晏天

寒旅宿蕭寺呵凍展讀每僅卷終然尤以束裝就道之餘不能盡發執事之藏以卒業請益爲可慨也

弘治紀元龍集戊申冬十一月晦日新安程敏政題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因筆之書以詔學者眞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皆是物也歧之則爲異端爲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高廟以聖武起南服滅胡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於一旦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尤以道德爲志功名富貴無足動其心蓋先生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栖芸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朝廷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諷有規不爲講世取寵之作侍經幄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書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羣從子弟得於家庭以經術發身擢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八先生退食自公以詩文自娛而亶以天倫之樂不自知其身之在散地迫晚境也遇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上之知首進讜言屢騰辭牘上眷留之至再至三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於道德而不苟爲空言者與先生不鄙棄走每有所作輒以見示走實不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一一主於理不求合於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爲計相其論兵也悉邊務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急洗冤則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經憲度誦其文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爲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懸幹不可窮之辨有橫逸不可攝之才而先生德容睟然接引後學惟恐不及言必中倫動合繩矩蓋其所志以道爲腴而飽乎其德故其所蘊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世之規規於求工以爲技者固霄壤之異哉今天子日勤聖學益明習天下事欲使政教出於一如古帝王之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劭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蔚乎炳然於大制作大政令之閒所謂道德文章之不二者行當大被於天下後世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走方以庸猥見屏於時其言不足爲世重輕而先生命

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之無似知須先生之文若此聰明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雖不慚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別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弘治二年歲己酉春正月下澣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致仕新安程敏政序

楊文懿公文集目錄

卷第一

晉庵稿

致知銘　力行銘

持敬銘　劄錦類編序

送高君序　戒酒箴

瑜瑕硯銘　求放心銘

窗左銘　窗右銘

雙柏詩引　金罍辨

家藏書目序　稽古韻略序

鉤玄類冢引　知人箴

論穆公用孟明　四維辨

無逸賦　巨石硯銘

覽怡靜堂詩集　送嚴司務序

閒中清玩序

卷第二

鏡川稿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三禮私鈔序　風木賦

遊招寶山記　祈晴有感詩序

存仁堂記　一善堂銘

送王生寧序　柏隱軒記

大學私鈔序　中庸私鈔序

論語私鈔序　孟子私鈔序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卷第三

鏡川稿

勉繼家聲軒記　慈江八勝記

筆說　張德宏字說

五經考證序　尚書私鈔序

送李持序　玩易軒記

雲錦堂記　與馮汝止書

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金氏定新宅記

復錢廷珍書

卷第四

鏡川稿

壹桐陸 96-1

農鳴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送吳生瀾序　與陸太守書
醫評贈鄭謙叔　書成御史墓銘後
退思堂銘　醫喻
花香竹影軒記　陸儀吉字說
五馬朝天賦

卷第五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送孔生序

送徐生昇序　詩私鈔序
私鈔解　新鋟周易本義後序
書重鋟標題四書後　思訓堂記
心遠軒記　祭陳存敬文
昌陽傳

卷第六

東觀稿

藂林一覽序　少詹事劉公哀頌
五松圖賦　送徐教諭序

4A

百耐庵賦　倦游辭
祭李祭酒先生文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硯山志序
儋州盤石街記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序
送南昌倅虞君序　送陳士賢詩序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雪寓解
送彭教諭序

卷第七

東觀稿

王時暘哀辭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送陳指揮襲職序　題憶松堂卷
玉巖周氏世譜序　送劉知州序
諸暨江東廟碑　送成先生序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祭張僉都文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永貞堂詩序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卷第八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復趙郎中書
書先君子除夜詩後　題承德公手澤卷
木庵記
賀御史吳君輿璧陞大理寺丞序
戴廷輝墓誌銘　送張順孫歸鄗陵序
送御史滕君良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送水部主事倪君序　阮大河傳
茶酒說　胡氏族譜序
西墅觀書詩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卷第九

東觀稿

潄玉軒記　駕車閱武詩序
一松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送劉參議序
農樂記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送漕運參將楊侯序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龍游縣通駟橋記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嚴郡序
梅溪處士挽詩序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卷第十

東觀稿

送王允獻陞山西憲副序

吳越勝覽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湖山歸隱賦　夫子畫像贊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集義堂記
童君原瑛壽詩序
賀素軒魯公封戶部主事序
雙桂堂記　送鄧淳安序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卷第十一

東觀稿

擬招辭
貞齋記
送尙寶司卿凌君尙義使安南序
贈進士張師吉序
桑榆晚趣詩序
怡愉樓記
處士王君墓誌銘
怡善翁挽詩序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徐節婦傳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與錢學士書

卷第十二

東觀稿

雪航稿序
迎碧軒記
順庵處士墓表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復陳修撰緝熙書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河梁餞別圖賦
書舊易義後
贈田大理序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卷第十三

東觀稿

栖芸先生小傳
送陳先生序
送連帥陳侯彥章序
胡允恭挽詩序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封編修王先生哀辭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惜良玉賦
送戶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懷德堂記
陳太常誄

卷第十四

東觀稿

送羅太史序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送瑞昌王大尹序
送浙江臬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璚林醉歸圖記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祭趙學正先生文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祭桂公瑞文　毛憲使贊
與江元勳書　耿檢討裕畫像贊
縣畫解
秋官主事丘君時雍歸覲序
與劉欽謨書

卷第十五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家書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送藏大尹序
送游大昇序　勉庵賦
與王惟臣書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孔明自比管樂論
南園趣詩序
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過侯墓誌銘
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送方必明序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耕雲處士傳

卷第十六

桂坊稿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送林貳守詩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贈御史姚仲遠序
石鐘山銘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送劉大參序　壽王處士詩序
送董國器憲副序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送曹以誠序

卷第十七

桂坊稿

毛宗吉傳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賀御史閔朝瑛被敕命序

瀫水長淸圖詩解　張秋賦
遊天竺山記　宴玉堂洞記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馬處士墓誌銘　新刋性理文錦序
慶太孺人壽誕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上梁文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卷第十八

桂坊稿

重興上蔡書院記　重建文明樓記
時處士墓碣銘　交游翰墨序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祭張暉吉文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送任僉憲序　與柯孟時學士書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卷第十九

桂坊稿

愚軒箴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送楊朝重序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送趙生玉序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公

序　承恩歸侍圖序
祭毛士廣文　題東巡卷
孝節堂記　送陳叔玠序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開州察院記
宋禮部尚書黃公遺像贊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卷第二十

桂坊稿
策題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新化縣學記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樊山八景記
送吾拱端序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大壽字記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送李太守序
贈御史張汝欽序　東墅倡和詩序
卷第二十一
金坡稿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姚叙字詠幷序　麗澤會詩序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
誌銘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桃源春雨圖記
送刑部尚書陸公致政序
送胡僉憲序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故汪御史挽詩序
卷第二十二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送范參政序
東山窆丘銘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武邑縣學文廟碑

故商夫人輓詩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復魏知州瀚書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雲陽殉盜詩序
尊經閣記　示茂元書
謝張布政書　謝杜布政書
故華孺人墓表　適野軒跋
題江山無際圖後
卷第二十三
金坡稿

來鶴亭記　甯布政像贊
臨海縣學記　祭從姪茂亨文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與胡憲副書
送郡教鄭君序　端硯銘

卷第二十四

金坡稿

寧波府修廟學記

書洪武選手錄入彙詩集後
遊雪竇山記　對鷗閣記
朝天倡和引　題壽昊圖
紫袍玉帶硯銘　曾編修畫像贊
半林記　貞則堂頌
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祭王僉憲文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大理寺右評事王君墓誌銘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與黃行人書
贈余助教智

卷第二十五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徐太守更字解
詩壇雅韻序
大明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歸樂堂記　祭張邵齡文
內閣尺牘序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贈王亨戩公挽詩序
祭錢克明文　陸處士墓表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卷第二十六

金坡稿

大盆石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復何布政喬新書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策題
順天府鄉試錄序
大盃石後記
小湖山賦
送潘粟夫序
鎮閩臺記
周易本義直講序

卷第二十七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與吳尚忠書
重興汝陽縣學記
齊東縣漏澤園碑
送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序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彭文憲公文集序
復尹侍郎正言書
獅子贊
三世承恩圖詩序
祭楊時望文
擬會試錄序
彭學士真贊

卷第二十八

金坡稿

中嶽廟碑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甘州布政分司記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送少參沈時暘序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誌銘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神道碑
惠民渠記
江孺人壽詩序
與彭彥實簡

贈朱廷璧

卷第二十九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忠愛集後序
園趣存稿序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後樂園記
風憲說
復備保余世英書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
序　伐老柳賦
恤民亭記

卷第三十

銓部稿

徐奉政誄　題剡源先生手札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四友亭記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晉庵稿（起壬戌正統七年盡辛未景泰二年自十八歲至二十七歲所作）

致知銘

人欲求道先致其知博學審問明辨慎思自心而身以至萬物表裏精粗無一敢忽窮彼萬理會于一原是謂知至可希聖賢

力行銘

人既知道當力於行始自孝弟尊師信朋至於百行無一不勉有過必改務遷于善日就月將不偏不息務底大成聖賢之德

持敬銘

惟知與行固爲學則必有主之乃致乃力丹書之敬堯典曰欽伊洛有錄考亭有箴口誦心持始終不易庶幾知行兩造其極

割錦類編序

予自少時大父日教以小學之道於書則先授之小學四書以次及五經親爲之倍讀講解而予力弱慮微不能高聲久讀但展卷默視一目下四五行不數過而已熟然踰旬越月則皆已忘之顧亦喜覽他書好爲五七字詩餘末之學也年十三四始從濟庵呂先生學舉子業嘗作義論下筆輒數百言不已先生頗稱許之他日有先達覽而哂焉莫測其意後乃知義論必用四書五經之辭方爲本色而予所用多雜以他書故見哂也蓋舉子以語生見忌者自古有之矣逮今既五六載猶未改乎故習交友多規之而所讀五經遺忘殆盡每臨文欲用其辭若招潰兵捕飛鳥收散失之珠璣落落乎其難得也定省之暇因取五經幷傳註分類而鈔之萃成六卷庶可備臨文之採用耳蘇老泉曰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衣服則綈繒之不若是絅猶是也故名之曰割錦類編而爲之引

送高君序

世之有德藝材力者王侯將相可使輻湊于門才賢髦俊可使履滿於戶娃媌婑婧之子可使雲萃於室輿臺僕御可使鱗集而蟻附其他珠玉象犀田宅服用凡以慊有生之欲而備身後之虞者皆可力邀而强取多積

而富有也若夫天地畀之父母生之分者不可求而多無者不可取而有智雖落天地力雖凋萬物亦莫能求而取之者惟兄弟乎兄弟者同生父母之氣同長父母之懷衣食寢處無一不同焉是骨肉之親非待外求而人合也方其少時不待詔而相歡不俟令而胥愛所謂良知天性者非耶及其既長則利欲蔽其良知物偽戕其天性於是反以易致者為難得視大屬不如人合矣嗚呼三荊歡乎同株四鳥怨乎異林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故古之人之兄弟也聚有其被之歡別有陟岡之望

於善相推於惡相隱於宦達則相援於疾病則相扶於患難則相死於喪亂也有原隰之裒而於復讐也不反兵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雖有怨怒不替恩愛其情不能以一朝忘也若夫急難則相恤安寧則相忘富貴則合貧賤則離者是物類之不若也果足謂之人乎高君者讀書達於古今孝友根於天性少與其兄相友人無閒言暨其兄舉進士京師君思之不置迺挐舟涉數千里之遠來省問焉話南池之飲而詠西樓之篇既有日矣迺幡然而南歸鄉之搢紳君子咸屬余言贈之余不能文姑為疏兄弟之義如此既以美之亦以厲之庶古昔贈言之意云

戒酒箴（有序）

余少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茲自京還里親舊招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為箴以戒之

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沈湎曰余不臧幼且甘飲亦既有知心恆懍懍人欲之萌投閒抵隙朽索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塞弗壅江河既成悔之靡

極糟焉成丘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戒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於三合歡而已毋或過踰沈湎弗恥同流汩汩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伯禹

瑜瑕硯銘

瑜不掩瑕瑕不掩瑜玉之忠也端溪之產有瑜有瑕與之同也克掩其瑕以全其瑜惟子墨客卿之功也

求放心銘（有序）

余歸自京師講學於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冠衣儼

肅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嘗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厲然性資庸愚復爲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遊京師則又兩榮交戰勝負未決故至於今齒既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礪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

人之一心本居身內一念妄興放而在外雞出乎塒豚出於苙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淪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尚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於道惟心之放求即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間頃刻庶幾常存靡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令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食爾言

窗左銘

爾祖縫掖爾父紘綖爾可弗學以忝其先學莫先於致知尤莫難於克己當秉燭以破幽必選鋒而攻銳見卓爾於一原養浩然以配義立正位而居廣居逞千古而待百世庶有光於祖先而無愧於天地

窗右銘

爾談五經爾論五性爾可弗行徒文與侈意必誠而心必正過必改而善必遷日三省如曾氏躬四勿如子淵若用兵而決死如歸市而爭先內一德之無二外百行之咸全庶追迹於才傑而齊光於聖賢

雙柏詩引

予以瓦缶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其間又得雙柏皆徑寸許亦同植焉踰月而玩之蒲則茂長矣而雙柏猶自若也噫柏之與蒲其材有大小固不翅千萬倍而同植於拳石之上豈其宜哉柏雖未爲大材其貞姿勁氣亦非蒲所能彷彿然不能與蒲爭秀其自若固宜也當是時一拳之石一勺之水柏與蒲俱也柏何以異於蒲哉

然吾見世之柱明堂棟大廈者大抵皆柏之材蒲固不得而俱也然柏之所以不能爲柱棟之材而迺與蒲伍者亦獨何哉不得其所故也使植之泰華之顛其能與蒲伍哉嗚呼天下之物不得其所者衆矣獨雙柏而已乎

金盌辨

少陵諸將詩有云早時金盌出人間邵菴註引南史沈炯表有茂陵玉盌遂出人間之語以少陵用此因避上句玉魚改玉作金余以爲不然杜詩引用故事若河內

尤宜借寇恂者此正用之也若山陰野雪興難乘者此借用之也若羞將短髮還吹帽者此反用之也然皆仍其語耳豈有改其語而用之者哉觀其對雪用昏鴉字猶注所本其肯改玉盌爲金盌乎黃鶴注有盧充與崔氏幽昏崔抱兒還又與金盌之說事雖不經然亦玉魚之類也焉知其不借用之乎杜讀書破萬卷或他有所據則不可知當闕如也若謂其改玉爲金則今之學者皆擅易古語以強對已詩用黑以爲白更桃以爲李反西以爲東數入以爲七也亦何不可哉其不然也審矣

家藏書目序

余家在宋元時族擅富豪然亦多尚文雅而曾大考爲之尤累世所畜之書殆充棟矣國初法令方嚴一時故家大族鮮有不及者曾大考雖知幾獲免而亦爲重徭繁賦所困亡其故貲尋被訟獄之逼攜家避地委書於空室中多爲蟲鼠之所齧傷風雨之所浥爛鄰叟里童之所竊去其幸存者眞泰山一毫芒耳吾祖曁吾父中興厥家百務倥偬而嘗以畜書啓後爲計亦未能遽如先世之畜之富也然積箱盈笥殺雜而無倫檢閱之際

余甚病之乃作兩架置室中盡取箱笥諸書如唐人法分爲經史子集四類而以次布之架上庶易於檢閱自昔經類有讖緯小學二者俱不類經讖緯亡已久矣惟小學今移於子類之中昔子類有道學儒先諸書實皆類經故今移於經類之末焉既而悉類次其目於册作家藏書目序

稽古韻略序

予少作詩皆近體所用惟唐韻耳閒作古體則尤襲近體之辭而獨變其音律所用亦唐韻而已長乃欲以古

辭古韻而作古體詩賦則古辭多有全篇皆可覽記而古韻絕無全集惟散見於諸書閒耳閩宋有吳才老嘗作韻補而朱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蓋古韻之全集也累歲求之既不可得常欲用韻又不可緩乃繙閱古之諸書凡有韻語者詳考博采取其字之協韻者略倣唐韻之例而纂集之惟注反切之音於其下而不注其文義蓋以音與唐韻異故須注義與唐韻同不必注也集成一帙名曰稽古韻略姑以備一時之亟用俟得韻補則以覆醬瓿耳近者吾鄞徐先生恕見訪偶談及此先

生言其家有錄本許以見遺蓋先生好學能文其所錄古書頗多此特其一耳後果遣人來遺予得之驚喜時既夜矣急張燈覽之以校予之所集數其字余集視韻補加多然韻補於字下各注其所出之書之語句甚悉於是歎服先儒之精詳而予粗略甚可愧也欲效而為之且併注字義又欲蒐集而增廣皆未暇也姑序以見意

鉤玄類聚引

纂言必鉤其玄文人之恆習也蘀菴鉤玄今既殘闕三史鉤玄不可得見矣余窮理之際見經史子集之字句有偉奇而可喜者輒分類而鈔之併鈔其本注積久滋多乃淨錄為若干卷名曰鉤玄類聚蓋將以備賦之用也賦雖或比之童子篆刻雕蟲壯夫所不為者然古名世大儒亦多為之古賦若相如之子虛子雲之甘泉左思之兩都率多偉辭奇字覽之不識者故其文尤卓異世莫能及蓋賦之有偉辭奇字也如畫之有彩繪如樂之有鼓鐘所以震耀鏗訇乎人之耳目不可闕者故不賦則已賦則必有偉辭奇字乃可以庶幾乎古欲用偉

辭奇字而胸中未有若相如子雲左思之所畜者則鉤玄類聚其或可少資乎然閱覽未博采擇未精不敢以示人也惟以自備而已

知人箴

雉之翍翂而鳳其文石之碕礒而玉其裏訥如默如或哲匪愚囂訐幕辯或傾而叛於言於貌罔易罔欽易之欽之惟於其心心乎隱矣曷由以知我有炯鑑旁燭無欺

論穆公用孟明

國之用人惟欲其輔君而澤民耳傅說告高宗曰左右惟其人而即繼之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是知爲德爲民者乃所謂其人而可用也苟非其人則用之且不可而況用之壹乎春秋之世秦穆公使杞子戍鄭杞子告秦使襲鄭蹇叔不可乃使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率師襲鄭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師敗之於殽既而三帥得釋還國穆公猶用孟明又明年再伐晉敗於彭衙踰年三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濟河封殽尸而還左氏謂君子以是知穆公用人之壹余以爲不然夫穆

公惑於杞子之言遽欲襲取鄭國實其自所謂貪人者何獨蹇叔不可孟明之父矣亦不可矣使三帥又皆不可則穆公之用心必息而師不出矣孟明乃從之以縱其欲而成其貪是豈所謂爲上爲德者耶方師之行也蹇叔固料其敗王孫滿亦必其敗矣其及滑也以鄭有備宜完師以歸而乃滅滑是特盜諱空手者耳其及殽也宜深謀力戰以出險不捷則死之而乃束手就縛既無智勇且不忠矣其歸國也宜監前失盡萬全之策以出師而復淺謀躁動再取彭衙之辱至其後舉雖取王官及郊僅獲小利何裨大邦自是以往連兵構禍至歷數十年而不已焉夫自殽與彭衙之兩敗及數十年之連兵使秦民疲於供將斃於兵革生者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死者身膏野草肉飽林鴉蓋不知幾千百人聞者掩耳見者傷心豈爲下爲民者哉孟明之罪於是乎不勝誅矣烏可謂之人而用之哉穆公自謂貪人敗類匪用其良是矣豈有君子而美其用人之壹哉信乎左氏之誣也

四維辯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且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而柳子厚論之大略謂廉恥乃禮義之小節不得與禮義抗而爲維若義之絕則廉與恥未必存廉與恥存則義未必絕但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眞西山又論之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管子之論未可以爲非也愚總而觀之竊意柳子之論爲當焉凡名物有數者各專其一非以可統而包者言也若春夏秋冬之爲四時東西南北之爲四方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仁義禮智

之爲四端文行忠信之爲四教莫非各專其一者使天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時虧矣地有東西而無南北則四方闕矣春夏不可以統乎秋冬東西不可以包乎南北故必併四者悉數之也四德以下亦皆若此雖或曰元包四德仁統四端亦不過推重之說耳天實有始於元而未及亨利貞之時不可謂但有元而遂具亨利貞也世固有偏於仁而未能義禮智之人不可謂但有仁而遂全義禮智也然則亨利貞自足以抗元而非小德義禮智自足以抗仁而非小善故當悉數而爲四也若夫廉恥二者實禮義之小節誠不可以相抗者世之有禮義者必有廉恥其無廉恥者必無禮義非若四端之有偏者西山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則廉恥乃禮義之所統而包者但舉禮義則廉恥已在其中非若東西之不可以統南北春夏之不可以包秋冬也何必悉數而爲四哉使管子而曰禮義廉恥國之維也而無一維絕則傾以下之言則孰得而議之今既曰四維而其下之二維乃上之二維之所統而包者則柳子所謂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者是誠當矣豈徒其文明辯可喜而已哉若其天爵論以明志易仁義忠信則非矣宜西山之不錄也

無逸賦

清玄穆而健兮紛品彙之化醇民英秀而靈淑兮德與玄而齊倫粵外淫而內蕩兮哉叨憤以荒寧雖好修之茂士兮或懷安而敗名昔有周之幼沖兮羌優逸其焉極旦申申而迪棐兮敷訓辭而貽冀鑑衆生今而背皆兮覩遺光其若昧擧蒿艾以充幃兮棄芬蘭而不佩惟夫人之修姱兮佩聖謨其翼翼意懽悄而不舒兮心轗轘而不釋負扶桑之煥燿兮恐崦嵫之遽迫乘踰輪而馳騁兮敢逡次而不策珍杜衡而雜樹兮又勉然而務滋蘘芳藹之遠烝兮雖萎絕而不虧鼂乾乾之不遑兮宵營營而忘寢撫衽席而皆思兮虞宴安之毒鴆晷昏勞以播耨兮將以獲夫秋饒勤蒐獮而苗狩兮紛鶉菟之盈庖和詩書之芳致兮佩仁義之陸離習不知雋之鮮腴兮孰美珩璜之足希嘉哲人之爲善兮雖始鳴而齊敕欽至聖之探道兮宵與旦之不寢食帝禹克勤儉兮惜夫寸陰而不忽湯昧爽而懋昭兮坐待旦而蠱沒

覩前修之逸迹兮超既遠而難躋行蹇蹇而寖近兮冀並驅而周章喟余志之怠豫兮眇邈遲其日娛懿夫人之茂行兮申佩弦以自思滋予蘭之九畹兮總予草之六響共敷英而菀茂兮並超遠而徂邁亂曰所無邈以終生兮泝道妙之淵淵濬河欲注海兮然火欲燎原曷繇純粹而不息兮於陟聖而齊玄

巨石硯銘

歙之精琢如玉其長踰尺廣尺有六蓋衆皿之樽罍量之兼斛吾儕小生把三寸竹半瓦片磚甓可以悉世

有握如椽之筆磨若柱之墨霈膏澤於萬方煥文華於無極者其必愛茲重茲若崑山之璧

覽怡壽堂詩集

正統中宦者王振方貴幸擅威福有賤工諂事振與爲賂階故趨其門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節與之交後振謀不軌致上皇北狩既伏族誅遂戮及其黨而彼賤工者卒脫死蓋其所交者猶在位故也其有怡壽堂詩裒鍥於梓余偶覽之皆一時名卿才大夫所作類皆諱其賤而妄稱其賢嗚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與之齒也況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銜國之恩食天之祿鏤縉其袍金玉其帶峩冠而約屨登金門上玉階與天子相唯諾居則坐嚴屋據高案胥史列侍輿臺衛翼儼赫若神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則乘高輿策駿馬從者左執蓋右執盂前呵而後擁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貴如是所謂天子之毗諸侯之師庶士之宗主而四方萬姓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爲國重而乃與夫至卑極賤奔走服役之人締交結好以固位希爵且作爲文辭以稱引之而不恥則其於振可知矣昔之尊莽爲宰

衡誤檜爲伊周者猶不足責也廉恥道喪佞人盈朝舉天下之政獨歸之一刑餘斗筲之器而絅紛目擊以召四方之亂卒之師喪君辱而六軍萬姓爲骨爲血爲俘爲虜而社稷幾至不守危莖覆轍至於今猶未遠易此余之所以掩卷痛哭涕泗而不能已也然歷數作者名氏而夷攷其行則其所內交者衆矣間有自重不屑就者亦與焉何也豈惟利其潤筆之利耶將多爲之請而不能卻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諺曰利劍必與烈士脂粉必與佳人非可與而與之可乎斯又吾黨所宜戒

送嚴司務序

太平嚴君用和拜南京禮部司務將行吾同年吳興璧言於余曰用和吾鄉之茂族也厥大考永諧先生爲郡文學炳然揚文輝厥考仲升公起家進士累官南京僉都御史訇然宣政聲而用和與其兄用章擩染芳懿振揚華英皆能踵其先武用章先舉於鄉已擢陜西樂平府教授矣今用和以恩自國子赴選擢司南京禮部之務行有日矣吾黨與有桑梓之好用干執事一言贈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敎不醇至耳苟有良質產於冠蓋簪裾之門而飫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甕牖之子雖有儁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然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釭銜璧者不已勞乎百舍重趼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旃左師右傅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目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於世家者至幸又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坏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於委巷

微裔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丕著有以焜燿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構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污人齒頰閒哉余家庶姓也世有德善聞於鄉邦欲嗣承焉而弗克況若嚴君之世哉然則吾之贈君也舍嗣承之大無以發吾喙矣夫以道德仁義爲根柯以文學政事爲葩葉培而溉之日益昌護而持之歲不變揚輝於時流芳烈於百世此君之所當勉者南京百司庶務皆簡而禮部尤爲無事君優爲之矣是非吾之所當瀆也

閒中清玩序

畫與書類也至論其重輕則相去遠矣自雲霞山水人物鳥獸草木宮室服器之倫幽至於鬼神微至於蟲蟻畫與書皆載之固相類者然畫之所載者其形與色也書之所載者其理與事也其形與色雖微書載人無不識之其理與事使非書載則人不能知之故世可以無

畫不可以無書觀畫則或玩物以喪志觀書則可取善以成德故書之極重於畫可知矣然人多喜觀畫而不喜觀書者蓋畫則智愚賢否皆能觀之書非賢智不能觀也畫惟暫觀可以娛目書非常觀不足以悅心也使常觀書則書固有高深而可喜者闕仝之山水不足觀也有姸麗而可喜者周昉之士女邊鸞之花鳥不足觀也有清雅而可愛者畢宏之松文同之竹不足觀也有嚴厲而可畏者張遵禮之鬬將器械不足觀也有鄙樸而可嗤者葉仁遇之田家人物不足觀也有奇詭怪譎

而可愕者鄭法士之鬼神吳道玄之地獄變相不足觀也有瑣屑精緻而可嘉者曹弗興之蠅唐滕王之蜂蝶不足觀也況有廣大如天地之不可以指寫光輝如日月之不可以繪畫者乎人之不喜觀書者特未知此耳使知此而喜觀之則必取其理以進修視其事以勸戒可以悅心可以胖身窮可以和家而睦鄰達可以正君而善俗用之終身有不能盡豈若畫之可以暫觀娛目而無益於事哉庸人不足以語此士其可悟也京士朱德輝嘗集古今名畫數十方裝以成冊名曰閒中清玩虛其首簡請予爲序惟生家富而資秀於凡聲色狗馬彈棋擊鞠之類皆不以累其中而獨喜觀畫亦足尚矣雖常觀書而不甚喜蓋未知書之所載者有過於畫之可喜可觀也故因序以告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起癸酉景泰四年盡戊寅天順二年自二十九歲至三十四歲所作）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挐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閒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閒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閒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閒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稇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閒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廩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

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閒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疲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善諕婦女貂璫不之制藩臬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縻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

闍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篡弑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狠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旣入我境而恣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亙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

不侔矣僕雖斯焉在縗絰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廑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三禮私鈔序

古之禮經三百曲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其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閒餘仍別爲記惜未之及至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書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塋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讀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倣朱子而析經附

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粲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鈔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鈔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風木賦

緊木性其欲靜兮風撓撼而不停謇余衷其欲養兮爲親壽之可恆悵昔日之承歡兮止齏菽而飲水罔洗腆可娛賓兮空脊韝而鞠脃念甘毳之屬備兮願釜兼其疇與撫衽席余曾思兮耿窮宵而達曙羌富貴之不可期兮慨墜蓼其何日欸歲月之徂邁兮儵白駒之過郤睇林木之集集兮欲敷穎而奮榮蔽春暉其何報兮光恐夫日暮而衆鳴居鞅鞅之無快兮獨捧撽而登高覬廪祿之可仰兮備脂膏與滫瀡何遄臻乎大故兮悲干鍾之不洎恆茹哀而銜恤兮紛血淚之交頤奠三牲其何庸兮羞五鼎其誰饌心壹鬱而不解兮氣紆結而不轉騃鶵飛而反哺兮吾不如烏之慈也莪化而爲蒿兮孰何賴乎蟲也擘荼蓼以爲膺兮辮蕡棘以爲纕存者致於樽俎兮著軀貌於羹牆吾將舒憂娛哀兮聊逍遙以永日陟崇丘之駿巘兮矖平林之薈蔚藹樅柏與樛檟兮雜樧楠與棫梓蔽層霄跨厚地兮葥蘙槮而茷飄時青陽之旣晚兮日黤漠而纁黃飇與颸其洊至兮隱衆木之不寧初呹盻以蕭颯兮余歔欷乎相屬乍驤騂而滂潰兮遂相余之慟哭惕中心之搖搖兮逐枝翻而榦振渙余涕之汍瀾兮與槁葉而偕隕瞻觸物以增悵兮卻視聽之差忒夫外韄將內擾兮吾欲處靜而抱神何宎奧之蟰蛸兮同乎山林之畏佳恍風條之在目兮淒悲鄉之入耳悄冥冥之獨處兮愁鬱鬱之不釋肆華筵於廣廈兮將酣歌以娛樂舉纆鍾而考鼓兮訝萬竅之怒呺又鳴鹹以細瑟兮疑靈籟之蕭蕭鶗鴂而鸕鳧兮腼鱺以炮羔紛饌玉之適口兮猶嗛枯而茹槁何衰餔之不嫁兮何纁績之不章五采闇而紛揉兮盡隕翠

以凋黃列娵奢與毛施兮余壹不知其窈窕擢纖腰以代舞兮吾獨見夫迴飈之振柳嚮盛美而不能嗛兮長紆軫而悽惻願遺世以登仙兮翾翔於四極乘莽眇而超壙埌兮旦余次乎咸池嘉榑桑之蓊薆兮柰滔風其吹之縱余櫂乎炎洲兮翕正陽而遙遷颸颷屯其相揉兮獵青丘之雜崔道崑崙之崇巍兮觴金母於瑤池儵涼飈之四起兮撼若木之喬柯轉幽都而飲沆瀣兮子凌雲而獨立飆颮颻其靡定兮林蓊莅而崴嶔超入極以周章兮益感悵而悽楚造旬始觀清都兮聊相羊

以容與忽臨睨乎丘隴兮睹蕭蕭之白楊余悲痛以涔洟兮躑躅而不行系曰相彼齊民罔不穀兮我獨何罹進退谷兮憂悲中纏牟不可解兮日征月徂祇益悔兮維昔路魚同我惻兮瞻仰昊天曷有極兮

遊招寶山記

招寶山在定海城東一里所雄峻特立所以捍海勢而奠邑居者郡志山名候濤以番舶貨寶來集於此故又名招寶山下有蚌生明珠漁或得之光耀逼人風濤欲覆舟投之乃息云景泰甲戌秋九月庚辰朔鎮海運帥牛侯循有母之喪余從致仕大參王公士華秋官副郎李公衍往弔既而衛揮使李侯綱劉侯鎧邀遊是山王午日方升五人者皆肩輿出城白沙碧草彌路抵麓下輿攝衣躡石磴迤北數步轉而東始履沙土襟帶草樹道南崖北壑隘且峻又數十步得平岡茂林眾少憩據胡牀坐清蔭中啜茗飲空翠拂人襟袖禽鳥嚶鳴風飈颯爽雜若吹簧緪瑟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令人樂而忘疲坐稍久余欲起觀海諸公難之獨劉侯偕余西南行數百步極峻險從者或援或推迺躋於巔立斥堠

上四向空闊心目開明顧城邑廬舍歷歷可數江山林野層見疊出而大海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忽颶風起驚濤拍天作萬雷聲爲之目眩心悸立幾仆少選風止日開迺見遠近諸島或大或小或高或卑或稀或稠或連或斷有若虎蹲者若猊立者若蛇行者若龍鳳飛舞者若葆蓋者若屏幃者若篸笄者鬱若翠者綮若繡者赤若鶩者燔若標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蜃氣龍光隱見明滅沙禽水獸浪舶風帆出沒於雲濤杳靄間可喜可愕朝鮮日本諸夷之域皆在指顧中眞天下卓偉奇絕

之觀也已而東北行且下山向遠有洞呀然乃微服隨導者魚貫以入洞廣崇殆十尺潺湲流其中莓蘚翠濕若綠濤聲鳴嶼閒蕭颯若風雨從者循涯取海錯水蔌啖余芳鮮溢口出洞有老兵迓曰諸大人聚庵中伺同燕也遂至前坐所北數十武入庵庵隘而幽勝前臨淵淵甚澄水草被白沙文石若組繡可愛其後青壁千仞不可上有泉出其中聲鏘鳴下石潭潭廣深僅踰咫泉味冽且甘庵楣榜曰觀瀾牛侯所創也卽席殽蔬雜陳惟魚蟹味異常乃新漁者牛侯遣价攜酒饌至將命曰

憂不克偕也觴斝行比耦投壺爵飲無算有揮使李侯宿要燕命其子來迓乃起而去竊憶異時島夷鴟張將卒皆奔走不暇今聖明在位海不揚波窮邊無狗吠之警武臣優游皆能尙文崇儒而吾儕得與之遨嬉於此何其幸也余聞之書江漢朝宗於海凡爲臣者皆必殫忠效藎而居安則防患見危則忘軀若水赴海雖萬折而必東此諸公暨愚皆所當勉者抑又聞之天地閒惟海最大人觀乎海則所見極天下之大而莫能尙不獨難爲水而已不觀乎海則雖徧覽萬物無一或遺所見終小亦猶河伯之自喜耳故君子之學必觀乎聖人而識其大者乃爲至焉此又吾之所志者是用記茲遊焉

祈晴有感詩序

昔堯之時十年九潦其事載於經者可見已湯之時八年七旱事不經見而雜出於傳記所云者予以爲無之夫致中和則天地自位五事修則休徵自應此恆理也堯與湯皆以聖德履帝位而世不能無旱潦者蓋理之變耳經言堯之處變其事如彼而傳記稱湯者不云其他而獨云其禱何也昔仲虺稱湯改過而不稱其無過

則謂其責己以感天者幾矣然成王逆公旦天雨反風宋公有至德之言熒惑徙三舍皆無待於禱也湯顧不逭之耶古者享帝用犢貴誠而已非以天有嗜欲而啗之也彼太史謂當以人禱是誣天矣其與近世邪巫索三物以媚神者何異湯顧信之而翦髮斷爪以身爲犧暴露於桑林之野不謂之褻天可乎聖人動而世爲天下法不違常而立異也以身爲犧之事異之甚者天下後世其法之乎此事之所必無者也余不可以不辨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小祝掌禱祠之祝號以

逆時而寧風旱而後世自天子至庶人禱而雨暘應者不可勝數至有開衡山之陰霾假淮瀆之波濤者初未嘗植璧圭薦香幣而誠發諸心遂格於天天人相與之妙固如此然則禱固有之而聖人所不廢者也惟湯之事見於傳記者則當辨耳豈議禱之非哉吾郡歲甲戌秋七月霖而至於八月穀荒於場蔬爛於圃民甚病之適太守李君禱之而霽歲且穰於是郡之大夫士咸爲歌詩頌之而屬余爲序余辭不獲遂書是以質於君君其發吾覆乎

存仁堂記

吾鄞淸源之地有建堂者榜曰存仁客往過之問於主人曰堂以存仁名吾意仁在是也今環而觀之若屏幃牀几圖書與玩好之具博飲之器無不具在而所謂仁者獨安在耶豈深閟之而人不見耶抑衒名而遺實耶主人曰否否吾志存仁故揭榜於堂而視之以自勵若古人韋弦之佩盂盤之銘耳客曰吾謂堂存仁子謂志存仁子之言良是也抑吾猶有說夫所謂仁者果何物耶孔子之論仁不過曰愛人曰先難後獲曰克己復禮而已至子思子始命之曰仁者人也而子車氏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知所謂仁者卽人之理耳人之仁也如耳之聰如目之明如火之熱如冰之寒如動植之生性一而非二者也耳與聰二則聾目與明二則瞽火與熱二則熄冰與寒二則消動植與生性二則死而人與仁二則與動植不殊今天下有聾半耳眇一目者則必求良醫師矣人而稍二於仁者其可晏然而已耶孔子曰能近取譬孟子曰强恕而行此求仁之術也今夫人之常情拔吾一毫損吾寸膚則捧心而蹙頞提

吾赤子而委之溝渠則奔號趨救之惟恐後其在己者固自愛也用是觀之則彼之髮膚子女何異於我而可以弗之愛耶疲癃殘疾皆與吾同體也草木禽獸皆與吾同生也如愛己之心以愛之而無不愛若天地之生物合萬有無一遺焉則是盡人之理而仁復與吾爲一吾在是則仁在是矣吾在於家則家爲存仁之區也吾在於國則國爲存仁之域也若閭里之有孔陋巷之有顏吾目之曰此爲存仁之里彼爲存仁之巷豈不可哉然則斯堂也名之爲存仁未害也患乎未能充其實耳

主人曰有是哉主人姓應氏名用道性剛而言訥殆孔子所謂近仁者歟

一善堂銘

粤有太極開天地基曹闇馮翼維善繼之善賦予人維一無二有惡與仇乃物之僞聚秕交掩梟鸞互欺慨彼鬼瑣庸罔聞知在古聖賢厥中有覺精以察之取善屏惡肫肫其仁秩秩其禮不貳以欲惟粹乎理義裁紛揉智炳幾先不雜以人獨純乎天或險或夷或通或塞惟善是歸不淪異域自始而卒由弱而期惟善是蹈不於

他歧是曰一善眾美咸萃如彼一身百體賅備是爲聖者與天地準若舜與堯若湯暨尹聖聖相承千輿一轍具有嘉言以詔來哲猗嗟君人希聖之矩陟高自卑趨遠由邇我庸作銘貽爾儀則庶一其心以終允德

送王生寧序

三才之初惟一氣六經之初惟一畫道固在是也一氣而三才一畫而六經於是萬物叢生百氏雜出而道亦無不在矣盈天地間鱗者介者翼而飛者足而走者裸而動且息者根者荄者櫱以出者蕨以生者紛至夥也或欲盡窮之而歸於一氣其可得乎百氏猶是孰能廢之夫萬物不可窮百氏不可廢則道之散於萬物百氏者固不可遺也求道者不求之萬物百氏而獨求之一氣一畫得乎故君子之學極三才萬物無弗格盡六經百氏無弗窮以求其道博而取之精而擇之約而會之於心茫乎一氣之初也冐乎一畫之始也於是體之於身驗之於事施之於國與天下而垂之於億萬世之遠而儒者之道盡矣世之譏儒者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猶蜩與鷽鳩之笑鵬耳彼芻狗萬物糟粕六經者

吾又奚庸誅耶上古之世有萬物而無一經堯舜以上之聖人固無待乎經也而亦庸有一物之不格者耶商周以下則皆事於學矣雖孔子之聖猶自謂多學能識而其所以教人者亦惟博文約禮而已今之學者蔽於氣質之偏溺於習俗之陋睹三才而弗格也況萬物乎視六經而弗窮也況百氏乎或遁一經或察一物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以擴其道以弘其心以善其身以用其家國天下而惟採葩華以媒貴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目眩口噤而不知措其尤下於霍子

孟矣然世有學忌博而德愈卑功愈下者則學而不行之過也學而不行與不學何適哉錢塘王生寧少游庠序中治經學目不窺園蔬足不履城闕而一旦涉三江之險道數百里之遠而來從吾游覩山川以擴襟抱論道德以浹性靈固異於世之貪常嗜瑣者矣余雖不能博喻而於古人博約之敎能不有望於生耶

柏隱軒記

鄞王公家闤闠中而以柏隱名其軒命守陳爲之記守陳曰竊聞古之隱者韜光養浩必入於深山密林遐荒閴寂之境室壓雲而廬風雪猶恐夫人迹易到而玄纁隨之不得遂其志也今蕭然一軒鄰屋櫛比後郡邑而前市井膚夫之履與達官之輿馬日紛馳於戶外而庭中隙地僅有一柏睃翠晴陰不滿窗牖非有山林深密之趣而公以邁世之才絕俗之德能終隱於此而不出者何耶公曰吾老矣雖欲用世不可得矣吾爲子言之昔有陽子者居南之沛而遇老子聞命蹙然故其往也舍者避席而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此一陽子也而人待之異者其所以取之異也故闕以蘊叡衒焉以明取

頑樸以無用取大而硯以靜且鈍取譏世之富貴羨光豈有不取之而得者耶苟有以取之則終南亦仕宦之捷徑耳況城市乎苟無以取之則山林與城市與安往而不可也今夫世之隱者雖竄身滅跡而未有不祿其道德衒其文章者夫祿道德衒文章非取聲光之具耶旣取之而復辭之則雖踰垣閉門有不能免而況竊吹濫巾誘松桂而欺雲壑者哉故吾之處世也不飾智不矜能不修容以駭眾不好辯以夸俗彷徨乎無爲之場逍遙乎不爭之域時處於是軒則惟對柏而飯黍攬柏而飲醇醉則藉柏陰而臥起則挹柏馨而嬉撫子孫款賓客如是而已耳故巧者謂吾拙辯者謂吾訥智者謂吾愚而侯卿守宰之或見吾者若無見也吾不有之彼固不得而知之吾不寶之彼固不得而驚之矣此吾所以柏於隱而終生也子亦窺我而未至者耶守陳於是作而歎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知雄守雌爲天下谿其公之謂歟遂書以爲記

大學私鈔序

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

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詐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迺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鈔成帙閟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嗤笑且怒駡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聖之經曾賢之傳

而朱先生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物幺麼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聖經一何甚哉疾毀亟焚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顧欲佐儒訓明聖經而愚於不能耳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爲異而苟爲同也今蒙所鈔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高國自如也子妄庸[illegible]哉客頫頰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鈔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中庸私鈔序

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錯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

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簡錯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其錯有未盡正者蒙復更定而私鈔爲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爲章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也故爲說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

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強後儒或疑或信辯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爲蒙自少誦經及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及味誦彌久猶未能一一信也儕輩有自謂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以爲信亦非卓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也愚疑久而不釋乃姑置章句或問獨取經文複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知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複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鈔之仍取章句分鈔其下而彙之妄說亦竊附其後焉先儒嘗戒人不可以脫簡疑經誠如其說則雖如大學之錯簡者皆必強信固執曲解迂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學小生迺於先儒之所未嘗疑者亦過疑以爲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說可謂僭妄之極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迷尙待後悟姑鈔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論語私鈔序

經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復有注焉經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蓋燭籠添骨則障其明朱子嘗言之矣論語自漢魏以來傳注日衆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訓詁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陳大義猶未有詳說奧論也厥後說寖詳論寖奧經從而寖明然或流於蕪蔓或墮於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異端如張無垢者經其不晦乎朱子以論語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爲四書初取程張以下九家之說爲論孟精義尋改名集義復因之而作集注辭簡而盡義精而周經於是乎大明矣後儒迺復雜取其集義或問語錄及諸儒之說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輯釋發明大全之類皆博而寡要初學讀之茫乎若泛巨瀛芬乎若治亂絲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雖集注亦反爲之晦而況經乎夫經之言不過人心之理耳使微傳注人但熟讀詳味之久將見吾心之理亦與經遇而自無不明其有難明者集注既明之矣何用雜說以反晦之哉彼竹籠之剩骨良可除也故蒙獨鈔經與

集注以詞味之集注間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鈔他說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見未逮朱子而不能無疑者亦附之各篇之末俟異日學進而無疑直削之耳

孟子私鈔序

蒙鈔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囘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眞而況乎他遠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眞所著

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距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遠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辯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覯鄭厚馮休之論尚譊譊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辰叙羣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爲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辭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尊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進孟子而寖近於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天台呂彥成游鄉校者十餘年再舉不偶自疑其學未得碩師類昔人之按譜而操琴者於是捐親愛去里閭渡海踰嶺出蛟龍虎豹之險陸走數百里餘戴星月蒙霧露晝觸炎赫行汗如雨滿體不止夜二鼓抵吾弊廬困憊且息遲明陳束脩執弟子禮請曰璹抱愚陋若醯甕之雞願夫子發吾覆也余自揆膚學環其中無可師者固辭之不獲乃留處一室肄業其中室上破而旁穿雨淋日炙暑濕交蒸而處之恬然若在廣廈衣粗布飯

蔬食讀書屬文無晝夜居數日病㿉勢頗殆市遠醫藥不屬旁止一力稚不甚飽食晝摱以嬉呼之索饘粥不應獨伏枕彌留不甚悒悒病已復初至於今六越月弗懈與之言吶吶不出口始卒無一語妄讀其文邃於理而儉於辭考其行孝友且敬恭可謂君子矣夫君子之學修其德彥成既得之矣雖有碩師且無以尙而況余之寡昧非其人哉因其請之勤也姑以其所飫聞者復告之焉夫士之學猶農之耕農患藝其田不沃不患歲不豐也田苟沃矣則千倉萬箱之入可坐致也天其恆旱潦乎語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君子之德不厭厚也彥成其益修令德位將自至庸何疑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勉繼家聲軒記

陝右郝生廉侍其父通守公來吾郡居一軒左經而右史尤物寶玩不接於其目折楊黃華不接於其耳惟務記覽爲詞章欲馳驅雲路中躡前武而超之也乃榜其軒曰勉繼家聲而吾郡縉紳大夫士咸爲歌詩以美之間嘗謁余求記余辱與公好不可以辭乃語之曰若知鐘乎鑄以萬鈞之金而懸之岑樓之上寂無聲也既而鏗然鳴訇然震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前聲未盡後韻相及鬨於四遐之境者鼎士手巨杵而擊之也使孺子焉持寸莛而考之其能有聲乎故古之有家者必由魁人傑士以道德勳業啓之於前而後生晚出復以道德勳業承之於後故其家聲燀赫彌久而益昌虞之元凱周之召尹漢之楊袁是已若世家之子不勉於道德勳業而惟夔乎富貴則雖累紫積緋不足以爲華重珪疊組不足以爲榮祇取辱耳歆之累向杞

之珩奕其去李陵幾何哉而况作室弗肯堂析薪弗肯負若欒胥狐慶之後者斯又不足言也嗟夫弓冶之子必學箕裘而中家有百金之產者子孫尙恥失其先業況夫閥閱之家簪纓之冑而可不刻厲淬磨以嗣續其休聞耶廉之志良足尙已故余爲之言使以巨杵而擊洪鐘云

蕙江八勝記

吾郡之山鎭曰四明其泉分注於鄞與奉而鄞注者自石澶踰它山奉注者自大晦山踰江口會於鄞句章鄉之三港口而朝宗於海三港以上它山江口而下亙廿餘里沙明卉香奄山原而環之若帶者蕙江也江有渡曰徐氏將橋之未成當其收濤斂瀾晃漾天日舟人俯之謂若匹縞新濯可翦而裳也渡之西北涯爲原厥土宜稼唐之郡刺史黃公晟墅於茲後盡施其田比丘今之雪竇莊是已達渡一里所有古祠世傳其神氏張諱麟云祠中芳樹離立朔雪被之若孔蓋翠旌冒瑤華而綴瓔珞也原之上有山名吳大江犍之鉅野蘐之卬其首而蟠其尾時春雨晴草樹鬱茂其密若櫛其鮮若濡

其色若翠擁朝嵐而凝夕靄邇者俛焉遐者企焉江山清淑之氣鍾於人而異材出茲土在唐則有祕書監賀公知章在宋則有禮部尚書稽雲豐淸敏公稷皆百世士也賀公後徙剡川豐公後徙郡城中皆墟其宅豐公之墟民今僦而居之海桑之喩宜矣賀公之墟尙爾而獨其洗馬池僅存甃殘壁破浴龍龜而飲牛羊謾謂馬湖者此也二公之宅之地荒殘若此而人猶識其遺躅仰其芳風過之低徊不能去而貴富之家宮室池園之鼎盛曾不滿夫一哂況又下衰乎世之酣利祿而忘德

義者亦可悟矣二公之次則有浦夢桂氏又其次則有王昱氏夢桂德修而昱博發解爲第一昱官刑部郎中今有石亭巍然在郡府中其塋也昱富而文尙浮屠法號平野居士嘗構寺吳山中匾奮緝白曝鐘鉦精邈破林巒遶混江聲四境闐而萬戶闢矣江山巨池宅墅祠寺皆地之因人而勝者也謂之慈江八勝非耶今稷之後有曰慶者廨後有曰懷中者曰孚者夢桂後有曰嵩者昱後有曰銑者雖顯晦人人殊而皆有可稱道求爲無其人也嵩既發解而歸乃與懷中者皆游於山林門靄間而攄幽發祕既倡爲八詠之詩又將求和於名公卿才大夫士而先屬余記之余於所謂八勝者既皆屬目傾耳而於古今興廢之變高山景行之思憂時憫俗之意又有概於予中者故不辭而記之第學殖將落詞采不揚無以昭宣勝蹟而播之天下後世是貽林澗之愧尙待九能君子賦之說之以彰厥勝云

筆說

今之筆其柱有用貍毛者用鼠鬚者用羊毛者惟兔穎最善其管有用琉璃者用水晶者用象齒犀角者用金

玉者惟筠篁最善其號有曰麻尾者曰蘭心者惟蘭蘗最善蘭蘗者選秋兔之穎爲其柱擇寒筠之幹爲其管而其柱之本則被以采色之絲絡以黃金之縷燁然若蘭蘗也其工視常筆加數倍故其價亦數倍於常筆余嘗售而用之鋒銛而力健易使而晚禿蓋百倍於常筆也其後得其似者而售焉什襲而藏之踰數日用以書文於缶軸卷甚不中書書纔百餘字已老而禿矣而字尤醜拙爲卷軸之累於是焉剖其柱而視其中則雜羊家之毛爲之者也噫物之僞有如是夫甚矣余之不明

而重價以售之也然是物也非用之則不覺其僞非剖之則不露其僞雖明者固未能遽識之然未必能終用之也售焉而審之不詳用焉而棄之不早固余之過也而是物之僞能見貴於方售之時而不免見棄於既用之後則亦何所利耶然余因以汙敗卷軸而受不才不明之譏則其爲吾累也亦不少矣誠使吾審焉而後售用焉而即棄豈有是哉雖然不可因是而盡疑天下之物也作筆說

張德宏字說

吾邑張生謙總角在庠序中余見其敏勤而和粹也心甚嘉之既冠而求字於余且求余勖余不能卻也乃語之曰甚矣而父之善名子也昔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一身者謙之謂也而父舉周公之所以詔子者名其子固無以贊之矣且古聖人之論謙備於易子素業者也余雖有言抑豈能出易之外以動子之聽乎雖然余且妄言之子且妄聽之易之卦以謙次大有蓋謂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宜謙也然謙者必有大而後可處女有國色畛南威紫衡而不自美人則賢之苟若嫫母無鹽焉而自狀其貌有不蒙哂者乎窶家子膝行蒲伏言語姁姁不見禮於人而爲三公位有萬金產者一卑辭降色則衆口偏肥故人非有大德有大才有大功而謂之謙者妄也子欲學謙莫如修德德大之大者也德立則謙自行聞有恃才傲物者矣未有恃德而傲者也聞有挾功慢上者矣未有挾德而慢者也若夫誇寸長矜小善則有之矣烏有德如大禹如周公如孔子而矜驕不儉讓者哉大禹周公孔子之德載於經可稽而學也獨之明操之固擴之配穹壤則德大而宏矣天惟宏故覆下土而接之不自高海惟宏故納百川而下之不自滿君子之德猶是也子其志於是乎敬字子德宏而爲之說

五經考證序

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不足而不能徵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尚欲有所取證況下此者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易書詩春秋皆殘缺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以爲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春秋并禮記爲五經而並

傳之經旣殘缺亡斷而傳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爲說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主美刺春秋主襃貶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則書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轉周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之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割申勸禮記作上帝周田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嘉顯作憲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偏徇一家之說而已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未之講也今居閒處靜時取五經講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皆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類而鈔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家無四庫之儲無以足吾證耳

尙書私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以詔萬世者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多矣孔子錄僅百篇選之精也及乎傳世旣久則其錯簡闕文訛字寖淫多有至孟子時已然故不可以盡信秦人禁且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合之僅五十九篇其序雖滿百然非眞也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强爲之說莫有疑其錯訛與重複者宋儒始有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荊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且以序非眞而去之皆足以洗千載膠固之習矣一時諸家傳注亦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儒王魯齋嘗作書疑謂皐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或謂聖人之經士當尊信弗敢考正其文無寧解失其旨不已過乎先祖栖芸先生德尊學博而書又其專門者蒙自童時受讀每遇今文皆覺其詰屈聱牙而不能以熟精

長而聽講若解梵呪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沈思粗若有見則以爲古之他書其於先後輕重未始混然無別雖有抑揚開合亦皆秩然有序而書皆聖賢之言乃或有若亂而而倒者疑久不釋抑恐爲傳注之所汨也乃獨取經文熟讀而詳味久之殆知其所以亂而倒者由錯與闕訛耳頗欲有所更定而猶不敢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鈔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然其所移者既未必合乎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弈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半言之合則亦不枉用心矣若不較其可否而一以妄更聖經賢傳罪之則亦甘受而奚敢辭哉

送李持敬序

異時中林李先生孝謙父以節義文學鳴於鄉學者歸之若市而其族人子姓耳濡目染無不有士君子風其尤者曰鄮翁甫壽而賢蚤世今有曰綏者咀華摛藻將世家學曰持者方攄才掾藩府有聲皆可嘉已夫先生之於學者若大家樹藝然園有果蔬池有芡菱原黍隰稻無不鬱以茂也況庭階之蘭樹耶宜其家多賢也持丁內艱歸服闋戒行其諸父昆季飲餞之又分韻賦詩以贈而綏屬余爲序余宗與李世姻而余大父栖芸先生與孝謙父雅相善孝謙父先卒其仲悌謙父繼之益善往來數數論道德而談詩書或竟日或一宿以去時余與綏俱幼舟中膝上更戲迭坐第能索棗栗啖之餘不能知而頗記一老者皆盛服偉儀觀端坐而徐語引觴嚼豆果盂蔬若有太牢滋味而其出入里中則坐者起行者止若有騶從呵其前亦莫知何以其後悌謙父又即世而余大父今亦在九原不可作於是鄉黨之耆碩盡矣後生晚出如瞽無相而楓江之滸櫟社之陽稍異乎故時之風月矣感今念昔未嘗不黯然余懷也獨

幸老成之旣沒而典刑之尚存有足慰者而吾與綏一出一處恆若參商之相望抑又可慨而獨持出於時步霣霄而承雨露之渥可計日待者則吾異日禁直之暇得與之往來酬勸以論桑梓之敬敘葭莩之好而修孔李之契者吾不於持誰望耶茲文固可靳耶

玩易軒記

潘爲鄞著姓世有聞人在宋爲進士者五在元爲省元者一在今爲鄉貢士者又一皆以明易舉今貢士名蒿字希申俊偉士也其未貢時嘗構一軒於慈江之濱而榜其楣曰玩易藏於斯修於斯息游又於斯余始過之見其韋編釁胅寶軸充架左舊櫝右鏡函所見無非易者謂之曰子玩易甚歟曰未也再往過之則見其挾冊以呻曰吾方玩其辭又往過之則見其布卦以觀曰吾方玩其象又往過之則見其揲策而筮曰吾方玩其變與占方是時其目不窺園其足不踰閾其心不知饑渴寒暑晝夜其勤若此人曰是必世其家越數年始出城郭游校庠酬應人事無虛日或時自放於山顚水涯徐驅闊視浹旬月不返歸則仰俯事育擕朋拉儔歡酒饌自如不復尋易人固疑其怠也旣領鄉薦趨殿試不偶而歸遂東易於高閣卒歲不敢闚人愈疑之余以謂希申希申曰吾勤猶曩也吾於山見岡巒之脈於水見波濤之文於物見草木鳥獸蟲魚之情狀於天見日月星辰之章風霆雨露煙雲霜雪之變於地見五土九州八荒之理於人見百骸九竅之形仁義禮智之性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帝王百職羣黎之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淑慝之行富貴貧賤壽夭之分萬變百出之事宮室飲饌衣服器皿之用於世見古今之變治亂之故皆紬觀而默察之陰歟陽歟兩儀雜歟彼符卦象此胎爻辭吉凶何徵應禍福孰主司皆苦心極慮必格之而後舍其粗者如是其於者惟吾心知之吾口不能言也吾處室堂以家人象處朋友以重兌象處鄉國以同人之道昔者處法蠱之上九今者出法觀之六四吾於是皆謐力爲大者如是小者雖更僕未可終也易吾將終吾身玩之豈敢怠耶余曰子之玩易至矣昔孟子口不談易之一辭而君子稱之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田何焦贛京房王弼輩皆工箋注妙占卜而君子不許其

知易易固不在方冊間也彼之疑者烏能知之雖然吾願竊有獻焉古之作易者由一生二而其盡可至於無算玩易者執一御萬而其用可至於無窮一者太極也孔子曰易有太極張子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子家學固有在尙請事於斯希甫曰承命矣願書以爲記

雲錦堂記

凡物之取於人者非獨周其衆體百用之需而已也德者取之以弘其道藝者取之以昌其才學者取之以勵其志風者頌者懲者勸者亦於是乎取之取其狀取其情又取其性一物而百取焉雖天扃地鐍鬼祕神藏者亦無不取之矣物之曰錦者人組織而衣被之宜其取也若夫雲之爲物出於山而於土悠揚變化於太虛之中何預於人而或取以紀官或取以辨祲或取以自怡卦取其象樂取其義而卿雲之歌白雲之謠停雲之詩又皆有取焉耳用是觀之則錦之可取者亦非獨衣被之而已也昔之人兼取二物以況他物者若唐史之志馬韓詩之詠蓮意皆取其麗而已然二物之可取者莫如其文夫雲蒸而五色金柯玉葉焜燿乎霄漢天文之著者也夫錦織而五綵繽紛迴龍照灼乎筐篚織文之光者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雲言章錦言貝皆以其文也他物有類是者獨非文耶人取其文以進德業則道德博聞之文慈愛惠民之文經天緯地之文皆可致也夫庖丁之解牛公孫大娘之舞劒器當時見者何啻百千人而文惠獨得養生張旭獨得草書亦其取於彼者異於人也君子其愼取哉吾邑周處士家纍孔丙之貲而心慕偃商之學衣冠襜如動作秩如士行而儒談可謂文矣而其子姓羣從又皆爾茁彪炳有可勉於前之所謂文者嘗構一堂而藝遵其前榜曰雲錦縉紳爲之言者皆謂其取諸邇而不知其取遠之文以期其後也夫蓮絲荷紅菡萏若雲錦物之至文者也人獨不文乎哉登是堂者其必爽然自失矣

與馮汝止書

遊吾門者衆矣慧者恆怠於學而愿者多嗇於才正所謂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理固然也慧而學愿而才者僅於吾子見之吾子其猶驥乎世之所不

常有者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德者尤吾子之所當勉者也古今人學超一世才高萬衆而遂於鄉擯於國幸而達者不誅於當時則誅於後世無德故也其有德者窮則善一鄉達則善天下雖或晻昧屈抑於一時而卒光明俊偉於百世不可磨吾子修其德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後世之名不可不加勉也坳堂杯水僅浮一芥而江海容百斛之舟一燭熒熒踰時熄歇而日月光於萬古故當大任振家聲者非大德則不能之吾子之德不可不大之也尊所聞行所知

以古聖賢爲標準而必求其至焉則得矣舉業之無妨德學先正嘗言之矣然其文亦不可忽昔人有言初欲馳放久當收斂又曰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此至言也吾子之文馳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斂使平和無取語生之忌六經四書讀已宜溫而熟之以端其本諸子藝史百集宜博覽而強記之以暢其枝序記碑銘傳贊宜識其體裁間作數十篇則於講義理評人物論古今事變記名物度數皆與德學舉業有相資者不可廢也若詩賦聲律之語則妨廢德業絕不宜作俟他日德成業就間作一二篇以適性情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賦兩都旬鍛月鍊而工無益之辭誤有用之學也今世之士無遠志結髮即習舉業不過欲奪倫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聖賢而澤天下名後世者蓋鮮也故僕嘗語子先立其志志立則氣自隨而道德勳業無不成者矣顏子曰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吾子其加勉旃則豈獨空冀北之羣而已哉慎毋以吾言爲迂

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古之君子恆不足窮不足於學達不足於治奚爲其然

耶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億世至遠而君子以一心之微而欲採萬物之理以一身之眇而欲配天地之德以百年之須臾而欲立乎億世之上億世之下不如是不已也既如是不息也庸可足乎一職易盡也一方易理也伊欲聖元后端百僚熙萬姓旁達四方之外蠻夷戎狄之衆上及飛鳥下及魚鼈與夫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根荄之植皆遂以蕃山川鬼神皆寧以謐七緯順而氣祲微五辰和而雨暘若餘波漫乎後世斯然後爲治之至也而君子病之又可足乎舜禹周公聖人也其治皆可

踰焉孔子聖人也其學莫可踰焉然舜猶好問好察禹猶一饋七起周公猶一沐三握非不足於治耶孔子好古敏求而無常師入太廟每事問非不足於學耶天覆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地載眾形而不自以為厚是之謂不足彼坎井之蛙醯甕之雞盎自以為足矣然井外之海甕外之天彼知之乎其不若是者民焉而不足於富臣焉而不足於貴雖貫朽粟陳印纍綬若而猶碩碩焉卒以竭故曰不足於學與治者辟不足於富與貴者殃理之所必然者也嘉禾楊察時望以冠紱之胄而遊章

逢之林其德充然其文燁然而其自視欿然乃不遠數百里而從余於窮林陋巷之下此其心歉不足於學也耶推是心也益進而益不足則其至胡可量耶惜余之膚陋而不足相之也韓子不云乎稇載而來垂橐而返足下亮之而已

金氏定新宅記

鄞金氏自少師忠襄公翊太宗皇帝奠社稷弘其家聲公嗣子襲檢討累遷都轉運鹽使事今天子亦有勞望世其家其孫君鑰數輩皆彪炳而蜚振所謂稱其家兒也然其宅在野左山右湖險阻喉嗌煙嵐薇蕨風濤激衝樵農之與鄰倚舫之與友不可以不更也乃就邑相宅得之日湖西厥地爽塏厥巷邃深環垣言言峻宇甍甍比閭之弦誦填乎其堂序庠之紳縞溢乎其衢是誠可居者使卜人筮之遇鼎之恆曰吉鼎定恆常吉孰盛焉離為雷中從長姓是以替父居之子覲之兄長之弟承之金玉中峙玄黃外來明而能動定而克常且其繇曰鼎玉鉉無不利三公之象也三公之世必繼其美於是購而除之門庭肅清堂奧煥炳若新宇然爰差穀旦

徙來是居至則掖太夫人坐堂上宗姻前趨奚婢後擁觴俎具羞盞斝稱壽愉愉如也少焉則文鄉階軒後先雲集褒衣裒冠左右鱗萃乃烹羊羔蒸伏臘序賓而樂之公罔揚觶張老獻頌弦歌鬨嘩豆籩稍空儼然射圃之儀熙然燕堂之樂賓退已日乃來謁余請記其事余惟安土敦仁忠襄之謂也擇里處仁運使之謂也運使之命鑰實行之三世一仁其不昌乎卜人之言諒有徵耶是足賀矣故為識之

復錢廷珍書

自別至今秋始得兄去冬所示書乃知兄嘗示教而不達守陳一書亦不達於左右彼此之情闊焉不相通者皆洪喬之罪也可慨可慨書辭矜哀悼屈而復咨以世故是誠仁人君子憐友恤故之盛心謙己下人之厚德致君澤民之深意也捧讀再四感愧交併守陳哀苦萬狀兄既亮之不復陳矣竊以愚暗兄之所知其所誦習者皆古人之陳言而不適於當世之實用雖爲兄陳之無益也而況兄之爽朗英哲於世故若視諸掌亦何俟守陳陳之而後知耶然當今之事非知之艱言之爲難也夫黼扆之崇德也貂璫之擅權也大臣之持祿固寵也將帥之不律也藩臬之不植也守令之不循也官之濫也士之偷也民之貧也兵之惰也之十者人人能知之而況吾兄乎然人人能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恐言發而害至也故曰言之爲難舍是不言而欲毛舉細故則又不可古之君子有言責者非不知言之害而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義不可不言也吾盡吾義而已他何恤焉計萬世之是非而不計一時之榮辱論天下之安危而不謀一身之利害是素望於吾兄而不可爲他人道也吾鄉自豐清敏公而後仕雖衆未見有卓卓者踵公之武舍吾兄誰望耶願無以爲迂論而不省也臨紙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四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農鳴

鏡川子居於家傭老農而稼穡焉農嘗曰稼事貴乎勤也深耕而早耰厚糞而熟耨旱則灌潦則疏夙作而晏寢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穫也必豐惰者反是是歲夏六月不雨農率眾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庸灌灌且不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利也於是眾力於灌朝忘飧夕忘寢雖胼手而胝足弊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濬遠澮引深渠而必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卒或不灌而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者十無二三焉於是其禾蕃以秀環其禾之外皆槁苗也既而秋七月不雨至於八月乃雨則向之槁者勃然而興薿然而茂無不有獲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於是眾皆尤農而里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勤是吾罪也勤而不獲吾何罪焉方禾之困於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而視其槁耶於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爲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療矣然猶藥而餌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籌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使天雨於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獲也必豐而彼之惰者將自咎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既秀而天熯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倘安悔耶而爾以尤余是尤天也人之嗤余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獲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況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獲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旱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蚤耰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之獲其必豐矣槁者茂而秀者萎惰者飽而勤者飢不恆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纊不強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則嚴風薄之凜雪蒙之乃立而僵死彼不復灌而冀獲必類是矣而胡可以效之也鏡川子聆之喟然歎曰農之鳴皆絛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易守其恆不徇人而更其良農哉古

之君子極道德樹勳業亦若此而已矣予方有志於道德而常恐困踣憂患之易吾守羣譏族議之搖吾見也乃錄農賜以自警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吾嘗觀乎舟矣大而艴（弗勿）小而艖（昨多）輕而疾者艄（七見）短而深者艄（蒲故）狹而長者艨艟上下重版者艦舫以嬉艚（華貴）以運舐（丁訂）艡（丁浪）以戰晉之舶吳之艅艎海之艆（魯堂）艒（音䑾）皆異制也就而視其具則桅貫其艚柁轄其軸艣櫂若篙所以行也紼纜若矴所以止也帆檣以續風篷屋以禦雨艒（音習）以捍濤戈以禦害無不備也還而視其材則或檜或柏或梓或樟皆剛勁有文飽雪霜而欺金石若樗櫟之離奇㿃瞞者不與焉近而視其中則枵然而虛也還而視其外則沛然而達也有材與具而虛以容物達以行川者眾舟所同也其不同者材或不美具或不備虛之容者有多寡達之行者有遠邇焉爾苟材美而具備虛其中而達其外則實萬斛之重若一芥也肆千里之遠若一堠也雖風濤洶欻魚龍出沒萬變之險奚足懼哉君子之用世何異乎是今吾友陳君存敬世

綸之家也（居仁與卓父子纔居西收家有世綸堂）餘慶所鍾資稟卓絕其材美矣修剛方之德躬孝友之心明於春秋四子而旁涉羣經百氏作為文章滿家諤諤論辨若決河流而注之海閒習騎射欲學古兵法嘗從親宦南北諳吏事知民風其具備矣雖崛強若矜己而語之善必蹈告之過必亟更雖介特若絕物而士皆樂與之遊雖厲之人亦莫與讐者其中虛矣備是三者以載重而達外道遠而涉險其有不濟也夫雖然不可以已也一舟之舟與萬舟之舟有間矣一人之人與萬人之人有間矣載益重則中宜益虛道益遠則具宜益備故曰不可以已也然舟不能自行行之者人也商有大舟庸之而兆民康焉周有大舟捐之而九鼎淪矣今有觴深之津人在君其見操與故吾說舟以贈

送吳生瀾序

金華吳生瀾天稟穎邁博學彊記過人嘗自誦曰舉不倫魁仕不卿相非夫也人皆高其才偉其志矣然不自是輕數百里而從予遊予抑而厲之幡然悔其往志而欲進於道居數月駸駸乎不已茲告歸省予慮其往志

之猶存而進學之或懈也申語之曰世有一時之士有一世之士有數世之士有萬世之士子知之乎夫舉而冒倫魁榮不兼乎後科仕而倅卿相貴不踰乎百歲後焉若菌秀蕣華而已者此一時之士也內之臺省外之郡縣居其位而才智足以稱之世亦多道其名然無赫勳偉績身沒而名隨之此一世之士也才偉任隆克建勳業宜不朽矣然開漢社者魏人已不食其功奠唐邦者梁人已不崇其德況於歲益久望益微耶此亦數世之士而已惟夫學術之宏深道德之卓偉窮若孔顏曾孟紹往聖而迪來學達若禹稷伊周勳昭當時澤被後世其名如日月海岳與穹壤相敝此萬世之士也以萬世之士視一時之士其高下固懸絕矣況倫魁卿相是有命而不可必得者子慕一時之士而不慕萬世之士惑之甚矣豈以一時之士易爲而萬世之士難及耶龍翔於雲霄蛙伏於坎井物理有不可同易者人豈若是耶鈞是人也而或止於一時或至於萬世者習相遠耳性固同也萬世之士其道豈能有加於性之外哉子欲修其性而爲萬世之士亦不必盡棄其舊習而惟其新

之圖也不過因舊而加新耳今子舊所讀者多聖賢論性之書所講者多聖賢率性之道也子於此焉讀之愈熟講之愈精毋徒以此績文辭媒爵祿而必以此極其知實其意端其心以淑其身窮而蓄達而施一以古聖賢爲準而冀與之齊則何萬世之士不可及哉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苟猶慕一時之華榮而不圖萬世之德業是則非夫也子其勇改而力勉之

與陸太守書

僕僻居草野伏聞閣下視篆之初[illegible]發善政士民翕然稱頌心欲拜見以病未能也近蒙降屈尊貴遠臨衡茅且致牢醴之饋遲留燕語欲請故友邃菴而後別先達之待後進若此可謂厚矣未及趨謝奄踰旬朔歲又更新而病猶未愈顧鄉閭困苦之極心又惻然恐閣下有未知者輒敢冒達蓋吾郡邇歲旱潦荐饑仍饉以至於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所至避日殭殍處處有之存者多掘蕨根爲糧刮榆皮爲食道中丐夫乞婦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殘氣僅屬有垂死之狀手持空囊徧

歷村落莫或賑之不知後此三四月間將何如也有鬻賣産子女者價至賤而患無人售詢之則非獨爲饑餓所驅又多爲秋鹽二稅與買賦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耳亦有因是被箠楚至死者矣竊惟海賈之贓散之久矣豐年不斂其粟而於今斂之欲藉是以賑飢是剜肉而補瘡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稅而獨僧田以官稅爲辭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暫已秋鹽二稅固宜徵之然徵之於秋成之時則可徵之於今則民之貧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糧儲之運惟沿海爲急而

南京猶或可緩移彼濟此雖於法有妨亦無大害古之人有矯制發倉者而況此耶然此三事僅足以解前所謂鬻賣産子女之急者耳其他濱於死亡者不可勝數何以救之古之荒政十有二以散利薄征爲首今廩粟無虞公用不裕則似利難散而征難薄也利難散征難薄而不爲之所則民爲殍爲盜賊而已耳爲其父母者可不慮乎閣下固嘗慮此而勸諭大家輸銀將糴以賑矣輸者既衆而猶未以糴民多疑焉宜速以糴更不可緩若猶緩之則死亡日衆後雖賑之亦噬臍矣且聞官庫有積年贓罰之銀有近時官料剩餘之銀及他銀猶多謂宜總計以代今歲貧民之料錢餘則盡以糴賑不識可乎伏惟閣下仁心可同古人善政欲超當世民困已感戴之矣然府史隷卒之巧沮仁心陰害善政者倘或有之不可不察也伏冀憫烝黎之困屏左右之奸益思善政而力行之以活五邑百萬生靈之命昔富鄭公守青之政是閣下今日之政也鄭公所至之位是閣下他日之位也可使鄭公專美有宋乎力疾拜書諸不能悉惟察恕是荷

醫評贈鄭謙叔

醫之品有三上焉者得古聖人之心中焉者得古聖人之術術之不精心之不仁斯下矣上古之時生民之患至夥也有聖人者出見其患而心隱焉於是食而衣之宮而室之爲其器用而制其禮樂政刑恩之至矣然有夭昏札瘥而不克蒙其恩者聖人之心尤隱焉故制爲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沈綿之中其爲術至精而其爲心至仁也世之醫者不得聖人之心而徒學其術其於術也得其粗不得其精其於人也利

其賄而不恤其病又因以深其病若是者比比皆然是予所謂下醫也雖未得乎心而已盡乎術雖亦利乎賄而有愈乎病若傳記所載越人太倉公之倫華佗許胤宗之屬皆吾所謂中醫也得乎術不祕於己醫乎人不利其賄見人之病悒悒然拯人之危汲汲然冀人之愈數數然其心猶古聖人者予所謂上醫也若涪公之不求報粲公之不屑利其庶幾乎周官論醫事以十全爲上十失一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吾嘗疑之夫疾有淺深則醫有難易疾淺者雖庸醫可十全也使越人逢若齊侯者三四使和緩逢若晉侯者三四則皆失之矣果孰爲上下乎余懷是論久矣而未敢以質於人一日郡守陸公語余曰吾郡有鄭謙叔者少讀經史將舉進士未卒業閒閱岐黃之書遂邃其術人求之者屨恆滿戶外吾嘗再四求之而謙叔亦再四應之不問蚤暮風雨即趨而至閔之若己危治之若己疾而愈之若己安也酬之以金謝不受吾甚德之祈子一言爲之重余因以前論質於公公曰可哉若是則謙叔亦庶幾乎上醫矣乃書是論以歸之

書成御史墓銘後

御史成公諱規字孟周蘇人也始自舉人爲訓導有聲擢拜監察御史克盡厥職正統中嘗抗疏徧劾權貴之不律者命下一二於吏雜治之而權貴亦有預治者公叱之曰爾亦劾中人也何得預此聲色俱厲觀者爲之縮頸吐舌坐是擯不用卒于家嗚呼直道其難行哉夫爲天子耳目官奮不顧利害廷劾權貴而面叱之雖汲黯王義方之賢何以加此正孔子之所謂直也而一斥不復竟槁死三尺蒿下直道不難行哉然天下至今論御史者必推公爲首蓋偉其直也豈惟今哉百世之下皆將景慕而歆羨之若山斗矣視彼喔訾嘻唶以固位希寵者直蟯蜣糞壤爾何足道哉余自幼慕公而卒不獲見今始見其仲氏矩則公之卒已久矣出其墓銘讀之又傷其直道之不見用於時而獨見稱於後也爲之太息流涕而直書其後云

退思堂銘

吾郡治之燕寢榜曰退思太守陸公屬余爲之銘銘曰於皇隆哉郡守之職四代諸侯漢二千石維國藩翰維

民師師凡厥靜作其可易而奕奕黃堂中坐惟守僚相史承宣藩奔走片言之微達於四疆一顰一哂萬民是望又況鉅者係民休戚匪獨係民于躬于國闔爾燕寢退食委蛇凝神靜慮於此焉思厥思伊何自源而委欲意誠心端以達於理欲持冰蘗之操欲納金石之言欲無揚人過欲無伐己賢蒼頭廬兒工讒巧佞吾或聽之竊移威命鉅奸猾賊前趨後隨潛蠹黎庶吾容不知舊德端賢吾或有侮忠言讜論吾或有拒具僚列屬若十指然吾豈昧淑慝而愛憎以偏陽城政拙上不嗔其何

方也劉寬罰輕下不侮又何長也丐者塞途道殣相望何以賙之俾生養死葬領領草竊于邇于遐焉得童牛之梏豶豕之牙單夫役重右閭徭輕何以均之俾平若衡饑饉洊臻公私竭蹙焉得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將俾圜扉寂寥文刺闇希何以得此而悟憯無爲將俾戶隆孝慈家積仁義而五邑大和其何以致將俾近悅遠來頌聲洋溢而百禩流芳其何以得麇麋陞公惟是之思旰食宵寢用期惠我師

醫喻

人之養生者飫肥甘被輕暖是庖饔縫紉之人之所共者也至其疾病疕瘍之作則必賴乎醫焉醫之於人也飲之以苦口之藥而然之以灸膚之艾投之以刺體之針而薄之以傷肌之刃誠知不如肥甘之嗛其口輕暖之便其體也然非是則無以治其疕瘍疾病而全其生故寧苦人之口灸人之膚與刺傷其肌體而不恤也臺憲之職其類是乎夫爲天下者設司農之官典教之職外有守令而內有公卿所以輔君而教養其民者是庖縫之類也輔之或愆其道教養之或繆其理則必有繩

其愆糾其繆而後歸於治焉此臺憲之職所由設也居是職者或卻姬坐或引帝裾或頭觸乘輿或領扣龍墀或入閤而諍或叩環而呼或上十八疏或進十九章或言紀綱五事或陳利害十事而天子爲之改容羣僚爲之側目猶醫之用藥艾鍼刃者也是豈不知將順之爲美和同之爲安哉誠以諫諍之不切則君德之不修彈劾之不嚴則百僚之不正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皆由我而致之矣故寧上犯雷霆之怒而下觸豺豕之憤不敢避焉者夫豈好忤旨而樂任怨哉亦盡其職而

已荷徒將順和同而屑屑細故忘社稷之大計焉則天下後世皆得而議之矣醫不能用藥而姑佐庖縫之人以其衣食豈所謂醫哉吾友項君思誠以重厚之德充養之學魁鄉選而登進士第官御史無幾何丁外艱而歸茲釋服如京師告余言別余以醫喻臺憲則君可謂良醫師也遠乎風憲之體而夷考乎前賢之所爲其畜方也博矣明燭天下之邪正而飫聞當世之得失其察脈也精矣今其往也其維蹇蹇匪躬諤諤言論以辛其藥之味烈其艾之燄而銳其鍼刃之鋒焉則其去天下

之疾也可冀矣君過京師見賓宗焉曰江君元勳者尤吾所謂良醫師也其亦有諗吾言乎

花香竹影軒記

鄞處士朱公韶世居鄮湖之濱有一軒在堂之東南隅其外地廣數十弓雜植名花異卉數十百本間以脩竹數萬竿煌乎平臯金谷之麗瀅乎淇園渭水之清也處士居其中不與人物利害相攖不與世俗毀譽相爭泊如也一日薄暮有客造焉坐少選明月方出清飇薦來處士觴酒而歆客客顧而言曰吾始至也聞異馥清芬晻薆咈茀意以几積龍麝而爐爇沈檀也徐而視之皆無有蓋花之香耳少焉見黃金滿庭瑣碎熠爗將起而拾之旋覺其非也其竹之影哉處士曰吾生於斯長於斯髮已種種矣居與花竹同怡飲與花竹同醉而寢與花竹同夢未始知花之有香竹之有影也今子驟至而云然矣從而得之客曰花之香凡有鼻者無不聞竹之影凡有目者無不見也奚獨余得之耶今叟也鼻不熟而謂不聞乎香目不矇而謂不見乎影者蓋見聞既飫而香影已入於膏肓之閒至與香而俱化與影而相忘

矣是謂不聞之聞不見之見也然亦知夫不香之香不影之影乎一氣散而爲萬物花得其麗而竹得其清故能爲香爲影以授人之聞見也人得其尤麗且清者而聖人君子又得其尤之尤者故其道德勳業文章之懿人無不見而非影也人無不聞而非香也聞之見之者廣在四海之外遠在萬世之下而非香影之於一方一時也聞之見之能化而忘之者古今幾何人哉抑嘗游於天下而觀夫富貴之家其權寵酷烈寶貨羃熒瞀然方經吾之見聞而已電滅露晞欲再見髣髴而不可得

矣曾不若香影之年年也人欲久有之且不能況得而忘之耶而叟也上不爲道德之行而下不爲貴富之事隱居獨善逍遥倘佯於香影之中而忘其爲香影也不若併花竹而忘之花竹與吾同生而天地與吾同體吾焉知孰爲花孰爲竹而孰爲我乎又焉知孰爲我而孰爲天地乎又焉知花竹之爲我我之爲天地乎而吾與叟皆可以忘言於是處士仰而笑俯而飲與客偕醉同枕藉於軒中云

陸儀吉字説

有乎內無乎外君子不爲也有乎外無乎內君子不能也外內具者斯君子乎夫君子於六經百氏無不讀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窮於五常萬善無不存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其智湛然而明其德淵然而深其蘊諸內者如是宜無待乎外也然外不恭而內恆敬者無之弸乎內者亦必彪乎外焉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爲褒衣博帶以端其躬爲珩璜琚瑀以肅其行步而防其非僻而其達者則有采就之冕繡繪之衣袞山玄水蒼之佩綟綬之笏赤白之舄朱韍而素帶錦衣而狐裘褎如也襜如也鏘如也其服可謂盛矣於是乎尸坐而山立揚休而玉色行中矩而還中規在廟齊齊在朝濟濟凡其升降俯仰之容進退揖遜之美皆可則而象也其儀不亦吉乎夫是之謂外內具外內具而君子之道盡矣學者徒學其內而不學其外則或流於野徒學其外而不學其內則或流於僻善學者必外內進焉吾郡大夫陸公之仲子其名曰褎褎者服飾盛之義也賓以儀吉字之而公屬余爲之序余謂服飾之盛固主於威儀之吉也而威儀之吉當原於道德之善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實以君子之德其此之謂與今儀吉盛服儼然進趨有度而其德性之懿洽乎家庭之訓是所謂外內進者也其惟俛焉日進而不已則雖聖神可幾及也況君子哉倘無以余言爲迂

五馬朝天賦

伊旋之在彊梧（圉）赤奮若也天地重闢日月重明元化浹乎八埏（戈戩）輝光燭（燭）乎九閼前星復次少海循經而霽汪濊（於喙）風雷訇（普耕）訇（呼宏）河山爲之奠位動植爲之流形於是百職欣藝黔孫萬國歡四夷慕內自甸服外暨

侯邦介胄之衆帥冠舄之羣公（倶王）月嵴（窟）日域霅䨥（[illegible]）炎荒癘身被髮之酋氈裘卉服之長（直亮）或梯行而索引或乘馬而浮航累累繹繹儦儦增增總總撙撙皆鼓抃奔趨（好笑）而來王懿吾明郡卓爲東南之表山嶽峚兮上谽（呀含）四門海灝漾（戈少）兮中嶕（捷）三島厥土廣沃厥產珍奇厥民庶富厥俗淳熙時維邦彥出牧于茲仁聲駁（光合）沓于五邑義問烜（丁達）爀于三垂美政溶敷忠誠恆峙足雖跟（何加）于黃堂心乃馳乎丹扆祇逢聖作之辰肅展王覲之禮於是摛表箋戒僕御簡元辰遵廣路爾乃佩虎

符乘熊車綵轉揭文茵鋪朱幡電爆阜霆雲敷輪輻幰莫（靈）爾擊（消）爾軝衡賁如霄如翬陰靷（亂）與鋈（沃）續鏘游瓊與脅驅造父執靶（霸）轅哀附輿其兩驂也侯驈（戶橘）侯騽（習）其兩服也騅駓（符悲）騅駹（龐）皆霜蹄而霧鬣或驎驄而虎章豈項騅之足（騷從）行駒之可方中有齧乘之驄尤權奇倜儻而無當目炯雙鏡耳批寒簹駿尾蕭梢兮猶含柏臺之霜氣兩驂磊碨兮曾驀玉殿之天香師師侁侁龐龐（麀同）騤騤郁郁停停晃五匹之文縟淳九霄之卿（慶）雲並歕五而長鳴霽靄（[illegible]）雲而迅征絢曆咨彈（丁可）

儷（條）革紛颾八鑾瀰瀰（乃禮）十鑾蹌蹌于時梅雨晴荷風爽蟬蟈鳴草木長纖塵不生四衢若掌轢城門而西馳（池）較郊關而北遶爰有寶佐庶士衆黎或從或御有員有攜肩相摩踵相接而追餞于西渡之涯爾乃停玉韁置金巵引璚觴撫瑤席闌桂馨兮駢（而）鼊麗（呼名）蠵（攜）厥鸞雛兮鳴鯱（池）緪（古登）瑟珩璜鏘鳴衆賓揖焉顏容乾韶太守悅焉旌麾飛揚輿臺出焉時有東鄙民問於西鄙儒曰自吾侯之下車也搧（甫善）負墨潔（結）下奸豪寡吾斂輕吾徭威若秋霜之方厲惠若春陽之未饒今乃載驅于

野言覲于京吾恐聖主嘉其風采鉅臣薦其賢能或俾總鎭紀或俾司邦刑或俾典禮樂或俾璣銓衡德雖咸于國澤不專于明若是則我有枳棘孰揃（剪）搣（滅）之我有蕙茝孰溉培之孰裹我寒孰粱我飢孰膚我哲孰砭我甚吾於是役將截纓斷絕而留之不識可乎西鄙儒逌爾而笑曰是奚可哉夫衆星煜霅（狹）皆拱乎北極衆水溶溶（臾）咸朝于東溟衆鳥翻（力合）翻皆隨乎雲扃（朋）此天象之經地理之恒物性之貞故聖作而物覩君令而臣行今天子之復正大寶也黔黎悅慕況在承宣之職

纔夷覲朝況在茅土之域是宜霆邁而星馳走朝而（犇）

（犇）夕車不停輪馬不弛勒戢（刖說）乎構李之墟躅（甘魯）乎毘陵之陌絕江淮踰汶泗轍（各）不原而遐征蹐（占昌）博陸而近逝（逝）入京城就甲第解樊纓偃軷轙向昏而休中夜而起（起）戴金蟬之冠納絲絢之履紫綬金章葱珩赤黻費扛（貢）金門趨玉陛遵仙班於蓬萊瞻天威於尺咫巳鞠躬虎拜手（書蹈）敘嵩呼祝天子千萬歲壽（己丹）是臣子之敬恍國家之庸禮而何可以已若乃虛宁側席之憂開閤推轂之求固皆屬于吾侯然數易郡守而俾民不安

偏重內朝而俾外不治明辟頁眂其肯爾乎竊意是役也殆必沐鴻恩受殊賚煥五色之璽書載十尺之東蕭賜金幾呈增秩幾階（界）哉謝戴辭言旋言邁發軔於宣武街中揚鑣於崇文門外躪歸轍復郡城偃仰于途蹝之閭嘯歌于藹屬之極秋霜載嚴勿泄邇也春陽重煦勿遐遺也毋聽貝錦之語毋忘白圭之詩毋虧冰蘗之操毋嫌宵旰之疲而始卒若斯由是風聲厲惠澤滋民五袴謠兩歧烴牟闐犬足龍家禮樂戶書詩來瑞鳳產靈芝（玉玉）鸞襲來之芳躅（趨）軼邵杜之懿規萬口交頌羣心具瞻宏聲鼓雷車之硊（力蒞）磕（口盍）重望聳岱岳之崖（崖）嚴（宜）洋于海甸籍于京畿四岳是舉后是是咨子千旌而招之虛相位而俟之于是時也則可留爵定借寇恂川行撤其篙艣而陸行截其轅輪否則撰頌而金石之創祠而俎豆之上以章吾侯之懿而下以著吾民之思今則舉未可也第當祖其遄邁祝其亟還（旋）俟秋風而備竹馬逕迴鞠於舜江之壖（宜而）言未極但見雙轂電奔廿蹄猋（標）迭（邈）山迴路轉望不及兮空踟躕以終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四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五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天順元年春翰林修撰童公大章奉上命有事於南方惟三月丁卯祇祀大禹祠戊辰望于會稽先期天大雷電以風而霧晝晦尋尺莫可辨暨將事之夕風帖雨收陰翳豁開天朗氣澄月星明槪公暨百執事有恪有顒薦祼興俯動中儀式牲醴樽俎罔不嘉好昭明焄蒿上臨而旁質也越翼日己巳暨庚午秩于宋永裕永穆二陵不懈益恭神具昭格暨竣事公將復於京師藩臬羣大夫蜩相與置酒餞別於吳山之陽且各爲歌詩以道其行而參政謝公道儆邑俾余爲之序余與公有同年之好且嘗操觚在翰苑從公後義不可辭惟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報本始致孝敬也古聖王爲之典禮自天地宗廟社稷以及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大川與古帝王聖哲凡有功烈於民者皆在祀典而祝史薦信鬼神用饗故降以嘉生而錫之祜福迨後王不率而或淫

於怪或豐於昵或惰於慢是以鬼神不饗其國而嘉生不降禍災洊臻代有徵矣我國家稽古定禮而今上以聖神文武之德申受天命復正大寶治民事神兩用其極至治芬香旁達於上下而公以文學近臣祇上之命以稱殷禮齋祓一心率禮不越是以神降之靈以歆以享將使寒暑時而雨暘若五穀熟而人民和薄海內外皆受神之福以永廟社無疆之休此其兆矣而公之忠敬上簡帝心下浹民悃以都崇官受重任者又孳自今矣神享其國而不降之福君格於神而不斂其福與臣敬其事而不與其福者皆未之聞也然則茲什也所以侈上德鋪神休闡國家之典昭臣僚之職而播之四方垂之百世者有不可不序也燕餞之私蓋不足云

送孔生序

世謂有貲爲富有爵爲貴而貧賤反是皆係乎天而不可必得然吾觀人之富貴貧賤有不在貲與爵者何居世之都三旌位有萬金產者或貪求而不止或憂苦而不釋是與乞墦丐道而號啼寒飢者不異也古之君子雖簞瓢陋巷環堵之中而無慊於己無求於人其至

道之充腴盛德之輝赫溥之而冒六合與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燭萬世與日月同其明雖四海之富萬乘之貴莫敢與之並也而況如前所云者曾何足道而彼以是驕稚於我是以腐鼠嚇鵷雛也孰顧之耶士方慕人之富貴而不知己之有富貴又反羞己之貧賤而不知富貴者之貧賤甚於我也往往喪其守以徇其勢何其昧哉括蒼孔生衍宣聖之冑也性敏而氣和家甚貧而篤於問學從余遊方數月遽以薪水之不屬而去余爲之慨然而余亦貧甚不能周之也然生豈久貧者哉人之

富貴貧賤若兩暘寒暑晝夜然交相禪者也故少而富者長多貧老而貴者其少也多賤終始富貴者幾人哉故侯舊相鬻瓜丐食而耕漁販築飢寒顛踣者往往取王侯將相之位故富貴者不必驕人而貧賤者不必畏人生歸矣尙惟求在我之富貴而勿畏在人之富貴以俟在天之富貴可也而祖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

送徐生昇序

余少時讀古書求古道攻古文辭惟師先大考耳稍長欲兼舉業作時文始別從師未久而省先考於京師每過庭輒有聞然或謂古人易子而敎舉業焉可無師先考曰古學難時學直易易耳五經四書大全此講說之師也歷科三試程文此筆削之師也何必人師哉余卒不師人亦幸竊一第以歸余之歸也學徒麕至不能盡拒因而抗顏亦不得已耳非好爲之也金華徐生昇質甚穎學甚勤文甚華既從官師矣捨而遠遊從余甫踰月官師欲文致之亟告余別夫既有師而又外求豈謂鄭爲東家丘耶然生亦自謂不得已也然則若人者已不得師士又禁士師人余不知其何說也生素攻時文

而余初告以古道輒肯余聽學纔踰月而已迥異乎衆矣其進烏可量哉惜其不終余誨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道而不兼時學則不能入仕而行道故二者不可偏廢也時學如余考所言固無待余矣古之學雖難然古人亦曰自得師曰主善惟師曰以己心爲嚴師是又安待余者子歸於家取四書六經日誦味之觀古聖賢之所以至於聖賢者而用力焉心常嚴而惟善是主則將自得師矣信無待余也孟子不云乎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詩私鈔序

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潁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潁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閒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師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爾晦庵朱夫

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眞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閒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以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辯之今雖專門舉子尚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又不止此歷歲滋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曰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鈔之以諭習詩則學鈔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呼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託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閒豈非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多始疑而終信者今蒙

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自知而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

私鈔解

或問於鏡川子曰聞子於四書五經皆有私鈔信乎曰有之曰是九籍者皆有刻本市鬻而家藏人人誦且講矣是何用鈔而安可私哉曰蒙之所鈔與世之所刻者稍異請觀之曰既謂私矣安敢以示人請聞其略亦不敢固請乃曰大學中庸朱子皆有章句於大學則正其錯簡而分章爲十一以傳有闕而爲文以補之中庸則

仍其舊編而分章爲說以遡之矣蒙觀大學之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於是取二書之錯簡盡移正之則傳已完而不必補以文經自屬而不必連以說又各鈔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私鈔經旨不合者不無少增損焉論語孟子朱子皆有集注明且精矣然於經文之錯簡未正且其言議亦或有隱奥遺漏而後儒能發之者故蒙既移正錯簡又擇鈔後儒之說且以論語記載初無倫次孟子首尾固有深旨而中間亦皆雜記於是又取二書本文分類以鈔之

而各附其後焉曰四書則聞命矣五經何如曰易經古文以伏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十翼各分爲袠則經傳隔越而不通今文自坤卦而後以彖象傳合綴於卦下以小象傳分綴於爻下則經傳混雜而無別惟若乾卦今文則猶存古而且便今斯亦可矣程子之傳主義理朱子本義主卜筮各極其精矣然易道廣大卜筮特其一端而學者非所當務易理無窮程朱間有微漏而諸儒亦或可補故首鈔古文以見其原次鈔今文皆同乾卦而雜取於彖象中之文言分附於各卦之末其經傳之下則各擇程朱及諸儒之說凡主義理者鈔之主卜筮者不鈔也書之經文間有離類失次且多錯簡訛字與重句闕文先儒不敢擅更諸說率多遷就蔡氏集傳或有未精而諸儒之說多有可取故鈔經文有合其離而序其失者有正其錯訛而明其重闕者蔡傳諸說則擇而鈔焉詩經文鮮有訛錯但篇或失次而雅頌尤甚朱子集傳固已并包乎衆美冠絕乎諸家然多改刺詩爲淫者之所作或改男詩爲女子之所言蒙未能無疑餘亦間有一二可疑者故鈔經則國風或以時

次雅頌各以類從注則獨鈔朱子集傳間亦附以他說惟改刺爲淫者若誣詩人而褻聖經乃以他說易焉春秋經則三傳或有異同增損而胡氏已定之餘亦豈無傳訛然不可考見矣傳則紀事莫詳於左氏而公穀亦或可信立論莫正於胡氏而諸家尚多足取故鈔經從胡氏而博取左氏以下諸傳各擇其精要者鈔焉禮則周禮錯簡至多而冬官蓋未嘗闕俞王吳邱四氏皆更定而各異蒙見亦不能合故又參考而妄定之儀禮經文獨全二戴記皆多錯簡今遵朱子之意鈔儀禮爲經

戴記爲傳而傳有正附如冠禮則冠義及他篇有專言冠者摘出鈔之皆爲正傳若曲禮公冠雖言冠而泛及他者皆爲附傳其無經可附者則別爲卷帙焉戴記錯簡吳氏詩有更定蒙見亦不能合故亦詳考而妄定之四禮各有鄭注孔疏及吳陳諸儒之說亦擇而鈔焉以上凡鈔諸說皆倣呂氏讀詩記之例亦或附以私說此其略也曰聖人之經學者皆尊信講習無敢輕議漢儒注經見錯簡則曰此當在某文之下見闕文則曰此上下疑有闕文見誤字則曰某當作某見重句則曰此衍

文是傳注家之成法世儒尊之罔敢易者今子於九籍乃紛紛輒擅更易至此無亦狂易喪心而侮聖人之言者哉曰不然所謂經者使皆聖賢之手筆家藏而世守古今一本無或少異孰敢不尊信而更易之此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於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矣世儒乃欲盡信而悉明之至於有所難明則亦不疑其傳本之有錯訛重闕而必巧爲之說穿鑿附會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行其說者或至誤國而殘民畏聖人之言者固當如是乎漢唐諸儒膠固經傳之弊已至於此至宋而程朱歐蘇之徒繼出迺始有正錯簡補闕文刪衍說而聖賢之旨於是乎大明矣然尚有正之補之刪之之未盡者寧無望於後之人乎故不自量度而爲之蓋不敢信世俗之訛本必求聖賢之眞旨是畏聖言之尤者也而豈侮之云乎狂易喪心人知蒙之無此疾也曰自漢以來傳注之家無慮千百至宋諸儒若朱子之學庸章句論孟集注程朱二子之易傳本義蔡氏之傳書朱子之傳詩胡氏

之傳春秋陳氏之禮記集說皆迥邁前古冠絕將來而朱子尤號集諸儒之大成者今子猶以爲未盡而東採西摭左增右損一任臆見以易其已定之說無乃厭舊而喜新棄常而求異乎曰不然尺寸各有短長智愚互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前五儒者陳氏猶夫人也蔡氏尚或有蔽胡氏猶或有偏惟程朱卓乎其不可及然千慮一失亦豈無之諸儒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若眞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

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故蒙所鈔不惟其人而惟其理苟當乎理者雖小儒之說亦收不當乎理者雖大儒之說亦略豈容心於新舊常異之間哉曰古人之著書者必創新制而不蹈故迹必出特見而不襲舊聞必立偉論而不述陳言使前無當後莫及乃可以成名而不朽今九籍者人傳家注月增歲加不知幾千萬卷矣今子所蹈者皆故迹所襲者皆舊聞所述者皆陳言欲以成名不朽焉可得耶曰不然蒙聞篤行始於學問思辨約禮本於博文盡心由於知性而平天下之道亦先於格物

而漸進之耳九籍者萬理之淵藪百行之楷模而天下萬事之本根也蒙故徧讀而詳考熟玩而深味以探精義至道之所在有得於心必書於簡務取是而捨非或移經而補傳是惟學問思辨博文格物知性以求篤行約禮盡心漸進乎平天下之道耳然亦自慙妄見故稱私鈔豈欲創新制出特見立偉論以求成名不朽者哉曰若子所言惟即聖經賢傳而究其理踐其道足矣何乃盡取而紛更之吾恐古之博文格物知性者未必若是之煩擾也曰不然食粟者必揚其粃衣綿者必撲其粉雖若煩擾不得已也九籍者其經文或誤傳說或訛不精擇而慎取之亦何以究其理踐其道哉今惟恐擇之不精取之不慎徒勞而無益耳煩擾豈爲過哉曰古人之於九籍或從師半載而始見一編或童習白紛而不能明一經其爲傳注者皆歷十數年而後成或臨終而尚改然各專門名家鮮有畢九籍而兼注之者可謂難矣今子兼注九籍僅數年而已畢何其易也豈子反過於先儒也耶曰不然譬之宮室衣服先儒則構大廳堂製大冠袍故爲難也蒙則或正其攲瓦之破漏或補

其幾縫之綻裂故爲易耳蒙於先儒不能爲役豈敢望哉曰然則子亦自知不逮先儒歟曰然曰吾謂先儒之傳注至矣盡矣子既不逮則私鈔亦可已矣曰不然農雖不善耕安可捨耒而嬉工雖不善斲安可捐斧而佚誠若子言則世之儒者謂詩不逮李杜而遂廢歌吟文不逮韓柳而遂廢著作史不逮馬班而遂廢紀載可乎推是以往謂孝不逮曾閔而遂遺其親忠不逮伊周而遂後其君仁不逮禹稷而遂忘其民又可乎然則余之私鈔不可已也子其少恕之或無以對遂揖而辭

新鋟周易本義後序

奉化文學成君矩新鋟周易本義於梓既自題於篇端而復屬某識其末辭不獲爲之言曰夫易四聖之心百事之鑑而天地萬物之祕藏也自尼父授商瞿子木一傳而橋子庸再傳而馯子弓五傳而田子裝猶未離本眞也其後學有理數之別而經有古今之異今經則始於康成卒於輔嗣或謂長翁始變者非也古經則二呂氏復之蓋得於漢藝文志焉尙數學者若孟焦諸家皆泥於術數尙理學者若王韓諸家皆淪於空寂而於聖人開物成務之旨盡性至命之道茫乎失之矣惟濂溪之太極康節之先天獨得理數之正原而伊川考亭宗之伊川宗濂溪因今經而作傳其說主義理考亭宗康節因古經而作本義其說主象占所謂並行而不悖者蓋義理象占致本一也談義理而不淪於空寂推象占而不泥於術數一洗羣儒之陋而大闡四聖之微二子之功茂矣易之有二子也猶天之有二曜煥乎發其光燭萬世矣然古作易者皆因占以寓理故今讀易者或先本義而後傳亦不爲無謂成君爲鋟梓者此也守陳

童時即讀四聖經茫然不知所謂後取傳義味之而參以諸家之說質以友師父祖之言紬思而力探之踰二十載始若瞧枯耕繼若睇流霆而索奔駭卒若登天府見百寶充斥雖不能取然愛悅把玩而不能舍也竊嘗謂易有三非太卜所掌者兩儀之造化一易也天下之萬事一易也古今之人心一易也得心易則思過半矣然心易不求諸書卒未得也求書必兼傳義而諸家之說亦不可廢蓋易道由一而萬得其一則伏羲之一畫亦贅也負苓者有見乎是矣求其萬則雖稗官虞初之說亦可資也嗚呼安得會萬於一者與之共言易乎成君矩蘇人也厥考教授公以文著厥兄御史公以直名君累掾文學士皆德之其鋟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

書重鋟標題四書後

漢之代論語次六藝而大學中庸具戴記中孟子列儒家判然也至宋程子始尊語孟表庸學而朱子爲之集注章句以示人於是前四書者合而行世凡孔曾思孟之微言精義近之切於身心而遠之極於天地萬物粗

之爲世粟帛而精之爲聖賢堂奥者七十二子或不闚歷世諸儒或不逮而今雖窮荒蔀屋三尺童子皆能誦而味之朱子之功偉矣後儒爲之羽翼者無慮十數家熊勿軒其一也標題語雖簡而舉綱闡微旁引曲證有裨於前功後學若大學傳五章及孟子馮婦章所論尤足爲朱子正救之臣匪徒續聲蛻而已然自倪氏輯釋行聖朝大全出則是編若長物然而輯釋大全卷帙重大隱儒或未易得則於是猶有賴焉此奉化學成經師君所爲重鋟諸梓也君名矩字叔度家姑蘇厥考爲郡

文學厥兄爲侍御皆有聲君以鄉舉高第歷官是邑乃出俸資鋟此及周易本義於學宮其知所重矣學者於是其熟復而味之允蹈而終之循大學之序以盡語孟之精微而復會其極於中庸窮以是淑諸躬達以是淑之天下毋徒藉之以譁世取寵也余與君尙胥茂之

思訓堂記

距郡城西十里所橋望春而南故湖堤掖兩川爲八石扛尾眇而斷勢蜿蜿蜒蜒人名狀之曰龍舌舊族朱氏據其勝而居焉朱有別子曰茂秋甫徙築龍舌東衡桃枝竹若櫛比爲四藩藩內地廣數十弓中屹穹庠宇五六楹堊壁黝窗扉前列數柏結爲屏後擁筠篁數千百挺旁羅蔬果花給食玩其外疇隴廣沃恆有秋甫巾折角衫布履革坐正寢楣門揭二大字曰思訓恆仰睇之蓋甫結髮耳厥考訓訓繁不殺大要欲其勤生樹基業且無若芷漸滫以貽若考羞耳甫念之昏勞藝黍稷或牽車牛遠服賈家用饒裕堂構克新亦罔敢從匪彝出話言無度惟訓是念允出名言若茲至老身長子姓猶不忘闔人儀之隱嘗謂守陳曰子其爲我記厥堂竊念

先君子爲朱之自出不敢以不文辭惟子服父訓天也狠子戾訓尙踐踵沒言天豈泯哉聖安其天賢利其天士勉其天也甫其士而賢哉抑不獨父訓可思六籍聖賢之大訓可思風霆庶物天地之大訓可思甫老矣厥子姓尙事於茲否耶

心遠軒記

鄞士膺而民貧稍有富者率若江漚之起滅庸非多行無禮而天不祐乎惟吾鄉孫氏富而積善累葉益昌天可徵也孫之秀曰叔禮者篤而莊重綽有先代風而文

采過之營構一軒榜曰心遠而屬予爲記予讀靖節詩有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試嘗思之靖節居柴桑之南村去城市遠甚彌望皆荒蹟廢墟農牧來去曷嘗有行者之車馬而茅簷荊扉之閒日惟田夫野父挈壺而至班荊而談亦何嘗有車馬之客暇於目者不過桑麻之陰囂於耳者不過雞犬之聲而已其地之幽偏僻絕固若是而非以心遠致也然其言豈無謂哉世蓋有居名都大邑而被褐懷瑜門無轍迹者亦有處深山密林而賁名招權輪蹄日叢於

其廬者使靖節之心一不遠則將折腰於見星撫髀之徒而南村之地焉得無車馬之喧乎此其所以忘言於還鳥之眞意也千載之下世皆仰其姱節揖其芳風而晦庵書之爲晉徵士者有由哉今叔禮居鄞北渡固猶柴桑之南村而亦無車馬之喧也地偏同心遠同而心之所以遠不同樂天知命遯萬物而絕百代者靖節之心所以遠也保躬安分不慕圭組之寵鼎彝之銘勳者叔禮之心所以遠也苟由其同者而企其不同者則南山之佳氣北窗之清風亦豈靖節得專之乎古之至人其心與天地同遊窮貴炎之而不能熱貧賤冰之而不能寒駭言奇難雷之而不能驚也況車馬之喧乎又況地本偏而無車馬乎靖節庶之矣叔禮其茂之

祭陳存敬文

噫吁爾陳帝舜之胄太府少卿（膺）始築於鄞文懿（居仁）清敏（卓）重輝匹休十世以還孰爲箕裘子之嚴君衡邑書最一桂七枝子拔其萃矯矯龍駿鳳臆虎文爵雲噴玉誓空其羣南金之鋼斷截鐵石（廚玉切）甄入器之飾以文玉謂宜大造爲公爲卿植勳遹烈以揚家聲三獻不售

抱璞以泣不發其珍竟死窮邑世綸之光黯其喪而二公靈乎不胥祐之天昌子材其果何意不需其成而奪之亟相彼孱瑣梔貌蠟言胡貰而壽子姓以蓄天不可詢理不可測與人具傷何獨親暱緊我與子井邑是同各蘧宦轍一西一東於後闖子徭於京邑遂名薦書有光其燭余時於鄉謬爲舉首計偕王覲獲與子偶戰於春闈裾連袂接不武如余天幸以捷子斂其鋩左次壁水還往無何餞子旋止再更歲籥余歸倚廬子挈厥航遠弔唁余子迫試期乃失所恃余抱三喪且闋六祺子

秀我華並羅霜雪未實於林各堅其節㦲服既釋自郊而城子必迓我館我上榮飲且食之禮恭情重始卒不渝若晏平仲丹霞之朝白雨之夕比襟連牀舒憂斂戚聽子豪辨注海懸河英才偉度古何足多子釋褐裳如京取歷餞子一觴說舟以贈期子念子厥衷懸懸不聞子榮乃以病傳輿疾以歸妥於牀席我遄候之厥疾已亟執子之手勉子勿虞子拱而答哀哉吃夫斯須不親遽聞纊屬百哀中攻匍匐以哭回也短命攸也無兒痛子兼此能不重悲撫子之棺覿子之纓鑱石吾觴爲子氷碎茲歲之首余朝京師奠觴訣子知乎不知

昌陽傳

昌陽字子恆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其始祖韭在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旣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曰昌蒱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爲列星厥胤皆以昌爲氏蕃布四方寶盤石之宗至五世孫菹始以滋味干周文王王悅之時齧齒牙間俾爲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爲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歜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閱來聘公備物饗之歜與席焉其族人有隱居高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姿須髯戟張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燠有常雖凍虐炎爍之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蘭生芷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卻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服之至陽益精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章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容甚臞者與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聽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不能強之罷去迺從柳泌服金丹日加躁渴已而暴崩穆宗即位遂杖殺柳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目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島之勝既貴顯極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之爲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

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爲世所愛重至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諡清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其孫曾亦皆挺挺有祖風烈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菖蒲其豈韭之精所爲耶菹本歜世共王命光厥祖矣自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徼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嗚呼獨松柏也乎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五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起己卯天順三年盡丁亥成化三年自三十五歲至四十三歲所作）

叢林一覽序

局一隅而欲覽四方之奇勝攻一術而欲交九圍之俊英此在門牆者猶罕也況在夷狄者可得而麾之歟客部郎中孫君廷蘭素與余友善一日謂曰吾蜀浮屠子珙號璧溪貌枯松而心皎月行玉雪也茲以薦來京師拜命爲松潘都綱副既獲覲神識天闕之壯偉退而謁諸碩儒髦士拾其珠咳玉唾於行卷中自以爲慶而其中猶未厭也行將去燕適齊栖大江而南訪金精於虎巳睇小朵於天竺蘆浮鯨波拜神現於小白華山下然後尊金陵出荊楚而歸在在求必儒林之作以實其卷而於茲題其卷曰叢林一覽祈先生言弁之嗟乎蜀之山水名天下而學浮屠者自以其術百家莫能先也珙生於蜀而馳萬里以覽四方學於浮屠而能內交吾儒博求其言議此與夫安甕天而矜坎井者何其異哉昔者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則以壯其文辭陳良北游中國則以學周公仲尼之道珙其有是哉請有以語之爾未出蜀時意蜀之山川至矣今覽之嶽鎮海瀆則向之所見者何如也周孔之道豈直若海嶽而已哉儻而慕之不若目覩而足蹈之也珙其以是惟之倘有志於吾道也請更日而竟其說

少詹事劉公哀頌（有敘）

古之抱德藝而艱屯夭折爲世之所悲憐者當時德人藝士必著辭以哀之尚矣今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秩登從四壽餘六十且有子登甲科矣而其卒也衆咸哀之若哀前所云者蓋公方以德行文章爲儲皇之所倚毗後進之所矜式而僅止於下壽此所以爲衆之所哀也余雖庸瑣曷能已其言乎公諱玹字宗器世家蘇之長洲初以善書徵詣詞苑尋試京闈得雋已而擢中書舍人累遷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陞今官云頌曰

大冶鑄羣彙兮殊短修蜉蝣一旦兮雲鶴千秋撫余懷其不慊兮謂蝣何壽而鶴何夭豈嗜奇而過論兮余斷斷乎有道彼鬼瑣之既育兮宜未齔而踣之胡俾其壯而强兮疇不慽鬼詠之太遲欽摯旦之翼聖兮游德普

而仁洋天雖憖遺以迨今兮夫孰不欣欣而樂康公位備端兮年指使俄而疾兮倏而逝具僚盡兮庶士晞親與故兮有涕滂而慨彼蒼之司人兮疇昭其昧靳三旌與百齡兮胡不公俾蘭被皋而榮春兮芳迢迢其馥馨禖隱騮於崇厓兮羣嗅之而狂醒淵飲瓢而聖慟兮誼賦服於長沙豈轂丹與背台兮曄芳聞於幽遐公貴榮而壽考兮允天命之有恆吾絜彼以量落兮又何必增晞予永傷惟儲宮與翰苑兮眾顒望乎耆碩聿孤翥之虎倒兮羣秀歸而無色景冰玉之雅操兮覽琮琲之昌

辭聲欬杳而莫聞兮紛髣髴乎丰儀吾乘迅飇以為輪兮策剛颸以為驂上下四方而求公兮縹茫茫其不可值誓仰高而行景兮幸典刑之具存驅跛鼈以追驥兮聊寄恨於斯文

五松圖賦

客有厭華封之軮掌慕栗里之盤桓睠三徑兮何許渺雲海之漫漫興懷伊人欲番厥象一史儃儃偃宏之黨始解衣而盤礴旋展素而從容灑墨成雨遒毫生風忽滿堂之撫掌見數子於雲泉之杪巖谷之中聯袵接纓比肩交趾若喜而方親若怒而將離其數則滿八去三爲七除二增戰國之一豪半宗周之十亂豈馬氏同氣之常袁氏奕葉之公耶抑翰苑之媲鳳燉煌之稱龍者耶或曰此先秦之大夫也猶有春秋之遺韻三代之芳風雨其輪囷偃蹇磥磈崢嶸蓋所謂熊虎之狀虬螭之形長鬣若楚人之相短髮若吳國之傖爛被練而組甲紛戢戟而持兵軒若賈勇俯若歃盟促若同浴而扶紛若並濟而爭是其春秋之韻與若夫矯矯昂霄之姿挺挺歲寒之節處至崇而不驕抱至剛而無虐文而不華

質而不俚澤而不濡泥而不滓羣居而不爭中立而不倚是其三代之風與余曰不然此十八公耳詩書之所贊詠尼父之所褒揚其生也鍾乾坤之正氣其長也表岱華之崇岡閱歷歲月凌摩穹蒼沐浴雨露之澤衣被日月之光時乎不用則淸風高節足以振崖壑而傲風霜時乎用之則奇材偉器足以棟大廈而柱明堂也客曰唯唯否否此吾三徑之故人也類睢陽之宋老似山陰之漢叟秦皇帝不得而臣晉徵士不得而蠢友昔與吾若金蘭之交今與吾若參辰之徧爰求肖似之眞以

慰離索之久也吾今辭斗祿卻五斝解朝紱乘歸航將隨五公者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時抉其祕寶而食之將後天不老而凋三光於是衆等皆大笑冠纓索絕送美人兮南浦探驪珠以贈別

送徐教諭序

吾邑有俊爽介特之士曰徐君玉齔而塾焉髫而庠焉其姿儀若瑤山瑀樹干青霄而輝白月其進止若雛羣之鶴昂首而獨步其言論若鏌鋣初淬曄然鋒鋩百鍊而不折其文辭若奇味異珍齧吻而刺目其氣志若一鶚孤騫俯視百鳥皆在其下風焉每文學之所程郡大夫之所試藩臬之所察多以君爲首選而棘闈大比君輒敗北低徊而返後生晚出賈其餘勇者與之對壘亦或反得儁焉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豈獨用之異耶蓋亦有命焉耳以故鬱鬱居數十年始以歲貢來京師一日過余所劇談豪飲至夜半慨然謂余曰古者四十而仕後世以爲晚矣今余四十又加五而始入國學自是又且十數年而始得仕則視古人命大夫之年已過甚而前距致仕不遠矣其何晚如之蓋

余世之奇人也盛時邁往之志今盡化而灰矣茲欲與儕輩上疏覓一文學掾爲之何如余應之曰君殆誑余也夫爵爾則謬矣天有時地有氣春榮乎蘭秋榮乎菊天時然也北山之木樹之南山則茂瘠土之苗種之沃土則滋地氣然也子之得時與氣有在盍姑待之焉知浙省京闈舉不捷稚壯耄老終不遇耶君曰吾且老不可待矣卒行其言就試內廷爲第一得教延平之尤溪凡吾鄉之大夫士咸需言以贈其往嗟乎世有學屠龍之技搏虎之能者縱不得龍與虎爲猶當得長鯨肥鮫以爲鱠恣彪文豹以爲斮也區區一禽之獲豈其任哉立志大而見功小此古昔之所喟也獨君玉乎哉雖然古今之士有自下僚而陟崇位少不諧而老方達者多矣孰謂君玉終於此乎淹哉請姑往

百耐庵賦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所在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庵而求搢紳之言積成大卷矣閒來京師復屬余言余閱其卷則寶墨華潤天葩陸離迺楚王殿下之文與書冠於其首蓋先生之子銳被

選爲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故獲寵賚若此而諸作亦晢彬然可觀也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慾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戟森乎外不耐則不能聽天吾爲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耶余旨其言迺爲賦之其辭曰

越有搢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敲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藋之與鄰泉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飈起偕請先生之處世也泉若曰

飮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纊綿夏服絺苧不若貊粵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倦行峻潔清不耐汙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戾契致大欲覬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衞志得敷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濵栖栖壇杏朵朵頻芹屹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睇仡仡勇夫截截諞子盛氣橫侵巧言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罰躔堂之士或逝梁而譖蘇閈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啜盜泉不斟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勘書耐茲寒暑胡粵不殊皓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積財囹圄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

七貴之闥先生耐而不趨警枕若馬運甓若陶晨朝吃吃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記行兼惠夷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胯不辭起爲漢將唾面不拭任爲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乎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塞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于淵鵬耐而伏乃翊于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

壹捌陸 96-隱

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蔕其靈府也

倦游辭

久客兮倦游罷將返兮故丘靡靡兮遥睇山金螺兮白鷺洲葺屋兮西滸白雲爲扉兮層波爲砌渙塵網兮滿牀衣芳荷兮飯芰饜糜兮鷺鷗宵與宵寢兮旦胥與遊澹容與兮安命羌富貴兮不可以苟求

祭李祭酒先生文

自道術爲天下裂士不見古人之全苟僅占乎一曲皆自附於聖賢疇若夫子獨全其天始而光應列宿（永樂初選庶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先生與焉）才邁羣賢繼明刑於比部復載筆於詞垣手之所著述筆削身之所蹈履操持者世固稱頌而流傳中而抗疏雲霄之上磨鈌斬欲幾殞雷霆之下折脅拉肩於是名振天下雖庸夫愚婦亦無不聞焉晚而提教胄子作新成均命若武帥之嚴肅恩若慈母之勤拳明若藻鑑公若衡銓雖嘗爲邑犬之所吠城狐之所嚙而卒不爲之變遷故英才皆入其鼓刱相成出

其甄於是聲望益著若泰山北斗之巍然蓋文獵周漢之苑學泝伊洛之源盛德蘊圭璋之粹大節秉金石之堅此所以上紹古昔高步一世莫敢方駕而爭先守陳無似僻處浙海之壖歌鹿鳴而觀國幸獲拜於函丈之前豈惟躬被時雨之化而施及先子亦被華袞之言嗟隙駒之迅邁痛梁木之傾顛忽持節而南使望斧堂之芊綿羞蘭芳以薄奠徒隕涕而漣漣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昔蘇長公和陶詩山谷稱之曰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吾於王右軍與褚僕射亦云然宇宙內雖右軍之風致或可少而僕射之忠義有以扶天綱樹人紀者則不可一日無此又尙友者所當識若其書則世有定評然亦無庸深較

硯山志序

地有志尙矣古之九丘夏之禹貢與周職方之所掌皆是物也後世志日益繁自一鄉一郡以達天下莫不有之志天下者若兩漢之地理郡國唐之十道四藩宋之九域備矣志郡者若陸游之於會稽馬子嚴之於岳陽

入維家纂紛至點也志鄉者若元結之圖九疑曾洵之記句曲蓋可數焉夫鄉之於郡郡之於天下其大小不待較而明矣觀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難於大而易於小也然而志一郡與志天下者恆多志一鄉者恆少豈以一鄉之內陋隘空閒而無可書哉抑以其卑鄙瑣屑而不足書哉夫天下者一鄉之積也舉眾鄉而書之則爲郡志舉眾郡而書之則爲天下志故天下志本於郡郡志本於鄉也則鄉志胡可少哉江右樂平北一舍許有硯山者蓋其下有鉅石外方而中窪若硯故因以名邑大姓徐氏擅其地而世居焉今宣平教諭光潤先生迺述其里社之稱山川風俗之美人物之賢屋室丘隴之槩旁及於古今文詞之有關乎此者彙書而備錄之總若干卷名曰硯山志寓書守陳俾爲之序初守陳之舉於鄉於先生爲門生也不敢以蕪陋辭惟地志之於世大矣案之而體國經野據之而幽尋勝選閱之而博物洽聞皆於是乎在故蕭酇侯之入秦獨先收圖書而韓昌黎之過韶亦先借圖經於其友焉地苟無志則雖生於其鄉者亦或懵於見聞而況四方之遠百世之下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覩之斯能志其詳非若理道術數然可以臆而論也故禹貢之記彭蠡傳者惑焉輿地記之論九河有識誚之然則志地亦豈易易哉今先生之志硯山也若某水某丘非其髫年之所泳嬉則其壯齡之所釣遊者也某賢某材非其周親則疏族也安有遺誤者哉一鄉之勝與數十世之文獻於是煥焉森著可以傳遠而信後矣今國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學從臣會粹四方之志以爲百代不刊之典守陳忝與載筆之列竊觀夫古今圖志之在羣玉府者浩若煙海而探索校讐求其無若九河彭蠡之誤者蓋鮮必再四訂正而後敢書又思夫窮鄉下邑非無勝美之區幽貞之彥而不幸無志之者皆湮沒無聞而不得書嘗爲慨然而興嗟吾是以嘉先生之志而慶硯山之有遭也然是志豈徒作哉一以備史氏之闕遺一以揚先葉之休烈筆削之旨繼述之道具於是矣噫紬金匱石室之書而欲網羅天下之放逸者其必有取於是夫復弓箕冶裘之業而欲夷考累葉之材賢者其必有賴於是夫

儋州藝石街記

駱越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廣袤可千里黎蜑猺番錯居多金珠犀翠毒冒旃檀果布之湊始漢武帝略以爲珠崖儋耳郡後代罷置沿革是不一制國朝置府瓊州而其屬州有三儋其一也雖曰顓顓居一海之中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然自漢迄今漸被中夏之風旣久重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故其城邑臺宇冠裳禮樂之藹鬱幾儕乎中州矣然猶多颶露毒草蟲蛇水土之害而峒黎猶或猘奔豨突遠在京師萬餘里外必踰烏道涉鯨波而後至故官於是者率愁居愓處玩時愒日

鮮克殫心效力以利安元元而樹無窮之丕績者莆陽林侯慶字某起家國子生來守于儋安土勤職民吏浹和顧城中衢途四通五達而或流潦一興則沙礫埃塵四起漫不見雲日或雨集淖甚人蹶而馬踣以爲茲亦民瘼也不可不爲之所乃畚覘經營自通衢委巷凡若干所皆命工甃之以石工以日計者若干石以丈計者若干而糜金錢若干緡則侯之俸餘與官民之尙義而樂輸者始天順元年某月訖某年某月自是震途艮路砥平鏡潔而騎者徒者無不稱快焉儋之千戶所長賈

君偵嘉侯之績謀欲伐石以書之遞來請記古者王國經涂九軌而環涂七軌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五軌以爲都邑經涂皆有宿息井樹之制而掌守禁巡各有其職開通修除各以其時雖在春秋之世而侯國之以時平易道路者猶不敢廢其職王政之纖悉具備若此今居古諸侯之職而能肇甃經涂以利遐久侯可謂知政者矣善觀人者有考於斯則其他治行之美固可推而知矣且柞棫拔而詩人頌道途茀而王人譏此周之所以興而陳之所以亡也矧乎嶺海之外而珉甃其涂非特

木拔道除而已善覘國者有覩於斯則國家皇極之福亦可推而知矣謂之細務而不書可乎賈君字克振固將家子而讀書學禮恂然儒者是役也實與有力而又樂與人善亦足多者乃牽聯而書之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臨所治序

君子之抱利器必因事而後見方其無事時卑庇而前孅趨而言固若恆人耳抑豈不能豪談而雄辨闊步而高馳哉以爲口給之論鈞奇之行無裨於天下後世故循循乎規繩榘矱之內而不敢越焉耳以故人莫能知

之而君子固不求人之知亦幸人之不知以藏其器而不輕出之也及其有事始出而施之或宣武威或矢文德澤被萬物而勳烈揭于無窮夫然後見其器之利昔者孔子居鄉恂恂而鄰國之人固謂其知禮而無勇矣至其卻萊兵斬侏儒墮三都誅亂政之大夫也雖儀秦之辯賁黝之勇無以尚之信乎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也然非因事果能以自見乎昆吾之在匣與常刀類也用之切金玉剸象犀然後人知其銛騏驥之伏櫪與常馬類也及過都越國一日而千里然後人知其駿

君子何以異於是哉吾鄉錢公文煥方在鄉校時盱然一書生耳固未有奇節及舉進士給事黃門適河清海晏之秋亦未有危言駭論以摩切主上而聳四方之觀聽者人顧重其為仁厚謙謹之君子耳既而出參廣西大藩訪民之瘼而欲療之轄車所臨雖荒遐側境巔崖急洑蛟龍虺蜴虎豹之宅無有不至戴星月犯瘴霧而不以為勤蠻夷悍輕時或反側得公一言卽隨以定亦或猘弃豬突不可控制卽率與兵卷甲而趨之同事者或懦怯不前公獨奮勇出奇卒蕩平之而後已其後東廣有變總戎者檄公分督戰陣公亦奮勇出奇如在西廣時益力謀臣武將皆自以為不及也公之所抱於是而稍見矣朝廷旌公功再錫文綺而一增其祿公自視欿如也今年春適陞公布政使往涖湖廣夫湖湘之地與兩廣鄰土地風俗舉相似也以昔之所以撫綏邊定者行之於今直易易耳他日入為卿相佐明天子撫萬邦而威四裔庶足以盡見其所抱乎雖然齊桓之霸也葵丘既會而叛者九國晉文之興也虒祁成而諸侯皆有貳心焉怠忽之不可萌而功業之不可恃如此揚子

曰慎終如始周公曰雖休勿休敢以是為贈

送南昌倅虞君序

建陽虞君艮字廷弼初為邑庠生累舉於鄉不偶卒業於太學試政於民曹以今年春拜命倅南昌南昌之仕於朝者偕屬余文餞之南昌大郡也三司之理而四方之衝也賦役之殷簿書訟獄之夥期會將迎之稠疊與他郡相什伯也為其守者固難之而為之倅者動則有掣肘之患靜則有伴食之譏不尤難乎然君子不難乎在外者而難乎在內者夫麟趾褭蹄冰紈綺繡純麗之

物心或變之而勑勞鞅掌戴星而出入心則厭之至於閭閻疾苦籲呻而泣之聲與庶務之來非迫於勢與怵於禍者未必不忽之也三者之心一或萌於其內則眩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而天下之事無有不難焉者矣故君子之學必先治其心心旣治矣則於財也廉於政也勤且愼將無乎不得其當矣夫廉則公而明勤則敏而有常愼則念慮周而施爲無誤以是處天下之事皆若抑流振隊之易矣況於倅一郡乎故君子不患乎吾職之難爲而患乎吾心之難治焉有心治而事不得其理事得其理而上下有不獲焉者乎車緹洎屏惠周千里銅印黃綬名振一方棣州之盧將茁於南昌之署否耶惟以君之心卜之請以是爲贈

送陳士賢詩序

國家試士之文三曰義曰論曰策近歲有司惟較義之工不工以黜陟士義苟工矣論策雖不工猶陟之論策雖工義不工則黜之矣試士之初意豈端使然哉今天子經德秉哲誕貞百度而於試士也尤嚴且重臣工祗承罔敢怠忽天順庚辰春有司試天下士迺取所謂三文者合較其工不工而等差之黜陟惟允盡義惟明乎一經四書者能工而論策非淹貫百氏者莫能工也故今科所陟多博洽魁壘之士而天台陳君士賢裒然爲首進對大廷遂擢進士高第天下學者率工義而不工論策以利於科自專一經通四書外視百氏皆長物耳而士賢自幼承其先布政從熙公家學博聞強記兼二文工之語出輒驚其里中儒先年甫踰冠卽擢秀於鄉就試禮部凡三黜居閒處困積十寒暑學益博文益宏猶賈之良者於凡山海之怪珍若縣黎木難雲精燭銀紫蚢玄貝孔翠之羽象犀之齒角廣收而剩備遇知者一售其富遂可敵國宜乎首多士也而其爲人溫恭愼默未始一衒其長於人退然若無猷爲至其見善而奮勇莫能遏義有當執牢不可解信所謂有德者非獨文學之長而已繼今增崇其德以達之政事揚謨於廊廟溥膏澤於閭閻庶勳業聲光蓊爲多士之首科第云乎哉士賢旣擢進士例賜歸榮鄉人屬文以餞余昔與君同鄉選也故書以待之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明德徐君懷睦人也其從大父常主勳部事累遷福建鹽運使有聲稱而其大父與父皆所謂幽人貞吉者君幼岐嶷長而洵淑槩有志於聖人之道種學績文以舉於鄉至今年春擢進士高第例賜歸榮其鄉之大夫士求余文送之夫士之學猶人之射射者望其鵠於百步之外而調弓注矢求至於鵠而已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爲鵠而求至之今之學者蓋多以進士爲鵠而求至之求至聖人則雖至聖人而未嘗自知其爲聖人也故嘗勉焉而不懈周公之汲汲仲尼之皇皇非以此故耶求至進士者既至則已視得學猶士龍芻狗不若也暨居乎位則惟事乎章程法比而以考最陟明者皆由此非由彼也然其舊學亦惟章句文辭耳於仕果何補耶學焉而章句文辭仕焉而章程法比皆士之病而世之患也居今之世蓋雖有志古學者或未免此前之病君今已脫去後之病今猶未罹也其可顓顓於古學矣學也亦豈必盡棄其舊而惟其新之圖哉蓋舊學之章句亦聖人之書其文辭亦言聖人之道也言而或未行行而或未篤耳今誠舉舊所知而言者一皆存諸心措諸行

仁則仁義則義日茂而月昌則雖聖人可以漸至他日居位豈徒章程法比而已哉必行吾道以隆吾主以庇吾民以揚勳烈於天下矣其尙勖諸

雪寓解

金陵金澤德潤構亭於四望山榜曰雪寓賓客時從之遊或疑之曰異哉茲亭之名也其謂雪寓亭歟抑謂亭寓雪歟大漠之北逴龍之隈凝陰而沍寒故揹冰積雪雖盛夏不消也今南州冬暖雪不常有而亭之外則脩竹千挺烈風鼓之飛雪不止四序之內第見夫翠靄蒼雲隱簷楹而迷戶牖耳亭豈寓於雪者耶亭之內則隆冬若春爐火恆熾盛夏初秋揮扇不輟也雪焉能寓於是耶有曉之者曰子仰而視其上俯而視其旁堊之者非粉堊乎被之者非楮素乎堊與楮皆雪也而何子之拘拘曰羽之白不可同玉之白也犬之性不可同人之性也曾謂楮堊而可謂之雪乎且所謂寓者何也曉之者曰子不聞至言乎視其異者肝膽楚越視其同者萬物皆一故卵有毛雞三足火不熱犬可以爲羊也何者謂非雪乎觀其常者物與我皆無盡觀其變者天地不

能以一瞬故日月兩過客萬物皆浮萍也夫孰非寓乎而何子之昧昧有笑二人者曰鏡之者固昧矣曉之者亦未明也夫堂亭軒齋之有榜猶戶檻盤几之有銘非以狀事物惟以示鏡戒耳雪之集也寒氣逼人至裂膚墮指而旭日既出即泯然消融而不見其迹世之讒說殄行甚於寒雪之逼人而事物之變幻不恆者皆若見晛之雪也而況患難之尤難任權寵寶貨之尤不可以居者乎知是而恆凜然寓於雪中其庶乎免矣君倘志於是乎又有笑笑者曰其果若是而已耶則聖人不安

土而樂天志士不忘軀而徇義也古之人寓於雪者眾矣程門之雪游楊寓焉洛陽之雪袁安寓焉山陰之雪王子猷寓焉或秉鉤而寓雪第或分閫而寓雪廳或潛師而寓雪柵之外或仗節而寓雪窖之中此其大彰著者也德潤之處也蓋欲闡道德事高尚而其出也欲都將相樹勳節故以此而自見耶有言於座者曰美矣而未盡是寓雪而非雪寓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吾且有言於此其與是類不類耶二三子且妄聽之昔者君子於雪比德焉瑩英若刻鏤文也能大能小倏來而忽往神也至皜而無纖緇潔也耎而不剛順也各止其所積之以序而皆不相踰禮也不避穹崖浚谷貞也變汙穢皆潔白而莫不均公也周乎四海八荒之外溥也輝光燭天地智也澤洽萬物以為稔年仁也氣肅以嚴陵弭毒害威也收功斂迹而不久處謙也乘寒避暄時也其德比君子備矣吾不知雪其君子耶君子其雪耶君子窮則寓於遂達則寓於廟堂無往而不安者也君子之所寓非即雪之所寓耶德潤蓋有志於為雪而暫寓於是者也吾言果與是

類不類耶於是眾皆釋然悟躍然歎作而言曰美矣至矣不可以有加矣請書而揭諸雪寓以諗來者之惑云

送彭教諭序

周衰先王之教弛彝倫傾頹蕩然若坊壞而川泆民淪胥以溺而莫之拯也仲尼於是乎作春秋春秋者所以敘彝倫而明先王之教者也故書王世子子同生商臣弒頵晉殺申生者親父子也書王狩公朝弒君殺大夫者正君臣也書殺繫克段使年聘語盟仲佗出奔罴背帥師者睦兄弟也書逆女納幣歸姬求婦致夫人者別

夫婦也書列國之朝聘盟會侵伐救滅者敦朋友之交也凡於人善之惡之於國華之夷之上原天文下送水土皆於是乎繫故春秋作而彝倫敘王教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余以爲春秋敘彝倫故長於教人云世之教人者苟明乎春秋之道而得之心措之身推以爲教則人相率而趨於彝倫風俗以美而才賢以昌何先王之教不可復哉彭君舉發江右之安福人也今安福之士十九治春秋而凡鄉會試奪春秋魁者多此焉自出故安福春秋

名天下而君天稟聰敏少治春秋師友之淵源歲月之積累蓋既有所得矣迺舉於鄉就試禮部名在乙榜遂擢教諭於淛之淳安淳安之士亦多治春秋以奪魁選蓋將與安福頡頏者君抉其素所得者往焉益懋於學而不倦於教則其造賢才以成風俗也何難哉夫以圓枘而納之方鑿則不入以嘉穀而種之石田則不穫今君之所得與士之所治者同一道信乎其不難也世之以春秋爲教與學春秋者衆矣求其心得躬行粹然全乎彝倫以復先王之教者蓋鮮也孟子曰非不能也不爲耳吾於君與淳安之士深有望焉君之行有乞言餞之者遂言此以致意云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七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王時暉哀辭

時暉姓王氏諱暘吾郡慈谿人也初游邑庠工舉子業復出倫輩旣而鄉舉在高選五試禮部不售居國學餘十稔漁獵百氏作古文近體詩辭及晉人書日益工名聲益章徹而貲用日匱室家或慍見處之恬如掩關高臥累月不一出然屨嘗滿其戶外每試禮部僉每期其魁選而竟不錄隨例謁選部要人咸知其名將擢中書舍人有日遽以疾不起無不痛惜之先是有爲都御史者方貴重用事聞時暉賢具書幣請就家塾時暉辭之或謂子不覬榮獨不慮辱耶時暉曰榮辱命也是無若我何於是時暉困久矣一往就彼利達可立取也迺秉操若此使其當路肯作張禹孔光耶時暉性沈重寡默守規而行矩居家以孝友聞接人謙恭而坦易人始見而親聽其言而訢訢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其亡時未有子年纔三十三耳嗚呼交而不第器識而不致

遠仁而不壽德而不胤是孰司之哉其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耶其自謂有命諒哉乎其言也自朝之搢紳相率賻賵者數十人合金數十兩喪得以歸弔而哭之者若喪其周親聞之者皆悼嗟不已嗚呼爲善之報得此而已可哀也夫余與時暉雅相得當外艱時時暉挈小舟訪余鏡川上徜徉青霞白水間虛窗明燭更僕劇談已而同榻抵足語至夜半不休後至京師交益善無何時暉疾余時往候之數數病且革猶未嘗作兒女子態余亦意天道有知不使至此極也嗚呼孰知天道果不足徵而命果不可易乎余無以致余情姑爲辭以哀之哀時暉之生不遇於時而冀其死有聞於後也辭曰

和璞三獻卒不售噫羵羊挾之閟重幽噫帝驅雷電下旁求噫神奔鬼趨匄九州噫忽如罔象獲玄珠噫化爲德星皎列宿噫燁其煇華燭千秋噫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吳興陸生珩字用節故右僉都御史仲輿公之季子今御史仲徹之從子而錦衣鎮撫用齊之弟也初余季父

韋庵先生寓京師以學行聞僉都時爲刑部郎命錦衣從韋庵游余因獲拜僉都交錦衣厚甚見生方數歲玉牙珠顆光炯炯射人後余歸鄉偕計至京載拜僉都見錦衣道故舊知其羣季皆好學有文而生特類白眉者既而余以憂去復至則僉都下世久矣御史命生從余遊生年甫冠性謙厚而和睟文如其人其析理道敷古今犂然有當人心者既而戰藝京闈克捷會試在乙榜例授文學掾辭不就遂入太學例歸省拜余言別余申語之曰古昔大學之教必先格物致知而後正心誠意

推而達之家國天下今之學者自一經以至百氏皆誦其辭而探其義自造化仁義禮樂刑政下至草木昆蟲之微皆數其名而究其理亦庶乎格致者矣然徒資以爲文辭言論而不以致夫正心誠意之實此吾黨之所以有愧於古也昔程子以爲人性皆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特患於知之不至耳由今觀之則不難於知而難於行非行之難也不行耳若所謂孝云者溫凊定省與夫承顏養志之道士皆知之矣而行之者幾何人哉前所謂者非有焦心思憊精神窮日夜若誦書攻文之難者也使其行孝若誦書攻文然烏得不以孝聞哉推是以往百行皆然也故曰非行之難也不行耳今子年雖少學雖未久然於理亦不可謂不知之也亦患不行耳苟已知者今必行之一若誦書攻文然由是益究其所未知逾力其所未行而皆底其極則他日措諸國家天下若莫邪之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矣古之世其家者虞有元凱周有召尹皆以紹聞衣德爲華非以傳珪襲紫爲貴也不然則歆之累向杞之玷奕殆不若欒胥狐慶之後矣昔賢有言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實藝確

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指甚言世家之難也生尙謐吾言力行其知以易其難也哉

送陳指揮襲職序

僉太倉衛事陳侯文漁鳳陽滁州人也我國家之鳳陽猶漢代之豐沛山川靈秀之所鍾龍虎風雲之所萃於是乎在太祖高皇帝受命四海鄉邦之傑魁雄偉者皆欲攀附鱗翼雲合而嚮應于時侯之曾大父奮自農畝杖劒從征嘗有斬將搴旗之功累官至太倉衛指揮僉事子襲孫嗣不隕其名侯明敏而俊爽既承父祖之烈

以嗣其職朝廷試命授之拜命將行吾友刑部主事陸君孟昭輩徵余文贈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之用大矣方天下屯蹇之秋未有不藉兵以戡亂者迨四方既平洊豐仍泰邊垂無狗吠之警雖有夏平之智信布之勇無所用之故有謂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者矣然天下之亂不生於屯否之秋而常起於泰豐之日方其未亂晏然居之及亂之既生然後嚴兵而奮武譬之亡羊補牢不已晚乎易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書曰有備無患故爲將而處平時居易地者必欲完城塹利戈甲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籍肅然若有大敵當其前者然後足以成不戰而昭文德昔宋守約爲殿帥管令軍校捕蟬而重笞其不如令者神宗問之對曰軍中以號令爲先捕蟬所以寓號令也夫神宗治安之時殿廷肅穆之地守約尚不敢弛然無爲也況乎江海之濱寇賊奸宄之所窺覘者雖在平時其可不備乎侯其念之

題憶松堂卷

嘉禾姚君公綬其先子嘗手植松於所居雲溪之陽自號松雲居士既下世久矣而公綬思之不置平居耳目乎松有若覩儀形而聆謦欬亦足慰者尋舉進士往來燕楚閒併是松不耳目焉思之逾至迺名其寓舍曰憶松堂以見志縉紳爲賦詠備矣復徵余言余於是竊有感矣蓋余先人嘗植梅而玩易其下故余見梅敬之若親君之憶松與余敬梅何異蓋性之所發不期而自同者也夫爲人子不及親之生存而事之顧獨卽其遺植而興憶起敬亦可悲也然松者柱棟之材梅者調鼎之實君先子余先人之所以手植是物者豈直供玩好而

已哉意蓋有在矣孝之道有出於憶與敬之外者余與君尚胥茂之

玉巖周氏世譜序

閩之福寧玉巖周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季有諱某者隨其邑人王審知入閩遂家玉巖曰上宅厥胤曰蕃有徙山下曁下店者廑數傳而止上宅傳世至松存公中興其家生五丈夫子是爲仁義禮智信五房而仁禮信房者亦數傳而止獨義智房存有字孔昭者賢而能文辭嘗敎諭臨川學休致于家迺稽其世而譜之請余序

其首簡余嘗閱天下之譜多矣有本其受姓之祖以及四方百代之族一一述其諱字功行位壽葬多以僞而續其有自掩其先世而竊附於德門華閥然不能塗天下之耳目一以務博而雜僞一以慕高而矯誣茲譜無之可謂實錄矣夫百口之家更十餘稔而傳數其人多有遺忘者而況網羅四方百代之族非得之壞書刓刻則決之耳聞膽見者安足信耶自古高明之家或生懸隸聖賢王侯其先多落莫者門閥安足貴也況非其祖而祖之耶故歐黃之譜皆斷自可見之世而狄武襄

不敢自附梁公君子韙之孔昭意猶是也可謂賢矣嗟乎小史之職亡宗子之法廢後世賢士大夫之譜其世者豈以夸博洽衒富華哉必有道矣與茲譜者觀祖宗爲吾身之自出則敬心生矣宗族爲吾祖之一氣則愛心生矣論其世而象其賢則勸戒之心生矣誠心生則思尊其祖愛心生則思收其族勸戒之心生則思淑其身以延其後他日家尚敦睦人履德善而世傳珪組鬱爲閩越之甲族未必非茲譜之力也是爲序

送劉知州序

徽林劉君隆廬陵人也廬陵故多賢豪而於今尤盛君振翅于鄧林揚翔於麗水亶可爲良材利器者有司賓興之于朝擢進士高第試政于客部既久有詔拜和州守蓋愼選也和州古之歷陽當江淮之閒之衝漢魏以降南北分裂之際在所必爭之地民生其時者槪可想矣勝國時太祖皇帝揮天戈自和渡江旋平天下謀臣武將之雲出鴻恩渥澤之雨降於和也獨多雖漢之豐沛唐之汾晉不逮也繼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生齒日蕃而牛羊禾黍滿野門柝不警獄訟寖稀四方槪

同而茲尤盛況其爲州不攝於郡不轄於藩臬輶車驛騎之至蓋鮮而侯人安然故吏其土者苟知杜苞苴簡敲朴稍具簿領皆可以無事今君抱其材器而于爲施之惟廉與愼可以臥而治矣暇日從賓客僚吏登高望遠覽其山川雄秀稽詢龍飛所肇之躅以及古戰爭城守之荒墟敗塹英雄賢哲之遺文逸事歷歷具在寧不慨然興懷霈然思奮乎他日績用宣昭以來陟於廟堂之上余將從君問焉君尙語余也夫

諸暨江東廟碑

越諸暨浣江之東有神祠焉曰江東聖濟廟神姓石氏名固秦時生于贛沒而爲神其始有廟在贛之崇福里人稱石固王廟後徙贛江東之雷岡今四方所謂江東廟者本此吳楊溥嘗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贛縣尉莆田傅燁嘗爲撰籤辭百章今行于世唐以來廟碑謂漢高六年潁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嬰以克捷之期故有廟祀唐末里人行禱有奇徵故徙廟而益崇奉之宋元祐間夏旱泊東城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太后脫金人於造水都統制李耕殲叛兵山寇皆其陰翊之力餘若此者不可縷數其跡皆在于贛載于嘉濟實錄者尤詳諸暨之有廟始自國朝知縣吳亨縣丞淩顯凡邑人兩暘災祥之禱無不響應之者永樂中姑蘇成先生胤來典邑教命其二子規矩應浙之鄉選矩占于神得第六十之籤其辭曰羨君兄弟好名聲只管謙撝莫自矜丹桂黃槐相逼逐巍巍科甲兩同登已而兄弟果皆與選規仕終監察御史矩今爲寧波教授不忘靈貺請

書其事于石惟昆侖旁礴之氣上爲三辰下爲河嶽而中爲人人得是氣之剛明久大傑特而不羣者必發爲奇功偉績以振耀于無疆其或沉冥鬱堙而不能發則其歿也必爲昭明焄蒿悽愴以驚動人而禍福之殫極靈變跨越宇宙猶之翬適背璚彗孛飛流亦皆是氣之所發者也若神者其生時行事不少概見於世而死乃誕敷威靈廟食于天下百世非得剛大久特之氣既歿而後發者與其禦災捍患著在今昔較夫生而有功烈于民法宜祀者吾未能以彼少此也故徇教授君之請爲述其事復作迎享送神樂歌俾越人歌以祀神歌曰

大儀儲精在贛堙鬱泱疣潰燿殷若霆發烈騰九阬爰有廟祀蘭堂藥房靈輅涖止騎從雜沓熛訛紫幃翠旄華覆芬樹威戚燔燎羶薌見蕭光百末旨酒湛嘉殽腥肆爓臉和致芳鳴觥緪瑟趙簫倡面宮吐羽激清商眾嫭傳芭舞翔翔神夕奄虞既孔饗駕塵彌風敷商驤前驅素螭後喬皇韋乘青玄撫欃槍降甘露雨濺八荒甌寰汗邪穀穰穰馮蠛切和濤不揚誕稍夔魖挨猗狂淮臺摶摶愉以康闐靈隤祉霈滂洋我民冀親以肆章春

秋禱禋邁延長

送成先生序

古者閭塾黨庠術序之制所謂師者乃其鄉之耆老仕焉而已者也所謂弟子者乃其鄉之俊秀學焉而未仕者也師之道德弟子之性行交相知之而其情若家人父子之相親故其教易行士易成俗易化也後世始用仕者爲學校之師或中州之人而師於荒服或生冀方幽土而師於蠻煙蜑雨之鄉奔走萬里而至語言不通習尚殊絕若不能以一朝居而其道藝之美弟子亦未

能遽信之也若是而欲行其教成其材善其俗也不已艱乎若夫九州之人各試於近境輿馬舟航朝發而夕至弟子嘗聞其風未見而已嚮慕師之於弟子亦嘗聞其德藝未課而已知其優劣則其情自不能以不親而教不患於不行矣豈若彼之師於遐方異域而艱於成材善俗者耶將不殆庶於古也耶蘇郡成先生叔度今爲吾明郡之師此二郡皆號文獻之邦東南相望僅隔一浙水耳且先生幼隨尊甫宦遊與其領鄉薦典教鄞皆在浙水之東而比者在奉化又明之屬邑也其謙恭樂易勤於啓迪後學凡明之鴻生茂士無不嚮而仰之且有被先生之與進者亦多矣所謂師於近境與弟子相知而殆於古者孰有加焉夫爲師者恆苦於弟子之難教而爲弟子者亦恆病夫師之難親反是則古道不難復矣用是賀吾明之士之得師又以賀先生之得弟子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爲一官而欲周知百官之治行以議其黜陟若懸藻鑑秉權衡姸媸瞭然而輕重不爽此古昔以爲難故考功

之選尤愼重於他職亦不獨今爲然也吾浙淳安何君文敬自其先葉皆崇詩書累德善族大以蕃衍壽耈柴者蔚相植矣君天稟樸茂篤志問學其於人之賢愚古今事之當否昭灼于其中而不以衒之於外所謂有德者也茲以進士高第擢拜南京考功主事將行其鄉人若兵部主事徐原一者需文餞之爲之言曰余聞南京多佳山水問之其常所游居者道大江與龍蟠虎踞之勝百喙若一至其他奇峯邃岫名泉巨浸則彼此相是非余不能定其論嘗因是竊歎以爲人之於山水漠然

無情一寓目而可悉其佳否也然且若是況乎人之治行誠僞不同始卒或異譽阿而毀即墨者比比然也苟非焯然爲世所共知翕然爲衆所同服者則毀譽生于愛憎之口司考課者不能以無惑求如席豫之進絀清明趙宗儒之黜陟詳當者幾何人哉今南京之百僚可與龍蟠虎踞倫者雖以余之戇且愚猶能知之若其他則雖近且習者亦不能免於惑其要在博詢詳察處之以公心裁之以中道耳誠若是也則於百官之治行無不明而議其黜陟無有不當焉者席趙二君子不得專

美有唐矣君尙茂之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公諱楷字式之世爲寧波慈谿人曾大父好古大父叔中皆隱不仕父惟哲以公貴贈監察御史與其季皆工詩有聯璧集傳里中公少穎異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二能屬文十四名聞通守召試補邑庠生習詩暨書復從鄭解元維垣習禮記十七中鄉舉後登永樂甲辰榜進士例賜榮歸大肆力於古文辭宣德二年試政行在兵部被命征驢于陝右先期而完遂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刑部鞫強盜貝福全于獄福全賄吏詐死得脫復爲盜公劾罷刑部尙書以下十數人一時名聲赫甚六年考績赴行在因獻聖德頌留于鴻臚寺久之今天子即位命公復職先是江寧人夏三嘗造僞印而誘吳謙書其牒事覺誣謙公廉得其情迺以謙罪罪之指揮陳旺義兒俊本葛氏子逃與妖僧袁旭林等作逆事連旺當族公審俊逃已久旺實不知釋之上元劉甲與乙毆死人誣其異母少弟同毆未白而甲乙俱死經十餘歲更數官不決公嘗覆讞問之曰爾稱不毆毆時爾安在曰

在鄉學拘其學師友一鞫而釋人以爲神公之讞獄仁明多此類正統五年陞陝西按察僉事董屯田繼陞副使督租賦及河西諸路水利俱有成績尋同靖遠伯王公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策多見施用十二年徵拜右僉都御史畿甸蝗敕公往巡撫公星馳八郡授以捕蝗之法而督使之行眞定知府慢不力公奏請枷號衆皆震慄效勞蝗災爲息是年延平劇賊鄧茂七起詔左都督劉聚討之召公爲監軍賜金織文二楮幣四千公既取道榜喻軍毋鹵掠民無怯避所過肅然其後他將

過者縱兵不戮民稱歎公至今師次鉛山閩賊圍將樂遂遣將倍日并行乘夜襲之賊潰退保陳山次建寧公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賊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即爲之況在軍乎因矯刻征南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或散去茂七猶負固不服因用其降將羅汝先等誘之出攻延平公命浙江軍伏後坪江西軍伏後洋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

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斬茂七俘其衆自茂七首事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爲盜匪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至時茂七已誅餘寇未殄遁與公分地伐之公發延平賊遁後洋之道公以舟師迎之而劉都督潛兵繞出賊後夾擊至前洋俘殺無留餘進攻石門襲王臺館遂入邵武取峽陽壓十九都皆拔之最後營觀音山下溪西有山曰九龍兩山之巔皆賊寨師至已曛黑即遣卒二百人人持二燎登營旁之山圖走達旦以駭賊選精卒三千持勁弩巨礮分伏觀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反攻之比旦九龍之賊視我營兵少意輕之果空寨而下至溪無筏不克渡而還向所遣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壓之觀音之賊遂降凡定郡三縣若干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招徠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算始處州賊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鑑胡繼之朝廷命都督僉事徐恭征之未克敕公旋師掎角至金華聞徐師左次金公山下倍道往援至即樹鴨兒

笆爲壘賊至公令謂曰我斬鄧茂七者爾能戰乎否則降我無爲虀粉賊氣索而去公策其復至豫部署以待明日賊果大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北賊追逼壘中樹大赤旗伏兵起俘鑑胡餘皆降此皆公軍中日歷云爾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裏劾公前矯刻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備戰騎募義勇之士以佐師者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還南京四年冬進聖

師表於京師其月七日以疾卒例進官賜祭上念公之勳勞復敕有司營葬示特恩也初公娶巨氏贈孺人後娶胡氏封孺人子男三應麒醫學正科應麟寧波衛鎮撫應鶚舉懷材抱德需選于吏部女二長適余凱次適萬宗希孫男女凡十有二皆幼公蚤孤事母毛氏至孝爲人坦夷闓達見有寸長片善者輒播宣而獎引之視人患難隱若在己扶拯之惟恐後家貲裁給而喜賓客樂施與沛若富甚其學自經史至天文醫卜小說釋老之書無不涉獵文章浩瀚無涯涘能行草隸篆尤耽於

詩平生凡百一於詩焉發之而幼者窮通夷險緩急未嘗一日或廢常口占走筆頃刻數首或數百言蓋莫能逐而壯豪贍麗新意溢出亦非拘攣瑣屑而鍛鍊者所可及嘗和選詩和李謫仙樂府古詩和杜少陵七言律和唐詩正音和許渾丁卯集和高季迪缶鳴集和本中峯梅花百詠和草堂詩餘累數百卷餘若陝西紀行若輕侯集若百琴操創意自作者尤多海內之士皆耳熟其名而日服其詩朝鮮日本之使俱市其和唐音以歸其他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增廣事物紀元編集武經小學又嘗集孔子聖蹟凡三十四各爲圖贊鐫石于家守陳爲公通家子辱知愛最深詳聞其文學事業今鎮撫扶柩將歸請狀公行義不可辭爲述梗概以俟鉅公宗儒采擇焉謹狀

祭張僉都文

我髮未燥飫聞公名閱二十載曠不識荆景泰之元謬充鄉賦公時居憂幸覿風度公莞而言若父余友雖不面焉知若已久遂攜鴻藻肆口揄揚國士之遇其何敢當閒歲離合欣戚同之城中郊外還往無時酣觴論文

繼日以燭推其肺肝置我空腹自視駑鴐飛搶枋榆何圖大鵬與相諧嬉我先公後偕翔帝都公位既復公心不渝西邁南遷邈不可逐投我珠璣重累其牘萬壽之節公車入覲握手交歡若渴飲醇示以新著曰子序之豈無他士愛子昌辭豈意斯言竟成永訣閱不半旬聞訃驚怛念公之材兩有文武秉憲中外耀師閫處出其遺餘大昌厥施名傳四裔不朽在茲朝廷之毗庶士之師奄其逝矣疇不痛悲況在通家辱知愛情之攸鍾恨彼倚蓋世多上壽黃髮兒齒胡靳於公六十而止公

壽雖短其存者長惟是舊好心憂用傷玆歲之吉靈柩言旋矢辭薄奠有隕汍瀾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渺牛刺之雲仍兮蔓錢唐而蕃衍俄異材之挺出兮幼岐嶷而清婉咀詩書之芳雋兮佩仁義之璆然擢丹桂於月窟兮六翮厲而橫天司武銓於縉雲兮逾驪沒而不懈庶務紛以雜沓兮捷刃迎而縷解戴利器而南之兮剸刑獄之放紛回生血於枯骸兮射陽光於覆盆臺評諸以成雷兮獨余言之謣謣雖蹈禍且不顧兮豈復

嬰情於好爵吾固知滃滃之譖世兮恥而不能爲也曰忠臣其不和兮固先正之規也色斯舉而返之兮尋江鷗之舊盟寧直躬以處困兮不枉道以居榮禾三秀以禦飢兮臥白雲而終日門庭闃其陰陰兮三槐茁而蔞鬱鬱鳳毛之遐舉兮依日月於蓬壺允弓冶之有傳兮流慶沛而方疏續賀門其未歸兮奄弔廬之已萃驗育夢之匪禎兮在龍蛇其玆歲指荒原而西征兮啓碧梧之壽藏棄白日之皜皜兮襲長夜之冥冥慨余生之既晚兮幸老成之猶在夙躔門以祇拜兮聆珠玉之謦欬忽山頹而木壞兮痛後會之無因灑涕淚於燕谷兮望蒼蒼之南旻

永貞堂詩序

南京伊魏二氏者其先皆姑蘇之大族伊之子曰宗旭少娶魏氏閱三載而卒魏氏年甫二十有八一女纔三月遂斷髮瘞屏綺縞蹈共姜之誓養其舅姑至于葬鞠其孤女至于字撫其所後子至于成立居數十稔珠完玉潔有司以聞遂旌其門而復之今年踰七十精神伉爽壽未艾也撫郡吳聘君與弼嘗題其堂曰永貞縉紳

爲之詩總若干什其從姪孫乘方學于余也因請余序夫人道之大惟三綱五常而已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禮所謂天性民彝者萬姓之所同百世之所因者也人之所以貴於獸與禽者存此焉耳唐虞之際存乎此者蓋粤鏄燕函夫人而能爲也世道既降往往有喪乎此者於是仁子義臣與秉禮之婦倬若靈芝瑞木爲世之所珍惜有不得不播之聲詩者矣昔之論詩者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證存亡辨得失而已三百十一篇之詩多發於男女之間以達於父子君臣之際若禾蘋柏

舟與夫白華南陔烝民常武之作傳於百世之下猶能使人躍然興起而況當時者乎此詩之教所以其盛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茲永貞之什雖體裁不一而皆以詠歎魏氏之節與其光榮壽考之驗可以風厲天下之爲人婦者非區區嘲風詠月之比蓋庶幾古詩之義固論者之所不廢也嗟乎男子有虧於綱常者不若一女英也文章無關於世教者不若一韻語也覽者尙有感於是夫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孔安國有言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夫豈惟書哉凡作者之意皆須序而後白也序而不白作者之意安庸序耶吾友廣東僉憲毛君宗吉粹集羣縉紳哀挽其先君子贈刑部主事公之詩總若干什屬余爲之序予烏足以窺作者之意哉夫挽歌之作尙矣所謂紼謳虞殯薤露蒿里皆是物也說者謂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一謂挽柩者歌以寄哀皆爾而近世之挽詩則皆成於士大夫之手而聯爲大卷集爲巨冊距喪家或十百千里之外或數年十數年之後執紼者莫傳其辭挽柩者莫唱其音節是徒作耶蓋自士以上有勳德懿行而困踣不揚有豐功盛烈而弗享遐福者則凡能言之士必發爲歌詩以寫其哀傷感悼之意而闡其人之功行俾得輝煌於無窮蓋其名雖與薤露蒿里之作而其實蓋兼詩人哀悼之義銘者稱美之旨非直以資執紼挽柩者之歌謳而已也夫豈徒哉主事公孝友剛介篤學有文跡不出於巨園年不登於下壽聞者莫不嘉之深悼長嗟而欲延其名於不朽此挽詩之所爲作也嗟乎黃鳥錄於經而卜子夏序之九辯錄於騷而朱晦庵爲之引故三良屈原之名至于今猶焯然也顧余何人濫受茲簡然作者之意亦少見矣後之君子得以覽觀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八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有媺一人居瀘之陽耕道獵德枕書藉經若渥洼之神駿欲蓊雲而上征爰思采蘭之什用歌考槃之章年冉冉而流邁髮種種而瘦霜鳳毛縹而横厲鸞誥燁其流光跨九達之大道闡數仞之高堂其堂潭潭渠渠噲噲奕奕若霧滃而雲浮如翬飛而鳥革宛虹拖于穹棟飛霞灼于脩楣鬱山川於外戶滃竹樹於中墀有窗豁如爰在于背鬼劃神剜撤蔀袪蔽惟白閑而列錢匪交疏而結綺法陰陽以成樞順朝昏而啓閉向地祇玄武之方處河圖一六之位納廣莫之高風挹沆瀣之正氣可以招黑帝眺塞睪望恆山瞻北極此陶淵明所嘗棲遲而偃息者也爾其月榭鳴琴雪窗玩易萍沼觀魚松亭放鶴則玉軫映九霄之璧韋編沾六出之花金鱗躍兮綠扇散縞衣翥兮翠幢斜拉仲淹於汾亭招康節於洛社縱目濠梁之濱開籠孤山之下于以歌太始而鼓淳

風玩先天而探太極識高下之相因見飛潛之各適豈比夫操求凰而漁色卜儁句而成欺忤諫玩棠邑之矢臨刑歎華亭之唳者哉至若隔竹敲棋傍花搗藥杏圃春香菊屏秋色則楸屏浮翠雲之影玉杵映紅霞之輝錦苞拆兮惠風起金英晃兮瀼露晞伍四皓於巴園煉八還於蓬島步逐董林之仙飲從甘谷之老于以適閒情而消永日却痼疾而引脩齡驗陽春之和氣結晚節之香盟豈比夫賭金錢而諱輸飲瑀漿而生慼催花鳴羯鼓之喧湌英葬魚腹之險者哉凡此皆北窗之樂眾美畢具不但清風徐來永日無暑臥五柳之陰得一琴之趣而已世有若九方皋之相馬者得天機於驪黃牝牡之外則瀘川之鄉即柴桑之里也吾方見地平而天成鳳儀而獸舞思爲夔龍稷契以爲堯舜之輔語諸羲黃上人猶隔塵凡而睎洞府也

復趙郎中書

微恙久不出弗克奉慰私心常懸懸誠所謂寸步千里一日三秋者矣人至承諭膚學不能究知考之三禮爾雅六帖記纂淵海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皆未有見昔人

稱兄弟之子爲猶子朱子非之謂古稱父之兄弟爲從父則兄弟之子宜曰從子以此例之則婦人稱夫之母曰姑夫稱其祖母曰大母曰王母則婦人宜稱夫之祖母曰祖姑曰大姑曰王姑皆可但與稱夫之祖姑似乎無別然古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姑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亦交謂之甥父之兄弟妻謂之從母而母之兄弟妻亦謂之從母婦人稱夫之父曰舅而稱母之兄弟亦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而稱夫之姊妹亦曰姑不嫌於無別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匆匆奉復希尊察不宣

書先君子除夜詩後

右除夜一律先君子之手筆也先君子既屢屈名場久寓京邸當正統乙丑除夕感而賦此其忠孝素志粗可見矣時守陳侍側莊誦再四不知鋒儺所出拜而問焉廼曰可讀後漢志易曰取志讀之至禮儀中大儺其儀選中黃門仮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以逐疫于禁中次至前殿中黃門仮子唱和云云因

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歡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廼知儺作獸儛故稱舞儺舞與儛同也其用字不苟如此當時和者累幅壘番久多散逸偶於舊篋中得少司馬李公而下數十篇讀之不忍釋手且次第之復於先君子舊稿中取此寘于首聯爲大卷將求名公鉅儒繼和于後而著其說如此臨紙涕泣不知所云

題承德公手澤卷

守陳之先大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鳴于鄉俊英從之遊者其一人爲章公智通贈承德郎刑部主事者也余嘗見其寓先大父手書一通辭極典贍末系以詩數章有老杜體裁猶記其哭母一聯云勉學勤勤思斷織戒行密密記縫衣誠佳句也惜其書軼久矣公之子繪尙素收拾遺墨僅得數幅皆與其家人親故之書無若寄先大夫之辭者而其他所作亦漫不可見矣余嘗聞公闓爽英邁志將樹德織文齊家睦族以追古之賢者而不幸早世蓋可慨矣然使其平生所作一一具在猶足見其文考其志而雲散鳥沒皆不復存使後世不復見公之文尤可慨也然尙素起家進士歷官江西憲副

燁然有聲稱足以顯揚其親而於公之遺墨又能摭拾寶藏可以爲孝矣後世子孫欲知祖宗之手澤者于此尙有徵焉

木庵記

上虞謝君宗玉與余同舉于鄉爲同州文學掾滿考謁選于天官閒嘗屬余記其木庵余謂之曰自巢窟之變凡棟宇之制無非木若豈子之鄉皆瓊宮瑤臺金屋石室而獨是庵以木構乎曰否古者有奇芳異植則以名其宮室若葡萄之館瓊花之觀是已豈子之居山童地赭抑海濱斥鹵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獨是庵有植木乎曰否然則所謂木者何居曰太極判而爲五行木其一也五行之性金剛而火烈水潤而土厚木則樸而已矣故人之質樸而椎魯者謂之木焉吾之生也天與之氣地與之質何所不有而於木也獨能全之世之人巧言工謀孔武甚敏大者博卿相小者攫金玉皆燁若春華輝灼雲霞而吾獨芒乎無思吶口鈍軀塊若孤松之幹寂若槁梧之株可謂木矣故以之名庵且以之自號也余應之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夫人之生其質本

皆木者喪之斯小人擴之斯君子矣孩提之童赫胥氏之民居不知所如行不知所之此其木者年長而智澆世降而俗漓於是喪其木矣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又曰去雕去僞復歸於樸然古之聖賢所以經綸萬事撫綏四方以裁輔乎天地之化育者豈以其木耶蓋因木而善擴之耳甘者可受和白者可受采木者可擴之以造聖賢之域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人心之全德而聖人之盛德大業也木則近之矣因木而擴之何德之不可全何聖人之不可及哉今子衣冠秩如文辭蔚如士之沾餘波薰賸馥者亦彬彬然矣故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擴之益擴以盡其仁則孔孟伊周之業皆分內事也彼木彊之勃質木之齊矣足尙哉余亦木者流也故以勵君而因以自勵

賀御史吳君與璧陞大理寺丞序

繁昌吳君與璧自進士歷監察御史有年被旨擢大理寺丞于時氛祲初除秋高氣肅門庭廓清賀者鮮萃於是鄉邦之彥捧爵而前曰士攻藝文勵行檢而困於蓬蓽抑於下僚者古尙多有之君始爲進士高科也繼爲

御史雄職也今迺進丞法局履大夫之嗜位列卿之亞仰則佐天子決大獄立大法與聞廟謨獲賜清間之燕俯則持文墨議論摧堅而拉強生死而肉骨樹法曹之表焉司天下之平焉大丈夫宦至此可謂光顯矣僉是以賀已而都邑之英揚觶而祝曰吾聞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大鵬摶扶搖不上九萬里不已也君以敏贍之學魁壘踔絕之才遭逢聖明亦既飈歷顯要矣繼是以往尚將陟之臺端以總憲度坐之廟堂燮理元化羣眾之望也祁其相之既而朝廷之賢舉大斗而言曰士不

患簞患其道德之不光官不患庫患其績望之不彰曰君爲御史也珥筆中朝權倖膽落埋輪西蜀郡縣屏息績望可謂彰矣居今之職顧可燕燕而居庸庸以進止乎夫刑以弼教而大理者刑曹之所取正者也當庶獄之紛至耳常惑於巧言目常眩於成案察之未必盡其情偏於剛柔奪於威富折之未必當其罪此理官之通患也唐有戴胄漢有張季可謂最矣蘇公之式敬皋陶之明允其至矣乎君尚益砥其行邁種厥德以迓續前人之休樹勳勞於當世揚光烈而不刊也苟受盡言請酌大斗君引滿畢之盡歡乃罷時余與坐末退而序之

戴廷輝墓誌銘

君姓戴氏其先徽之婺源人十世祖錢唐令士先始家于饒之浮梁曾大父仲才大父嗣安皆不仕自父弁以進士爲黃門給事中爲陝西參議以至爲廣東左布政使而叔父昪委又皆郡文學羣從兄弟瑞琨皆尚書郎璉璨琥珊皆造士門戶奕奕赫矣君生京師已而之陝西之廣東極署居而廩食其儕類率被袷腰玉環戴珠瓔寶飾之帽乘堅策良以相誇詡而君顧獨疏食菲衣

種學礪行與寒畯士角或以公子稱之輒曰子謂我非夫駛何公子也家居事布政公與母恭人唯謹侍膳外掃溉一室共圖史嚬笑操觚作五七言詩竟月不妄出出則徒步不騎不蓋人遇之蕭然陋巷儒也布政公在廣東時有寇迫公廱君曰吾守臣也誓與城俱存亡汝盍去諸君泣曰大人不負國兒肯遺親乎卒不去寇退公以疾致政君從歸益攻苦食淡以務學行庶臻于大成而年已不待矣天順庚辰十月二十七日卒得年纔四十耳君諱瑄號澹庵廷輝其字也娶王氏生男五長

昇次時次某次某次某也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里之汪貴坑其從弟琥詣余泣請銘銘曰

世家儆化在古則然爾服大訓而不永年呼嗟乎天

送張順孫歸鄢陵序

著令凡孝子順孫必旌異其門閭所以敦彝倫勵風俗也河南鄢陵張君縉幼失怙恃賴祖母劉鞠育訓誨底于成立暨劉以天年終君哀慕深至若不能生殯斂之際晝夜慟哭柴毀骨立至葬則躬力封樹露宿於墓傍者十有五夕廼爲廬以居訖于終喪寢苫歠粥斷鹽醯之味日益封樹常有飛蜂百走蛸十有二赤蚍蒼兔各四朝夕集其傍馴擾而不去里閭駭歎有司上其事部使者覈實以聞旌異如令君詣闕拜謝將還鄉人若吾友戶部正郎嚴廷章者相率需文餞之古者父母之喪始死則雞斯徒跣扱上衽而哭踊三日不舉火焉既殯則倚廬於中門之內袒括纕絰歠饘粥焉既虞則柱楣翦屏去麻服葛飯疏食焉小祥則居堊室練冠縓緣姑蔬果焉大祥則復寢素縞嘗醯醬焉而凡父卒爲祖父後與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若喪父母無異此皆聖人稱情立文而不可損益者所謂無易之道也而患邪淫之人往往不及刺於詩譏於春秋久矣而近世以來爲尤甚雖脩飾之君子亦有墮於流俗之陋而不自知者若君之行視禮文雖或過之而其哀痛懇切純至之情足以感物而召祥視彼之患邪淫者誠若烏與梟也不亦可爲天下勸哉雖然古之所謂孝子慈孫者不惟以送死爲大而尤以能終爲難故自居處言動至於綱倫之大皆不違乎道下至斷一樹殺一獸皆不違乎時以此慎行而終其身斯可謂能終矣張爲鄢陵著姓而君之季父今爲地官亞卿以清名厚德見重於時君必得於家庭之教誠以余言質之何如

送御史滕君艮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按察之官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憲者也至治之世六合同風刑措而不用逮王道衰政教失民風於是乎紛雜詩之十三國風可以概見君人者明刑弼教所以一天下之風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蓋因其風之不齊而異其刑也苟不究觀其風之純龐薄厚而概以刑憲布之是猶不量木之

曲直而遽斧斤之也其可乎山西古帝堯之都晉侯之墟五季唐與晉漢之所家也其民儉勤而樸厚憂深而思遠材賢君子之森立蓋堯之遺風而其寡廉鮮恥雄武健鬭則晉漢之風猶有存者夫風自上下者也今天子躬秉仁義禮樂之化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而四方之風猶未能翕然而丕變將在位者承宣或未至耶抑風行既久者未易更也滕君生陝西與山西隣以名進士爲御史嘗出巡山西今復超擢山西按察使副凡山西之風既充溢其耳目而君又有廉毅之節閑敏之材以佐其長而布憲於其下苟持之以敬慎策之以剛斷俾伐檀有歌碩鼠不賦而閭閻之民一皆純乎堯風而不雜則柳子所謂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者將在是乎君行山西材賢君子仕于朝者相率屬文贈之於是乎言

送水部主事倪君廷瞻涖所治序

國家自作京于燕凡郊廟宮禁之需與百官有司軍旅之給皆取具於東南異時轉輸于海涉鯨波萬里之遠占風候濤動踰旬朔雖有觴深之津人操龍驤萬斛之舟然險怪不測莫能違之往往臭厥載以飽饞蛟之腹中外病之於是鑿渠開漕河而自淮以北直沽以南則皆引濟寧之水中分而注之各爲水門數十時其溢涸而畜洩之以達於淮與直沽之外而濟寧之水其源出於濟兗青東四郡諸山有曲而取之有浚而行之隄防畚鍤之工不可一日弛者故有司常遣官十數役夫數千百分理諸源而朝廷愼簡水部一人往總理之水部得人則諸源常溢水門常闢而漕運之艚以及使艦商艫夷蠻朝貢之船皆走朝奔夕沛無停滯雖在滇南閩粵萬餘里外不數月而達京師故非通知水利有才能廉勤匪懈者不在茲選天順五年四月以進士倪君廷瞻爲水部主事往涖厥任君與余友禮科給事中張靜之爲姻婭因相還往知其人窮經學古才猷卓然而溫厚簡默未始一衒其長於人蓋可以大受者其涖是任蓋亦若源然始發而猶壅將疏爲大川以利天下可坐待者君行時鄉之耆縉偕請余文餞之適余病瘍不可以執簡病已踰數月請者申前言欲必得余言適爲之言

阮大河傳

阮大河者交阯多翼人也名河惇篤有智涉儒家言聞中國衣冠之盛有嚮慕意永樂五年王師下交阯大河首詣軍門倡衆開道總帥太師英國張公上其勞授雲屯縣典史卽能奉法循理與中國吏侔十四年獻方物京師蒙燕賞敕書以還宣德改元交酋黎利反大河自念生長遐僻幸沐聖化委質食祿餘二十稔矣不可徇逆徒以累臣節誓曰寧歸中國死不從黎氏生遂縋縣章挈家累浮海來歸天子嘉其忠賜白金楮幣有司

日給酒饌月給祿治第宣武門西既而調長子縣長子爲山西鉅邑俗多梟獷常伺官中短長箝之以肆其姦無孰何者大河操廉厲剛力贊令佐爬奸剔穢扶植其善良民欣戴之滿三考奏績天官增祿復職卒于途年六十有九子勤葬之長子因占籍焉詔賜田宅復之勤初以恩補京學廩膳生尋擢進士拜大理右評事考最推恩贈大河如其官云

太史氏曰交阯古蠻方自漢武郡縣之以迄于唐近代始復淪於蠻故其民猶能讀書識理道蓋其所漸者遠矣王師弔伐時有阮飛卿者獻詩幕府余嘗見其手筆亦有可觀者大河豈其族耶飛卿他無足取者大河出幽遷喬險艱不渝其志殆所謂萬折必東者耶享榮流慶有以夫余是以錄之無使其無聞焉

茶酒說

茶性涼而淸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淸苦而易厭酒味醇甘而足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稍浸蔬果輒損其淸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寶嘗言茶

爲廉介之士酒爲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拘檢而有廉介之操行則皆爲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胡氏族譜序

太僕寺丞潮陽李公景齡以選擢江西僉憲將行手一冊言於余曰吾鄉胡氏故大族也今有曰良臣者始譜其族自始祖機閣府君以至其身之行凡十有一世旣悉書之自其身之行以至於苗裔將嗣書之爲是冊也甚巨吾與胡氏有葭莩之好而託交於子用干一言以

弁之譜牒之學尚矣自虞氏別生分類而周人有小史之職以奠系世辨昭穆下逮春秋則有世本漢有官譜晉有族姓昭穆之記周齊以來迺設圖譜之局而建官撰譜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祕閣副在有司而選舉婚姻皆於是乎稽焉五季之衰皆泯然矣宋歐陽永叔蘇明允皆有譜而爲法不同歐陽則世經人緯若史氏之年表蘇則系聯派屬若禮家之宗圖後之言譜者莫不以二家爲法焉夫譜牒不作則繫世不明親屬莫辨上之祖禰以前莫知其誰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爲塗人人道不幾於禽獸矣乎是故譜牒正而後人倫明人倫明而後風俗美風俗美而後四方萬國一歸於理此古之聖君賢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艮臣爲此譜一準乎歐陽氏之法其亦知所重者哉抑歐陽氏之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眾衍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敎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蓋以是望其宗人也余聞胡氏自機閣府君以來世累德善其子姓亦必有當之者矣此艮臣之望也而艮臣尤好禮知義而克篤前烈不在其身當爲知不在其子若孫乎此又余之望也爰書以俟之

西塾觀書詩序

儒者之道本之心脩之身達之溥四海而利萬物與天地齊同其始必於書焉得之邃古之世未嘗有書民憒如也有聖人焉始作書以明道而敎人若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者是已至于三代作者彌眾孔子刪而述之謂之六經言道者咸取衷焉秦漢而下書日益多汗牛而充棟矣惟濂洛關閩之書克明六經之旨其餘蓋多叛聖而詭道者人不能盡觀然亦不必觀也夫古之書無若後世之書之多古之讀書者未必若後世之讀書者之博也然而後世之士罕若古之聖賢者蓋讀其書不求其道溺於口耳之習而忘乎躬履心得之學耳不然則一言可以行終身一編足以治天下尚安取多耶然則君子之觀書蓋有要矣西塾者封尚寶少卿兼翰林脩撰莆田柯公之書舍也柯世儒家而公之令考桃溪先生尤以文德著稱積書西塾以遺其來葉而公生有淑質不喜聲色不殖貨賄不走高門縣簿之下日

居塾中取書以觀若有奇葩異物雜然前前羅名倡妙舞魚龍曼延之戲更奏迭進目悅而心怡也其謙和謹厚之德孝友睦婣之行至老而彌篤蓋觀書而有得者厥子潛孟時克謹過庭之訓以碩學高文魁天下士拜官翰林進階倘寶履騤於柄用西塾之書其有光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公有之又曰達則兼善天下吾於孟時有望焉於是搢紳之能言者咸播爲聲詩而守陳爲之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咠字士儀饒之浮梁人以鄉舉高第擢順德府學訓導調嘉興府陞湖州德清縣學教諭改寧波之慈谿陟嘉興教授先生博覽強記能文詞負才行慷慨有大志性剛直容貌言辨毅然不可犯其爲教樹表儀操渠矱策駑厲鈍撤蔀耘蕪甚嚴而至懇士皆寅趨懽服各茂而材故所在皆著聲績而嘉興最久以揚德清尤勤而驗其讜言嘉行二郡人率能道之初先生應舉出場屋一士子臥道傍罹大風雨瀕死先生扶歸寓所調治之久迺甦謝曰我高信也非公必死矣既揭榜信名

第一兒子瑞蚤孤先生撫之踰已子攜至嘉興與諸生同學諸生項忠林茂沈琮肆貢頴邁先生誨之篤後忠仕至都御史茂琮知府肆魁鄉薦爲御史德清士素惰曠三十載無能與鄉選者先生爲之懲心殫力窮寒暑竟晨暮且簡徐敬暨沈福十數輩必其成既而敬首與選福輩繼之至今嘉興論善教者必曰張戴二先生張謂教授魁蓋與先生同志者後推轂至御史德清論校官必曰能若戴先生邪而竟未有若者嘉湖蘇松諸府歲漕粟于京師倉有遠漕河者轉輸疲瘁先生奏徙之

河濱官民咸便德清學宮僻而隘先生奏更諸爽塏且捐貲以倡其役規制崇鉅于舊嘉興吏胥多僭侈時被繡乘馬馳城中先生奏禁之衆口稱快先生凡奏疏皆削其稿報可人迺知之不報不知也熊大理卿槩巡际兩浙張甚獨敬禮先生先生因言治道去泰甚耳察見囦魚古所戒也槩納之時破豪右家產數十方逮民沈本將籍之質之先生對曰本固有辠然非鉅惡也槩曰聞子素憎本乃爲是言益敬先生而釋本嘉興邑人有爲御史居憂者嘗預燕府中先生規之曰若將效阮籍

之賢邪其人慚去浙江提學胡副使有親喪議將奪情起之時楊文貞公士奇秉政適先生自嘉興代還見文貞語及之先生曰以身教者從果起胡公是率諸生以不孝也議遂寢其直言不諱率類此先生之再至嘉興也富民十餘輩皆貲遺養子入學竊希利之先生曰蕙蘭之畹其可容艾蒿邪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隱西澗之谷號谷曰休休迺立宗族義約置祭田治橋道以便行者歲發廩賑乏絕秉禮施義鄉邦式焉先生初號訥庵至

是更號西澗退叟所著有浮梁縣志二十二卷戴氏族譜十卷西澗集十二卷享年六十八成化二年十一月庚寅卒卜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壽安鄉下長源都翁田之嶺背塢與其嬪吳氏同穴子男四曰肆曰璨順慶府同知璐蚤世珊以進士試監察御史女二長適士人黃瑛次適通州知州馮誡孫男女五俱幼戴之先代有顯者而先生曾大考德誠用薦授麻姑寨巡檢不屑棄去大考疇號東山郡縣舉文學孝弟不起考嗣安以子弁貴封給事中贈參議奕世累善欝而不發至先生昆弟子姓乃大發焉弁其孟兄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其季委嵊縣教諭從子瑞琨皆郎中琥御史璁進士而玘鄉貢士何其盛哉先生才志與布政亦兄弟而位過父子也豈天亦鬱之而有所待邪銘曰

吁嗟先生不瘖其鳴不刓矩以絜楹卒困於營蠅有嗣
偕登式皇厥聲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八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九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漱玉軒記

琴之作所以協二儀之和暢八風之氣禁人之邪而納之正者非他樂比故君子近之以儀節聽之以平心而非有故未嘗斯須撤之傳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諶然矣哉淦曾懋溫氏天稟貞淑擩染芳懿悅詩書敦禮樂而於琴也尤酷嗜之蓋其勤若柳子厚其精若趙惟暕而恬澹不可榮辱則阮千里之伍也嘗構一軒於所居之堂之東偏塏爽幽閒愜琴於斯遠之崇山浚溪拱挹甍宇近之冽泉奇石嘉葩美木羅列于庭墀皆足以導宣其趣每清風之朝明月之夕一塵不生萬籟俱寂惟絲桐之聲四聞於外聽者或曰彼其戛鳴球鏘琳琅耶琢璧爲璽剡圭璋爲鍼柲耶抑瀉萬壑之流以浣結綠澡玄黎耶何其聲之清越以長而其終詘然也懋溫旨乎其言遂大書曰漱玉之軒搢紳爲之賦詠備矣聞來京師介秋官主事何君衷求余記之惟玉擅天下之美故凡狀物之美者率有取焉若於人曰如玉馬曰歎玉泉曰鳴玉是已漱玉之云蓋亦狀琴之美耳余少學琴頗知其美已而中輟長游四方往往遇能琴者爲余鼓之傾耳終日而不厭然大抵多清新窈眇之音而乏淳古澹薄之味未始不私歎之也顧嘗徐驅閑步於山椒川澨林莽之墟幽閒廣莫之野天風徐來吹萬竅作谷之鏗谽泉之淙琤濤波之滂湃木之蘙萿而舛歔與鳥獸和鳴之音迭唱而更和泱泱乎盈耳爲之滌除塵慮心曠神怡而天性之眞湛然充復自以爲身在上古而聆庖羲亶葦之絃奏也醉翁蓋先獲我心者故其論琴謂與山泉風雨怨寡之歎雌雄之鳴堯舜三代之言語無異焉者然則琴之美奚翅漱玉乎哉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極於化琴亦有之古之琴化者周公孔子其人也余欲往而從之懋溫肯指余道且同往乎書以問之

鸞車閱武詩序

上復辟之四載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往莅宣府前刑部員外郎吾邑李文盛時謫於邊睹公之政

殊絕固已駭歎繼而庇公之德威偁不已迺撫掌爲十有二題求羣縉紳賦而頌公㮣曰鸞車閱武詩聯爲大卷走書屬余書其首簡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然所以柔遠威外以備不庭不虞之患者蓋有在矣唐虞以降疆埸之憂無甚於朔方者至于國朝始克汛掃腥羶之氣屛之漠北數萬里外而燕雲之地自石晉迄于近代更四百有餘年爲虜巢者悉歸職方以復唐虞之故宇羣胡怛威慕義稽首而來臣是固祖宗聖德神謨之所被然奔走禦侮之臣實與力焉宣府古雲中郡也在今爲神京之藩屛天府之閈閎勢切近而雄要非他鎭之比故常擇臺憲重臣兩有文武而宿著勞望者莅焉公人傑也負倜儻瑰瑋之才加以恢廓志量自其少時卽擢高科敭歷中外英聲茂績四馳于天下久矣北門鎖鑰非公不可至則省觀咨詢舉兵民之務皆籌其利害而罷行之文武之吏皆灼其勇懦哲愚壯老而黜陟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兵食以足民物以饒威令之宣達于塞徼之外歌頌之作兹其時矣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高岡生梧鳳凰集止嵩高烝民江漢之作皆所以美周宣王也余於是有以見天子聖哲之德不可以不書雖然匈奴不滅何以家爲霍票騎猶有此志而況今之所謂人傑者乎行將左右[illegible]帥奮揚天威霆轟飈馳於絕幕之北犂其庭掃其穴係單于以組獻之北闕竿其首於藁街以攄神人之宿憤以震懾四夷之膽以樹國家無疆之休是當特書大書垂耀于無極謹執簡以俟

一松記

檇李楊公文度故工部主事嗣宗之子今太學生霖之父也幼承義方文辭彬蔚長通世故左右具宜然不欲敷其材以用于世屛居獨遊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操尙剛特耆老而不變若將絕類離倫塵垢萬物千雲霄而直上閱千古而立於獨者其所居之里爲松溪蓋嘗有松而今濯濯矣公於其宅獨樹松一章而因以一松自號賓客過者或曰凡世之崇堂奧館必植奇葩異木若蘭桂之芬馨鳳花牡丹海棠之嫣豔迺足以供翫賞性情也蕭然一松何庸植之公莞然不答或曰夫安邑千樹棗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與山居千章之材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松材木也胡不樹之千章俾

壹捌陸 96-版 8A

世之求禪傍者求高明之麗者求輪輻狙猿之杙者求舟楫者皆得而給之乎區區一章安足取也或曰昔之人有樹萬松者十松者聽七松者封五松移四松者哦二松者撫孤松者公一切不取而獨號一松何居昔鍾輻嘗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此非公所願也抑爲令子願之如王公之植三槐乎公皆不答顧麾三尺童子取松花酒觴客時宿雨新霽蒼陰滿庭涼風謖謖作竽籟聲公甚樂之酒中而歌歌曰一松兮蒼蒼扶浮雲兮上征託余根兮幽閴不夭斤斧兮無

榮棟梁綠蘿葳蕤兮白鶴翔舞百昌離立兮紛總總其在下（叶） 咀積雪兮含霜歲既晚兮彌秀表獨立兮千秋與天地兮比壽歌已重觴客客醉而去他日有以是質余者余亦不知其何說也抑以自況其操尚乎謾爲之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允孚其先汴人有諱某者丞台之黃巖縣因家焉族蕃以昌世有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不耀母某氏君少穎邁有鉅人之志十六爲邑庠生從鄉先達兵部主事章陬學進士之文文與其齒偕長如連山出雲鵬騫而驥翥秋水灌河而兩涘不辨牛馬耆生宿儒見之皆避席而舍景泰元年鄉試有司見其文曰是可扛龍文百斛鼎者遂擢經魁第三人鋟梓其文天下誦而式之明年會試中乙榜例授教職不就迺入胄監攻苦磨厲學日奧博閒爲序記詩賦諸作亦皆得其體裁而進士之文益工名益章徹僉以會闈首選望之而再試再屈於人歲久例赴常銓亦不就欲必得甲科以酬其志天順五年夏五得疾至六年二月四日

卒于寓館距其生永樂壬寅得年四十有一君爲人孝友行于家信義行於鄉國言必擇而發動不詭於道其志欲大有爲以自見雖連蹇困踣而未嘗少衰其心篤於自信逮疾久大漸猶慨然曰吾行不畔天天其俾余至此極也疾儻閒乎言已而瞑可哀也已嗚呼古者學校選舉之制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以能者其法精其途一其有司皆明而不惑士生其時孰有抱德藝而負屈抑之歎者哉今也不考其德而徒較其藝以第其甲乙以爲其終身資序之崇庳而較第之者又不皆

明也倖而甲屈而乙者不鮮矣若君者既屈屈矣然猶有所待而不幸不得其壽故卒不獲伸其屈遂其志也其命也夫君娶某氏生一子曰宗方晬而君卒囊無遺貲館人刑部主事姑蘇陸君景義士也厚賻之而鄉人故嘗哀而賻之者尤眾余其鄉試同年也既哭賻之又爲之銘俾其弟某歸以識其墓墓在某鄉某原葬在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孰買不售孰植不茂胡俾子之獨奇而不偶人耶天與職此之咎我銘昭之庶其不朽

送劉參議序

舟之師嘗浮積石道瞿唐涉狂飈怒瀾而克濟者其乘順風蹈平川固傲然若在闤門几席之上然衣袽之不戒而檣櫓之就傾者不鮮矣故君子圖易若難謹終若始然後業樹而不隳名彰而不朽劉君益之始以英資茂學與俊造之選第進士擢行人操己有虞將命不辱聲稱蔚然推轂僉四川臬事已而例改貴州凡司臬事號稱風憲非他官之比苟不能虎視鷹揚震攝山岳是忝厥職前兩道皆夷夏之交地險遠而俗陋惡虺豕所噬狐狸所巢莫難莅者君所至輒屏貪墨鋤奸凶虔劉鑾寇而嫗煦其善良邊圉以寧郡國以理用是奏最陞食正四品祿參議于閩藩其鄉人若大行人邵君震需余序贈之參議職典綏牧無事鷹虎之威而閩不當夷夏之交既庶而富以君之材雖使臥治可也夫閩庶富易治非獨優於兩道雖列藩莫能尙也然攖者潢池之赤子不起於獷陋難理之邦而獨起於此蓋莅官者率以其易治而忽之不綏以德而繁刑重賂以弊之耳夫凡事雖小皆不可忽也一忽萌而百弊出矣況當州牧

方伯之任而受旬宣屏翰之寄者乎周書有言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請爲君今日誦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茇將爲君他日歌之是爲序

農樂記

有農於傅李之墟者寅而興午而饁晡而方息蓄秔秫菽麥瓜蔬之種時而播之勤而灌糞耘耨以斂之時荷蓧行阡陌間歌七月詠甫田賡之以豐年良耜其色浩浩若自得者嘗語客曰吾戴天履地幸生華夏遭治平

之時家有田一成足以供伏臘具饘粥吾業之而樂焉春田水綠頁苗新栽落紅泛其中白鷺時下吾顧而甚樂二麥殆熟薰風鼓之若翠濤蒼波浩渺無際恍然在蓬壺臨碧海也吾亦樂焉時秋雨晴穋將登而穜方茂黃委綠鋪燗若雲錦吾樂尤甚春醞初香堂有賓醉秋賦先足門無吏喧出與樵牧胥怡入與妻孥偕愉吾焉往而不樂稻花麥英吾蘭麝也蚓唱牛鳴吾咸韶也菽葵筍蕨吾八珍九鼎也駟馬高蓋孰與牛背之坦如穹臺廣榭孰與桑蔭之廓如不知代閒復有何樂也因自

號曰農樂云余聞而嘉之古者無不農之民士工賈皆出乎農而民亦無不樂豈獨康衢之民哉帝德降王道衰井田之法壞干戈日尋則有不得農者游談俠烈之徒起而諸侯爲之擁篲士延頸而願交末業之氓居奇貨與王侯埒則有不肯農者矣而農則俛首劬體於畎澮間戴星月蒙霧露或糟糠不給而短褐不完鮮能樂者故非治世則不能以有樂農然農非安其業而無慕乎外者不能樂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故無入而不自得焉農樂者近之農姓某字某雋李之巨室云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士生世家攻道藝專而不易勤而不懈以妙齡盛氣得售文場而踵世科之美非善學者莫之能也鄞章生元益自其高曾以貲雄于鄉至其叔祖節庵先生迺以富民質于京師居五十餘稔著德惇行京人儀之而其於家教也尤篤始教其二姪曰繪曰紹皆與選於京闈紹不祿早世繪第進士累官今爲江西憲副名聲曄然先生近以其所以教二姪者教生今亦與選於京闈夫以

數十年閒一門出三俊士固先生之善教亦三子者之善學歟生旣與選將會試於南宮擢巍科躋膴仕有日矣交游榮之屬文以賀余與生同邑而生之諸父暨憲副君皆學於先大父故兩家世契甚篤而余於生亦嘗有一字之益不可無說以進之也子游有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世之士不患其學優而不仕患其仕優而不學耳古之聖賢方其窮而學也三才萬物之奧禮樂之文五常七教百行之懿格之無不精蹈之無不至矣及其達而仕也直舉而措之耳然其所嘗格而蹈

之者不習則亦將忘之不守則亦將失之蓋未嘗一日而不學也後之學者所格未必精所蹈未必至遂而仕者學而可已乎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生既長于詩禮之家處于京師英儁之藪材敏而行脩聞乎聖賢之學飫矣自是以往倘無自畫而日事於學他時道日彰位日顯覃膏澤於無疆樹勳烈而不朽也將於生乎望之矣生其茂之

送漕運參將楊侯序

余觀三代以降有國者無不事漕漕無不在得人焉漢初與楚相角蕭何給餽餉高祖自以爲不如及都關中歲漕山東之粟始纔數十萬石後至數百萬石鄭當時之渠功亦不細矣唐人轉漕於江淮前則韋堅裴耀卿後則韓滉李巽之倫史不絕書然獨劉晏爲稱首觀其論生財之道本於養民所辟僚屬皆經學之士至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一粒不還思負米而先趨其才識眞有絕人者宋都于汴漕河有四獨汴河爲重初范旻主漕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太宗常獎異之其後若許元若許向若詹宗道亦皆有可書者國朝自作京于燕始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歲百萬石既而議通河漕亦屬平江治之平江爲人闓爽寬毅知書識古今成敗恆以濟人爲心迺浚濟寧臨清之河築南望高郵之隄刻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眞瓜州之潮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于臨清建牐四十有七以畜洩水自淮至于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淺緣隄鑿井樹木以待喝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於海後迺五之而事不擾兵不疲其

法至于今是賴嘗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船夫之弊亦皆可施于今者蓋自有漕以來鮮有武臣典漕倬有勳績如平江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朝之神謨聖德於是邁古先遠矣今上復辟之五年以璽書徵湖廣都指揮同知楊侯充漕運參將侯世家隴西自其曾大父仕元爲湖廣行省參政始家于武昌大父當國初以軍功長千夫父嗣職無祿侯仍之時方童稚竊自念自父以上五世皆一子而大父以職再傳至其身惴惴焉以隕世辱先是懼誓存仁秉廉以世厥職

侯旣果毅有爲而重以此志故所至輒著績用能陟爲夫長以至今官而家有五丈夫子其志之效歟茲以漕至京將還所治吾寅僚撰劉君紹和編脩江君東之與之有素嘗感其惠屬余文贈之嗟乎古司漕之員吾不敢以隱矣今漕事之弊吾其敢以揚哉顧平江之法與其所嘗論者近在耳目尤較然大著侯惟師其所已爲者推其未爲者爲之則漕事濟矣將不與平江並駕而爭先乎聖天子所爲博選遠拔而授副總戎之任者非獨以侯之賢而寵榮之也郊廟禁籞之供百官有司賓

客之饋六軍百工之給皆於是乎繫侯其念之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悲崇丘之翠柏兮驚飈遽而摧之晻遺蔭之孔靄兮芳爾久而霏霏流余目乎宇宙兮渙萬物之皆澌惟哲人之殂遷兮亙百世而猶悲懿檇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頎頎鬚甚口而豐下兮燁鸑鷟之威儀植仁義以爲本兮橫百行以爲枝內敬養而安卒兮外覃惠於孤嫠逐羣英而鼓篋兮入芹宮而游藝聿揮毫於秘丘兮登蟾蜍而擢桂被九重之渥洽兮渺隨牒于萬泉啓聾瞶以木鐸兮敷化雨於閭田育陵莪之菁菁兮破天荒而擢秀收桷榱而遺棟梁兮唱時俗之何繆乘急流而勇退兮就主器之榮養臥北窗之淸風兮醉東籬而撫掌頂垂白以覩化兮近要離而瘞之窆木森已拱兮藹芳問之猶馳獨二郎之高翔兮稱衰職而調鼎惟三槐之德符兮晝垂陰而方永霈貤恩而錫命兮赫五色之天書山川草木其焜燿兮揭日月於幽墟積善有慶兮作德其不朽吾固知聖賢之不余欺兮信天道之不謬唱九泉之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摛采毫以寫恨兮託遺響於

天涯

龍游縣通駟橋記

龍游之治東瀕大溪溪之上有橋曰通駟宋紹興閒縣令陶定所建其制累石爲柱梁以木而覆之石焉每霖潦四集湍流暴悍則石柱輒仆而歷歲滋遠則木梁寖朽故常損壞淳祐中邑人馬僉樞天驥嘗大治之前後小補者蓋衆矣景泰初復爲暴流所壞知縣張惠欲購材鳩以治尼於謗讟無何滿去洪冕代之以橋當孔道凡三楚百粵之商旅傳遞往所必經而屢至損壞以爲

民病乃更爲悠久不拔之制士人謂甃石爲洞門以度水者曰虹規以十虹以屬于兩隄費鉅役般僅成其二適其有憂而去天順某年王君瓚以名進士來守是邑謂茲橋爲民利甚大遂伐石庀工以卒其事於是十虹始具而橋以成其廣十有某尺長千有口百口十尺理緻聳固可歷百世不隳覆之以屋凡四十有二間自天順五年三月至其年八月畢完工不役民出於傭財不斂民出於君之俸餘與民之樂施者故役費雖般鉅而民晏然若不與知咸感戴而稱頌願書其庸以示永久

於是貢士胡超謁予請記惟先王體國經野而其微至于門闕廬館道樹川梁莫不有政教存焉故天根見而水潦竭則徒杠輿梁以次而成有司歲一治之耳其後陳國火朝覿而川不舟梁單子惜其廢先王之教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若是者蓋衆矣近世橋梁之役有司斂財使民常苦其難成而浮屠往往募緣以成之若無難者夫使裔戎之徒得以掠吾先王政教之美者其誰之咎哉君爲邑廉而有能徭均而訟理繕學宮葺公署而卒成是橋其知爲政者與無廢先王之教者與今有司之傑然者與用記其實系之以銘曰

邃古之世其民顓愚川隔道斷各棲一隅雞犬相聞遼若千里不相往來以迄老死聖人取渙始作舟楫因而爲梁民不病涉巧者述之木榷石徛內自都邑達于裔夷姑蔑之墟有溪浩溔溪有古橋介彼孔道暴流喧薄杜仆梁傾如彼萬騎破茲孤營魚龍所家孰敢揭厲一壺千金罔知攸濟豈無材賢取廢而興更二令尹績用弗成廩廩王侯牛刀小試彍義滂仁拯民之瘼叢聚大

土布石在淵玉甃纍起下斷上連下空而圓如十輪月碧波銜之金魄半缺其上平平延袤以廣遍而視焉一砥千丈覆之廈屋以障雨日坐賈征夫如在其室屝屨輿馬鱗萃鳥竄南至楚越北達于燕民曰我侯展我父母涵煦我氓被及孔普祝侯萬年與橋同壽橋也或隳我侯不朽紀侯之庸願文于石太史作銘以朂有職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嚴郡序

凡物皆須久而後見桃李之木春榮秋落而松柏在冬夏青青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大江黃河亙萬古而長在

覩者不于其久而于其暫則桃李乃超於松柏而潢潦之與江河亦有未易辨者人之誠僞事之是非亦必至久然後識者明論者定焉世有假仁而竊義者釣奇以驚世賈惠以結人而張其威以振眾一時聲華騷揚若可畏者久則消沮敗亡而無餘矣誠善之士其行闇然而不耀其政優然而不驚人蓋有慢易而非訾者既其久也則利澤覃於無窮而聲光昭於不朽孟子曰未有至誠而不動不誠而能動者要之誠不誠動不動亦必須久而後驗焉吾友張君邵齡初以禮部主事出守嚴郡余往餞之曰子將何以治嚴邵齡曰昔趙充國往征西羌謂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吾未知嚴之風土何若亦何以告子然吾至彼其初必有毀我者其後或有譽我者子慎聽而察焉以告我我之不能以規爲瑱子所知也既去踰數月果有毀言至踰年又果有譽言至吾徐察之迺知君之莅政若經紀其家撫民若保抱其子而興學勵士用嚴師之條約馭下繩奸若老將之紀律檢躬持操若處女玉潔無絲毫之纇而一皆行之以誠不矯虛譽不蘄近功不惑於羣言不奪於貴勢人始而疑中而解終而翕然附以化故方毀而繼之以譽也昔子產之相鄭也鄭人先謗而後頌之孔子之相魯也魯人亦先謗而後頌之蓋雖聖賢之爲政亦必久而後得乎民也邵齡預知之矣吾何以規乎哉雖然善政難成而易毀道心易放而難收故九仞之山功虧於一簣千丈之隄或以蟻穴而壞可不慎乎邵齡尚操厥誠弗替益進彌久而輝光俾民尊之如其父愛之如其母則房范之績不足書已公卿之選將焉避之邵齡茲以述職來京師將還嚴之士有在京師者相率需言

餞之於是乎言

梅溪處士挽詩序

梅溪處士諱思恂字克恭姓曹氏家奉化梅溪上故因以爲號焉處士幼孤力學孝其母恭其兄勤儉以治家簡易以同物隱居自放年五十有八而卒時其同里項助教怡爲之墓銘一時耆俊爲之輓詩若干首而其子珪集成巨冊藏于家後十有八年珪始以邑庠生充貢來京師持其冊謁余請曰先考植學秉操弗獲在表著之位而不肖連蹇困頓以至今日不能顯而揚之第欲

乞言於鉅公碩儒以闡揚其潛德而子於我素厚不宜靳於言或文或詩則惟所欲余既諾焉而心許其詩序冘未暇也已而君卒於京邸余慟哭之無何其僕扶其柩將還葬來取前冊余潸然泣喟然歎曰吾可以故人之死倍吾心哉昔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欲其寶劍札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不倍其心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夫季札之於徐君僅燕遊一朝之好猶不以死而靳其寶劍況余之於君交已十餘載宜何所靳哉且劍繫之樹將委之途人而序書之冊中猶可遺其來葉吾何爲靳之而倍吾心以負吾故人之望哉嗟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仁者必有後此天道也若處士可謂善而仁矣珪爲之子雖賢而竟不祿何餘慶與後之有蓋天之猶未定者耶嗟乎處士不干仕進考終于家而爲之挽詩者特以其善有足庯齒不及耄猶永歎而悲傷之況如珪之文學而屢困場屋迄今將有爵祿而乃於友乎殞焉其可歎而悲傷有倍萬於處士者孰爲聲諸詩以繼斯冊之後也耶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天順七年二月丙寅融風丁卯風甚戊辰大甚試院火士死者百有十六人鄞樓君與焉壬午夕余夢有求銘君者方爲之序而覺蓋余與君同邑有葭莩之親而交好厚甚見其死之不幸而傷悲痛惜之不已故爲是夢抑或君之靈所感也耶寢起序忘半足成而書之序曰君姓樓氏諱啓字立中樓氏世居鄞自太師越國公异之後奕葉貴顯四明大家史樓二氏爲最而樓氏世濟其美史氏有愧焉至君之祖始以醫生徙京師其伯父儒汎愛喜賓客有信義聲然無子愛君不啻己出初遣從子季父學已而學于鄉博士允隆文益進天順己卯試京闈中選明年會試禮部在乙榜例授教職不就遂爲國子監生居三載復會試及夕火作起趨而避倏從之死焉時其父某方商于遼陽妻某氏病娠三子某某某長者方十歲門庭闃然其姑陸夫人姊吳孺人爲之治衣衾而姑之夫刑部尚書陸公廷玉姊之夫刑部主事吳君顯爲之棺斂茶毘收其骼將返葬於鄞之某山祖塋之側某人求余銘之嗚呼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故死非難處死爲難若大夫死衆士死制斯處

之當也君少好剛負氣長乃務爲恭遜樂易之行然其所養實剛以大使其顯庸於位以建勳業或不幸而死於制死於衆以樹大節猶可也今乃生不及庸死不及處舉泰山而鴻毛之其可歎也夫其可悼也夫其可使人疾首酸鼻而長號大慟也夫夢中所述大略如此覺而爲之銘曰（銘闕）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九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送王充獻陞山西憲副序

吉安王君充獻以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久之陞郎中習於法比而以欽恤之意用之多所平反屬楚有大獄久不決奉詔往按一訊得其情揮霹靂手辜者服冤者釋朝論才之既而超擢山西憲副將行諸同年相率餞之而屬余以言余亦忝年末居又鄰比而相好何靳於言顧所以屬者豈欲余殷勤道別爲兒女子之情而君亦豈欲味諂言而以規爲瑱耶請以法語昔賈生有言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割擊剝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誠可謂善喻者但其言以漢之諸侯王爲髖髀而欲文帝斤斧之則過矣天下固有髖髀之所人主固有當用斤斧者所謂刑罰威戮類天之震曜肅殺者非斤斧耶憲臣者奉人主之斤斧而用之天下者也天下有尊官大僚方命圮族者有掊克剝截元元者有執左道以亂政者有寇賊鴟義

者有彊宗豪右凌虐孤寡者有作邪行以敗俗者有爲訛言異服淫聲奇技以疑眾者是眾髖髀也是當用斤斧者也今聖皇御極百僚師師薄海內外皆風恬而俗熙日趨於三代之盛固無所謂髖髀也然爲憲臣者顧可遂棄其斤斧乎抑余聞之用斤斧者必先加諸砥用刑戮者必先正其德已德不正而欲刑人是不厲其斤斧而用之不缺則折充獻往矣尙早夜磨厲之三晉之墟人望而畏之矣

吳越勝覽序

浙江僉憲陵川和振綱考績來京師以吳越勝覽圖詩屬余爲之序余其同年友也不可以辭按吳越古二國也吳自周太王子泰伯奔荊蠻而君之傳二十有五世而爲越所併越自夏少康無餘封於會稽二十有餘世至於允常自允常入傳而爲楚所滅二國之封疆載於春秋內外傳及前漢書備矣後世所謂三吳三越者析言之也漢末三國之吳殆有二國之全而五季十國之吳越僅得其什一耳今四海一統而浙江一藩實據古吳越之中屬郡杭嘉湖嚴皆吳分而金紹寧台溫衢處

皆越分也其地多望山名水而大海環其右浙江界其中山則有若會稽四明赤城鴈蕩太微玄蓋之天金華寶陀方蓬之島或連或對或嶼起而特立其高軼雲其大敵日其奇秀舞龍鸞而張翠錦至有妙絕不可名狀者古聖賢仙佛之躅往往而在其產多金玉石英鍾乳紫芝碧桃松篁之美琳宮金刹翬飛於浮嵐暖翠中縹緲在望遠方之人指以爲靈區奧境莫能至也水則虎跑之泉龍湫五泄瀫溪繡川剡源九曲鑑湖笠澤之類鏘白珩奠碧璧倒銀河而瀉之無不可愛或一鑑萬頃

匹練千里涵芰荷而泳鷗鷺繡帆畫檝之所萃至於海則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吞百川而納萬象鼇氣龍光蛟鱷百物之怪揮霍旁午觀者爲之目眩神悸浙江之潮轟萬雷走銀屋而畫鼓紅旗飛鳧綵鷁出沒翻舞於其內尤爲天下之奇觀自餘園林臺沼殊未暇列蓋四方登覽之勝莫有尚於玆者振綱之僉憲也時以其職事徧歷諸郡凡土田物產士女城郭宮室甲兵禮樂材賢之盛風俗之淳懿既皆觀省而施之政矣至遇山水之勝亦必按轡徐驅締觀而恣覽或乘輿入林麓捫薜蘿逐猿鶴挹煙霞之清聽潄泉枕石竟日欲忘返此吳越勝覽之圖所爲作而縉紳詩歌之也夫山水恆爲幽人逸士之所樂而達官貴僚溥志於功名鞅掌於訟獄非其才敏有餘裕而襟宇之曠達則不暇以覽振綱可謂賢於人矣雖然瞻河洛者必思禹功游卷阿者必頌王德振綱之所以得爲是覽者亦由聖明在上萬邦協和而百工庶府皆安於無事之域故張輪不埋而問以代靈運之屐有足樂者夫既沐軒冕之榮而又得兼山水之樂於是見上之德恩至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振綱何以報上之德哉惟懋敬厥職仁敷而義宣俾民物滋盛風俗益淳以增吳越之勝是望書此以爲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族譜蓋古繫世之流也所謂繫世者序其世而定其繫于以辨昭穆諧親疏若帝繫世本之書是已周官小史之所奠瞽矇之所諷皆是物也夫小史禮官瞽矇樂官也周人於繫世必使禮官奠之樂官諷之者蓋世繫既明則昭穆不相亂而親疏不相離不亂則有別而序禮之道不離則相親而和樂之道也是可使他官得掌之

乎然則繫世者先王所以道民和序俾日趨於禮樂而不自知者也豈徒定其本聚之近遠第其閥閱之高下而已哉後世族譜之作猶有繫世之遺法蓋非好古而說禮樂者莫之能也或者濫而無徵夸而不實則昭穆失其序親疏失其和非禮樂之道矣譜云乎哉有國子潘生璇介余友文學劉君濬謁余請曰生始遷之祖諱習仕至大理評事家括之木溪壻于溫之南溪王氏因徙家溪上金倉山二子伯曰泰析居梧岡傳至生父十有二世矣仲曰誠仍居金倉傳世至諱谿孫者又析居

郡城之樂湖餘居金倉如故族一而三之世傳滋遠族人滋蕃生父懼夫昭穆之不辨親疏之不諧也迺自始祖而下悉書之以爲譜焉生父字嘉禾達於理而敦於行嘗創祠堂置圭田建義塾以爲奉先收族之計良厚爰及是譜參稽備錄歷年而後成敢干先生一言以序余觀其譜不濫不夸庶乎好古而說禮樂者之所爲也凡其族人尚因是而興於序和一歸禮樂之道窮有守而達有爲斯譜之光也不然玷斯譜矣書是以爲序云

湖山歸隱賦

御龍氏之苗裔兮樹華閥於衡陽射澤宮以佐郡兮臨頻濱之舊疆持三尺以讞兩造兮繽簿書其鱗萃晨興先乎鳴雞兮夜秉燭而長喟渺乘軺於屬邑兮託芥命於鯨波掩鈴閤而燕息兮愁颶癘之侵加懿西極之龍駿兮精倣儻而權奇欲覉雲以追電兮纆牽長而累之縹九霄之玄鶴兮攣樊籠其不可以久處時矯首而長鳴兮思翺翔乎玄之圃惜桑榆之末照兮嘉倦鳥之知知還爰脫簪以揚袂兮指故國之湖山湖之水兮浩渺蕩漭淹涵魚龍兮顛倒日月上有羣山兮迴合離立凌

摩顥蒼兮雲薈霞蔚茲一區之攸在兮微柳栩而花扉吁去此而遐邁兮閱十年而始歸波鱗鱗以迓舟兮嵐霏霏而迎袖慨三逕之就荒兮懽水木之增秀仍芰荷之舊製兮襲蒔苔之往躅合羣鷗而尋盟兮重託友於麋鹿睇祝融之秋月兮凌望盪之春濤時浩歌以長嘯兮醉萬石之香醪答漁唱於蓼灘兮和樵歌於木嶺聽鼓鐘之嘈呟兮羌何異於黿鼉惟人生於宇宙兮瀕江漢之浮萍功業不足以恃兮富貴不可以恆斯帝秦而五刑兮信興漢而葅醢胥含恨於屬鏤兮援輿謗於薏

苟達人識其會兮翩勇退於急流矧鐘鳴而漏盡兮肯夜行而不休蠡扁舟而五湖兮廣揮金以娛樂翰思吳之蓴鱸兮潛放懷於松菊挹芳風其不遠兮追逸駕而齊之覺今昔之皆是兮諒出處之惟時日囂囂以容與兮舉萬物而皆忘見五色之雛鳳兮聲喈喈於高岡采昌陽以爲羞兮掇芝苓以爲粮庶希蹤乎彭聃兮與湖山而齊壽

夫子畫像贊（有引）

嘉禾魏生輝介上舍沈君瑤來謁手一軸請曰此吾夫子畫像也願一言以贊之余受而懸諸堂百拜敬瞻焉中坐而鼓琴者爲夫子豈其操龜山操將歸耶抑操猗蘭操其人之黯頎曠如奄有四方者乎拱而侍者爲誰豈誾誾侃侃與行行者乎抑志在千乘志在方六七十志在宗廟志在浴沂而風雩者乎趨而前者爲誰豈互鄉之請見者乎抑闕黨之將命者乎余皆不能知或者以爲像杏壇時也杏壇事見莊子漁父篇稱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漁父聽之招子貢子路與語笑而行孔子追及語久刺

船而去莊子大抵皆寓言矧此篇不類識者以爲後人私撰則玆事迺子虛烏有類耳是像四子侍立與所謂讀書者漁父與語者皆不同且有童子而無漁父不知繪者果何指也古人論贊夫子者若顏曾若子貢宰我若孟荀若漢以來諸大儒之論美矣大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愚生小子安能復措一辭於其末哉然不容已乃摭拾陳言而綴之非敢謂贊夫子也以塞君與生之請焉耳

大哉夫子克配二儀卓冠羣聖道德之隆也述作六經啓迪萬世功業之崇也百王師尊四海廟祀食報之豐也當時名賢後世儒碩宜矢口而贊美肆筆而稱頌也蚩蚩晚生譾譾末學第知沒齒鑽仰而無窮也恭拜遺像繆綴陳言譬之譽日月之德而繪天地之容也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吾鄉素多士其出者率能樹丕績揚休光而其處者皆有君子長者之德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耆老魁宿僅見一二先進亦多有足尚者至於行義文雅足以高視一鄉言論風采足以振聳羣輩抱才而不售秉志而不同

者吾獨於蒓湖吳處士　見焉蒓湖者古小江湖之浦去吾家纔咫尺地甚幽勝而其宅有水竹花石之美君又喜延當世大夫賢士余過從數數故得知君悉也君孝其親友其伯兄教其子以學嫁其仲兄之遺孤女與己女人不見其有薄厚焉其所居堂曰治本軒曰春意名流皆爲之賦詠聯爲二大卷間爲盜攜去盜所攜他物甚夥一不問獨慨惜二卷甚他日盜以歸之喜謂人曰偷兒殊可嘉吾得吾寶玉大弓矣庭木一古盤檜特奇勢豪爭欲得之君曰此吾先世手植不可失也百方敓

之卒不與然至賙窮振乏拯人之急則不計財力爲之宣德中有司委徵一歷之賦歲侵民不能輸君罄其貲得白金數百兩悉代輸之正統中歲饑復輸穀二百石助官賑貸而私貸於鄉者殆無虛歲償不償不計也嘗夜舟見人狂走於道若爲厲所惑者君亟艤舟救之舟人諫不聽窮追數里及焉其人已瀕死載以返藥而活之居數日方愈百稽顙而去君貌偉岸與人言是是非非無所苟自少涉獵藝文老猶不倦有治事長才郡邑交辟從事不就以貲從籍京邑仲子桓代之歸數載以天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八君諱江字志浩號柏庵其先自姑蘇徙鄞之東郭曾祖某祖某徙蒓湖父某皆不仕配徐氏先卒繼朱氏子男六長栗次郎桓次椿次楀次棠次棣女三長適鄉貢進士陳淳次適陳復次尚幼桓舉京闈薦胄子將有祿養不逮聞訃告歸奉國子助教項君怡狀泣請銘君行宜銘而

余與君且故義當銘銘曰

華之綏留不揚于時實之㝡斂以須其胄

集義堂記

凡物不可多求而恆聚多求則損於人恆聚則累於己其能保有以遺其後者鮮矣平泉之草木不一傳而遂失之郿塢之珍藏曾不得以畢老他可知矣若夫求之多而於人無損聚之恆而於己無累可以淑身可以裕後可以覃被萬物者其惟吾性之義乎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此特義之大端耳其精則自吾心之制以達於動靜語默之當而其粗則若周貧赴急死難立孤凡事之所宜爲者皆是已馮諼之折券虞卿之棄印程嬰之立趙

孤嬰護之養呂公此各以一義而得名者至於段干木之在當時千乘爲之軾廬而諸侯爲之止戈人固謂其富於義矣然猶未能如孟子輿也子輿集義以養浩氣當大任而不動心德莫有尚焉其在當時則從者數百而諸侯師之在後世則廟食于終古而苗裔至今猶有祿爵非集義之所致耶凡爲商者比財爲農者比穀而爲士君子者比義義之多寡大小士君子之德之差也兵法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士君子之於義也亦然永新龍田賀君循環者亦好義之士也平居睦姻族恤里鄰行義蓋亦多矣往歲大侵道殣相望君遂輸粟千斛以助官賑貸朝廷旌其義而錫其冠紱鄉人榮之君不以自足榜其堂曰集義蓋將益行衆義以求爲全德之君子也年既耆艾天不憖遺今已在九原不可作矣而其七丈夫子自恭已以下皆能繼述之而不替亦君行義之所報歟恭已輩仰華構之猶新懼先德之不白令從弟儼求文以記余因論述之且告恭已輩使日征月邁以圖無忝云

童君原璞壽詩序

凡人無不欲壽故凡愛其人者無不祝其壽夫壽蓋定於天賦之初非有智力之所能損益者祝有益乎昔者武王夢天帝與之九齡文王謂之曰齡年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其後齊景公謂柏常騫曰子之道能益寡人壽乎曰能益幾何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有徵兆之見乎曰得壽地且動已而地果動然則文王乃能損己之壽而柏常騫則能益人之壽壽果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耶則祝誠有益也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然世之見祝者未必壽而見詛者未必不壽盜蹠誰祝而顏回孰詛之耶然則壽果定於天賦之初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審矣故柏常騫不能不屈於晏子而武王九齡之說陳澔亦明辨其誣焉夫壽固非以祝而益然凡見祝者必其人之善而可愛者也壽非可以詛而損然凡見詛者必其人之不善而可憎者也君子聆祝詛之辭亦可以覵人矣蘭溪童君原璞與其配孺人鍾氏壽偕六十其仲子俊方以賢能書名于天府爲求羣搢紳之詩以祝二人者之壽萃若干什屬余序之夫六十下壽耳而諸詩之辭

或祝其中壽或祝其上壽茲有祝其與安期羨門爲伍與婉佺羅郁爲儔者何其愛之深耶蓋君以儉慈婣睦之行敷於外而孺人以柔嘉溫懿之德脩於內教成其子名聞于人故人愛之深而祝之至也誦茲什者亦足見矣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賀素軒魯公封戸部主事序

水居下而潤物其盛也則蛟龍生之而雲雨出焉至夫雲油雨霈充浹于上下則水益以盛浩漾汪洋浴星辰而涵日月其所以長裕輝益之者固其所生而出者與

士君子善有諸己施諸家溥諸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至其子姓蒙其教誨藉其流慶以都表著之位已因得以享其祿養受其貤封富榮以佚老者何異於是哉老聃有言上善若水詎不信然素軒魯公伯眞幼稟淳懿長而滋良雖名在尺籍伍符而治身正家有士君子之行生六丈夫子其仲曰能擢進士官戸部主事以年勞推恩封公如能官鄉人榮之屬文以賀余觀乎公殆所謂上善者與公之善行衆矣書其一節之著者初廣東有海寇陸梁將入浙會鄉氓趨城者麇至主將疑之不欲納也公時以隊長監守門力爭固請且以其家保之遂開門引納凡千數百人皆賴以免夫民閭居族處子草野中卒然寇起避而去之惟恃城以爲歸也門者疑而拒之則彼將焉往是縱之傳虎翼驅之膏虎牙耳其何忍也然非炯見高識宅心之仁厚者孰能坦然無疑而慨然容納之哉自昔軍旅之帥蓄疑存忍拒方來之衆殺已降之徒至於稔禍其身流毒于子孫者多矣公特一隊長耳迺能開門納衆俾千數百人皆脫於鋒鏑之下錯諸衽席之上與彼一何異哉卽是一節亦足以

致子姓之貴而受貤封之榮矣況其他善尚有足稱者乎昔宋太祖嘗疑魏州節度符彥卿有異心遣知制誥王祐察之祐還奏彥卿無他願以其家百口保焉祐後至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而仲子旦相眞宗十有八年衆子諸孫亦顯貴奕奕當時大家鮮或與儷論者以爲祐之陰德所致由今觀之祐以其家保彥卿一門而公乃以其家保鄉氓千數百人其事之難易陰德之寡多較然可知矣然則魯氏之慶詎可量哉余故表之以勵世之作善者

雙桂堂記

蘇之嘉定有晳姓曰徐徐有二子曰忭曰慱其進退一成規一成矩文辭一中宮一中羽皆以賢能書名于天府於是邑大夫龍君遵敘題其堂曰雙桂蓋託物以美之也朋徵余記惟人物之生皆天地至和之委而萬有不齊雖同蔓之瓜不能無小大焉同柯之橘不能無甘酸焉同幹之柳不能無短長焉以周公爲弟而有管叔以柳下惠爲兄而有盜蹠蓋同氣而競爽者亦鮮矣幸而有之人則歆豔而託物以美之若崔氏之兩鳳陸氏之雙

璧平與淵之二龍是矣雙桂其殆是乎離騷之作首嘉三代之盛而取香木芳草以比君子桂在列矣至悼世俗之衰而君子之變節則自椒蘭荃蕙以至揭車江離悉以次而書罪而桂不與焉桂其君子之尤歟夫桂森挺以昂霄而揚芳華於宇宙凡酒醴之味醫藥之用棟梁舟楫之具其資於世大矣而桂皆足以充之四時之變雪霜風雨之淩虐萬物悉從而靡也而桂皆不顧信非蘭蕙所能班矣豈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世之君子或材藝溥洽遇患難而不能有守或操履剛貞處政事而不能有爲者其慊於是矣桂爲君子之尤非耶今二子年方盛而氣方銳莫能禦其進也苟充爾才礪爾節而不止其不能爲桂乎騷有曰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今聖明在御三后之世也二子苟爲桂焉以進乎衆芳之列翹然出於椒蘭蕙茝之上使天下仰之後世誦之則雙桂之名與二龍兩鳳同不朽矣二子其交懋之無辜龍君之美與余之望云

送鄧淳安序

有一言可以盡長民之道者曰愛之而已今夫農之於禾也耰而糞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螣朝灌而暮溉何其勞耶圉之於馬也潔除其廄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飲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於牛羊也時其水旱安其寢訛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憚煩耶蓋農愛其禾圉愛其馬而牧愛其牛羊惟其愛之也故爲之所者無乎不至焉耳世之長民者惟不愛其民也故役之不閔其勞賦之不虞其匱刑之罰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橫征暴

欽劍膚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於不愛而已苟有一愛之之心則見其飢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疾痛也必思所療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繩之其賢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衞之將如父母之於子爲之深謀遠慮而憊精疲力以爲之矣豈直若農之於禾圃之於馬牧之於牛羊而已耶夫農與圃牧之於禾於馬於牛羊各能致其愛也何長民者之於民獨不愛之耶人之情

必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此重則彼輕矣長民而不愛其民者蓋於他有所愛焉愛其位之尊也愛其財之富也於凡可以致尊富者蚤夜謀之而不暇於愛民蚤夜爲之而不免於害民若然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覬乎苟愛其民而俾之樂其生不失其性則民戴之士頌之大臣揚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祿日以厚雖欲不尊富不可辭已然君子之愛民者豈以是爲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賦我以才智固欲我愛斯民而覺之王之寵我以祿秩亦欲我愛斯民而安之也吾知撫同胞恭王命耳他何計焉是非學道而行之者不足以與此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嘗聞之矣其宰武城迺能以禮樂爲教變甲胄之俗而爲絃歌之聲學道之驗概可見矣然則世有謂民之難治者非教養之不至耶教養之不至者非由於不愛之耶不愛之者非不學道之故耶巴陵鄧君宗器以名進士拜尹淳安其士民戴之同一心頌之同一口蓋六年于茲矣考績吏部書最言還淳安之仕于朝者喜

其將終惠于茲也相率屬言以餞余知君嘗學道者也愛人者也善教養者也將尊富而不獲辭者也故書是以美之且以勖其成焉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均之爲仕或居崇處要簿書鱗萃其前冠蓋輻輳其門竟日鞅掌而不遑燕息或職清務簡門可羅雀日雍容自如以從事於道德文章寓情於詩酒花竹泉石之娛有不知城市之爲囂簪紱之爲累二者之爲勞逸蓋不侔也勞者人情之所惡逸者人情之所好宜其避勞而

就逸也然世之恆人惟恐不獲崇要之職甚至乞墦媚寵以求之而不恥一授以清簡之地則強者憤於色弱者慊於衷怡然而樂就者蓋鮮矣豈其情固好勞而惡逸哉蓋惟權利之是視無擇於勞逸耳夫勞者權與利之所兼在而逸者無一焉彼特視權利之所在而趨之故其求之也雖知其勞而不顧其得之也雖苦其勞而不釋豈不知逸者之爲樂哉徒以權利之足榮有過於逸之足樂耳向使逸者兼有夫權利則所謂揚州之鶴也彼能不攘臂而爭先哉故無慕於權利而甘就於逸

樂者所以見貴於世歟餘姚徐君天錫性斂而行脩學豐而文偉以邑庠生擢進士高第其鄉曲故舊列在顯要力足以攘權利之任而君退然不與人競乃拜南京武選主事以行武選素要劇而在南京特爲清簡天錫得之甚慊豈以逸之足樂有過於權利之足榮歟此其人固可貴已雖然君子固不爲權利而趨勞然至於建勳業流聲光於天下後世則非可以逸而坐致之也昔者陶侃之爲廣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疑而問之則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是以勞耳蓋古之君子未嘗處逸而忘勞也以天錫之賢非可久於逸者將有不任其勞之日盍圖所以待之哉君之行其鄉友若刑科給事中夏君時者需文贈之余亦知天錫者故進之以規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擬招辭招贈編脩陳公□也

哀若人之骯髒兮黯壇鬱其不揚犬狺狺而羣吠兮隼橫擊而翾翔偭吳城之燕堂兮嬰遼海之虎落忳侘傺以流亡兮念首丘其不可獲魂埃揚而猋逝兮縹縈縈其疇依吾籍上帝之寵靈兮命巫咸其招之招曰魂兮歸徠遼海斗辟何若吳中子所知些上下四方又遼海之不若些魂其歸徠無止于遼無上陟下降無四方遊些東方日䯌沙海浩漾些鯨呿螭奐鼉負山以抃些天吳頷頷九首八尾些魂其歸徠無遊東方些西方泱漭多諸妖幻些佛黨魔王更戕迭毀些人狗蛇尸化爲華鬘酬瓔珞些闤闠之隈日所不燭晝冥冥些魂其歸徠無遊西方些南方赫炎赤地千里些暑門嵲嶪不可以陟些巴蛇百尋狂噬巨象些魃蜚畢方朋度朔以趨些魂其歸徠無遊南方些北方塞翠冰雪所積無冬夏些沙漠不毛亙萬億里些魑魅罔象白晝羣行攫弱鬼以充腹些魂其歸徠無遊北方些天門九重其高不極些百神衛呵疇敢闖些燹火律令收戮鬼魄爲微塵些風伯雨師更嘻迭嗔些魂其歸徠無上天些下地幽闇有阿鼻獄些刀山劒林火池熇些羅刹夜叉逞淫毒些魂其歸徠無下地些魂歸徠乎入閶門些高閎廣堂鬱若雲些蘭楹桂梁紫檀楣些璚墀瑤碣鐲埃墻些珠櫳玉櫺交綺疏些嶢榭緣雲飛陛凌虛些曲房奥闥繡幕張些魂兮歸徠安以居些芳稷華黍精稗炊些露茹霜蓄饔以甘些犓牛腴蒸熊蹯胹些鷄髀鼈殘和之以勺藥些頳尾赤鬐霜鍔縷切溢金盤些江珧石華窮海之錯些紫椰丹荔含璚漿些金壺玉觴和醴酪些餅餤粔籹遜鋹鍠些魂兮歸來恣所嘗些蜀錦魯縞閒吳綾些玉纖金縷工翦裁些曲袷方領長襜褕些組繡五色赫熚煌些朱芾在股紆錦綬些腰以銀黃垂三組些金璫附蟬冠切雲些赤舄几几絲絇雙些隼翠狐白禦冰雪些龍綃一襲辟炎歊些魂兮歸徠時而服些吳娃越婠充閨房些螺鬟雲鬢不屑髢些曲眉豐頰目層波些皓齒丹脣巧笑倩些金翠首飾綴木難些被綺揄紈尙之以

纂綉些蜚襳垂髾紛綷縩些羅襪繡履步裔裔些肌理細膩骨肉勻些沐芳浴蘭薰麝臍些傅粉塗脂抹螺黛些皙若藍瑛煒乎如春華些南威紫衡不足程些魂兮歸徠鳧藻趨些陽山嶢崝軼霄漢些虎丘天平洞庭接些龍門劒池峯卓筆些銀房石室紫泉白芝仙靈之所宅些神鉦鏗鍧白虎踞些震澤滉瀁望不見水端些滔天浴日生霧雨些魚龍黿鼉鼓濤波些洶湧澎湃轟雷車些天晴日華一鑑千里些姑蘇之臺麋鹿遊些琳宮寶刹儆靈祠些金碧輝煥灼雲霞些勝囿名園廣臺榭些瓌花琦木泉石奇些幽尋勝選不可極些魂兮歸徠肆遨嬉些燕寢凝香鼓嶧桐些濡墨伸紙工篆籀些龍跳虎臥蛇蚓縈些古器旁羅窾刻明些唐鬲虞敦夏璜殷卣雜仲姞之匜些金奩玉軸寶丹青些五木雙陸丹朱之奕費景光些藏鬮投壺歡以酣些八音鏘鳴諧六律些雲門咸韶繼以韎樂些魚龍蔓延百戲陳些撥頭角力拗腰瞋面壹若神些緣橦蹩瓶履高絙些吞刀吐火怪變百出駭膽慄魄些窟礧蘇葩弄歌舞些魂兮歸徠飽娛樂些鄰侯之書充棟宇些雜家異端安足齒些

六經四子載道之航些如大明中天照萬古些伊洛關閩遡魯鄒之源些常倫各五天所予些心存躬行達之天下些生爲賢聖沒爲神些魂兮歸徠趨大道些亂曰上穹下壤兮人中立而參何弱質之不永兮曾不逮乎椿杉一氣之散兮杳不知其所適豈化爲異物兮抑歸於無極將魂魄之有在兮爲鬼爲厲爲神明正直之神兮炳威靈於千世家廟其存兮祭祀以時魂其歸來兮慰孝子之思

貞齋記

大行人邵君瞻宸亟言於予曰吾叔父有名珉字韞珉者故翰林檢討諱某之六世孫而於潛知縣謙光之庶孫也其爲人天禀剛直不與俗羣讀書學問有志於正道隱居里閭泊然自守甘言尤物不悅于耳目詭談邪行無所出于其躬年既耆艾確而不渝嘗名其燕處之室曰貞齋表厥志也祈先生一言以記之夫貞者正也陽之道天之德而人之性也自天地之觀日月之明雨暘寒暑之若山嶽河海之流峙萬物之職職一本於是而況於人乎故天子不貞則四海風靡諸侯不貞則一

國從之卿大夫士不貞則無以匡上而率下庶人不貞則使令不行於妻子故貞者萬物之本庶事之幹也貞之道大矣而人稟有純駁得有淺深守有久近施有大小而所處之地所遇之時有崇庳否泰之異則其貞不能以一律故易所論有武人之貞有君子之貞有幽人之貞有童僕之貞有小貞大貞有可貞不可貞又有利於不息之貞者由是觀之聲律身度體道用義四海之所儀刑萬世之所取正若堯舜孔子者聖人之貞也心必端身無不正得志則敷政以格君不得志則立言以

格俗如三代之良弼鄒魯之大儒者所謂君子之貞也立朝有位而不貪如子罕直諫如矢魚奉使致命如解揚臨難死義如孔父荀息者忠臣志士之貞也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冒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者武人之貞也脫屣塵埃之外飲石泉而蔭松柏履道坦然終老不涉於險者所謂幽人之貞也居常有二南之風處變有柏舟之誓瑩潔而無纇者婦人女子之貞也是皆貞之大且不息者餘可推而知矣夫貞固不一如此然凡貞者則天命以全人極以立不淑乎天下必化乎鄉鄰不獲乎人必得乎天不揚於當時必昭於後世譬之松杉竹箭雖有巨細之異莫不干雲霄而傲冰雪其或憔悴槁死亦挺立不屈矯然若生視彼枉棘邪蔓回紆宛曲以矜其秀者何如哉若君者殆可謂幽人之貞矣使其有位肯枉道徇俗以爲吾赤子之病哉予也學不足以達乎時才不足以適乎用塊然獨守乎貞久矣安得闢閶闔引長風噓君以來相與共趨于斯道也耶謾爲之記

送尚寶司卿凌君尚義使安南序

皇明聖德如天奄四海內外無不在覆臨之下安南爲

國僻在西南陬古所謂雕題交趾之蠻者自昔稽顙稱藩歲脩鮫革蚺膽之貢于庭陪臣象胥奔走恐後朝廷每有詔命必遣侍從之臣有威儀文學善辭令諳大體者持節往鎮撫之茲惟故常今天子嗣大歷服將誕布新命於其國慎選持節者於是尚寶司卿凌君尚義拜賜金織麒麟服燕賚以行朝之卿士相率張崇文門外餞之爇定酒行執爵者言曰古者列國交使或難于行況踰越嶺海蒙犯颶霧蟲蛇水土之害去京師萬里入蠻夷不測之境哉今我列聖百年之治昭格于神人休

徼日滋壽嶨日益消弭山夷道坦海波伏而不興雖荒邊遐徼之外駟牡馳軼如在國中康莊之衢絕不見艱阻且天威赫揚聖澤汪濊旁達于八荒已久使節所屆若挾雷電而注雨霖於焦土孰不震駭而忻怵用爲君賀抑予聞孔子論使以專對爲能以不辱君命爲貴君往尙圖所以宣我王度昭我帝德之隆與新政之赫赫者論必揚辭罔不臧郊勞聘享務盡其禮容色進退周旋務中其度裝送之賄悉麾而去之俾下國君臣黎庶咸改觀易聽稱歎悅服而嚮慕之不已庶相率歸仁納士復如永樂間乎用是爲君規君曰諾遂各爲詩以贈而余爲之序

贈進士張暉吉序

象邑張暉吉旣舉於鄉遂擢進士高第其友若董自修輩將往賀之乞言於余曰先生將何以贈暉吉也予曰亦厲之學而已矣自修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暉吉往在門牆侍函丈固宜厲之學也今者行有官守言責以躋崇階要津且將晨夕服勤乎王事匡弼乎帝謨康濟乎四海矣其可復事於學而庸此厲之乎予曰此正所以厲之也古之聖賢家而國卑而尊夷而險無一處不學焉自幼而長逮老而沒無一日不學焉自晨而興至夕而寐無一刻不學焉其所學者非挾冊而誦數也非搦管而摛辭也又非以吏爲師而章程法比之是習也其要在治其心而已矣夫心統七情五性以宰百骸九竅而接萬物庶事之變出入无時存亡靡定莫難治也士方學時窮理以致其知謹行以養其性自謂其心湛若明鏡屹若泰山可以當大任而無疑懼矣然至於膠擾放紛之臨聲色貨利之誘死亡患難之逼心或不

治則往往舉其素而喪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故有位君子必益窮其理益謹其行勿惑於膠擾放紛勿奪於聲色貨利勿怵於死亡患難而極主之以敬存之以誠旦省而夕察瞬養而息存無斯須之不愼焉則心無不治而可以決大議可以建大業可以聖元后可以熙萬邦可以佑化育可以與穹壤參矣古聖賢之所謂學者學乎此而已也揚子不云乎學爲王者之事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久矣夫孔子聖也堯舜禹湯文武君也且猶汲汲皇皇於學而未嘗已況下此者

乎然則子於暉吉安得不厲之學也自修曰然則子產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非歟子曰彼所謂學非吾所謂學也於是自修拜請書遂書之

桑榆晚趣詩序

雲南僉憲金公舜臣夙以端厚老成之德公廉果毅之政颺歷中外聲稱鬱然今年纔五十有七遽抗疏致仕僉謂公齒髮未衰膂力猶壯正宜陟崇階都重位以弼我聖天子之新政而公毅然不可留也肆莫不高之時其二子孟曰文官刑部副郎仲曰忠擢進士高第皆光顯于時公去之日刑部拜乎左進士拜乎右公卿大夫前後出祖輿馬紛乎其交馳也冠紱煒乎其相輝也又莫不榮之於是交贈以桑榆晚趣詩若干什屬余爲序淮南子曰西日景在樹端是名桑榆後人因以爲年老之喻如曹子建所謂年在桑榆閒影響莫能追者是已夫天下之事必履之而知見之而識乃能言之耳故江湖之舟人不能談山蹊之曲折而沙漠之騎士不能論川流之淺深今余之年蓋猶拂於扶桑而至于曲阿耳其能知桑榆之趣而言之耶雖然竊嘗聞之矣請爲公髣髴言之而公亦髣髴爲余聽之夫君子學以爲己非有志於仕也暨學之已成道足以康濟天下才足以斧藻萬物然後出庸於世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有宵旰之勤有簿書之擾敲扑之喧有將迎趨走之勞有無疆之恤有不測之虞遑遑焉不能以一朝安也是惟壯且強者乃能勝之至於桑榆之年則智慮衰而精力倦鮮有不動息肩之念而圖解組之行者矣幸而遂其所圖歸休於桑梓之墟圭篳之室寢興自如嘯歌自得袞葛之服惟其時滑甘脂膏之羞惟其欲子婦祇敬孩嬰歡趨童僕奔走而承命賓客故舊之至笑談以相娛琴奕觴酒以相樂或攜几杖命舟輿遨遊於名山勝水華麗之園攬雲霞醉花月掬泉而飲掃石而臥蒼顏白髮施施于于舉萬有無足以累其靈臺者眞所謂拍洪崖挹浮丘而遊于蓬萊之巔閬風之苑此則桑榆之趣也然而得其趣者鮮矣蓋仕焉而中道夭者不能至乎此其嬪屯離蹇者不足享乎此而貪位固寵者又不肯就乎此皆可歎哉予讀張茂先詩有曰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是亦有志於此而其

散髮抱杖聽鳥翫魚之句又可謂善言桑榆之樂矣然卒不能行其志遂其樂以辱於倫秀此孔子所以歎知幾之難也茂先且爾況其下者乎今公勇退於急流之中蟬蛻於塵埃之外懸車故鄉以養高壽固已得桑榆之趣矣而況二子懋德以養其志豐祿以養其體又足以駐其桑榆之景宜乎搢紳君子詠歌而稱歎之也詩凡若干首錄如下方

怡愉樓記

先王之治民也井天下之田而均其宅里每夫必授五

畝之宅父子得以異宮而宗族得以聚處何其裕也五比十聯相保相愛有徙亦不出其鄉而保愛不廢又何其親也後世田宅無制富者崇垣華宇聯絡巷陌而貧者至無閭廬以避燥溼寒暑中家子姓繁廡列房如蜂窩不堪其隘力不能增拓及徙則惟鬱鬱浩歎而已雖力能拓而鄰里無閒室則不免徙之寬鄉遠郊去其家或數十里或數百里之外於是遠其父兄宗族而養祭不及偕燕處笑語不及共寧無懟然于中乎然則有力而能徙徙而不出其鄉與父兄宗黨不相遠者其樂可勝言哉寧海呂君琬字彥璋自其先卜築于邑之市南五世其昌居日以隘君乃別購地一區在其舊宅之北百餘步所創爲重屋十楹以居之屋高而明深而廣以眺望則無障蔽之病以居處燕集則無湫隘之歎而板輿之臨甘毳之奉塤篪之合蘭玉之遨嬉無間於朝夕若未嘗出乎舊宅之內君甚樂之而凡其天屬之親亦無不樂於是也故榜其楣曰怡愉之樓因其弟彥成與予友善求記於予而予不能辭焉夫爲樓居不以取快於江山風月之觀而以樂其天屬之親爲樂非素敦乎

孝弟者其能然哉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所謂天性民彝者也彼德色於耰粗尋斧其本根者獨何心哉傳曰孝有不時弟有不及君亦不可以不增懋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君之子若孫者尙嗣承之哉

處士王君墓誌銘

吾友呂璃彥成爲其外叔父王君之狀以授予其略曰君諱禨字文禨姓王氏寧海桃溪人某某某其曾大考大考考而某氏其妣也君讀書通大義持身愿而貞齊家孚以威處鄉黨則和而惠每歲發粟以貸貧乏不必

其償有司委徵一鄉之賦適海溢荐饑貧富交困之日克完其賦而民不怨焉初娶杜氏繼竺氏子男六人歡完會聚編森孫男若干人年若干猶彊健如故一日忽扁戶爲遺命曰兄弟異產世俗通患爾輩恐不免則某取某田宅某取某器服及其他告戒之辭甚悉藏之巾笥踰三日而病病七日乃以授其子而卒時某年月日也明年月日葬某山敢丐先生賜之銘焉其遺命又言吾歿葬必以禮勿隨俗供佛以汚我其子遵之無敢違者嗚呼佛爲天堂地獄之說妄矣使誠有之亦非供佛

可趨避之也夫佛旣曰爲善生天堂爲惡入地獄矣而又謂凡生天堂入地獄者必俟供佛以資其接引拔度之力則亦何取於善惡耶使凡爲善而乏財以供佛莫爲之接引不免入於地獄爲惡而侈財以供佛有爲之拔度亦得以生於天堂則佛者奸贓之渠魁而盜賊之主萃淵藪也百靈羣鬼將竝起而攻之矣佛何以服其心而制其命耶故佛惟使善者必生天堂而不可以賄求惡者必入地獄而不可以賄免斯可耳若然則雖有天堂地獄毋庸供佛也況本無耶然世之儒服猶有不明于此而溺焉者況齊民耶觀君之治命蓋非卓然有見而不惑於流俗者不能也是宜銘銘曰

邪說昌胥以溺猗若人倬有識爲之銘勒貞石發幽潛砭愚惑

怡善翁挽詩序

漢東平憲王蒼對顯宗言爲善最樂善乎其言之也成都徐孟銘自號怡善翁怡亦樂也其聞東平之風而興起者乎翁故都指揮僉事某之子不良能行然其事公與夫人也生能養其志死能致其哀其教子也授孟以

韜略俾握戎麾授季以詩書俾齒鄉薦餘皆不失爲良士其待宗姻鄰黨也急其凶喪振其乏絕煦煦有恩惠其行若是非有樂夫善而能之乎比其卒也凡覿其行聞其風者無不涕泗咨嗟而羣縉紳又爲挽詩以悼惜之非以其善故邪夫人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其情好善而惡惡自恆俗觀之所愛慕而哀其死者其親戚耳所畏惡而快其死者其仇讎耳然一曰某善人也非其親戚也亦必愛且慕之聞其死則黯然而興嗟一曰某惡人也非其仇讎也亦必畏且惡之聞其死則啞然而稱

快至於善之甚者雖仇讎亦不忍其死惡之甚者雖親戚亦不樂其生是非僞爲之也情之發於性者不可遏也道性情者莫過乎詩古詩三百篇大率皆美刺之辭耳相鼠則於人之生者欲其死刺之深也黃鳥則於人之死者欲其生美之至也美之至則善者有所勸而益奮刺之深則惡者有所戒而不爲此詩所以道性情而其至可以美敎化移風俗也今翁挽詩之什連數十篇所以美翁而傷嗟悼惜之者其辭意可謂至矣備矣要皆情之所發者也後有覽者得以考翁之善而感發其

良心則茲什其亦有補於風化哉翁之季曰瀞求序於余余好善之情有素遂序而不辭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慈谿馮君彥輝以國子高第被命擢武昌貳守將行交游屬余言贈之余與君同郡同鄉舉而京邸相鄰交契有年所矣初君謁選時試言在高等擯當擢貳守而獨未知官所何在夕夢造一署四顧皆美竹且以訊余莫知何祥也已而有武昌之命蓋自昔篔簹之貢惟出荆州而今天下論多竹蓋莫踰於武昌者夢其神矣乎余

嘗見武昌之人言其地自山巓水涯以至于城邑無不宜竹自士民之居以達於守令之署無不種竹自棟宇椽瓦以及于牀几筐筵之屬鮮不用竹宦居之時行道之際凡翠雲蒼雪之溢於目金奏玉聲之鏘於耳與玉板璃酥之旨於口蓋無非竹者其竹信多天下哉夫竹植物之傑也君子不獨以比德而亦可視以爲政焉彥輝擢秀於鄉闈養直於國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視乎視竹之清則思貨賄之勿黷視竹之直則思斷聽之勿偏視竹之空中則思虛心以應

物視竹之蔭下則思敷澤以庇民視竹之淩傲風雪則思秉剛貞以禦彊暴視竹之在冬夏青青則思善始令終而不變其恆能是六者則誕播聲譽若竹之鳴風飈荐沾寵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雲霄可計日待者然則何必吾言之贈哉亦視竹而已矣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舜肇十有二州州各有牧俾之柔遠能邇惇德難任以致蠻夷之率服厥任重矣今天下十有三布政司司有布政參政參議皆古州牧之任也選授最難其人異時

嘗委羣卿各舉比者迺委吏部推擇夫委之羣卿所以廣薦賢之路此孔子告仲弓舉爾所知之道也曁其弊則濫而不公至有樹其私以售利者委之吏部所以杜濫舉之門此亦周官太宰建牧立監之法也曁其弊則專而不公至有持其柄以作威福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委吏部以至于今又當變通之時矣故聖天子臨御之初遂命吏部與羣卿會舉一不當則諫官輒面糾之所以矯二弊而歸之於一公也蓋舜之命官雖咨四岳而羣臣無不與故禹之作司空垂之共工益之

作虞伯夷之典禮皆由僉舉而用之也推此則十有二牧其不以僉舉而用之乎今之法蓋與之合矣烏有法舜之法而官不稱民不安者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今天子之謂矣是歲福建右參政闕吏部與羣卿皆舉許君堪其任諫官以爲當有制曰可君世家吉水少從學士劉文介公治伏氏之學取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嘗奉敕錄囚于湖廣苞苴不行鉗灼不用而小大之獄必以情其在中外皆然歷二十餘年如一日可謂清愼忠恕而老成矣往涖厥任尙益祇懋以佐其長而淑其政敎俾八閩之民困者蘇羸者腴而鄙夭者仁壽延及蠻峒靡不鄉風則上不負聖明之知下不負卿相之舉矣君行其同官若章翔鳳者喜其陞而望其績用之成也屬余文以贈之

徐節婦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旦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天者有如日始

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罄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拒頻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畢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爲此也識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出賦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己女不敢違亦不敢懟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若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

疴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憲不顧節婦哀慟殯葬盡禮後廿餘載季卒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暮歸課其業閒不卒輒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刃索而從若父矣德昇感泣奮厲卒以善聞于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聞而旌其門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遺德昇力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粗食

糲勤女工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所翦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氣不息矣其仲孫曰璧以鄉貢士今爲章丘教諭賢而有文辭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季亦何以顯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艱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其獨性然耶蓋亦其涉書達理義故能卒其性耳曾子嘗謂有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子哉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學校之政尚矣至我英廟臨御之初以四方學官多怠於教涖其上者各事其事莫或董之無以茂賢才而昌教化於是特詔諸道增置憲臣一員以董學政時則有若山東僉憲薛公瑄江西僉憲王公鈺陳公璲浙江僉憲熊公紳者皆能祗上之命以盡厥職一時賢才教化之隆有加於昔厥後任或匪人反以病賢才而隳教化

乃悉罷之夫稽田者因一農之滅裂遂盡驅衆農收其錢鎛以待苗之自秀甚不可也故罷之數歲而復復焉今天子嗣大歷服率循舊章而於任官興學尤切加意比吾浙之董學政者闕有司以聞咨於鄉士僉以劉君可遂超拜按察副使賜璽書以行君故翰林侍講忠愍公之仲子今建寧知府仗德君之介弟也少治經懋德以江西鄉試第二人擢甲戌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拜監察御史其文學之典贍德量之和厚志操之廉介政刑之明肅播宣於人人矣及是命下在廷莫不

悅而浙產者尤甚迺相率屬余文以贈余亦浙產而辱交於君其可以辭惟唐虞之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教與刑相須而成者今以司刑布憲之職而當造士化民之任不猶唐虞之法乎旣以唐虞之法任官則欲官以唐虞之法教人也審矣夫惇五典庸五禮明大學之道而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俟明撻記書識言颺否則威之者此唐虞之教法也降及三代小革大因至于後世蕩然泯矣閒有能興舉學校以爲教者率不過道其士以射策決科之業耳

烏有如唐虞三代者哉舉唐虞三代之教以措諸後世古今異宜若迂而難行然其無古今之異者亦何嘗不可行哉後世士所學者非復唐虞三代之道矣然其所誦者則猶唐虞三代之書也誦其書不學其道以僥倖於進取者豈獨士之罪邪君往其必端表則以倡之謹繩墨以閑之明義理以諄諭之勵其德察舉其行也甚於勸課其藝俾其口所誦纂所書之嘉言淑行務得於心而皆形諸踐履必如聖賢而後已凡以稟於學舉於鄉者必賢以能而非賢不得與有不率者威之甚則屏之而不齒俾兩浙之士道德大同而民俗亦爲之丕變駸駸於唐虞三代之盛斯不負聖朝建官與學之盛舉也匪君之賢其疇克是尙茂無懈以究于成

與錢學士書

守陳自入翰林郎蒙清誨歲月洊更感佩彌甚比者軒從出京奔餞不及悵快無已仰惟台候動止百福五色之鳳詎栖於荊棘一擧沖天固有日矣守陳處此凡百如昨無足道者往與春試自入簾至出省通得四律簾內官自王廷貴而下十有四人皆和之惟歐陽時熙王

惟臣皆和八首餘皆四首守陳因諸公和後拾其棄韻復和二十首皆書于軸伏乞雄文序于諸作之首不勝幸甚近代試士多作詩者惟嘉祐六人之詩至今人道之以有歐陽文忠公之序也先生文章名譽不減于文忠而文忠自知制誥出宰滁陽其後入朝任兼將相先生亦自學士出宰順德其後大任期與之埒出處蓋亦相類此序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當文忠時士之浮薄不得志者多以作詩妨廢校文爲謗然此舉極爲得人如二蘇兄弟及曾子固固閒世之英也詩果妨校文乎

哉一時之謗固不能廢百世之頌也當時六人之詩共一百七十有三篇皆院中所作者今吾十有四人之詩院中所作不過五十餘首每人僅三首多者僅六首皆作於未校文之前成於已校文之後餘皆出院而作之者也故今之浮薄者亦不能以此爲謗恐先生以嘉祐之謗爲疑故以此獻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雪航稿序

鄉貢士華亭張汝弼雅與余善嘗持其鄉人王公玉所為詩什曰雪航稿者請余書其端更四三載未之書一日日高舂汝弼造余申請語往復良久觴之不怡几之不燕載言曰自余之有是請也履半弊於先生之門言屢食於公玉之簡矣幸矜而惠之在今夕不然敢侍坐以逮旦遂伸紙涉筆促余書余弗獲已乃索前詩與之評時初冬夜寒天宇澄澈中庭皜皜無纖埃月華被之湛若銀海旁列佳鞠十數章其葩五色風露濯之縟采交映余因謂汝弼曰子視庭中景佳甚茲詩殆類之耶此其人蓋嘗睹紛華而戰之舍於山墟海澨聆松風飲花露茹芝嘰玉晢將挾飛霞以高舉軼埃壒而超鴻蒙者耶何其詩之清縟至此自康衢慶雲載賡之歌詩三百篇暨漢魏以來諸作或高明粹雅或廣厚淵奧或莊或和或雄壯而怪偉非必貴清縟也然世之詩者塵土

涸其沖襟營茅鬱其靈府求若茲詩者可易得耶余少侍先大父栖芸先生學詩逮今未造其閫往往墮於鄙樸恆自厭之誦茲詩也譬猶冒赤日蒙黃埃奔走於五父九達之衢而乍憩于茲庭玩芳鞠而弄明月也何快適如之汝弼以余為知言乃為之書公玉名桓雪航其別號也夫航所以濟涉而雪覆之蓋黍之寒江寂寞之濱而無所與濟然其潔清不可尚已觀其號可以見其志矣

迎碧軒記

嘉禾之魏塘有溪焉演迤泓澄千丈一碧楊君文璧軒其上榜之為迎碧之軒賓客過而疑之曰禮有送迎緣情以章敬也今一溪之碧何情於子子何敬而迎之且是碧也其來源源靡頃刻閒子亟迎之將僕僕拜起朝不及飧而夕不遑寢也可乎嘉禾大郡四方之衝也千乘之侯十連之帥天子之鷹使馳高軒翿大纛絡繹於衢途子何不奔走而迎之一借其餘光丐其殘瀝以插羽翰而生風濤高淩天梯之上顧乃區區焉迎其一溪無情之碧欲何為乎君曰余之軒于溪上而往來于是

也碧波常滔滔以迎我非無情於我者又其德類古之君子有足敬者故余迎之而所謂迎者亦豈有僕僕拜起之勞哉目逆而心敬耳夫是碧也吾猶迎之而況人之足敬者乎世有澡心浴躬不緇一塵如是碧者有道德博深而時出如是碧之有源不竭者有文辭浩渙變化而不常如是碧之漣者有見義必爲如是碧之沛然者有曠度洪量容萬物而包四海如是碧之納澗谷涵魚龍者有無欲上人如是碧之卑下者有燭見淑慝蕩滌邪穢活焦枯而澤榮茂如是碧之可鑑可濯可灌漑者有始終一節夷險不易如是碧之萬折必東者吾皆欲迎之庶其爲牖以明我爲繩以直我也然或異鄉而不可親或閒世而不可遇惟是碧也不出戶庭而朝夕見之因得以感發奮厲將俾吾心湛然而吾德浩然與是碧同則碧者吾嚴師也吾良傳也吾三益之友也可無迎乎若夫趍貴豪以徼利達者非余事也言已客默而退他日至京師介進士姚公綬謁余請記公綬爲述其與客言者如此余因戲之曰吾亦可謂如碧者歟他日造子之軒子肯迎我否也君曰迎哉迎哉乃爲之記

順庵處士墓表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庵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謐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卒明年葬西胥圍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於家敷於鄉效於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臥起惟謹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逮老喪母哭泣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顯怡怡相友愛思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別一室置觴弈書畫以延髦生韻士相與娛適家素以貲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絕者疾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嘗建太平迎祥鍾秀登雲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兩廡以栖僧此其敷於鄉者景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八百斛于京庾詔賜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于國者昔王荊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歎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

壹捌陸 96 頁 10B

之由古逮今凡淑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於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旣可一鄉而其餘力尙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海之廣百辟卿士之衆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之力也余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訾余好辯也夫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昔我英宗皇帝臨御之初肇命諸道增一憲臣俾專學政蓋欲弘敷教化以丕振材賢式肩唐虞三代之治時受任者有尸位具文有綏教急刑有鉤摭微細甚者倍公嚮私簠簋不飾無以靈承休命偉歟熊公執憲之紀涖我兩浙淑我多士其正己率下若匠人之槷酌言準法若築氏之齊區別妍媸若鑑震發聾瞶若鐘癲愚砭頑若上醫之藥石培賢樹能若后稷之稼穡德威所臨罔不誠服英傑化焉嵬瑣逃焉於是浙之躋甲科陟膴仕以道德扶世以文學華國以勳業濟時者雲湧川決綦布于中外視昔尤盛公多力焉公旣去浙十有餘載位至方伯請老以歸浙之士嘗被其陶鑄者敬慕之不衰見其去挽之不能舍之不忍乃具牘爲軸命守陳書之公初理刑獄有明愼廉恕之聲比典方岳有正大寬仁之譽皆足書者今年猶未至遽以老請筋力壯於孔戣知止勇於疏傅尤足書者要皆非吾黨所以牘公之意故略之書於末焉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聖天子膺天命嗣大歷服簡臣工闢言路逮今數月以

六科闕給事中選諸進士具德學威儀達於政者拜之官君志仁在選拜禮科給事中交游屬余言贈之余曰給事中言官也反俟余之言哉余始者識君於京邸見其風儀之偉繼與之還往知其德性之淳比較文於南宮又識其文學之贍推是以占其於政蓋鮮有不達者矣又安俟余之言哉雖然不可不一言以相君之言也召公有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古者天子聽政內自親戚至于瞽御外自師傅至于工商無不使言以匡其政四代皆用是道秦人諱言驟喪天下自

漢以來乃有言官今之御史給事中則其任也御史官外朝兼他務非若給事中居禁近顓顓於言責也臣有大奸事有大弊世必以是責之有能言是以塞其責者世稱其賢未之盡也夫燎原之火當撲於星星之時滔天之流當塞於濫觴之際今朝廷之政皆先下於六科而後布之中外一用臣之非一行事之謬於制皆得駁而正之也夫臣之方用事之方行苟知其非與謬而即以言之蓋有不難於改者此而不言至於臣之肆爲大姦事之極於大弊然後言之固已晚矣況不言耶故必明以杜害於未然剛以沮患於方熾不隨人而進退不與時而湛浮言用則勳在王室澤覃於四海言不用則聲烈揚於當時播之百代而彌光斯無負於言責矣若夫害未然也忽而不屑言患已熾也憚而不敢言與夫挾恩讐囿貨利鉤摭微細以爲言者皆非君子事也今明主可爲忠言君其懋之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吳庠生葉伯理來京師就余學去其鄉四千里餘而安處豐貪無羈旅之態者蓋有族叔祖孟純翁爲其依也

既而伯理之叔父志宏來謁自言以鄉選入國學恆依翁家居十數載翁念敦敘之誼久而不衰余心識之去年冬伯理之尊父自吳至即翁家爲具招余余因與太常少卿劉叔溫工科給事中姚景昭督府經歷朱道隆應其招騎出崇文門外數百步轉而東三里所有樓翼然下臨闤闠者公之家也登樓少選翁出揖客華顛龐眉服疏布寬博之服蕭然有林下風度坐而問之乃曰老夫自永樂初徙居于茲時地寒人鮮土產甚稀居者率皆茅簷荆扉土牀陶釜一切養生之計甚薄故亦寡求而易足自後數十年四方之人物雲萃居者如櫛其屋皆覆以瓦而朱綠其棟楹窗戶無昔之茅簷荆扉者矣其器皆用髹漆金銀象玉有若昔之土牀陶釜者鮮矣與凡衣食百用之需矜奢鬬靡視昔奚啻百之蓋列聖覆露煦嘘休養之澤既深且久故至于此可謂太平全盛之世矣然人侈用而不知節貪求而不知止往往因以累其生是可歎者而吾縕袍疏食無改于初屋室器皿百用不甚侈于舊視彼差若愈之始與吾居富且貴幾人少且壯若干人今皆無在者矣而吾幸久生獨

存齒已七十有九矣其言質而有理余四人者皆嘉歎之已而獻酬禮畢別翁以歸至今年翁既八十縉紳有爲詩以賀之者伯珵請余爲序乃爲疇余所見聞者如此引伸觸類則翁之所以享高壽者豈偶然之故哉

復陳脩撰緝熙書

去歲以史事有起復之命僕竊謂先生必不肯起嘗與一二知己言之已而伻來見奏與書果如所料欣躍歎服不已起復之事昔人論之已詳今則直以爲典禮而莫或議之且歆豔以爲榮矣先生獨屹然峙砥柱於中流非見道明而素守不變者能之乎於是見吾儒之有人而異端武夫無敢輕訾者矣先生淹於詞林垂二十年位纔六品然名聲播之華夷文章勒于金石視彼窮貴極榮而碌碌無聞且有爲人之所羞道者何如哉然則一資半級無足爲重輕而不必計也審矣然里閭議者未必知此惟先生不惑羣議而必終古制以柱吾道是望春尙寒凍筆草草希諒察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湖廣古荆州也土地之廣山林川澤之饒甲於天下生齒雖繁而曠田閒土廣薦大莽彌望數十頃者在在有之至於水陸所產竹樹果蓏芡菱蕨芹麏鹿魚蛤之屬雲委波漫朝夕衆取之而不竭故民皆易給於衣食無凍餒之患富者至累百千金不貲他州之民或地薄貲窘或呰窳偷生或有所忌避者往往流而至焉迺殖其生業有司又恆弛其稅徭貸其刑罰雖朝廷亦屢下賑恤之命於是舉得富殷佚樂老身長子無復故土之思人慕效之至者如雨逮今幾半土著之民率多豪強而奸宄晝夜頷頷鼓脣吻行苞苴以務侵虐里閈之氓至巧詆其長上而去之甚者操弓矢厲刃旦于野夕于市越人而攘其貨或率衆徒手入富室脅而攘之亦無敢枝柱有司莫之問也持節巡撫者病之亦未能理議增一方岳大臣以綏撫之請于朝迺命工部副郎劉君廷震爲湖廣布政司參議錫之璽書俾往專綏撫之任談者謂流民不著籍而恆寬貸之故頗生患苟悉俾之占籍供稅徭而有犯無貸何患之能生則此亦易理也彼方岳者十數人率稱智能才傑豈無能理此而猶待君之往蓋亦有未易者耶君以進士高第拜戶部主事陞

副郎改工部其德惠和寬厚而抱有爲之才故所在皆著聲績茲往也其難其愼克愛克威以奠厥庶民無忝天子之休命也其可冀矣朝之縉紳與相厚如工部郎中何宗易需余文餞之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刑部主事楊君承芳被命擢知嘉興府事其寮宷若馮文綱者徵余言贈之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於農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勸農也余家本農識農之詳請舉農事以爲贈可乎夫農深耕其田澤其種而播

之苗既達矣養之若哺兒然恤恤乎懼其弗長也漑之糞之薅其稂莠火其螟螣爲之憂旱潦爲之祈雨暘爲之饁爲之蜡爲之具鎡基爲之沾手塗足爲之藏星蒙雨觸炎赫而不敢懈其爲事至勞而其用心至勤也古者民無不受田而農士與工商則皆自此而之焉然亦不眾於農故其時三耕九積家豐里富人無異物之誘而樸且厚教之斯從化之斯孚刑罰可以措也後世井田既廢農在六民之列不能什一耕積寡而食用奢異誘滋而人心蕩平時則富者恣而暴貧者濫而奸教不能服刑不能弭一有凶荒變故遂不可藥然則農者天下之本而萬事之所由係也故凡聖帝哲王碩輔良牧無不以勸農爲務焉嘉興左滄海而右具區沃壤千里宜稻宜桑號稱富庶之郡然民或違走登壟之望爭竊煮海之利而強宗豪右皆役人以農自農者率不免飢寒之歎教化未洽而刑罰未淸者職此故也君往矣皐蓋朱旛時駐原野匪直勸農亦可取則夫牧守之有郡猶農之有田也郡之民田之苗也爲政養民者用心勞事一以農爲則焉胡政不成曷化不究哉君世家晉之

澤州祖令蕭山有惠政父隱處有休德而君以進士官刑部有秉毅之守有明達之才有任重受大之器皆無待余張之第舉農事以贈庶少裨其郡政云

河梁餞別圖賦

東吳陸季昭肄文於鄉校以其母太宜人欲就其兄秋官副郎孟昭迎養乃奉以至京居無何秋賦且邇促裝言還其鄉友若周宗勉數輩將餞之東郭通惠河橋上預命工繪圖虛其上方請余賦之余與孟昭同年義不容拒玩圖摛管適有觸乎余懷時春方雨門庭闃然詹

溜滴瀝颯如秋聲陟屺之嗟對牀之感於是乎滋甚故凡鋪張靡麗閎侈鉅衍之辭不復能一吐獨爲楚聲并寫余之懷云

懿夫人之好脩兮齒英髦於夏序抱殘編而垔沒兮耿窮宵以申曙惟萱背之有詔兮奉魚軒而除征踰嶢嶠絕灝溔兮靸乘風于帝京援鳴鷈以龢塤兮孰擅簫而偕薦奉晨昏其或暇兮屣天街以遨衍仰日月之焜煌兮駭鳳麟之雜襲雖去天纔尺五兮閶闔不可以逕而入返故鄉以充賦兮翩將鶱乎艅艎與騎驥駭而鱗萃

兮旦追餞之河梁時春波綠以漲兮淼瀰瀠而濆澌落委虹於脩隄兮平原唐其壇曼四山岩嶙浡雲而曜日兮煥金碧之相鮮雲城標闕崛乎其中兮灼晨霞而撇天佳木雲湛以術郊兮蘋蘅蘿靡而緜路鯛鱨魱鰋羣以泳兮鳥嚶鳴而回顧何人生之易離兮臂方交而遽失睇天際之翔飆兮渺雲馭而霆疾日晼晼而將匿兮心搖搖其若景撤祖帳以揚鑣兮倚踟躕而回頸疇締審乎茲狀兮攜丹青而摹之事有類以相觸兮忱臺鬱余曾思侔獨處而靡依兮唏有毋其何遠迋軒輿而未來兮胹三牲其疇餼鬱余弟之連蹇兮氣彌浩而不衰收三敗於一匕兮指涼颸而佇傒誦白華而癙憂兮歌常棣而悱惻哦句章其何所兮湛萬里之空碧

書舊易義後

先梅讀先生最深於易學守陳趨庭之際日有所聞繼游京師與四方髦士相辨詰精思力探駸駸若有見者歸從鄉賦不利時方尙劉內翰定之易義余所有甚少惟奉化一士人有其全集求之諾以他日見假諄若信誓其人居深山中距吾家五六十里他日往求之犯霧

露披草萊履弊足重繭四三往返卒受其詒不可得於是喟然歎曰吾欲希聖希賢顧不能爲劉定之耶乃取舊錄歷科程文數百篇與諸家新舊義數千篇反覆究觀質之經傳率齟齬而不諧依阿而無所發揮至劉內翰之作則辭甚奇巧而亦有發揮然其戾經忤理尤甚於諸家因不復嚮慕而發憤自爲每構一篇必舉經傳諸說字字而味之洞爾無礙然後酌言措辭務於發揮弗瑩弗止當其有所得意時妄謂能見前人之所未見道前人之所未道間出一二以示同列莫不駭而譁笑

時惟蕙江潘希申今司訓德化者極稱道焉久之累至八百餘篇録其題之要者半之擕此從賦幸在首選於是士競假得之者始若珍物閟不以示人其後乃視爲奇貨舉以售利逮今則自京師以達于海隅塞徼凡治易之家無不有之殆所謂破厄弊帚者矣蓋易理難知治之者寡而先達作義如前所云後生莫能識易之門戶故治者滋寡以是首鄉選者可一二數而已此作雖不工然簡明疏直庶幾可見易之門戶故初學皆好之又自余後浙江兩選第一人皆云嘗讀此而禮闈及四方鄉榜易魁亦多云嘗讀此亦有録此有司鋟梓以傳世者故士皆慕之傳者益多信慕者益衆他經之士多更而治易余所見浙江治易士蓋數倍於昔矣舉業無妨於學道先儒蓋嘗言之余因作此而專心一力涵泳義理至于日久粗若有得至於今臨事幸無大惑而行己幸無大惡者蓋此嘗有助焉然當時所志所著他書今皆不足以見諸世獨此區區流布於時亦可愧已偶覽舊本念昔嘅今書其本末于後以示兒輩信筆行紙不覺覼縷

贈田大理序

持天下之平者惟己至平乃能平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鳴其所不平者蓋無甚於訟焉彼其物我相形之際大而祿位田宅小而服食器用各逐其欲而無厭故多不平之心心一不平則勃然作於意赧然見於色斷斷然而交爭爭而不已則以告于有司而求聽之或連百餘人或踰十數載或至于毀家而傾族不平之鳴孰有甚於此者有司聽之欲釋其不平而弭其鳴也其道無他曰至平而已易傳有之曰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中正非至平之謂耶規惟至圓而物之不圓者則焉矩惟至方而物之不方者則焉使有司而不平則亦何異於訟者而能使其服我之聽哉世之有司暗者因惑以昧實而明者或任察以求疵柔者恇怯以附威而剛者或暴虐以方命貪者曲法以徇私而廉者或矯情以賣公刻者文致以誣善而恕者或姑息以縱奸皆不得爲平矣而況所謂至平者乎於是有罪者逃其刑無辜者麗於罰訟之不得其平也甚矣今夫衡之於鈞石槩之於斗斛可謂平矣然人或得以高下其手而施之不得

爲至平水之行地也泊然而無心汪然而慢流地之高者下者窪而陷者凸而起者因之而自見人莫能加智力於其閒也故惟水爲天下之至平有司之聽訟誠若水之行地則孰有不服其平者耶皋陶之爲士也輕罪罰重罪刑眚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皆鏡其情以權其罪付之一定之法而無毫末之私故畫象而民不犯此有司之至平者也降及漢世遺風尙存張釋之之爲廷尉也驚乘輿馬者當以罰金盜高廟環者當以棄市雖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焉其言固曰廷尉者天下之平也故延及後世猶有天下無冤民之頌其可謂善持天下之平者矣求之於今吾於田君蓋有望焉君幼而岐嶷承其尊甫國子先生之學又執經於翰林學士呂文懿公之門行脩而言道器偉而文宏乃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出按遼陽陝右入典三法司事今乃被命進丞大理其同年刑部主事李君繼之暨諸僚友咸喜其陟之榮也屬余文以贈之今刑部都察院兩法司者皆有聽訟之責而其所聽之訟必於大理乎平之大理弗以爲平則莫敢聽而釋也故凡訟刑不平之責大理居多

焉然則大理者固天下之平而兩法司之準也爲大理而弗平平而弗至其何以爲兩法司之準而持天下之平哉君爲御史明而不察廉而不矯剛而不虐仁恕而不姑息聲績以是而宣可謂克平者矣今進丞大理與持天下之平將如釋之俾天下之無冤民也吾固望之矣他日所進益崇所持益重則吾之所望也益深抑豈吾望之百司庶士四方萬姓皆將仰而望矣君其祗懋以對之哉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天地之閒凡有血氣之屬蓋無有不哀其死者鳥獸之喪羣匹也回翔而啁啾躑躅而嘶號亦哀矣然不能言其情而俾人知之恆人女婦之哀死也洒泣而訴諸天抆淚而告諸人能言其情矣然不能文其言而使人傳之若能攄其悲傷之意見諸聲歌文其悼歎之辭形諸簡牘可傳於四方可施於後世而死者之功行因得以表見而其人賴之以不朽者惟今挽詩之謂耶是非薦紳君子莫能與已君世家婺之蘭溪以進士拜行人滿考陞南京員外郎進階奉直大夫年五十有七以卒其

爲行人屢宣王命於侯服一布天澤於安南足踰天下之半而囊乏百金之裝言足專對才足有爲殆所謂不辱君命者矣其爲刑部仁恤以宅心明愼以涖事奇請不行單辭必察又可謂惟良折獄者矣然而年不登於中壽位僅止於下大夫故薦紳君子有哀傷而歎喟之者皆作爲挽詩累幅連簡其辭纏綿而悲愴委曲而周至有可傳於世者雖君之所以不朽者若無待於詩然詩旣傳於世則君之功行不益章著矣乎予不文不可當子夏氏之任因其子霈貳尹之請也姑以是塞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二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栖芸先生小傳

先生諱範字九疇鄞仲夏里人長身美髯容觀儁爽雖燕居私室恆盛服端坐人望之若神通易書詩三經博涉羣籍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視世之毀譽榮辱漠如也少生富家長罹患難窮窘至僦屋以居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一如人不見其少異焉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人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先生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匍匐于地洒然以醒時擁巫羅拜者數百十人皆驚悟散去邑中右族子弟恆歲從游皆涖以威嚴誨以禮義多所成就高第颺歷中外者頗衆里中有競者先生一言折其是非無不恬服郡守令若鄭公珞張公鐸或禮其廬或賓致以咨政一修地志三修實錄皆聘先生爲總裁焉初號栖芸學者稱爲栖芸先生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辭操紙筆立就皆端重爾雅惟不爲人誌墓卒之歲自爲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人以爲實錄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栖芸稿詠物百詩菊花百詠等數十卷傳于家

送陳先生序

拙庵陳先生自鄉舉高第歷教定州永福寧化今遷秩於湘陰交游在朝者屬某撰文以爲贈某素愚拙不爲文矧史事方嚴朝夕役役不暇爲文然以契家之好感今慨昔有不容已於言者蓋先生與先君子家居密邇時相往還講習暨游京師交日益厚繼偕試于秋闈而先生與選典教於定於永福書問不以春則以夏未嘗曠也先君子德學高邁仕雖拓落而所交多顯貴俊賢魁壘之士與人雖泛愛博容而心之所契合口之所稱許者無幾若先生則其所稱許而契合者也某方省覲時趨庭之際旣耳熟先生之德美而復時見其手書詞翰兼懿心敬甚慕然宦轍相避踰十數年而始獲撰杖屨從後則先君子已不可作而當時故交若夏官亞卿李公茂實翰林檢討陳公紀秋官郎中林公厚者或在

九原之中或處萬里之外已不勝其慨矣至於今則先君子之交日益零落而先生若靈光之巋然足以樹典刑於將墜貽誨戒於方來而瞻拜未幾暌違遽促況有無窮之感其何能已於言耶然先生學豐而材敏篤厚而清修敎雖嚮乎士類而功未溥於生民蓋猶騏驥之足而馳騁於戶庭之間也今當聖主側席良臣推轂之際行當領一鶚之薦以應三鱣之兆得以大暢厥施則某於所謂典刑誨戒者亦庶得竟所願乎因書以俟之

送運師陳侯彥章序

吳粵運師陳侯彥章秉弓矢節鉞之權服禮義詩書之道良所謂武而文者茲董漕運之役來京師事竣言還朝之搢紳嘗與交好者若納言陳世用柱史魏孔淵十數公皆分題賦詩以餞之而屬余序京師取給於東南之漕舊矣吳粵之運帥以漕事至者無歲無之而搢紳君子莫或贈以文辭蓋其人多武而不文者翠翹珍髭不以與尼玉敦珠槃不以委之俍隸非特此有所恪彼亦安所用之太玄曰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夫虎豹至武者也且有自然之文焉古者三苗之征鳴條之戰牧野

之役蓋莫非兩有文武之士周公東征之師雖被堅執銳者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其後文武殊途左右佩劍搢紳不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患不可以藥代有之矣方今聖明任御張皇六師北征犬羊南伐螻蟻欲犁其庭掃其穴一時文武効用之士雲合而輻輳有如侯者可獨事於漕而已耶六月之賦江漢之頌將有作者余當序之以傳

胡允㳟挽詩序

人道莫親於父子父之昆弟親如父兄弟之子親如子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然喪服兄弟之子猶子而父之昆弟則殺於父何居蓋於子則親之而已於父則不徒親而且尊親可以皆篤尊各有所專故喪兄弟之子猶子者篤所親也喪父之昆弟殺於父者專所尊也親親尊尊而禮之道立矣先王之世彝倫宣昭百姓親睦生閒居死族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服盡者舉同爨之緦屬遠者預四宗之祭雖百世蓋猶親也況親如吾父親如吾子者乎棠棣廢宗法壞人之克篤於親者蓋鮮雖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於兄子以謝太傅

之識而哀廢於期功他尙何望哉胡君允恭今監察御史深之世父也深與其兄澄蚤喪父母允恭撫之不啻已子其兄弟之以長以立以有室家者凡百皆允恭之力深之肄文鄉校卒業太學踰十數寒暑者又皆允恭資給之而其與鄉薦登甲科有聲于臺憲者亦由允恭之教也允恭比卒深痛慕哀號欲以喪父之服喪之不可思發其幽光以炳耀于永世迺求搢紳君子爲之狀爲之銘爲之傳爲之誄爲之挽歌辭總若干篇萃成鉅冊而屬余序余惟允恭之克撫從子深之克念世父是

皆得乎天理人情之正而可以爲薄俗勸也且深試禮闈時余忝較文之列因獲識之而與聞允恭之行雅矣故舉其大者書於諸作之首其他行備諸銘與傳者此不復云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僕世家四明之鄞邑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隮隱者方言即洲也宗族繁甚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僕家西楊也三宅在宋元時世以高訾武斷鄉曲獨僕之五世祖新五朝奉讀書幾善務仁人長者之行故其子姓獨昌高祖輔道曾祖浩卿自號頤正處士皆紹而振之至先大父柄芸先生迺大肆儒業學博德尊名震郡國儒生學徒恆滿其座下若今河南布政章繪禮官副郎章規其一二耳先父梅讀先生溫厚闊達學古厲行於孝友睦任尤篤鄉人至今稱歎以爲莫及通易經博覽百氏文辭典雅志將大有爲於世不幸三舉皆不偶僅得泉州司倉賫志而歿僕與諸弟少皆師先大父而授易於先父景泰改元僕忝浙江首薦今成化紀元僕弟守阯又忝浙江首

薦而從弟守隨亦選在前列僕初聞之賦詩志喜僅成二聯而鄉先達大司寇陸公來賀爲口占足成一律自京師至於四方凡能詩者無不屬和累數百首萃成巨軸敢干先生金玉之言弁諸首簡勿拒幸甚

封編脩王先生哀辭

先生諱某字某浙之錢唐人性夷曠簡靜博書工詩代以醫顯益精其術屨恆滿其戶外肩輿以迎者遠邇相屬藥之率愈愈之不計其報凡窶人求藥報必反之人稱其長者以子獻貴封翰林編脩徜徉湖山閒踰數年

以卒壽五十有九劇幼而騰異十七舉於鄉明年擢進士官翰林以文鳴於時余與同舉同年又同官同典教於中禁比先生訃聞弔之相向哭失聲一時朝紳爲作哀挽之詩者甚衆余以五七字不足以泄余之哀勉爲楚聲而繫其辭云

歎人生之寓世兮同江漢之羣源覽歲月其幾何兮溘埋骨於荒丘彼老釋其皆然兮曰涅槃與尸解徒侈言以謾談兮啓憒昏之疑駭死者不可以復作兮即長夜之冥冥曾不若草木之零落兮留根荄而載榮繄夫人之脩姱兮襲異芳於衆葉咀羣籍之醇醲兮望洙沂而欲涉采琅玕與芝蕙兮寄芳馨於廛市引康伯之清風兮蹈浩公之遐軌一刀圭之分惠兮紛生死而肉骨卻十襲辭五乘兮杳繽紛其霞蔚燁鳳毛之五色兮吐瑤華於高岡需善慶之昌侈兮赫虩封之寵光冠切雲而佩玉兮羌不改此姱節俯澄江以浣纓兮枕白雲於幽谷胡天之不慭遺兮遽屬纊於中堂因北風以遙訃兮溯余涕之盈眶古與今若一丘之貉兮爾何欷歔乎此百草總總其具凋兮固獨悲乎蘭芷覽聖賢之挺生兮

亦竟歸於冥漠亙千古而若存兮惟厥聲之彰灼覩有脩而仁顯兮松有蕘而德光斂余哀以化欣兮慶先生之不亡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吾同年張公騰霄世家易之淶水其大父父與公三葉進士家聲蔚然大父官慶府長史父拜職方主事皆弗竟其施以卒積功累行待公張以大焉公在景泰中擢監察御史嘗巡三邊按兩淮屏奸祛弊風聲四揚至今人能道之天順初有鉅奸者妄邀天功遂挾以自肆誅逐忠讜獄訟無章鬻爵賣官貂蟬竊貴榮枯由其脣吻廢興俟其指麾道路以目無敢竊議時御史楊公廷獻倡言其奸未報公遂與同列蠢疏其惡言甚切直即日與楊公併下獄脅使誣引善類五毒備至終拒不承乃偕謫戍于廣西之南丹方是時鉅奸勢傾中外凜若太阿之出匣赫若烈火之燎原孰敢嬰其鋒觸其鋩哉有能不怵不懾昌言以排之非志徇乎國而忘其身者乎是可謂忠直之臣矣其後鉅奸伏誅徙公爲民既而皇上御極徵復御史踰年超拜福建按察使而楊公亦同

日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聞之交喜胥慶蓋以忠直顯融則百僚思奮奸伏不興乃天下之福而非獨八閩之幸也在漢梁冀跋扈張范李杜之賢更奏迭疏而上不見察竟亡其身而國隨焉比者鉏奸甚於梁冀而公輩可無慚於張范諸賢矣未幾而鉏奸就戮公輩遂大顯於時此可以頌天子之明聖卜社稷之靈長矣公之昌大其前休猶未暇張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行難成而易毀今聖明在上千載之一時也尚益祗懋慎始令終樹勳業於無疆揚聲光於不朽是區區之望而羣公贈言之意也公其念之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五嶺之南古爲蠻夷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治者自漢武帝始郡縣其地累代因之疆土日廣生齒日蕃宮室百物之用日侈城郭日壯甲兵日富蔚爲大州雄鎮國家仍元制號稱兩廣各置三司以統府衞而廣東之地東南皆大海茫無際涯魚龍所家寶藏所在濱海之氓竊遂網罟之利鳴儔嘯侶連數十艘乘濤出沒事殺劫以爲嬉島夷峒蠻競欲肆忿猘奔豨突不可摩撫海外雜國若占城日本婆利勃泥眞臘三佛齊之屬歲入貢獻舶交海中然或狼子野心潛犯邊鄙故常選帥以鎭海道連城列寨棊布星羅戰艦戈船波詭雲譎卒伍之蒐糗糧之峙烽燧刁斗之警不可以一日懈而在春夏風潮之月尤嚴然自將帥以至卒旅有慢而玩寇有縱而殃民有虐其下有犯其上非繩之以法不可故特置憲臣一人以總按之吾邑陳公德清在職數年名聲達于朝廷既陞以爲布政使乃詔刑部正郎徐君德容往代厥職其僚友若金尙德者欲贈之言以余與君

嘗同舉也故以屬焉而弗能辭君起進士拜主事以至正郎其爲人聰明辨博而緻銳剛果故察冤燭幽炯若藻鑑剸繁斷疑利若芒刃上下多稱道之往涖厥職惟廉與愼尙懋無懈庶邊城按堵海波不驚以嗣陳公之休聞而追其高步矣乎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淑慝天下之大端也草有蕭蕕木有梧棘鳥有梟鳳獸有騶虞猰貐而人有聖狂聖者淑之極狂者慝之至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若草木鳥獸一受其

成形而不可變也人稟天地之善以生其初本無不淑者逮氣質之相縈物我之相形利害禍福之相攖始有變而慝者慝之害不可以勝道也善爲德者含慝而趨淑德斯昌矣善爲治者去慝而興淑治斯盛矣夫稂莠不去則黍稷不茂古之治天下者制爲憲令刑罰桎梏箠楚之具皆所以防慝也慝作而不去之求天下治烏可得哉虞之德化蔑以加矣然猶竄四凶北三苗而其命十二牧也亦以難壬人爲說焉夫牧以養民爲職者爾其於壬人猶當難之而況布憲於方州者乎今閭閻

之下有慝民焉官府之中有慝吏焉是皆所謂壬人而布憲者當難而去之者也容而不去則彼淑者非獨被其害而已且將尤而效之淪胥以溺焉故慝不可以容也然非明以察之正以臨之則亦安能去之此布憲者所以難其人也今天子赫然隆古之治舉天下布憲之不職者一一罷黜而簡賢以代之於是大理寺副陳君夢祥推轂出僉江西憲事其同年若太史徐時庸者需余文餞之君性資高爽學問通邃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庶獄情辭若視其掌官民利弊如辨白黑非明者歟居

官蒞職不爲利誘不受威怵不干貴近以覬高明而公論自不能掩非正者歟持是以往雖去天下之慝可也況一方乎且其憲長林君一鶚亦明而正者吾見江西之民吏將無所容慝而盡化爲淑也蓋可翼矣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伯遠故僉都御史式之公之季子也公起進士司南京六察擢副陝憲入僉中執法出監征南之師所在倬有聲績至爲文章溢出橫厲而詩尤擅名一時外至高麗日本亦傳其集何其盛哉公與先君子交厚守陳以契

家子最辱知愛撰杖屨侍琴書頗久故知公爲詳公爲政明肅勇銳而議論踔厲風發故遙聞其聲與驟見其外者疑其剛峭偉岸若龍虎之不可狎與之處而窺其中則固坦然不見畛域而藹然慈祥樂易殆可謂仁者固宜其有後哉公三子長伯仁典醫學之職次伯厚司撫軍之任皆好學有文不隕其名者伯遠幼穎敏鍾愛于公既長屏去瑤瑜綺紈之習一志於問學淬厲涵蓄日盛月豐蔚乎其文譪乎其行霈乎其才方將掇巍科躋要路而知者遽薦之至於天官授閩之懷安貳尹其

親友若進士杜宗嶽者需余言餞之余既累世通家而比歲重以葭莩之好得無言乎惟伯遠在家庭間所見函牛之鼎屠龍之刀明堂大廈之柱棟宜有傳矣俾之羞羔豚任榱桷尙足勞其餘力也耶雖然恃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此流俗之通患而伯遠之所宜戒也苟安於小而凡百皆盡心焉則豈卒於小而已哉語云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請誦此以壯伯遠之行

惜良玉賦

武林錢克明稟穎敏之資負遠大之器嘗不遠數百里涉三江九壩之阻從余於鄞歸入郡庠其學若春木之茁秋濤之湧也然累屈鄉闈僅獲一舉復見屈於春官既升太學與告歸寧余方惜其屈而又悵其刖也懷不能已賦以餞之

惜良玉之璞兮世黯黯其孰知濟泣血以三獻兮方露美而揚奇眩高價之所在兮踰百二之秦關悵連城之弗償兮又被褐而空還惟光氣之不可掩兮燁青冥之白虹山懷之而木潤兮水蘊之而流芳俟萬乘之一觀

觀兮繽衆珍其疇侶作玄圭與弘璧兮告成功而在序余縱觀乎宇宙兮陰與陽而互遷物始晦而終顯兮不獨茲玉之爲然暐雙劍之龍翔兮嘗埋光於下獄良桐焦於爨下兮卒徽金而軫玉伏鹽車之騏驥兮伯樂顧而空羣鳳凰辭于枳棘兮淩百鳥而翔雲羣蟄俟春而方出兮百蟲候秋而始鳴譪桃蓮梅菊之伍兮曄前華而後榮雖微物猶有時兮矧吾生之卓偉孰傾城而無媒兮恆獨居而長喟秦倦游以歸里兮家人羣而笑之遂合從而遂志兮佩相印之纍纍雎折拉而下車兮澤嘌吟而棄鬲竟封應而相秦兮匪困尼其能激彼詐人安足齒兮盍觀漢唐之鴻儒衡九射而輡轗兮愈四舉而趑趄典文吏之銓衡兮紆樂安之印綬咸擠績於無疆兮赫揚光之不可朽偉華擧之所懷兮在堯舜其君民視浮雲之祿位兮何淹速之足論惟道德之歸崇兮斯勳業之崒起渺聖域其未臻兮學問其胡可以止緝芳辭以贈子兮結離思之重重悒臨歧以高盼兮指泰華之高峯

送戸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燕關之北設萬全都司統十有五衛四大所所以扃鐍王畿緘縢中夏撫戎狄之背而搤其吭者莫要於此實天下之雄鎮也尊官要人之監臨將帥僚吏之居守精甲勁兵之屯戍輜車馹騎之走趨雲會輻湊無不仰食於縣官神農之敎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莫能守也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之仰乎食也尙矣故凡郡縣之所輸屯田之所獲鹽商贖犯之所納多儲於此源源而來陳陳而積水赴川而山累土也倉廩出納之務至繁而且重故常命戶部侍郎或郎中一人總理十九衛所之糧儲非有器能年望者不在是選張君文吉官戶部主事負通達之才厲公勤之志多歷年所旣老以成被旨擢爲郎中往涖其事其寮寀若馬惟學者需余文餞之嗟乎國家賦民以養兵俾爲民衞民至竭脂膏殫筋力以供之不敢後也一旦有警兵皆閉城而不出束手而無爲俾窮閻赤子困於豺狼之吻可勝歎哉此固非君之責也至於糧儲素已廣取多積而常起不給之歎其故不可以勝道者苟能究其利弊量其贏縮不怵於威不誘於利俾納無虛欺出無橫溢公無侵漁私無鼠竊則儲蓄恆滿而隨用不可竭是不在君乎抑吾猶有告者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故古者欲省轉運而豐儲蓄莫不以屯田爲務若趙充國之田金城羊祜之田襄陽概可見也今屯田之策行之久矣然吾聞三邊之境巨璫豪將率占腴田役壯士而防守者皆羸卒兵耕者皆瘠土耳苟釐而正之何患邊儲之不富耶第恐所聞者妄也如其然儻可以論列其事否耶因書以質之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閩之瓜山鄭氏其先自宋之王宮敎授艮佐始居歙之長齡傳六世垂百數年食指稠眾簪纓聯翩爲大家名族至國朝河南參政居貞因其考憲副之遺愛于閩始遷瓜山然不忘厥本猶稱長齡鄭氏又慮後世寖遠而忘其先乃訪先世之貌像及其塋域一一圖之而書墓銘于其後用傳于家今參政之孫培叔慮其久而弊也取而裝潢之以若祖若考像塋之圖與墓銘綴之又取世系之譜併裝成冊名曰世德家乘其子彌及從子鋹俱以鄉擧高第至京師祈余爲之序昔者婁敬說高

祖曰洛陽天下中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不如關中之形勢余嘗讀而笑之夫德之於人大矣自古有國與天下者皆以有德而興無德而亡奚擇於洛陽關中哉周漢中世皆遷洛陽同一形勢也然周以之亡漢以之興蓋平王與光武之德異耳使周之君世有文武之德漢之君世有高光之德孰得而亡之信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也士大夫之有家者亦莫不然鄭之先不知其幾遷而至歙在乘可知者始自歙之律村而官塘而長齡而瓜山凡四遷矣而宗族滋繁家聲滋熾蓋世德之所致也稽其乘若宮講之睦族武節之賑貧嘉議之爲縣憲副父子之忠國惠民者非所謂世德耶宜其族之興也繼今而後子嗣孫承尙厲無懈其處者脩其孝弟睦婣以樹本于家其出者盡其忠讜仁惠以揚華于國將見世胄之昌綿數百世而無窮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鄭之子孫尙念之哉

懷德堂記

光溪張氏吾鄞之望族也其先本淮陰人至秀州太守復乃遷于姑蘇秀州之子廣以進士累官文華閣學士

至同知樞密院事以卒樞密之子處士禮當宋季避金兵渡浙宅于吾鄞之櫟社子姓繁昌代有顯宦號稱九世簪纓之家名聲燁乎郡國後處士之曾孫高行始築于光溪傳嗣數葉雖顯榮者稀而貲財之饒人物之秀詩書俎豆之盛環鄞四境鮮或過之亦無忝其先世今有字受之者風儀秀整性度寬和讀書好禮艾耆而不懈乃其族之表然者嘗以宗人日蕃而舊宅隘不能容乃相地于宅之南別築一堂經始于天順辛巳之秋至明年春落之美奐美輪聿來胥宇頌禱之餘慨然歎曰吾先世櫟社以前皆有令德以遺其後識之譜牒者猶可徵也自吾曾祖肇遷于茲其開創之勤積累之厚貽謀之善鄉鄰備知之矣今族人千指皆得嗣守箕裘奠居宅里而吾今幸鼎新堂構保有室家者皆由先世所遺之德吾極懷之而不敢忘也吾子姓可無懷乎於是榜其堂曰懷德寓書其姻國子趙先生屬余爲之記惟張氏於余爲母族而受之甫於余爲外兄也往嘗造之甫與羣從殷勤厚款雍雍乎獻酬之禮懇懇乎肺附之情至信宿而後返是時所造乃其舊宅堂曰嘉蔭樓曰

讀書環以江溪林麓之勝至今猶在吾目中獨未識所謂懷德堂者意其門庭之廣棟宇之壯登望觀游之美必倍蓰其舊也余脩國史旦夕事竣即乞歸省問安視膳之暇拜吾外兄於堂上於所謂懷德之道可論其詳也姑以此記爲之先驅

陳太常誄

陳公贇字惟成別號蒙軒淛之餘姚人也六世祖應庚宋進士曾祖俊民元上虞縣訓導父性善國朝行部吏曹郎中公少知名用薦訓導杭州府學選授翰林院待

詔典教禁中陞典籍尋遷五經博士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入爲太常少卿致仕從家錢唐以例進階亞中大夫春秋七十有五成化二年三月甲辰卒嗚呼哀哉守陳與其子右通政嘉猷嘗同舉相好因緣識公旣有年矣聞訃嗟悼遂作誄曰

舜後嬀滿周封以爵遠國于陳用備三恪始自仲完以國爲氏旣昌以京延于百世隆準之興平出奇計漢鼎旣東寵顯忠繼魏太丘長二難元季在晉有聞訓占壽志叔達佐唐子昂惟藝宋有省華三堯踵貴餘子詵詵不可殫紀公前六世祖曰應庚疇偕擢桂其季龍榮懿曾大父樹人烝烝闡其文教振鐸虞城大父嗣德幽人之貞不耀其華亦揚厥馨父陟郎署三銓在衡載美世令慶流其宏公挺而生藍田之玉克嶷克岐寖明寖淑脫略綺紈締交名碩左規右繩禮恭行篤羣聖所談百氏所錄徧覽旁窺繼日以燭咀其膏腴沈浸醲郁發藻揚華絫觴連牘筆贊要眇綺纈華縟歸赴賓興氣劘場屋就覩和珍彼驪其目三獻不售抱璞以哭如彼龍劍匣而埋藏紫氣上達斗牛之旁有推其轂發軔于杭祁

祁搢紳入室升堂大輅騏驥高岡鳳凰遐驤遠翥出自門牆九載旣盈爰獻其績羣而試之寔莫與敵乃拜詞林待詔之職金門玉堂出入降陟帝謂在古文武之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兀者亡足尊足者存疇曰薰腐弗迪忠純式穀教誨其在儒紳內館肅肅金璫駿奔灑濯磨厲俾洵且仁滿考書最屢遷其秩超擢少參朱衣赤紱往莅東廣瘴癘之窟時有寇攘討伐方畢乃訪耄倪返其家室弔彼戰場掩骼埋胔遂摩瘡痍藥以參朮鴻鴈甘棠歌聲寖溢入副奉常用典三禮夙夜惟寅罔敢

怠弛殆老而傳乃歸桑梓徙家武林冠蓋之里別墅西湖花竹秀美燕處遨嬉優哉樂只載進崇階實多受祉天不憖遺一疾弗起嗚呼哀哉鶴怨猨驚啼螿互答落日曛黃悲風颯沓錫老之堂留春之閣寂寞蕭條凝塵滿榻殘瀝在觴遺墨在篋親暱顧之涕淚雨頹衰草荒原封高馬鬣萬古長夜曠不可接嗚呼哀哉懇與令子同舉于鄉同擢進士拜公燕堂世契方洽遽成參商寄我汗竹西湖百章齒老才壯歎仰可量二弟秋薦幸稱聯芳乃勞鴻藻大肆揄揚感念方至聞訃驚惶誄以述德增欷重傷嗚呼哀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四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送羅太史序

士有所見則趨舍之際不奪於愛憎利害之私特立而獨行矣世之人凡有目必有見然見而不眞猶無見也吾嘗市織文于肆肆列錦綺數十百端五色紛糅而美惡雜陳視之眩惑雖其色之淺深且莫可辨而何美惡之能別殆倀倀如瞽者他日錦工過之望而知其美惡

不啻舉筳與楹厲與西施之易辨蓋併其美惡之所自皆已見之不可惑也士之於道必若工之於錦灼然見之眞而不可惑乃爲有所見也世之搢紳學士自謂見道而其趨舍之際卒奪於私而不率乎道者皆無見者耳如余之市織文也苟灼見其美惡肯取惡而舍美乎貴莫大乎千乘之君而賤莫甚於匹夫福莫加于生榮而禍莫溢乎死辱自愛憎利害之情論之宜如何趨舍也然伯夷尊父命而讓其國重耳不敢因父死而利其國龍逢王蠋解揚王章之徒不顧死而忠其君非有所

見而能之乎夫君臣父子之大倫三極之所由立萬古之所不能易者非可以一時之禍福貴賤而虧焉者也苟有見乎此則雖千乘之國棄之如弊屣死辱之禍就之若酣糵而況區區者乎不然則凡可以取貴而辭賤趨福而避禍者無不爲之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有不顧焉者矣士可以無見乎哉吉安羅君應魁以大魁拜史官長方兩月遽言事抵諱出副福建市舶提舉蓋有見夫大倫而不暇顧乎其他誠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嘗同寅留之不可姑贈此以代繞朝之策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吾邑范君時澤以名進士拜南京駕部主事將行嘗所來往屬余文餞之搦管之際百思稠疊將盡吐而書之雖累數十簡未可終也姑以余懷之不可釋與輿論之不可泯者試書其一二始余在庠序與時澤往還講習情甚相好自官京師恆望時澤與計偕至得同朝以卒好嘗數日而歧焉然曠十數載時澤方至幸同朝矣未及數載又遽以別此余所甚嗛而不釋者曰余赴選欲奉吾母就養吾母謂北京遠且寒不能往若南京則可

故余初謁選部甚欲得南京之職既而授職于茲屢迎吾母不至所蒙內廚酒饌徒以餽妻孥款賓客而弗獲遥獻於北堂之上且吏事方殷未獲歸省陟屺瞻雲惟懸懸於朝夕耳時澤父母具在其未選時亦願就南京以迎養今幸竟如其願想其衣錦豈行躬奉親輿以就華第婉愉承候無斯須之違晨殽夕膳極江南水陸之珍時節上壽僚友親賓交集懽溢於中外可謂天下之至樂矣此余所甚羨而不釋者時澤負明敏特達之才俾之劇繁治劇猶有餘裕今南京禮部所典邦國輿輦

逮天下傳遞廏牧視北京簡甚時澤理之譬猶持利劒而折枝策飛黃白犧而折旋於戶庭之內耳然不可恃此而自逸要必臥君實之枕運士安之甓理簡若繁居易若難則崇重之位繁劇之任階此而登雖欲辭之不可得已此則非余之私言所謂輿論之不可泯者時澤其以眾所論者自厲以余所羨者自慶其暇則時因朔風以寄尺楮庶亦少慰余之所慊乎

送瑞昌王大尹序

嚴郡有二徐主事一曰原一官于兵部一曰明德官于刑部皆與余往還相善原一嘗請余文賀其僚明德嘗請余文餞其友皆未之與也昨者二徐同過余同請文以餞王君道君之才行與其履歷甚悉余以前文未就辭至再三乃請緩前文而欲必得茲文何其厚於君哉蓋君乃明德之外父而原一之執友也余爲其固請不得已則語之曰爲邑之道亦若是而已矣蓋邑事有當厚者有當薄者有當緩者有當急者苟厚薄得宜緩急循序則庶事用理黎民乂安否則事曠而民病焉世之爲邑者亦莫不有所厚薄緩急然厚非其所當厚薄非

其所當薄其於緩急也亦然彼見夫尊官大僚溫顏慰勞細人險士曲意逢迎則惟是用厚而餘皆薄之見夫徵科之期甚促文移之召甚嚴則惟是用急而餘皆緩之甚則厚於利而薄於名緩於公而急於私有不可勝道者焉嗟乎邑之置以有民也令之設豈有他哉不過使牧養一邑之民而已然則令之所當厚無過於民其所當急亦無過於民事者矣古昔賢令之於民也愛之若嬰兒撫之若驕子而於其耕耨斂獲促之惟恐後其時一有水旱凶荒恤之若救焚拯溺然其他則皆泛爾

待之悠爾應之是則得厚薄之宜循緩急之序事理而民安用能陟貴顯於當時揚芳聲於不朽也君以賢能擢令一邑倘取吾言而厚所當厚急所當急則將與古之賢令並駕而齊驅矣二徐之厚於君也意不以此望於君耶

送浙江憲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仕務忠于國而不顧其身敢於披逆鱗蹈虎尾濱死而不易辭顛躓流離而無變其志者此往古忠讜義烈之士也吾於楊公見之公始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克舉厥

職罰然有聲天順紀元之初按巡畿內適歲祲民困百方以賑之有二權貴攘斂民穡抗疏劾之詔稱公敢言稱職且命吏部志之識將有大任也時所謂權貴者方掩取復辟之功擅權作威殺戮率任其情封拜盡出其門一時勢燄熏灼雖當宁亦嚴憚之人無不爲公危者然以有詔未加害也無何公還自擊其勢益張慮其跋扈以貽廟社之憂乃率同列盡疏其惡請行誅竄權貴憤甚謀中之罪造飛語以聞詔諸御史詣便殿親詰之公與今開封知府周國用瑱瑱謫前疏且道跋扈之狀釋飛語之意甚明而悉雖龍顏赫怒天辯峻嚴曾不懾而少屈侍衛者皆股栗背汗聞者相顧吐舌無敢言即日下錦衣獄又逼公誣引善類箠楚慘酷卒無片辭及人已而公坐重典餘皆貶官戍邊有差會天大風雹拔木壞屋乃皆從減當貶者復戍者貶而公謫戍于遼左道遇赦還憤者又傳之他罪徙戍廣西之南丹涉鯨波冒瘴霧與峒黎海蠻爲伍意恬如也居數載權貴相繼以逆誅公始得還其里今上御極聞公忠義徵復其職踰年超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見聞交喜胥慶何者山

有猛獸藜藿不采繩墨誠懸枉木取正自古國家權奸昌則忠諫沮忠諫沮則百官皆習爲諛佞而權奸益無所憚甚至改玉而主猶不悟代有之矣今聖明在上而公首以忠義被徵超陟崇顯名聲彰乎遐邇將使四海之內忠讜增氣諛佞靦顏而奸邪之徒皆破膽革心天下於是乎永寧矣豈獨風行兩浙之廣而已哉余不佞僭書此以贈公尚無變其初節是望

璠林醉歸圖記

成化二年春三月朔士中會試者鱗集于大廷天子既

親策之越三日傳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若翼日錫宴于禮部命太保會昌侯主之在廷之臣嘗讀卷暨將事者皆與朝既承命者趨赴輿馬騶呼塡咽于衢道至則望闕五稽顙然後相揖遜序爵而坐戴花被錦俎豆有光天廚之珍上尊之醴芳潔而腴旨鼓磬霆訇絲竹鼎沸天魔八蠻之舞藏挾角力緣橦蹵踘之戲傾聽縱觀滿喜溢愕爵樂無算暮而徹俎復望闕五稽顙乃歸國家自慶成大宴以下縟儀豐具未有若斯其盛者蓋賓禮儁賢而勸其忠藎將以康萬方之衆也大享之養鹿鳴之歌其來尙矣嘉興湯君滌以進士與宴退而命工作瓊林醉歸之圖蓋欲彰君之賜侈儒之榮而因屬其所以報稱者吾弟守隨與之同年乃來請記瓊林者宋內苑也唐初進士醵會於曲江耳至宋始賜宴於瓊林苑後以爲常今固易地世猶稱爲瓊林宴云醉酒古之所戒惟此則不以醉爲嫌蓋亦所謂彰而侈者君其毋酣乎富貴而惟醉乎道德禮樂自效一官以上爲德爲民俾五位需于酒食之貞而四方安於既醉之太平則所厲報稱之道莫可尙矣懋之哉懋之哉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時用余三十年前故友也其尊考布政公初起進士拜監察御史克盡厥職訇然有聲以事忤當道出令吾鄞鄞大邑也前令皆病其劇而公德性寬仁操行廉介才識明敏而剛斷又其文學豐贍自詩文暨大書草隸皆工故其臨政恆綽綽有餘裕而喜延耆儒碩德與之下上其論樂引小生髦士獎誘而造就之時先祖栖芸先生德學高邁望尊一邦首被延禮而先考梅讀先生嘗以鄉選不利被前令逼司文墨公知其然亦甚器重守陳年纔十一或謬言其早慧亦蒙召見大獎稱貸久益親愛視猶其子命入署居與時用同硯席朝夕誨教期待之甚重時用長余一歲恂恂雅飭與余亦相得若昆弟焉僅三越月而公以憂去其後改令建德洽行大彰擢守漢陽課績第一遹超拜河南左布政使未赴而卒時用自去鄞後恆隨公于宦所擩染既深而自公之卒益奮躍而磨淬故其才迥超乎輩流用薦授雲南府經歷考績書最乃陞尹河南之陳留告余以別余於是俛仰今昔有不勝其慨者矣古者桓彝歎謝安於阿齡周

顗識義之於一紀而荀淑之異黃憲張公之奇王導皆在將童之際彼所知者誠其人也顧愚何人誤被公之知遇而始以童蒙罔諳明誨後雖粗知向道獲官于朝而逮今碌碌若乘鴈之集江湖亦非往昔期待之意況自昔三月之後參商相望弗獲再奉一朝之談而竟成萬古之別余其可勝慨乎所喜時用底法肯堂析薪能荷令攜治縣之譜往字陳留之民尙舉公之所以字鄞與建德者施之而益張守之而勿懈俾治化洽於一同之閒名聲達於九重之上由是爵位寖隆若公之陟于

專城以至于藩翰則公且不朽而余亦與有光矣時用其懋諸

祭趙學正先生文

猗嗟先生朱室之胄懿德豐才造趨袞袞早晚奧渫以被纓緌雖伸其屈尙嗇其施終老教事以訖于斯譬之蒲梢逸驃赤驥白犧驚雲之足歎玉之姿挽鹽車而上虞阪幸孫陽其顧之脫泥塗之困苦冀玉勒而金羈胡尙淹於外廄會弗獲立仗於天墀志千里其猶在伏槽櫪而安馳然回睨乎舊侶則夐隔乎霄泥況冢子已佐乎名郡門生多籍乎金閨壽踰六而望七考終命而奚悲昔我先子徧交豪英推賢論故莫踰先生同鄉並遊曄若連璧闖于文場偕戰以北遂偕抑厥在彼鹽車祖鞭先着乃殊厥途契家小子顓顓其愚幸與令器偕名薦書始者契闊山斗在望茲者密邇繩墨是傍奄其逝矣孰知我悲酹觴以訣涕如綆縻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進士王君旣拜知嘉興縣事其同年行人司副夏用貞夏官主事許廷冕偕請于余曰吾邑得賢令長人將蒙

其休澤也敢請文以張之余言王君猶未莅爾邑澤爾人也何以預道其賢用貞曰君世家大名之滑邑而厥父登州貳守也大名在天子畿內棫樸菁莪之化最先被之素多賢才俊偉之士登州以儒起家蓋有循良之政而君狀貌瓌偉資稟岐嶷內有聞于家庭外有得於師友故其行日茂而月崇乃擢進士高第觀政于工部自卿以下舉期待之重適朝廷重恤民瘼精守令之選吾邑乃得君焉夫蒲梢駃騠望而可知其躍千里也夜光明月見而可知其燭十乘也況百里之近一乘之小

又何必取道而嘗之待夜而試之然後誇其足之奔逸光之輝煥也耶吾觀君之材行蓋雖宰要劇之務都崇重之位亦無不可者區區一邑之政其有爽耶此吾所以預道其爲賢令而慶吾邑人之必蒙其休澤也余曰是則然矣抑余猶有慮焉蓋世有恃所抱之大而反忽於小厭所處之卑而妄覬乎高卒之名與位俱仆者余見亦多矣君生於大郡名家抱雋材懿行而擢高科俾宰一邑若匪其宜然命相先試以民事守宰多入爲公卿亦古今之通道也君其無忽於小無覬乎高惟廉惟勤一以奠安元元爲務俾績偉而望彰則夫收冀北之良以登天閑拾滄海之遺以薦清廟者有能舍君也耶君其懋諸

祭桂公瑞文

嗚呼公瑞廿載之厄一朝之伸賦命屯剝一何至此極耶鸞停鵠峙之標注海懸河之辯茹古涵今之學劇繁應變之才不獲少試負而去之天何虛生吾公瑞耶惟夫才名淑問之彰自公卿以下皆爲之傷悼清文秀句之傳逮百世之遠不遂至於湮沒茲與鄙夫儉人都鼎

足亨期頤者誰榮誰辱孰壽孰夭有不難辨者是足爲九原之慰耶念國家之喪賢傷鄉邦之寡能則吾黨之欷歔又不獨爲吾公瑞而已嗚呼痛哉

毛憲使贊

慮囚以公斷獄以勇威不能遷利不可動奮志戮賊殺身成仁疾風勁草烈火貞瓀哂彼宵人竊祿逃死糞壤蟯蚘曾何足齒巒山之顯瘴海之壖有虹貫日其長竟天太史占之惟公之靈爲然

與江元勳書

伏惟閣下以明達俊偉之才擢甲科高第司六察於中外訇然鼓聲僅更數載一蹴而爲按察使位三品撫鎮十有一郡數百萬官吏士民此非齷齪者可能覬其萬一比緣邊警微累乃能運籌于幕府之中獻凱奏績獨先衆僚而光復位祿良足欣賀然迂愚左見有不能釋然于懷者請爲閣下一二道之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麾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惟國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於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

功甚者戮齊民以劾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介於是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以專征之權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書有言皆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先零可也既而翦其幹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皆在於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之捷朝聞而破潯之報夕至兩廣遠今未知寧日較之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況窮奢極侈暴征苛斂與其他有尤於前人者未敢一二數也閤下在幕府

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耶抑嘗有匡正不見聽從而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搢紳之清議不容閭閻之深怨不釋而閤下亦與焉凡在交游無不爲閤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賞而競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議與怨者未如之何故皆效尤不已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自謂磐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於權倖而公論不與者亦鮮克久也且天下之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當其罪者至多矣儻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愚不當任猶懷漆室之憂而況閤下可不爲之卻顧而長慮耶道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閤下可以安枕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永戢生民復覩太平之盛則閤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閤下之明達俊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

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閤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

耿檢討裕畫像贊

峩冠華簪珮玉璚玖京兆堂堂樂安褎褎聆其論取武成之策二三窺其胸吞雲夢之澤八九陟之玉堂青瑣非其華黜之偏州刖乘非其垢萬里之途騏驥之走吾見款段駑駘皆瞠若乎其後矣

縣畫解

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縣諸款賓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縣于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爲其不可予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闗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劒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庳陋器用鄙

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繡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皿迥超於陶瓦而厠之玉敦珠盤則頗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誚於寒門中家亦見嗤於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知性而蹈之斯爲道蹈道而得之斯爲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睟而背盎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壟斷乞于墦閒粟帛豐而營珠玉靑紫遂而徼壽圭蹠蹻之心而工兜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愼於大而忽於小或勤於始而懈於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其於物也宮取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䊪可飽不必

玉粒雕胡醬醨可醉不必瑤漿蜜勺雞豕可甘不必膈熊蹯脯鷦髀臛豢豹之胎擘囊叩缶不必韶虞乘駑策蹇不必騊駼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己必盡若洪鑪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於一海之水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由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爲楷模無不歎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

知所擇矣不務姸其德而務物之姸避眉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慤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云乎哉或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秋官主事巨君時雍歸覲序

遼陽巨君時雍以進士高第擢主事於秋臺每昒爽入朝退坐其署審兩造明慎五刑罰日旰始休尚能以其隙作文辭攻楷法珠琲冰玉鏘鏘出牙頰間金錯銀鉤光映縑軸在列咸道之常念其父封主事君母安人僻居於窮邊絕徼關隔道遼弗克昕夕佐餕候寒燠東顧而興嗟迺援例請歸省制可之且賜楷幣以爲其道里費於是涓吉出東直門外祖而舍軷同官相率張飲之蘘定樂作浙東余允清舉觴而前曰巨時雍忠孝不兩全衆矣子服勞王事克著聲績而父母俱在貤封祿養以顯之可謂全矣遂賦烝民之四章又賦南陔之篇既而三山李廷美前舉觴曰巨時雍子今爲畫錦之行矣然昔人有佩六國相印者有縣令負弩矢前驅者有懷銀黃垂三組者皆取譏於君子子其慎之孔子恂恂似不能言石慶望里門而步可以則矣遂賦小旻之三章既而江右何廷秀又舉觴曰巨時雍子起行閒以擢甲科官華要之署寵祿遂于二親固其素所自樹立然國家之德恩盛矣遼海雖斗辟子所生也樂所自主人情攸同無耽是樂道復于公庶幾夙夜以報國家之盛德哉遂賦小明之卒章巨君乃徧拜之賦伐木之首章又賦隰桑之卒章三觴連釂衆賓交酬爵樂無算盡懽以別

與劉欽謨書

人至辱賜詩公和章欣誦再四感佩良深去歲承惠詹書茲復有羅帕之貺已領雅意然僕素重文辭儻投以所求數詩過於千金拱璧遠矣拱俟拱俟自使車臨汴毀言籍籍歐陽時熙來始克力辯僕亦因以窒毀者之口然時熙道閣下操行廉而敷教美第因毀而寬假諸生至不敢行罰豈其言亦未然乎信如其言竊以爲不可夫止謗固在自脩然不宜懲羹吹虀之過也君子持己臨下莫不有道前古聖賢皆可師法吾以吾所行質諸聖賢非其道則雖舉世吾譽猶當改而趨於道道矣則雖加以大僇猶當固執之死而不變何區區毀言之

足顧哉大易之繇曰觀其生君子無咎閣下其無爲毀譽而前卻惟觀己所行者君子乎非君子乎而日脩以純乎君子之道則吾見閣下道德爲百世之師政教作四方之則而文章遺萬古之傳矣彼毀者若春蛙夏蟬自鳴自止尙能爲閣下累耶僕素仰閣下若山斗旣忝時人之毀誣又感惠問之稠疊故僭冒一言僕所行多非其道朋友以古道相磨切者殊鮮惟閣下賜一言箴之是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四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五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蒙書

右晦翁與趙子蒙手簡半楮十餘行所言皆細故俚語蓋信筆行墨者然流傳至今藏者什襲覩者肅容不啻若紀甗郜鼎楚和氏之璧者非以其人哉舂木之芘援女手之鷄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三復玆言敬識末簡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蕭君宜忠世家湖陽蓋宋狀元國梁之後今其伯父景和副憲山西族叔父子璣給事兵科而君風儀清華文學褎褎以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受命戒行其友若進士陳某者屬余言贈之余於憲副有一日之雅而子璣乃余校文南省時所知者君又與余弟守隨同年是謂契家之好宜余贈君言也給事中居禁近清切之地以論思諫爭爲職凡天下之事無不當言在兩京一也南京者獨不可面折廷爭獻可於未然補過於方萌耳至於國家之大計民生之利害文武吏之臧否庶政之得失固未嘗不可言也異時有上封事者盡言不諱因黜補外任數年來鮮有言者豈以前爲戒耶君子之仕也有官守則修其職有言責則盡其忠他非所計也異時盡言不諱者可謂忠藎之臣矣雖一時黜外而其休聲令聞已播之四海而無疆可垂之百代而不泯固已尊於台鼎而榮於爵珪矣又焉知台鼎爵珪不由此而致之耶古之人有盡言而罹不測之大辱者然當時亦多踵其迹後世且聞其風而興起況今之盡言者旣無大辱猶享祿位況有如前所云者士胡不踵而興耶且古今言者不皆黜與辱也因言而遂陟崇顯之位樹大勳業於世者固眾矣暫黜而終陟辱其身而榮其子姓者亦眾其不言而黜與辱身與胤嗣俱無聞者世豈鮮哉何獨以言爲戒也雖然言亦有難焉者非言之難而爲言之善之難也爲言不善則激時之怒招己之辱奸人得而甘心懦夫因之杜口是吾雖無愧于職而反有傷於治矣納約自牖大易稱焉巽與之言孔孟所貴苟用納約自牖之術而加以婉巽之辭其誰怒而辱之余竊祿于茲有慨乎天下之事深矣欲言之而非其職不

能不傾耳於君也朝陽鳴鳳之音庶幾乎聞之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張君景昭初以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轉刑部主事已而陞員外郎戶部理財之職也自土地所出布縷粟麥稈芻之賦以及山海所榷茶鹽之利關市所征竹木雞豚薪炭百物之稅雲委山積出納無間於晨暮皆欲理之得宜俾無侵尅耗損之弊非勤敏者莫能任焉刑部治獄之職也凡治獄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往往陷人於死以爲自安之道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鍛鍊文致之罪雖告辭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自秦漢而還已有茲弊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仁恤者莫可任已君在戶部則有勤敏之行在刑部則有仁恤之心故皆著聲績茲者被旨擢江西按察僉事而同官需余文餞之理財國家之大計治獄生民之司命職任固皆重矣至於按察之職則非特理財治獄各司一務而已凡一方百司若治獄若理財之屬一一皆當究察其臧否功罪而按治以黜陟之大之社狐稷鼠小之閭巷之蜂蠆亦當按而察

之然非明則不能察視白以爲黑見媸而姸之矣非威則不能按養蠧俾害稼縱狼於當道矣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唯如是而後可當按察之職也君既素有勤敏仁恤而今加以明威施之湛然鏡輝轟然礮聲照臨震駭乎大江之右蓋可必者尚加勖諸

送戴大尹序

凡鄉舉之士禮部載校其文高第擢進士次乃授校官此聖朝不易之制也然解額有限文衡或失其平故學贍詞宏而不獲廁高第者往往有之第進士者必授華要之職或一歲而屢遷或不數年遽至崇極而校官者必滿九載然後攷績而黜陟之至其陟也拘以資格或踰數十載歷數階卒不離寒氊冷署之內金紫弗加于其身鈞衡不入于其手故雖有尊主庇民之德剸繁應變之才竟流落而無所施縻騏驥於戶庭委舟航於墟落豈不深可惜耶曩歲嘗破資格而用之一時位崇要以樹勳勞名施至今者不爲鮮矣已而沮之輿論交病今禮部尚書姚公乃以爲請有詔從之於是吏部集天下校官之以攷績至者拔其尤得二人焉皆授之縣尹

壹捌陸 96 上
12A

而戴君廷章裒然首選拜尹華亭華亭大夫士若武選主事張汝弼者屬余文餞之君世家蜀之富順以鄉舉第一人典教于京有文學材能之譽茲所以當是選歟昔郭隗對燕昭王有曰王誠禮賢請自隗始以余觀之隗之言論風采豈有足敬而復得樂毅鄒衍劇辛之徒繼之故王益敬賢而成破齊之偉績使隗無可敬則王之慢賢將不始自隗耶今校官之進用方自君始君誠廉慎以律己仁恕以惠民克成善治茂延令名則人皆知校官之多賢而進用日衆否則亦將以君藉口而杜

校官之進矣然則君豈若他尹特一邑民生休戚之所關哉又天下校官進退之所係也可不洗濯以自新鞭策以加厲哉

送游大昇序

往歲慎選廷臣授之憲職以董學政時刑部副郎游君大昇在選拜福建提學僉事至則徧歷八府五十餘學嚴考校之有名在學籍而曠歲累月不一至者有恃老雄虐新進小生者有老身長子而操筆不能措半辭者有作非以亂倫者悉黜爲民與吏一學或數人或十數人或至數十人不已其有疏易少檢者怠荒不習者皆重之扑刑俾悔而改於是引其俊豪才淑與質而勤者納大家貴族之秀子弟與之處接以温顏誨以善語課試有程獎勸有道陟之以廩拔之以貢以舉者惟視其材威富莫能奪也方其考校之初黜多朴重前此未有有歌之曰匪仇匪雠我驅我逐十什爲羣以伍農牧彼豸其冠胡還是毒又有歌之曰泮水泮水可遨以嬉鷺車聿至櫝之匙之彼洗且漬孰云其非一時謗議藉藉公不爲變久乃翕然化服衆歌之曰彼莠驕驕我公用

薅此黍嶷嶷我公是植公撤我蔀廓其昭如引我翼我康莊之衢瀛鏡在懸甄作敦埶慈良之師嚴嗃之父我菁莪拔公功莫倫冀公陟矣無離我閩自是頌歌日揚聲閩旁達遠今越六稔矣乃考績于吏部廷議欲留而陟之以閩士仰君之至也復命之往以需後命閩之仕于京者若刑部正郎王彥弼十數君相率屬余文以贈余與君同年雅相厚用書其美以厲其成

勉庵賦

四檐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庵榜題曰勉蓋赤城之老

壹捌陸

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甃鬬鐵硯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儔業惟務本力晉作勞荷雨蓑於南陌植煙杖於東皐冰未開而畊鑿水方沸而耘耨溧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恆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鳧㮚弓和六材畫繢五色各執藝以效勤或貪傭以成疾眥已闔兮强開腕垂脫兮未釋悵花柳之芳菲羨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

侍延英而戢汗冒九折而馳驅厭簿書之沓擾惡敲扑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將嘯月於瑤池耻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將隳恆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重勳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鱗兮苦辭悅翠蛾兮卻顧挺高節於晚凋熠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帆颭風於粵海暌積雪於燕關惟百嬴之足望曾一寢之遑安若乃邊壘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搏鼓礮殷兮鳴雷戈矢紛兮洒雹孰不魄褫而魂飄心摧而膽落强賈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垂亡獻俘馘於既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孳沒其無已夕燕娛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亹亹之文王茹仁義爲玉食服道德爲文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與王惟臣書

即日夏暑遠惟苫寢之內百憂熏心矧此炎赫何以堪

處比有朝命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而傒軒從之至者衆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後世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册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爲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爲樂媮俗至此可爲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泰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館者然禮皆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夷狄禽獸者惟

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令賢之不逮耶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歎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蚤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閒可脫今始得以滿考爲辭而力脫焉若蟬蛻于汙濁若魚泳于清泠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于清都紫微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亟至僅足滿考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千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譏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況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衆議叢之大節既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益揚台鼎之陟

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聖天子嗣位之初擢進士二百又五十人闕沈澄之裒然在高第觀政于禮部既而有命譔英廟實錄移郡國網羅放失以備采擇分遣進士董之澄之如浙東徧歷諸郡董之嚴且明裁諸儒所譔去取襃貶歸於至公自守令以下未嘗假以辭色遺人所供法不應者雖微必却人見其行之獨殊乎衆也疑焉或甘言重賄以嘗之輒悖怒繩以法衆力解方釋至事竣而歸卒無所取囊性故衣弊氈而已先是永樂閒禮部主事孫公原貞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既冬衣無纊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緼袍遺之亦固却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尙書鎭撫兩浙始卒一廉所在皆著聲績浙人謂孫公而後惟澄之繼之自永樂至今更五十載浙江見禮部之廉者僅兩人而已何其罕哉嗟乎貧者覬富富者侈奢藜藿糟糠衆口皆厭金玉綺繡珠翠之華雖童孺猶悅之自非焯有所見

而秉操之貞者疇能潔然無所汙耶茲廉士所以罕也然貪夫汙士方自以爲能而世亦能之視廉士若無能者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一介不取者所以致相商伐夏之烈也彼無所不爲者曷能有所爲耶澄之今拜南京監察御史常所往還若給事中蕭子璣屬余文贈澄之試禮部時余與校其藝其有事浙東又吾鄉邦也識之久知之詳故爲褒其舊以獎其新俾固其不爲之操而奮其有爲之才用舉厥職以丕隆厥聲陟崇持重不占已夫

孔明自比管樂論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夸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鶡以爲鳳視玉而石之者昔白圭自以愈於禹荀卿自謂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子房而今之人懷片善負寸勳輒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廷羣英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己皆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自謂不如回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宰山河勳業揚于天下令名垂于後世於是郭沖謂其有踰管晏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其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才業實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疇也以余觀之其

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栖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略乃爲取荊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隄而堙之吹死灰而

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障熾火燄耳且楚成不雄於曹操田單智力不强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㝡過於二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謙言其亦異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於伊傅而夷攷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

盡王佐之道而爲天民之粹者非伊傅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世之議孔明者郭沖越人而陳壽楚人也唐之杜子宋之諸儒其鴈門之人耶嗟乎如孔明者猶必待數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顧欲以一時之毁譽爲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南園趣詩序

鄞城中日湖之曲有弟地廣袤且十畝鄭君汝誠得而治之燔灌莽畚砂礫引湖以溉雜蒔花木果蔬五穀之種繚以牆垣而屋其中汝誠日與僮奴更揮鋤抱甕暇則手一編箕踞脛閒讀之春夏綠蔚紅敷濡沐雨露秋冬青黃雜揉霜雪點綴觸目無不可愛晚餚朝饔充溢于鼻甘芳之味飫口果腹汝誠樂之嘗爲詩四章以寫其趣鄞多俊髦耆碩而汝誠二卿之家能詩工書有風致無不與之傾倒時往來園中坐茂蔭沿清漪談笑竟日夕或薦果瀹蔬饌湖鯉酌松花酒歌呼諧謔取四章詩高吟之索客和和者寖多聯爲大卷間攜至京師屬

余和且序夫在城市中而有田園之趣雖平泉金谷安足多道宜君樂而形之詩也然君負不羈才豈宜與老圃同老今襄城伯被命征西南夷辟文武之彥置幕下汝誠膺之策勳被樂可冀矣把種樹書乘將軍馬豈獨石瀆川哉吾見南園之詩將轉而爲鐃歌爲鼓吹曲爲凱樂章爲平淮夷雅爲江漢常武之頌矣爰序以俟

武略將軍大倉衞副千戸過侯墓誌銘

往歲余同年刑部郎中姑蘇陸孟昭嘗道其鄉過所侯父子之美余頗識之比有偉丈夫冠經造余門孟昭爲

之介曰此吾向所道過所侯玉也今以父喪故求執事銘玉於是涕泗以孟昭所爲狀進余與之語因得其爲人信如孟昭所道者子雲有言無是父無是子余見是子而惜是父之不及見也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侯諱義字用宜世爲和州人祖旺元季爲萬戶歸正累功授府軍衞百戶調太倉衞因家焉父武早世以侯貴贈武略將軍太倉衞副千戶侯年一紀而孤母梅氏守節字教之長襲百戶職卒伍服其令寮寀讓其能都憲帥閫往往委以難事無不克舉演武場舊有廟祀關武安王久而圯侯出貲新之宣德間太倉之村有劇盜幾百人出沒剽掠莫敢孰何侯聞之慨然曰狗子將作人宜早圖之毋俾滋蔓遂提一劒挾數十卒蹤跡盜所在悉掩捕之械至京天子嘉其功陞副千戶授武略將軍賞鈔二千緡歸益舉其職老以玉代玉被薦至闕下試弓馬策問皆中卽命署指揮僉事典五軍右哨尋歸衞復召赴京時侯已病促玉上道曰置期不可違也若殫心王事吾卽死瞑目矣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又七日卒年七十有五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倉城北陳涇先塋之次侯偉岸闊達事母孝慶建橋葺寺以祝其壽弟早亡撫其遺孤恩若所生教誨子姪甚篤至爲創文昌祠以祈其學之成鄉人乏絕者賑之死無歸者葬之貧不能娶者助之無子者强其買妾鬭牆反目者諭之卒改行故其卒也鄉人皆哭之哀侯娶潘氏封宜人繼朱氏俱先卒朱產一子卽玉潘氏一女歸指揮陳驥側出三女一子璽孫男女三人玉行義智勇皆類侯而兼有文學過之銘曰

吳門之北滄海涌有夫桓桓襲冠組左揮千將右提弼水村山墟靜狐鼠朝捐千緡夕空橐助婚瘞亡賑孤寠流泉居卑澤施溥壽康有子天所祜我銘其藏燿終古

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成化三年秋上命監察御史姑蘇高公茂卿爲河南按察副使在廷莫不悅公同寅若吳君廷瓚者需余文以贈其行旣而余病目不可以文公行期旣逼猶未愈而諸君之情若欲必得余文者余念公自進士司六察歷兩京按三藩歷十有五載兼政事文章之懿而揚其休聲於中外遠邇表然霜臺之望凡在縉紳皆知敬慕而

況余忝同朝最辱知愛比聞有河南之命甚欲治具操瓢餞之郊外酒酣聲節一吐出胸中之耿耿放歌以爲別而適諸君之請欣然遂其所懷即欲秉筆而史事方殷公行尚緩一轉盼間詎知爲目病所梗嗟余目乎不病在公行之前不病在公行之後使余懷耿耿而曷能以一吐抱華含藻而奚能一敷諸簡牘之上耶抑是病之爲吾害此特其小者爾大甚則至於迷白黑錯昏晝而爲天下之廢人此余之所大慮者然恃良醫師治之邪日消精日復愈可旦夕冀者矣用是推之天下得微

有大病爲大害而有待於良醫師者邪河南居天下之中民安而富樸而良諸省莫有向於此者然比歲以來一病於河決再病於歲凶三病於荊襄師旅之餉而暴官汚吏日夜病之者尤甚也其爲害可勝言哉孰能爲之操三尺正百度以去其表裏之邪而完復其精神者耶是不能不待乎公矣河南按察官可稱良醫師者余所知一二人亦公所知也公往與之協焉河南之病庶幾乎愈矣余將拭目以睹政化之昌因吐是說授童子書之以塞諸君之請

送方必明序

秋向盡風雨作寒有客叩余扉延之則故人方必明也必明者故廣州太守之子以文行雄士林屢論于鄉自藩臬而下皆期其倫魁而竟不錄以年貢禮部羣試之內廷爲冠乃授江右袁郡文學將隨牒往過余別留觴之雨不止必明喟然戚曰雨寒矣河得無凍乎吾舟將安之往吾至京師日方燠詎知雨既寒而猶此淹也余曰子幼而學庸知逮今方仕耶向何燠日寒雨之嘅夫寒燠交相禪者不有燠也何以爲寒寒盡其不燠乎人

事亦猶是矣子少時珥瑜襦綺而甘能膬可謂燠矣長而連蹇拓落金盡貂弊不其寒歟茲沾一命獲三釜亦稍燠矣而寒未盡一日騫起據要津陟崇位氣燄赫赫揚勳烈於四方將何燠如之且子見雨而戚覩日則必懽矣然日亦有足戚者雨亦有足懽者士何異於是子今其勉爲孟子之時雨進則爲召伯之陰雨又進則爲傅相之霖雨斯人所懽者若夫趙盾之日人所戚也子其勿爲必明於是釋然喜連引滿畢之歌曰風雨兮淒淒余之航兮遲遲倏雲斂兮霓出暘谷照兮百物具熙

諒雨暘寒燠兮一皆有時余何爲兮嗟咨歌已兩歡盡酣啟闔大笑以別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監察御史鄧君崇正其曾大考仕元至元帥鎮蜀以武烈著其尊考在國朝累官襄府紀善以文教彰君起進士拜今官颺歷中外聲績炳然初考書最被敕進階於是同官若董國器吳仲玉者需余文贈之凡官考最而進階乃有國之恆典稍能供厥職保厥位者皆可數日而得之此於春秋之法不宜書然君之政績多可書余

姑書其大者成化初河南有盜劫柄臣家朝廷慮其蔓命一憲臣巡撫民有劉千觔者以力雄故爲盜然非劫柄臣家者憲臣求盜急蹤跡之懼及率其黨竄入荆襄山谷間驅流民羣聚皆爲亂踰年王師討之選御史有風裁者紀功君與孫君珂在選師至襄適賊出攻南漳遇之白洛河時君二人分中哨戰既克將擣其巢穴方抵雁坪賊迎戰時羣帥未集衆猶豫君二人令曰我紀功御史也從我戰功必紀有大爵賞否則重戮不貸衆從之賊敗走至鵲巢屹兒坡據高險以陣官軍仰而攻

不拔君二人發奇兵出其背拔之俘劉千觔其黨石和尚率餘賊逸入蜀爲蜀兵所邀還至竹山官軍追敗賊將劉長子縛石和尚率衆降乃班師是役也監軍乃中貴人而兵將皆禁旅又權嬖子弟之儌倖者多濫在行間率犯法冒功君二人確秉憲度犯法者皆劾治冒功者一無所獲日箠皆悍卒不可數縱遣良民之被擄者至千餘人上功僅六十餘人而已故自中貴以下皆怒且怨造謗騰譏文致之罪殆幾不免賴天子明聖察其誣既陞祿如六品矣然論者謂紀功之勞例賜官賞而

是役始卒二人之功居多非但紀功之一勞而已而賞反出恆例下無不爲之慨者抑君子之仕也惟直吾道盡吾職他固非所計比而得禽御者之所羞也使君與中貴等比雖得萬戶侯亦奚足置縉紳齒牙間哉且直死曲封古語然矣昔之直道守官而見踣於讒謗者踵相接也而君幸遭聖明得不踣祿用是陞名用是彰灼又何慨耶他日陟崇階當鼎任尚未晚惟百鍊之鋼無化爲繞指之柔是祝

耕雲處士傳

處士諱成字仲喆姓章氏鄞人也鄞人於凡舊族必舉其里與姓而屬稱之章氏家鄞之西山餘百年鄉稱之曰西山章有徙郭西高橋旁者曰高橋章而目西山爲舊宅西山之下皆沃土宜稼處士有宅一區有田一壥以耕讀爲業少從其舅時夢墨學昉能詩已藻思溢發蹴其儕爲夢墨所賞長事生產賦徭雖倥偬不廢吟諷嘗釋耕隴上作歌曰扶我耒兮西山之下雲冥冥兮漫野曷爲阡陌兮何者爲疄我所耕兮惟西山之雲因榜其堂曰耕雲而自號耕雲處士其爲人質厚莊儉恥言人過雅不信浮屠老子之法其親喪戒强之作佛事應曰地下本無獄也藉有之所治必罪惡小人耳吾父何罪惡而祈免焉世之祈免親於地獄者是自視其親爲罪惡小人不孝孰甚焉吾敢徇流俗而陷於不孝哉君子韙其言年且耆得疾久弗愈日取大學論語就牀授幼子規讀之垂沒不懈規後登進士第今爲禮部郎中嘗被誥贈處士爲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贊曰余生晚弗逮識處士然余祖栖芸先生德學高邁極簡交游慎許可今觀栖芸集所載有爲處士作者有相倡

酬者盛有所稱道且皆直稱耕雲處士不氏名故余常以處士爲賢而慕之詢其行履之概筆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五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起戊子成化四年盡壬辰八年自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所作）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江右之安成故多衣冠閥閱然前有作而後無述者比比侈爵位之榮而乏德業之耀者有之若夫科第青緋之華疊見於兩世忠義文學政績之懿萃稱於一門者蓋莫踰劉氏焉故贈翰林學士忠愍公初以驍學雄文擢進士高第官翰林至侍講當正統閒上疏論十事皆國家大計權姦惡之下獄以斃後朝廷憫其忠乃賜贈謚二子孟曰鉞仗德仲曰釪仗和前後擢進士第而仗德能詩善書自中書舍人累官廣東參政仗和邃於經學自監察御史超拜浙江按察副使董學政有聲稱焉仗時則忠愍之從子而參政副使之從弟也好學而有文性和而行懿以丙戌進士試雲南道監察御史踰年改知東鹿縣事嘗所來往屬余文贈之余家食時已聞忠愍名讀其十事疏未嘗不高其志而痛惜之後官京師與參政相友而副使繼之比者余弟守隨乃與仗時

同年同觀政于主客部同試御史庶幾通家之好矣於其行也義當贈之言矧有屬耶君子之仕也非以苟利祿蓋上爲君下爲民耳爲君在忠爲民在仁而知縣之職爲民者也爲民即所以爲君耳仗時其務於仁哉仁則持己必廉而杜苞苴之行不忍剝吾民也用法必平而省文致之罪不忍戕吾民也賦必時以信不忍毒吾民也徭必簡以均不忍疲吾民也課農桑則必勤不忍吾民之貧也興學校則必謹不忍吾民之愚且鄙也由是政化洽而禎祥臻頌歌興而聲聞溢則一見之位可以驟致而忠愍之家聲尚亦有耀哉

送林貳守詩序

絳州貳守林君任重以三載考績于吏部書最還所治其姻戚刑部郎中王彥弼偕諸士大夫詩以送之凡若干什萃成巨册而屬余書其首顧余與林君未之識而與彥弼有同年之好再辭弗獲焉惟送行有詩尚矣尹吉甫之送申伯則有崧高烝民之什秦康公之送舅氏則有渭陽之篇李陵之上河梁曹子建之登北芒王維之陽關三疊皆是物也近代自公卿達於士庶凡車馬

有行色則親朋多送以詩又多求之於詩人故詩人之家求者裍遝履接于其門其詩之集大半爲送行者焉然行者非有德文政績之懿而獲冠紱章縫之知則雖一辭半律有不可得而況累簡連牘萃成巨册者耶彥弼言林君之在絳也廉公有爲克佐厥守以撫其民有足多者彥弼之言素不妄詩人蓋用是知之宜篇帙若是乎多焉余嘗見世之守貳飲冰食糵者或短於剸繁鋒銛穎脫者率難於守潔聞兼二美則有愼於前而懈於後者焉林君信廉能也其益厲厥守彌淬厥才佐守

滋恭撫民加惠俾政績彰於千里聲華達於九重庶不負彥弼之譽而無忝詩人之歌頌乎故書以勖之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盛夏不能無陰涼之變明世不能無寇盜之虞今天子南平荆襄北靖沙漠霆驅飈馳威震于六合是固神謨廟算之所致抑亦授鉞秉麾與凡佐幕府監戎行者皆其人哉登郡孫君廷珍今河南左布政公之冢嗣也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出按浙江山西兩省已皆著聲績成化丙戌之歲盜起荆襄王師討之君被選司紀功之任往則稟風裁肅紀律而奮勇出奇又率先諸將用獲大醜而降其餘凡將卒抵法者無所貸冒功者痛絕之故自中貴以下悉怨怒誘譏文致之辜白僅陞其俸如六品論者慨焉逮歲丁亥女直騷寇遼東王師討之君被命司幕府刑獄之事既而師分五路深入公與監其一遂冒嚴寒度絕漠直擣虜巢穴虜遠遁無隻影遺留乃完師以歸奏功陞南京大理左寺丞論者猶不能無所慨焉蓋異時有事紀功一從征者率陞賞如君且或過之故起論者之慨抑不知朝廷之所以待君與君之

所以自待者何如夫明主望其臣之後功者未始遺崇極其位士之志勳業者富貴固非其所汲汲君其懋修職業磨淬德器以需寵徵陟崇任樹偉績於明時揚休光於後世則余將爲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矣茲因君交友之請贈言也先此書之

送張君德宏復泳學序

古之學者必務求師師者道藝之足法者也某所有師則贏糧趣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某師也則拳跽於圭竇蓽門之下食以蔬菜必飽有白首而北面者焉夫所

爲無擇乎遠邇貴賤長幼而必從焉者良以師之不可無也無師則吾無所於法而道藝弗克成荀卿子所謂人之大殃者也是故學者必務求師師於學者必視其人與所以求之何若或有不屑者矣苟納焉則必竭誠殫慮盡辭以誨之良若子然務俾其道藝之成故學者視師亦若其父心喪之禮於是乎起後世學校之制羣畜學者而涖之以師師非學者之所自求而從者也強涖之耳夫非其所自求而強涖之蓋非其所樂從然道藝苟有足法而誨之尤篤則從必甚樂而感必深蓋不必百舍重趼也不必拳跽於圭蓽之下也不必白首北面也而晏然得有所師法以成其道藝不啻荀卿所謂人之大寶者矣從之不甚樂而感之不已深乎其若是與古之師與學者異乎哉吾浙張君德宏初以賢能書于天府隨牒典邑教以家難故再易邑而得保定之淶水滿考赴天官淶水之士咸感戴而戀慕之悵然若子弟之離其父兄也相率上章懇留之有詔許復黃門若張宗舜者與君之子琳同官爲請余文餞之余雅識君者其爲師庶所謂道藝足法而誨尤篤者也淶士欲無感慕留之得乎然君早負聲譽而故人門生森列朝著行且推轂矣淶能竟留也耶

贈御史姚仲遠序

士際休明之時與賢能之選以居雄要之職樹勳而揚烈者未始不本於父兄之賢而成於其身之飭修磨厲者焉姚君仲遠世家江右之貴溪厥考善良而有識見君之幼穎也嘗以屬其兄曰是子必大吾門其令肄業於庠序焉既而厥兄奉若遺命教育之甚篤君亦念父兄之意蚤夜持躬植學乃以賢能書名于天府齒胄子于國學被選試監察御史踰年考稱而實授於是常所還往若進士江伯溫者需余文贈之惟御史之職內之則匡弼天子糾正百僚外則按治郡縣彈壓塞徼故有回天轉日之力有懾伏豺狼之威有動搖山嶽之勢洸洸乎赫赫乎莫可尚者實朝廷雄要之職也欲稱厥職則其所言者多責人之過惡人之所甚惡而不欲聞者也其所行者率治人之罪郵人之所深避而不肯受者也夫鳥鳴于林聞者猶唾棘生于道過者尚憎況夫責人之過惡而治人之罪郵能不招怒斥而結怨仇者罕

矣況復激時以沽譽恣情以張威者耶故凡爲父兄者開其子弟爲是職固無不滿望而溢懽然亦有過慮者焉智者識其然則刓矩以成規銷鋼以爲錫捫舌而談擬足而步以無貽父兄之慮自爲計則得矣其如職何其如國何其如天下後世何然則若爲而可聖賢之言曰有諸己而後可以治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又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又曰惟公則無不悅服故爲是職者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務俾吾身無一不循乎繩墨潔然冰清瑩然玉粹然後巽以諫上

則雖批逆鱗而無患然後公以糾人則雖蹈虎尾而不咥由是勳業著於國利澤漸於民而名聲洋於四方百世豈特慰其父兄之志而已耶君蓋將飭修磨厲以進於是者故余以贈焉

石鐘山銘（有序）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尙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顚流底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淸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嘈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闊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閒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顚流底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淸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

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閒耶果屐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僞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羣敵惟友諒實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

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貔貅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王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尙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蠢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尙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儗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嵲嶪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迄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鍧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衄而逋拒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纛旗前登羽衞擁後猿麋羣逐魚騰

爲旂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霑賜已空荊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局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金閨之髦黌門之俊閱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儻蕩靡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吶其行端謹而深淸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彙羣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臺若刑部郎李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飫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炯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鱎者釣則

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鱎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癰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癰猛狗者乎夫蕭艾不翦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牿童牛莁羸豕擗陽鱎之魚剔桑癰驅猛狗庶八閫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温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尙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棠荷赤嘗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興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刑部副郎張君時敏余始見異之久益重之其清修簡潔則列仙之儒也其歌吟諷諭亦江左之逸也其操縱三尺而引經以斷又庶幾漢廷之理也茲者與告歸省母於松江同官若陸孟昭者以余雅知于君屬文爲贈惟松江山秀水明物產饒裕故其俗喜清而尙侈士生其間非有松風梅雪之癖終老於丘壑則斥田園棄珠璧沈酣於綺羅絲竹自以爲封君不若也間能自拔以登王朝涖官署者雖洊被寵光竱慮於勳業然回顧其故鄉之樂未始不慨然長喟而起扁舟五湖之思況有家慶而可以調牲鼎之具奉晨夕之懽者耶時敏之歸省雖帝方眷注公有程期職業不可以曠而故鄉不可久淹也然其樂亦不可勝道意其入梓鄉拜萱背出上所賜幣以市旨甘封胰羔宰豪豕鱠笠澤之鱸羹千里之蓴剝洞庭之柑橘酌壽觴而獻之歡呼笑舞雜以塗歌慈懷悅豫蒼顏韶酡用駐桑榆之景以延松柏之齡暇日與故舊童冠或郡邑之大夫山遨水嬉醉花鳥於春風枕雲霞於永日樂孰有尙於是蓋清逸者或虞於屢空富侈者卒病於泥辱而榮貴者又孰能兼山水之清遊與庭闈之色養哉茲歸所以爲天下之至樂也余故鄉雖非松江而亦將歸省吾母庶可追君之樂於萬一故談君之樂不自知其口之喋喋也若夫宦僚離索之暫未足以妨斯樂固不必道至於臣子忠孝之恆所以遂斯樂者君必能懋之矣俟余之喙哉

送劉大參序

刑部郎中鄞郡劉公宗瀾被命拜浙藩參議凡浙之卿士懽相語笑相賀以爲藩侯得人而士民將涵濡其休

澤也屬余言贈之余自公爲進士爲主事爲員外郎以至爲郎中無日不同朝往返相與談笑相娛稔矣臨別固當贈之言況泣吾浙又況吾浙鄉士之交屬乎惟公姿表偉岸才識疏通蓋可以受大任劇而吾浙素稱民物富庶風俗淳和最爲易理夫以受大任劇之器而僅參富淳易理之藩蓋猶操利刀而佐割也降甘露雨而注膏土也馭白犢綠螭而馳康莊數百里之內也尙何余言之贅哉抑嘗聞之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方漢文時民富且醇刑措兵偃而賈誼乃謂天下有可

以慟哭流涕長太息者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友道不亦然乎吾浙雖曰富淳易理然比歲旱潦相仍官治方興而賦斂者暴行民於是饑寒疾苦而漬於死亡草竊奸宄以千夫典憲甚者乞於道轉於溝壑殺人于貨於郊門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寖以夥世猶以爲富淳如故而莫或慮之此正賈誼所謂寢于厝火之薪上而謂之安者也天下之事防於未發者易爲功制於已潰者難爲力童牛之牿桑土之徹良以此也吾淛之民及今不摩撫而煥休之後日其無噬臍之患耶公往謂諸公相與圖治勿迂吾言而莫之省也

壽王處士詩序

天地間當然者理也必然者數也理數一而二之凡國之治亂家之廢興人之夭壽榮辱自史巫論之則皆以爲數所必然而不可易者由君子觀之則謂其所必然皆由於理所當然有國者當盡國之道道則當治不道則當亂當治則必治當亂則必亂故含譽現於明時而孽孛出於昏世豈有當理而亂當亂而理者耶廢興壽

夭榮辱亦若是矣世之人惟史巫之惑也故諂進以希榮妄意以徼壽而卒不免於辱夭則諉曰數不可易嗚呼是果數耶理耶苟使君子之論夫人皆守之世之亂國廢家辱夭之人其可多得乎當宋之季有劉舍人者初度在八月廿有三日李梅亭嘗賦詩祝之有曰年年八月二十三長庚此夜照江南蓋謂長庚所照則人壽也然星史謂主壽曰南極老人曰長沙曰玉衡而長庚不與焉長庚者金星也別名曰太白曰火政曰文表曰天相若此者悉數之未易終其曰長庚者庚猶續也謂

其夕見於西續日之長也梅亭豈謂續日之長則主人之壽歟抑有他說歟今聞之還珠處士王和仲初度與劉舍人同而今春秋六十矣厥子戸部主事俊爲求朝之搢紳詩祝其壽而以梅亭前語分爲衆詩之韻詩成屬余序壽之道太上立德其次養生下此不足論已吾聞處士孝友修于家信義行于鄉寡嗜欲省勞思蓋庶乎壽之道也是當耆而老耄而耋眉壽其無疆矣而豈待長庚之照哉使長庚果能壽人也則處士之當壽長庚自不能不照之矣他人有當天者長庚雖照亦安能

與之壽哉嚴霜之不能隕勁木甘雨之不能華朽株衆所知也戸部賢而明理非惑於史巫者特藉此以伸其視願之意耳余亦非好辯者因序詩而發之

送董國器憲副序

輿之論有以霑一命爲幸有以效一官爲當有連陟數階而不以爲驟有老一職而不以爲久有都要職進崇位而猶以爲淹且屈者蓋公審其才德而較量之譬諸珠玉金幣百物之貨貴賤有價貴或不售而賤售之世之知價者終以爲貴也湖廣華容董國器負德量文學而達於政理蓋所謂可以大受者也自在鄉校已翹出於羣楚鄉論爲湖廣第一人明年射于澤宮同時湖廣之與鄉論者舉不中惟國器中之人益信服且服內外有司之明不爽遂擢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時四方多壘國家中興北虜猶未就縛而白洋關爲京畿切近險隘之所推國器巡守國器秉憲度治軍書旌別勇怯將士恩舊興廢補闕城池高深至今人能道之歸守內艱旣而復職則世事方一新故舊落落無幾人在會廷議天下卒伍多闕而當補者往往不時且或潛居選名御

史往嚴理之國器首當其選涖河南不亟不徐事集而民不擾時御史適見忌惡微卒伺其過得毫末郎文致以大譴鮮得免者故多諰諰避咎不暇國器秉憲涖職一如常時無少變旣而丁外艱復職則世事又一新故舊之升沈榮辱已凡幾變而其職獨無加損于其曹鷹鶻鵰鶚不罹於網羅矰繳則必㩳膠葛騰九閎凌躐百禽之上乃其常也而國器閱三世踰十數年猶未一遷輿論淹之國器不恤也方且朝夕恪恭率同官上疏論天下大計多見允納凡事一以公正不爲利疚威奪後

生視之爲標準逮今乃陟山東副憲位亦崇矣然輿論愜以臺省之貳藩臬之長歸之故猶若屈然夫輿論之望國器可謂至矣而何以副之古之大臣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山東六府十數衛官吏兵民皆在國器按察之下一懸吏不祛一小民不愉其誰之咎歟世之才憲臣夥矣然少剛者或陷於苛刻老成者或流於庸懦過與不及鈞也國器往持中道以肅百司以康百萬億蒼生乃可以副輿論之所歸矣國器行同官偕徵余文餞之余與國器同年交且厚故爲之言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世之事萬變而不可必暘而倏雨雨矣復暘寒而俄燠燠矣仍寒高岸顛而爲谷深澤壅而成陵天地且然況於人事是故理亂相侵廢興相尋得喪成敗榮辱禍福相往返而不已鄭人之鹿也宋人之犢也塞上翁之馬也牛李之黨也熙寧元祐紹聖之法與人也七國之戰也是孰使之然哉一以爲理一以爲數辯者莫能定論或以爲在己或以爲在天處者莫知適從惟君子則歸之理而不諉諸數盡其在己而一聽於天異時權變有吏不軌者妄邀天功而因快其恩讎一時忠良誅斥殆盡附麗之徒亦得以排其素所不悅者一日內批黜中外大臣數十人多非所當黜若四川按察使黃公澄濟其一也既數年不軌者族又數年向之忠良幸而存者多復厥位而亡者又復其爵以官其子於是黃公亦自施州衛經歷復爲按察使之廣東其鄉曲若進士江君璞者需余言贈初公以進士拜御史陟按察使詎知有施州之役爲施州十載又詎知有今日之復蓋亦所謂不可必者抑豈特公之一身而已余於是有無窮之慨

焉且今兩廣之事亦有不可必者使賈誼復生蓋不啻長太息矣而任事者吾不知其何以處之漆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山居防猛獸者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窅穽以待之曾謂公卿大人而女子鄙夫之不逮耶按察使雖不專征伐任亦重矣黃公素負剛直兩有政事文學其涉世故也多矣其閱事變也熟矣寧無所以處之乎夫不以一身之榮辱爲欣戚而以天下之理亂爲憂樂者君子也贈言而不以君子言豈所謂言哉

送曹以誠序

余兒時先祖栖芸先生一以古小學之教教之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張公俾兼時學以俟選舉時先考贈編修府君之執友曰濟庵呂先生方以德行文學雄郡庠名聲藹鬱贏糧負笈者麇至余奉命從之一時同門多高冠偉儀壯豪自負者余齒小貌寢而不幸有蚤慧聲然頗修飭不敢吝驕故或貌或嫉亦多愛厚者皆不若以誠之甚以誠奉化柏溪大族其尊父重厚樸實長者以誠長余八齡德肖其父而操行高介處事簡敬學勤而志篤余兄事之以誠視余愛則弟而敬則賓也其尊父亦子視余而加敬余祖考之視以誠亦若其父之視余兩家相得懽甚既而以誠肄業于其邑庠余遊京師懷慕之嘗寄以翩翩雙黃鵠之詠至今人能誦之余歸肄業于吾庠兩庠數還往偕試藝有司不錄再偕試則余謬見錄以塵于翰林無何歸倚廬以誠弔慰數數余釋服往報之戒航騎道水陸數十里始至所謂柏溪者山邃林蔚溪流如碧瑤模題數十家隱映煙霞花竹間一物外佳境也登堂拜其親遂促席話舊窮酣劇懽過信宿始告别以誠猶不忍舍治具拉朋必

欲送至水滸道中貪笑談怪輿馬之驟也卻之相攜手緩步遇巖谷林泉佳處輒拔長蘿擷靈草漱飛液盤桓移時然後去余生水鄉樂舟便雅不能遠步而是日步十餘里忘其勞而反以爲樂焉余既復官所念以誠久困場屋而二親老矣恆用惻然又聞其有母之憂驚悼泣下以誠亦恆念余又屢拜吾母而果羞之饋相屬也今年春以誠貢至春官用例拜廬州訓導余爲且惜且喜夫梁楹之材棄置欲朽而斲以爲枅櫨公輸子之所慨也若以誠者俾當大任臨大節可以無愧于古人柰何連蹇困頓殆老而僅分一邑之教良可惜哉然道暍者不擇樾而休餒者甘一簞之犒以誠尊父耄甚茲幸冠紱覲之足怡其志三釜雖薄亦足以具甘毳不可喜耶且仕無崇卑顧處之何如耳故當軸秉鈞有不若抱關擊柝者以誠往盡厥職俾教化行彝倫敘賢材茅拔以裨國家之理安居講堂心恬志愉與世之貪權冒利日戚戚於得喪者亦遠矣以誠與余交三十年别已十年今館于余僅三月而遽别别不可無言直書余所欲言者繁殺工拙不較也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毛宗吉傳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尚氣義言論侃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跡一縷必峻卻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壻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誣壻殺其女權嬖右之壻誣伏坐死獄疑當讞已更數司闕數歲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一部推服京城姦民有善竊人家貨賄謾逐人翦其囊者謗呼小李宗吉捕得其魁箠死之其黨稍戢錦衣衛卒遉百司鈎摭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死生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顙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衞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柰我何達聞益怒嗾健卒拘臣梃梃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益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彊宗殄海寇民用寧輯期滿代還民乞更巡一載從之劇賊楊輝據程鄉縣之寶龍峒其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刻期攻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僅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兵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麾伏兵起遂克之縛曾玉明日乘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日攻寶龍賊伏山上篁竹間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克進宗吉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間道攀蘿陟篁竹後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殪餘眾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稱是功奏未報時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苦之眾推宗吉往巡道路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人煙攬轡四顧悲且憤慨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繫民數十人徵賄箠擊幾死宗吉歎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

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衆口稱快至雷州報賊劫大體村遽檄都指揮石鼎出擊鼎懦不敢宗吉素知海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卽命麒率民壯偕往擊賊走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吳川縣分爲三其一由水道宗吉覘知復命麒舟兵追破之其二閩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賊方略奏之上嘉歎陞本司副使降敕獎諭委總廣東軍務宗吉益感激思報以滅賊爲己任惠州河源縣告急卽兼程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峯徑口賊遁至清遠縣守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宗吉亟進援賊見其旗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宗吉提兵至火磴斬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狃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刺殺前驅潘百戶右哨指揮閻華師遂潰宗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劉住劉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宗吉退避宗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尸貌猶若生櫬還官吏士民弔哭祭奠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匹錄其子科爲國子監生

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事者賊至僞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遺人以告則詬箠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爲功王師兩征猶踵其故賫權貴右之濫封溢賞不吝也朝奏捷夕告急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戮也非誨之縱賊殘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吉如兩廣何人孰不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倖富貴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惟進諫最難實猶當雷霆之下嬰龍之逆鱗也然當治世而逢明主則亦有不難者今天子明聖凡人臣進諫者一皆聽納雖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莫能尙已然禁近尙有權要竊柄者百司尙

有奸庸竊政者四方倘有蠻夷寇賊徯天討者至於水旱一興民輒流殍禮義浸衰若防之壞此皆有言責者所當蚤夜進諫而不可已也其猶有難之而不敢進進之而不敢數且不敢盡者何耶古之諫者或願滿二十八循之數或引裾叩閤或累十八九疏若是乎難也今諫多一疏即納奚有十八九者乎廷諍且鮮焉有引裾叩閤者乎一或見沮再則必從且未嘗一致辟也又焉有所謂二十七者乎信乎其不難矣夫天子既聖明如舜湯若是有言責者苟皆慕夔龍伊萊而數諫盡言世其有不虞商者哉比有大臣被辠求脫因結權嬖以誣忠良監察御史丁君大容倡其寮以諫疏入即正大臣之罪使凡百皆若玆前所謂云云者亦何難去之有哉大容浙之新昌宦族厥考廣江司訓以學行名厥母石氏以節義著而大容風采端凝操履廉正出巡漕河休聞方著入典三法司事直聲彌彰玆以考最被敕進階文林郎贈父如其官階母妻封孺人於是寮案若鄺君文者需余文賀之夫命書寵頒爵及存歿家庭增輝邱隴生耀孝子顯揚之心於是乎遂良足賀者然吾願大

容繼今以往益厲其志數諫盡言以糾正庶務激揚羣職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利澤溢于方外名聲昭乎無窮豈直輝家庭耀邱隴顯揚其親而已大容其無以吾言爲迂

賀御史閔君朝瑛被敕命序

監察御史閔君朝瑛吳興巨室竹深翁之令子也翁樸厚清修不混流俗所居有竹數千竿門徑幽邃故自號竹深蓋亦以竹自況也朝瑛性行如公而加以炳蔚之文辭通明之材識用擢今職出巡河南大藩其爲政嚴毅而不流於刻慎重而不墮於迂茂揚憲度丕著民庸自藩臬臺臣百司庶職下逮閭閻火伍之間鮮有不歎服者還朝無幾滿三載考書最被敕命進階文林郎封翁如其官階贈其母孺人妻亦有孺人之封於是翁既老矣華髮積顏戴冠纓而被文繡仰天語之揄揚俯賓筵之稱慶何其榮且樂也爲人子而能使其親若此顯揚之至矣孝孰大焉餘皆不必誇之抑人臣之所以獲于君者親教之也既獲于君必思顯其親人子之所以顯其親者君賜之也既顯其親必思報其君此天理民

彝之至也今朝瑛顯其親矣何以報其君耶尙厲爾操彌修厥職當諫必諫雖嬰逆鱗而無懼當糾必糾雖蹈虎尾而不虞勳烈著于朝廷風聲揚于天下則祿位爲增誥敕屢下君日益獲而親益日顯矣盍觀而翁所植之竹乎剛勁挺立風雪凌之而不隕其節雨露澤之而不矜其榮然風雪之節彌勁則雨露之榮滋盛也余言淺矣請質之竹深

瀫水長淸圖詩解

瀫水者婺之蘭溪別名也何謂蘭溪其士之產蓋多蘭

也曷爲名瀫溪合二流涵衆石恆有微漣淸漪褻縐如瀫紋也長淸者何瀫水也瀫水發源峻潔而不流泥濁無停垢汙閱千秋綿億載恆湛然潔淸如冰壺玉鑑之懸秋也奚爲圖而詩之中書舍人郭時頤頌禱其尊父仲宣公之壽也仲宣公何若天性直諒容止端嚴少敦孝友于家老溥惠仁於閭里可謂善人長者也奚而頌禱仲宣公今登老傳之壽其誕在艮月五日時頤縻于官所弗克奉一蹄斗觴以爲壽故遙致頌禱之意也頌禱於瀫水長淸何與古之善頌禱者曰如松如柏如岡如陵如南山之不騫不崩皆取物之壽以擬人之壽也水爲君子之所取亦多矣取其洸洸不涸盡似道取其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取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取其主量必平似法取其萬折必東似志獨無取其壽者夫潢汙行潦朝滿夕除不可以言壽若瀫水之閱千秋綿億載而湛然長流不竭者此與岡陵南山之壽何異而不可取乎時頤願仲宣公神氣之長爽若瀫水之長淸而壽不可量故託圖詩以寫其意也圖孰爲之少保黃文簡公之孫蘊和序班也孰爲之詩若張世瓘

以下十有四人皆時頤同官才士也合圖與詩而爲之解者誰四明鏡川子也

張秋賦

駕艅艎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石隄之歸吾目兮夔十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曩河決于此兮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芳疇兮奄千頃爲一壑渺風濤其洶歘兮抃虬龍而舞蛟鱷民居蕩析兮舟楫沈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湇沆而吞汴漕渠寖涸而將湮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

以衛比兮悉膠杯於坳堂纏萬國之經絡兮撫兩京而搤其吭堯以洚水為讐兮咨伯禹其焉在其與鯀而相承兮幾精衛之塡海權石茲之鉅萬兮付一髮於洪爐役夫績其荷畚兮倏皆化而為魚河與歲而偕逝兮公與私其同窘日箠笞掊克以蹙民於流亡兮有人心其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築斯隄其若墉乃售偽以叨榮兮自詫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克俄大醜之自殞兮濫刑誅以為績嗟彼偽之一售兮志淫淫其益逞再售而邦其殆喪兮卒自歸於陷穽歎

時世之每下兮紛售偽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翦狄而平蠻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秋之一築兮歸至今其猶罔吾恐眾偽之滋售兮將百叱之竝羅羣蟻穴其不塞兮壞千仞之長隄倚危檣以曾愚兮涕潸潸其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歎

遊天竺山記

杭多名剎天竺為稱首余自正統間過杭欲遊以冗弗果景泰初就杭鄉試畢偏遊西湖諸近寺獨此以遠弗及天順初又過杭門人錢克明鑑王廷謐寧怡具請遊出郭道湖西南踰智果寺天忽雨雨寖繁度不可到遂歷蘇隄飲于法相寺而歸成化戊子秋八月歸省復過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余鄉人也其徒廣無外方住天竺因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阯惟立赴會試守隅惟寧守隅惟德暨余子茂元懋鄉試皆次于杭刻期同遊是月廿有七日都綱邀余六人者皆乘肩輿涉故道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剎晝鴿隱見于松筠菱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閒作令人耳目無少

暇意宋作京時尤勝矣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寥闃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峯彌近由岐陟靈隱寺寺高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峯勢若飛舞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所謂冷泉者澗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壁鐫僧佛像甚繁可厭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山無外來迓與至下

天竺一見泉無跡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啟櫝閣衆鐵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嵌削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峯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几間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闐之域雖濱湖者亦不能無雜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居者寧其神遊者澡其塵宜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勸酬談笑久之無外請留詠山中衆皆諾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由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生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與樂甚因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登山靈固滯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日且暮始別無外仍道蘇隄入城越翼日訪都綱于仙林寺借筆記之俾寘諸羣詠之末

宴玉堂洞記

成化己丑二月既望余訪舊建寧還至芝山宿歸德州判閻和致中第厥明歸德族弟競國雍招燕余亟欲遊仙隱山不暇往國雍乃攜具率弟子以從舟李洪潛數里泊山下問宋魏文節公碧溪庵故址莫能識乃登葛仙翁祠祠弊陋不可席遂東陟岡有鉅石寬二丈許可席四望溪山林野之秀心目廓然聞其旁有石曰山山坡有石圓扁而中虛似臼世傳仙翁煉丹之器旁有雙足跡俗稱仙所遺余欲往觀問之時松者指西北一小山曰在彼蒼翠深處路頗遠不能往欲席石上酌或曰東有洞尤可席遂踰澗下翠微以至僕夫折松枝掃沙礫席焉洞寬丈許宛然一石室世傳文節所鑿其麓左

蓮花池鞠爲稻畦久矣右靈鰻潭昔禱雨應焉洞中石罅產鳳尾草碧毿毿可愛外則溪光野色畢效于前禽嚶花酢充溢耳鼻尤可樂酒數行隔溪一叟呼渡意莫之應也適風吹舟著其岸以渡衆顧而大噱叟至捧酒若果殽以獻歸德命仲子彈箏季子吹洞簫數曲酣樂甚國雍曰茲洞自文節逝寂寥三百年矣今公歸自玉堂復此乎燕洞亦有中興之運乎請名是洞曰玉堂之洞以輝于遐久衆讙曰然已而撤席顧洞前之嘉蔭乃樹之四松以去嗟乎洞固有因人而彰者三遊以樂天

寔居以弘中而余非其人也姑識之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景泰初天子欲廣攬俊豪以宏中興之業詔開解額一時得士爲盛吾浙百有二十二人多宿學重譽負材器者趙君其一也君諱廣字廷漢世居括之縉雲其遠祖眾族多顯者而曾祖某祖某父子厚則皆隱焉君性穎銳志大而氣豪少補邑庠生從伯父仲讀先生習伏氏經鄉舉弗預乃曰豈是經不利耶改從少司寇蒙齋李公棠習四聖經舉又弗預乃曰非經之尤也吾學未充

耳益強記淵思勤著廣述同學讓其才後舉連弗預則曰非學之辜也吾命未達耳始撿詩賦綜琴棋闢館啟晚進履滿其戶外卒預景泰元年舉自是試禮部三皆置副榜例授教職辭卒業胄監天順甲申歷政中軍都督府今武靖侯趙公輔右文下士遂延君別館與同官偕命子弟從之君立師道嚴諸公益重之歷政既滿將謁選以疾卒于館中是歲十一月五日也年纔五十有四長子性自家至京歸其喪以成化己丑七月十二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君娶盧氏生子一即性女二長適杜雲驤次適太學生陳鎬孫男二遠邈女二尚稚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古人有是言也然亦胡可必哉君之有志固也方改經時不欲一蹴遂登雲霄之上哉顧乃困躓數十載強而始舉亦既晚矣尚辭教職甘與胄子齒其不欲名甲科以躋顯要之位哉乃又困躓十餘載艾而始歷政然祿尚不及事垂成而盡棄之故凡有志者皆爲之痛悼傷嗟而不能已況余嘗與同舉者乎哭而銘之其辭曰

穀垂穫兮雨霖爛靡舩方艤兮波濤覆之子不幸類此

兮吾徒歎悲

馬處士墓誌銘

余童時嘗從瀆庵呂先生遊邑人馬處士假以館其門徑深繚樹木森以行出入息遊仰寔翠俯涼陰蕭然有林谷之趣時余頗有蚤慧聲處士未之信也一日親見余讀書日數行下逮倍十餘卷如流乃駭歎曰名果不虛得也寔敬之後余長而宦學亦屢館焉而敬彌至今余自青宮歸省復過之則門徑蕪不治而處士歿久矣爲之愴然不已處士幼孤窶鞠於祖母馮長而克樹其

產一椽半畦皆其所自營者於書不甚解而嗜之尤歲
延碩儒以淑其子一嘉客至必倒屣傾壺而於縫掖者
尤厚遺之文與詩若獲木難縣黎什襲以藏焉之存克
怡其心殁也哀之甚徧祈諸縉紳銘表挽歌辭冀其不
朽世俗翦紙縛竹爲亭臺旛蓋花鳥之屬以送葬謂之
襄儀其製精巧糜金錢累時月方成而頃刻至葬所卽
毀之或雨輒壞於門庭間作奇技以悅人拋巨費於無
用悖先王之禮破孝子之產世莫有悟其非者處士葬
馮時獨結布亭載木主暨苞筲數事餘皆無之君子嘉

其近禮人多式焉處士諱阜字景高娶高氏生五子樂
熙德閏玉年七十有一成化丙戌之八月朔卒明年葬
於城南之原至是熙乃泣拜請銘嗚呼憶余覩時猶前
日耳而忽焉不覺已踰強而望艾又詎知潦倒遐鄙世
而處士隨之余於是抱無窮之愴其何忍銘今余聰明
不及前時而學殖荒落負處士之昔知矣其安能銘顧
脫驂之無及而墓草之已宿不銘而何以泄余悲乎銘
曰
其生若耕其成若碣其壽也臺以歸于穴

新刊性理文錦序

宋尚書常挺嘗編類儒先性理文字名曰理窟文貫元
吳登甲因而增廣標點更名曰性理文錦梓行于世久
而磨滅僅有存者往余肄文在泮至一親舊家偶覩而
奇之假以歸覽既而還之後余弟守陛復假焉不可得
異日從他人家得三之二然不能全也吾府教成君叔
度博采旁求得其全而脫帙多錯亂者既編次之命守
陛校定而屬余序遂鋟于梓始余得是書以示人皆未
之識後余官京師屢以問人亦鮮有識者蓋雲散鳥沒

殆幾百年而今復盛行於世成君其有功於常吳二先
生矣學者得是書熟復而愼取之以戰于文場則夫射
聊城之矢樹趙壁之赤幟不在茲乎成君其有裨於後
學哉雖然性理未易言也孔孟其至矣乎自後惟楚荀
卿漢毛萇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六子言之而不醇宋
中葉以還諸儒乃競言之家慕尼丘人儗鄒國肆筆絫
牘彌布于天下士莫能偏觀然其醇者惟周二程朱四
子而已若邵張謝楊張呂猶有未醇而況下此者乎朱
子之爲近思錄也惟取周程張之言少或半辭多僅數

十句故無不醇者而是書所取皆諸儒之雄章大篇煒若錦繡足以震駭耳目而利文場之用有務巧奇工華縟詭聖而叛道者未之屏也故余既曰慎取之而復申其意於末云

慶太孺人壽誕記

成化五年吾母太孺人壽七十秋八月十有六日其誕辰也先期六日辛酉鄉鄰預持慶禮至太孺人以新瘥未克見命燕之壬戌西鄉親賓至癸亥東鄉親賓至皆燕之亦未克見甲子早城中親洎友至午郡校官偕諸

生至皆燕之猶未克見乙丑衛侯以寮屬至始克見而燕之丙寅女賓至見未及燕而鄉宦至藩臬暨鄰邑之使踵至皆見而燕之丁卯昧爽太孺人盛服堂坐家眾捧觴上壽如儀既而宗族至見未燕他郡邑士夫至吾守令以僚屬至皆見而燕之戊辰燕女賓己巳燕宗族庚午燕家眾辛未犒百執事有差蓋十有一日而禮方畢世重慶誕之禮雅矣自余官京師仰太孺人之誕久弗克慶天順末將請告會史事殷弗獲歸慶去歲得請以國恤遲其行又弗及慶今秋天淫雨仲叔父病幸而瘥太孺人繼之日彌留殆弗可慶夫為人子溫凊定省不可以一日曠而慶誕不可以一歲闕者不肖乃棼仕而曠定省溫凊不孝之罪鉅矣肆踰十稔欲一慶誕而屢不遂蓋天降之罰而不可逭也愁憂百端忘飧廢寢幸而辛酉之朝太孺人少間雨亦霽自此遂慶而十日之內畫舸溢于川雕鞍文輿隘于途冠紱牣于堂珠翠塡于室牲酒充于庭文軸炫熿于四壁笙歌之音喧騰于林野之外遐邇屬目退傾耳無不嘖嘖稱歎以為太孺人榮而丁卯之日適鄉人為競渡之戲于燕守闌餞于

畫舫蜚龍舟先後鉦鼓霆訇觀者堵列沿至櫟社始別守以歸樂甚醉劇蓋十稔之鬱閟兩月之沉憂豁然矣是慶也平時特一恆禮耳在今則為奇逢為盛事為莫大之幸者不肖奚而得之實聖主大造之成也先公餘慶之被也太孺人孝慈貞淑之徵而眉壽無疆之兆也謹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銘誌之言多溢美子弟此作蓋眩於銘誌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則玆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

可易哉

上梁文

汲黯遇明天子幸叨東殿之榮潘岳奉太夫人其奈北堂之隘肆因舊業爰創新居鏡川子家居蓬島右桃浦而左楓江世業韋編祖芸棲而父梅讀惟弓箕治裘之必學何簞食瓢飲之堪憂偶玷鄉書僭百五十人之上遂塵國選廁二十八宿之間歸讀禮於茅簷起紬書於石室志欲誅奸諛而發潛德屢與汗青頭白之嗟心固甘澹泊而惡紛華素泯眼赤腰黃之慕子雲三世釋之

十年稍侍講於廣廈細旃薦司經於儲闈祕局許身竊稷契爲比告王非堯舜不陳雖葵藿傾陽性莫可奪然烏鳥反哺心曷能忘亟陳乞假之章幸荷許歸之詔恭辭桂闕遙覲萱堂敘十載睽離之情奉五鼎腴甘之饌歡聲釜沸喜氣嵐蒸富貴於我眞浮雲功名在人皆土苴維桑維梓敬先公種植之株某水某邱記童子釣遊之所喜家眾繁如螽羽柰列房稠若蜂窩植槐之庭珠履弗能以駢集樹萱之背綵袖弗可以回旋乃瞻西園實臨北渚水縈之若玦山對之如屏我先祖所詠之紅杏綠菘春妍故在吾少時所樹之鉅梅修竹晚秀猶存欲搆數楹於薈蔚之中先闢一逕於芳菲之外不無翦薙薄有經營出疏廣上賜之金捐賈逵舌耕之粟購材於雲竇市石於梅園梓人之役羣工斧趨而左鋸奔而右僕夫之執百事飢食之糧渴飲之漿經始於菊秋落成於梅臘苟合矣苟完矣庶竝子荊之居美輪焉美奐焉敢勤張老之頌森森乎竹苞松茂奕奕乎鳥革翬翔棟飛南浦之雲窗含西嶺之雪日出籬東雲生舍北幽於杜陵老之莊烏歌後院花舞前簷勝若東溪公之宅

爰居爰處載笑載言仰以奉慈親百年永壽之歡俯以寬閭門千指同居之隘自顧辛勤三十載始有此廬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竊陳俚語助舉修梁

抛梁東千丈波光一鏡同玉嶼雲霞凝曙色錦塘花木駐春風

抛梁西慈母年高髮未絲南極祥光流玉宇西華妙氣靄瑤池

抛梁南明月淸風引笑談樵有山林漁有水兒能耕稼婦能蠶

抛梁北十載詞垣慚素食斑衣綵酒且娛親白首丹心
終許國
抛梁上芸室遺香久彌放諸弟行看笏滿牀兒孫莫厭
燈熏帳
抛梁下促裝早晚辭親舍九重天上拜龍樓五色雲中
朝鶴駕
伏願上梁之後一門咸休百口均慶母叔之壽自老而耄耋而期以至於無疆子孫之昌自曾而玄仍而雲以至於無算處者囷倉豐溢出者金紫蟬嫣振百世之儒

風祝萬年之聖壽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成化戊子之秋余自青宮歸省道淮陰有縗而追余舟者攀而見之則前進士曲陽知縣畢玉也愕而問焉則曰玉喪先考念弗獲名公碩儒一銘其藏以炳潛德滋劇哀恫不遑假寐今天賜其便幸公辱臨敝邑是用走犇不避譴呵以乞銘倘念玉一日之雅而諾之謹遣僮從行以俟余辭以舟中不克文又泣拜固請乃諾焉明日渡甓社湖遂閱其行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文德姓畢氏其先當塗縣人祖震戍于淮之大河右衞因家焉父昇繼之故今爲淮安人君幼穎悟讀魯論未畢輒能纚解師奇之長以成事落其學然克樹行義有稱焉母殷氏嘗病奉湯藥謹甚每夕然香於臂露拜以禱北辰病愈乃已與兄文貴協治其貲大昌熾竟老未嘗有鬩牆聲文貴之納粟爲義官暨其子之納粟爲副千戶皆君成之尋亦以納粟爲義官嘗建義學置義冢鑿義井至於構橋平道助喪恤孤之事尤夥景泰辛未淮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

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沮而贖之爲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又嘗葺淮之三官殿增其像設葺杭之紫陽道院範銅爲玄武其所在施與至此享年若干卒于今戊子歲七月晦日配某氏先卒繼某氏子男一即玉孫男一永卜以是歲某月日葬于淮陰鉢池山之原銘曰

明河在天不可以溉有卑者湖千畝是賴我揚其舲挹
湖漬墨以書君之銘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八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重興上蔡書院記

宋上蔡先生文肅公謝顯道之謫於台也台人父而兄之社而稷之方景定之三年郡守王華翁肇建書院於東湖以祀先生而誨後學規制甚盛元至元三年燹俶從之夷爲焦土浙東宣慰使陳某徙建於郡城中玄妙觀之右國朝宣德七年雨潦壞之鞠爲茀墟卒伍或侵而害焉今浙江按察司僉事襄城辛公訪按部高先生之道德始屬知府阮侯勤卽觀右故址屋之侯遂詢視還故所侵舂沙礫鋤榛蕪營材甓稍食未周適布政司參政福建何公宜涖郡爲周其材甓稍食而備指揮使吳侯傑府同知杜君儼胥相其謀臨海縣丞張訊專董其役爲堂五楹兩廡楹各三門二重甃垣繚之榜之衢曰上蔡書院自成化己丑冬十月始事迄于十有二月落之阮侯謂是舉不可以無述乃遣先生之十四世孫賞來請記惟人性本善率之斯爲道矣有弗能率乃俟

於教焉聖賢體道立教所以復人性之善也然道教豈一聖一賢所能獨任必有左右先後之者乃能風靡當時而波漫後世其在上則舜有夔契湯有伊萊其在下則孔有顏曾孟有公孫丑萬章道教所以昌也孟子卒之久河南兩程子作登其門而左右先後之者有游楊與先生角立於世道教於是乎中昌也先生誠篤憤悱爲切問近思之學明道稱之有王佐之才伊川許之十年去一矜字自於師門談之言論闊肆善啟發人同列推之至於英果明決克己復禮所著若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無不精當而行事高邁卓絕晦翁又諄諄道之不已雖其被譏罹擯弗獲上肩夔契以溥厥施然而與言慈讓丹炳不渝姱節芳風木芘無謝四海之外且猶傳誦歆慕而況所寓之地哉昔人創書院以崇奉而表異之蓋有不容已者世之仕或惟獄訟賦斂是急視道教若弁髦然覩一佳山水廢臺榭可以游目騁懷者輒經營之而於崇異儒先之所曾莫肯一式非辛公之賢孰倡而興非諸君子孰和而成哉夫崇儒先則後學奮表英傑則嵬瑣悔書院之

興豈惟崇異先生而已將俾台之諸士莫不感發砥礪撤利欲之蔀闢道德之閫蹈上蔡趨伊川睎闕里出躋聖明之朝賁閎休以揚盛烈延及齊民亦知嚮慕踐義含仁弗隕其性殆見赤城之下滄海之涯彬彬如河洛斷斷若洙泗矣余仰先生嘉諸公而喜道教之將昌也謹識之

重建文明樓記

古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壅滌襟抱之煩擴志趣之隘以進於道也孔子琴於杏壇游於舞雩其進弟子於道者歟台之仙居縣學黌星門之左有樓橫跨於衢塗其始宋人創之榜曰登龍蓋古城之門也元憲臣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以隸於學蓋士子風詠之所久而幾圮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而新之又久而寖圮逮國朝永樂間弊極敗瓦蕩無孑遺獨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煙蕪交蔽其上今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紆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久曠喟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提風氣而樹觀瞻士盛衰所由係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士民皆獻金以

資營構時典邑者非其人久弗克就於是太守阮侯勤主之同知杜君儼相之知縣彭君鼎至而承之材甓乃備庶工乃勸昉於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簷高翔門檻洞啟挹淵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臺傑閣莫或與之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漳阜諸峯其必曰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刻旎邪俯白水一溪其必曰彼萬折必東吾行可濡滯邪睹雲霞萬象花木羣豹百族其必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邪瞻昔賢之墟望先達之里其必曰彼奮英揚翹流芬聲永世吾徒可懈弛而不嗣其芳邪東指合西指婺其必曰彼俊髦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寥闃邪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其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羣豹聲實超於昔賢先達而科甲莅於鄰邦則夫高明眺望進道之具不在茲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息修游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以為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樓之廢也士之不振猶可諉曰風氣宣泄之故樓今復矣士可不自厲也歟茲彭君奉阮侯之命遣閭塾師張榮壽陳延齡來徵記性憲副

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陳之

時處士墓碣銘

吾寧波府同知時公繹以繼母之憂解官將去衰絰造吾廬請曰繹少而哀長而孤比有祿食而吾父母冢木已拱弗獲一日之養吾繼母雖嘗迎養于郡邸竟懷土以歸茲又殂謝無狀不孝之愆於是極矣抱痛何窮惟是窀穸之事弗敢以忽欲樹之碣而勒之銘敢以累大人先生苟獲片言榮之則吾父母三人者死且不朽庶少逭繹之愆而紓其痛再拜以請昔余嘗京師君初拜

命已聞其賢既之郡郡人至京者悉誦其政之良無間比余歸省君屢屢訪謁邀燕禮甚恭而情甚腆今其去郡人皆咨嗟弗忍捨而余特甚銘其可辭按湖廣按察司僉事黃公潤玉狀處士諱和字景寬姓時氏濟南府臨清縣人高祖某曾祖通甫祖克明俱隱弗仕父習字性成以國子生授肥鄉知縣歷陞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郎中至寶慶知府所在有善績以老致政卒於家母某氏處士貌俊爽性寬厚豁達讀書識理道侍父母無忤處昆季未嘗有鬩牆聲長諸子皆誨之書以繹資慧敏誨尤至臨清當兩京四方之衝舟車寶貨鱗萃其家臨四達之衢素饒於貲列肆數十間以舍賈歲收其贏貲益饒而處士雅好施與見有乏絕者周之喪不克舉婚不克給者助之患難者過而救之皆未始有德色鄉邦道其賢娶井氏縣處士某之女恭尊章慈卑幼甚有懿德而不幸蚤世遺三男曰約曰繹曰紳繼娶劉氏縣處士某之女性溫淑繹方九齡紳纔晬善撫之以長以娶生二男曰縉曰緒一女曰妙貞歸某人公壽若干卒於某年月日井氏以某年月日先處士卒壽若干劉氏以

某年月日卒壽若干合葬于衛河東之高岡禮也孫男七蘭蕙芹光祖光禧光禰光祐曾孫男二世隆世昌惟處士上有太守公爲之父下有貳守君爲之子前作後述生可無憂而遠先朝露不逮君之榮養死不能無慊然其潛德幽光久將弗昧譬之三人夜遊前有秉燭後有列炬則居其中者自煒乎其光明矣銘曰

昔孟子去齊王欲留行告者時子傳遺其名臨清之時豈其苗裔瓜瓞綿綿凡幾百世逮寶慶公颺歷中外駕五馬以歸家聲昉大處士埜莛碧梧鸞停匪祿是世惟

德之承奄其殂矣慶鍾于子貳郡能官以鴻厥美衞河之東高岡之中有峩其封惟處士之幽宮亙百千禩弗騫亦崇

交游翰墨序

余自省祭如京師次于杭吾浙左布政使蜀張公出一卷曰交游翰墨者屬書首簡閱之則大篇短章鱗萃輻輳皆贈公之作也公廉介而能勤慎以亟副外憲則羣僚肅與方岳則庶民寧翕然公輔之望故其交游多者英碩與夫譽髦方聞之士而贈公諸作亦多俊辭英

翰藹然揄揚忠愛之意溫溫乎治世之音有足珍者公取而卷之豈以爲玩具哉與善敬交之盛德吾於是乎見之世之達官要人有得篇章率置諸几閣黏諸壁上蟲鼠奴隸之所侵塵土風雨之所剝卒與壁錢蛛絲同化而後已余嘗見而竊歎以爲篇章之佳者譬之珠翡綺繡宜什襲以藏也今乃若此不可惜哉故余有得輒寶而裝之累十餘卷時一展焉若閱瓌麗目悅心怡因而歷想其人則高山之仰停雲之思聞笛之感於此乎畢具既而自笑以爲官閒地散故獲專此倘俾之居崇宰劇日不遑暇此區區者其能惜之何異乎彼今公可謂居崇宰劇者矣而亦爲此卷乃知篇章之良足珍惜而余事此豈直爲閒散之娛哉木之斵爲犧尊者將寶傳於百世而溝中之斷則腐爲埃壤而已物固有幸不幸也諸篇章散諸四方盡彫而其見取爲卷不與壁錢蛛絲同化而與珠緋綺繡偕藏者亦鮮矣吾於是不獨見公之德而又慶夫篇章之幸也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鄉選之魁禁儲之秀志廉行方學篤才茂踔乎高世之

見隱然憂世之心論若周舍之諤諤文若祈招之愔愔史館經筵春宮禮寺僅露一斑未竊千里宜冠之豸而秉憲於臺端可授之鉞而折衝於閫外若進樞機宥密之庭庶爲麴糱鹽梅之味將鐘鼎盡美其形容豈丹青易得其肖似覿是像者不特若史遷之疑子房劉奴之論桓溫而已

祭張暉吉文

痛哉吾暉吉也文則春容瓌瑋可以奪倫魁行則孝友忠信可以式鄉族也器則明達寬弘可以當大任操則

潔廉慎勤可以厲媮俗也柰何困窮顛沛而名僅茵於甲科憂艱拂鬱而秩纔班乎中士曾一技之未施望四旬而奄死始喪奉倩之妻終乏伯道之嗣何作善之不祥萃百殃其至此豈所謂天之小人而人之君子此羣衆所共嗟匪獨余哀之莫已痛哉吾暉吉也曩年方弱造余門牆不遠千里浸踰三霜德學交進川浩火煌庶幾吾道不墜彌光豈惟擢第以破天荒自後離合得喪憂歡哭笑之層見疊出置之不足詳歲迨戊子我儆歸裝子持使節來自東方邂逅靜海之驛共明月而酣觴旣別而惠問稠疊報前星之降祥聞子病痔復發謂應勿藥而康余離鄉以覲闕奄將至而聞喪一撫髀而大慟慘百裂乎肝腸孰知靜海之驛爲永訣之地而前星之報爲臨絕之章痛哉吾暉吉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猶子病也弗獲執其手死也弗及撫其櫬未返葬於故墟猶旅殯于蕭寺子魂之孤處而無依是亦余之深戾痛哉吾暉吉也日月不居忽其端午感時興哀不遑寢處薦子時羞蒲觴角黍侯時之涼歸子象嶼孀子嫂與兄撫子妾與女子靈有知尚聆吾語風颯颯兮若秋日陰陰兮將暮天虺虺兮方雷雲藹藹兮不雨痛長夜之弗晨不知涕泗之滂溥也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寖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宗薛君謙楊君瑄謀重鋟乃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擅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廓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竑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闇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漾中畜虬螭鰸鰽黿鼉之屬睹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

之及逹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者夫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三御史之重録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四川憲副彭鳳儀行傾金閶之彥餞之而鏡川子與焉

騎出崇文門稍遠駐潞河之湄時雨潦河溢茫不覩渚涯鏡川子謂憲副曰大哉洋洋乎河之水也憲副曰有大於此者可得聞乎曰可吾家海濱海之大不可得而言也凡天下之水皆歸焉而罔不容物之怪奇瓌麗皆產焉而蔑有窮混兩儀環九州利萬世而氓之冒利輕生者或淪胥焉若一芥虞之潦不能溢夏之旱不能涸溔乎其無津涯淵淵乎莫究其底也曾茲河之足大哉憲副曰然鏡川子曰人亦有如海者矣請言之曰古者聖賢畜百行包萬善宏闊而莫能量深厚而不可測晦明勇怯弛張舒慘時出而莫能億被利者不膚蒙殺者不恫佑化育侔穹壤天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三代之佐所謂如海者非耶而世之潔廉自持剛毅不屈之士輒爲世所指目一不戒則隨以咎故曰磽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易論處泰包荒爲先書稱有容乃爲大德貴如海者子之爲刑部郎也詳法比練文繫鏡照庶獄之情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有明廉之聲矣嘗封章斥大臣案事左貴戚屢挫而操不渝有剛正之譽矣乃能歛然自虛默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豈嘗見海

而欲如之者歟吾家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子務學焉無患弗至憲副曰敬聞命矣遂書而寘諸其行橐以別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余嘗讀詩至四牡三復而歎曰至哉周之君臣乎夫人皆有父母之愛雖出而事君其心固未嘗一日忘也周世諸侯之士各仕子其國王朝之臣率皆畿內之世家自侯國而入仕王朝者蓋可數已意其時之羣臣雖仕於位而不離其家自趨朝莅事外與父母恆懽聚矣惟

其有存頫省聘征伐貶削之事遣使於四方列國始暫離其父母而不遑將焉恆相聚也暫相離也已孺慕而憂思有翩然歸寧之志徒以王事靡盬而不敢顧其私耳爲其君者不謂其恆聚暫離而忽之也常憫焉探其心而爲之憂至其返旆則道此以慰勞之蓋其臣孝而忠其君智而仁可謂兩極其至矣此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所能及也自秦以降四海一君爲其臣者或位於朝或布列於外皆去其家離其父母於百里千里數千里之外近之數年遠之數十年不獲聚而相懽宜其

思慕之深至而爲其君者憫憐慰勞之加厚也然有宦旣遂而母窮不自給如李鈞兄弟者有瞻雲聽烏愁思其親而君莫之恤如狄懷英王逢原者蓋不鮮矣治之不古奚足怪哉國朝著令凡人臣離家三載以上者皆得乞歸省祭且賜以道里之費蓋吾天子智仁之大德可謂迥邁前古者矣中書舍人沈君廷美性溫學茂能詩善書鄉論其賢能進齒胄子用拜今職越三載蒙恩贈父雪檜先生如其官封母爲太孺人卽告歸焚黃侍膳忠孝之道庶幾盡歟君歸有日交游若翰林編修丁原敬者皆賦詩餞之而余因爲序諸作之意其大者皆稱君之忠孝而加勉焉故余特述其大者餘不書

送任僉憲序

河南任君廷輔以明易與鄉選齒國學被選拜監察御史初察京之市肆征廛賦審量衡禁鬬嚚遞亂商賈便之繼巡陝右持大體審庶刑不事聰察苛刻自藩臬遠郡邑咸安之適歲大比監場屋事夙夜惟謹庶士宜之後從都御史項公征西賊婉畫幕中制勝閫外以功食正六品祿茲者被命擢僉山西按察司事其僚友需余

言餞之始余官翰林與君未相識也余旣歸省而余弟守阯解元至京師君之子憲從之游逮余還官乃始識君嘉其老成溫厚而惜其遽別言固不宜靳將何以言耶惟君旣明易而憲復學易父子一易也余昔謬以易舉而余弟繼之兄弟一易也兩家可以談易矣易廣大悉備舉其一端可以裨君職者與君談之可乎夫所謂按察官者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法者也在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二象之相次豈以省方設教之餘卽當有明罰勑

法之舉耶夫匠氏之作室也既觀木之曲直必隨以斧斤治道何異乎是故按察官者既觀民風即布國法其觀民風也必徧如風行則窮閻委巷無弗詢荒邊側境無不至其布國法也必明如電照則善惡洞察而無隱情必勑如雷震則威富咸訖而無罔刑是爲善明易道而克稱天子所使者君尚勉之

與柯孟時學士書

去歲舍弟歸自杭辱書拜惠今歲盛价至再辱書拜重惠蘇縣簿至又辱書極感愛厚之意每見華緘若睹令

儀甚慰離索之況但聞兼失怙恃復損連枝重以疾苦不知仁人君子之遘閔凶奚至於斯爲之憂歎無已不審近日孝履何如伏惟節哀強食爲國自愛不勝至望僕自歸省還官素殆如舊揣位量己心亦安之第四方變異屢見旱潦相仍元元饑餒頓踣而漂溺蕩析之禍尤有不忍言者且西師未捷饋餉甚艱持使節以鎭撫列藩者多過於更張翻擾黔庶流離至京者皆驅而逐之殆非勞來安集之道私心過憂有甚漆室邑女嘗草一疏矣顧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且廟堂之長策非迂拙所逮不敢以聞辱愛厚甚故私布之然不可爲他人道也萬冀不宣所命先大夫挽章并竹巖記懶鈍未作尚俟後寄幸毋譴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歲久旱繼之潦天子悚然祇畏天戒惻然深念民隱赫然罷黜藩臬郡縣之不職者卽愼選材俊以補之於是監察御史陳君文耀超擢江西憲副行有日僚寀屬余文餞之嗟乎旱潦之病民也甚矣天子之憂勤也至矣內外臣庶可不圖所以療民疾而慰聖心者乎夫旱之

始赫日行空萬物仰照民亦快矣久而草木枯川澮涸四野如赭兩閒若蒸民乃病之一旦雨澤滂注槁者以秀暍者以蘇民孰不忭躍及其淫也九逵濘萬彙腐溢爲滓水民多墊溺於是病益甚矣蓋必雨暘皆時民乃不病國之德刑治之嚴寬亦猶是矣是故一之以德而寬則吏縱民慢漢所以衰也一之以刑而嚴則吏遁民殘秦所以亂也德刑嚴寬並存而時出庶三代之治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湛恩汪濊禁網闊疏內外之病民者何限嗚呼是未易殫言也君子守一官則修一職憲副

職刑刑之寬無甚於近時者大江之西巨璫豪將與藩臬郡縣之不職里閈之無良病民甚矣雖一時巡撫重臣與臺臬長貳多能以嚴治然民之病其肆去乎君尚燭隱幽燠汙濁皎然扶桑之暉熇然朱明之威庶冀一方以綏天子之憂勤矣乎君爲閩中世家尊考翰林侍讀以文德彰叔考湖廣副使以憲政著而君文雅和毅舉德學教刑而兼茂之近董學政翰林增芳茲副臬事湖廣有耀君想畿內菁莪尚仰時雨之化而江右覆盆已望赫日之光矣請無徐其行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士處雄要之職苟怙其勢逞其能妄爲而輕發則不能無朝夕之患譬之干將發硎鋒芒煒燁用之劙盤盂劘牛馬固無不可其或弗當非鈍則折故必養銳畜剛而慎其施然後勢不挫患不萌隨所在而功成吳君之爲監察御史也初察京倉兼東城寇盜事人已安之既而出按廣西猺獞方張鎮之以靜尋按山西歲凶民困綏之以恩又按福建公鄉閧之選省銀課之額驅竊礦之盜平反累歲不決之獄士民舉稱頌之所謂處雄要而

畜剛慎施隨所在成功者非耶茲以年勞進秩副憲於山西正猶駕輕車就熟路者然今之山西歲凶民困與寇賊姦宄之病吾民者殆有甚於往歲可不加之意乎夫臨民之道惟恩與威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濟威不振則恩不施非不施也恩雖施而壅塞者眾與不施同故欲施恩必先振威威既振則掊克者去淩暴者去民各自遂雖不施恩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且御史憲副之勢有間而今昔之時頗殊君今欲若昔之綏山西也則莫若以威威非怙勢作威之謂也端吾德潔吾操明吾法與刑則人自畏之而無敢病乎民者書曰德威惟威夫是之謂威畜剛慎施亦近之矣尚益砥厲山西之民其遂矣乎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成化戊子夏不雨天子敬修省慮刑罰之不中也慎選廷臣出讞南北兩畿獄事而南畿獄事尤夥眾推刑部郎中陳君時莊焯焯有治行足膺是選君遂拜命徧歷諸郡詳訊眾囚明而公敬而恤於是抵讁者噤若夏至而反舌無聲冤抑者訴若困馬之見主而長鳴罪當者

服若冬虺之甘處於穴枉繫者出若麋鹿之脫罟擭而走山林一時人心快之及昇竣事還朝擢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寮友君胡允敬者需余文餞之嗟乎旱之故多矣古昔之救災其具詳矣是未易言也然獄冤亦足以召災而袁安顏眞卿之流以辯獄致雨者古多有之今歲四方尤旱而南畿稍雨未必非君讞獄之效也山東列郡今旱甚於他方而又繼之以潦民不流亡矣乎膺使大僚冠蓋相望蓋多能救恤之不知其於周官之十有二政上官均之五術與夫富弼趙抃蘇軾之政董

煟之書之論尤詳盡而無遺精當而可法者已行之乎抑行之而未盡乎君往視所治政果盡矣民果濟矣可以安枕若猶未也尚舉前所云者以告于大僚膺使請于朝而盡行之民其有不濟乎百里之言曰救災道也行道有福君在南畿以祥刑救之於方燃今往山東以惠政救之於既烈福其可量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八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九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愚軒箴

南京僉都御史高公上達以偉識宏才當諫諍糾察之任而以愚軒自號衆皆疑之余雖辱交而亦莫識其何旨也妄言以箴之

顏愚實睿甯愚實智一以窮居一以亂世於皇大夫際時唐虞貴總憲度其可以愚世謂愚者不辨白黑百無所能如彼木石大夫□□識迥才鉅自謙爲愚其孰肯許豈謂世愚欲與之一隨波同塵乃德之賊抑以愚民不以智治聃啟秦禍其可則之古直今詐爲民之疾既曰疾矣均庸藥石盛德愚貌聖智愚守或可保身徇國則否世之禍福其曷有恆木散而壽鴈瘖而烹相古大臣惟義之適智愚兩忘夷險奚擇敢告大夫尙書諸紳參前倚衡古之大臣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古歙之區有世家曰程氏其先晉新安太守元譚昉家于茲子姓蕃庶簪纓蟬聯在梁則有忠壯公靈洗在唐則有戶部尙書仲繁中奉大夫令涯在宋則有武舉狀元鳴鳳在國朝則有都事德堅蘄府左長史孔著皆有功德可稱道用元則太守之四十九世孫都事之玄孫而長史先生之子也少承家學長而滋昌敷爲文辭霞蔚雲蒸鄉大夫書其能大樂正論其秀用擢地官主事進員外郎以至郎中凡賦役寡多戶口贏縮之數稽之無弗詳也庾廩金幣倉積芻粟之出納莅之無弗公也簿領之文曁衡之制治之無弗明也多歷年所績用愈彰乃超擢廣西參政鄉人仕于朝者需余文餞之嗟夫嶺海之閒八桂所叢百寶所萃地大人衆蔚爲西南大藩久矣自猺獞之擾更十餘歲干戈日尋賦斂滋甚民之死亡疾苦可忍言哉聖天子仁不忘遠屢興師征常愼選牧伯往撫意勤且至矣爲牧伯者可無以仰承之乎今夫養栟木者必固修藩籬而培漑之加厚不以常木視也畜傷禽者必謹護樊籠而哺飲之加勤不以常鳥視也今之殘氓疲庶其可以平時黔首例視之乎必爲之嚴戍守課耕織恤孤寡賑乏絕薄征緩刑施舍已

責曰摩撫而煦嫗之庶無負聖天子之德意然非賢而材者莫之能也君生世家紹聞衣德可謂賢矣職地官治繁理劇可謂材矣倘益加勉其有不能者耶

送楊朝重序

無名君子之所恥也有名君子之所懼也夫衆人在穹壤間生而世罕識焉死而世無聞焉是與草木獸豕等也而有所謂聖賢者天下慕之萬世仰之惟其名耳名者實之所生也聖賢得其實而名生焉譬諸日月之精華珠玉之光燄自有不可掩者夫聖賢何人也天下萬

世仰慕之而我生則罕識死則無聞是亦人耶何恥如之故君子必奮修其實實得則名隨之方其未名也發一淑言植一休行敷一嘉政人則曰不意其能若是也又曰是人能若此亦可矣莫不稱歎之暨其名盛則人望之重而責之備言行政治非有卓絕乎羣類壓服乎衆心人則曰是人亦若此而已耶一或不當則曰爾亦爲此耶增瑕益瘢溢毀重謗靡有不至矣故君子恥無名而懼有名懼無他益修其實而已矣閩楊君朝重德厚而操廉學贍而文偉以鄉試第一薦胄子四方競傳其文辭凡學毛氏經者咸取式焉旣成進士拜御史屢論國家大計朝野稱其風裁秖閒言出巡江右尋按兩浙還陟山東僉憲自臺省以至校庠識不識咸謂其當任藩臬之長而是陟未宜夫山東大藩僉憲要職由御史陟者踵相接矣而輿論若此非其名之盛而人望之重耶世之憲職率戒剛毅歛威稜以取忠厚之譽大奸不敢劾也大罰不敢施也大政不敢陳也第能清案牘杜苞苴行不越繩墨之外是足爲賢矣吾恐朝重之名人之望之者不徒若是而止也朝重可不惕然深省奮

然加厲赫然大振揚耶余也不佞亦不幸蚤有名甲申之歲預選士於春官或見余所錄貢士文笑曰某之作亦若此乎不謂非余所及也蓋亦名誤之耳然是選最多魁壘閎望之士其一則朝重也朝重雖非余所選而亦與有光今春予自省毋赴京朝重適在浙遇于杭于嘉禾餞至于吳之平望觴詠笑談亦嘗及盛名難居之意玆朝重行其鄉人若御史林君誠者需文以餞故申告之亦因以自警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請於予曰江陰王君克正以茂學第進士以儁材官給事玆陟河南之僉憲寮寀偕願先生贈之言敢以請余曰子與克正皆言官也反需余之言哉則皆大笑笑已請不置余曰吾言易也而行之難百職之政吾皆能言之而皆未能行然亦知行之難而不敢易其言也子固請吾言倘請克正無畏難而力行之爨者不拒薪醫者不拒藥躬爲言官而拒人之言必不然矣吾試言之而子與克正擇焉夫言官者自黼扆至臺省藩臬下逮火伍閭閻無不得言之其言臬事必曰當廉明當正大當布宣天子之威德當糾官弊當察民隱刑之頗辟獄之放紛貪暴之不黜奸宄寇盜之不熄皆其非也騰口而談縱筆而書無難者使身處其職而力行之鮮有能易者焉克正往也必且磨畫厲昏夜省曰吾廉明乎吾正大乎天子之威德已宣乎官弊其糾乎民隱其察乎刑頗辟乎獄放紛乎貪暴其黜乎奸宄寇盜其熄乎省之又省凡嘗言乎人者一反諸己而力行之則憲令之布霜凜霆訇名聲之揚焱起水涌欲辭崇階以違要津不可得已予以爲何如士廣曰辭盡矣克正當佩而行之天下之琇瑩犀象甚夥克正肯以規爲瑱耶

送趙生玉序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至哉諸葛武侯之言也然世之寧靜澹泊者吾見亦鮮哉故吏部尚書杭趙公之從子聲遠與予有雅欲其子玉走京從余弟惟立卒業適予過杭航之玉日扃閣下箔若處女不妄出緗簡編秉觚翰無時刻休有故避閣則挾册就爐上舵旁諷之雖役夫舟子干吽囂百贕突寂若罔聞見殆靜而寧歟到京館余家余官久而貲猶罄脫粟之飯三韭之蔬與余同嚼甘若鼎臑其睹京之奇貨尤物與凡百瑰麗怪偉之觀漠如也殆儉而澹泊歟武侯當羣雄方沸而獨臥草廬出佐先主則持白羽扇而指揮三軍至身歿之後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蓋寧靜澹泊之至者功蓋三國名震千古實伊呂之匹也其始蓋自靜儉得之世之寧靜澹泊者或變而貪躁其都重任罹大變而袖手弗能一展指者亦或儉靜之士疇克武侯若哉傳云跛鼈千里六驥不致玉

其操爾善擴爾才確乎不可奪也沛乎不可禦也孰量其至哉玉歸書此以佐余弟之誦聲遠與其季行遠皆博達士也然余言否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公序

北冥有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海運則水擊三千里搏扶搖九萬里而徙於南冥夫南冥者天池也鵬以背翼若是其巨而搏擊若是乎遠且高故能至也程公之適南京其猶是乎公抱文武之材經濟之略始自進士擢給事黃門已歸然拔萃北虜入寇被敕守禦京城已而出參大藩入長太僕尋僉都憲以撫遼陽歷歷有踔偉聲績乃副秋官遷貳圻父適西蜀山都掌夷寇邊屢伐不克帝命帥征陟公大司馬董師十餘萬深越幽箐絕崖襲龍背擣大填築水磨蠻喙而毛燎之乃瓜裂其地分屬諸夷又徙衛增堡以制其要衝於是百年不拔之逋寇咸服其辜而西南百萬億生靈永奠枕而無虞策皆公出將帥受成還朝論功被獎賚甚渥用兼大理至是乃有南京之命非猶鵬之南徙也耶夫南京國家肇造之都萬世帝業所基四方輿望所屬而兵部尚書總司戎政變贊化機自昔固難其任矧今萬邦久恬百度寖弛坐而因其故則曷以備不虞之變作而圖其新則奚以詰弗率之民視昔猶有難者夫不剛不柔畢公所以保釐也包荒馮河治泰所以光大也公尚念之以表百僚以飭百度以彈壓四方以鞏固億世無疆之帝業他日海運其將絕雲氣負青天而還北耶公之介弟佀以武功官指揮僉事冢子敏政又以奇童擢進士官編修余交其父子兄弟間雅矣薦紳屬余言餞公不宜辭乃借鵬為喻

承恩歸侍圖序

母子之親天性也士有舍其親以仕于國者恃以君臣之義不可廢且覬祿食貤封以致養與榮于親耳不然何庸仕也昔溫太眞為劉琨將命江左母固止之絕裾而去張敬夫議其志富貴功名以傷天性雖使佐晉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若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塞其天性之傷不若徐元直以失母亂方寸而就曹操全其天性可貴也夫太眞養母少以孝聞方絕裾時固謂將命不數旬即可還養特遇亂而不克還耳然猶不

免傷天性而來敬夫之議也南陔廢陟岵降世之滅其天性者有矣況所謂傷者乎則吾於邢臺教諭盧君之歸安得不張之也君初以鄉舉擢訓璚之澄邁累遷今官學行兩豐教道丕著蓋將漸于磐矣玆以兄卒無人乎毋之側也疏乞歸侍詔允言旋交游贈以承恩歸侍圖屬余書其上嗟乎君可謂全其天性而無傷者矣雖藁天之富貴蓋世之勳業何足尙之余官久母老近歲歸省嘗有詩曰赫赫三公位堂堂萬金貲何如茅簷下毋子相娛嬉寫其一時天性之樂也然僅再期而爲公

期所逼不任離別之苦欲如君之久有玆樂安可得哉道不足格君澤不能被民文章無用於世而乃廁班行糜廩餼與江湖之乘鴈雙鳧無異曷爲弗遂吾天性之樂哉余於是有愧於君矣撫圖揚嗇能不慨然

祭毛士廣文

給事之官以言爲責世降俗微率尙緘默侃侃毛君蓋古遺直識徹于中義形於色屢抗其章補袞之職拯拔淑良劾去奸慝忠讜之聲颷馳電擊漢有汲黯淮南悚息魏徵在唐主知得失行總憲度以肅百辟胡遽而亡衆皆摵摵豈天惡直而褫其魄俾奸慝者橫翔自得抑世溷濁君實厭斁去而仙遊太淸是陟窮貴極壽彼蹻彼蹠誰謂茝蘭弗逮樗櫟惟是令名四海嘖嘖期久不磨終耀史册我羞藻蘋隕涕含觴匪私于交爲天下惜

題東巡卷

自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澶淵之役武弁以賦詩退虜誚吾人抑不知主是役者固文臣而笑談幕府中者詩人與焉今觀東巡之什乃知浙藩李甯二君之討銀鑛賊也從容嘯詠而賊自退蓋勝算之先定耳武弁能此

者幾何人哉三復敬歎書其末簡

孝節堂記

事有關乎天理民彝者君子必溢口深贊侈筆大書所以示天下後世俾淑者以勸慝者以懲教化易而風俗良也故吾於孝節之道有不能已於記焉閩之臺江有節婦曰鄭氏孺人幼歸余尙春甫余之先被誣爲兵有司不能白甫走訴于京至再孺人綜其家政秩如也甫歸至崇安距其家僅千里卒于逆旅孺人犯霧露冒榛莽躬迓櫬以歸時其大姑暨其舅亦新喪姑且老子方

亂家徒四壁立孺人矢心秉節茹苦治生奉姑極怡下甘暖姑嘗病每夜露禱于北辰愈而後已其三喪久不舉或勸之火葬孺人曰吾舅與夫皆儒也雅惡火葬非禮吾亦安忍且其孤萬一成立不悔且恨耶卒爲宅兆葬之姑卒哭之踰其夫葬從前兆孀居越四十餘稔年既老而子亦彊以仕矣姻族鄉邦稱道之無間於是薦紳先生榜其正寢曰孝節之堂彰厥善也其子曰亮以鄉舉官訓導需次銓曹介戸部副郎林君廸請余記惟婦人從夫而節事姑而孝所謂天理民彝者實寓焉所

同具萬世不可磨也然或誘於私奪於物而不克行甚至抉目去夫於生存之時反脣稽姑於富安之日者不鮮矣若夫生死契闊而固持其節貧苦患難而逾致其孝若孺人者其在璞之瑛乎其凌冬之栢乎其鳥羣之鸞凰乎良足尚矣族師邑長行當具聞於朝旌其宅里而聲樹四方載之史册而烈騰百禩覩而作者易心聞而慕者厲行衛其美陳孝婦得專美耶爰記以需

送陳叔玠序

醇酎之尊不醞醨酢千將之範不鑄穫鉏是故游洙泗者多大賢出河汾者半廊廟學務求碩師不以是耶我先祖栖芸先生德尊貌嚴學博而文雅髦士俊生麕至于門牆坐春風立寒雪鮮有不造道而成章者叔玠家慈谿族譜以昌世載文獻方其幼時志大而才肆覷三旌無難取者嘗從先祖遊歛華收鋭雍雍如也長而教于其里之塾仕而教于都昌邑之庠門人若都給事中毛君弘其一也西河之疑不在叔玠耶叔玠比自都昌至京師徒教東齋之開建過余言別余既與通家又嘗偕試于浙闈也俛仰今昔有不勝其慨焉蓋先祖於是

下世久矣雖其門人亦多殂謝而仕者若河南布政章公繪數輩皆已休致獨叔玠仕方張耳又舍予以去焉秦康送舅悠悠其思韓愈重李觀及其所與則吾於叔玠之別慨可既耶序以餞之

送周君粲石知廣德序

農之志皆在穡賈之志皆在賄終其身皆無變焉者惟士之志則有在道在功在名與利者既殊矣至爲風化所鼓流俗所誘毀譽利害所驅則又有變其志者夫功與名利雖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

而志焉者殊鮮苟志乎此而學之弗懈則持身必端理家必和涖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義無乎不盡矣然志不篤而懈於學或誘之或驅之於是變而志功名則於道有不顧矣志利則於功名有不問矣荃蕙化茅蘭芷不芳屈子所以歎也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也誠得志道不變之士布諸庶位求世無忝得乎梁石闕之英也操履謹端文章雅馴蓋志於道者茲以進士擢守廣德將以所志者見諸政耶夫以道爲政雖古循吏亦或未能梁石其愼之政有不獲尙無變其志而益

學乎道焉子夏不曰仕而優則學乎道既得而政不獲者未之聞也求余文贈守令者衆矣莫之與也間有與者語以政耳彼獨知簿書期會之當急語之政且猶迂我而況道耶徵梁石不足以發吾之迂談

開州察院記

御史職列內外而其署隨之周有御史掌治令秦以降有御史大夫暨中丞掌察舉非法其屬爲侍御史爲治書侍御史爲殿中侍御史此皆職于內者秦有御史監部漢遣御史察郡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而隋改爲監察御史蓋兼取諸秦漢此乃職于外者而其署內則漢創御史臺代多因之唐宋增三院一曰臺院以居侍御史二曰殿院以居殿中御史三曰察院以居監察御史皆臺屬也外則或稱行臺或號分司代不一制國朝改御史大夫爲都御史臺爲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數十人列居十有三道出巡郡縣塞徼則所在之署名察院皆定制也畿內大名府之開州舊有察院既卑且隘寖久殆廢越謝君鳳伯儀知是州政善民安百廢皆作乃撤舊院新之爲廳三楹高爽宏麗前爲中外二

門楹數各如廳後爲寢五楹兩廂如之下至庖湢之屬皆備始自成化五年季夏至仲秋工畢州之父老欲刻石記之而中書舍人劉君淳爲請於余焉嗟乎小人居受廛行僦舍甚至暴露于野然且各供其役而不敢懈君子所至輒有署以安皆民之力而君之賜也顧可懈其職乎御史以察爲職自國家利弊下逮閭閻火伍之臧否休戚無所不當察然非德正大操廉剛才通敏明斷而加之以勤愼未見其善察也視蒞成事舍豸問貍曾是以爲善乎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趨其庭者股戰闖

其閔者贍慄非他署比也不修其職而何以處之玆署之建固有司事也伯儀之善政夥矣此何庸多談爲書御史之事俾駐節者覽焉

宋禮部尚書黃公畫像贊

此宋禮部尚書黃公之像也明太子洗馬四明晚生楊守陳獲拜焉若覩景星瞻喬嶽謹論其世而贊曰

黃公度名文叔其字擢科宰邑累遷御史疏請光宗朝重華宮盡逐讒臣者時弗能從遂棄厥官歸新昌山中起爲右正言將論韓侂胄之姦御筆與郡竟奉祠還入僞學之籍名垂不刊召副太常洊權吏侍出典兩郡溥仁洋惠活百萬口翳桑之餓人全九萬家潢池之赤子裁決訟牒日千特緒餘耳入直寶謨日推轂士曰何報國庶其在此請老至十不允陟禮部尚書論藝祖垂萬世之統在純用儒生與務惜民力其主曰俞謝病提舉萬壽卒贈龍圖史所謂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治民忠厚侔古之遺愛公其兼乎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世之事常與變相推吉與凶相勝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皆天也君子修己以聽之耳天順初有權姦橫甚或詭侍臣之名疏其惡權姦怒下侍臣于獄侍臣時在告實病不能疏疑其仇者詭以中之盡鞫其仇不驗連引數十人皆罪之卒莫知詭者爲誰饒劉君宗禹以進士拜行人嘗與侍臣同使事疑而鞫之無有然猶謫之俾經歷衞事於廣東之廉還浙之寧波連蹇困頓踰十年所謂變也凶也楚國亡猿而禍林木行者得牛而災邑人城火作池魚之殃飛蔦致虞氏之滅宗禹其類是乎迨今乃拜都察院都事衣繡冠豸復造鵷鷺之班所謂常也吉也婦喪其茀勿逐而得塞翁亡馬引羣以歸潮陽赴國子之招黃州還禁林之直宗禹不猶是乎用是觀之變未有不復其常凶鮮有終勝乎吉者盛夏飛霜齊而已暑隆冬震雷雨而遂寒天道然矣世之人眩常變迷吉凶愛惡欣戚亂其中非愚也耶君子燭乎理植乎德罹患難而不隕其素履安樂而不怠其修是之謂事天宗禹歷年久嘗世多其於此乎昭矣余同年也愛矣助之因其鄉人之請贈也姑以是言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國朝一戎衣而定天下迨于今承平百禩兵措不用詩書禮樂之教日弘月昌章縫徧天下博文高科之士世尤貴之雖有信布關張安所效其技故有謂能挽萬石弓不若識一丁字者嗚呼豈其然耶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六藝之目射御存焉今世雖曰右文然玉帶金貂握重權於中外者皆武臣也麓過郎署亦或撫髀而歎士顧有舍武趨文者豈所謂登山採玉入海求珠各有志耶抑其性所便材所長耶或欲兼有之也繹灌隨陸一虜酋能恥之士當何若文武幷用天下久治之策也李君之先以武勳主衞事于遼陽有棨與年矣思敬生有俊才視弓馬韜略若無難者顧攻經史誦詠之充然有得雖世儒之胄或愧焉例當襲先職不受也偕諸生三試于有司成進士擢知常之無錫朝臣産自無錫者屬文餞之君豈所謂欲兼者耶天下固當竝用文武邑何獨不然周制鄉遂至小也猶有庠序焉猶有車徒焉況一邑乎且文不惟詩書武不惟兵甲其義博矣夥矣星斗也春夏也龍也煉鉛之三十爻也德禮也琴絃之六也水也玉也政之寬也何莫非文乎雷霆也秋冬也虎也煉鉛之七十爻也政刑也火也金也琴絃之七也政之猛也何莫非武乎思敬擇焉擧可以治邑者用之無錫其治矣乎位崇者率起於卑材至鉅者雖微必愼乃有成君其摩厲之唐禁之頗牧宋邊之韓范豈天人也耶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天地之化日以晅之雨以潤之而雲也出於山川茫洋薄乎玄閒若無所事者然雲不興則雨不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者所以爲雨之具也四時皆有之然而乘靑陽擁淑氣渰而萋萋其所降之雨祁祁徐而不驟霡霂而無聲根者以蘖芽者以勾無鉅細遐邇無不被其膏潤者惟春雲則然君子之用世澤民者儀之唐君往以進士知合州余作春雲篇以送之勉其澤合民也君至合則簡苛征雪冤獄民罔不怡嚴保甲築城垣寇弗敢犯又隄江以奠邑居葺學以安士習其澤於合也時庶近春雲之謂耶天官茂其績陞南京刑部副郎合之仕于京者懷其遺愛屬文以贈刑部在古爲白雲司白雲者何秋雲也雲春靑夏赤秋白冬黑時令也秋風起

而白雲飛則草木黃落刑之象矣然英英者露彼菅茅則雖當秋殺而尚能春生猶君子刑期無刑雖榜笞誅戮之慘而恆有哀恤平反之仁也君其念之余聞雲有喜而色黃者豐穰之瑞也有慶而五色備者泰平之祥也君他日再陟將爲喜雲之致豐穰者乎將爲慶雲之開太平者乎抑將爲春雲之雨天下者乎余閒雲也懶雲也之三者未有能且爲君談之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古者自天子下凡有道德而教者歿則爲先聖先師凡學皆祠之周官樂祖祭於瞽宗戴記先賢祀於西學皆先師之謂也若夫卿大夫之致仕而其德功言足教者歿亦祀之國則祀於東序禮所謂先老者是已鄉則祀於社傳所謂鄉先生者是已夫學教民之地也東序養老之地也先聖以下祀之得其所矣而社則祭先農之地曷爲祀鄉先生於斯蓋民生惟在養而教之先農以養鄉先生以教合而祀之明養教相須之義歟一閭塾也父師少師教民學與里胥鄰長率民耕者皆坐焉合祀其類此乎近世自國都以達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吾夫子暨當時羣賢後世諸大儒猶凡學皆祀先聖先師之典也惟社則廢鄉先生之祀祀亦附於學焉人性之善也物至知誘待教而率古之教法備矣至於祀亦莫非教夫祀本以報本始昭孝敬也然薦祼興俯之禮行而感歎歆慕之情作有不俟言而化者此非教乎今學祀夫子賢儒教其至矣然觀法之機惟近者切進爲之序必易者先故鄉先生之祠不可廢也饒郡浮梁學舊有鄉賢祠在戟門之左祀宋吏部尚書彭公汝礪龍圖閣學士程公禹參政程章靖公克俊參政李簡穆公炎膺凡四人開禧間知縣事趙與濤之所創也廢久矣今慈谿林君岳來典教謂他學皆有鄉賢祠而是邑未必無賢何獨不祠問之鮮有知者久乃得邑志知舊祠之故遂即大成門左爲一室榜曰鄉先生祠以祀四公增元處士可堂吳公迂國朝廣東布政戴公弁解州知州吳公惠通七人各爲之贊且記其事然祠隘甚欲別構焉未克也久之郡推官蒲城黃君鼎行縣謁祠以隘告君遂請于督學僉憲李公齡購地創祠于文廟之右凡三楹始事于天順己丑孟秋越明年夏季成林

君欲勒文於麗牲之碑以示久也監察御史戴君珊持其書來請夫爲政在人而教又政之至也自祠之廢司政教者不可以僂數孰克舉之今林君肇舉數百年之廢典而黄君成之其輔教導俗之意盛哉皆加於人一等矣所謂在人者非耶爲書以厲後之人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九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策題

問自古帝王必有訓典以貽天下後世至於我朝在太祖高皇帝則有大誥三編在太宗文皇帝則有爲善陰隲孝順事實在宣宗章皇帝則有五倫書皆萬世之大訓也比者英宗睿皇帝命儒臣編輯大明一統志載萬國之幅員兼百代之文獻遐邇鉅細翕然可指慶興善

惡炳然可鑑雖曰儒臣所輯而宸衷綍旨親定其綱聖藻天書雄冠于首其可與前四書同垂于萬世歟竊嘗伏覩其略自兩京暨十三布政司皆首圖而次志圖則郡縣碁布志則山川風俗人物名宦之屬綱舉目張昈如也夫談今者必證古舉遠者必先近圖之與志兩京與十三布政司之制在古亦有之乎山川以下在布政司者固博乎難以議爲也其在南畿者諸生素所見聞可舉其尤歟且羲卦禹疇異代之書也尙相表裏況我朝列聖之訓典豈無相表裏者乎堯言萬世如見周禮聖人所從諸生其敬對無忽

問書契既作載籍浸繁六經其至者也孔子於六經但刪定贊修耳何謂之作七十子於此六藝或但可言詩或僅聞四代禮樂性道不得聞春秋莫能贊誰謂其通後世諸儒有各專一經而註之擬之續之補之者有兼五經而爲要義爲鈎玄爲微旨爲正義者有總六經而爲法言爲外傳爲奧論者於是經明且久矣孰謂暴秦焚經而經存諸儒窮經而經亡乎諸儒論六經或謂其浩渺難曉或謂可不治而明或謂其皆心學或謂皆我

之注腳一何矛盾至此哉先哲用六經者有以其文倡諸儒有以其術佐人主有以其道繼絕學士將安所從歟如前所陳者請悉數其人而備論其實毋詳毋略也

問百官惟將相權任至重歷代官制沿革與其人之賢愚道之得失可得而悉陳歟我朝創將相之權而分任於五府六部前古未有也然任必有所統權必有所寄名亡而實存矣相貴八統四的將貴五材六術今豈異古乎請備論以規之

問余讀易至於豐之繇未嘗不歎聖人之爲世慮深且

至也夫世之所憂者屯耳否耳蹇耳剝耳幸而豐焉世所樂也而聖人乃謂其可憂援日月之中昃盈食以爲喻必欲王者尙大而照天下斯可無虞其爲世慮何其深且至耶今天下承平百年犁鋤罅於遐徼雞犬囂於窮閻達官貴人牆屋被文繡而婢僕厭粱肉民物可謂豐矣自禁衞至于邊防隸尺籍者如雨內外之閑廐圉牧成雲兵馬可謂豐矣文昪鱗崪甄於銓曹武弁日繁廩弗能給皆患無術以汰之人材可謂豐矣普天率土凡百稱是雖兩漢唐宋之盛弗能踰也然民物豐矣而一有水旱則窮者流亡富者乏匱兵馬豐矣而一有征伐則精卒勁騎俱不給於營陣人材豐矣而庶官之員恆闕緩急輒有乏材之歎其故何也豐之可憂者其爲此耶非耶抑又有大於此者耶天下之可憂者其詳有幾憂而圖之計將安出凡天下之事與其貽悔於後孰若預憂於前先數者預憂而爲之計則可以保豐於悠久否則能無悔乎今聖天子臨御正如日中之照天下有司欲秉炬以佐其光也故咨於諸生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生豈無憂天下如文正者乎其悉心以告

問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行治所由異也古之人若堯桀凱凶較然霄壤天下萬世所知矣若夫聖之清和伯主之正譎大夫之濫隘士之拯溺受牛與贖人辭金拒鄰之叅與嫗不逮門之女孔孟有定論矣他若相之或通或介將之或寬或嚴司刑之或恕或刻以至立教之或以柔勝或以剛克守郡者或以術破奸黨或以禮和寇鎌治邑者或戴星而勞或彈琴而逸典選者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人官治兵者或不戮一人或鞭七人貫三人耳至於同仕宦也有苦身自約有放意自恣同奏事也有力爭有順旨同侍講也有爲元老而恭有起布衣而莊同爲直指使也有多誅殺有多縱舍同使秦也有專美本朝有微說國弊同致師也有右入壘有左射以敢同在軍見君使也有納不納者矣同除喪鼓琴也有和不和者矣同鋤地見金也有擲不擲者矣若此者孰優孰劣疇是疇非九原可作其誰與歸夫論別人物者大學格致之一端也毋徒諉諸不暇

應天府鄉試錄序

自古御天下者必需賢才而理賢才猶珠玉也非人求之不自致是故鄉貢興郡國勸駕有司縣科代相踵矣應天府我國家肇都于此今爲南京而鄰府暨州十有七皆畿也夫京畿首善而鍾材昔周漢之東其故都弊矣然鎬京之士萬民所望長安英俊之域紱冕所興詩人賦客尙侈談之況南京雅際熙洽仍擅衆大凡百無異車駕臨日聖化恆先王氣恆萃故方聞偉秀魁壘之士雲出林立比今舉天下解額視諸藩獨盛每科必命侍臣往涖典禮冠侯服爲今上紀成化之七年府尹臣亨府丞臣哲以考試官請上命洗馬臣守陳侍講臣瓊皆不敢辭遂冒炎暑犯晨夜凌風濤而南至則同考官監丞臣禹錫教授臣玭臣俊教諭臣子皐臣厚訓導臣祥臣旋臣寬監試官御史臣夔臣昭與百執事具在遂入棘闈胥戒飭曰命鄉論秀爲國與天下也任重且難莫有尙之凡與此者必皆精白厥心勤愼乃事求無負茲任哉其或徇私是瘝官也是蔽賢也是負國也靦于面夷其安乎不畏于人神其昧乎於是合六館諸司十八府州之士凡二千三百有奇試之三遵解額取百三十五人乃第其名拔其文之尤併鋟梓爲錄蓋古者賢能之書行年之署猶茲錄也錄一成而士之進退異焉故已錄者或以欣而未錄者或以戚然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區區者安足計哉且陟臺一級非努力莫造其顛黍稷之華人惟冀其實故已錄者一有位焉官必盡職諫必盡言相必盡道相與奉明主尙三代之隆奄九圍四裔而膏雨之保豐持泰於億萬年則竹帛鐘鼎名昭于無窮錄安足貴也否則玷斯錄矣且驥雖一蹶何累千里戰或三北竟收大勳故未錄者必益修厥德彌燭與理發之文皆粹乎無瑕儁乎有味煒乎騰光追儷古之作者則雖在遐僻必有能錄之況畿內也夫錄者豈直爲已錄者之興哉尤爲未錄者之楷也臣故兩勖之謹書于錄之首以獻於上曰連城照乘之珍至矣請天府登之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量之器自龠合豆區至于斗斛釜鍾鉅細殊而受粟之寡多隨焉細而受多則盈鉅而受寡則歉平之者槪也穀粟之肆糴者曰歉糶者曰盈紛然而交爭有立其旁

者不待乎概一舉目而已識其盈歉矣然或盈或歉始雖紛爭終必底于平而後已士之用世也其材德厚薄猶量之有鉅細而其職位崇庳亦猶粟之有寡多也第用者或未能底于平識者或未若旁立者耳閩李君廷美以進士擢刑部主事陟員外郎其性行和以良其文辭敏以蔚其用刑公以仁蓋鉅量也余官京師於刑曹善五子曰何廷秀彭鳳儀張時敏巳時雍與廷美皆士之俊邁而不羣者廷秀鳳儀皆陟憲副時敏陟憲僉而時雍陟郡守矣廷美比擢廣郡守未行以事遷倅於衡

郡余謂五子雖有不齊而爲鉅量則鈞廷美之郡守且猶歉而況倅乎然世之盈者多至於覆而歉者率底于平焉知歉之不爲廷美福也抑士之材德學則進否則退又非若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廷美仕不懈於學況遭聖明之世他日所受可量乎哉余亦旁立者也識廷美審矣故說量以敘別

新化縣學記

新化之邑創自宋熙寧中學隨以建紹聖間邑治遷今所學亦遷于其西元季燬國初復之至景泰改元又燬以其地之隘也徙築邑治西南遂今纔廿餘祀已敝而將傾都憲吳公琛興璧撫涖玆邑慨焉顧僉憲邵侯琮叔璋曰學敝若玆在所必葺然小邑寡民不可斂以病之費將安出時侯治獄獄有賄當入官者僅二百金請以充費公喜曰可遂命寶慶守謝君省經之邑之父老羣告于君曰今學之地有突有窪故室宇或爽厥宜而章縫弗利於武病之久矣邑治東垣之外有廟祀城隍尤敞當葺而其地羡餘弘廣且方若矩也平若掌也可以立學請徙而易之君以告于吳公于邵侯皆曰善乃

命府知事周田營之自成化辛卯春正月肇作大成殿暨兩廡重門庖庫以俎豆聖賢作明倫堂洎講齋號舍膳宫米廩以居食師生端其逑道崇其門垣以是歲夏六月告成僉謂新學不可無述而謝君之從子鐸官翰林因爲之請余聞之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大學之道在新其德以及其民耳新其德則身修新民之德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古之所謂學所謂教所謂化一皆此而已矣宋人之創是邑而命之名也其詔造新邑以敦新化耶抑謂邑新而化隨以新耶然其時新法病民新經誤

士烏有所謂化哉降而南渡極而胡元益可歎矣國朝教化之昌覃于四裔而是邑之以賢能書者猶鮮無乃狃於舊耶今邑既舊而學屢新隘也新而廣矣陂也新而平矣陋也新而美矣士可不新其德以稱之乎彼新學者糜金錢億心力一皆資之人完則士享之而已無與焉若新德者則惟致吾之知誠吾之意正吾之心不待取之外而藉乎人也德苟新矣則鄉爲之國肅之居穹位享豐祿勳業峙而無疆聲光焯于不朽疇得而攘之溫公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奚公賢

大臣固知所務而邵侯協其謀謝君就其緒皆賢矣哉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雪虐而不凋者可梁楹也火焚而不變者可圭璧也值不測之變罹無妄之災而克秉其操者其可以居崇位膺重任也不占矣夫杭沈公克欽始以進士官駕部茂著勞績累遷正郎景泰之末有權奸不軌鋤斥其素所不悅忠藎之臣蔓及于善良雖其稔惡自取夷滅然貽患于國而善類之被其毒也亦酷矣公當是時亦被誣枉謫戍遼陽嗟乎魚網之設也而鴻罹焉行人之得也而邑人災焉魯酒之薄也而邯鄲圍焉城門之火也而池魚及焉腐鼠之墜也而博者殃焉此尤人所不能堪者而公行法族命怡然於冰雪弓馬之鄉加於人一等矣今天子御極日月之光洞燭乎幽壤覆盆之下於是向之忠臣首被昭雪公枉亦白乃復厥官今超拜參政于河南塞翁之馬婦喪之茀宋人之犢蕉中之鹿於是乎驗矣公既被河南之命交游若副郎于景瞻者需文餞之惟公才賢卓卓其於參大藩也何有然管仲嘗曰無忘在莒而馮異亦曰不敢忘巾車之恩蓋畏心之易

泯而侈心之易生也吾亦願公無忘遼陽則他日居崇膺重豈直參一藩而已哉敢以爲贈

樊山八景記

異時樊進士貴嘗求予記其樊山八景久未暇爲今其叔父時登貢士來復請予詢其詳則曰距縉雲縣治二百武有山曰樊蓋自余始祖兩浙儒學提舉諱杞孫者家其下族蕃望彰縣人因以姓是山焉家之北有別業環樹以梅命之曰梅花墅墅有室大於斗余讀易其中梅盛華時時取雪烹茗飲因號煮雪窩墅西窮麓折而

北水出兩山間其上篁竹無際是爲竹深澗澗北有塢曰藏春花木叢其中又北有憩雲菴中多鉅松雲所萃止澗之西南山紆徑繚迴峯亭在焉亭南椋廩雜處雞犬聲喧是雞鳴垞也垞前溪波磷磷白鷺時下名鷺鷥灘八景之槪若是既多賦詠之矣顧鼎言以記之惟天下佳山水至夥也得一齒於人以名于世幸矣矧其一丘一壑盡登於賦詠者哉然輞川之柳浪栨園覩武夷之釣磯茶竈若有慚色藝與德之幸山水固殊也樊自提舉而下衆休淑趾顯榮者相望矣時登今又著文行

聲而彝從子姓若御史瑩貢士鯤庠生輔皆有志者八景不賴之而益彰耶吾筆之爲山靈慶也

送吾景端序

三衢吾景端以易學舉于鄉入齒國子與吾弟守阯最善國子論易輒推安福劉戩與守阯暨景端數人自京達四方鮮不知其名每禮部試皆期此數人在高等有司亦欲羅此數人以爲功然每試而數人無一與焉以數人學未優耶則爭名者胡可以虛屈有司識未精耶則所選之秀傑亦夥矣蓋士之進退遲速固有命焉非人所能與也今數人者名在乙榜例授師職皆辭景端獨曰吾母將耄矣可擇祿耶遂就焉士無問識不識皆謂宜再需後試必占魁選不然則隨常資作守宰亦邇矣胡遽爲親厚者交諫儀曹亦強沮之不可竟得教諭江浦蓋三釜足樂萬鍾何加固仁人孝子之道也景端奚啻加於人一等哉入其範模者其肯志富貴而遺道德也耶然豫章魄旄固明堂大廈之具也收梁棟拾桷榱者行且至矣景端尙俟之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教化之行也老引其幼比聯其閭一皆走趨於善故賢才昌而風俗懿唐虞三代所由盛也秦以降教化隳矣民不覩德而惟利之覬胥淪於惡間有仁辟良輔驅而之善然亦豈得四海浹耶民有能淑其躬以惇于家于鄉者豈易得哉湖廣之石首有處士曰汪公韓信字用賢幼涉藝文長崇禮義奮然志植其善宅近市厭其囂也營荷湖之東老焉樹竹徧舍後山自號竹坡而杖几其上目翠旌耳璆玉蓋翛然也日誨子與女諄諄於古之嘉言法行不拾家子湝取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撫定

蜀盜聲烈炳中外餘五子亦克無忝二女孟適廣西參政袁凱季歸太學生徐漢英皆執婦道蓋公之善浸于家矣公處族黨諭蒙周乏多愛慕之嘗讀藍田呂氏鄉約曰此善俗之道也盍舉乎乃與鄉人之隱而老仕而歸耆若劉知府海輩凡九人爲義鄰之會一如呂約遠邇稱慕焉蓋公之善流于鄉矣公嘗以浩恩封大理左寺副年七十有九而卒富榮壽考衆鮮克邁蓋天錫其福以彰其善耶公墓在麓湖之原葬既有銘矣浩又欲表於其上以余同年寓書俾弟某來請惟人之性善而已矣率性而善人人可能非有異且難也然制行者慕高而趨詭立言者取奇而求備則過矣若公之行無不可能者俾人皆公若則自家而鄉將無乎不善雖唐虞三代之俗可臻也又奚求哉余是以書之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余同年牟公爵初以御史拜僉福建按察司事其律己持憲若竹柏之挺也其屏奸除慝若鷹鸇之擭鳥雀也其慮冤錄枉若鄒律吹而燕谷黍也故一時深山窮障婦人稚子皆知有牟僉事而福建至今數僉事如公爵者指不能一二三僂然在福建八九年視他憲官之聲資遠不逮者往往超擢而獨無改于舊輿論爲之不平既而陟副使纔踰年又陟江西按察使江西之吏民聞之曰是福建牟僉事耶相戒毋犯在江西僅三期又召拜太僕寺卿夫爲僉事聲績卓矣而八九年不調何其淹也既爲副使聲績未有加焉而頻歲屢陟遂至今官何其速也豈獨公爵之利鈍有時蓋試之久而知之深乃加不次之擢者固聖君用賢之道也今虜寇未夷邊警且數大將方率數十萬師以往直欲犁其庭而掃其穴徵馬亟且繁然馬牧于官者或竊鬻其芻菽或私以負重馳遠或羸且幾半存者餓羸而散於民者以水旱頻仍民不能保其孳而何馬之能畜酷而徵之祗擠之于溝壑耳太僕之難爲未有劇於茲時者公爵其無擇蚤夜圖所以贍國用而完民生者舉之俾聲績無減於僉憲時則所謂不次之擢昉自今耳優於彼而劣於此勤於小而懈於大表表於外藩而碌碌於內廷者豈所望於公爵哉公爵之被召也同年皆爲之喜既至而喜益增羣往賀矣又欲贈之言以余在翰林乃俾執筆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江西素多豪右其犯憲也雖大官彊吏亦鰓鰓焉若睹嵎虎莫敢嬰僉憲陳君夢祥至一繩以法弗爲利疚威怵於是羣謗糾起久弗熸或謂曰金以鋭挫革以堅裂直道之難行也久矣衆喣漂山羣輕折軸讒謗之爲害也大矣子其慎之夢祥弗爲變既而當道者惑之連六年不調考績而弗之最也或曰子可以改末耶夢祥笑弗答夫貞木歲寒不凋良玉火烈不變是區區者安足芥蔕孟祥之襟耶始孟祥與余交嘗贈之文勗其持憲

嚴心甚壯之謗若不屬耳茲夢祥來過余劇談下夜漏數刻指其心曰吾極知所以弭謗市榮之術顧不能負此耳余益歎重之孟夫子有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夢祥奚所安他固不足計也余當暑炙瘡作乞文者踵至莫之與也有感于中力疾爲夢祥一言

大壽字記

大壽字一軸監察御史張君敩之家藏者君之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歐産遺之此亦其一也自子成傳六世至君書譜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君取而裝潢之遂求余記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仲定爲六十九種謝善勛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庾元威書

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針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鉛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篆蝌腳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爲考其間時有疏繆蓋傳摹之本歟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罕見足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況家傳數百年之舊物也邪

伏羲河圖陳在東序膂本韓文歐陽珍惜張氏子孫尙世寶此無斁

題南齋魏尙書詩後

南齋先生蕭山魏公諱驥歷官南京吏部尙書致仕德尊望重而壽最高今天子特降敕遣使存問賜之羊酒且命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時已閱九十又八禩矣未幾而物故日余一再拜之辱愛厚今觀其寄吾同年袁憲使詩三復慨然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吾於此亦云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吾邑高橋章氏素以貲雄尤尙禮義其先三世同居閭門肅穆高橋居郭西當水陸之衝而章氏好賓禮士自藩臬下逮郡縣庫廩之僚吏與游士過客鮮不延致冠舄攢于其堂舟輿崪于其門外不啻一雄傳也既而諸菁艾皆凋謝盡家日以落門可設雀羅獨靜庵處士幼孤子立乃能飭躬治產修孝弟睦婣之行諧鄉鄰下致賓客寖復其家聲迨今則昆弟子姪玉立蘭芳科第之踵登青紫之交映赫然冠諸名族矣子鎰以進士官黃門尉有聲績考最推恩封公從仕郎兵科給事中室封孺人於是公年六十有五孺人六十有二齒矣偕老並榮良足賀者吾鄉大夫士詩以寄賀屬余序之余先大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名當時公之諸父暨公與昆弟皆從而執經先父梅讀先生暨仲父見素居士季父韋庵先生與公同門盍若亢鯉之相益者今梅讀雖贈編修而弗及封韋庵有二子方舉進士而未第獨見素封監察御史可與公埒然未及公之富而康也而章氏有自行人至苑馬卿者有自主事至布政使者其考妣皆被贈而弗及封封乃自公始用是觀之公之福過於人遠矣蓋累世之積善一生之種德福於是鍾焉非偶然而致之也余不佞僅摭實書之以爲序

送李太守序

仕各爲其職固也然有非其職而事勢有可爲者君子必力爲之抑非氣足敢爲才足克爲者詎能力耶比歲虜寇屢犯西鄙所在將帥不禦法當誅聖天子大布如天之仁悉宥不問將帥恃而益惰各擁強兵享厚祿閉城安枕莫肯出一騎效死守令惟供億是務兵非其職

而力莫能禦於是虜益驕暴深入數千里之內殺掠無算若取其穹廬中物而一歲出入數番若商賈無譏征之阻今乃躪臨洮蹂鞏昌駸駸將檕乎鳳翔矣民既被殺掠復以供億頓踣故道路多骴骼之橫宅廬無斗升之畜仁者所不忍聞而況於見之斯時也有可禦虜之策而不爲則亦不仁之甚矣茲鳳翔闕知府擢戶部主事李君往補蓋愼選也鳳翔之仕于京者祈余言贈之夫鳳翔者虞之雍州周之故國秦之內史而漢之右扶風也山則終南太白水則河渭漆沮貢則球琳琅玕而

其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可導之篤於仁義可率之力於兵農尙矣況我朝涵煦百年之久旣庶且富近雖疲瘵而其良心銳氣故不泯也今將帥猶惰萬一虜至爲守者將委其民而去之耶抑與之徒死耶是宜先慮預防不可緩者用今民快之例兼古召募之法治戎器畜餽糧時較閱訓練作其銳而開其良一旦有警則率之禦虜俾下以完其室家而上以敵王所愾顧不可哉李君自爲進士時已負氣節聞於人暨官戶部遂以材稱比歲畿內大饑詔選廷臣分賑君往河間民賴以甦蓋庶乎敢爲克爲者耶故吾以非其職者望焉夫以數十將將百萬兵尙未能禦虜而望之一郡守若迂矣然古之守令能爲將帥所不能者不可僂數姑卽近事言之往歲廣西之寇殘州縣如破竹議者至謂無策可禦矣今廣東僉事陶君魯時丞新會乃能築土城起民壯以禦寇邑人安堵後乃統兵勦寇所向無不克捷諸將皆自以爲弗逮迄今兩廣奠安多藉其力夫以小邑一丞尙爾況知大府而據崇城者乎宜吾以是望李君也雖然此甚不得已之策而吾之過慮耳旦夕王師奮而虜

寇殲則夫勞來撫集之方樹蓄誨教之政尤當蚤夜力爲而勿倦焉夫非其職者且猶望之而況固其職者尙俟余言之備哉

贈御史張汝欽序

學不可以已也揚子雲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夫自堯至仲尼皆古聖人也且猶汲汲皇皇況下此者可已於學哉今之人多由學而仕仕則覩學若芻狗然有勸之學則語以不暇或引歐陽子之言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甚者引趙閱道之言曰稷契皋

變何書可讀豈其然乎夫學固不可以宂暇而有聞者宂莫甚於古帝王之治天下然學猶不已仕何獨不暇而可已於學哉古聖人之所謂學固非讀書著文之謂然書所載文所述皆古聖人之道也欲學古聖人之道而舍書暨文將焉求之汲井而捐綆其得泉乎文章所以賁濡萬物者也奚止於潤身政事不具文章則雖有及民終非善政古書若三墳八索九丘之屬夥矣稷皋豈無可讀者典教明刑豈結繩刀筆所能辦耶或者引以自懈則誤矣然所謂學者在明乎道而行之也道不

明且行而學云學云豈學之謂哉汝欽自進士選更翰林庶吉士博覽工著求古聖人之道遠爲御史猶孳孳若舊其不已於學者耶嘗陳時政劾大臣雖批逆鱗而不慴其庶乎言行道亦行者耶巡權鹽而輿頌其寬察漕渠而衆憚其嚴暇輒引諸生誨之道其政事具文章者耶比以考最蒙恩進階又封其所生以逮其配僚寀榮之需余文賀余惟汝欽皆陟崇位被殊渥茲猶區區者故不賀而贈冀其益務于學以善其政以行其道而光且大焉蓋余蚤識汝欽於翰林近又見其尊父約庵先生賢而工詩汝欽又甚愛余文嘗索稿盡覽之知契若是雅矣豈苟相諛悅者哉不賀而贈也宜

東墅倡和詩序

成化戊子秋七月廿有一日余以歸省出京交游餞至城東十里所皆返獨春坊庶子童君大章翰林編修商君茂衡刑部主事丘君時雍中書舍人張君世璉復餞十數里以返大章有別業近祖道擅林泉花卉之勝四君因往遊陟酒既時雍倡古體一章三君遂和之既而大夫士與時雍好者聞而又和之乃聯爲大卷題曰東

墅倡和詩逮余還朝時雍示以屬序余未暇爲而時雍出守吳郡屢書來促憶歸省時秋暑猶赫汗頮余面若雨且泥潦載途騎屢蹶車一覆可謂勞且苦矣然余以久宦驟歸翩然若籠鳥之返於林而悠然若柙獸之走於壙也雖勞苦而亦樂顧交游餞者皆攬巾技汗綏轡兢兢惟恐墜冒暑涉潦至數十里之遠勞苦至此徒以余累之耶甚愍且慚焉今閱是卷乃知諸君讌遊陟酣詠之樂而亦忘其勞苦庶少解昔之愍而諸作炳若珠貝交輝鏘如金石齊奏亦足敵今之娛者於是大章世

逓俱已逐黃鶴化去別業亦更他主而花下之觴武觴瀝悉變爲草閒之蹄涔矣念昔至今僅更五稔而四君者已存亡相半亡者至不能保其產爲悴然以悲自余還朝星霜又已三閱欲如昔之再累諸君且未能遂而徒碌碌班行間又未克建大猶以躋利天下因喟然以歎念故舊之厚情羨風雅之遺韻感悼存歿而淬厲忠孝不敢懈此余之志也因書以爲序刑部劇曹也官者恆役役至不暇休沐時雍獨能偕三君祖餞遊陟以發諸詠歌非篤於義敏於政而優於文未克也今宦方顯志方張覩余言將必汲汲焉舊樹其德業而不肯後夫余他日亦嘗遊大章別業作一古體併書如左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起癸巳成化九年盡丁未二十三年自四十九歲至六十三歲所作）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告歸展墓交游皆贈之詩詩凡四十六首首有題題自都門至范莊皆山川城郭亭臺祠冢之屬非名勝之景則古陳之迹非其道所過則鄉所遊非其耳目所寓則心志所嚮者都門爲萬國之會猶百行之元故爲首題中間若牛首虎丘諸山江淮諸水

仁智所樂也獲麟堆宣聖之遺烈也泰伯廟尙至德也圯橋子房帝漢之基也卞將軍廟掛劒臺忠義足法也黃樓蘇守捍大患之績也太白酒樓丁卯橋文名彰也長干寺無雙亭異教之昌可慨也長洲苑歌風戲馬臺隋堤石城古今興廢之故可欣可痛可鏡戒于無窮也范莊相國之勳而睦族之義士可歸循者故以終焉題不主送歸詩不專贈別意新而辭美皆京師之耆碩譽髦特爲君倡之與故常贈送之什夐殊矣穆如之頌非爲仲山甫不作孔碩之詩亦爲申伯得之君雋學美辭翰初以鄉選升國學有巨璫勢方赫知其名欲俾訓子姪亟招之不應一日巨璫被旨薦熏于文廟託學官召之堅避不見後拜今官選侍便殿嘗命金書老釋經君上疏言老釋所述非經也書之妄費而無益若治天下以九經教天下以六經則四方寧而君民皆祉且壽矣嗟乎秦嬖景監衞鞅因之傳燈有錄楊億潤色其孰肯背寵以事與批逆鱗而闢異教也耶君於是加於人不啻一等矣宜乎贈詩夐殊乎故常之什也余亦與君善故爲序詩之大旨而倂述君之大節俾覽者有考焉

姚冢宰誄（并序）

成化九年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尙書桐廬姚公薨于長安里第其子兵部郞中璧奉柩以歸嗚呼哀哉公諱夔字大章正統中鄉試省試皆第一遂爲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羣臣議尊景泰帝公贊其決虜犯都城符召遼宣二藩掎角賊駭而遁公預其謀超陟南京刑部右侍郞轉禮部被命考官雲南三載奏績留任禮部景泰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強之出率百官詣闕問安退集東閣公倡言復太子衆翕

然議定俄而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玉中外大安蓋公之策也既而不悅於用事者復遷南京無何上思其忠驛召至京拜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尋陟禮部尚書國家頻歲多吉凶大禮或常或變公皆據古酌今裁定允當嘗知貢舉剗革舊弊有得士之稱今上嗣統之初及戊子星變及慈懿太后之葬公皆草疏率百官上之有曰節嗜欲以保躬修禮法以齊家出入有防燕遊有度官爵勿濫授金帛勿虛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又曰均愛六宮以繁子姓

親決萬幾以臨臣民近君子遠小人皆人所不敢言者至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倫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庭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者乎世尤傳誦其言拜吏部尚書繼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臺省會舉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庚寅旱霾辛卯春見壬辰南方大水公皆上疏條陳天下大利弊乞罷行者以十數多納而施行每議大典禮大政事衆環視公莫敢先或甲可乙否公徐一言以決上益信任之嘗以災異兩乞歸不允比疾遣上醫進藥中貴遣牢醴既薨賜賻祭葬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嗚呼自古優於政者多劣於文高其名者或庳其位騁之前者槪躓之後通于身者或塞于子而公無一歉焉獨年齡未及乎耄期勳業未臻于極致故上下多悼惜之走也少欽英聲跂而望之長挹令儀輒被知遇恆時觴詠笑談忘乎位與齒之懸也孰謂公遽棄而殂哉哀歎方殷而璧以

誄請是安可辭遂作誄曰

越有大江其名粵浙怒潮驚濤轟霆湧雪其上孕山崢嶸巀嶭紫薈錦峯富麗尤絕聚靈鍾神千載一發篤生姚公閒世之傑儀容魁岸識量廣恢鳥有鸑鷟馬惟龍駼百氏淹貫六行具該瑚璉之器棟梁之材鄉書省選連奪倫魁文播天下厥聲若雷遂登甲科在中給事有阜其囊可否獻替大略北巡儲宮猶稚國覬長君社稷之利發言盈庭首鼠疑避公奮而前遂決其議虜犯京城國若旒贅謀夫孔多將怯兵脆公請發符窺閒遺銳

徵兩藩兵刻期竝萃犄而角之其畏弗襲先聲所臨雹閃雲際虜聞震驚遁返荒裔錯節旣遇利器乃稱擢居重任舊都亞卿用刑惟恤典禮惟清察官退遜黜陟幽明入奏厥績留居于京不擇夷險以篤忠貞倡議復儲獻謀安荆視寵弗媚復南其行不違而復天寵薦增遷貳天官陟大宗伯敬恭神祇柔撫戎狄先帝陟天嗣皇登極大禮便蕃動皆中式一主禮闈令行弊革奸倖旣驅髦斯得屢草章疏以率羣辟竝拜偕進匪朝伊夕自內而外鉅細休戚備談極陳以匡聖德暨論山陵明盡懇直上回天心卒正兆域進位冢宰寅亮天工內自卿署外達藩邦下逮胥子小大窮通孰哲孰否疇勤疇慵旌別進退衡平鑑空誓登英傑驅去妄庸庶官稱職民安歲豐時多災異公心忡忡屢獻大計以輸至忠豈其憂瘁竟殞厥躬嗚呼哀哉昔歲有彗西及台衡去冬長至天雨木冰何期妖孽殲我老成訃聞宸極哀軫聖情贈謚祭葬賜賻與并百辟卿士長歎失聲姻戚舊故兩涕塡膺昔余髫齔已知公名長而翹企鳳皇景星壯登翰苑幸挹儀刑高位衙齒獎掖後生賡詠酬嬉懽若

舊盟六元方會一老遽薨俯仰今昔能不淚零嗚呼哀哉憶公立朝百僚之上屹若泰山萬峯環向奄云其頹衆將安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衆皆覷公金鼓蓍龜遽云殂謝其疇之歸崇善應變丸轉無滯琦有奇骨可屬大事公最似之今也則逝相條便宜謨宣中興抗陳災異宋眞守成公將伍之今歸于冥萬方元元誰惠誰撫九重穆穆孰匡孰輔如何昊天弗弔下土嗚呼哀哉吉日攸屆靈輀啟行祖奠載道執紼傾城素驥蹢躅丹旐悠揚春雲慘淡旭日淒涼渺渺長路蕭蕭故鄉黃腸下窆玉樹埋藏佳城鬱鬱長夜茫茫芻狗灰滅石麟蘚荒寒露碧草悲風白楊鴉啼狖嘯狐狸跳梁雍門之言萬古悽愴嗚呼哀哉

麗澤會詩序

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又進而古盡矣然一鄉之善士在在可得而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其何所在未易得也霄漢之木亦嘗產於籬樊窟穴之龍亦必遊於江海故京師者天下衆士之萃淵藪也取友者舍此何之焉成周進士皆自學而升有庠塲籍先兩監

而後鄉貢唐監郎周學也至我朝進士之科每會試所登惟南北兩監之士恆占十之七八蓋監者尤士之萃淵藪琢磨𥗊礪之具既眾且至非州邑庠校所能逮故也士而游京居監何友不可得何道藝不可成哉成化辛卯春監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約以文會而主於盧解元楷之第會則取五經羣籍相講解問難各出所著其修潤之德善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一日燕懽取唐楊巨源東城早春詩廿有八字分爲韻而詩之總曰麗澤會詩易象傳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

友講習夫二澤麗而相資朋友之會而相資以之然講以致知習以力行知行亦相資者今諸士之解經修辭講也勸善規過習也眞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課遠哉自伐木廢谷風興朋友之道缺矣而近世舉子尤相忌嫉甚或不假人半章單辭有若茲會其近古哉之廿五人者皆一時之名士會不旋踵已多奮登于黃甲餘雖尚屈而黃甲之登皆有可必觀其詩亦足占矣磐達之漸其始于幽谷之鳴出遷喬木茲會也其將登而在位同寅協恭以康庶事予茲詩也其將颺而在廷爲雅爲頌以鳴國家之盛乎尙各磨厲無或玷瑕庶後有傳焉燕之日吳郡湯君徵嘗備主禮故取諸詩悉書于卷因余弟守阯解元以求予序守阯雖與會然吾於廿五人者知未悉也湯君尙文崇義蓋與諸士游雅矣孰爲鄉士孰爲國士孰爲天下士孰爲尙友士尙余告焉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誌銘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庵宋太傅覺民之後世

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佔畢一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塾小生羣往觀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眾異之長爲縣學生博書工文山畜水涌鬱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皆有文錄之梓擢壬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眞才論公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

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屢未始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

以省耕收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尤賓府後堂暇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公司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朝嘉其功賜綵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郵驛爲布政司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宦無貲弗能襲職者十五六公悉俾襲

吏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開抗章以蠲逋稅節兵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公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公不欲煩民乃請鬻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閒暨修巡戰諸舡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

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舡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懾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十有四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公配湯氏累封夫人先公卒葬于縣西長洋之原公以薨之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六長綱次鼎細次紈次曾同次昌齡蔭國子生次玄齡補縣學

生女二人孫男女十人公蚤孤事㜣夫人孝處昆弟友居官清愼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惠利爲主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如此其深者乎嘉歎久之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學士馬公愉各書所薦皆公名馬公謂公賢而文宜督學之職文定曰爲縣既得民矣俾任民牧尤宜馬公諾合詞以聞乃有德安之陟逮其去德安去貴州也民阻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去思碑於府治焉自庚戌逮今同時輩行無在者歸若魯靈光之獨存而德業聞望隱然動天下殆書所謂耆壽俊史所謂名大臣者其文章操紙筆立就率溫厚坦明深切事理嘗著讀史備忘天台要略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誌丹台稿皆八卷藏于家緦將奉柩還葬乃具狀泣請余曰先君治命固以銘屬先生嗚呼余童而慕公壯被知愛深矣公嘗入賀萬壽節退燕余第同燕者今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故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贈少保姚文敏公國子生故盧君楷今余弟守阯凡六人皆浙解元也三人公勳德位望冠當世而公與文敏對居兩京天官豈惟浙之儀固四海之表也今文敏殂矣公又繼之悲感可勝道哉銘固晚生之職也況公治命其敢辭銘曰

太公國齊簡禮從俗僅五月終報政何速公爲江陵政非呂望加其二月仁滂惠洋去不能馳稚耋遮阻執袪號啼如子失母黃霸守郡治莫與夷及爲丞相勳烈小虧公自令長郡守方伯入副尚書居守是職材非偏長所在有績於赫厥聲不損彌益晚秀獨揚行輩凋盡一老之遺天胡不憖有譽其俎有舉其封皆帝之賜恩榮始終合有赤城萬古巍只公之休光庶或與比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成化九年夏西兩藩有闕適今冢宰新任政妙選廷臣往補於憲臺得王君繼於刑曹得汪君進而於禁闈得吾張天瑞皆一時之表表者具列以聞於是天瑞有陝西參議之陟天瑞舜江之舊族尊父德安先生今保定府淶水縣教諭也天瑞早被庭訓文學驟長材器夙成儀表言論夐異乎諸生遂齒鄉論擢丙戌進士拜工科

給事中凡駁正諫救皆識大體達時宜公卿推重之故其官僅踰五載輒被茲命腰金服緋以副大藩遷陟速位祿崇而責任重矣然輿論皆以爲當且謂其從未可量焉今之陝西古稱關中天府近歲虜伏河壖屢入內郡邊師皆弗能禦朝廷屢命將出師且預征三方州之賦聚數十萬衆必欲直搗虜巢穴掃空河壖之外然師實未能出塞而屢獻其捷論功行賞已不貲矣而虜勢益張一歲至犯數郡往返致啓大肆殺掠迄今未已有識寒心用事者得微有失計歟殺掠既繁且頻而加以饋運艱賦斂急修築勞饑饉洊民不堪矣牧守者緩征則罪責立至苛斂則變故或生司饋者或身歿於邊或妻繫於獄吏不堪矣旬宣之任不亦難乎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寬之一分則有一分之賜吾爲天瑞願之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吾於天瑞觀之天瑞以余與其尊父有雅甚修契家之好余嘉其厚德故其僚友之請贈言也不辭

桃源春雨圖記

人之性靜而其情則感物而動豈物果能動乎人哉情動而物形之耳何以徵之凡物善而妍者宜人情所同喜惡而媸者宜人情所同惡然而有不爾者花美而豔也或爲之濺淚蝎至毒也有照壁見之而喜鼓琴桓山者不以墟墓而興哀與燕漢庭者反因樂臺而垂泣志士之傷春悲秋驕人之醉花賞雪豈以時與景哉信乎物之不能動情情動而物形矣吾觀汪君貴之桃源春雨圖但意其爲賞心娛目之具耳而君曰不然此先公之兆之所在也先公諱榮字文煥別號止齋嘗歷知雩都桐廬建寧三縣事民被其仁士霑其教以老致政歸居于歙嘗遊于郭南之桃源巽峯拱前寶相揖後龍山問政則聶眞君煉丹之所居而虎山紫陽則朱文公講道之攸處者山縈水迴花木蕃茂顧而愛之乃營壽藏于其間卒與先妣王氏窆焉吾兄弟數暨仰昊天之罔極痛九原之不作每歲春雨秋霜未嘗不祭掃而悲號然燕居行役之際悵望堂封邈乎其不可覿肆爲茲圖日可展省庶以重吾哀慕而弗之忘耳夫桃源春雨萬紅爭妍良可賞心而娛目者而君覩乃於此乎悲號至爲圖以重其哀慕豈非情動而物形者耶矣情由性而

發者性之仁發則爲愛親之情詩曰永言孝思思孝而永言之愛親之至也君譽殆近於詩之所謂矣雖然孝何止於思而已邪君子一舉足出言不敢忘親愼行終身乃爲能卒居處之弗莊交友之弗信斷一樹殺一獸之弗時皆非孝也因情之發擴而充之以復乎性之全者其斯聖賢矣夫因君求余記併書以勖之

送刑部尚書陸公致政序

刑部尚書吾明陸公廷玉以疾致政將歸明人宦于朝者戀不忍舍既燕餞之復謂予宜以言贈顧晚生末學

其安所贅然亦不可以無言惟君子之道出與處耳巖穴之士迷而不能出廟堂之臣溺而不知處其病均也伊尹耕於莘野湯聘之三乃幡然而起自任以天下之重及相湯訓太甲勳業既就輒告歸蓋古之君子明於出處之義鮮有不若是者晨門荷蓧之徒不仕無義吾夫子誅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乃以禍終此蔡澤所以困應侯而代其位也今公起自甲科擢官刑部至郎中超陟山東布政使徵拜今官生平文學敏贍材識俊邁而尤以德量寬大得衆心法比練達服羣議方

其爲郎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尚書則自僚屬下至于囚徒遠至于天下多感戴稱道之歷十有三載如一日自前未始見也今齒纔六十又五遽以老請將以風節勸朝廷以行義表閭里以詩禮引宗族而淑之公於是乎得出處之道矣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賦曰鳳縹縹其高逝夫固自引而遠去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又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公昔之出也其鳴岡之鳳漸磐之鴻乎今之處也其鳳之高逝鴻之爲儀者乎區區尺鷃輩安得借大鵬之翼扶搖九萬里而從之

送胡僉憲序

人之性固皆善有誘於物故必教之而後率有漸於惡故必刑之而後改非性本惡而待教與刑也荀卿謂人之性惡必待師法猶枸木必待檃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故聖人生禮義而起法度猶陶人埏埴而爲瓦工人斲木而爲器皆僞耳是何言之謬與夫木之質本直金之質本利有枸有鈍乃始檃括礱厲之耳使其質固曲固鈍又何可檃括礱厲之耶人之待師法者固其性之善也埴可瓦陶乃埏而瓦之木可器工乃斲

而器之奚僞之有聖人之禮義法度非人之性善亦安施耶禮義以教法度以刑聖人所以復人性之善者廢一不可在唐虞時伯夷之典臯陶之刑竝用而相須故比屋可封人皆君子信乎人性之善也後世教旣熄矣刑復不中爭奪殘賊淫亂之俗盈天下故荀卿以性爲惡以禮義法度爲僞豈亦有激而云耶不然何其自謂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之具也夫謂塗之人皆有可知之質可能之具非性善而何嗟乎世益降矣刑益專矣間有教者亦惟以佔畢屬文

課之耳孰能俾復其性以唐虞斯世也耶國家設憲臣以董學政蓋有見乎士制百姓于刑以教祗德之意自漢以來未有也廣東距京師萬里而胡君學行兩優寬嚴時用士習爲之日新其有志於教人復性者與然教必久而後洽今君聲望隆揚將陟崇要之任吾恐嶺海之間弗獲久被君之教也君奏績將還廣東諸生升在國學者請余言贈之余望君念國家所以任之意益惇其教士亦念君所以教之志相率而復其性云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陸機有言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惟曹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雖羯虜石勒亦恥而不屑爲者何長算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后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娣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馬懿之遠襲其算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促而卒移漢鼎踰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爲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歎

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難也古之人若顏兗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於世是則可謂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千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爲之悲傷歎喟而不已況當時者乎聞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文學一一夐出乎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于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

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于家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爲鹽梅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止於斯非所謂長算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爲其挽歌詩總若干什余既萃成册乃序焉蓄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十載余恆仰公若不可跂而公顧不余鄙德學之胥勸志業之交親蓋慬然無閒詎知公遽棄余而逝耶攄百愊於片言寓一哀於萬里強抆淚而書之

故汪御史挽詩序

嗚呼酷暑起於溫旭嚴霜至於堅冰天下之治亂豈一朝夕之故哉一簣不足以成山抔土安能以塡谷天下治亂豈一人之力之所能致哉吾觀乎搢紳所爲故御史汪公之挽詩因論其世而重哀之蓋公以文行擢鄉選歷官望江武進二學陟御史皆茂著聲績尋巡按福建坐失安席適盜賊羣起剽野攻城用事者遂以是罪之死嗚呼天下當是時洊豐仍泰上恬下熙桑雍之慝深且極矣而福建庶富尤爲天下甲吏于茲者率務山遨溪遊酣醇醲而飫鮮肥稛載金帛無厭民竄不能堪眴眴乎欲反乎其出者矣而持節之佻狂者又從而促焉於是匹夫作難而八郡之羣不逞鼓羣凶應之蝟興豕突莫可控御乃勤廟算一遣將不克至於再一方兵不足至出禁旅集四方之師薄伐不定至尸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得平之是豈一御史之罪哉嗚呼民之不堪實由於所謂遨遊酣飫稛載之羣吏而難之不靖則介胄之臣之責也乃皆貫焉而或僅貶其官或仍復其位謂果一御史之罪哉嗚呼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時福建未靖而廣東湖廣之難隨之雖六師且陷於塞北用事者亦不免膏野草餵鵰鴉天下幾危而幸安是亦一御史之罪哉嗚呼行人得牛而災于邑人魚網之設而鴻則離之公命之不淑一何至此極耶此縉紳所以爲其挽詩而悲傷惘悼之情痛切深至自溢於言外非若爲他人強作而虛哀者比也然公沒既久而褚孺人守節教其二子諧龐俱登進士第諧歷官春坊庶子龐授金壇知縣嘗推恩贈公翰林編修顯榮方盛公死猶不死矣九原有靈寧不自慰故挽詩雖皆悲傷惘悼之情

亦多稱道揄揚之辭焉余嘗與諸同官相善因爲之序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無錫處士楊君霆汝威靜厚而儉勤克崇厥善阜蕃其貲嘗輸粟于官用被冠紱之賜年既老矣將卜全歸之地一日行于其邑石阜山之西埒而凝視內之重岡疊嶂盤紆茀鬱其相屬外之鉅湖瀰漫灝漾莽蒼而無際心固異之顧其東有隴中峙挾以雙澗拱以眾峯雲嵐澄妍草樹蕃鮮尤足異者人有以青烏子相之曰吉是謂來積止聚沖陽和陰全氣之地也法當葬其止有以太玄占之其錯曰唐蕩蕩閑瘞蹇薶者廣遠蓋千尺為勢閑者悠緩蓋亡年為期正壽藏之謂吉可知矣有以周易筮之得鼎之恆其繇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鼎定也恆久也有玉鉉之兆豈後裔或陟公輔耶吉莫盛焉於是具灰甓庀工徒登剗施薙芳蕪引鍤啟壙切玉截肪爰甃爰蓋既鞏既完乃創豐室廿楹以備拜掃置腴田百畝以供烝嘗慮亦遠矣其子謖至京介天官副郎

陳君賓乞余記惟葬擇吉壤生營壽藏古有之矣然吉壤可遇而不可求蓋善人無心而自遇天所福也惡人勤求而不獲神所禍也術者雖欲奪神工改天命得乎如楊君之善宜乎遇矣書以遺之俾後考徵焉

送范參政序

兵部武選郎中范君始居邑庠未弱冠而齒鄉選即取進士擢主事於武選頭角嶄然見再陞至今官不離武選十數年簿書之冗久益厭之覬高陟去方且從大將出征西司紀功之責被甲跨鞍犯風塵冒險阻以抵絕徼時憩堡墩書首虜不滿將士意既而虜漸退大將徵還例頒爵賞君乃陞食四品祿仍故職於是歷涉備嘗非昔日之子瞻往歲之元龍矣自數年來邊陲日警用事者屢建遠討之策徵兵聚食預征三方州之賦越數千里饋之民不堪命矣而虜益深入大掠我莫敢出城孰何況能涉險踰遠以討之耶余私憂之甚嘗與君論焉君慨然曰虜誠難禦而邊境城堡遼闊亦難守今饋艱民困甚可虞也莫若撤邊備以守內郡其庶矣乎余味乎其言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設兵所以衛民也兵

不能衞而反使之困民令民畏兵殆尤於虜嗚呼一民也而虜與兵兩賊之不固孰甚焉君言實固本寧邦之意然有甚不可者蓋沿邊城堡宇舍毀矣毀之則我先嬾其民棄之則虜得以爲穴其何施而可矧古人有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今我徙而內守則虜將進而內侵祇自蹙耳此甚不可吾嘗詢之虜今衰弱非果難禦也惟我法令寬弛將士驕惰日縱賊而戕民故若不可禦耳昔之爲國者雖當衰敗之餘猶不肯輕棄祖宗尺寸之地況今天下全盛若金甌之完泰山之固者苟使法令嚴明將士用命則雖逐虜於絕漠之外犂其庭掃其穴可也況門庭之寇之衰弱者哉故余雖韙君言然未始以爲可今君超拜廣西參政去惜不得再商訂之廣西嘗驛騷矣近雖平定瘡痍之民未蘇也然猶不能無少警君昔預兵尚思固本之策今職民也顧不能行所以固之者乎旬宣之際其有長策以佐幕府俾寇絕而民永安也余殆將聞之

東山樂丘銘

距宜興縣治東南五十里有山曰大朝蓋與離墨銅官

諸山蜿蜒東邁至北而蟠又東歷大小蘭山瞰五湖而止其兩支左曰東山右曰西山對峙而交抱抱中有宇鳥革而翬飛者封奉直大夫沈君彝茂甞之宅也君衣纓之胄先廬墓隘始墅于此而遂家焉貲與富饒行惇孝義齒踰耆而望老矣一日行于東山之陽有丘覆釜四周掌平泉甘而土腴草豐而木茂重岡複嶺宛委回環而芙椒一峯屹當其前勢若平障君顧而愛欲於是乎終焉相以錦囊筮以歸藏偕告曰吉乃審陰陽定兆域鳩工聚甓畚土甃壙旁臺既築華表斯樹構堂其傍以備拜掃疏泉爲沼而梁之詩列嘉葩剔露美石時與賓客燕游其間卞郎中榮因目其境有八曰翠屏泉曰玉帶名以其所象谷曰幽蘭坡曰瑞芝號以其所有伏虎之石臥虹之橋名亦象也藏雲之塢印月之池號亦有也合而名之曰東山樂丘取公叔文于升瑕丘之語也既而君之子南京戸部郎中暉請余記而銘之銘曰

億世在後萬古在前有生必死疇能不然尸解涅槃皆歸于土雖云飛昇世亦誰覩彼氓蚩蚩諱死貪生我懷

古人司空文明荷舀惟狂石梯大靡惟彼藹窒庶無悖禮大夫憲之自營其藏生氣之會東山之陽幽堂肈完樹木交翳其封不高曰葬猶未未葬百年既葬億年樂哉斯丘固哉斯阡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大明死難之臣刑部右侍郎丁公用濟有賢夫人曰葛氏觀其諱也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奸閹擅親征之舉公從駕以北還次岔道口虜犯蹕百官六軍皆阨於奸閹莫能發一矢師潰駕陷公殞于難夫人聞之慟幾絕

不口水漿數日曰吾夫爲忠臣吾當爲烈婦欲自經家衆交諫之乃止已而朝廷贈公刑部尚書官其子琥大理評事而夫人始以公貴封孺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後以琥恩從公贈爵進太夫人年八十有一成化辛卯閏九月九日卒于家明年十一月廿九日葬于其鄉熊夢橋之原與公同穴時琥已陟南京刑部郎中歸宅憂命其子國子監生禎走京師謁余銘狀言夫人世居南昌府豐城縣之左坊父志遠母蔣氏夫人初事舅姑輒恭順暨從公宦乃迎而養之於邸一味之甘必以奉舅沒而姑老于家四時之服恆製而遺之其事公也始而窮處敬已如其達中而從宦禮無加于其窮終而嫠居祀恆若其存生子有女無男命公之兄子爲後而教育之如已出琥是已一女擇良士朱蘭厚歸之男孫四人曰禎祥祉裕曾孫男五人曰濬淑瀛曰朝喜繼壽均撫愛之下至臧獲咸被其恩外至鄰里之貧艱之絕者多沐其惠貴極而不肆耄老而彌修族姻咸取法焉若是則夫人之德可謂淑且完矣況公死于難而夫人死于嫠君臣夫婦之大義可以暴之天下萬世而無閒者是固

當銘銘曰

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婦不再醮實同茲義允毅丁公佐邦之刑赤𢿨虎韔從王于征奸閹喪師鑾輅北徙公蹈古猷王辱臣死有淑其配聞喪震驚哭如梁妻白日爲冥口不水漿默與心語夫既忠臣吾亦烈婦家衆交諫曰毋自戕尚鞠爾後爲公奉嘗其後克類克愼刑罰一被鸞書再光鶴髮夫人之封大耋之壽完德令終孰出其右藎臣貞婦終古之烈我勸綱倫用銘其穴

武邑縣學文廟碑

在禮天子視學告誡諸侯始立學皆釋奠先聖先師學宮入學釋菜四時釋奠則惟先師至於西學先賢東序先老瞽宗樂祖蓋亦先師之類一皆即學行事未始有廟然莫知先聖先師爲誰說者謂先聖若魯有周公孔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之類或謂四代之學以舜禹湯文爲先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豈其然乎孔子天縱至聖嘗夢兩楹之奠歿而萬世宗之自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故宅漢高祠以太牢光武增祠七十二子皆不出闕里明帝詔郡縣

學皆祠之與周公同魏晉祀於國學以顏回配然亦皆即學行事至唐高祖始立廟於胄監祀爲先師太宗又定爲先聖命州縣學皆立廟焉其後州縣多有廟而無學蓋干戈興學校廢而廟在祀典有司之所崇奉士民之所歸仰故葺而獨存宋至仁宗天下州縣皆立廟學然士不滿二百人者學不立故細州微邑皆無學如故守令之志於教者僅因廟以立學耳國朝自京都達於府衛州縣雖遠而萬里之外小而十室之中無不皆立廟學可謂盛矣韓退之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爲然余謂壇祀社稷惟所與報耳若孔子廟則不但報如社稷而已又不但尊崇之而已又不但瞻見之而已是有教焉而其教也又豈但使知其學之所自而已耶蓋春秋奠朔望謁晨瞻夕望自非暴棄者則必興敬起慕恆若聖人臨于其上皆將格其非僻以趨於道德之歸矣故廟與學俱教之至也眞定府武邑縣自元延祐間建廟與學國朝永樂中嘗葺之其後學猶完而廟幾廢前令尹楊君琇乃撙節公費以市材鳩僝工徒重建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十

五楹戟門神廚皆三楹乃塑聖賢像樹科貢題名碑又建梓潼神祠始于成化六年春二月至明年夏四月而成相其始者貳守曾君達嗣其終者今令尹甄君徽也縣人欲文于麗牲之碑以紀之於是吏部主事國君泰爲請於余爲自古政必有教爲政而不知教者得爲賢乎教而不以廟學爲先非教之善也三君可謂知善教矣士被教而不學可乎誦書干祿而不志於道德者非學也學必慕孔子而力行之以淑厥躬以正其家以康國於天下斯善學者矣尚胥勖焉

故商夫人輓詩序

婦教不出於閨門故雖有令儀淑行世罕能知知亦不溥然古之詠於詩述於禮錄於史官載於傳記者亦夥矣較於今有若商夫人之備懿德以享隆福者亦鮮矣哉商夫人者今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弘載先生之母翰林編修良臣之祖妣也工紐縫涉書禮祗其尊章惠于夫子儉勤劬苦以佐其家長其子女而於先生少時口授之孝經論語諸書皆成誦始就外傅尤日勸督之致先生發解禮闈廷試皆占倫魁以官翰林入內閣而夫人就養于邸累封太淑人服珠冠繡帔享御膳侯鯖歲時上壽冠蓋填其閭貴而不肆老而彌莊是鄉臧獲無不銜其惠恩壽八十又五歸卒于家可謂盛德完福者矣先生負廓達卓偉之材方升國學世已期其大魁南入詞垣世又期其宰輔旣而皆然其聲名動於四方特甚四方之希令譔沐休澤者詢其家以論其世故夫人之德天下罔不聞而其卒也自台鼎之傑華圭之髦爲其輓歌詩者尤衆後十餘年先生起陟今官勳業譽望彌赫以隆於是夫人又被榮贈而其德益聞輓歌

詩之什亦日以富先生乃萃爲巨册命守陳序之昔季敬姜博達知禮其子文伯從孫康子皆魯大夫也桓少君修行婦道子永孫昱皆漢司隸也方册布之焜燿于古今矣夫人之賢與敬姜少君蓋相上下而子孫之顯貴踰之秉彤管者將書焉不終古有燿乎輓歌詩若干什皆稱揚悼歎之辭也所以致稱揚悼歎者非盛德完福之闕乎故推以爲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紹和因其先世所作之族譜而述焉旣自爲序復屬余言劉氏自其先南唐工部侍郎適始居安福之谷木塘其曾玄三世補上舍生因名其里曰三舍族多散處他鄉猶皆稱三舍劉氏不忘本也譜乃工部之八世孫南壽所作十五世孫瓚嘗嗣書之又四世而紹和乃述焉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士庶人則有家諜其已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於顯考近止於其考皆已去墠爲鬼則高祖以上且或莫聞況遠之尤者乎服自緦而窮袒而殺至親屬竭食

或不綴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況疏之尤者乎又況離析於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疏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興其散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鉅族亦多闕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於是既宗遂冑蕩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敝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紹和爲此慮也肆汲汲乎述焉古者世繫禮官奠之樂官諷之今太常禮樂之司也紹和之述譜亦其職歟且其所述文直而事核詳略顯微各有意義又庶乎史官之法而自序於其世系源流歷歷明盡其末告族人以惇睦之道又諄諄懇至矣尚安庸余言然故人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爲之言

復魏知州瀚書

屢承嘉貺感感示及諸作三誦敬歎不啻縣黎明月之在握也然有左見恃愛布之閣下西遷雖爲奸人之妒亦緣客氣所招今觀諸作此氣故在以玆處世恐未爲宜更望去矜如謝顯道無伐如顏子淵操敬愼廉介之心增含弘博厚之德坐俟高陟以樹大勳責善友道也以數取疏自古有之然非可以例閣下也喋喋勿罪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玉山縣重建文廟成縣尹蔣君悅欲勒文於麗牲之碑適考績至京踵余門請學故有廟逮乎近歲瓦墁破而弗蔽棟榱腐而垂崩岌岌乎懼將壓也僉憲陳君騏慨欲新之與憲副夏君寅議協乃命陳通守復與蔣君尸其事而徐太守文漳高貳守璇陳司訓銓徐司訓成皆與其力於是悉撤敝宇增高故基遂創大成之殿翼以兩廡面以重門皆宏壯而鞏固丹雘孔煒象設有嚴周涂塈甓環垣悉藉自成化五年某月經始明年五月告成焉今夫天自人與萬物舉藉其覆燾而生成故天子燔柴庶姓焫熏雖豺獺亦登魚獸無一不薦其誠者孔子之道君得之然後君臣得之然後臣下至愚夫賤婦雖不知而日用肆由京師逮於四海無不有廟自天子降皆跽拜祼薦若弟子亘萬世無間蓋猶天也然其廟制乃不若浮屠氏之峻廣偉麗久或不葺而敝則架漏支傾以苟時歲鮮克易而建之彼浮屠氏者類皆饑羸

單子朝丐暮乞於人門乃能絲積銖累以創其居雖蛟螭虎豹之穴亦得而宮之其徒又能日修時繕無底于隳閒有隳而留礎堿長榛萊者亦多崛然興復而吾徒享祿爵從卒徒所在百千萬緡可立具顧孔子廟不能葺與建豈其才反不若浮屠氏哉惰與墨故也惰則袖手睨廟而已墨則假廟以營其私巧徵苛斂民不堪其毒雖有否者人亦謗之曰是亦假廟營私耳故又多憚而不敢爲陳君操已潔持憲嚴曾不以毁譽爲戚欣故所至廟學多葺建者不獨兹邑而已嗟乎涇渭同流衆

自能別事苟善處而不私雖百廢皆作羣謗終弭何憚乎一廟哉浮屠氏之營寺勤其至矣袖手睨廟不肯出一指之力者寧不愧之凡官賄必敗況乎假廟以營私者其心曾豺獺不若也人怨神恫其得免邪請以是言勤之俾覽者廉勤勸惰墨戒徧天下廟其永無敝抑豈惟廟而已哉

雲陽弭盜詩序

民生有欲不獲則爭盜之爭欲尤不道而可惡甚者罪不容於誅朝歌之甯季京兆之儁宗蜀之李順皆鼓衆肆虐兵將莫之能禦卒俟良守令而平之水之方泄也涓涓其流火之始然也熒熒其燄塞其涓涓撲其熒熒乃無焚溺之患涓涓不塞而泛濫于原野熒熒不撲而燎延于宮室其患可勝道哉盜之初發而不亟平之則奚若甯儁輩而已秦之勝廣漢之赤眉隋之王薄張金稱唐之黃巢元之紅巾孰非是物也耶夫盜亦人耳人均稟同賦盜豈獨蛇虺其心而虎狼其性耶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太樸之時山無隧澤無梁民各甘食美服樂業而安居雖雞犬之音相聞猶老死不還往其又奚

爭大同之世食貨充盈教化旁達男有分女有歸嫚獨疾廢有養人皆不以貨利爲己私故外戶而不閉自後大道隱媮俗興故小大好草竊至殺越人于貨寢起而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廢學校禮義之教隳民皆窘于衣食暗於廉恥辭讓加有凶荒洊饑阽於死亡而爲之上者又嚴刑厚斂以逼之故取人於萑葦之澤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世恆有之甚而爲甯儁又甚而爲勝廣矣用是觀之盜豈其所樂爲哉良出於不得已耳鹿鋌而走於險魚跳而登於陸兔奔而亡其穴豈物之性也耶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盜其可矜之尤者龔遂之對宣帝有言海瀕遐遠不霑聖化民遏於饑寒而吏莫能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蓋有以識此矣世之守令或暴或貪或庸庸以居厥位至盜賊之作則多孱不克制間有能誅鋤平定者未始不快意而誇功其孰知盜之可矜也哉往在天順辛巳盜起長沙衡州二郡村落多罹其毒有司發兵勦之或反爲所敗勢益張閒有三十餘輩入茶陵時進士吳君員方知茶陵縣事建策亟招徠之既皆聽命尋復逞毒不已乃誘致而盡誅之茶陵由是無警士民德之能言者爲賦雲陽弭盜詩若干什至有樹碑以紀其績者居數歲政治大章徵拜監察御史與余會談及之君猶惻然若不忍盜之誅死而慊然不居其功余於是歎君之賢謂其禦患勇而存心仁也仁者必有勇詎不信然尋閱雲陽弭盜詩爲書其首簡

尊經閣記

六經成於東周而明於南宋蓋天以是防蠹亂之極而開太平之先也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記載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叅民日用之常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是矣方是時或任性而由道或因教而遵道或懼法而不敢叛道夫孰知何者爲經而易以下六者亦整亂粹駁不齊未可皆謂之經聖王闕而不作大道闇而不章天下寖亂周既東矣孔子生其時窮弗能行其道既其老也慮道之不章而天下後世上無以教下無以學相率以陷於狂愚而禍亂之無已也乃取六經刪定贊修之畢整而粹詩道志書道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合而言之皆以章道也道章而教行故詩溫柔敦厚樂廣博易良易潔淨精微書疏通知遠禮恭儉莊敬春秋屬辭比事兼而有焉則聖賢之盛德而帝王之大業也是皆可爲萬世教學之法世尊之爲六經戰國之際先王遺教蕩然盡矣徒以六經具在而七十二子散而師相諸侯友教天下士得其傳者若孟軻聞其概者若荀卿魯仲連田子方王蠋之倫各以道德言論風節表於俗天下猶有所賴秦雖焚書坑儒然六經之說已深入於人心不可泯故陳涉猶知少長之序以秦

二世不當立而起兵楚懷王老將議遣長者扶義而西新城三老說漢王行仁義而不以勇力天下遂有所歸故雖大亂而不至盡淪於夷狄禽獸爲漢之興也高祖制禮儀太宗求遺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延文儒以百數世祖愛經術採闕文天下學士繼踵而集顯宗臨雍講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故前後皆乂安萬方歷載四百然則六經之成也蓋天以是防戰國暴秦之亂而開有漢之泰平也漢世傳註雖眾經義猶晦唐宋之盛未能明之五胡分晉金源侵宋暴虐之酷自古所未有也宋既南矣而朱子出顧經晦不明莫能揚其說以覺于世至綱淪法斁而夷狄得以肆其酷也乃集註論孟章句學庸而於詩作集傳於易作本義於禮作通解於書命蔡氏傳之而於春秋取胡傳於樂取蔡書其他撰述論辯以釋經者尤夥故凡經之宏綱奧旨夫人皆得而聞之元起沙漠實五胡金源之輩倫耳然以朱子之說方播於朔南故耶律楚材進說周孔之教姚樞得趙復之傳而許衡繼出皆能匡主訓俗若制毒龍猛獸而擾之雖滅宋而統夏然其暴視五胡金源有間矣我太祖徵儒稽經盡滌胡俗舉中國之綱常禮樂而復之文皇集性理大全四書五經畢備殆今踰百年上惟經是教下惟經是學殆欲匹休三代垂億萬載而無疆然則六經之明也蓋天以是防胡元之亂而開國朝之泰平也故世亂而非六經則亂靡有定世治而非六經則治曷能久經之用大矣然漢治非其至者苟求其道以治其心以盡其性而德配天地治贊造化若唐虞之盛斯其至矣成化六年春江西僉憲南海陳君騏按節于廣信之上饒謁孔子廟退訓諸生于學顧明倫堂後有地數十仞欲建閣其上以儲載籍於是太守徐侯文偉貳守高侯璿相與經營之始自是年春至明年夏而畢工陳君爲名之曰尊經閣而寓書俾高侯來請記夫建閣尊經非以爲觀美也蓋欲諸生窮經得道以用世耳世非道不治道非窮經不易得經窮矣眞知乎是道而實踐之由朱造孔以躋世于唐虞不於諸生疇望哉

示茂元書

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

士卒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譴流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

一時而竟澌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謝張布政書

僕自往歲聞守谿弟病危晝夜憂之瘍生肩背間久而方愈繼聞弟亡弟之少子又亡弟之婦又亡重悲疊憂不能自解故病患終歲至失朝罰俸百方調治幸而安全又不意火燎寓舍一閒老僕之二子一女俱隨燼滅驚悸惆悵益重憂悲蓋少慕道德而長不加修將老益懈累過成惡日積以深故天降災殃至如此酷謂可已矣猶未肯赦然不遽殞其身而乃貽禍其母聞訃擗踊碎心裂腸病患復作幾不能起忍死趨歸而舟險暑酷加以驚險病又幾殆幸生到家藥不離口強勉襄事借貸以給艱苦何可勝道所幸特恩賜祭葬日晴明差可慰耳然念先妣生鞠劬勞兼以少歷貧苦老寡而以憂死痛何可勝忍耶而不肖違在數千里外生不定省病不扶持死不視斂不孝至此尚復何言今小祥邇矣而每念一至痛如初喪伏蒙專使遠祭痛哭之餘恭詢台

候清安二子痊可伏讀手教憂心頓紓夫顛顛遣一使跋涉數千里之遠加以書問之周諄祭奠之豐厚情與禮兩至非吾異姓之兄孰克是哉使還謹奉狀謝且備道哀衷者以兄弟之情故也荒迷之際他不遑及伏維台察

謝杜布政書

昨蒙銜命涉遠辱臨敝廬祭儀之盛自昔未有且親屈使車至于先隴冠劒景從儀物繁侈奔觀擁觀者塡道彌野先妣蓋含笑入地矣既而奉孝帛洎燕飲之餞私

覬之儀祖餞之禮一皆辭焉且曰併以爲賻豈以僕之貧耶國家之制凡官四品其父母必已封四品乃賜之祭僕官纔五品而先妣僅封七品乃蒙聖天子念其近侍勸講之久特賜妣祭蓋非常之盛恩也若有司以常禮視之則爲不恭命矣今閣下具祭送葬若此盡敬君之命耳豈爲交舊之私哉然在僕則爲受非常之賜矣僕官雖久而家尙貧喪葬之費皆借貸以給之所奉孝帛之類賣以貧故一而辭薄可恥方虞見譴而閣下乃亮其貧非惟不之譴也且辭以爲賻恤故之道於是乎

至矣僕感非常之賜且念哀苦食貧重勞故人之恤也寢食不忘因惟貞弟去且道此忱空言不足以報謝雖繁何益搦管伸楮不覺泫然

故華孺人墓表

無錫華烔之妻闞氏孺人卒葬于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俱誌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余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誌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年十七而歸烔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爲冢婦佐其姑周旋於內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烔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紝之事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瘁姑卒哭之過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于神祠孺人曰吾疾不可爲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之既而聞其舅亦疾輒呼天以籲泣下霑巾鬱

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已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凡此皆誌與狀之言也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盡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魯莊公誄縣賁父檀弓譏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

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人墓者其言有傳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加以數字之謚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不書謚而孺人之聞其有既乎

適野軒跋

忘腰帶之適忘足屨之適同人以于野而亨謀國以于野而獲適野之義博矣哉然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則市朝山野皆適也而野為尤吾郡吳君瀚名其軒曰適野

聞求余言余素適于野今雖適朝而心未始忘野之適也且與君家相距僅咫尺他日請老致政必與君備談適野之味茲不多道

題江山無際圖後

右江山無際圖一幅吾友鮑君栗之所藏者閒以示余求題君嘗官維揚且久其於江山流峙之景無日不在目中蓋已厭數之矣又嘗自揚遷黃水陸往還數千里其於蛟淵蜃濤不測之險猩雲颮風無端之變晨驚夕愕其必忝惡之矣顧攜茲圖三復披玩乃若愛悅乎江山而不能忘情者何居夫流而不息者天地之道也峙而不遷者聖賢之德也險變百出而終復于安常者時世之事也一目無際江山則皆知之矣而江山不能恆目之也茲圖其可廢乎君以高科顯職俄遷倅外郡稍進貳守東西走犇不已其尚玩天地之道守聖賢之德以待世事之復于安常則茲圖亦一助也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來鶴亭記

淛江右布政使杜公益之之燕寢在廳事北隅成化十一年有鶴翔鳴雲外下止其庭夕宿而朝去自是閒日一至或宿或信或再信逮三越月迺止不去邇遐見聞者莫不異之一日冠舄鱗萃有語於衆曰吉事有祥瑞物必驗故徐憲惟孝戸巢白鳩柯守克仁庭棲二鸛雀

鳴庭而崔信明之文播天下鶴銜鱔而楊伯起之位躋公台銜鼓之烏隨車之雉皆有謂矣今是鶴之來也其說何居一客對曰自公之莅淛也緩賦省刑哺饑瘞溺惠政所加皆若挹春暘而飲甘澤和氣致祥宜鶴之來矣然余聞之鶴爲羽族之宗長故今制官一品者其袍繡鶴公政績方張祐福彌盛其將擢居廊廟而貴極于一品乎鶴自七年小變至百六十年而變止千六百年而形定壽莫有尚之者公踰艾望耆精力愈壯其壽詎可量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蓋鶴聲高亮雖在隱僻深遠之處而靡不章徹也公既發聞于甲科翺英于郎署騰茂于侯藩而其主器又策名于鄉薦矣異日勳望益著寧不章徹于百世之遠乎既而一客進曰是固然矣抑余猶有說驥不稱力鳳以德聞鶴之爲物也高潔且文翔集必審徐步中禮宵鳴成信其德有足稱者公寬厚而仁知足周物莊重以廉發語不妄德不可枚舉矣其尚邁種若皐陶克敬若君奭則前所謂貴所謂壽所謂名者舍公其焉歸一品之貴匪德曷致千歲之壽匪德奚就百世之名匪

德孰成惟公尚念之公曰惟貴壽名余罔或覬若皐若奭其敢勿厲於是作來鶴之亭而余記焉蓋余知公雅矣

甯布政像贊

朝必夙興著自古昔詩歌雞鳴禮載辨色夙夜匪懈仲山甫所以事人早而假寐趙宣子所以卻賊懿彼大夫祥刑之職侍漏金門冠裳褶舄蓋翼翼乎敬君之心又悄悄乎憂民之色將諤諤乎盡臺評廷辯之辭欲烝烝乎助破觚斲琱之力用能布深仁著休績位日崇福日

熾而未底其極也（右金門待漏像）

彼豸繡者髯戟眉鋋屹若千仞之壁凛然九秋之霜唯如是宜乎長監司而操憲綱不如是何以懾民吏而靖退荒噫此獨其狀貌爾孰能丹青其政刑之肅粉藻其心操之剛（右柏臺肅政像）

處十二州明十三處州有牧有侯伯處有參議參政布政同署我浙江爲十三處之元地大物繁而民庶與參厥政且難況當一面而專布廩廩甯公亶民之父昔參政而分莅數州也棠棣之愛既深今布政而統治十郡也黍苗之膏彌普尚究其成婗申伯山甫言旋于京作天子之輔（右薇省旬宣像）

臨海縣學記

日有持憲節過吾廬者談及台郡守令輒稱臨海褚侯祚之賢余固識之茲臨海二庠生陳炫徐統齋余所識國子監丞陳君旅之書與其教諭汪君恕之狀偕至書請余記而狀述其詳曰學距縣治東南百步所沿革廢興之故郡縣志具之近歲寖將弊矣而久莫能葺褚侯以名進士來亟欲葺之白于郡守劉公忠募富民以貲助義士滑琳輩樂輸焉乃自成化十二年冬首葺聖殿賢廡爰及講堂論齋食廬米廩盡完復鑿泮池于殿南而甃石梁于其上創重屋十楹于堂左右以待諸生游息外則重門四周以垣踰期而工畢侯廉介有惠政若修閘築堰造浮梁民皆不擾而是役也乃爲政之本也固宜書余於是益知褚侯之賢而陳君余雅賢之覽狀之辭汪君蓋亦賢也余其可拒嗟乎教學固政之本也然凡事皆有本末何獨政耶古有小學大學在今猶然但今小學則句讀點畫屬對詩簡大學則舉業古文視古學皆末耳古小學則洒掃應對六藝皆末而愛敬隆親爲其本大學則齊治平皆末而格致誠正脩爲其本統而言則學之本在道德而功業文藝無非末耳大學論格致之方近道必先於知本魯論紀聖賢之學時習卽繼以務本凡本不難於知而難於務今孔孟程朱之書家傳人諷皆知學之本矣然山林之士營生庠校之士慕祿率習於末而鮮務其本故俗漓政弊世不復古吾黨爲貧與行道不得不假途於舉業一舉則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可不先立其本乎舉之得失有命其業不必

專且精自可以爲道德之學既學道德則餘力亦足以爲舉業二者可並行而不相害也今舉業者晝夜誦味經傳以明其理於心亦近於格致之學矣惟不專此以求精而有志於道德益格彌致灼知善而愛之惡而憎之則必謹獨禁欺而於善也一若美食奇貨實愛之而決取之於惡也一若糞穢鴆毒實憎之而決舍之自表裏幽顯巨細久暫始卒無不然亦不待強而然一以快於己而然則意可謂誠矣意誠則可正心脩身而由賢入聖否則卒墮於小人耳故大學雖格物至先而惟誠意至要格物者譬若辯淵陸知國野覩庭階而已誠意則脫淵登陸而道路可趨也違野入國而市朝可造也離庭陟階而堂室可登也何要如之故意誠則心可正而忿懼樂憂不動矣心正則身可脩而愛惡敖矜不辟矣心正身脩則文皆至言舉必高第措之家國天下有不齊治平者哉昔韓子譏異端謂其欲治心而外天下國家怪也今吾黨欲治天下國家而外身心可乎然則專舉業而不務道德者惑矣舉業精不過取倫魁於一時然亦難必道德崇則爲聖賢於百世良可必者夫政

之本褚侯既知而務之矣學之本士既知之矣而可不務哉因記以勸之

祭從姪茂亨文

汝生數歲吾卽趨朝仕久而返汝已垂髫羣童逐余輻湊鱗集汝獨出羣瑩然玉立愛汝期汝撫之誨之曾未閱歲又朝京師數載而還汝冠已久進趨愼愼被服褎褎行脩言道文贍以華謂當大就以世吾家既登鄉闈與叔偕薦豈獨吾樂萬口欣羨賀筵未撤宿疾遽興伏枕累月我心惸惸彌留沈綿竟歸冥漠與人且傷何況汝伯二旬加六一女猶稚天胡忍哉迫汝早逝彼天生材必當成之秀而不實焉用苗爲世謂天道惟善是福汝禍而殤曾何不淑豈天果杳闕厥靈奇汝太貪取俾神殛之豈天覡人亦取英彥旁觀歷詢汝入其選百想千慮祇益痛悲豈無諸姪孰與汝齊茲又朝京一觴訣汝老懷如刲血淚成雨嗚呼痛哉尚享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戟諸峯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官階

矣皆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于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常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脩耄老不懈德足重於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甚文者歟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鹽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貞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太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璡舉鄉飲酒禮于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闢蕪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暇輒肆力

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蘄造于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舘其家而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若此里中弟子多從之因敎其學間爲文辭不作組麗蘄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罷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廿人威望赫然英廟卽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爲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屛浮薄奬俊賢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妄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衞在萬山中瘴甚戍卒歲死或幾半爲奏徙於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二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諳刑律先生弗辯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週租閩廬塲

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以小學四書諸經注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注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揜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注皆昧各爲之注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注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隆具狀屬余銘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以正學既駸駸于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尙道德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于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繁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於古者尙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閒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淵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尙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以舒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敎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政聲章甚次逵國子監生孫男廿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眾若償之矣況又有不朽者在乎銘曰

在古聖人求始不學其學伊何道德渠籧歟爲勳勞著

爲言議以澤當時以覺後世嗟彼天道生物爲心霆雨發育日星照臨是二道者蓋難乎備姬孔至哉程朱其次爰及吾郡二敏（豐清敏高憲敏）四先（袁楊舒沈）深寧（王應麟）文潔（黃東發）亦各有傳晚生黃公天性孔懿自其少時已克孝義長而好學昕夕簡編心驗躬履誓趨聖賢明理在書謹行于獨發是二矢射彼一鵠乃齒鄉論乃作校師道尊敎洽厥聲四馳迺陟於朝六察是職茹雪嚙冰隼翔鷹擊天子曰咨學政日靡愼簡憲臣俾振而起八桂成林丹徼之極鴂舌卉裳在泮挾策先生不鄙示之周行沃醉俾醒瞽豁而明徙莅湖湘專典臬事鷺車所臨風聲遹厲彼貴方逞我守其恆哫訾慄斯則匪我能巧詆旣成用宰百里斲楹爲榱大匠斯喟素位安命何有怨尤利興害去惠仁滂流尙丹其心遽白其髮飛不盡翰歸休于檝有子克肖亦冢其冠孫曾蟄蟄敬恭暄寒閒居簡游舊著是閱瀆罌磨丹之死不輟儀禮爲經傳惟戴記合而注焉晦翁之志經書補注庸學指歸有刊彼誤有拾此遺道德陰符暨孫武子亦各注之以闡厥旨深衣制幅誤注爲裳千載之謬一朝用章格言孔多厥有

別錄餘文暨詩亦溢于櫝古者不朽惟德功言先生庶乎鄉之前賢嗟彼蚩蚩耽寵與利紆朱懷金以炫于世奄其逝矣湮滅無聞孰與先生身亡名存我銘斯巨匪但焯德且以砭愚庶其有擇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天順初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幷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旣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迺與祥合謀上譖曁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某道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

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亂臣逆黨必先淫刑重法以箝羣衆之口而懾服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眞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皆誅滅而公乃復于位由天子之明足以別忠邪智勇足以定禍亂故也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

有五葉至公曾祖同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蓋其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僅兩朞而羅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篪沈琦工詆誣皆莫敢孰何公悉眞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織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糲而屢空爲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廨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衞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卑隘遏塞迺撤舊宇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闢其前衢廓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

流入城河出清湖閘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於長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泥以濬深可久不壅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臬衆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衞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迺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

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蠶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瀆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寀往問尙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無不惜之公娶許氏封孺人生三男長源縣學生次淮次潤側生一男澮最少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原以余與公有雅持憲副胡君榮狀請銘余讀狀至天順閒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不能已豈獨爲公悲也哉嗚呼正

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洪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燄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泱不可泯哉是亦足爲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余脩國史旣嘗書之然春秋之法辭之重言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故因源請重書之倂及其勳業之著者其他文與行皆略之銘曰

人與萬物生天地中惟厥性貴不與物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惟綱常允不可離有或離之以肆厥欲宜兩其翅宜四其足策名委質以服事人有死無貳是名曰

臣烈烈楊公事我明辟豸冠繡衣實有言責視彼跋扈害國殃民忍不能默飛章奏陳彼日鴟張志將改玉凶燄炙天莫或敢觸公草白簡以牽其僚歷數彼惡願肆諸朝天威之嚴國典之極濱死不渝厥心惟赤爲國之故以忘其身是曰忠讜庶幾成臣瀕死而生入幽而顯帝心孔昭天道不違公有巨才亦有嘉行有學有文有繁厥詠我皆略之不書于石獨揚一忠以勵百辟華嵩可夷滄渤可湮惟忠讜臣億載不泯

與胡憲副書

僕自與尊師會川先生同年因交閣下久矣故昨蒙枉顧輒敢進規冀少禆敎化而兩浙諸生均被賜耳傳聞見譏知過而悔故奉書以釋輒承垂諭捧之欣然逮誦味之則知過益深而悔愈甚矣僕位望未隆雅能自重交友既久義當忠告雖被譏何恤特以一郡諸生之故而爲是甚不得已之辭耳閣下不亮其意乃謂僕信讒邪之言又爲讒者恃度其心云云忿惡之情溢於言表則奉書不足以釋譏而反足以激怒俾閣下以吾郡諸生爲讒邪而惡之能不重責於是悔過不勝既矣然見

譏之言實得之道路非由諸生之讒而來諭忖度云云者諸生實未嘗萌此心也何閣下逆之億之一至此哉來諭以僕爲故交知己又謂吾黨稱堯舜而宗孔孟自謂所職卽唐虞司徒之屬所莅卽孔孟及門之徒信斯言也則知閣下必若堯之稽眾舜之舍己孔子之無失故曾子之不遺舊矣僕何疑於見譏又必若契之敷敎在寬皐陶之刑期無刑孔子之不倦敎顏子之不遷怒孟子之必自反矣諸生何憂乎見責故僕復敢進其愚直之說焉來諭謂今日士俗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耶雲之所徹洞無不冥水之所衝隄無不壞有惡洞之冥隄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爲一方慮而爲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尚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使熊公鍊僉憲方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脩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材賢昌至今仰

公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宦之家請託成市風俗人才日以反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爲愈近歲僉憲張侯悅莅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羶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爲窮理守義而扑撻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爲宜乎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蠹飛蜩鳴反不逮

彊侯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謂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託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顧之日一頃而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者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循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

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徇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于心奸者尚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于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徇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者此奔競所以滋衆請託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忿惡譏者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囑而或徇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

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患而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治其標凡官皆不可徇請託然或

闕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冶百官之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徇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隳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而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東廣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一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能慊也焉得事事徇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

所至勿受請託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則召其所請之生對衆戒諭且厲其餘考則屛門子出入以防其覘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皁隷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朋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既然矣於是校閱之必愼而勤品題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轉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賚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貨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彼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謁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不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尙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然亦未可概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議其矯激然不害爲賢臣今世道日弊若衆皆奢也而獨儉衆皆圓也而獨方衆皆放也而獨約衆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爲流汙之行而後可閣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閣下其精察乎危微之心而毋認危作微明辨乎善惡之幾而毋認惡作善詳審乎義利之行而毋認利作義凡所行惟從理而不從欲惟務實而不務名惟求已而不求人必使口與心同行與言顧則道明德立而容色言動皆足爲士之楷模孰不化而賢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且不用況用扑撻此則非僕所敢贊矣僕少之時亦頗有志於天下閣下所問素明預定之見亦頗有之但其見非腐則迂安足爲閣下道之今且老矣尙安能調元贊化而作新天下之士整齊天下之民如閣下望哉隨世功名付之弟子行且謀去耳然狂奴故態未改故爲閣下僭言之閣下倘取其告之忠而毋尤其道之未善是冀

送郡教鄭君序

義利本一也而末二焉易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子思答孟子治民之問曰先利之孟子曰不有仁義乎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是則義之所在卽利耳然人或見利而不見義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人或昧於義利之別也故朱子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張子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聖賢義利之說至是明且嚴矣然世猶有認利以爲義與趨利而忘義者夫認利爲義但不昭之過耳趨利忘義則不淑之罪也市井之夫爭錐刀之末無足怪者若夫薦紳君子或流於不昭或陷於不淑者噫可惜哉師生以義合者也師之道莫大乎義而其說莫先於義利之辨然今之師於郡縣學者或道之不講藝之不授而惟屑屑乎相見之贄時節之饋者豈其不昭也耶抑亦不淑也耶鄭君之師吾邦也九載于茲矣蚤夜惟諄諄乎講授而於贄與饋之厚薄有無漠然不計於衷諸生有窘者遇其贄饋輒辭之而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藥之死亡者恤之彌久而益篤可謂昭且淑矣君子哉若人吾雅重焉而慨其去書是以餞之君世家潮陽其族之擢科第綰銀黃者後先相望而君由鄉舉歷今官故人門生多在顯要者行且推轂俾得溥其義乎

端硯銘

吾弟守阯解元人遺之端硯余銘其背曰

金其聲玉其質煙雲之所由生風雨之所自出其用之以明六經而摛衆體其攜之以奪倫魁而登輔弼也耶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寧波府脩廟學記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旣六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于教化之地顧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甃磚蠹剝遂撤而新之於是執圖奉籩者皆坦如矣士瘦食之屋猶隘或弊迺爲膳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即民居道隘且囂塵迺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弁而游學輿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璣肆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

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眞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周王埒乎旣王之則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自後世尊

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屨之不可殺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夫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暜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

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眞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迺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于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尚爲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豈容有闕

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況上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爲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者何其鮮耶蓋徒志倫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己則文辭自工倫魁

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顓顓於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爲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爲尊之極余既有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爲學之極余寧無攸勸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王公應麟金華黃公溍記之備矣無庸余言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右北京八景詩集一冊計三十五葉兵部武選郎中吾鄞洪君之手筆也余家舊有是集印本久而失去嘗與君言及之無何君手錄如印本裝潢見惠詩文合百餘篇字踰萬數而皆楷法細書未始有一字苟且余得之驚喜蓋足爲家藏之珍矣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甚難也漢魏間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棃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百氏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極矣然印本或未易購惟窮儒小子猶有賴於筆者今君貴至大夫致仕年今六十四矣而肯手寫是集以惠余則其於奇編與帙手書以自讀者必多有之蓋其好學不以貴而疏老而懈若此窮儒小子當何如哉余少也貧嘗借書手錄而字極可惜遠不逮君之楷法今年僅踰艾而目已眵暗且不能如君之細書甚用自愧家今有書殆萬卷而羣從子姪獨取一經四子誦味以爲舉業餘皆視若長物束之高閣不一展視矧肯手書而讀之余嘗諄訓嚴戒俾其博學篤行以趨於道然其習猶在彼而不在此雖舉業亦未能勤愼無懈益用感歎君諱常字子經急流勇退人也閒居以文自娛人無賤貴有請皆應之且速雖頻數未始厭至有一家得數篇者其爲文敏且不吝至此余尤歎羨之

遊雪竇山記

余聞雪竇奇勝雅矣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廿有一日丙戌訪親舊于奉化因欲遊焉四川布政司經歷王君紓懷敏嘗與余同舉時需次居家遂爲治具鄉貢士宋君旭景暘馬君鉦靜之約同遊已丑四人者輿騎出縣治

西觴于余祖姑應氏之宅又西登日嶺夫人之廟嶺顛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折北皆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洋時旱澇之餘地多赭獨是洋黍稻彌數千頃蔚如雲心爲之懌俄避雨道旁樹下雨止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時既午矣糧長吳叡明留飯于濱溪之庵蓋縣令曹君澗所命士人蕭君鳳廷儀聞余遊策蹇追及于庵侑飯而行西至山麓緣麓西南數十折始覩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治蓋五十里矣僧宗禮在他所聞余遊追及于亭中亟先歸寺景暘以疾返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住山丞信率徒迓入亭爇茗爲名其亭曰寒碧途遇採蕨根者擔相屬多菜色爲之惻然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豁開林豁曠覩無際僧俟官必於此乎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細刻皆磨滅不可識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北數步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而既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秔稌不殊平野殿

閣僅在危坡忘其爲萬重山之絕頂也登殿造方丈茗已遂出覽勝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觀瀾閣古漱玉亭或在茲所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即錦鏡池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湮爲田矣又南亦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聽泉亭旁有峻徑西折而南觀瀑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巖下爲隱潭奇麗甚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屋祠龍古之飛雪亭豈在是與聞有妙高峯徐鳧巖桃花阬皆勝景欲往覽以暮且遠弗克還聽泉亭懷敏已布觴豆於其中矣侍飲者善歌歌聲與澗琴林笙相應和觴數行逼夕還方丈懷敏又已翦燭布席矣觥籌疊飛歌舞迭奏論談諧謔往往一握爲笑宵分在席者皆醉明日僧具晨膳已廷儀別去懷敏靜之循故道返余獨自御書亭而西石磴號百步街者絕峻且隘不可輿徒步至腰復見所謂瀑布者仰觀之始盡其奇麗蓋泉出兩澗注峻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盆泉激盆四出若玉堂珠跳雪飄花舞復聚作匹練垂

李所謂隱潭者乃蜿蜒作白龍循麓去爲之竚久始行道中倦欲屢坐石盤桓步五里迺輿然猶峻險懍懍乎惟恐墜至小晦亭乃與懷敏靜之會談余甚悔誤從石磴之險而靜之反悔不獲偕余盡瀑布之奇麗也明日遊法喜寺懷敏辭歸又明日江行親友攜酒肴餞之船中偕遊江濱之法昌塔山兩寺辭去夜雨作迷失津望野中火熒熒遣僮就問之野人持燎引船至解元鄉之南靜之始迴舡去余藉燎至家則已霽矣夜半雨復作自是越月方霽惟雪竇迴吾家宜若可朝暮遊者然未

遊之卅載恆縻于俗塵既遊之三日遂繼以霖雨遊亦不易得矣矧吾與懷敏靜之宦轍無恆幸于玆乎會聚尤不易得也耶因記歲月貽同遊者

對鷗閣記

閣名對鷗成先志也我楊隗之楊當宋元世族蕃家盛居室亦繁且侈矣國初以豪右抵禁曾祖祖相率而遯地於是傑棟華榱鞠爲蓬藋久而故址陵夷漫莫之省先君子年十四五即有幹蠱之能茹苦躬劬營植產卓然振奮於傾覆流離之餘寖以豐阜迺葺除故址而屋之僅十餘楹而堂室庖湢之類亦粗備矣堂北十數武即大川蓋古所謂小江今謂之碧川者故嘗構閣其上礎猶星散於淵底每雨潦之餘川流洋溢于兩涘飛鷗振鷺出沒於煙波之間先君子顧而愛之輒誦唐李嘉祐之詩曰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誦已猶竚立徘徊久不去蓋其志欲復故閣而對鷗焉未之遂也方是時先君子既被冠紱之榮矣而常幅巾紈扇徜徉於水濱林下秀眉修髯風度閑雅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後沾一命甫望耆而卒官久而家以衆析居余

盡推前十餘楹屋與兩叔父而別營西園堂北有竹數百挺竹外亦碧川也成化十年始累礎構楹于川上者凡三間而鋪板爲閣者二又明年續構四間而閣亦二乃治七間之中之閣而墁飾之戶其南窗其北置竹牀其中而倚以筠簟藤枕因取先君子所誦之句而扁之曰對鷗之閣余時與賓客游且息焉闢戶則青瑣拂天碎金鋪地珮環竽籟之聲泠泠然閒作不已啓窗則鏡光耀日縠紋弄風鮒繞礎而羣泳鯉中流而獨躍白鳥浮游忽散作飄雪掠雲外去腴田茂林一綠千里遙岑

如障如眉隱見於墟煙郊靄之表在四時皆足以娛耳目而於夏尤宜蓋炎赫蘊隆之際水竹引風交貢涼競獻爽人望之而暍消就之而汗止居之而神清蒲葵之扇誠無所用之對鷗而眠不知五侯爲何物誠足樂也使九原可作其肯暫離于此乎九原有知其不神遊于此乎雖然先君子德量淵宏才猷敏達學豐而文贍常慨然有兼善天下之志然連蹇困頓鄉三試而不錄國一命而遽終瑣瑣一閣志猶弗遂而況恢恢乎兼善者哉余小子今幸成其瑣瑣者矣而恢恢者猶未之成愧可知也其或有時乎不愧耶告我後之人毋若余之愧而遺其恢恢者亦毋不若余之愧而墜其瑣瑣者用識之壁間

朝天倡和引

余與憲副會稽胡公謐廷愼雅相善成化十四年秋八月各自堊室赴京胥會于杭憂苦之餘道途之際獲與故人相詠觴喜可知也遂聯舫北上次吳門酌毘陵菊酒雨滯朱方涉江登蜀岡以眺隋煬陳迹歷歷在目爲太息者久之乘月帆饑社越呂梁循彭城抵二蘇之芳風度閘沂濟沿衞河以趨平原雖皆平昔所遊飫覽之地而景之所遭情之所感往往非故有而新出二人動輒詩詩輒和歌吟亂棹謳揮灑趁帆蔭日以是爲樂不知跋涉之勞且久也余既造平原廷愼後久待竟不至乃先抵京道中懷念及他作無幾廷愼到京又和之而其別余後諸篇則余冗懶弗克和矣初余二人之滯朱方也適戶部主事趙君祥夢麟在其家數來慰勞間出一卷曰二公偕朝天暇中必倡和請悉書之卷生幸沾馥焉二人笑曰倡和誠有之然皆信口成者其可書乎辭往返數四竟委卷去因攜至京無何廷愼被命任河南謂余曰夢麟且至胡可以白卷還之乃各發其草擇書數十首其倉卒未和和而尤鄙淺者不與焉余詩既不逮廷愼而字以手拙目昏故草且大尙不能終卷而開河暨舟中二首命男茂元書泊頭暨靜海兩章弟守阯編脩書之廷愼作小楷始卒皆親筆無一字潦草尤足羨也既而廷愼別去夢麟至遂還其卷易曰夢麟復持卷求引其首余惟詩與書俱露醜矣而可重之以文耶固謝之求不肯已尋又以公務將南邁有日今晨折

簡示曰連日鬱甚昨夜一雨作新涼鬱蒸散盡矣藻思必清幸爲生一抒之余念夢麟行急雖微淸思姑爲之搦管時前院榴尙芳玉簪鳳仙諸卉正菲盆池荷蓮競爽皆爛若張錦翠馥若爇沈箋無不可愛後圃柳四周成雲池水漫橋茄紫菘韭青匝地瓠絲瓜刀豆引蔓將拂天皆詩景也惜廷愼弗及見余懶鈍弗能吐一辭夢麟肯過我作數十篇書此卷中以掩余拙亦一奇也書以邀之又書以寄廷愼

題雪景圖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得而藏之求余詩其上憶蘇子瞻譏鄭谷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簑歸者乃村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簑句好眞堪畫何哉余一日退朝初雪顧同行者絳袍繡補綴以琪華瑤華而翺翔容與於金坡玉堂間淸麗絕倫亦人間一時勝景也因口占絕句云白雪點紅袍人出金門下詩翁殊未觀漁簑獨堪畫同僚爲之一噱余不能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翁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評而區區一時口占一絕亦附於末者蓋欲啓觀者亦如吾當時同僚之噱云

紫袍玉帶硯銘

紫羅其袍白玉其帶何意石虛中官如此乎大無視其飾請觀其德蓋重厚而剛溫潤以粟內博深而能容外廉方而可則用之不驕舍之不戚斯亦可謂大臣者矣

曾編修畫像贊

翰學之孫憲長之子脫略綺紈研覃經史書傳父格筆陣掃千人之軍策繼祖風詞源流三峽之水故能奮自諸生升爲造士紹兩世擢科之榮成三葉臚傳之美方涖職子史官將獻忠于天子此昔者晉公預擬其榮今者仲尼未見其止者歟

半林記

吾家鏡川滸故有竹一林徘徊乎嘯歌其側徜徉乎偃仰其下風聲月陰浣氛滌垢湜如也既而築室侵之蘙鉏青蒼僅踰其半尙足以延風月而辟氛埃宅中塵坌常避去就之別來每念無已兵部主事濮用昭諭余曰

吾兄教諭用明嘗自號半林以晉被知先生也敢干半僻以彰半林余遂喜曰子之兄之第亦若吾之家與因語之故用昭曰非是之謂也家兄塾居校遊學豐材茂欲大行於時也而禮闈抑之僅得掾文學三易任皆山邑官散地僻焉所施其材志嘗喟然興歎以為道二仕與隱而已矣仕則職業鞅掌或位望勢燄炙天隱則就幽曠養閒恬耳謂吾仕耶則凡百猶未改隱之態也謂吾隱耶則冠纓祿秩已竊仕之名矣昔人謂半隱者非此之謂與仕者國邑隱者山林吾其半林者與故遂以

半林自號云耳余曰旨哉子之兄之號也蓋安土樂天之心立朝行道之志一於是乎寓矣吾與之官雖異而趣則同何以言之吾晨出而趨天子之廷拜跪僅踰時退講脩史之勤可數耳餘則撫泉石遯邐玩花木于于此非半林也耶吾三官翰苑一職儲闈祿食率計十五春秋而拜慶居憂家食春秋亦十又五又非半林也耶此台前語子者則吾半林三子之兄半林一耳凡隣明寒燠蟄奮榮悴奇腐之類倏焉更忽焉禪莫能知也焉知不有以全國委半林而授之政者乎然吾家全宅之美未若半林之清節孫全國之貨未若半林之高耳吾髮種種無能為不夢見周公久矣子之兄負其材器而富於春秋故入門生欲推轂者夥全國姑未議半國之政有不授之者與為識以俟

貞則堂頌

翰林侍講黃巖謝君鐸其家有堂舊榜曰貞則蓋以是表其祖妣趙孺人也孺人雅有志操年廿九而寡以鬒美而殷富也多慕覬之乃斷其髮俾媒者杜口散其貲俾貪者革心守正秉節老死無易若松柏挺而金石堅

也夫是之謂貞其媵嚴氏齒方踰弱將嫁之力辭乃與終老惟孺人端貞故媵妾效法若準為平而繩為直也是之謂則觀乎世俗未笄而穴窺方髫而自成雖姬姜猶有然者況婢妾乎貞固罕矣則尤難也我懷古昔衛兩夫人惟莊公夫人之賢也而其娣戴嬀淑慎其身靈夫人之節也而其傅妾供養不衰今孺人足參之矣然兩夫人皆無出者惟孺人有出而主妾相守不違送子南也子孫環侍不願居于外也蓋得易之貞吉又兩夫人所不逮者世無尼丘公時無卯金子不德少文姑為

之頌美其辭曰

惟婦道之貞寶天畀之性旣克全于躬又垂則於媵等是道其上之則鵲巢唱而行露和關雎感而漢廣應也凡有性者其盡然則子咸孝而家肥臣咸忠而國定也貞耶則耶名其有竟耶

故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伋隨高宗而南築紹興之山陰族滋茂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縣敷政豈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上距開國纔六世而溫國則十有二世矣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旣累困名場文益華暢聲稱燁然彰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贛士久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員爲講解點竄加勤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亞同藏脩均服食故士皆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修時學且傾圮君欲興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公亟稱其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興學一若在贛時其士與學遂爲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授階脩職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廿又九日壽六十又五子亞以進士歷遷監察御史著聲績將貤封進階而君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亞編爲十有二卷藏于家君配孺人朱氏同邑人考某爲鄒城縣主簿以卒妣姚氏選壻得君始贅而後歸爲孺人端嚴愼靜未始輕發片語適君方窘乏爲鬻奩中裝以置田宅茹辛作苦夜輒籌燈績紝陪君諷誦至中宵始休君之貢給業成內助居多然屢妊不育收劉氏姨之男乳之卽亞也亞嘗學宋克帖孺人覩之曰吾聞字爲心畫此帖敧輕傀媚豈端人所書遂撤之凡族姻子姓婢僕一見輒能別其臧否私以一二語斷之要其終鮮有爽者壽五十又六卒於成化丙戌七月十又八日葬于其邑朱家嶴亞今卜以某年月日葬君與孺人同穴迺狀行請銘余與君同鄉選而亞與余子茂元鄉選又同余知君雅矣固宜銘君有大志恆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勳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函丈弗獲布一籌以

終方官贛時寧都縣褒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効今承命敢後邪日挾一僮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滅豪罪而貰其餘卒自新於是衆稱君智且信逮今未脫牙頰閒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芥蔕者哉嗚呼晞矣銘曰

有洌檻泉不川而沼天矯漸其澤皆軼雲而參昊于越閟于匣不靳虎兕偶露微鍔徒足震駭夫蚍蜉撼莫能推覔腐于轍蕙蘭可枯其芬不滅

祭王僉憲文

吾郡慈谿如鄭東里君家其閒如馬巷王氏自曾大考以來已蟬嫣乎靑紫至先公大司空勳烈其尤卓偉內外持刑公有兩弟競爽未冥君趾其美公誠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之不可揣君亦如翠竹碧梧蔚鸞停而鵠峙勤敏攻文謙和尙禮鄉書賢能與國冑齒連屈禮闈乃擢御史出按南畿式揚風紀陟僉憲於大江之西聲寖寖乎將起近入覲于皇朝俄告終於旅邸懿渥涯之駿足逝驍騰於萬里倏中道而頓蹈孰不隱傷而欷喟況世契如余哀可知矣念傾蓋以逮今僅將及乎兩紀暨分袂於維揚猶未逾乎四禩遽聞凶音墮淚如水薄奠一觴君其格止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文林郞大理寺右評事王君墓誌銘

淛之寧海雅稱文獻邑嘗有儒出仕以忠被禍極酷故

民憚爲儒其入于學者始皆有司驅迫之若往戍邊避逃不得而後入入則閣書捐硯故放於繩墨之外日冀罷黜閒有畏買楚呻佔畢者亦惟數歲以俟貢更數十載未始有一秀論於鄉司教者皆患其習已久而不變也第與相燕娛而已正統乙丑蘇郡王君以乙科擢訓導於此喟然歎曰是果不可變耶乃召諸生善諭而懇敎之擇其少且俊者日爲之背書解義裁其文辭每五日則稽其書之生熟義之暗明文之駁純而罰賞之其尤者至與同飲食撫愛如子常自朝抵暮方休雖祁寒

益屬不懈踰數載士寖寖肯學而文乃曰士不與鄉論吾不去至景泰丙子鄉論其秀一人曰趙禧卒如其志前此司教者皆以不職降黜至君始考最陞教諭於蕭山以內艱改江西之德興皆克盡厥職若今御史孫霈員外郎徐洪御史張憲皆其教而秀者然莫勞於寧海至今人猶稱道之不衰君居家孝以慈處鄉黨和厚在職時嘗有寮病而卒躬視其湯藥棺斂諸生貧而饋之者輒辭曰用侑爾毫楮之費固不受故人尤感之君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某祖仲榮父惟善皆不仕君諱讓字存謙號樂道生以子經貴棄官拜敕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其室封孺人子男四長即經以壬辰進士累官右寺副次綸次縉次紳女四其壻則陸袁張諤沈養浩尹珍孫男三女四矣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君卒壽六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日葬於其邑武立鄉先塋之側於是經以進士顧源狀拜余泣請銘初君教寧海余嘗識之其滿而去也諸生請余餞以文爲道君所以敷教變習之詳而末謂寧海之教不可以常績課且君之才不宜以教職拘者則余既知君矣而經又余所論之秀也義當銘銘曰

有備治山山本濯濯樹之森然漸中工劇勞甚功鉅而其直也薄家樹俯梓獲利倍蓰既不得於彼殆取償於此今其人已矣家之利曷有已哉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宜人諱淑正姓邵杭之仁和人故錦衣衛副千戸敏之女少保兼兵部尚書錢唐于公諱謙之婦今應天府尹冕之妻也自府尹居家至官京衛被譎戍邊起登郎署以陟太僕竆達險夷無不同者晚始送其女歸吏科給事中張晟而隨寓于其邸踰四稔以卒殯還將葬晟乃具行狀而鄉進士倪阜爲請銘於余焉按狀孺人少工紡製結縷足不及外閾雖家人未嘗聞其嘻笑聲宣德閒歸于氏時少保公以兵侍巡撫兩藩宜人從府尹事大舅姑于其家大舅姑嚴甚事之當其意鄉鄰以爲難自後府尹所至宜人必從景泰初當公典兵政府尹以門功授府軍前衛副千戸家聲赫弈至矣而不敢挾以驕及天順改元適公爲權奸所戕府尹謫戍北徼世途艱險甚矣而不至憂以悴成化初公蒙賜祭以雪冤旌

忠府尹復官改兵部武庫司員外郎繼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家訾寖復備矣而不肯懈以弛其育兩女愛而能勞待衆妾庶女嚴而有恩償遺姻親周恤鄰里與其他才識智術皆非庸婦所能逮也兩女皆歸張晟長卒而少繼之也晟郎吏科給事中具其狀者三庶女一歸倪阜郎鄉進士請余銘者一歸德淸縣學生徐九萬又一在室宜人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二矣其葬在錢塘縣永泰鄉南高峯之麓祔於其姑贈一品夫人之塋之次嗚呼當正統之末北虜入寇國勢岌岌乎危矣羣臣非奉頭鼠竄則縮手無策獨一少保公躬任扞北之勞力拒遷南之議而竭智殫精以圖回天下纍卵而泰山之可謂社稷之臣矣凡有血氣者其孰不敬仰而愛慕之哉愛人者及其屋烏而況其冢婦乎然則余之爲銘豈特爲宜人而已銘曰

有婦之塋必鞏必久無或毀傷倘視其舅其舅爲誰少保于公功在社稷終古不窮

與黃行人書

作贊如寫眞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其眞乃可信今而傳後不然則飾砆作瑾畫虎成貍誣辭贅語安所用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爲之贊以此故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爲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旣得其實且至矣盡矣僕雖強贊不過贅語或失之畫虎成貍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贈余助教智

書曰惟斆學半記曰教學相長子毋以士鮮而忽於敎焉勿以齒長而怠於學焉夫大明而不息者日暮之光也普施而不擇者時雨之化也吾猶不敢怠忽而況於子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天順中吾浙呂文懿公自解元累官翰林學士任內閣予爲編脩公嘗語予曰吾欲作六元會少宗伯姚公大章亦欲作之予未喻公曰吾浙前後解元今在京者六人吾欲燕會之也然二公皆不果作成化六年冬南京吏部侍郎范公捧萬壽聖節表至京今致仕少保商公

爲兵部尚書兼學士任內閣姚文敏公爲吏部尚書予爲洗馬而盧君楷與予弟守阯爲國子生六人皆浙元也適同天順之時之數予偶與商姚二公談及呂公前語二公欣然曰今當成此文會遂命予先焉不敢辭乃以聖節之日會六元於予第而延吾鄉刑部尚書陸公主之余從弟守隨爲御史亦預席酒半酬姚公口占一絕有四十年來六解元之句僉聞之皆浩然有吟興遂以姚公之句分爲韻而詩之推商公作序踰二日繼會于商公之第范公遽辭而南餘欲會者皆止既而余念山西按察僉事今副使胡公廷慎亦浙元也其人可重迺援宋王君既預耆英會之故事以招之胡公遂爲詩及後序寄至余處詩文久將散亡故命工作六卷卷各首圖而繫以詩文分藏于六元之家至于今寶之解之有元亦古矣由今觀之吾浙泝范公而上旣十有五人蓋未始有會其人多隱顯要揚芳烈者久而或不能詳焉沿范公而下又十有四人或已卒或未第或官于外故會僅六人若范姚商三公之德業位望自前罕儷而商公連爲三元雖古亦稀見蓋國家文明之化吾浙靈

秀之氣皆萃盛於茲時者今成化十五年胡公以釋禫至京需選余已遷學士而守阯方官編脩於是翰林脩撰謝于喬禮部主事沈述之兵部主事楊貭夫國子生黃廷璽又皆浙元也七人相謂曰今浙元視前會加其一可無會乎乃以正月十有六日醵會于于喬之第顧前會逮今僅踰十稔商陸二公已休致而范姚二公暨盧君已殂謝獨余兄弟兩人在亦可慨也是日七人者迭爲賓主獻酬盡歡余謬當首席諗于衆曰古者於旅也語於燕也詩燕必盡獻酬之禮詩必致箴規之辭今

可古也夫不朽在德而功次之言又次之士當以百世之豪傑自期不當以一時之倫魁自足今吾儕視前三公尙未能及盍各爲詩以交箴互規勉繼三公又進而追古之名臣碩輔以豪傑於百世哉衆以爲然乃取宋歐陽文忠公貢院詩之頸聯分爲韻而成詩授予俾序子於前會若鶯鳩之伍大鵬既有愧矣今會適以老鶩引蹇駿於席閒復以敝帚先衆珍於簡上能無慚乎不得已而強筆之

徐太守更字解

荆門太守徐君泰始魁京闈試憲署時余識之顏赭鬢玄風儀志氣偉如也後出宰羅田陟守荆門稱家難而歸與余別廿餘載迨釋服至京造余邸則顏蒼鬢斑獨其風儀志氣偉如故耳余款留笑談閒字之曰士亨君蹙然曰僕已更字爲大同矣子猶未知乎余曰冠而有字第尊其名耳而或以爲表德蓋末之考也高柴之字子羔冉耕之字子牛曾是以爲表乎夫字惟尊名則士亨之與大同一也若以表德則士亨之與大同何遽劣也而庸更之君曰僕五世祖有諱亨一者方僕冠時賓不知而誤犯之爲是更耳余曰禮於王父母有不諱者況五世祖君子已孤不更名今子之冠賓在乎而何其不憚更也君曰禮固不諱然僕以吾字之犯先諱也每聞人呼之輒蹙然而不寧故嘗請於先子而更之昔之人有父名岳而不聽樂者非不知嫌名不諱也有字子平公甫者乃其叔父命之而非賓也夫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耳余曰昔有字公羣而更文甫者以文足尙也有字昌齡而更景烈者以烈足貴也今子之所更者吾惑焉竊聞君子和而不同譬之羹焉和則五味相濟

食之而心平同猶以水濟水疇能食之譬之樂焉和則五聲十二律相成聽之而心平同猶琴瑟之專一疇能聽之故君子貴和不貴同若夫同塵者明也同波者楚也同流俗者鄉之愿也而墨子亦惟同是尙子豈慕之乎吾望子言不附和行不苟合衆喑而孤鳴羣馳而獨駐卓卓乎其殊異也而乃尙同乎同猶未善而又奚貴乎大也君曰非是之謂也蓋僕名泰而易泰之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用是知泰否之辨惟在同異之分同則泰異則否

耳而同人之傳曰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至公之心也僕竊願焉而子以爲不可則又將更之惟所命余曰大同烏乎不可我姑試子耳夫言豈一端而已乎曰和曰異曰同莫不有可有不可者同寅和衷可也而同塵和光則不可異道同仁可也而異謀同奸則不可和而與物皆春可也而從流忘返則不可異而背邪違俗可也而亂常咈理則不可同猶是也吾前試子者皆同之不可者耳今語其可者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誰得而獨異口有同耆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心有

同然其孰能異之謀同者隔遠如見心同者其利斷金同則和也事以與衆同而濟善以與人同而大此同亦即和也君子不貴同乎謀而大同則身康強子孫逢吉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閼故可游金石蹈水火此猶淺之爲說至於聖賢大同之道則雖寓萬里之遠生千載之後無不合舉六合之廣兆姓之繁莫不從上古大同之世天下爲公孝慈皆推於人貨力不私於己故謀閉不興而盜竊亂賊不作同不貴大乎大同則泰矣故一門大同家之泰也四境大同國之泰也萬邦大同天下之泰也子以駁材嘉政泰一州矣其亦思所以泰天下者耶君謝曰博哉言矣余曰未也同之大蓋本於正不正則所同者惟昵近之情阿黨之欲耳烏乎大蓋必至正於己而後大同於人易之繇曰同人于野言大同也又曰利君子貞言至正也語大同而歸之至正斯盡矣乎君再拜曰盡矣請書而佩之

詩壇雅韻序

人之生也有形斯有聲有心斯有志志發於言而爲詩聲成文而員謂之韻自古詩無不韻者世既降詩體屢

變韻學寖微虞后夔所典之歌丞周太師所敎之詩音世莫傳其奧於是西域反切之學入而江左聲病之說興焉魏晉已有聲類韻集諸編述者世益久皆泯莫睹矣惟唐韻略宋韻補傳至今焉韻略蓋因梁沈約之四聲譜而著禮部據以去取舉子之文歷世皆因後儒增脩者衆諸家從之若韻會韻府皆是物也然梵學吳音承譌襲舛世皆病之韻補則吳棫取易書以下逮宋文集共五十種凡聲韻異近世者皆纂之朱子用以叶詩與楚辭然亦不能無可議國朝洪武中嘗命儒臣刊正

舊韻定以中原雅音著爲洪武正韻宋學士濂謂其一洗千古陋習可不信哉今錦衣吳僉衛嘗覽百氏提要鉤玄摘其辭可資詩者悉隨洪武韻而繫之纂成若干卷名曰詩壇雅韻屬予序惟古詩不可尚矣今詩概不越乎古近兩體而用韻各殊古體多出入于韻略韻補而近體則惟韻略是拘雖知洪武韻爲正音而猶罕用蓋謂近體唐詩也韻略唐韻也而唐詩必唐韻是用也可謂固哉昔孔子定詩三百皆可被之絃歌者第取其音耳曷嘗論其世耶唐之詩其格有足法而韻多可訾今作近體者苟唐其格而洪武其韻則音正以諧祇益孅耳何害其唐哉作古體者不須言矣雅韻之編其欲俾人舍譌韻從正音以趨於古哉雖然天地萬物皆有自然協比之音有不待強而合者雖風雲之鉅蛄蚓之微且爾而況於人自壞叟衢童逮桑濮之賤彼烏知音律而矢口成詩夫孰非韻信自然者自然之音與天地萬物同而可析之以四聲限之以數十韻乎嗟乎古者詩作而韻生後世乃依韻以作詩詩道盛衰於是乎繫吾安得陟古之英與論大音之妙哉

大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八材與國運胥盛衰元凱之庸也以有虞八士之産也以成周而漢以降凡其盛時則萬石三戟之家與八裴五竇四韓之屬炫熿于先後比其衰也闃然大明啓運列聖丕承殆今百年之久大化薰蒸至和感召乾坤沖淑淵祕之氣茂發而弘敷於是竹有駢柯瓜有合帶禾有六岐九穗之異而況人之鍾其光者乎故父子傳芳兄弟競爽聯珠疊佩于中外者纍纍相屬也有若公家自拙逸先生以鄉選泉官鴻臚寺卿而公擢進士歷今職諸弟曰昇曰昱俱義官曰昌儒學訓導曰晁河南解元曰景駙馬都尉兩世七官亦既盛矣況鴻臚在九卿之列布政侔諸侯之冠世鮮能到駙馬帝室之貴戚尤莫敢覬而森然萃于一門何其盛哉公姓周諱晟字德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曾祖廷元善而隱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寺卿父諱顒即拙逸先生也母宋氏封恭人公之在母也祖夢一儒者過其前交揖而退寤而公生喜曰是孫他日其以儒發身乎後果符其言公姿

表秀偉頴敏嗜學年甫十九郎與鄉論齒國胄旣成進士遂拜刑部廣西司主事考最被敕命授承德郎選陟永平府知府巡按御史奏其廉能公正撫字得民巡撫都御史又奏其勤慎公平六事畢舉乃陟湖廣右參政巡撫湖廣都御史又奏其端方勤能且老練廷論將陟之會以外艱去服闋改山東按察使又陟布政使江西居內艱卒於家成化十五年七月廿有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一公方事刑部輒以廉能鼓擧奉命讞南畿獄囚詳慎明允列郡交頌其守永平也視屬縣有鮮桑棗闕二麥者課民廣種兼植民藉以給郡有產榛山場歲賦榛子數萬斛爲勢家擅其利而歲賦反取之齊民久矣公一日諭勢家還山而命民取榛子供賦齊民德之無已首斷累歲疑獄數事民服其明誅盜魁豎其黨數十人宥析爲弛歲時嚴鄉飲之典士民非果備齒德者不與教民婚姻以時有貧不能娶者勸富人出財帛相之累詢孝子節婦得數人皆表其閭以屬俗天順癸未旁郡蝗發入灤州公卽齋沐以禱蝗多飛還餘皆投葦灘自斃明年夏季盧龍撫寧二縣田有花黎蟲夜食禾而

晝伏土中不見公率僚屬禱于城隍祠卽日雨降蟲盡殪禾乃大熟其參湖廣也所至輒詢民故審其害利而罷行之嘗分守蘄黃歲旱民餒輒與屬官行禱屛騶呼卻輿蓋甚暑且勞不恤雨大澍遂勸富人出粟周餒民感悅其廉山東也雪冤抑屛奸貪風聲凜然振暨布政江西甫踰歲亦旣有聞故凡其治所聞其卒也無不嗟悼之公性孝友歷官俸餘惟以給父母兄弟未始有私藏嘗請恭人養於山東廨舍繼爲駙馬迎入京邸公慕之切累書復請適駙馬捧節冊出使便道奉恭人就山東公與弟平鄉訓導昌出百里外迓以入道擁觀嗟羨乃築怡萱堂日率子婦承候雖公務冗劇不少怠比居恭人憂竟以毀滅性焉公初娶沈氏先卒累贈恭人繼劉氏封恭人亦先卒子男三孟曰嫡孫劉出仲曰大孫季曰興孫庶出女二陳仲和張□聘之余初識公于刑部遂識駙馬後識拙逸先生又識解元往返其父子兄弟間屢矣見公行履寬和材猷果達雖門望赫奕而不驕位業隆盛而不懈益敬愛之方冀其謝蕃垣以入輔王室詎料其年僅止此然其所樹立蓋雖耋期有不能

耆渠黃白犧一日而千里不幸蚤斃然已嘗越國過都迴造于西極世皆稱其駿矣蹇驢駑馬不離阜櫪蒿葬閭雖老壽亦安足道哉公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楊記村先兆之旁以沈劉二恭人祔其鄉人李通政和狀其行而駙馬拳以徵余銘其神道之碑余不克辭銘曰

世德之家積而不發際時純熙涌不可遏如彼賁土爲山爲陵氣維春矣草木怒生公家累仁有年有蘖自拙逸始青紫鱗襲同氣六儁公實長之奮先擢第以作士

師乃守大郡乃廉大藩乃陟方伯位莫與尊最其勳庸亦昌且大壽胡不遐僅止于艾墓道有石螭首龜趾載公之徽暨其世美其世之美惟國之休不顯亦世陳錫哉周

歸榮堂記

君臣之倫大矣欲爲臣則不能不去鄉而之國故多走奔四方弗獲一駐鞍其桑梓雖懷銀黃被青紫而鄉人莫覩意其若讋布衣然間有歸者則或失爵亡譽辱在泥塗若楊惲羅賤馮衍居貧庸夫得而易之歸而榮者又或盛年鼎貴莫保其終若季子六印楊僕三組君子弗尚也惟夫位尊而年至致政而歸休溢渥潤及于丘園餘光照灼其里閈則人莫敢易而且瞻望咨羨以爲榮斯足尚矣在于今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錢公者尤罕矣哉公志偉而材宏學博而文俊自少以辭翰雄雲閒擢甲科高第官翰林至學士嘗使外邦宰劇縣所至輒有赫赫聲而其文徧布于天下雖裔夷如朝鮮交阯亦知貴之晚拜南京吏部侍郎嘗請老上念其舊學宿望委任方隆固留之茲賀萬壽至京復請老堅不可留

乃命進尚書秩賜之誥命璽以敕書俾馳驛歸此曠代之異數也公不敢當抗章以辭制曰恩命重頒爲卿歸榮辭不允公乃拜受既而翰苑宮坊國學諸公皆謂制中歸榮二言可榜爲堂之名公欣然從之遂命守陳記守陳雅被公之愛敢辭惟昔人歸老者有以休休名亭有以綠野名堂有以遺老名齋餘多類是者休休語其情耳綠野道其景耳遺老襲古人之陳言耳未有權傳玉音昭揭天語俾人聳觀傾聽如茲堂者堂名而公之榮侈矣抑公之歸也不言而人已豔其榮雖曰謙謙焉

曰吾辱吾辱入国莫之信也而奚必名堂以侈之蓋有謂矣愚聞之君主仁臣主義引年辭爵臣之義也公膂力誠老計謀始壯且堅請而決去者義固然爾敬老恤故君之仁也上憫以官職之事勞公而俾佚於家然又重恩疊寵以慰其歸仁則至矣義而獲榮由上仁而榮之也蟠木四照之所以茂昌華耀者孰非雨露之澤日月之光耶故堂之名非侈公之榮也惟以張天子之德俾躬被者百世必報見聞者四海皆興耳敬稽首而記之

祭張邵齡文

昔在景泰之始詔選進士之尤數僅比乎列宿榮殆登乎瀛洲閱中祕之圖籍味內廚之醪羞皆感恩而厲志誓晞孔孟而企伊周顧鄙陋其無匹幸吾兄其與儔談宇宙之奧理講皇王之大猷同斧藻其辭語並圭璧其操脩聲若塤篪鼓舒之交應氣若磁針珀芥之相投眞異姓之兄弟小四海而邇千秋閒何闊兮七載復聯轡於皇州兄南宮而弟東觀勉德業其齊優羨吾兄之遐足遂高颺而遐驅（音巨）始登浙西之太守終冠江右之諸侯富教與文召媲美藩宣期申甫駢休愧蹇步之局促竟歲月其悠悠僅遷長乎玉署遽抱哀而居憂豪達垂乎賻祭方感念而未休遽傳聞乎凶訃腸百裂而涕横流欲撫棺與臨穴悵道遠而無由仰吾兄之才德匪前賢其孰侔位膺尊而勳烈彌盛將入輔乎宸旒爲酒醴之麴蘖作巨川之方舟澤靡遠而弗被名終古其長留胡茲事之艱必竟在外而殂幽壽止乎五旬加四若中道而摧輈信蒼生之無福亦天道之有尤肆與人皆爲之悼歎弟其能忘乎悲愁雖墓草之已宿倘梁月之不

收盼蜀天兮萬里雲渺渺而常浮因便風以寄奠知靈爽其歆不

內簡尺牘序

內簡尺牘一策凡十卷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戶部尚書孫公所著門人李學士祖謙爲之編注嘗刻板矣久而亡焉家有寫本無注其十世孫封戶部主事珉寶藏以授其諸子俾重刻之子有曰仁者今爲副都御史巡撫四蜀刻既完乃寓書于余請序諸首余家有此策舊刻本雅讀而美之今申誦竟日益歎其美不已古

者君臣僚友姻故之往復言議通謂之書時皆例竹木爲簡牘以筆之簡以竹牘以木或皆用木而制有長短之殊簡長二尺短猶半之牘僅尺一耳自秦始以臣告君者易名爲表奏而僚友姻故之往復者自如時寖用紙矣猶有謂書爲折簡爲尺牘者因古也近世乃謂書之短者爲小簡而其長者尚如故此策既曰丙簡又曰尺牘疑若因古簡牘之制而兼載短長書者然其所載實皆世所謂小簡也古之書長或百餘言或數百言或數千言羣籍雜載之以傳多至不可數若其短而數語

單辭則鮮有載而傳焉范史僅錄嚴光答侯霸者他無取矣韓文公答大顚者世疑其僞雖晦庵辨之未釋也獨歐蘇之作雖半楮幾字兩散於四方者人盡掇拾之以板傳然語或鄙俚句或雷同者有之蓋一時任意信筆初不料其傳而掇拾之者未始擇也丙簡尺牘百餘篇皆尚書公退閒之時之筆也其閒有曰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獨於一丘一壑未嘗輒以與人自敘有曰柳子厚不堪謫辱欲自比於躄浮屠病頸之駒而怨懟不已至比天爲癃痔草木果蓏嘵嘵至老死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故某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望當世君子論人有曰堇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疑其毒而棄之則痼疾不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其意度閒雅識見迥邁若此而文采清新華妙靡苟遺之辭鮮重出之句誦之至竟皆可愛可欣而無一可厭惡者其固有意於傳耶抑編者嘗爲之擇也以余論之可謂盡美而足法者矣紀之甗郜之鼎胤之舞衣夏后氏之璜孔之冠履魏玄成之笏皆一故物耳其子孫尚寶于世世而

他人得之亦以爲寶況先世文辭之盡美而足法者乎宜乎寶藏而重刻也封君之欲揚祖美都憲之克成父志皆可謂孝矣尚書公諱覿字仲益初爲中書舍人輒罹青城之難後知臨安又知平江及爲戶部皆未幾輒罷故其出處稍見於宋實錄而元人脩宋史不書然其文字可貴當時祈者接踵老猶不厭余嘗見其靜治堂如農齋崇安寺五輪大藏諸記橫山堂浮遠堂諸詩皆豪偉贍麗惜未睹其全集然毘陵暨他處崖鑱家刻與道釋所謄士夫所錄者尚多有之雖全集亦或落在

他人家都憲其博采而總刻之與此策並傳於世公其有耀於無窮哉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天下之道惟中可以盡之大之五常小之萬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惟中而已堯舜三代之所傳孔氏祖孫之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以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臧否天下之治亂一於是乎繫焉舜命皐陶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至周穆呂命乃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曰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其言重辭複所以深戒刑之不可不中也然情僞是非殺而不可別上下輕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難乎司刑者或柔而不立情而罔見貪而無賴則固失之不及若剛矣而作威明矣而用察廉矣而賣公則又失之太過中行者其難得也得中行以司刑焉有不中者哉金華陳公廷輔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初巡廣東適大兵征伐之秋繼按北畿當權貴旁午之地後陟山東按察副使罹凶荒仍荐之歲其同事之或柔或暗或貪者輒罷黜去有作威用察與賣公者則暴得顯名立致崇位公居其間常毅然執法而未始虐於人瞭然見事而不以夸於衆潔然守己而不斷人之知其庶乎中行者歟茲乃以最陟河南按察使其交游若廷評戚君昂者屬余文餞其行余與公有雅不可辭夫河南中州也是惟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和而萬物阜安者以中行涖中州其何尙哉然余猶有告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中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有不至者譬之堂焉四隅非中也當四隅之中固中矣然或有尺寸之偏不得爲至中雖數分一分之偏亦未爲至也公亦勉焉以求中德之至而行之則刑無不中將見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矣

贈主事戴公挽詩序

人之心感於物而動則必形之於聲詩者聲之成文者也由心有所感而形於是可以觀可以興焉是故感吉慶之來則樂心動感橫逆之至則怒心動感凶喪則哀心動感禍難則憂懼之心動感親暱則愛心動感神人

之尊則敬心動惟其心之感動有異而聲之異隨焉是故樂心動則其聲嘽以緩哀心動則其聲噍以殺怒心動則其聲粗以厲憂懼之心動則其聲繁以促愛心動則其聲和以柔敬心動則其聲直以廉詩無不具焉夫樂而嘽緩若擊壤考槃者非耶哀而噍殺若黃鳥薤露者非耶憂而繁促若五子之歌正月之作者非耶怒而粗厲若相鼠者非耶愛而和柔若關雎棠棣者非耶敬而直廉若清廟載見者其又非耶世於擊壤考槃可以觀虞周之化矣於黃鳥薤露可以觀三良之良田橫之

義與秦漢之失矣於五子之歌正月之作可以觀夏周之衰矣於相鼠可以觀鄘之陋矣於關雎棠棣可以觀夫婦長幼之倫矣於清廟載見可以觀文武之德矣觀其美則思勸觀其惡則思戒此詩之道所以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杏郡主事戴公昌故徽州貳守之從子今汀州太守僖之父也嘗作一齋覆之以茅因號茅齋以昭其儉生平喜詩書恬於勢利居常濟人利物鄉邦稱之無閒言以僖貴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踰艾而卒僖賢而有政聲峻陟有可必者故凡朝廷之壽俊都邑之英髦知僖而仰公者皆悲公之早逝而不及三命之貺爲作挽詩踰數十篇其體裁辭致不一然皆所謂哀心感而噍殺之聲也處士之善積厥躬慶流於後者可於是焉觀之矣後有覽者寧無感發興起思淑其身以昌其後者乎故余爲之序

祭錢克明文

昔予方冠誤景余風涉三江與九壩越數百里而來從質秀資敏志豪氣雄講道懋德再踰春冬曄然丹鳳之方毨瑩然白璧之既礱逝將凌雲霄而薦郊廟豈燕雀

瓦礫之能同胡屢挫於鄉論七舉而名始登于天府之中又久淹于壁水五戰始得雋于南宮孰不謂始之鈍者終必利前之蹇者後必通何期一命之未受奄罹疾而告終嗟子材器內之可秉要而持重外之可剸繁而折衝曾弗獲暫庸少試遽盡付之空空嗟子德行居常貞介而鄙流俗動必詳慎而慮始終既孝且弟又信以忠宜永享乎千福反備膺乎百凶走奔南北疾病困窮不延厥嗣竟天其躬神奚爲而昧昧天曷故而夢夢吾爲之痛心疾首濟老淚之沾胸因吾弟之南邁託旅櫬

於孤篷庶道遠之安裕免孤寡之驚沖陳一觴以祖奠言有盡而痛無窮也

陸處士墓表

處士諱桂字廷芳號樸庵世居海鹽之馬廄里近創平湖縣而馬廄里入焉故今爲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闢子姓日益蕃齒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飲之于庠亦既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誥封之榮而遽卽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葬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間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粟六百石一時倡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鄰飢者衆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祝鳴璈鈸以追薦者相屬也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衆病惟迎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闔子姪欲祠祝輒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誌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闡之者信傳之者衆而其人之善乃彰後世銘表諸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觀慵道併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宴筵羅列繁雜至煮腐魚而繡其外綴蠹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益不記莫若選薦一二佳品人則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可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余家食時頗有志於天下逮官翰林所職者文耳日勉焉以供職有以文請亦強應之雖躡接于庭未始厭也

壹拾陸

近茂亦倦吾衰甚矣雅志怠且忘有請懶弗能應顧獨喜種樹寓舍後有地纔畝餘藩以爲圃雜蒔菜蔬愛之愛之厚糞而勤灌之養其芽蘖扶其敧傾耘其蕪穢搜其蠹蝨而除之故菜蔬日茂蕃而吾日董僮僕于其間客或請文率語以不暇今刑部諸大夫士若劉君廷珍請餞其寮熊君頁佐之行而吾子茂元雅與熊君厚爲之先容是不可辭乃卽種樹爲喻蓋仕之郡邑猶家之圃郡邑之民猶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撫字不猶果蔬之待種樹乎撫字者必課農桑申孝弟薄賦而省刑周

貧輔弱匡枉直邪凡貪暴奸宄寇賊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猶種樹者糞灌扶養耘搜而茂蕃也凡撫字種樹之若是者皆本於愛且憂耳不愛且憂其何能然昔柳子傳郭橐駝盛稱駝善而謂他植者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而木性日離因以譏世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謂令之煩者不過督耕植促繰織耳吾觀令之長人者孰克愛之憂之而何太恩太勤之有有煩其令者則其刑獄賦斂期會之類耳孰知民之耕繰而督之夫督耕繰而煩其令且卒以禍況刑賦諸令之煩禍尤甚也孰念而憂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嗟乎果蔬微物人猶愛且憂之而反不愛民何耶晉子皮有言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我遠而慢之故愛果蔬而茂蕃之者如余皆是也愛民而富淑之者安得比比然耶熊君以高科累官刑部郎中儀觀秀偉材識明達選部將大用之而先試以劇郡於是有鎭江之行君在刑部用法詳愼而存矜恤之心夫法以治有罪者也尚矜恤之而況無罪者耶推是以占其爲郡其能愛民而撫字周悉俾富且

淑也庶可冀乎尚益懋之余傾耳以聽休聲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六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大盆石記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臏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于盆廣如盆稍歛焉置之存養室之庭以石陷于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于盆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羣石眾芳盡出其下旣又實膏土于其腹以爲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爲三峯於是乎植之嘉卉被之秀蔓纓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瀑出宛然一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庸陋堅樸粗厲廉稜徒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窊類澗有突類邑有呀類洞有谽類谷故可飾之爲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備靑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翳苔蝕蛇豕之與羣熊鼠之爲伍居者弗睨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祕於深谿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

必走豪宅歸勢家混塵坌邇囂譁凡砧几之餘腥脂粉之殘膩舉得而汙之甚或啓爭端藏禍機若文饒之醒酒遺災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賈禍於貴戚又甚則若慶雲萬態奇峯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國加傳舍凡若是者叟焉得有之而茲石也幸爲人之所取不爲人之所爭入乎冰淸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之芳馨卓立永奠直將超萬物而閱千齡此豈非其遭歟雖然吾於茲石亦比德焉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君子之德而隆峻窊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漸膏染芳德之進也植卉被蔓德之發而及物也卓立永奠德之恆也其視夫怪奇以駭俗妍麗以媚人者不亦遠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茲石亦君子也故爲之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一別五六載思心如饑知去冬釋禫必今春握手不圖軒從尙遲遲行也近惟晝錦之輝照映山水日與親戚舊故相詠觴樂可知也僕近日衰病日甚大與閣下在京時不侔恆爲心痛口瘡眼疼所苦近復加痔與疝五

疾交攻百方未愈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幾里而喜遊陟今皆不復爾文甚厭之有請輒峻拒或強聒不已不得已始揭舊草草草與之去終歲無幾篇酒不復沾脣客至懶飲之請飲亦謝不赴西山如畫小南城如錦皆不復往一觀回憶舊遊如俗所謂隔世事矣且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然宦況已索然矣以此日勉強一朝外輒閉門卻掃第與弟子相談語敎孤姪長孫讀書引數小孫玩庭中花木遊屋後園地日用是消遣耳餘皆置之度外獨思仰闕下之心未始忘然人往南方者多不知有知之而欲附問則其人已行矣故到京踰歲未始有片牘達者茲因貴邑張生便草此奉問計秋風涼日高軒必至京破例把一盃相屬也諸留面布不悉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成化十五年夏五月二日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病于家亟語其二子夔龍曰吾死得劉欽謨參政爲狀而楊惟新學士銘之吾無憾於泉

下矣襲曰卒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紫薇里之丹霞塢夔乃述其治命并欽謨所撰狀授龍俾來請公諱泉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士能父公佩以公推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封太宜人公少耽學務詩規溫李步許杜企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彙擭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木加鐵索而臥之牀偃仰展轉不得也鼠日夜嚙之血涔涔流公見而惻然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因德之至死被命按事于河南于山西皆一訊得其情議罪咸允還奏稱旨在部治獄率類是故事三法司常有大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與之公在其選每奏眾推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歎服居久之陟參福建奉敕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舶通諸夷遇他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麥數歲莫能捕公至卽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柰何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并其醜皆伏法戍卒所居曰玄鐘營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爲繕葺若新

漳泉二郡水嚙郭爲築隄防捍倉庾諸宿蠹備詢而盡剗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壽耆而止公配項氏封宜人褻其所出補太倉衞學生龍出側室長女歸德州衞指揮同知李雄少女方羈皆側出所著有螢窗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于家公和易闓達有智能精力奉母嘗盛饌甘醴命侍兒鳴箏琵琶以侑歡友二弟皆爲輸粟取散官榮之與人一見輒如放泛愛善謔所識列侯貴戚近臣遊士甚眾迓餞慶弔之禮鮮或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爲樂有醵率主之必益以己

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動數十人連數夕方已爲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利害貲有無爲之殯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覩其曹無廢事察其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讒者反以是藉口其鄉先達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時睨戶外恐有耳屬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以倡百寮何至屏人私語鄉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能數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尉徼號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館客也問訊果然其鯁而約又若此雖稱者未必盡知之余與公同年且同朝久昔歎其退今哀其亡也銘可已乎其詞曰

奔逸之駁固亦能範而馳也方逐禽左人曷故而遺之
有星煜煜本在箕尾之間也久謫人間世天取而還之
蘭生深林悴而亡也其芳不朽吾得而揚之

復何布政喬新書

鮑知州至承惠書幣感感書辭甚美覽之不能休然僕昔謂方岳之尤者惟吳尙忠錢廷珍與閤下三人此廟

堂之公論也豈僕之私言哉僕但先且數耳閤下之賢固無待僕之知獎僕愚且暗恐亦未爲知閤下者而書詞乃以辥簡肅之知范文正歐陽文忠之知曾子固擬之不於倫矣而閤下以苑曾自期待此則僕之至望也自廟論既公尙忠遂陟次當閤下而近乃使庸鄙者先之僕深訝焉詢其故則知由小譖耳當道者不信君子之稱而聽小人之譖亦可慨矣然士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一人浮議所能貴賤之哉望閤下勿以此而前卻亦勿求其人而尤之惟益厲素節彌布善政吾知紀

綱鈞衡之任終不能捨而他適也鮑知州歸草草奉復不悉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被命整飭薊州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越三載得疾請歸未及報疾已亟輿至京師之寓第卒成化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年纔六十有二自將佐守令下逮兵民皆悲慕不已交章列其行治請賜葬祭以寵異之制曰可舊典凡官四品以上賜祭三品以上加賜葬今公官僅四品而葬同三

品實異數也非有大得乎下而深獲乎上曷克致是哉公姓汪諱霖字潤夫廬之六安州人高祖富德安府同知曾祖景道莘縣知縣有能聲嘗被賜金帛之徵祖克敬不顯父洪麻城縣學教諭以公貴累封大理寺丞母某氏累封太恭人公承家訓起州學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操己愼布憲公讞獄多所平反吏民安之丁封寺丞公憂復職按浙江持其素益厲時錦衣衞指揮門達方秉權焰焰其子商于浙自鎭守官以下皆曲意悅之以公獨不禮也歸譖之達怒遣校尉偵之卒無以罪也還掌江西道適今上嗣大統言官劾門達抵罪薦前都御史王公竑李公秉皆復任天下讙快公預力焉先是兩廣蠻寇出沒且十年屢征不克至是命趙都督同知輔率師征之遂命劉御史慶與公察官軍有生事與冒功者皆寘之法公與劉協心申令師肅然悍之自京抵兩廣所過按堵且以策贊帥擣賊穴如破竹既而審首級有妄者斥之俘獲有係吾民者縱還其鄉凱奏論功拜公大理寺丞秩滿陟本寺右少卿尋擢都憲被飭邊撫郡之命遂乘驛徧所治戒將佐練士卒葺

城堡樓櫓備器械軍聲用張虜莫敢犯且厲守宰俾勤恤民隱無或怠違舊例邊軍糧餉永平府給古北口薊州給山海關皆以車運費重而途艱然緣邊米價頗賤公請以銀代糧分給之兵民兩便皆懽欣感戴至今公性孝喪父哀甚迎母就養京邸逮都憲考最例進階公請轂階進母太恭人之封比死惟以弗克終養爲恨其爲人寬厚溫恭臨政詳愼未始徼赫赫名然其所治無論朔南人皆悅慕之公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五人長曰睦陰陽訓術次曰暐曰曉俱州學生又次曰昉曰暇孫

壹捌陸 96 版
20 A

男十有二人睦葦卜葬于其州之某地既請丘祭酒仲深銘周侍郎堯夫表矣乃復請余碑焉余與公有雅弟克辭系之銘曰

六惟古國皐陶所封於今爲州公家其中公之高曾以逮于考三世顯榮公大厥紹奮登甲科遂與六察威惠所加六詔兩浙兩廣麻沸帝命師征公監以憲有聞無聲孰狠孰貪孰猛如虎孰敢干令以犯吾斧運籌佐帥師擣賊窟封豕長蛇是絕是忽矜彼係累有我赤子釋而從之還厥宅里奏捷第勳丞于大棘貳卿秖何都憲

是職簡車按邊將士用銳高城深濠虜駭而遯督守與宰字其下民雨稿偉秀化愁爲欣胡不耆老儻耆而逝小大遹遐交傷並喟天子有詔斧封巍巍刻石墓道過者式之

策題

問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說者謂黃帝堯舜爲立德禹稷爲立功史佚周任臧文仲爲立言矣然余有疑焉夫德固可自立而功言非德其曷能立之朱子謂道德文章不可使爲二而德功言乃可使爲三乎黃帝堯舜禹稷皆古聖人也黃帝堯舜果無功言而但立德禹稷果無德言而但有功耶若夫史周臧三子其言比之聖人猶霄壤也可獨謂其立言而以次於數聖人耶是皆必有說矣自禹而降若殷周唐宋諸君亦有德功言可與數聖人並者歟逮我國朝一祖四宗皆以上聖之資當大寶之任其德言功俱與數聖人並矣可得究其詳歟夫天地之德化育之功奎壁之章固萬國所共覩齊聞而況在京畿之內者哉是不可讓矣

問孟子七篇之末歷言堯舜至孔子之見知聞知說者

謂其敘道統也韓子原道亦言堯以是傳舜歷數之止於孟軻是則道統固始於堯矣然朱晦庵謂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吳草廬亦謂堯舜以上道之元堯舜以下道之亨洙泗魯鄒其利濂洛關閩其貞何其與孟韓異也自上古至於堯舜自堯舜至於關閩傳道統者爲誰可歷數而備論之歟孟子稱無有乎爾草廬言終無所歸是皆以道統自任者韓子晦庵亦嘗自任否耶今學者謂孟子繼孔子已無閒言謂草廬繼晦庵猶有異論試爲決之若謂草廬不足繼晦庵

則歸之何人役生可畏焉知諸生不有能繼者乎請舉平昔之所以造道者告我

問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外此無他民也故四民安則天下治矣古之帝王未有不安此而稱治者然義農十三卦之制耒耜教耕以興農日中爲市以通商何不及於士工虞九官之命稷播穀垂共工何不及於士商周禮太宰八則有馭士者矣農工商其無馭乎九職列農工商矣士獨無所職乎管子謂昔聖王之處四民使士就燕閒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而不雜故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而不遷然伊尹處畎畝膠鬲販魚鹽果不雜乎藥胥之役在阜楚相之子負薪果不遷乎降及後世益雜與遷甚至放爲游惰變爲道釋矣而凡士之游校者送迎奪業衣食困心入官者待闕苦久資格苦拘工之上京者艱於客貲居家者疲於官役商之營大利者爲勢家所侵務小本者爲征徭所窘是三者皆病矣而未有甚於農者耕耨正忙而召役者叫囂其室麥禾未熟而徵租者鞭撻其膚故雖力耕疾織而樂歲多凍餒凶年必流亡也而士者或玩愒不學浮華無實農者或惰而不力富而不節工者或作巧技以眩俗爲苦器以誤人商者或表美售惡務奢逞慾又皆自病者今欲盡去其病且驅釋道游情悉歸之四民必有道可處也願聞所以處之之道

問忠孝臣子之道也堯典曰克諧以孝下武曰永言孝思曁諸書雜記無不以孝爲子道者至若伊訓言爲下克忠魯論言事君以忠是亦以忠爲臣道矣然魯論又曰與人忠曰爲人謀而不忠豈忠不止於臣道耶曾子孝經固爲萬世之法馬融忠經雖爲僭竊不韙然其指要可得言歟古之忠孝者蓋多矣至史晉初作孝友忠義兩傳前史蓋闕遺也今能歷舉以補之乎繼晉作傳者更孝友曰孝行曰孝感更忠義曰節義曰誠節實異乎抑同乎自晉至宋元忠孝載於史傳者可悉數而備談歟古之論有小孝中孝大孝而廬墓未聞有大忠次忠下忠而死節不與後世入孝友傳者多廬墓入忠義傳者悉死節也願聞其指夫臣子之道亦難矣若何而可以爲忠孝耶荀子曰不急之察無用之辯棄而不治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故與諸

生相切磋之

問京畿天下之本必使財富足以制四方俗善足以其表百郡則本固而天下寧也今穀價方昂牧馬多耗野窘糧草之供山之薪炭之採市常多丐途或有殍力耕者困而益稀冗食者驕而滋衆財何由而可以盡富耶工奴騎並貴人優妓服同命婦擅官肆而估民產者曰繁歲奇技而售怪石者時橫士多乞于墦閒女或期于桑中圖牆屢盈枹鼓數起俗何由而可以盡善耶古之君天下者有章百姓以和萬邦有載冀都以同九州有鎬京辟雍無思不服有鎮撫巴蜀海內用平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有徙郡國豪傑以實陵邑有恩澤偏厚於河內有兵衞獨重於關中是皆知京畿爲天下之本而固之者也可言其詳歟我國家自昔固本以至于今迴超乎前代教化之所先食貨之所聚實以郡豪屯以重兵殊賚由赦有非外郡之所得者尤多矣而財猶未盡富俗猶未盡善何耶其致之必有由而處之必有道也請悉陳之

順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庚子秋式當試士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守陳右春坊右諭德臣陸簡主京師順天府試事順天與畿內七郡合六館諸司士就試者凡三千六百有奇論其秀僅得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惟九州之域風氣習尚皆異古之帝王一道德同風俗亦必久而後洽焉大明輿圖曠古所未有而兩京對峙于南北蓋自太祖高皇帝都應天府號南京太宗文皇帝卽順天府爲北京至于今都焉臣守陳往歲嘗被旨論秀于應天今復論順天之秀於是兩京之士皆得而悉之其秀之蕃衍碩大蓋非四方萬國所能踰也然應天在江左由孫吳至南唐凡八代屢嘗建都而鄰郡亦嘗爲輔至國初仍作京畿政教之薦臻文獻之稠疊宜其秀之蕃且碩矣順天在冀方與今畿內數郡自石晉沒于遼以至于金元歷四百三十有餘歲遭我聖朝乃始復歸于華夏新化雖洽舊俗或遺今其秀乃與應天諸郡並蕃而齊碩者何居守陳聞之燕有谷寒不生黍鄒衍吹律以溫其氣而黍生焉況有大於律者其所生豈特黍而已哉自我神祖掃胡俗以復華風列聖丕承德洋仁普逮今

百餘稔矣正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雖月窟日域冰天炎海之外亦皆漸被變遷而況順天諸郡乃日月之所近臨也風霆之所先鼓也雨露之所偏渥也其秀蕃碩不亦宜哉然秀於昔者率能振芳英敷茂實以無負乎大造矣今之秀將與秀於昔者爭芳而四方萬國之秀復與秀於京者競茂舉明世於三代之隆固丕基於億年之久不在玆乎試畢錄成守陳嘗序故道兩京之秀之蕃碩以見神聖功化若此其隆俾天下皆興後世皆慕焉若夫勖厲士子之詞已屢發於前人

而同考與提調監試之銜名則具列於次簡皆不敢複言之

大盆石後記

存養室之庭置盆罌甕缶以貯奇石畜文魚樹水陸之嘉葩棊布星列而大盆石獨居其中暄燠之時爭姸競麗爛若雲錦盈庭逮時將凍則盡徙諸盆罌甕缶或納之窨或薦之室無留庭者獨大盆石屹然如故或亦議徙之鏡川叟曰不可彼柔脆之物不足以禦風霜冰雪之臨一或凍之則鮮者殞磽者折花實者倂枯其根不可以不徙而玆石也天賦之剛性地界之堅質恢然其體巍然其形雖有勁颷不爲之撼也雖有凛冰不爲之泐也雖有厚雪不爲之埋也是奚庸徙哉且物必須人力而後徙彼徙之物輕者僅一舉手之勞而重者亦不過萃數人之力耳而玆石也合盆與土重不啻百鈞非得鼎士數十人固莫能舉而淺窨隘室亦莫可容也豈易徙哉且吾庭不可空無物也吾目不可窅無觀也今姸華紛麗之盡屛而堅樸靜重之獨留時一目焉亦足以厲吾操而養吾德是固不可徙也然則終不徙耶曰

太液池之上有山焉其名曰瑀華島蓋累石爲之者石盡瓌異足觀矣儻欲得堅樸靜重者陟之其顚以樹萬物之表而增九仞之勢將與而進之一人呼招羣衆推挽斯乃可徙耳不然則如吾前記所云卓立永奠超萬物而閱千禩亦不偉哉

小湖山賦

要樂齋之庭有物焉埏埴所作煆燼所存體圓蓋法乎乾質厚實本乎坤色黯如漆腹空若樽中外刻鏤作芙蓉文其名曰何黝蓮之盆又有物焉出自昆山巉巖岩

（土百切）峉（五百切）虎坐而垂頭熊踞而盤蹠爲岵爲峐有洞有竅勢欲軼雲玉雪其色頂踵肥寬腰膂羸瘠其名曰何玉壺之石盈盈注水置石于其間水則萍泛鱗泳石則蔓卉靑殷渙漣漪於墀下溺煙霞於砌端不煩登涉臏足遊觀故合而名之曰此吾洞天之小湖山也客有晁者莞爾語余此特一勺之水謂爲何湖一拳之石謂何山歟余曰此洞庭湖也卽禹貢之所謂九江此泰山也卽舜典之所謂岱宗客乃呿口揭脣兩手交拍而大笑曰子何誕妄之甚哉夫洞庭之爲湖也萬壑所趨九

水所匯包楚帶吳綿亙八九百里吞若雲夢者蓋不知其幾沖瀜渺瀰（莫余切）瀺（仕減切）灂（在角切）滂（普方切）濞（匹秘切）駭浪洪濤震薄無際日月出沒乎其中雲雷長育于其內節彼君山插天盤地峙其中流僅若螺髻十二其廣且大莫之與比泰岱之爲山也造化鍾秀爲五岳宗巃（力孔切）嵸（卽孔切）崱（仕力切）屴（六直切）上薄太空入歸鳥於決眥生曾雲於盪胸道羊腸而上者越四十餘里然後至於天門之內日觀之中猶未造乎絕頂然已視羣山如蟻封黃峴石壁馬棚雞籠凡若此類谷峪崖峯碧（巨賁切）嶙迤靡纚屬紛從跨齊越魯盤千數百里而靑不窮其高且大莫之與同子以勺水拳石爲湖山固已不韙謂爲洞庭泰岱又何誕妄至此余曰至大惟天與地同道凡萬物不能似天地何者非小故礨空四海稊米中國者北海之若塊視三山盃視五湖者大鵬之鳥然則洞庭之於勺水泰岱之於拳石相去安能以杪且物之小大定分固異然性有所偏亦有相制彼春陽之比爐火日月之比燈炬蛟龍之比蜈蚣犀象之比狸鼠此其小大之相懸固不可同年而語然而凜冬一爐救春陽之所不

燠暗室一燈徧日月之所不燭蛟龍長萬鱗也見蜈蚣則驚而縮犀象凌萬獸也覩狸鼠則畏而伏以此見春陽日月之功尚小蜈蚣狸鼠之威尤大其可小勺水拳石而大洞庭泰岱也耶然此徒差厥形未概以理殊不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吾同體何貴何賤孰遠孰邇舉筳與楹西施與厲塵嶽涓河彭祖殤子分雖萬殊理則一耳故勺水卽洞庭而拳石卽泰岱其何分於彼此客乃斂容低首端拱而請曰此小湖山者惟天地大之而已抑別有物亦大於此余曰方寸之地有湖山焉陋

叔度之汪汪趹子車之巖巖豈惟至鉅亦復至纖其大則天下莫能載雖豪末不足以定至纖之則其小則天下莫能破雖天下不足以窮至鉅之域然其大其小無形與聲離婁之目不得而明師曠之耳不得而傾爾安得而識之於是客若有慚長揖而去吾獨立于湖山之前仍逍遥而容與

送潘栗夫序

工部副郞潘粟夫既能其官而又以懿德贍文有聲乃陟四川僉憲往提學政交游胥屬余贈言余曰在漢文

翁守蜀郡世稱其能教化由今觀之其事易而淺哉漢之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府耳時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之教不過選小吏詣京受業博士歸以爲右職或察舉至郡守刺史脩起學官置弟子除其更繇俾在便坐受事行縣傳教吏民榮之故俗化而文雅然不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其事若此豈不易且淺耶今諸郡縣皆有學不待脩起學皆有師無竢京博士諸生不但除繇且復給廩守令或與相揖讓如賓友其得解者則郊勞而表厥里何受事傳教之足榮由解而進至有秉鈞軸位台鼎者郡守刺史奚足列民俗文雅且踰漢時使文翁復生而守蜀吾意其無俶教化矣栗夫往將何爲不有難且深於文翁者可施之耶古者士制刑以教祗德司徒脩禮明教齊政歸在一道德以同俗也文云乎哉今以僉憲而提學既兼士與司徒之職而或者惟以文教士未之盡也粟夫思盡厥職必更治條約皆右德而左文擴吾明充吾誠片談半武一足爲其準程訓以諄辭感以懇意示以至公匡直之輔翼之刑而威之賞而誘之薰炙久而漸漬深俾皆造道成德窮以

淑于家達以淑于國于天下凡在學莫非道德之士齊民慕而化焉舉四川七郡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吾所謂難而深者非粟夫之賢其誰可語此夫士之從教猶土從型金從範也教以文既文矣教以德其不德乎粟夫能勿迂吾言而力爲焉他日教成世傳之曰蜀之俗文雅由文翁而道德由潘某豈不偉哉吾嘗傾蓋于君之尊父僉憲公而君與余弟惟立編脩麗澤焉契家之好厚矣故舉其職之至者規之

鎭閩臺記

古者天子諸侯皆有臺以揆乾度望國氛觀民俗而因以議政斷訟饗神燕賓亦莫非為民也福建布政司之南數百步所有故臺焉高二丈許廣五之輪殺廣之半闢其中為門而屋其上蓋自閩王龍啓元年築之號其門為龜頭宋祥符間侍御史嚴辟彊更門號曰環珠自後數百年屢廢輒興或謂城南山頗驕倨臺勢必崇高雄偉乃能抗之以屏蔽列砦而奠安一城不可廢也成化十三年屋又燬廢久莫能興今左布政使李公嗣右布政使錢公璡欲興之謀于按察使溫公琮暨庶僚皆協質之巡按御史徐公鏞亦允乃具材鳩工命福州知府唐君珣營之自成化十七年二月既望至其年某月吉落成屋舊九楹今如其數而宏麗過之萃萬景於欄檻之前會四封於簷楹之際登者咸快焉既而參政廉公瀕以事赴京書請余記欲勒石問其臺之名未始有惟昔者越郡築堂名以鎮越淮郡創樓名以鎮淮皆有謂矣福建古閩地名是臺曰鎮閩庶乎可哉夫鎮安也鎮閩者安閩之民也國家建官惟以安民民之不安官之責也安民有道臺其一端爾登是臺者仰而瞻乎上一煇之乍形片氣之或見必思弭災防患焉俯而觀乎下街衢緯經甍宇鱗次五民百化之紛集者老稚富貧爭讓啼笑與夫鉅微良苦歛舒沽售百出而無窮必思平政謹教焉近而城闉之表爨煙吠聲自邇屬遠不絕疇隻莫恤孰冤弗伸必思覃惠慎刑焉遠而層峯疊巒之外七府十衛下逮百司有不職而民病有克職而民利者必思激揚黜陟焉又遠而蜃樓蛟室之際列島諸國率皆遙貢我廷亦或竊窺吾鄙必思懷柔折服焉舉凡觸乎耳目者輒以慮之心而善其道則合閩之民靡不安矣其或登是臺也玩眾庶而驕心生睹貨寶而貪心作愛覽江山而燕樂之是務民則不安矣官其獨安乎往事惟監尚未遠也可不懼哉余辭雖拙果勒石而寘諸臺亦足以示勸戒於遐久也夫

周易本義直講序

四聖之易自漢以來傳注無慮數百家惟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並行於世國朝選士之制治易必兼傳義士遵之久矣至於近時乃往往廢傳而專本義豈謂傳義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傳詳義簡競務簡以利捷

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經而各治其一已愧於古况治易而不兼傳義惟簡是務益趨於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則併其簡者亦視之如弁髦棄不復顧其能仕而學者幾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天長縣學教諭李君鳴盛蚤受易於其父長而講習不已奮發于文章既被鄉選以憂居家取易遍習因以平昔所見聞諸說纂集成文名曰周易本義直講時僅文繫辭而已逮起家官天長則又及上下二經踰兩年而畢乃因其鄉人脩撰傅君曰川寓書請余爲序余閱之累日不能盡其言大抵主本義而賓傳皆循循然不敢越矩矱之外蓋欲以示其徒處則爲橫舍講解之資出則爲場屋文辭之用其用志亦勤矣余少嘗讀易閒作舉子文字亦主義賓傳多與李君同者暨擢第而歸益味經旨著易私鈔所見有異於前時蓋以易爲卜筮用而非爲卜筮作者伏羲則河圖而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大禹則洛書而作洪範所以敘彞倫之道也圖書非爲卜筮而出易範豈爲卜筮而作倘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範之一疇耳易豈火珠林之比哉程子作傳實探伏羲之精以發性命之理蓋不但衍周經而已朱子嘗謂程傳義理至備象數猶欠故作本義推象數而明占筮其辭尚簡不過補傳之不足耳學者豈可廢傳而專本義哉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備非博學詳說不足以究之諸家之說百氏之書皆有可取而不可廢也博而詳焉精擇而反諸約於是恆存諸心實踐諸己推而普濟於人則庶乎得易之道也豈當但以決科而已李君尙進於此哉余因序以復君且告凡治易者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古也家之不可以無譜猶國之不可以無史史或無焉則國統君治臣才民俗與夫禮樂刑政之詳理亂興亡之故皆闃寂而無傳雖當時嗣主亦何徵以數其典繩其先而況於易代曠世之遠哉周列國數百惟魯秉禮而其史爲聖經揭十二公如日月

雖他國亦賴之有聞五季十國獨南唐尙文士爲之纂述者衆雖其方術詼諧亦至今若存其餘有史不能如彼二國則皆闒而不章又其餘無史或史不傳則同歸於闃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譜亦猶是哉夫譜所以明本源辨昭穆敘尊卑別疏戚啓尊祖睦族之心與彖先貽後之道信不可無者無之則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敘與別也於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爲誰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彖後何以貽愈遠則愈失矣故古者家必有譜若州閭史之所藏圖譜局之所掌皆是物也近世譜學廢矣惟業儒惇古者迺能重此或作或述而貴戚徹侯不鞅掌於事爲則紛綸於佚樂奚暇此哉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屬子姓未必蕃也猶不可以無譜亦或能譜之而所謂貴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積善而累仁其族屬子姓率葛縣而螽揖者苟無以譜之是使積善累仁者泯沒而無聞葛縣螽揖者渙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駙馬都尉蔡公孟暘其先曰仁美府君者始自當塗遷居鳳陽再傳而居中府君始占籍於京師畜德含

澤凡幾世而大發於公其族在鳳陽與京師者亦既衆矣公以選尙淳安長公主爲人清修簡重於凡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嗜而喜書崇禮好與章縫之士遊時稱其賢嘗念厥家世欲爲譜之而當塗以前曠不可知乃稽鳳陽以後者畢其名字行業及其嫁娶卒葬一一書以爲譜而天子所賜之金冊錦誥卿士所贈之大篇短章皆錄焉其於所謂明所謂辨所謂敘與別所謂啓與興者庶乎備且悉矣覩此亦可以見公之賢也夫公之賢蓋嘗有所彖者其族屬子姓可不思所以彖之者乎苟

皆象之而皆賢則蔡氏之宗不但日熾月昌而且駢靑疊紫與國咸休茲譜將與玉牒並垂於無窮矣其可忽哉公嘗以譜求余序故爲書其首簡

與吳尙忠書

與閣下別久矣企仰之深恆欲一面而不可得忽承手筆恍然若睹風儀欣慰欣慰然獎借期望之過殆非迂愚拙騃所敢當也至閣下自述爲辛苦萬狀容或有之謂迂疏執泥遠謫遐荒則何其言之過哉初廷議之欲設都憲以撫雲南也蓋以是方當奸奄掊克之餘適小

那窺覘之際萬一不虞事莫如預故須都憲巡撫然任大責重甚難其人徒寬厚者不能以防患第強察者必至於生變惟閣下兩有才德而於政練達老成得剛柔緩急之中足以當此任責非他臣之所能也故以閣而擢焉而閣下云云是誠過矣然今居中用事者少年寡知務作威福內外貴賤皆重足屛息而公卿將帥多出其門矣又復弄兵徼功幸寵適虜方弱亦有天幸東徙北襲皆遂其所圖以欺妄上下然往還賞勞府庫費金數萬所過之地供饋不貲而一席或費千金公私掃地

亦立官軍被虜殺與死於道者數且累甚雖得虜人畜數百何補所失之萬一徒啓釁於夷斂怨於國耳時惟御史強珍稍能言其東侵時欺妄之一二遂謫戍於邊誰復敢言之者近又欲征交南余司馬子俊嘗力言沮之意猶未息惟待機而動耳邊徼將佐將有窺其意而妄報夷情擅開邊釁以迎合之者使得遂其意則流毒必廣貽禍必盛最天下治亂之機非獨一方安危所係而已京師距雲南不啻萬里而交趾又在其外自彼傳言在此億事者或以爲不足慮或以爲深可憂皆未必

眞且當閣下其知之眞矣必精思審處拯民窮於已極消邊患於未形俾朝廷無南顧之慮而果愜廷議搴望則不日且徵矣豈遐荒所能淹哉閒官不勝憂國之心故爾喋喋誠不識時忌望勿以示人

重興汝陽縣學記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乎有教爲天下之虧其性者衆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敎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

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者慕而趨焉嵬瑣者恥而格焉萬姓以和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衆人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況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開府於學東尋請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地時成化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者惻焉而有司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憲副天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倫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汝陽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貲無從出迺以義倡邑之富者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十金繼餽者繦屬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令河間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間東西廡皆倍其數中外門各三間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間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減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廩之屬總十間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而居之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間生舍四十間外建社學亦五間創始於七年秋季畢完於八年冬孟蓋陳公文廉謹厚雅爲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當窘宄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記余許之無何罹憂竟未暇及而秀懷王郎世今崇王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憂去武林錢侯鉞繼守汝寧今考績至京閒過余曰汝陽縣學成已八稔堂之梁桷瓦甓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者亦飾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公嘗請先生記礱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過矣遂爲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天下民物曷由而遂耶嗟乎天地卓立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

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煙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不奮與天地並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齊東縣漏澤園碑

古聖人之君天下者見民生未遂既敎之以耕獵而食織絍而衣居之以宮室聯之以比伍閭族矣比其死也則斂以衣衾棺槨又擇地營冢以祕之而免於狐狸之食蠅蛣之嘬且封且樹因而寖加禮文封樹以貴賤而隆殺焉成周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而族墳墓居其

一家人掌公墓之地凡先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各以族葬辨其兆域爲其封度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令國民族葬而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至於民有死於道路者則蜡氏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又每歲孟春必申掩骼埋胔之令至其伐不敬而有京觀蓋亦不忍彼骨之暴而收瘞之因封以爲觀耳豈專爲懲淫虐示武功也哉古聖人之仁心仁政至且備若此嬴秦不道舉古聖人之政廢之蕩然盡矣後世人主於民之生者猶或未能遂之況能逮於死者收瘞暴骸非唐太宗之賢其孰克之人臣有若元稹之作義冢陳向之奏創漏澤園者不亦罕哉嗟乎生而遂死而祕此人情之至願也其或以兵以荒以遠行以孤獨而轉於溝壑踣於原野其腐胔遺骸爲烏鼠所殘馬牛所蹴而莫或祕之俾其游魂滯魄啾鳴於陰雨之朝燐走於雲月之夕孰忍見而聞之惻隱之心人皆有者豈以古今異哉山東參政邢公表居正蓋嘗惻乎此故命其屬郡縣各置漏澤園一所以瘞凡骸之暴者於是齊東知縣趙君英廷光相縣治西

一里有弗地縱可二十八步橫稍有加遂垣而門之以爲園遺隸盡收境內之暴骸瘞之君以進士知是縣清慎且能此特其仁政之萬一耳聲績既彰徵用有日懼後之人或不修是園欲樹碑以示故其同年刑部主事林君俊待用爲請於余昔西伯得死骨而葬之人曰西伯澤及朽骨況於生者吾意邢公其必能遂山東之民趙侯其必能遂齊東之民矣乎凡天下之事舉之甚難而廢之甚易是園雖小役然非上令下承皆心乎仁者莫能舉也後或不修而廢則既瘞者將復暴未瘞者莫

之攺啾鳴燐走生民有不寧矣是則不仁之所爲也夫人仁則天必佑之不仁則鬼必誅之人其擇於斯

送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序

古經之傳至今者率多錯簡書其尤也不特武成一篇而已余讀舜典自正月上日至於達四聰皆史官記事之辭中閒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而（以下闕）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以上闕）取重於人而亦以是賈怨遇事輒辨若刃迎縷

解有不待頃者浙藩聞其材辟爲從事民有補戍者其婦詭死不之從當逮繫戍所公爭曰婦人逮繫或被辱乃責其姻戚將之工部命造大紅織金紵絲三千疋計科銀三萬餘兩適歲凶民饑公請借夏稅絲充之民賴以不困其所建白率類是自布政使以下多折節從之滿考授光祿寺署丞典寺政者生貴甚公不爲屈嘖有煩言乃改福建布政司都事逆賊鄧茂七方張巡撫尚書見公輒才之委以軍餉初餉者賃舟浮溪溪險惡業舟者以覆餉責償破其產皆逃不出民乃負擔以餉疲且窘公至榜於衢曰舟直今倍於常一舟或覆餉衆舟均償且與誓以爲信於是舟出餉給民德之不忘旣而承檄統民兵守松溪政和兩縣賊穴官臺山公以計招降其尤黠者遂用其策取渠魁戮之而宥其脅從盡反其耄倪兩縣按堵公以政和延袤五百餘里山深林密吏不能偏撫民易爲亂請分其地別置一縣從之遂置壽寧縣至今功上進二階巡按御史薦公可大用未報會新巡按者事多不法被巡撫尚書奏劾疑公發其事乃中公以法而罷之公曰日者謂吾齒四十六當罷官

今適其時命足信也遂歸治舊產養母壽終歲延師以訓子孫作會族亭以睦其宗時與故舊觴詠山水花竹閒敎仲長統立志論作寫情說以言其樂平生所作詩文搨管輒就而不留稿傳於家者無幾初號直庵後更號九樂山人然人猶稱其初號云孺人姓余行二考曰安妣曰陳氏孺人少慧且溫良而端愨余謝世有違而直庵幼已俊故歸之敬舅姑和娣姒衆推其賢從宦京邸儉以足用逮福建之遷則遣少房隨公而自居家養其姑每雞鳴輒起暑寒無閒家衆數十口鮮所咨罵罔

敢有怠遑者紡績之勤白首不廢姑耄而臥病孺人亦且耆矣猶晝夜奉湯藥不委之人撫子孫慈而克敎姻黨有孤貧者濟之鄰之嫠婦病嫗多遺米或糜以哺之故其卒也哭之者多慟焉子男一曰恩封翰林院修撰少房生女二長適上虞潘府次適同邑胡某孫男五長郎遷以狀元拜修撰遷今官次選次暹次迪次追曾孫男一正昔李翺之皇祖考妣韓愈銘之曾鞏之祖考王安石銘之翺鞏文皆名世自足揚厥祖而猶託諸人惟得韓王之銘而其祖德大彰至於今不朽今遷殆庶乎翺鞏而乃以託余豈其人哉然余與遷同產於浙同官於翰苑而吾子茂元又與之同年辭不獲也爲之銘曰惟士之合最難乎全有失於人乃得於天吁嗟直庵自信其直或擠而擯之盡人之力壽富考終孫且廊廟將貽而贈之蓋天之道彼得於人者有吉其始而終乃凶有違其身而子孫以窮孰與得於天者其若公乎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成化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至京考三載績書最被命進階以厥考嘗得五品封例不得復封四品上

疏乞移己所進階於其考妣誥贈厥考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妣封太恭人既而得疾四月廿有三日卒於其邸壽纔六十有一天子遣官賜之祭公卿以下弔祭皆哀有歎息至失聲者公諱環字璘夫別號栗庵其先汴人八世祖鈞孫宋進士官至中大夫判揚州從高宗南渡居浙之山陰高祖克銘徙居仁和曾祖修祖璧號完齋以子貴贈南京刑部郎中考厚永樂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刑部郎中今贈中憲者也妣太宜人洪氏今封太恭者也公少承家學且受書於汪御史士淵更受易於蔣知府倚勤旁涉百氏爲文辭典雅贍密輩行交推遜之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以第一甲第三名進士拜翰林編修與庶吉士楊瑛等進學于中祕居贈中憲公憂復職同考丙戌會試預修英廟實錄陞修撰拜白金綵帛之賜備侍經筵告歸省母起主應天府鄉試預修續資治通鑑綱目陞司經局洗馬主考順天府鄉試選侍皇太子講讀于文華殿擢陞今官眾方期其大用詎意其遽止於斯哉其室潘氏有賢孝之行封孺人子男三長孟繩杭州府學生次孟經又次孟紳四女

紈歸太學生姚智紃歸翁宗善組歸刑部員外郎陳洵封安人綺歸倪英公所著詩文曰栗庵稿嘗出以屬洵曰吾文固不逮韓昌黎然望子如李漢也公之至京邸於洵獨孟紳侍先公得病公之喪凡費與勞洵併任之亦病既與孟紳先後愈乃偕求禮部侍郎謝公一夔銘公之穴而復請余文揭於墓道余與公嘗同官相厚知之頗悉公性謹厚狷介其學務於明理而力於踐行非徒數數於文辭而已故其立心行己未始涉一非義而於五倫之道庶幾無愧焉者公少奉贈中憲公與太恭

人已得其歡心及中憲致仕徙四壁立公居藥爲訾以供旨甘不缺居憂之際哀與禮胥盡焉在官孺慕太恭人甚告歸省焉戀戀不忍舍乃與潘孺人謀曰吾舍祿則無以爲養逐祿則不能侍柰何柰何吾且圖養子盍代余侍乎孺人曰諾乃與一子留侍公獨攜二子以至京邸或勸之納婢妾公曰若是則是吾以養母詒吾室耳不可寒衾孤枕蕭然如苦行僧者經九載至陞官然後歸則孺人病久且殆幸胥會至浹旬而卒於是獨奉太恭人至南京孝養備至有人所不能逮者恆念潘孺人獨居以卒而老不及偕不忍復置室鰥居終身撫一庶弟甚厚始卒不渝也在翰林事上極恭恪纂書校文勞勤無少懈爲太常釐正循弊與其僚嘖有煩言人多韙之其下或饋之果蔬雖微必卻去與友朋交誠而直友或有過雖讐於言必正色直辭以規之或見怒不悔也公於五倫若是其何愧哉以余觀於公庶可謂篤行而有道者歟是固當銘銘曰

人道謂何五倫而已古所謂致知力行不越乎此惟欲力行故先致知既曰知矣盍力行之知致行力是爲聖

賢不能行者知亦徒然況實未之知而徒務於言今之君子或色取仁而口談理自以爲知道人亦以爲有道之士至考其彝倫較其踐履有愧於道者亦且多矣視吾瑤夫類不有泚

彭文憲公文集序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憲彭公卒既七載厥子尚寶司丞頤集錄其文成若干卷示守陳俾之序守陳官翰林於公嘗爲屬義不可辭然未能遷作茲司丞謁假歸欲勒是文

於梓若不可緩者乃序之曰古今文至衆矣創意立辭者固人人異後或擴而充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擬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資得乎學乘乎時與位之故耳公少也靜默莊重得族叔父僉憲公貫陶而器之暨叅解入國監又炙於祭酒李忠文先生故其涵蓄負抱迥邁乎流俗乃擢殿元拜翰撰僅數載而三遷秩副太常又數載遂入內閣優游於宥密之地容與於恬熙之時者殆二十稔屢陞顯階穹秩極於少保自昔殿元之遺鮮逮焉者方是時文聲籍籍內之貴戚重臣外之雄郡

壯縣下之右閭豪室欲假文以炫前熿後者奔湊於其門故恆爲記序碑表銘贊題跋之屬以闡德揭勳厲職奬俗張吾聖明之治化若昔人僮約賓戲九歌七啓子虛思玄之體無自而發其辭皆爾雅而周詳坦緩而和易未始有怪僻卒略險躁憤懟之態蓋其資懿其學端其時泰其位崇故其文有不得不然者一時能文之士疇敢望之然此未足以究公也嘉禾植於崇岡之上而膏而日烜之其葩花燭乎羣目固非幽芳凍秀所可倫也抑人之覩其葩闇其實者不旣多乎覽茲集者尚有論於斯

復尹侍郎正言書

承示書賀僕進官而勉僕乘轎且承筆扇之惠俱拜領矣僕才劣位卑乃分之宜故雖一時輩行踰位公卿而獨青衫白首未始有忮求怨尤之心者安其分也翰侍九載例陞少詹僕去冬已近八載而蒙恩誥陞僅先一載耳往固無欠今亦何補視閣下之翰副未滿三載而一蹴遂踰五階者安可同日而語然松蕙短長亦各其分豈敢望哉況老衰得此不知爲榮譬如病人雖得珍

羞玉饌口弗能甘況乎鮭菜亦與蔬食何殊而閣下乃爲之喜惠書垂賀故人忠厚之情至矣深感深感學士乘轎同乎三品此固祖宗優儒之令典今法不容其孰敢違若如來諭自倚齒德勞望爲時所重而輒以金緋乘轎必多旁指竊議者矣豈復重而美之設有誰何詰曰舊典彼繩以今法何辭以對之前吾官者旣失舊典已非一人又非一歲矣後吾官者安可謂失自僕耶以吾垂鞭敲鐙與後進無復等威者此當道之責也豈僕小嫌曲謹之過哉自古禮法之士必致力於小嫌曲謹

故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召公所以告武王之聖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得無過乎僕平昔守禮與法雖造次未始違之茍非禮法所得爲者雖高官大爵不以芥蔕於胸中而況區區者乎召公又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小嫌曲謹此僕之所常致力而老猶不敢懈者也嗟乎今之位高顯者多謂己能自致視卑晦者皆無能之人不復一念及之而閣下乃獨垂念老拙欲俾之齒諸公而殊後進其懷齊恤故閔惜耆老之心至矣以此推之倘閣下被徵而當道其肯置余鞭鐙閒哉因風布謝不宣

獅子贊有序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擅阿黑麻王皆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牡牝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旁言也軒轅記帝登黃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狻猊日行五百里爾雅狻麑類虦猫食虎豹世謂白澤狻猊皆卽獅子耳是獸恆產於中國數萬里外西域荒僻之地非天子威德及於幽遐而遠夷罔慕麋以入貢則中國不得見之自周以降惟漢武帝唐文皇及我太宗皇帝之世三見耳今皇上膺景命嗣丕基德洋仁溥既二十載於茲故凡東夷西戎南蠻北貊梯航而來貢者日以益滋若速擅阿黑麻諸國乃西域極遠最僻之地不知距中國幾十萬里自前代未始有一譯通者今乃相率貢獻而是獸至焉有以見皇上之德超漢武軼唐文近跓我太宗遠追乎軒轅矣昔唐文嘉是獸嘗命使臣作贊與賦我太宗時作詩

賦贊頌者尤衆臣今靈承明詔敬作贊詞固不敢望旅獒之旨亦庶幾騶虞之義耳贊曰

有偉一物猛獸之尤首聳髯髵尾大而脩萃黃雲以成體閃赤電以爲眸齒森乎鋸鑿爪利乎戈矛步立則風涌川澤哮吼則雷震山丘雖犀象熊虎曾不足以充其一啖又何數乎麐麇貙兕之流其威猛雄傑蔑莫之儔顧乃格心帖耳與人狎優遠離乎西極直抵乎中州馴伏乎赤墀丹禁瞻眺乎鳳闕龍樓珠絡綵毯金鈴繡毬同百獸而率舞與四靈而偕遊得非彰吾皇上之盛德

有猛鷙服而鮮遜弟柔也哉

三世承恩圖詩序

四川布政司參議陳君宗誦自爲戸部居與余同巷相往還久矣余巷爽塏獨高於諸巷初未有名也自余名之曰高坡巷而人遂從而名焉余左鄰則王御史長之儼而其子溥尋登進士官行人右鄰則余同年鄧允哲明與其姪秀兩御史嘗居焉余自居是巷未嘗他徙逮今垂三十年昔之民居化爲官舍十六七而一門父子兄弟同顯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豈京華之秀氣尤萃於茲巷也耶一日余與賓屬坐東閣偶語及此共歎其盛謂宜易其名曰聯芳巷以衺異之陳君未之聞也已嘗謂茲巷爲聯珂里而歌詠之矣豈非人心之同歟君詩有曰大小吳者謂吳太僕少卿道本原與其弟進士泰也曰二傳者傳修撰曰川瀚與其弟中書舍人潮也曰大小林者謂林員外世調懋與其弟主事壂也曰二李者謂李給事時雍孟暘與其弟御史孟晊也曰三劉者謂劉知縣□□遜與其弟參議道訓導迪也五楊者謂余與余弟府丞守隨編修守阯進士守隅及余

子茂元郎中也亦更有倘參議美中絅與其弟縉潘僉事□□禎與其弟主事祺詩偶遺之之二十八人者卒以進士顯惟遜以鄉舉迪以薦進耳官今雖內外異而皆嘗同朝其居惟禎初官南京評事亦嘗來與祺其居焉此余所見聞數十年間一巷之內已如此況前數十年舉天下論之其盛曷可數耶盖國朝之文化自古未有也陳君旣有參議之陟其鄉人乃作三世承恩圖系之歌詩以贈其行三世者謂其祖某以鄉舉教諭鹽城其考志大以君推恩累贈戸部員外郎與君爲二也同巷之父子兄弟一時同顯者衆矣求如君之祖孫三世皆榮者盖亦鮮耶昔詩人崧高之作本送申伯也而旁及於甫侯江漢之作本送召虎也而上逮於召公蓋稱揚其家世而欲其繼美無忝焉耳今圖詩之所謂非以此歟君爲人老成篤厚於政多穎達今之四川其能大惠於民以無忝於厥世也蓋可必矣圖詩既完僉求余序余老懶作文久矣顧與君同巷往還之久辭不克焉天甚熱病新愈信筆草草不能文也

祭楊時望文

師之所存無長無少古有是言世罕能蹈君長於余道固相似胡爲吾從强以師禮吾不敢師而辛友之麗澤交益卅載於茲君體頎而豐容肅而靜學欲貫乎天人志欲希乎賢聖造次不離乎誠跬步必由乎正聞惡人若已仇視民瘼爲已病皎皎乎潔廉之名廩廩乎循良之政是宜高位普施壽考終命胡僅踰乎六旬而竟止於一令士庶賓客同晞共吁何況余子余弟又況於余慟不自知哀何有極薄奠椒漿庶幾來格

擬會試錄序

成化二十年禮部會試錄成考試官楊守陳謹序之曰世人有千畝之野者必使良農治其田有百物之貨者必使良賈張其肆有萬鎰之寶者必使良工琢以爲器夫然後田可稼而成貨可售而寶器可賣而銘也天下者人君之大田野也大貨肆也大寶器也可不求良臣以共治之乎唐虞帝咨僉舉莫非聖賢治化之隆無能及已夏商亦克用乂有周賓興賢能故皆永寧常泰後王雖或任非其人尙賴流風遺澤至久而後失之兩漢詔郡國薦士唐宋設科第舉士亦皆得人致治至於鴻都斜封書學之興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餘若秦隋無足齒已國朝太祖高皇帝興學樹師俾士各通一經且涉百氏以修其德行道藝而察其文辭日程月課季考歲較俟其成而貢舉教之如此其詳也每三歲一科科三試試三場非役莫能預有勤苦老死而不得舉者進之若此其難也既試而授之官必有年勞而無過愆者始得寖遷其秩凡三載一考之朝覲徧考之憲官又廉劾之有未久而黜有終世而不陞者用之如此其愼也其他吏仕親蔭亦難且愼未始有徑進而驟崇濫榮而

素飽者五朝列聖一遵是道故官皆得人既致百餘年之治矣而我皇上不愆不忘彌久彌遠至今會試乃復命官主考而凡分職定期與夫賜予供張防範較閱之法悉循乎舊而加嚴凡百執事罔不敬恭無懈士就試者凡□□有奇詔取□□□□人實精選也於是皇上御宇已二十年而開七科矣昔在有宋慶曆二年開科取四百三十五人時仁宗在位方二十年僅開六科其後歷二十一年而又開七科當時所任若杜衍之封還內降若富弼之寬減民力若韓范之釐革弊政若歐

王余禁之論斥奸臣無非良者夫宋至慶曆乃日中將昃月滿將虧之時也惟仁宗克任諸良故其治道冠宋諸帝而在位傳世之久雖前代亦罕儷焉然較之三代以上有協和萬邦有在位百餘歲有傳世八百禩者則遠不逮豈諸良之致君猶有所未至歟守陳閭之掘井者必及乎泉濬川者必窮乎源陟山者必造乎巔皆不可苟安而中止也今之已賢而在列及方進而用賓者皆當鑑日中月滿之勢盡窮源造巔之道必近邁乎慶曆諸良而遠追乎唐虞三代之英將見皇上之弘化也如唐延祚也如周享位也如農黃何宋仁宗之可擬哉敬書以併告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中嶽廟碑

凡物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庸之類莫非物也而必有主宰乎物者無形與聲至妙不測斯其所謂神乎凡神之功利乎人者人則祀之故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類皆春官掌之而其他載諸書者衆矣國語曰天之三辰民所仰也地之五行民所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生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戴記曰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也二書所言可謂明乎祀神之義矣山高而尊者曰嶽詩云崧高惟嶽是矣白虎通謂嶽者角功德嶽演說耳古文嶽與岳同虞書巡守至于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孔傳謂岱宗卽東岳泰山而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恆山也左傳杜注亦與孔同周禮鄭注中岳爲嵩高餘四嶽皆同歷世從之爾雅惟以南岳爲霍山少異餘亦無不同者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治東八里所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而總名爲嵩山又曰嵩高以其在四方之中而高故云耳漢武帝嘗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有言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增太室祠以山下戸凡三百封崈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自後廟祀不絕或摶像如人至唐封爲中天王宋進封中天崇聖帝逮我太祖高皇帝詔謂岳鎭海瀆自有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故盡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刻木爲主歲一祀之有司行事於是中嶽亦去帝號直稱曰中岳嵩山之神載之禮典昔胡五峯嘗言天道於人事本同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而與皇天並號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可謂正大之論今我太祖詔命尤精且當實千古之特見可以爲萬世之定法矣廟在太室黃蓋峯下舊殿若九子若四岳者凡十有六區與碑樓及亭及廚庫及門總七百五十五間皆宏偉壯麗元末兵荒之後僅存百數間餘

皆聚矣存者累歲風雨震凌殘殆於弊惟寢殿七間尤甚殿中有像蓋國初木主雖設而像不忍毀也成化丁酉大風雨寢殿之瓦壁幾盡棟榱亦多撓崩獨像儼然而上鮮庇覆旁無蔽遮雨沾日炙且岌岌乎將壓矣庚子之歲古雄侯君觀士賓以進士知登封縣事謁廟至寢殿拜瞻神像惻然傷之輒欲重構而縣政方弊歲又大侵不可以勞費但補漏支傾而已又明年政通歲稔民大信之乃率僚吏瞻顧經營適縣治築垣得埋錢數萬緡或者以爲神助因用之構材傭匠悉撤寢殿而重構之如舊間數且加壯偉其餘亦皆繕葺可久經始於壬寅五月朔至癸卯十二月望日畢工其邑教諭楊君清蘄君倫寓書請記夫政在事神治民二者實相須也故慢神則民不安虐民則神不享敬於神者所以仁於民也凡神皆當敬而況中嶽者功利萬姓秩視三公而今縣長如古諸侯登封實在其地禮當敬祀而或視其殿宇將隳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爲敬乎君於是可謂修政而敬神者矣固當書況君之尊父奉璋公今爲僉都御史鎮撫西垂余固所識而其介弟泰今爲進士又

余所論之秀也故書不辭君材邁穎績用昭宣行且被徵擢之命其他政尤多足書以非廟事所係故不及書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人生而穎異者非有以養之而自勉焉則或不能及於常人苟有養而能勉則雖童蒙亦可聖也而況於穎異者乎馬之墮地走者固千里之駿也然或困於芻粟之乏或累於繮牽之長則不能以千里芻粟豐矣繮牽短矣而或逞其雄猛之性狂奔而畏駕妄踶而傷人則反弗逮駑駘之可乘矣故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人之穎異而有養者其可不勉於德乎士恆願文學勳業之名世而不知德之不修則二者亦獻笑貽譏之具耳苟修其德則雖無片辭寸功亦自足以不朽矣而況兼二者乎然文學勳業皆易爲者惟德難成必格物致知無一理之不明而後進於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無一善之不備斯可謂德之成也是果難耶惟勉則至矣廬陵王君世賞少穎異絕倫厥考尚書恭毅公嘗訓之庭年甫十五輒與鄉選明年遂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儲養久之乃拜編修滿考陞侍講交游請余文贈之

余少時鄉人亦稱其早慧然視君則不逮遠矣雖儲養亦與君同而徒弊弊於文藝間進德不力垂老而無成每思古聖賢之道德聲光灼於今者未始不愧心而赧顏也君在翰林其瑰辭逸翰俊才雄辯已克稱其資而猶日孳孳不已豈有志於不朽之大者而其他未足以自足也耶尙以余爲戒而勉之必造於古聖賢之域而後可也若其職業蓋聞之稔矣安庸余談

甘州布政分司記

自古邊鎭必置兵以防禦兵事惟食爲先是以饋餉急

於攻守積倉重於武庫司會計出納之政者可不愼歟國初肇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統甘州左右中前後及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鎭番莊浪西寧十有二衞及鎭夷莊浪古浪三所皆古雍州之域月支嘗國之以役屬於匈奴者自漢武帝始得其地因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斷匈奴右臂匈奴自是衰弱有奪我祁連失我焉支之謠後漢初唐皆爲邊郡晉失之而四涼迭興宋亦失之而西夏恆據則中國往往不寧其所關係若此在今號雄邊巨鎭常命都憲總戎中貴撫鎭之而所謂會計出納者則布政按察兩司各遣官分理其甘州山丹永昌肅州鎭夷高臺諸倉則屬布政司而涼州鎭番莊浪諸倉則屬按察司事權不一有無不相通融識者病之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侯公瓚以聞乃專設布政司參議一人以總理之銅臺劉公賓適承茲命顧總理當居甘州而未有其署乃假西寧道居之每按察官至則難乎其居於是謀欲建署請於侯公暨鎭守太監覃公禮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公璽皆從之遂與都指揮僉事晏侯彬擇得前都指揮馬榮故居之地售以

公帑白金若干然其地從寬而衡隘復得指揮呂洪郭聰等之閒地合爲一區從其五十二步衡殺其二十步乃建前堂五閒以涖政兩廂各三閒東以待賓西以容吏中堂兩廂皆如前堂廂之數而後堂殺中堂兩閒兩廂殺中堂之廂各一閒所以安寢處具庖湢而又治其餘地爲圃四周以垣而其南爲中門三閒外門加其二閒而總榜曰布政分司因吾執友行太僕寺卿錢公璡寓書請余記魯語有之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倘署不建命何以虔劉公其可謂虔矣公始以庚辰進士拜工

部主事歷陞郎中遷陞今官余嘗餞以言固稱許之矣邊儲事殷自昔分理者尚或病焉而公當總理之任乃綽有餘力能建署度命且足以遺後官安居之久計則其於會計出納蓋莫不慎而善矣匪才且賢其曷能哉署始事於癸卯八月之八日至其冬之十二月廿七日畢工明年十月十日伻特書謁余以兵務當亟還拜祈甚懇遂爲之記速畫者無妙染疾書者多誤文疇能不余哂哉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兩廣皆嶺南之地蓋在湖廣以東者曰廣東以西者曰廣西其府州縣衛所凡數百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率之矣然而寨洞諸蠻時出剽掠甚至殘邑躪城席捲而去三司暨府縣衛所諸吏或懦昬貪酷不能練兵育民而反以病之故朝廷常遣重帥攻守特命都憲一人以總督兵事撫循民瘼自非才德政事卓邁者成負重望於時者不在茲選成化二十年夏上命大理寺卿宋公爲右都御史賜之敕書令牌往踐其任公之鄉人仕於京者屬余言餞之公淳安世家故河南布政使公之冢

嗣自諸生登進士第拜大理評事以仁厚存心以正大廉潔立行以明慎公平議法時已稱之自是累五階歷三十餘年不離大理一嘗出撫畿內政績益彰聞望彌重簡在乎帝心將陞之內臺以總朝綱任之秋官以掌邦刑也顧兩廣去天萬里安危之繫甚重非公莫能鎮之故煩一暫往耳夫以天子股肱耳目之大臣而特出以撫萬里之外之地此聖主不忘遠之大德已足感遠人之心矣而公之宏才厚德必能使將勇兵强蠻夷不敢出沒吏廉且勤元元各得其所舉嶺海數千里之遠皆奠枕而無虞即見璽書徵用坐之廟堂濟其澤於天下矣余與公同年也當景泰辛未之歲同年二百一人皆官兩京之華署無一人外補者可謂盛矣一轉盻間不覺已三十餘載升沈存沒有不勝其可慨矣今在朝者惟公與兵部尚書張公騰霄工部尚書劉公克明戶部侍郎李公文盛兵部侍郎俞公振恭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公惟臣太僕寺丞白公舜臣及余八人耳而公又出撫萬里之外之地其能無悵乎然璽書之徵計在旦夕行復同朝笑談如今日矣其鄉人之望

蓋亦如同年之情也因書以餞公且以慰其鄉人

送少參沈時暘序

細可以知大外可以知內其盡然乎其不然乎往余職史事毗陵沈時暘方成進士猶有未室家將乞假歸娶閒來謁余見其年雖少而容止端謹如老成人心嘉之爲賦詩以餞其歸後時暘拜官南京戶部余被命論南畿之秀往與之會贈余以詩其詩與字皆端謹者也視其政政如其文考其行行如其親察其心心如其行余知而重之近時暘陞參陝藩居憂釋服謁選至京師與

余數往還又見其手書近作數十篇比舊加擴大練熟蓋浩浩乎春之瀾也穰穰乎秋之黍也而所謂端謹者未始變也他可知矣既而拜參閩藩翰林春坊諸君子偕往酌別各餞以詩而屬余爲序余以前所云推之閩藩之政不亦可前知乎世未有端謹加以擴大練熟而賦不得其平澤不究其下者奚膺余贊之余齒衰學落盡謝諸文而獨爲時暘作此不有知余者乎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誌銘

公諱賓字世宏姓董世爲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末從我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真保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從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河之戰子智代之以忠臣子特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徙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昭勇之仲子生而駢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沈毅寡言笑識者以爲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弢尤習且善騎射一時軍職子無及也兄宣習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襲

敷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怒馬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吏科給事中陳襄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公力言國兵新衄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爲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徇捕之且督操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去尋被敕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嚴自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

隳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丑召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進至擡羅擡網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僉事班師復營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勞當陞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西籞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犯闕公聞變急率麾下士邀賊於西長安門外賊已東奔赴家特詔公追勦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擒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敕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艦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厚饍之肄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敕勞以白金綵幣尋復賜敕兼督常州及蘇松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糾衆僭號江海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噴角嘴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援且曰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兵進獲厚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噴角嘴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冢墓臨葬復諭祭焉公初聘何氏俄娶支氏夫人復娶何氏皆早卒繼以藍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出子男八人長璋當嗣職次琇鄉貢進士次璘次琦早世次琥次璉次某女八人長適指揮僉事孫恭次適指揮僉事徐能次適指揮僉事周濟次適指揮僉事宋瑄次許適冠溧早卒次適千戶唐英次適舍人陳敏聰次許適指揮僉事周增孫男四人女六人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啜之疾瘳乃已人以爲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平生飭躬惠衆講武尚文庶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璋等將奉公櫬還葬河間某之原乃以諭德程君敏政狀謁余請銘余素與公厚而琇又余所論之秀也何何辭銘

曰

廣源皖山委於瀛海明威昭勇厥績世載公生而異脊

如晉文甚毅孔力絶其覃倫世官之典兄終弟及公旣及矣韜鈐愈習在正統末中外被兵近臣推轂以佐中興以謀則臧以征則克以鎭則寧秩用是陟惟征惟鎭恆在於南歲月如矢竟皤其髯或謂當時胡塵未息公宜北征深入霆擊俘大當戶櫟左谷蠡茂勳穹爵夫孰與齊胡但鎭南俾佚以老其然豈然是或一道古者論武國有七德今家四海何論南北吳楚之交壤數千里鳥夷數竊盜賊閒起自公出鎭踰十周星威武所壓山恬海寧百城星羅萬井鱗次民熙物豐賴公屛衞勳若

是茂孰矜破戎爵亦穹矣何必封公高壽令終子姓奕奕有侯文銓有嗣武職斧封巍義天子所賜史臣銘之以詔來世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有褒經而過余者其介爲之辭曰故雲南布政使呂公之孤子林茹悲忍慟圖所以昭德焯勳於不朽者弗遑寢食用走奔數千里以祈銘於先生冀憐而賜之遂以錢布政所所撰行狀示余受而讀之悚然曰公先子之所識者其贈先子之文今猶襲藏於家辰常敬仰之顧公德器恢宏文學典贍自爲使職以至方伯勳業之盛衆靡不知然狀之所述者略矣愚聞亦弗能詳且齒衰學落何能爲不朽之具姑摭其槩而爲銘曰

公姓爲呂家蘇之常熟累葉弗華趾美傳淑厥考宗敬贈按察副使妣陸贈太恭人皆以公貴公諱曰囦希顏其字別號復庵厥資早慧年十三而孤賴母氏敎育編蒲以書然荻以讀童而校遊師磨友礪學日以豐文炳而蔚弱冠登科正統己未拜官行人四方六轡周爰咨諏慕古之膚使拔登憲府試以獄刑惟敬惟恤單辭明

清乃擢御史冠豸立廷議論讋謗風采端凝早囊白簡奸宄震驚出按畿內孰民孰兵炯鑑用照何有遁情條便民十事多允而行逮己巳之春擢副湖廣臬事敷求民瘼繩糾吏弊惟峒之蠻頑莫能治四掠村墟殺人爲戲公扼其衝以威以惠捕若豕蛇撫若孩稚邊境用寧民用生遂政績方揚聿歸守制天順甲申起家遷職職長臬司治古滇國憲度風聲無改於昔官吏兵民漢獠蠻僰孰敢恣睢疇不懾服乃陟布政使仍其治所破觚爲圜不躡舊武茫茫窮荒蕤蕤稷黍斂吾霜風膏以露

爾志倦於勤稱疾解組里居十稔擊壤詠歌復扂之稿日積以多搜其平生端方博大渙涊脂韋則匪其態仕早徐行位高勇退自初逮終俯仰奚愧成化甲辰二月辛酉壽六十又七卒殯以柩公娶王氏凌氏繼姻一贈一封皆爲恭人譚氏再繼王氏貳嬪公有三子曰相林彬復有六女壻皆秀民惟林肄學志紹縉紳卜其宅兆虞山之麓琢辭於珉尙示華躅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韓公
神道碑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其子邳州衛指揮使廣總江北直隸諸衛漕事至京以訃聞命有司諭祭營葬給麻布齋糧如例廣既拜謝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之邳州岠山之東之原乃以金知府銑所撰狀謁余泣拜請銘其神道之碑案狀公諱志字英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閑良官編戍燕山左護衛後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伐北虜歷歷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性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强衆莫能逮年甫弱以大寧公請老即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政務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駕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皇帝馳樂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沓剌安地面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之衝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脩器械葺城障使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都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愼勤勞英宗皇帝大嘉之特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嘗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於邳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

歷廿餘稔而考終屯而哭者塡巷塞門皆素慼慕者高大考和曾大考實大考及考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高祖妣萬氏曾祖妣楊氏祖妣車氏妣甄氏俱贈一品夫人妻蘇氏封如其妣之贈子一人即廣才行勞望皆克肖爵位未可量也女一歸本衞指揮僉事李昂孫男五人縉紳綸紀綱女五人長歸徐州衞指揮徐寬長子誠次歸本衞指揮僉事申永次歸指揮同知單鏞長子溥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一人俱幼惟公早嗣門蔭屢效勞績卒能分閫副樞而外殪強虜

內殲逆臣皆與有力勳望焯焯於時固已足尚況其弟禮累官都指揮僉事從子玉任金吾衞指揮同知門閥顯盛而歷事五朝累荷殊賚不危不溢乃復享有高壽以撫孫曾蓋其才德有度越人者矣是固當銘銘曰

韓以國氏始自武子實繁厥嗣蔓延四維有在昌黎著聞唐時公亦其族世濳而淑弗耀厥躅自公之父從戎奮武肇有爵土公嗣而興奉職於京屢從王征遷守邳衞奄踰十禩聲績夐異國步俄傾入朝帝闕誓淸塞塵敵干纘弩雹掃強虜薦陞督府逆臣誅夷寵恩日滋玉帶蟒衣老致厥事歸安故第大耋而逝天子曰咨命彼有司祭之葬之岠山之側建此幽宅有碑奕奕示百千春使知若人明之虎臣

惠民渠記

水居河圖北位兼一六之數而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爲之首其生克利害非他物所能並者人非穀不生穀非土不植土非水不滋故溝洫河渠之利最爲民所急者今畿內廣平府壤地千里土沃宜稼然漳滏洺沙之四水環郭交流歲或雨霖則源奔委趨齊漲競溢以

至決隄壞防橫流於四境漂麥禾仆垣宇民罹其害自古環城有隄二十餘里諸村亦各有隄皆所以禦茲害者然歲久則隄隳而不能固水甚則隄決而不能禦民之患其有旣乎國朝自永樂十二年至今水已五溢爲害而成化十八年尤劇自城之外皆茫洋浩渺成一巨浸至百有廿里之廣民之患苦其劇可知時則有貳守鳳林王君經原常殫心竭力施其素負之才百方治之患去而民安二十年丙辰天子命地官正郞平陽李君進時勉來知府事下車詢民利害遂知四水之故以初

政方亢未有以處之明年乙巳春夏旱民艱食君喟然歎曰水嘗爲民害而不爲民利豈其性固然哉乃與王君謀作渠溉田易害爲利遂躬駕出郊周視地形水勢之高下而經營之惟永年縣之義井堡地最高餘皆下高以建閘下以開渠而引滏水以注之其閘廣二十七尺袤二十三尺底用椿承石甃平兩隄亦有石甃而貫以鐵錠石皆有陷處可容板兩旁之內則以繩懸木板投石之陷中壁自底漸累平岸以閉水緩急則漸挈所壁木板而水泄焉此即漢書所謂水門者也閘西構屋

五楹以居役夫環閘築垣百堵以防私泄水者其渠廣皆如閘袤則不一引水北至閘二百步出閘三百步分而爲四西過南壇至於社壇之北凡十有五里北過五橋堡至於西隄又北過龐家莊至於北隄又北過漸馬莊至於新莊堡合於洺水總二十五里其役民以田畝受利之寡多爲差肇自孟春之上旬至孟秋中旬而畢西一渠溉田三萬二千二十畝北三渠溉田七萬六千二百畝總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畝是歲雖旱而大穫麥十七穀禾十之九凡二十萬石異日倘復雨霖則水無奔衝溢決之患郡其常樂矣乎父老社長輩因名之曰惠民渠且感德無已欲徵文勒石以永公之名乃求郡學訓導林韜寓書請予爲記予嘗怪江北之地在古列國數十王侯百官朝聘祀戎之費不可以僂數賦斂至繁而土地所獲皆足以供上聞有凶荒不至甚病今其地寬廣肥饒播種甚易若穫則不異於古且無古列國之繁賦然而稍罹水旱輒至流亡甚而父子相食比歲逾甚曾不若江南磽窄之地耕耨艱而收穫鮮者歲非大侵鮮至流殍是曷故哉蓋水之利害爲之也古

者江北地多閒曠而各有澤藪川浸以畜水田皆井牧而爲遂溝洫澮以通水故旱潦有備豐凶皆給自井田壞而遂溝洫澮蕩然無存以至於今澤藪亦多湮廢故旱則乾雨則溢而年穀不成財窮民困其本由此江南則近海而水易泄古之圩塥碶閘往往猶在足備旱潦此江北所以不逮也竊嘗思之今之江北溝洫既廢澤藪或堙而大川巨浸尚如古者苟有若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開蜀渠則立可富民而給國何旱潦凶荒之足虞然世之守令高者銜名以冀陞下者營利以俟黜皆

不過役役於將迎賦徭獄訟之末至民流亡則惟罪歲而已彼豈能史李若哉夫器皿之精且固者非良工莫能爲也牧芻之廣且蕃者非良牧莫能求也民利之大且遠者非良守令莫能與也李君以名進士歷地官既著績用今官輔郡甫及期歲輒與王君籌畫而變害以爲利化凶以爲穰將爲是郡百千年之惠不徒區區一時之功利而已非其心之仁厚恤民而其才有過人者豈能之哉他政槩可知矣是固當書抑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由前有作後無繼也前人艱難而成之後人怠忽而壞之豈不深可惜哉鴻隙陂之壞也民怨翟子威而幸其誅滅是可鑑者使作而有繼繼而無絕則民之感惠豈有盡乎召信臣造鉗盧陂而杜詩修之不廢民有召父杜母之歌名稱至今是可法者併書以告後人

江孺人壽詩序

往余忝進士入翰林同年錢唐江用良爲兵科給事中往還頗簡後用良歷山東參議又陞參政久之致仕還其鄉余嘗以省親還京道過之用良出肅喜甚茶話久之慨然曰同年有過杭者鮮能顧林下人公何獨殊於衆也余爲之大笑然用良時既病矣疲苶若不勝衣出語聲氣僅屬余憶其壯時以高科登膴仕而狀貌偉岸氣槩豪逸旁視若無一人可當其意者詎知其今衰病一至於此既別爲之歎息不已用良之室陸氏封孺人者性慧精女工且讀書閱大義克治其家生七丈夫子多能勤學其叔子曰瀾以進士選改庶吉士於翰林因拜編修今以孺人年七十爲求諸縉紳詩以致頌祝而屬余序之於是用良下世久矣同年之在者無幾俯仰今昔不勝其慨余甫耆多病苦厭文字往往謝人之求而壽序乃甚厭而尤謝者顧同年之子能擢科者猶少而況官翰林其有幾人同年之室能享高壽者亦少而況有子能求文祝壽者復有幾人故不能謝而直書余意以序之若夫頌孺人之盛德而祝其高壽者則諸詩備之余可略也

與彭彥實簡

往歲嘗邀閣下與屠朝宗數公共賞盆蓮取杜少陵雨裛紅蕖冉冉香之句人各分其一字以爲韻而詩之一時觴詠樂甚忽轉盼間不覺又數載矣今日盆蓮盛開

而僕病不能賞惟足感歎況時事益新病軀浸弱明年蓮開之日知復何如然則往歲翫賞之樂亦難常得而分韻之詩其可輕棄也耶今諸作具存而閣下兩韻之詩獨閼蓋當時草創未錄而僕因循未及求取之故也天新雨晚風涼希檢舊作乘興一揮灑僕即當與諸作裝以成卷異時林下時一展觀猶可想京華之樂事禁苑之交游也娛老之具傳家之珍皆於是乎在閣下諒不靳也病不能親書希恕察（初十日彥賓送詩至十四日遂感風疾）

贈朱廷璧

吾鄉朱廷璧以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陞河南參議將行余贈之言曰河南中州也其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百物皆阜安者然近歲旱潦頻仍道殣相望豈有以致之而然歟凡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者醫師之良也吾子質厚而和易清慎而明達仕既有聲績矣往踐厥任尙與長貳偕視民病之緩急而究其本末以治之凡政無不中庶足以弭民患召天和仍致百物阜安如古昔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其念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饌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賓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恟恟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監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柰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歎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況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疇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閒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實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焉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睿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楮若農操鎌疾刈而禾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連不利卒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子熙扶櫬歸葬於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睟自父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辨視天下若無難爲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玉之刃方發於鉶而遽折翰雲之足始離於廄而驟踠疇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往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

壹捌陸 96 1册

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守阯同識余邸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廬生倜儻才人不以爲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忠愛集後序

故汀州府推官王公仁以死事得祠於其土祠榜曰忠愛至今三十有餘年公先本姓謝久猶未復其子一夔以大魁官翰林始復先姓今累遷禮部右侍郎乃會萃一時公卿大夫士所作忠愛祠詩文附以狀銘哀挽之

作合爲一冊曰忠愛集將鋟梓以傳屬余書其後余閱諸作乃知公在宣德正統閒始爲是府經歷以陟推官能仁以濟民甚得其心至正統末鄰郡盜起能勇以捍賊卒死其事余於是愴思痛悼爲之太息流涕不能已焉天下之事狃於治安溺於驕泰則禍至而莫之知患生而莫之禦古今皆然也當正統末天下洊豐仍泰極矣而閩尤庶富之甚爲其官者第知饜金帛卮酒饌日遨嬉燕賞以爲樂民或困於水旱盜賊訟獄之苦莫之恤也一旦匹夫橫行烏合響應官猶忽而易之至其橫潰四出而不可當也則又皆怯縮避逃爭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故勤王師再出至尸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平之嗚呼狃治安而溺驕泰者其禍患必至於此余所以不能已於涕也苟使當時之官平時皆能如公之仁則盜無從起及盜起之後皆能如公之勇則又烏覩所謂尸腥血丹者哉然彼遊樂與怯避者卒不免於刑誅幸而免者名亦滅矣胤亦微矣孰若公之廟食於永世而子位於崇貴也耶夫仁以濟民勇以捍賊此不過人道之當然非有所覬而爲之然歿而廟食子貴則天道之

自然者人道邇而當盡天道遠而足徵凡觀是集者豈獨仰公而已其亦可以興夫

園趣存稿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今考之詩作於春秋之世者亦多矣焉得謂之亡故先儒釋之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邵康節曰刪後無詩余亦謂無雅頌耳若國風蓋亦有之雅若烝民頌若惟天之命實性命道德之閫奧餘亦高邁卓絕信後世所無也國風高卑者惟關雎淇澳緇衣七月之類僅亦可數

其他諸篇則後世賢臣孝子良士貞女之作往往有之若夫鄘衛鄭陳之風果盡如集傳之說則多淫詞媟語醇儒莊士之所惡聞而恥傳者不知吾夫子何錄之至如此其夥後世狹邪之巷倡蕩之閭男女自道其情事一如詩者安可勝錄若仍從小序之說後世如其美刺者亦豈鮮哉文忠子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異者古之詩皆其性情之發而辭足以達之故多不可及者後世徒取古之詩掇拾模擬而不本其性情則非詩矣宜康節謂之無也若有發於其性

情而遂於其辭則亦古之詩矣夫焉可蔑之至若朱晦庵之感興廿篇則雖謂後世有雅亦可也第萬億之一二不可例謂有耳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先生嘗出其先尊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郎中公詩一冊曰園趣存稿者命守陳序之詩雜古近體僅百八十篇蓋散逸者多矣此百餘篇者皆以應酬朋舊隨其意之所欲言而遂言之撫不質直坦明自中矩度初非左模而右範句鍛而月鍊者其詠懷十六篇尤爲傑出而末篇亦自言此矣今詩若茲稿者亦安可蔑之也耶先生位隆業

盛而尤以文學鳴天下其詩在今鮮匹蓋早有所受而進者公本家吾郡之慈谿後徙於杭嘗發廩助官賑饑蒙賜敕旌其門素性敏達能不出戶而爲人排難解紛人服其智識自巡撫重臣洎藩臬郡邑有疑咨之無不立解其才足用於世而蘊之至老以死逮先生始大發爲公諱誠字與誠別號園趣因以名其稿云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鄞有篤行君子曰節庵章公諱和字智和世家郭西之高橋曾祖仁孝祖闓春父耀世隱而良公少爲府學生

莊重不羣深沈有智識言必擇而發行不悖乎理誦書纂文日有常程人固已愛重之矣永樂初命江南富戶分口徙實北京公以家富當徙輒奮然曰伯兄長家季弟猶稚吾當舍學以往而仲兄輸將可也時公已孤年甫十九母顧氏憐而留之固辭以往他富室皆謂北京遼荒凍沍人爭避是役公顧若此至京籍於大興縣受廛於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皆蓬棘沙礫痛剪掃而壘之墾其旁作圃藝蔬以爲業日勤且儉嘗用寖豐時方建都創宮殿賦徭孔殷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舊以爲常雖時價湧貴不少吝公私稍隙輒手一編不釋待人寬厚恭誠動必顧禮義賓客至者食豐而不侈飲洽而未始醉之寓公游士或就焉館穀彌久不懈時以道理諭闔族爲之處劇定疑扶疾拯難有貸不計其償乏絶者不俟貸而賑之至於學徒續從亦皆辭其贄故闔族感仰信服事多咨稟而後行或有鬬爭亦請片辭以決而不詣公府其僕嘗爲驍車轢死或繫御者以告公謂御者曰汝非有心殺之也釋汝不治汝當戒其後聞者益稱公之寬仁草竊之徒至相戒毋竊其垣久而德尊名顯自簿令至於卿公常禮於其廬且以政事訪之縣嘗纂誌書聘之爲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請之爲賓嘗乞假再歸每歸則家衆益親既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誨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其家俄燬久不能興乃罄其圍之半得白金二百兩寄歸築屋若干間用是嘗落至自飯脫粟不悔嘗有例凡懷才抱德與經明行修者用薦得

仕要人爭欲薦公者公曰吾若是則諸孤不能堪是役破吾家矣竟辭之既老而鎰乃爲之飛芻給邊例授以正七品散官宣義郎公不喜曰吾安用是爲哉强而後拜命屢嘗請歸不允既居京六十六載年已八十有四始得請以歸於是鄉之同役者或逋或沒盡矣在者非其孫行則子行皆攀戀涕泗不忍捨歸三載成化丁酉九月十九日以微疾卒于正寢壽八十有七戚者慟疏者哀遠而聞者悼嗟而京之族闔皆若喪其親其感人至此配孺人劉氏永清衛指揮興之弟某之女性貞靜攻女工閨門肅穆居常布衣蔬食節錢穀之用至於烝嘗宴犒治具必豐且潔於公之德與訾皆有助焉然無出一妾有子亦不育公乃立紹爲後紹死其從子銘後之孺人與公偕老而歸先公卒於成化乙未十一月十八日壽八十與公合葬於清道鄉五嶺先塋之側葬後七年而鎰求守陳誌其藏守陳曰葬久無及矣顧守陳爲公契家子知公頗悉安可無辭以述之比見世之庸士往往有被虛褒溢美之辭以勒諸圓首方趺之石昭揭於墓道有若公之德禮潤其身友愛溢其家義惠洽

其鄉當時鮮匹至今猶稱慕不衰者獨何翻無片石以昭揭之而播其休於遠與久耶公雖乏子而立後享四世之祀作德垂百世之名視彼有子放不祀不德朽無聞者何如也世之乏子者可以無憾而爲善者可以無懈歐陽子之言信矣故併書以爲表俾鐫具石勒焉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宋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謚文正何公諱坦別號西疇嘗著書一帙曰西疇老人常言李忠簡公昴英既爲之序其子知紹興府事鑄爲梓行於世矣久而泯焉八世孫吏部尚書諱文淵嘗訪求之未獲也吏部之子今刑部侍郎喬新嘗與禮部侍郎丘公濬談及之禮部謂此書載百川學海中然恐非全書也刑部遂借其本錄而刻之示余請序書凡九篇曰講學曰律己曰明道曰應世曰涖官曰原治曰用人曰正弊曰評古篇各十數章或推舊聞或出新見皆切於修德致治勤於警世諭俗而未始有名法縱橫之談虛玄怪褻之語吾意其人必學術端而行治修者忠簡稱其布憲嶺東折奸洗貪風力凜凜難犯蓋可信不誣也昔伏勝治尚書以教授而八世孫理爲高密太傅理子湛位大司徒貫誼疏政事以匡建而六世孫光爲常山太守九世孫遠遷侍中凡善源深者則慶流遠也今吏部作於前刑部述於後豈非文正流慶之遠哉文正平生多所著作不獨此九篇而已他若語孟訓蒙讀史管見南華要旨西疇集累數十卷皆散逸不可見矣刑部勤學博文凡古之遺書猶且百方詢得而況祖先之作乎異時萬一得之盡刻而並行其補於世教者必多矣余雖老尚庶幾見之

後樂園記

吾官京師寓舍在大時雍坊之高坡巷舍北有地廣若干丈長殺其若干尺其邊皆植生柳插槿萃以爲藩藩之西又藩之以爲園園占地十九其南倚屋壁爲臺臺中累石如山旁植眾卉臺外數武皆瓜豆棚臺西稍北闕藩爲扉入扉循臺棚之間行及半乃轉而北兩荼蘼當道聯絡蒙蔚而豁其中若巖洞然入洞又北夾道皆卉木道外則蔬畦畦外遶藩皆植棗而其中植梨桃李杏其若干本道窮乃濱池池有橋旁置葡萄薔薇其架跨於池上亭兩旁亦皆瓜豆棚也池甃以碎甓而橋以

舡板亭構以篙木而上覆旁蔽皆以葦芭且置石凳磚桌瓦鑪鐵硯於其中昭吾儉也構亭時適梨花盛開因名爲雪香既而更曰風詠尙吾志也時雨既霽園欄如錦吾嘗攜弟與子姪或延賓客遊於斯詠於斯觴且奕於斯未始不樂也寓舍自天順戊寅始置惟敝屋四層層纔一間側出而視其後地僅三四尺其外陂澤連綿潢潦之所走集穢汚之所聚居茫乎若無涯際夜出望北隄人家微燈明滅不聞人語聲渺若江湖之隔每雨霖漲溢沙岸善崩驚濤湧如大川舍亦岌岌乎其上吾嘗驅童奴畚土築以塡之日增月益寖平爲地逮歲壬午市鄰屋以廣厥舍畚土益多積久而地益長廣稍爲蔬畦中有池甚寬蓋畚土始自東而北而西而虛其中以爲池也至癸巳陂僅如澮乃盡瀋其地以成園猶窪且瘠復畚膏土以培之且侵池池日狹蔬日蕃以茂甲午新厥舍四層層七間或五間園廣稱之而長不及廿之六庚子種樹甲辰甃池乙巳構亭而園之事始畢焉吾自壬午之歲已有爲園之志見諸詩矣後漸爲之更十有一年而始成又歷十有三年而方畢何其艱哉蓋事多當務而急者此宜緩也吾執友方伯錢公嘗館吾舍涉園而樂之謂宜名爲後樂蓋取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亦規之也今園事告畢乃榜於扉曰後樂園而遂記之以無忘吾執友之規

風憲說贈右都御史屠公朝宗

凡形於天地者莫不有職焉日月職乎明雷霆職乎威雨露職乎澤下至山岳河海未有無所職者惟風無形儵然而起則萬物莫能攖其勢忽然而鳴則萬物莫能掩其聲吹焉而晦者明撓焉而靜者作噓爲暄燠而枯者以生呼爲寒涼而菀者以凋揚大帆舉大鵬拔大樗櫟掃大霾氛使日月之屬各得其職天下萬物各遂其生而造化以成風之職其雄矣乎國之羣臣內則六卿各有所掌外則諸侯各有所守歷代稱號不一而分職皆然蓋猶日月山岳之類也而有所謂憲臣者自周已興至漢而重乎居若無所職而實無所不職其猶風乎是故豸冠端立望者神悚風之勢也白簡驟宣聞者膽落風之聲也迪萬乘之睿勤科百司之昏怠風之吹晦而撓靜也理枉冤於垂死折姧豪於方張風之生枯而

凋莬也覩孝臣有賢聖而淹下位有才傑而居草萊者則爲推揚薦引風之揚大帆舉大鵬也有妄庸而據要地有佞幸而蠱君心者則皆彈擊能去風之拔大樗櫟掃大霾氛也由是主德明朝著清萬姓和平國以永寧非風之成造化者乎世稱風憲者以此其或安而不起默而不鳴所執者偏而不能吹撓噓呼之備所務者小而不能舉扶掃拔之大則豈所謂風憲者哉然風有專於一方有普於天下者惟憲亦然今之所謂按察司者一方之風也所謂都察院者天下之風也職之大小難易較然可知矣而長院者其尤難哉吾鄞屠公朝宗資儀秀偉器量恢宏其文學則華而贍其才識則明敏而果達自登進士擢御史出按四蜀入預三法司事皆能其職所在有名稱用進僉院而隨副之其名益揚茲乃被命特拜右都御史視篆於院在列咸喜而鄞人特甚相率屬余言爲賀惟公居風憲之職固能且久矣然今職大而尤難不可不加懋也故作風憲說以贈之俾時省而力行焉抑文辭亦有類風者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惟仲山甫聽之爲周家中興之良佐今余言毫曾不

逖比竹公愁眞之耳乎

復儲保余世英書

兩承惠書未及裁答蓋自春徂夏恆在病鄉今雖愈猶未能朝也伻來復承手教示以奏草地圖深感愛厚之至伏念人臣爲國固其職分然多謀其身家之利則於國事有不遑恤雖今聖明在位保傅盈朝求其不謀身家而惟國之謀者亦鮮矣獨閤下一心孳孳爲國知無不言行無不力自前勳績焯焯在人耳目聞者已非衆所能逮今撫兩鎮乃復殫忠竭智日夜計謀涉遠登高躬冒艱險卒定建墩剗崖開壕築垣之策以禦虜安邊樹國家億萬年之洪業此在古人猶不多見而況於今耶敬誒敬羨昔閤下撫鎮延綏嘗行此策功怨皆多既而怨亡功存至今虜不敢窺兵民安富雖百世猶將賴之此閤下之所以自信朝廷之所以肯從有識之所以注望也然今之時及宣府大同兩鎮之地與昔延綏大有異者昔四方多警上下猶知戒謹不若今日文恬武熙惟玩好是求惟燕遊是樂置邊務於度外也內外臣僚猶能輯睦不若今日臣各異心互毀交擠議論相矛

盾也民風士習猶知循理尚公不若今日人皆惟利是務昧天理而蔑公論也陝右雖饑他方猶稔不若今日殣殍塞途骸骨偏野父子至於相食貓犬或且無遺舉陝右山西河南之地無不然也彼延緩之地去京絕遠工役不及於勢家怨謗罕聞於中禁不若兩鎮之咫尺京師而有職役者或結中貴讒譖易以行也且其倉庫皆有宿儲雖復徵發皆取之有司孰敢弗給不若兩鎮公私掃地凡百皆仰給於京師而議者謂剜腹心以補手足也又況畿內屢歉今雖少豐不勝公逋私負之交

逼民反益困今所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之糧恐難令其轉運內帑之官銀鮮贏太倉之糧銀苦乏今所需七千四百兩之銀亦未易給以此觀之延緩之成功也易兩鎮之成功也難往歲閤下奏令饑民餉邊已嘗任怨今歲遣官賑饑亦復招議近奏措置荒備議者又謂每里糧數太多所遣之官或刻或貪則將竭民財以斂民怨非策之善者今復興此大役朝多異論倘衆怨讟謗而泄柳無人乎穆公之側僕懼大功之難成也近日惟寺觀之役勞費不惜寒暑不廢莫敢言者至如工部請修北郭橋道工既作矣讒言一興輒輟工而謝畀畫勞兵民遠運薪木之屬復還故處以橋道之直達陵寢工部之善採中旨且猶若是況乎其他此僕之所以懼也然閤下近日奏令京軍餽邊與之路費頗優人皆樂從此魯論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周易所謂損下益上而民說無疆者也然則事苟得宜則可無謗議功亦無難成者孔子曰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閤下優待內臣善撫將士今計二千二百餘里之邊增建四百四十墩每墩用六百人越六日而成惟在今歲八

月與明年四月及八月皆不寒不煥之時滿此三月而畢亦既寬矣然或有懶慢者不肯用力貧弱者不能盡力若督促嚴苛人將不堪宜稍緩其限要以必成可也閤下之撫士卒嘗使糧料給足今與此役者每月復加以行糧六斗銀三錢鹽一斤亦既惠矣然恐須憲之官時有侵剋則人不知感最宜察而禁之此外若別有措置更少加惠賜則人無不樂從者矣閤下心惟爲國凡事皆不容私既甚公矣然去歲往列郡徵糧者亦頗有私恒時在幕下預政者未必皆公此乃道路之言未審

虛實然亦不可不察而禁也推此之類行無不當俾下絕謗議上隆委任庶大功可成而慊閤下為國之心遺兩鎮無窮之利也雖然為大國者設險莫如修德地利不如人和為大臣者必格其君而後政可聞安其身而後業可成也昔僕與閤下秉燭對筵談至中夜固已及此矣何閤下之不見信也初閤下奏賑饑之策僕在循吉萬先生座上聞之輒言遣官太多先生與閤下皆不謂然僕自以性愚而未始更歷且事已遂不敢力言既而遣官四出所過役夫廩米之費頗難供給所在政令之施又多與巡撫巡按之官各執不諧有司莫知適從無不以官多為病愚言不幸而中矣故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僕雅荷閤下知愛之深又知閤下德量之洪故敢冒陳其左見伏惟恕察是荷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往歲兵部尚書張公嘗以疾請致仕詔謂其請歷既久精力猶健未允也今年春三月又請詔謂其老成練達未及引年尚未允夏四月又請詔復不允而促其涖事公乃堅臥不出所親交諫不聽至閏四月又請上重違

其意乃優詔許之且賜之敕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皆異數也觀上之所以留公公之所以決去若此雖古聖王之待其臣與大臣之待其身者豈有異哉公既得請以暑未行今秋且涼乃始戒道其屬之四司郎官偕請余文餞之公余同年也同年二百一人今立於朝者惟五六人耳而公又去固不勝其歎惜然自公論之則有不勝其欣慊者夫人之仕宦泛乎若江海之舟或誕先登岸或臭厥載不可必也故雖竭忠效勞聲播遐邇而一中禍機名在譎籍有終身不獲齒者矣其功立名揚馴致台鼎雖欲歸休而不能決去終陷險難有併棄其平生者矣是皆可悲也公為人重厚簡默凡事有執持始任御史在天順初與同列共劾權奸謫戍南徼備嘗艱苦當是時豈料有保儲司馬之職耶暨今上嗣位始復其官尋陞按察使都御史以至今官位高責重日復一日雖欲決去而豈能必上之從雖去而安知異數之至此哉可謂不勝其欣慊者矣然則上之恩德誠如天地父母一飯豈可忘哉雖在家居每言國事言大臣之義也況在畿甸之近哉公其

念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序

吾友安成彭公彥實初以景泰甲戌會元登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拜編修歷事景皇英廟皆著勞績恭遇今上踐阼日侍經幄進講堯舜姬孔之道啓沃深至嘗被綺衣金帶之賜累陞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其學行才識足當輔相之任人固望之歲在乙巳十二月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大政思所以救時弊而追古治者日勤於心稍見施用被賜上尊珍果金幣器服褒眷明

年夏六月得疾臥邸中御醫賜饋踵至秋九月上章辭祿不允冬十有一月內閣臣俱進秩公在臥中亦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又明年春三月乞歸養疾蒙允賜敕路給其舟與廩家給以粟與隸皆有數且命其疾愈復官而賓行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上之寵恩可謂至矣而公之謨弼則厄於疾而未盡也噫乎士窮經學道欲作相以匡主庇民而躋萬方於安富仁壽之域古今多有之然或有其心無其具有其具無其位有其位無其時時矣而不獲久久矣而不克終此相之澤天下名後世者所以鮮而古之丙魏姚宋所以貴也若公者心與具兼位與時遇矣乃遽以疾而不獲久繫舟航於濟川之頃收霖雨於大旱之時良足慨也然公年方踰艾幸而疾愈復官信如明詔則將殫心竭力旅四海而皆濟雨萬國以均豐功成身退善保其終庶足以報寵恩全名節而並古之良相矣夫公之歸也翰林自師保以下皆賦詩餞之余與公同官三十餘禩相知契最深相期待甚重故爲之序

伐老柳賦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稅於京羣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仰赫日之暴之柰柳陰之周布瞻彼衆柳鬱如車蓋榦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解禁霜雪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櫟樗之徒

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雨露之濡沐秀惟茂乎榛榛下不秀乎蘭菊既矜翹而擅榮且衷凶而萃毒巢鴟鴉於其顛孕蟻蝝於其腹落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竊金鼇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接其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恆濕而不乾喟吾米之頻暴尚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剸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況茲柳之爲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

力之所能爲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故鼠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顛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旦夕風與雷其皆厲盡衆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曦光洞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晞民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沈憂而永喟謂余言其無徵盍姑淹而少竢

恤民亭記

翰林院之堂之西南隅有亭焉黃屋峙後翠林擁前蕪

庭近沼嘗藝卉蓮甃前人所建以備遊燕之娛者近歲院政久弊垣宇多墮予既視篆則自廳堂兩廡外及三朝房下至庖庫廢漏稍稍繕葺惟亭尚完未之及也俄而吳民之輸廩米者麇至予爲之慮之蓋恆歲輸者奴僧胥隸率附勢而邀其賄以米晝暴之衢途爲輿馬所踐或雨潦漂之夕斂之門廡復爲奴隸所竊無算朝夕憂勞累月不克廩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於是余揭榜禁奴僧胥隸嚴甚莫敢犯暴米於亭前之小庭與院後之大庭夕覆以葦席而不斂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於

庭後之齋廡閉闔深嚴與爲奴隸莫敢至又幸無雨潦不踰月而廩完民苦乃小紓爲嗟乎民之苦不可勝道也予家本農備諳民苦姑舉其田賦一事略言之春而耕種時猶凍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糞耘野日如火田水若湯忍熱與濕傴僂爬沙腰折而指損或水蝗噬之蒺與礫刺之流血不止旱則率婦子灌溉踏車胝足竟夕不寐秋而刈穫必廬於田以防盜盜或刃之死負擔登場流汗浹體疲極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攙青刈禾未及一飽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囂隳突摧窗敗

犀爲之獻酒殺秦錢帛獲少寬假後至者益悍遂詈箠執縛以見官官又箠之流血或見骨必罄貲破產以輸之歲凶則雖鬻子女猶不給其納稅之苦若是若夫輸稅於京者則買舟越江淮踰河泗以抵潞遠數千里帆風雨犢月星晨夕不得寧閘阻灘膠進寸退尺勢豪者又鞭撻驅逐而先之或被盜劫其訾或罹風惡水險而臭厥載計雖破家莫能償徒號啼於川澨甚或遂葬之魚腹其水漕之苦若是及川路既窮又賃車自郊而奔城丑與亥息馳數百里枕土飯沙冒塵坌風雨面黧骨柴雖故舊莫能識或爲盜所劫或驢仆車翻委米於泥塗不可拾其陸輓之苦若是幸而入城宜可慶矣而輸廩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憐也病哉其足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諸苦隨所植而稍恤之亦庶幾古人所謂寬之一分而已嗚呼天樹君而建官惟以爲民也今官荷君恩幸不與民偕苦而坐享飽暖之樂其所飽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憐其民而稍恤之且縱奴僧胥隸椎剝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難欺吾未知其終免否也嗚呼民乎民乎可無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娛乎予欲以前所慮而行者爲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而爲記以自省且以告後之人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銓部稿（起戊申弘治元年盡己酉二年六十四歲至六十五歲所作）

徐奉政誄

往歲在辛卯余自南畿論秀還道遇左春坊左庶子今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時用溥過余舟慟哭拜請曰先公諱琳字廷璽別號荊南漁隱常之宜興世家贈戸部郎中諱考福之孫瓊州知府諱鑑之子孝友立於家惠義敷於鄉以溥仕貤封累至奉政大夫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壽七十有三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嗚呼痛哉溥謀所以振發其幽潛而光昭於遐久者若狀若銘若哀辭若輓章稍稍備矣獨闕一誄敢干子筆將先公死且不朽時余既諾焉而道途匆遽未之能也逮時用服闋還朝屢申前請不可數計矣而宂懶相因久猶未能也比歲衰病交侵學殖滋落凡請文者固謝之已盡而時用請猶不已念乎昔與時用最相知厚而聞奉政公之行且稔況前既諾矣可食而肥乎今病少閒姑爲之一言歲在戊申距辛卯十有八載矣余之言久而方發公之行其久而益揚乎誄曰

人之生世有萬不均彼梟此鳳前瘁後椿或產於富竟卒於貧或老而泰其少也屯繄奉政公性良以淳方在髫齔儼如成人省覲郎署貌言恂恂瑜珥紈袴視若埃塵既長而才父賴之切視獄於燕迓喪於粵友愛所惇庶弟孤姪成其室家惠以金緡閔鄰暨鄉振彼乏絕義冢之營亡及朽骨有子秀偉桂林一枝翔於翰苑以翼儲闈天賜爾誥顯秩再貤帶銀袍錦顏赭鬢絲野翁溪

叟與相酣嬉奄踰大耋謂當期頤何圖一疾遽其全歸嗚呼哀哉最公平生惟善是蹈厥父高作厥子大紹自髫無斁至於斑皓既艾而榮以踰老耋彼一夫胥行於道前有彝矩後有執燎行乎其中已足餘照況自擕燈其能不耀奄歸於幽聞者興悼嗚呼哀哉荊溪浩浩白石磷磷漁隱於此倏焉迹陳有艇誰櫂有絲孰緡鷗鷺悲慘鼯吟豸呻汀花斂笑渚柳凝顰若親若故觸物含辛嗚呼哀哉瑞雲之山有封若斧疇宅其中相臣之父昔處華堂今也荒土舊碣新碑鮮縈莓綠白楊號風

蒼松泣雨潛猿竊涎樵童牧豎雉兔跳踉鼪鼯嘯聚雍門之彈抱恨終古嗚呼哀哉

題剡源先生手札後

此元剡源先生之手札今尚璽李君應禎之家藏者先生姓戴諱表元字帥初吾郡之奉化剡源鄉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後師鄞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嶽祥以文章名家宋末登進士乙科教授昇學歸屢薦不起窮苦而學行彌厲寓鄞授徒甚衆袁學士桷其一也元初以執政薦强起教授信州輒棄去卒于家元史有傳稱其

學博而肆其文淸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余嘗得其手札稿百餘篇多剡源集所未載者其辭信如史所稱而其字眞行相間淸勁端重與此札無異也余又嘗訪舊於奉化過所謂剡源者雖其故宅遺裔漫未能識而瞻盼雲崖霜澗峻削淵澄恍若高標猶在爲之低佪不能去者久之先生在時其文猶自祕重不妄與人有得其片言半楮者皆寶之況去之百餘年後乎此札良足寶也李君能文善書居國學時灑變詔其就塋堅避不往暨官中舍命書金字佛經抗章以諫其氣節可尙也故余爲之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嗚呼此吾故人范君時澤之墓誌也君將葬時其子桂錄其平生行履遣人詣京求予爲狀予時方病不能也其人懇告葬期已逼乃詣之曰以所錄爲狀可矣竟不知其所錄云何而誌言予爲狀蓋以此歟今桂又持誌求補狀以實前語予爲之悲痛涕洟不能已焉能狀哉憶予肄學時已與君善暨官編修而君第進士益善後君官南京駕部主事考滿來奏績予聞其一女少而賢

求爲仲子茂貞之婦媒一往輒從聘日値雪凡幣筐酒羃羊牽之屬方飾以紅而遽變爲白僕隸嚓嚓私語謂不祥予笑而不疑也娶後越九載生兩女皆不育而茂貞死婦誓不再醮守節至今已七載矣予每一懷舐犢之愛輒痛徹心骨老淚下如雨嗚呼尙忍言哉君初善予當景泰庚午嘗過予寓館小酌談笑至夜半燈作花成穗君指謂曰此燈報喜亦太早計待吾與子秋試畢當作如此花也共囅然一笑是歲余忝舉明年叨第入翰林而君遷蹇越十有餘年而始第其用指視予豌

矣旣第乃官僅十載而遽以病卒年纔四十有四其謝世何早耶予時繫官所弗克一弔祭至今追悼無已嗚呼尙忍言哉君性淑良資尤聰敏家居順其親甚愛其二弟接人恭以和莫相忤者少遊郡學讀書屬文不以祁寒暑雨懈兼治其家自田宅逮米鹽瑣屑皆綜理精緻甚或手鏝以至其壁且達世故問之國政失得民情戚休一一如已親歷雖評市價亦不爽分釐故人皆道其才久而文學益贍乃第而官其在駕部持廉秉公不畏强禦衆皆重之然政務簡稀無所用其才予嘗語之

曰士安之簀君實之枕敢以贈君君每念不忘嘗道者亦欲擢之要劇而遽已謝世或謂君以徧歷諸郡較閱羣牧而過勞成疾此大不然以君之材使當雄藩大郡饑饉之餘攻守之際百務蝟興而辭集亦可以立辦彼區區者安能病之惟其命止此耳故爲國惜才者往往爲之慨惜而予之悲之亦不獨親故之情而已嗚呼尙忍言哉雖然旣不能狀亦不可不一言以塞桂之請也乃抆淚而書之

四友亭記

客有自鄞來者謂予曰致仕憲副黃公新作四友亭於舊堂之東先生知之乎予曰未也何謂四友客曰鄉之徂徠丈人淇澳君子庾嶺居士三人者與憲副公友而四也先是丈人以材稱君子以節顯居士以文著性質雖殊而皆喜立於幽僻閒曠之地當天寒歲暮時物變易凡世之揚翹舒英若柳子春槐子夏陶氏李氏之倫皆憔悴隕穫掃無遺留而獨三人者角挺參立雖雪虐霜饕而未始有少變故世謂之三友憲副公雅負棟梁之具操尙無愧乎史魚摛華抱素皭然不緇一塵而位

未陟卿年僅踰艾輒厭貴辭榮歸休於林下艱阻困窮志不少挫良可與三友友者然平昔與三友情親而迹疏亦已久矣近得鄉之隙地治以爲園亦幽僻而閒曠乃延三友於其中或撫而盤桓或對而嘯詠或索而其笑心孚志合若所謂金石之交者故稱四友而以名其園中之亭也予曰美哉併予爲五友何如客曰先生亦庶幾乎可友三友者且憲副公之故人也然猶濡跡市朝未能脫屣乎塵囂之外胡可友四友哉惟先生毋耽天寵力辭而歸斯可耳予乃莞然笑曰我其歸哉子還

語憲副公增一榻於亭中以待我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吾友錢公廷珍累官甘肅行太僕寺卿既越三載以考績赴朝中途被疾度未能遽愈扶還於家逮今上初嗣大統以人望起致仕尚書王公宗貫爲吏部子忝右侍郎王公與余嘗議公者才德不宜重勞以藩臬之任當陟之臺省以佐新化然以公疾尚淹久未及舉而公遽上致事之章情辭懇至上遂允之王公與余弗克遂前議而凡士夫之知公者謂其年齡未逮七十才德尚

足任重無不惜其致事之早然亦高其早致事而皆歎慕焉予因而思之任無崇卑惟進而樹勳烈退而全名節乃爲君子之所貴耳其位秩恆卑與凡勳烈素昧者固無暇議若夫位秩崇矣勳烈著矣而晚境末路不能知止戒得乃至喪節敗名甚或罹不測之禍爲世所嗤若是者古今至多矣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遂拜監察御史出按四川超陟福建按察副使繼進按察使於雲南江西所在皆剗宿弊袪大奸弭禍亂於將萌誅凶逆於方熾蜀閩之人至今猶稱道不已尋又進福建布政使勞來撫柔民方欣慰驟遷今職甫數載而廄牧蕃息邊兵用強其位秩之崇勳烈之著庸衆疇能逮之今年未至而遽引疾請老何其銳於退哉使公干進務入必躋臺省重位以滿人望以遂平生之志願譬之張帆度海安能保無覆溺一或不幸敗名罹禍悔其噬臍今乃見幾於方豫勇退於急流鳳翔鴻飛超然於矰羅之外節完而名全矣況其田足稼山足樵水足漁荷亭竹樹日可燕嬉兄弟子姓姻戚故舊日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必將享大耋期頤之壽是可賀也故余寄此文以賀

之余乃公之異姓弟也年僅少公三歲而尚縻於朝亦嘗請老上慈留之故猶未能決去引領望公且慚且慨何時竟與公徜徉於梅墟桃浦間嚼楊梅烹石首觴月詠花以追遂公之樂而壽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

碧川文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既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跗室馮氏更藏有碧川文選八卷爲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間吾鄉李嵇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銅錄殘本卷三卷四一冊（原二冊上冊殘）卽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稾凡一百五十三篇陸君鏖爲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嵇仲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爲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嵇仲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嵇仲所刪與陸銅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既精攺四卷爲八卷不過平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爲貴哉考文肅生十四歲値正統北狩（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正統曆頒新先生爲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狩在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侍郎康先序以爲六歲非也）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其忠愛性然也及爲曉香詩卷序引楚三閭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爲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諫元益者卽所以自勉也故閹瑾公權之時雖震盪無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謚之者也公自入翰林以文學爲職應世之文多不存稾其僅存者如此公所爲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贊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後之讀之者宜益奮然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贈少保南京太宰楊碧川詩文選序

宋之三蘇著名久矣我明有三三楊焉其在宣德時則有若東里建安石首以勛業著臺閣而東里之文最顯在嘉靖時則有若容城富平華亭以直諫著節義而容城之文最顯迺皆東西南北人也其在弘正時則有若文懿碧川李文正號爲二楊甫因陳公琳遡其淵源于祖栖芸公號爲三楊乃出於鄞之祖孫兄弟閱厥後鉅公輩出號五楊不翅五之爲尤盛云文懿集若人主處乾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日多則聖德日隆數語學

士策疏莫不抄成爛熟而銀豆謠得詩人諷諫之旨益家傳而戶誦矣獨碧川集未覩崇禎辛未公之玄孫南仲計偕至都攜公手摘稿重梓之問序始得徧窺其奧窔古之孝子慈孫如研笏猶護藏而致思予舉南仲于浙試既慶其爲魏公之有孫而南仲能世其學又能傳其手澤以壽無窮又喜其爲召虎之嗣祖也序曰文其生于奇偶乎剛柔相文于是雲漢爲章天之文著矣嶽瀆效靈地之文著矣河龍雒龜物之文著矣仁義彝倫人之文著矣約而言之文即道之有條理者是詩即文之有音節者是故程子直以文爲聖賢不得已比之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而人生之道不足使文爲可已之物即揉若春華粲若秋英乎而非體也巧於棘猴揳於齧鳶乎而非適也公以上第起詞林歷至冢宰課迹祕在金匱石室星變條陳五事及上時事十事二疏炳炳烜烜無論長沙雒陽讓其醇正與文懿角亦僧彌之于法護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樂百職修舉亦有國有天下者之耒耜陶冶乎無耒耜則天下不足于食無陶冶則天下不足于器無公之文則天下亦

將不足于治而顧可已乎其它雜文雖不一種種不一製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體車馬舟檝之不可已于游御宮室筦簟之不可已于攸居即其游戲三昧亦若鐘彝槃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無用詩沈雄頓挫而大致歸于忠厚和平感懷詩彷彿阮步兵陳伯玉應制及和文懿諸詩即銀豆謠不必以火攻伯仁矣蓋公十五從宦溫陵出語驚人似有夙慧則其得天者穎九經四十八萬字字探研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訖虞初九百小品經獨下二

百籤名都賦略點八十處則其取精者多而洒芸紹紫陽象山之學公從其後踐大人之武又砥礪于文懿則其淵源也遠譬有本之水集彼眾流放乎大壑七年旱而不加竭九年水而不加溢恃源而往者也是以沾溉及乎寰宇宇宙少此不得而謂可已哉乃余獨謂星變疏主于修德政當鳳梧馮翼之際宜其契合不幸不能與東里建安石首同勛業十事疏主于戒遊畋當豹房熒惑之初賴彭都憲彥恭阻之付諸燭焰不妨與容城富平華亭同其直節也乃其立朝貞侃居家孝弟載在

旌常與茲集並不朽而南仲能衍其緒公所得不既多乎夫詩文有選始昭明而陶淵明閑情賦託諷以寓忠愛取法屈騷昭明棄而不錄其見陋也茲選出公手摘可無遺棄而余猶如齊王之耆雞跖欲其食盡而後已聞公有集程朱議論及文抄困學寡聞錄南仲幸搜輯之俾斯世覩天地之大全哉茲稿詩文各八卷亦吉光之毳毛旃檀之精枿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仲春月穀旦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經筵日講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加俸一級前吏部左侍郎通家後學上饒鄭以偉頓首拜撰

刻楊太宰碧川先生集敘

吾鄉獻族以行業文章甲第華貴名世者無踰我外宗弘農楊氏國初栖芸先生方闢有道三聘爲國史總裁不就士論高之載傳爲文懿公宗伯康節公司空及我五世外祖碧川公太宰並登制科歷官常伯時父子昆季同朝者七人皆貴仕而太宰公猶繼領解額魁南宮賜及第與伯兄文懿後先金馬綰詞篆對掌絲綸一時豔稱之特以三品滿考得封祖栖芸公如其官文懿公博碩湛峻督課二子皆成進士太宰公嚴事焉並有著述行世而皆燬於火文懿有玄孫叔向太史爲重梓之太宰集典麗温雅有歐陽文忠風而板亦罹祝融亡何公玄孫孝廉季先舅氏爲蒐拾翻梓曾得受讀而驚曰劉勰稱文爲天地之生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豈虛語哉公發祥神嶽慭慭清英振采驪淵遜心稽古酣六籍而漱百家手所裒錄幾竭四庫提要纂玄不遺餘力楷書類鍾太傅評閱如眞西山得文之髓根盛而華沃固應爲琳琅金薤之文若此王元美先生謂文章之權舊在臺閣詎不信然詩則感時賦事信口橫心颯颯

乎風雅之遺未離其質斯足述矣先生允篤於行義與司空公同舉於鄉而名第先之則遜避不敢當以司空爲名御史清譽有風裁竟以忤權逮繫公爲破產出之因力請南去孝廟惜焉以故仕至冢卿而食田止三頃易簀時歎曰吾學至爲君子仕至尚書年踰七十可以終矣哀哉惜乎先是同郡有某公與公最暱後以敍臺省一書不無矛盾時石田沈徵君周甫之爲詩歌著其事某公見而惡焉爲中於新都相公後新都修是郄慫不與公易名之典至今縉紳先生以爲悵恨子孫五世守其清白不墜家聲而渭陽學先風雅麗都待詔公車必有一遇所以補公未易之名而揚公不朽之業是孝慈者志也小子何贅焉刻成僭書此以志其實云爾崇禎元年陽月朔旦五世外孫莊學曾頓首百拜纂併書

楊太宰碧川先生文集敘

昔歐陽文忠得昌黎文集於敝簏中師法誦習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乃吾鄉先達碧川楊先生則著作高騫周情孔思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室以眎永叔定當聯翩頡頏無湨滓弟之也先生易簀時有云道師伊川文師吏部而驟然自居有成則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先生自處詎矣楊自栖芸梅讀兩公濬其源文懿康簡諸公揚其流羣從公姓海內尊爲鳳林先生偕文懿兄弟占解額相繼入詞林對署南北學士篆又與康簡同時考三品滿並封大父栖芸先生如其官弘正閒咸侈盛事而先生吉光九苞騭其生平讜猷風節如金無滓玉無璺所垂詩文諸稿亦如良美定價莫可低昂先儒有言聖人之文言以傳道賢人之文言以明道先生羽翼吾道主盟斯文家學淵源皇猷黼黻其高覽如陟博藏如洊才決如發弩機圓如弄丸精造如飲石沒羽寶光如天犀月蠙凡所纂述薄春華灼灼而結秋實垂垂略文章伎倆而抒道德精英一變至道八代起衰此余所謂頡頏永叔直入昌黎之室具眼者當自信爲定論焉嘗閱唐樞國琛集謂楊氏多顯宦先生讜言抗志爲尤著人物考名賢錄並稱其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嫉邪至死不變文學議論隱然有文懿風焦弱侯玉堂叢語謂公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精詳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又考紀年先生六歲元旦詩有云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時正統北狩也其蚤慧而忠愛若此先生遺書盡亡而近簡書目一帙蓋自一百七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九卷者前後尚難蠡測而核此帙所庋已計四千五十八種矣蓋其綜括而洞覽如此先生蚤從栖芸先生聞濂洛之學故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厲行簡精思力踐期於深造蓋其本厚而枝榮又如此人之小技在先生爲大業人之有言在先生爲有德一以爲有用一以爲不朽繇本朝而追千古繇名家而追大家昔李漢敘昌黎文曰蛟龍翔虎鳳躍韶鈞鳴而歸之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知昌黎則知先生矣先生致政蚤不及大見其堯舜君民之略而殁後尚因救言官一書中於讒者新都相公慍不予謚此在陸碧洲王弇州諸公鑿鑿公論曾非楊氏子孫一家私憾雖然先生此書

格君陳善懸諸日月豈以彼易此哉先生集已失舊板其四世孫孝廉君名德周者重梓金華署中孝廉君文必兩漢詩必三唐能世其家學而以婣友至誼屬其事於不佞康則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用成完璧而琬琰重光垂之永永先生于是乎稱有孫孝廉於是稱能孫因僭弁其端而余附聲施多矣崇禎庚午冬日賜同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三朝實錄副總裁經筵日講官加俸一級前右春坊右庶子管理誥敕吏禮二部左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同邑後學李康先頓首撰

碧川文選序

南京吏部右侍郎恩陞尙書致仕碧川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于家歿且十餘載矣嘉靖乙酉安慶守陸君鈳釐爲四卷題曰碧川文選梓之辱遺梓本并書屬公之子鴻臚署丞茂清君寓琳曰鈳近梓外王父集欲廣其傳得先生一言弁諸卷端傳不益永耶琳竊念初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公時爲侍講學士奉命寔領教事每進諸生于館下語之曰近世之學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道于其詞章浮誇爲工奇僻爲異叛經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尙當於口耳詞章之外求之否則藝焉已耳閒得公筆劄雖片楮隻字至今猶珍襲之何幸乃竊其全也閱終卷仰而歎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矣時行物生無非至教公之文得無類之乎平易明白典雅莊重縱橫反覆無非至理視浮誇奇僻之言何啻玉之於石也蓋公自第進士歷官翰苑得與宗工鉅儒上下議論既有以博其見而家庭授受涵養陶成一皆根諸心而律諸道尤有以定其趨固宜其推之作人形諸著述不徒口耳詞章之末也信可傳也已抑觀

公所自序與其序伯兄文懿公鏡川集始知公之學受於文懿文懿之學受於其祖栖芸先生栖芸之學私淑諸晦翁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公之文誠不可以藝目也將與栖芸鏡川集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哉昔蘇老泉以文名世與其子軾轍相繼述作謂之三蘇集今楊氏之文始於栖芸鏡川碧川後先趾美其所並傳者謂之三楊集亦可也然晦翁於蘇氏之文往往有所譏議說者謂與道背馳宜爲宗正學者之所不與公世其學有蘇氏述作之盛世其道無蘇氏背馳之譏則是集之傳必與天壤俱弊也琳之名不託之以不朽哉謹斂衽而終序之是年季秋廿二日也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莆田石峯陳琳書

碧川文集自序

四明之山原泉出焉其流而爲川有名千丈鏡者有名一碧萬頃者吾家世居鏡川之陽碧川之陰二川同原分流而復合於一以達于郡城瀦爲日月二湖而委輸于江海亦四明之勝槩也吾兄文懿公既號鏡川而命守阯爲碧川文懿所著有鏡川稾守阯學文于鏡川有碧川小稾蓋少作也自入翰林以文字爲職業應世之作多不存稾其僅存者爲編修時有玉署初稾爲兩京侍讀時有華省南北稾爲諭德時有東寮拙稾爲學士時有北門漫稾年六十餘遷職南京吏侍恐衰年怠於進修扁其齋居曰乾乾以自勵比兩考以足疾再疏乞骸蒙恩陞尚書致仕歸老日湖作蹇蹇庵以自命取見險能止反身修德之義也故晚年二稾以齋菴之名名之予老矣道德日負乎初心功業不見於當世雖藝文之末猶不能自力而抜止于此良可愧也病閒檢閱舊稾因敘其所以名集與諸稾之所以名書于首觴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幾手澤之存焉耳豈敢輕出之以見笑於大方之家哉正德三年秋九月望蹇翁自序時年

七十三矣

公原集諸藁總一千四百餘篇梓者一百五十三篇皆公晚年手選葢十之一也故名曰碧川文選而以舊序冠于首俾讀者尙有望焉嘉靖乙酉春正月外孫陸釴謹識

碧川文選目錄

卷一

辟雍賞葵詩序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送劉仰止推府序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送安化鄭明府序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送御史陳君序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嗜古楊君輓詩序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壹捌陸 96-版

卷二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吳越兩山亭圖序
送趙廷猗知兖郡序
成齋詩後序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晚香詩卷序
內鄉縣志序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姜氏族譜序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卷三

送楊貢夫山西僉憲序

植栢翁孝行集後序
故兵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蒙庵詩序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故刑部尚書謚康僖陸公輓詩序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渭陽餘意詩序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卷四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贈兩高司訓序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詩序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南京工部尚書董公介壽詩序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桂巖書院題詠序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恩榮文翰錄序
浙元三會錄序
留餘存稿序
偉溪小稿序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瘦齋詩稿序

卷五

世美堂記
龍巖縣修城記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齊山書舍記
和樂樓記
凝清堂記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祁門縣新修學記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都憲行臺重建記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卷六

濬縣重修廟學記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劉憲使傳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贊
林都憲小像贊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與屠朝宗書
論救祭酒司業奏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卷七

故毛大使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叔妣張孺人墓誌銘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汪處士墓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卷八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祭毛都給事文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祭胡參政廷慎文
祭黃氏女文
祭張參政文
祭汪尚書先生文
祭劉祭酒先生文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孤凰詞（有序）
憫貞賦
書先兄九日詩後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別錄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碧川文選卷一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序

辟雍賞葵詩序

人之好尚各以其類非其類而好之君子不與也天下之物有類乎人者若蓮之中通外直則花之君子也菊之寒香晚節則花之隱者也周濂溪寔君子故愛蓮陶靖節眞隱逸故愛菊非好其類耶竹之眞心直節亦君

子之類也王子猷愛竹而識者乃曰吾恐竹不愛子猷也蓋子猷之行君子所穢竹豈其類而愛之耶夫物也乃有類乎君子者隱逸者而爲人所好尚人也反不如物而不爲物所愛亦獨何哉吾友包君元用以辟雍賞葵詩俾余識其末余觀葵之傾心向日類乎臣之盡忠事主蓋花之忠臣杜少陵有言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蓋少陵一飯不忘君故以葵自況亦所謂好其類者元用植葵於太學與同志者觴酒以賞之探韻以詠之且以一葵自號其好尚乎葵也亦至矣元用性剛而行方言論侃侃有古人風操異時進立於朝行己事上將必能以忠貞自勵吾不知元用之類乎葵邪葵之類乎元用邪元用與葵其必交相愛也夫君臣之義天下古今所同也觀是什者寧無有感而興乎（是先生不忘君之誼忠愛藹然故列諸簡端原評）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自孔孟沒而出處之道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反假其說以文其私患得之者曰孔子席不暇暖孟子千里見王也患失之者曰孔子無君則皇皇孟子去齊而不豫

也嗚呼有孔孟之道則可無孔孟之道則鄙夫之事耳孔孟固欲其道之行何嘗不審於進而決於退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士而學孔孟者其必難進而易退乎雲南按察使劉公安福世家也公以厚重之德淵博之學典贍之文自家食時已播聞於人人正統間其先忠愍公以言事忤權貴下請室以卒公奉太夫人家居杜門卻掃已絕意仕進既而朝廷白忠愍公之節賜之贈謚時刑部侍郎楊公巡撫江右雅聞公名詢諸學官知不仕狀召見與語慰藉再三强之入學公始幡然曰曩吾不

仕不忍忘吾親也今終不仕其敢忘吾君乎迺起應鄉舉遂擢春秋魁登甲戌進士第自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歴按察副使提學江浙尋遷按察使皆循資以進多歴年所計其同年及後舉者已爲方伯爲都憲爲六卿之貳據要津履亨衢者比肩立而公自內艱服闋猶仍前職以鐵裹馬足馳滇南萬里外一時柄用力能黜陟人者亦多公所舊識未嘗一通書問以求推挽其心泊如也用是觀之公可謂難進者非耶今年春以述職至京師時已感霜露之疾猶日詣臺省疏其屬之當黜陟者侃侃與當路言之已而或不如其指公喟然曰吾病宜去吾廉一道不能進退屬吏惟人之爲宜去吾爲外臺而意嚮與中臺不協又宜去迺以疾丐老持衡者勉留之公益力遂請於上而允之年纔五十有七耳公其可謂易退者哉士自挾策讀書皆曰吾學孔子吾學孟子至於出處之際能不愧焉者寡矣若公之進退能以禮義自持而不失其道蓋善學孔孟者歟公之職風紀也著廉明之聲理刑獄也存欽恤之意提學政也作興材賢之功尤多故浙士出公之門而仕于朝者各賦詩以餞其行楊君文卿與守阯又最辱公之愛者文卿悉取詩次第之而謂守阯宜序弗敢辭也遂撫公出處之大節可以厲世者書之首簡云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成化十四年秋刑部員外郎沈君文進被旨擢江西按察僉事其鄉友若主事陳君匯之者屬余贈言且曰文進仁和人也自少穎敏好學從今南京太常少卿鄭先生受易得其肯綮越數年遂以易學擢進士高第尋拜秋官主事剛正廉恕議讞明允嘗按獄德州貪鄙伏辜士論稱愜已而遷秩副郎聲望益著先是廣東河南皆缺僉事天官輒以其名薦上未即授迺今有江西之命蓋慎選也願一言以贈之余謂作室問諸梓人操舟問諸津人專其業者迺能道其事也司寇之屬按察之官皆職邦之刑憲者余雖未嘗職刑顧嘗學易易之道廣大悉備聖人致治之法若禮樂征伐食貨刑獄之類無不具焉而刑獄者民命之攸繫王政之大端聖人尤重之而語之特詳若訟與噬嗑諸卦不一而足也故明乎易則明乎刑矣試舉其一二言之豊曰君子折獄致刑

旅曰君子明愼用刑中孚曰君子議獄緩死三者雖各因卦而發亦未嘗不相爲用故明以折獄必盡其情僞威以致刑不奪於威富愼以用刑不輕出有罪而失入無辜然尤議之緩之而忠誠惻怛之意常行於法律之中理刑之道盡於是矣文進之居刑曹也旣以剛明廉恕著聞於人其有得於易之道者耶大江之西文獻甲天下然其民俗之健訟與吏之瘝虐其民者皆須刑以齊之也文進往焉尙率其道而行益厲不懈以求稱朝廷選任之意哉雖然易之道不啻一刑獄事也文進得於易者非獨堪一僉憲職也將有遠且大者而其進庸可量乎余以文進匯之皆明易者今皆司刑者故不以他說進而以易論刑云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大江之西吉爲雄郡統邑惟九環地幾二千里田賦浩穰戶口蕃衍藝文儒術之盛甲諸郡然其民俗囂訟號稱難治故吏其土者望而憚之至則張聲威嚴禁防待之以待囂訟之意繩之以繩囂訟之法薰蕕莫辨玉石俱焚民旣不堪而吏卒不免遂以爲果難治也於戲民

之囂訟其性然邪習使然也性善而習不善其不可移乎渤海得一龔遂則劍戟之民可使之帶牛佩犢駱越得一任延則淫汙之俗可使識父子夫婦之道以頑民待殷人何以責其不頑以齊魯之人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之人自待其身其效槩可見矣今之吉古之齊魯也其民豈皆囂於訟者哉蓋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與不得其平而鳴者是宜深察其情別白其事存哀矜勿喜之意可也若其舞文衷姦詐譌伎皆是眞囂於訟者姑惟禁之禁之不止而後刑以齊之則刑一人而萬人服矣胡可例以弭筆之民待之而淫刑以逞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正本淸源之道有出於法律聽斷之外者不是之務而諉曰民之囂訟難治其亦可謂厚誣也哉會稽鈕君宗源以進士拜命爲吉之推官余與同年友白君瑩之輩餞之因述所聞以告宗源明達而謙厚其必知所以待吉民者倘於本源之地加之意焉則治化興行直易然耳臺諫之風著於推雅州之日宰相之才見於推潁州之時古人蓋有然者今將不在吾宗源乎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成化十五年春山東缺按察副使冢宰以監察御史曹君維裕堪其任薦聞于上未及用也旣而陝西缺副使復薦之亦未卽用未幾又缺又薦之一時三薦上竟用之輿論皆以爲大臣果於薦士天子審於用人曹君必能不負所薦稱厥任用者噫君何以致是哉其素所樹立者有在也蓋君之尊甫列職錦衣君弗襲而讓之弟迺衣逢掖遊膠庠操觚翰以與英俊角遂捷京闈第進士人固已奇其能及其爲御史也監倉通州則宿蠹以剔振饑畿內則流莩以蘇巡大同則以計取貪殘之帥置之法涖宣府則親督兵禦虜俘其人而獲其輜重按河南則屏奸贓理冤抑嚴貢舉而杜倖私在在聲績彰著人於是益器其才以故受知當道一薦不已至再三必用之而後已也昔趙普於藝祖時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裂其奏普歸補綴而復進之帝悟用之果稱呂蒙正在眞宗時帝命選才可責以使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旣而用之亦稱職古之大臣灼知其人可用故薦之必果用之必稱若君今日之舉殆亦此類也以君才已著者占之則將來之必稱職其可前知乎余聞陝西當師旅饑饉之餘兵民疲弊已甚然鼪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窺伺莫測蓋有深可慮者則夫振揚風紀糾察吏治綏內境以嚴外防使朝廷無西顧之憂是固職按察者之責也君尙懋之以靈承君相薦用之意大慰輿情之望哉君之行其僚友屠朝宗輩屬余贈之言遂書是以歸之

送劉仰止推府序

安仁劉君仰止以進士推官於婺郡婺之薦紳大夫士欲贈其行迺推黃門童君勉和請言於余余雅交勉和而於仰止爲同年友義不可辭諾焉越三日勉和速余文使介旁午余迫私冗未及爲翌日王君允達實來允達婺人亦同年也又速之且曰今之求文於著作家者必越月踰時迺僅得之今固不宜促也然仰止詰旦戒行非子之文何以爲贈子寧不能一操觚以爲吾輩地乎余應之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吾博學不如劉向强記不如李邕倚馬成文不如袁宏太白也何能操觚立

就如子之言乎速之不能成成之亦不美姑緩之然後可無已則有一焉試與允達談之文之欲速不能美其文猶政之欲速不能善其政也水急則無洋洋之魚政急則無饒餘之民政之於民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而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關尤不可以急也急之則以察爲明以苛爲能輕重失實高下任情刑罰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又曰議獄緩死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余聞仰止承其尊甫教授公之家學於詩書孔子之言已飫聞之必知所以善其政刑矣余特因允達之速余文也故及之夫文之欲速第不美其文耳今余不得已猶得苟焉以應之若刑政之急則其敝有不可勝言者仰止當自審處不可如余文之苟焉也允達其以復勉和而胥告之哉應曰諾遂書之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成化十五年秋九月有司承詔選進士之堪給事中者得二十餘人姑執汪君敬夫與同郡一人預焉既而有以一郡取二人爲嫌者敬夫不果授職越月以常銓知大名之濬縣同年友相率餞之僉謂余宜序其事惟古者立賢無方取士必得士果賢也雖同出於一氏同産於一母不嫌於並用況同郡乎八元並舉於虞廷八士同升於周室蕭曹比肩事漢皆沛人也文富並命相宋皆洛人也士之同出一郡而同居清列者代有之矣奚獨給事之選以同郡二人爲嫌耶以敬夫之英才敏識使之居侍從之列修獻納之職必有可觀今乃以嫌見舍得一縣令以去吾豈特爲敬夫惜爲世之登明選公者惜之雖然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勢位志乎致君澤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給事中近民者莫若縣令也近君者諫則必行言則必聽膏澤下於民所得其志矣不然則不若近民者朝發一令而民朝被其澤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適得行其志也矧今多方荐饑畿內恆潦民之凋瘵甚矣涸轍有鮒焉將激西江以迎之孰若得升斗之水以活之乎翳桑有餓夫焉將以太牢饗之孰若得一簞之食以生之乎敬夫勉哉吾見濬之民將沐浴其澤而詠歌其政登明選公者寧能終舍君哉高爵盛

位可階而升奚啻一給事中耶庸書此以俟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寖隆隆之極則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爲盛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至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婺之浦江人也自其先沖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煬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流深遠豈一日之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頁亦既盛矣自入國朝褒崇涵育益熾益昌弓旌之招絡繹於麟溪之上皆能建立事功以裨治化而其處者亦多以文學行義知名是非所謂雲六合而雨九州者邪遠宣德末年家漸多故繼之以寇攘重之以回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尙彬彬然非他人可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必能以其得於家庭者達之於政教將見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

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澤萬物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治行彰聞超遷華要增光前烈汲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又必自仕信始余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言況吾同年友王君允達之屬也遂書此以畀之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山陰祁君宗規重慶敎授天錫先生子也質敏而學醇文蔚而才美歲丁酉與余弟守隅從子茂亨同舉于鄉明年與余同登進士相好甚篤迺今拜命出宰唐山余因贈之言按國志唐山隸畿之順德邑以唐山得名其境內有堯山堯之祠在焉卽唐之堯山縣也然山西之平陽又有南北二堯山山亦有祠蓋堯自唐侯起爲天子其始封在唐山其所都則平陽也故其遺蹟兩在焉至春秋時其地皆屬晉矣詩之唐風序者以爲此晉也其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至唐人作晉問又以爲其人至今善讓好謀和而不怒安恬以愉堯之遺風猶有存者以是觀之唐山風俗之美不言可知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雖一毀一

釁不得容私於其閒況唐山之民帝堯之所以致理與化者今其遺風尚存廟食如在臨其邑者其可以苟簡之治加其民乎余聞之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仁昭而義立百姓親之如父母者此堯之治也豈特君天下者所當法哉相一國守一郡令一邑者皆當法之得尺則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則民受其寸之利也而況臨其舊邑仰其遺風者可以舍此而苟然哉孟子嘗稱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

民者也然則余之所以贈宗規者豈迂也哉

送御史陳君序

監察御史陳君汝勵試政于南臺臺長以君堪其任也進於朝而實授焉君既拜命將還吾同年大行人汪從仁謁余請曰陳君應城人也其高祖字朝玉國初爲蘭陵令以善政聞曾祖直方典教石首有學行楊文定公其門人也大父遵道歷秋官員外郎陞夔州郡守父文壁以進士拜御史仕至廣西按察僉事二公聲績尤著可謂世家者矣君生而聞乎詩禮童而習乎藝文長而克紹乎科第以壬辰進士爲吾婺源邑宰其莅政之明若鑑臨而覶別也其撫民之仁若春噓而物茁也其鋤奸而剔弊若猋風馳而陰霾撤也尤能作新校庠孳孳以興賢勵俗爲己任其治行之可稱多類此當其被薦而去也邑之士民欲留之不可得又思之不能忘迺爲立去思之碑以紀其績焉若舜民則又思之深者蓋嘗與宗兄景高俱以儒生應里選君校其文拔吾兄弟於衆中以爲博士弟子獎勸誘掖諄切深至幸而聯捷秋闈而舜民又幸廁甲科竊祿于此者皆君之惠也居常

念之不已今幸一會而又別去何以贈之于其爲我爲之言乎余惟所居見稱所去見思古之循吏然也君之爲邑卓卓可稱如彼已去而人猶思之若此豈偶然哉蓋其家世之見聞詩禮之服習固有素焉而其施諸政治自有異於人者今之陞授也白筆霜簡君家舊物埋輪攬轡景行前賢自是臺憲生風嚴廊接武揚休聲振洪烈以爲天下之望矣豈徒槩一邑之思哉請以是爲贈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成化十六年冬崇府缺右長史朝廷以崇府最親且賢長史職輔導總庶務不宜輕授乃於進士中擇堪其任者得蘇君仲戩以授焉近制親王出閤則簡進士二員爲翰林檢討以傅之其之國也遂以爲左右長史若已之國而長史缺率以府僚陟之或以文學掾充之鮮有復以進士補之者於今始有之蓋愼選也周人茂建宗戚以藩屛王室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而於兄弟之國每加厚焉親親也兄弟之國十有五於魯衛晉獨有分物而魯有四代之官晉有五正之職尙賢也今朝廷於崇府一長史之選其愼重如此他可知矣是卽有周親親尙賢之意也仲戩起諸生成進士今一蹴而躋五品階大夫爲王國之相蓋其端重之資醇古之學通敏之才有以見知當道而簡在宸衷也仲戩其可不知所重歟抑余聞周之有天下也延祚八百餘年雖曰天之所命然亦有賴乎兄弟之國維持之久也當時仕於宗國而翊贊王室者亦與有功焉至今垂名竹帛而光耀無窮今上方植億載太平之業而親賢藩屛與之相爲悠久則仲戩輔導翊贊之功豈肯居晉魯諸臣之下乎不朽之名在是行也而一時之聲利何足道哉仲戩之行同年友自翰林修撰曾士美以下咸祖餞之僉謂余宜贈言於是乎書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餘姚諸君民瞻初以進士除兵部車駕主事旣踰年以憂去復除工部之都水出理濟寧漕渠越三祀代還陞營繕員外郞監修通州倉庾又三祀代還移任虞衡督造戎器又半載矣十餘年閒更二部歷四司出入中外驅馳北南皆劇任也而君處之綽然其臨事裁決若庖丁解牛動中肯綮也其燭奸清弊若溫嶠然犀幽怪莫遁也其會計成務若梓人畫宮于堵計毫釐而成大廈無進退也其督工興作若淮陰將兵多多益辦也凡其所處雖錢穀不貲徒衆寔繁未嘗資一錢以自給役一夫以自營人旣多其才之敏而又嘉其行之潔故其廉能之譽著聞久矣至是瑞州缺郡守天官卿薦君於上遂擢用之瑞在大江之西居溪山之閒雖與贑袁吉同蒙珥筆之號然其士秀而文民朴而野囂訟之風劣於他郡昔之吏茲土者嘗號爲守江西道院則其簡而易

治可知矣夫君之才行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如干將莫邪無適不利雖使之治劇郡尚優爲之況簡而易治者乎然不可以易而忽之君必無怠於宦成無變其初節使廉能之譽有加於前則又將陟方岳登臺省居崇理劇以大展厥施茂著聲烈於天下矣一郡之寄豈能久淹乎君也哉君行其僚友若虞部郎中徐一卿者屬余言贈之余與君暨一卿皆鄉舉同捷者故不敢辭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士之見用於世者任必稱其才才必勝其任可也才可

以治大而任小可以治煩而任簡是猶以牛刀而割雞也在我者有餘裕矣才不可以治小而任之大未可以治簡而任之煩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何能勝其任邪故用世之士與其任過乎才而有不勝之患孰若才過其任而有餘力之爲愈乎吾友馮君潤卿才俊之士也自爲諸生時已翹然穎出乎衆學于古而通乎今明於理而達於事人固奇其才矣既領乙酉鄉薦屈於儀曹出入兩京太學而友天下之士聞見益博涉歷益深上自朝廷之政治下逮閭閻之利病罔不究其顚末而思所以處之之術人謂其才之明敏可以當大任而理煩劇也今年夏始拜命出宰南昌之武寧南昌所隸八邑惟靖安武寧爲小而武寧差大於靖安者其事之煩簡可知以潤卿之才爲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世之仕者常患不明明者又或過於察察見淵魚者不祥也常患不敏敏者或過於急急銜轡者非千里御也明以燭物而不過於察敏以處事而不過於急則政必和民必安而治效成矣潤卿之才固明且敏矣余惟恐其自有其才而或至於過也故以是告之潤卿念哉豈惟百里

之任優爲之他日當大任理要劇卓然以才業著聞於世者其必潤卿也夫

嗜古楊君輓詩序

士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殁者此古今之所悲也洙泗之間顏冉以德行稱而不幸短命伊洛之門劉質夫張思叔號稱高弟而皆早世之數子者豈特一時師友悲之天下後世所同惜者也溫之平陽有號嗜古生者楊其姓譓其名克明其字少爲邑博士弟子嘗舉於鄉弗售遂棄舉業大肆力於希聖希賢之學其所

居室左書周子易通志學章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蓋志學伊顏而以思叔之所以自警者始於是朝夕進修久之若有得焉操瓢屬文必關民彝物則無苟作者嘗謂正家必始於內乃作新婦戒命內正而家可齊乃作家常事宜由家而推之於宗族乃作楊氏族規由族而推之於鄉黨乃作廬江鄉約至於啓迪後進必先養正於蒙乃作發蒙備用然其志欲然不自足也方益窮聖賢之蘊以深究其明體適用者孳孳焉弗少懈且欲舉其可以正君善俗而施之國與天下者條爲萬言書以獻

之闕廷屬草未就齎志以歿年纔三十有七耳嗟乎洙泗源遠伊洛川湮士習卑近久矣君始學立志直以洙泗大賢伊洛高弟爲準的進之有漸而施之有序若此充其所至豈可量哉以彼其志使得生與諸子同時相與暴秋陽立寒雪雖未必能仰攀顏冉庶幾馳騁乎質夫思叔之閒則其所就又豈常情所能測哉今旣不然而又不祿早世雖有遠志而不底於成不究其用以沒直可悲已然世復鮮有知君者不得與前數子爲天下後世之所同惜獨其鄉先達門人故友爲之深悼痛惜作爲哀辭輓歌以寓情焉耳其又可悲哉雖然雁蕩之陰梅溪之陽傳君之學者林立其翹翹之楚若陳君宣者已擢魁南省登進士上第若君之兄子瑛者亦已發解鄉闈皆騤騤嚮用其他含章席珍者猶不乏焉則所以繼君之志行君之學以發揚聲光於不朽者蓋有在矣又何必深悲也哉瑛與宣以君之事狀示余屬序輓詩也爲書此以歸之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福清張君伯祿以大理左寺正被旨擢廣東按察僉事

將行僚友圖所以贈者迺推寺副王文燿要余之言且曰伯祿閩之世家也其先祖有諱應東者在勝國時嘗爲省元官至運使其曾叔祖諱必泰在國初登進士第官止推官伯祿旣以進士授評事遷寺副寺正以至今職其從弟烜亦已第進士觀政司徒蓋其家學世科有所自矣伯祿又以清介之操仁恕之心自將審刑讞獄不奪於威富以輕重其手必得其平而後已焉以是見知當道薦聞於上而有是超擢也祈爲一言以贈之余雅交伯祿而文燿又吾鄉友不能辭昔人有言廷尉天

下之平也今之大理即廷尉之職所以平天下之刑者也伯祿之爲大理不以威富爲重輕而必得其平是能舉其職者惟廣東在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民之不得其所懷不平之憤於閭閻之下者豈小哉民有不平而能鳴之於邑者鮮矣邑不能平而能鳴之於郡者又鮮矣郡不能平而能鳴之於監司者又千百中之一二也幸而平之則已不幸又不平焉則民有銜冤而籲天耳豈能越萬里之遠以求廷尉之平哉然則爲監司於此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伯祿既能舉大理之職以平天下之

刑其不能舉僉憲之職以平一道之刑乎輶車所至必無冤民矣雖然爲監司者必待民自鳴其不平然後平之以無冤則所及不有限乎必也明其政刑布其威德使奸宄戢而善良安嶺海之民舉無不平於下以自鳴於上者斯可矣是亦古人使民無訟刑期無刑之意也伯祿其必有取於斯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秋官主事馮君大京信陽人也間來謁余言曰吾州有賢守江君公輔者世家撫之金谿以進士高第出知州事其涖職也勤其處事也愼其持己也廉其施政也平其守法也棘棘不阿而去民之害興民之利雖百廢具舉而下不知勞其治行若此辛丑春上計京師課第爲河南諸州最其還任也吾黨之士欲贈之以文敢以爲請余於大京爲同年友公輔又吾從子茂元主事同年也義不可辭余聞信陽在春秋時爲邑子貢嘗爲之宰孔子嘗贈之言矣其言有曰勤之愼之又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又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數言者誠萬世居官者之律令也今

公輔所爲之州即子貢所宰之邑其於孔子之言蓋已聞而知之推而行之矣不然何其勤愼廉平奉法利民治行之卓卓若此乎固無待余言之贈也雖然孔子之告子貢既云爾矣又必繼之曰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至於子路問政既告以先之勞之及請益則亦曰無倦焉蓋勤於始者或怠於終守於前者或變於後此人之恒情也二子聖門高第猶勤聖言之諄復然則公輔於此其可不加之意乎以公輔之治行而益之無倦不改其素守則治課益彰而璽書之褒嘉班爵之超陟豈能舍

之而他適哉

碧川文選卷一

碧川文選卷二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稚仲選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成化壬寅秋七月監察御史張君廷芳被旨超擢浙江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屬余言贈之今制官以察為名者內則監察御史外則按察司官是也按察之長曰使佐曰副使皆天子所使以為耳目以觀察一方者於事無所不當察察官吏之賢否而舉錯之察軍民之利病而興革之察士風民俗之美惡而勸艾之察訟之曲直獄之輕重而出入生殺之其任重而要豈他職比哉非明且剛莫能勝之不明則視聽眩惑名實混淆其於賢否於利病於美惡於曲直輕重皆察之弗詳矣明而不剛則或奪於勢利或搖於毀譽其所舉錯所興革所勸艾所出入生殺皆斷之弗果矣惟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見賢必舉見不肖必去見利必興見害必除曲者入之直者出之輕者生之重者殺之憲紀畢張風聲四馳姦宄戢而百姓寧風俗淳而刑罰清使朝廷無外顧之

憂斯無負乎耳目之任而克稱乎按察之職也世之若此者蓋鮮余於君有望焉君儀觀甚偉志氣不羣學植而文茂以春秋魁鄉薦第進士出宰百里入官六察南巡江淮之郡北按齊魯之邦輶軒所至電燿而霆擊人固謂其有明敏果斷之才矣今以內臺超遷外臺皆以察為官事體無大相遠君必能稱其職如余前之所云者乎且今兩浙之間數年之內東潦則西旱此乾則彼溢饑饉荐臻災疫間作民救死扶傷不暇而封狐鼫鼠饕餮之徒又更相漁食之其何以堪是尤有望於憲職之剛明者振其風烈使貪暴屏息而疲氓吐氣肅然以清帖然以寧其可也此又今日之先務君尙念之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仕者居閒散之地則逸處要劇之任則勞宜乎樂閒散苦要劇也然投閒置散或悒悒不歡據要理劇則沾沾自喜何哉勢利移其情也不移於勢利而樂就閒散者其賢矣乎然亦有未至也古之君子雖處優游閒暇之時不忘憂勤惕厲之志凡所以經綸天下奠安生民者皆究蔏思惟規畫措置素定於胸

中未嘗以閒散自逸故一旦當大任居要地幾務沓來從容裁決沛然行其所無事雖處要劇而不見其勞焉古人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如此吾友杜君思齊以充實之學宏遠之材與余同舉于鄉同登進士余既官詞林而思齊以憂去今服闋赴銓被命爲南京稽勳主事夫稽勳天官之屬本爲要任而在南京曹事甚簡則亦閒散也思齊恬於勢利者其必樂處之矣然思齊豈局於此者哉任大責重將必有日余恐其居閒自逸而忘遠大之圖也因其鄉之縉紳屬余贈言故以古之君子之

道告之余之所以贈思齊者至矣然余亦居閒散者幷以自厲云

吳越兩山亭圖序

紹興之蕭山舊有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上元邑令呂本中作之以爲覽勝之所也今秋官員外郎邑人徐公溥圖之以寓思親之意而屬余序之在昔吳越二國分據而浙江介于中自江以西爲吳今杭嚴諸郡是也自江以東爲越今紹寧諸郡是也吳越之山東西相望夾江對峙千態萬狀爭雄競秀不可殫述而北幹在江東羣峯閒尤爲犖拔亭臨絕頂左右顧盼而兩山皆在目中此亭之所以名也是亭所據山川之勝前有國子助教貝廷臣杭郡教授徐大章記之已悉後學未易措手若夫公溥思親之意今吾同寅劉景元發揮之諸縉紳詠歌之亦不待余之贅獨念余自總角時卽從先學士宦遊至於應舉入官三十年閒雖屢經其地而未嘗一至于亭恆以爲慊今公溥方謁告歸省且有終養之志余他日亦將陳乞展墓南還當過公溥以拜其老親退與公溥提壺躡屐捫蘿一登遐觀縱覽劇飲大噱於是

操觚染翰歷敘前古興亡之蹟鋪張我朝混一之功以爲公溥賦之尙未晚也姑書此以俟

送趙廷猗知兗郡序

秋官員外郎趙君廷猗被命超擢出守兗郡其僚友若郎中劉君廷珍者請余言贈之廷猗余舊友也固宜贈之言況重有請乎兗爲山東大郡統四州二十三縣屬吏數百居民以千萬計地廣物衆或以爲難治廷猗以名進士授主事遷副郎廉公勤恪當道賢之舉爲按察僉事者再未克成迺今擢守大郡猶未盡其用也其必

優爲之矣然余之望於廷猶又有所謂難者非以其地大物衆催科聽訟之爲難也兗在春秋時爲魯地魯乃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所產之邦山川如故廟貌猶存臨其地而治其民者容可以易爲之乎昔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周公父子之所以治魯者蓋如此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路不拾遺而器不彫僞中都卽今之汶上也子賤治單父爲政淸淨彈琴不下堂

而民不忍欺單父卽今之單縣也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邑人有絃歌之聲武城又今費縣之北境非東昌之武城也孔門師弟子之所以治魯邑者又如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雖毀譽亦不得容於其閒況是郡之民固嘗親被聖賢之治化者今□□□俗移又惡得苟焉以治之乎故臨聖賢之舊邦必法聖賢之治化而後可此余之所謂難焉者然世之守宰多以法律爲治民不被敎化之澤久矣饑渴易爲飮食其在玆乎而一變至道又魯之所易也豈果難哉抑聞兗郡新潦民未蘇息治之當有漸焉一之歲拯而振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敎化行而風俗醇今之兗其如古之魯乎廷猗懋哉無忘吾言

成齋詩後序

翰林侍講李君世賢手一卷示余曰家君封編修公以成名齋薦紳先生爲之詩文夥矣子盍一言以識之余曰敬諾退而操觚思公之所以名齋者未釋然也因念往歲世賢嘗迎養公于京邸余獲拜之惜未嘗質以名齋之義然見公言不妄語事不妄爲慥慥乎篤實君子

也以今度之則公之所謂成者其本諸誠乎天下之事未有不可成者顧爲之誠與不誠耳作室者築址必實甃石必固構木必堅以朴然後室成而不隳若徒崇以糞壤支以朽木楊其中而黝堊其外不日隳矣何成之有世之人悅紛華喜夸詐終身役役而白首無成者皆是也公其異於是哉蓋公之爲篤實君子余既見而知之計公平生所爲必誠必信無不實者果何事之不可成乎諸縉紳之作語公之所成者既不一而足余則本公之所以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昔孔子嘗曰信

以成之子思以信爲誠而推言之曰誠者自成也又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公嘗從事於斯者與雖然余之言贅說也諸縉紳之言亦或出於臆說未知孰爲得公之旨世賢其以諸說歸諸公而質之惟公以爲可者斯於名齋之義其有合乎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宗原鄞故家子也世居鶚脰湖之藕纜橋其先伯祖用韶翁與其祖用圭翁友愛克篤以高貲聞第宅甚□有堂曰務本余先大父栖芸先生爲之記有軒曰花香竹影吾兄維新學士記之余自幼至長屢過其第尙及識用韶翁而翁之子姪皆得相接逮其諸孫又多有從余游者宗原其一也蓋余大父娶於朱而兩翁於余爲祖舅宗原則余表弟婚姻之故斯文之好有自來矣今吾大父已在九原不可作用韶翁與其子姪亦多下世至於務本之堂花香竹影之軒又悉遭鬱攸化爲煨燼獨吾祖與吾兄之文載諸簡冊者不隨軒堂而泯耳感今念昔可勝慨耶况余兄弟宦于京師而朱之戚屬安于田里南北相望日益疏闊惟宗原往來仕途時過京邸

相與道舊故敘情話觴酒而飲之慰悅無已今乃授職水衡之屬之任嶺海之閒又相與爲八千里之別余不能不愴然于懷也臨別贈言自有不可已者君家紫陽夫子有言守官惟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自無他患又曰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簡書期會之閒亦無不用其敬焉則少過矣斯言也宗原請書諸紳若夫公暇之日登白鶴峯陟東坡亭而探壘池朱沼焉覽物懷賢之餘尙能憑海上之青鳥傳雲中之素書以慰吾遐思否耶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爲治亦多術矣尙簡易者則誦周公之言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尙威嚴者則誦子產之言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斯二者各持一論而皆適於治然爲之或過則簡者縱弛繩墨惠褻而威不立嚴者專厲法禁民惟覿刑而不覿德皆失其所以爲治是豈周公子產之意哉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周公之簡敬而簡者子產之嚴亦

以濟其寛耳豈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哉成都蜀之大郡也自漢以來治郡而有聲者先後相望至於聲績偉然傳播於人迄今不衰者有二人焉清獻趙公抃忠定張公詠是也論者皆謂清獻治之以簡易忠定治之以嚴明所爲不同而同歸于治人無異辭獨蘇子瞻之論出於衆人之表於趙公則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論張公則曰以寛得愛愛止一時嚴而見愛所及者遠以是觀之則二公之治亦非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其有得於聖賢敬簡寛猛之意歟宜其聲績久而益章也今年夏成都缺郡守廷議謂其郡去京師萬里外所統五州二十七縣民俗柔弱易悍不可以一律齊而諸王之府三司之署又參錯其間必得才器老成剛柔兼濟者斯可爲之乃惟曰王君民望其人遂自刑部郎中擢以爲守今將之任其僚友屬余贈之言余雅交民望不得辭也故爲歷舉聖賢之言治道與前哲之治是郡者告之民望必有取焉庶俾趙張二公專美於成都也然二公皆起自郡守以至大用吾知民望今日之舉亦他日大用之階乎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台與吾郡鄰所統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戸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賦兵餉無大相遠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内包山陵外際江海旱易乾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歲多歉而少穰穰歲民賦易供征斂失時民亦病矣歲歉法宜蠲税或怠於履畝而緩於申災則當道者以歲計已定而不爲蠲民幸不爲孛者又困於此後再值歉則以前爲戒雖已上災而猶征之以待報比及蠲之則小民已征而不復給適足以肥里魁區長耳歲之登不登賦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運之弊抑又甚焉海運者國初以二郡瀕海夷寇出沒多設衛所於水道之衝以控禦之在吾郡者十餘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倉儲民賦航海輸之以爲兵餉或逆風濤或遇崖石則人粟皆飽魚腹旋復征補民之重困甚矣而諸倉各在險遠之地監司罕至守尉莫臨饕餮之徒以賄求給役其間與官吏締構爲奸剝民脂膏不厭又有所謂攬戸者重取之民輕賫以往黍粲不輸而直貨取硃鈔動計數十百斛其官吏交代之際則又竄易文移追改歲月指

前財後至於不可究詰而盜糧以數百千計者有之已嘗發覺逮繫窮竟矣會有將命行寬恤使者至輒輕縱之其何以艾後民之困於賦役若彼而乃爲此曹利其弊可勝言哉間有建白于上者請於二郡各增置通判以專理之然後宿弊稍去而未盡革且專理者亦未盡得其人或貪黷以漁下或苛刻以厲民胥失之矣今年春郡國上計判吾郡者以貪去判台者以刻去乃擇賢而補之於是通州武君廷用以鄉進士釋褐通判台郡台之大夫士要余言以贈之夫能察乎前事之弊而更之則利乎民矣能監乎前人之失而反之則得其職矣利弊得失亦在乎轉移之間耳余雅交乎君知其懷通敏之才明當世之務者其於余之所言必有以處之台郡之民庶其有瘳乎

晚香詩卷序

菊之見稱於世久矣楚三閭大夫被讒放逐動以芳香自潔於是飡落英之句見於離騷晉彭澤令棄官閒居玩物適情於是三徑猶存之句見於歸去來辭至宋丞相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秋容淡晚節香之句又見於重陽之詩菊之時義遠矣哉吾友兵科都給事中章君元益既解官家居藝菊于圃作亭其間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而寒英佳色芬芳於風露霜虐之時元益愛賞不已乃命善繪者圖之求善鳴者詠之萃而成卷間者避難于行輒以自隨時一展玩以紓故園之思余過而見之爲名其卷曰晚香且俾他日歸以名其亭客或難余曰韓魏公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晚香之詩蓋其所自況者今元益擢纔給事黃門而輒閒居如淵明且放逐如靈均和歸來之詞續離騷之經此其時也乃以韓公之自況者況之名果稱情否耶余應之曰吾第以菊名之耳奚以況諸韓公爲且人亦未可以成敗論也子謂韓公將相富貴皆然矣殊不知公爲諫官以論執政不報而乞去爲樞副以羣小不便毀言日聞而輒去爲宰相以人病其專至劾其跋扈而又決去況於定策危疑之際自處以死且族者屢矣使當時一有蹉跌則今觀晚香之詩亦必有訾焉者惟公險夷一節又幸明主保全故得以功名終耳始元益之爲諫官也言論侃侃亦常以古人之名節自厲善善惡惡果

於自信惟善是舉雖廢置者不以爲嫌惟惡是攻雖權貴者不以爲忌用是卒爲媢嫉者所中蹉跌至此雖在顚沛閒而貌益豐量益洪才氣益充而詩文益工殆非久困而終窮者仰惟聖明在上將必有賜環之召桑榆之收其以功名自白於世尚未艾也何遽不若古人哉雖然所謂晚香者豈謂保其將相富貴耶謂能保其大節也大節一喪雖將相富貴亦遺臭耳大節無愧雖閒居放逐亦流芳也況不終窮而有後功乎屈之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

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元益進耶止耶以功名見世耶以文章傳後耶皆未易窺測要須久而後定耳烏可以一時成敗論之遽謂吾名之不稱情耶既已言於客遂序其事于首簡幸元益去險即夷功成名遂而還余亦歸老過焉相與坐晚香亭酌黃花酒以質今日之言爲何如（先生完節于閹璫擅權之日此文固其左券原評）

內鄉縣志序

吾郡沃君文淵自監察御史出知內鄉縣事六事克舉百廢具興顧惟邑志未修大懼前之典故日就湮沒今之事蹟後莫章闡乃令邑博諸生檢蒐舊編益以近事草創粗具屬其邑人戶部員外郎王公甫持以示余俾加刪定余受而閱之見其綱領條目殊無倫次輒不自揆爲之更定綱目分爲十有二畧先後之倫各有意義蓋以因邑作志凡百皆統于邑創置始末開卷欲聞故首之以建置畧方地爲輿邑環百里四境所有皆所當知故次之以輿地畧有地必有官司以治之故次之以公署畧治官行政必先養民故次之以食貨畧衣食足而後施教化教化行而後知禮義故學制畧禮儀畧次

之禮莫重於祭崇正祀必黜淫祠故祀典畧雜祀畧次之宦于斯生于斯而有德有功有學有政有一善之可稱者皆後人所當效法惟異端之法宜在斥外故名宦畧人物畧異端畧又次之若夫總一邑之文獻垂百代之聲光則又莫重於詩文故以文苑畧終焉此一書之大畧也至於條目之分屬亦頗有一髮之見各疏其所以于諸畧之下庶乎綱舉目張井然不紊矣其閒紀載事文莫能悉正姑損益其太甚者以歸之文淵又俾教諭胡君匡進士胡君瑞揩修而參校之遂鋟諸木復屬

余爲序余惟古之舊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而自成一家之言乃爲精善否則未有無可議者宋子京歐陽永叔皆良史之才也而同修唐史則一書之中或相舛迕至永叔自爲五代史則義例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不惟是耳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之作後世山經地志所取法者然或謂禹貢簡而盡職方亢而疏是曷故哉余以爲禹貢有祗合德先不距朕行之語蓋出於禹之所自作者周禮亦非周公不能作然謂盡出其手則不可豈周公創其大綱而一時之史官成之公未及刪

定與此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非特職方一篇可議而已以是觀之書出於衆手而成者雖聖經良史不能無閒然況其他乎又況於是志乎是志固非出於一手者余又非良史之才也亦何能爲乎雖然讀禹貢職方者無論其繁簡之文惟各取其經世大法讀唐書五代史者無論其異同之迹惟各取其襃貶大義然則覽是志者亦豈無所取哉文淵名賴以進士爲御史嘗按節江西甚有聲以擊强反噬補外其作縣事功志不絕書亦可見其治才也今超擢荊州太守云（上下千古文如日月之麗天泉評）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三山林君廷珍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浙江按察僉事時浙之憲臣董學政理刑獄督坑冶者皆缺吾黨之士聞廷珍之擢輒相與議擬之曰此其董學政者歟余曰何以知之應者曰廷珍初以易學魁禮闈登進士上第謁告家居越十數載學植益茂文行益醇諸弟門人傳其業者亦多取高第爲顯官而廷珍名聲益著朝廷起而用之自主事遷副郎涖職數年刑政清簡而植學援徒如故常庶乎仕優則學誨人不倦者其於董學政也

則宜故以是擬之余曰固也未敢必也已而得報廷珍當理刑獄而督坑冶出於諸君意擬之外殊缺望焉余解之曰宇宙閒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閒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而盡人物之性視天下之事禮樂刑政錢穀甲兵之屬無一而非吾職之所當爲故講之有素處之有術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耳若夫高談性命而闊略於世故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聖賢之學殆不若是廷珍之學於己致於人者蓋必以聖賢爲準則凡天下之事必皆視爲己

務之當然而爲之於學政刑獄抗治何擇焉而以爲宜不宜其亦淺乎知廷珍者哉昔濂溪周子提刑於廣南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絶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紫陽朱子嘗言提刑本仁民之職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故初除江西提刑即奏請討論州縣經總制錢較其利病而罷行之二子之學聖賢之學也其於世故究心如此今兩浙之閒窮閻之下豈無屈抑不伸顛連無告者乎抗治之弊賦有常而產無恆財已竭而斂不休民之病之有甚於經總制錢也廷珍能

以二子之心爲心則吾浙之民將蒙其利澤矣必董學政之爲宜耶衆皆曰然盡書是言以贈之廷珍余兄維新之門生而余之執友也固宜贈之言不敢辭（是眞學術原評）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南京戶部郎中朱君文佩自進士歷官二十餘年老成謹厚嘗署部事庶寮服之今以薦擢參議江西省事既之任矣考功郎中管升衢偕江西士夫要余文追而贈之蓋人固有耳提面命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亦有得一言於千里之外篤信而力行之者言其可已乎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命史爲書而僕執燭燭不明謂其僕曰舉燭史過聽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行之而燕國以治夫受言而能行之雖郢書燕說亦可也不然雖耳提面命何益之有且燕相之所以致治者惟以舉燭一言耳今余欲資文佩之治得二言焉曰明燭曰執符而已斯二者非余之言也吾家子雲之言也其言曰智燭也信符也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余聞世之談者率謂江西俗多健訟鄉多豪右吏其土者多眩於是非

撓於勢力每以爲難治余以爲非難治也不知明燭執符耳明智如燭則吏之臧否民之情僞訟之曲直政事之得失不難辨也執信如符則令必行禁必止剛不吐柔不茹威富不詑孰敢有梗吾治者如是則於治也何有夫郢人之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行之尚足以致治今余所云明燭執符固先哲之法言而今日贈言之意也文佩果受而行之其必以江西爲易治乎（言言藥石原評）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皇上初登寶位萬幾獨斷百度

惟新南京戸部尙書潘公以年滿七十據禮陳情懇乞致仕優詔許之特給公驛以還有司月繼廩粟歲供徒役有常數恩至渥也公何以得是於上哉公起家進士爲給事中爲太常少卿爲戸部侍郞爲都御史復爲侍郞以至今職出入兩京歷事四朝嘉猷上陳惠澤下敷而又銜命遠使譽望重於中朝名聲聞于外國亦已久矣今其辭位而特蒙恩禮之優渥者其有所自哉或者以爲訪落之初圖任老成若公者謂宜召至左右柰何聽其去是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昔唐李靖爲尙書右僕射奉使巡察畿內會足疾懇乞骸骨太宗遣人諭旨云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今公引大體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令就第而厚賜之然則上之聽公之去而厚公之賜者其意亦若是與嗟乎七十致仕懸車休息人臣之常禮也然有日暮塗遠而倒行逆施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息者故辭苹年至請告時甚高之郄純以老乞身世高其節今公之去而地官之屬作爲歌詩以贈公者題其集曰懸車高節良有以也然非上之恩無以遂公之高非公之高無以蒙上之恩上下相成其美以爲世法唐之君臣不得專美於前矣玆集也豈惟以贈公其亦以厲世余故樂爲之序

姜氏族譜序

姜姓出炎帝而太公封於齊本支百世蔓延於天下廣德姜氏豈非其苗裔耶姜之彥有爲監察御史者曰洪字希範嘗爲余言洪之先世有諱均佐者初居餘姚後遷于鄞之金墊均佐之孫諱茂阡又遷于西鄉之眺頭江鄉謂之眺頭姜氏歷三世至吾曾大父號符節翁洪武開始來廣德以通春秋用薦者爲其州學訓導因家于州之天平鄉故今爲廣德人翁之子曰清白處士亦以經學教授鄉里有子六人諸孫十有五人洪其介孫也忝第進士以至今職弟溥今亦幸成進士羣從子姪游校庠志科第者尙有之是皆先世積德所致也惟是譜牒弗修大懼無以昭前而啓後間因公暇纂葺成編惟先生有同年同鄉之好敢以序請予家鄞之西鄉未嘗一至眺頭亦未聞姜氏今有顯者蓋昔有聞人於今爲庶然廣德一支傳纔數世而一門榮盛駸駸未艾若

是是曷故耶余嘗觀夫山木焉凡其枝葉之暢茂者必其本根之深固也然有老榦離披僅存條葉而旁枝秀發英華煒敷者蓋其本根雖同而枝分榦別一或有所摧抑則其膏液之流注生意之滋息不能不塞於彼而通於此此盛則彼替自然之理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本同而末異者多矣姜氏之盛於廣德而替於鄞者其以是夫嗟乎天下著姓孰非古帝王之胄公侯之裔耶乃今盛衰榮悴之相禪萬有不齊其有以也寧獨姜氏哉希範既爲此譜以聯其族屬其尙以禮義忠孝之道躬行而倡率之俾在廣德者有所視效愈久而愈昌其在鄞者亦必有所興起將不與之駢榮而競茂乎余因序其譜而併勖之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古之君子處紛華聲勢之塗而不溺遭變故顛沛之境而不仆居優游閒散之地而不惰當叢脞要劇之任而不亂故履險若夷劇煩若簡而出處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求之於今未見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幾乎此哉公之尊父在景泰初有安社稷之大勳以少保行大司馬事任大責重聲望奕然公於其時亦以武功爲千夫長未嘗怙勢凌人顧好文學攻詞翰以與寒畯士角非溺於紈綺之習者比天順改元少保公爲權奸所陷公亦謫戍代北禍變之烈莫此爲甚公晦處俟命不至隕穫可謂難已權奸既敗少保公之忠勳以白成化間始復公舊職荐更文階以至南京太僕少卿職務甚簡而公執事有恪不以閒散而慆慢及遷京兆政事甚繁而公總綱提要分任僚佐以責其成不以繁劇而紛亂公之治行大率類此當道知之每薦爲六卿之貳弗克成公自知止足方上章請老適優詔特賜致仕公超然東歸迹未離乎南都城郭之中而趣已在於西湖山水之間矣嗟乎若公者豈非所謂履險若夷劇繁若簡而出處進退綽有餘裕者哉余嘗病世之士得勢則沾沾自喜失勢則奄奄喪氣居閒則縱弛不檢處劇則周章失措汲汲於進而戚戚於退者皆是也公豈特加於人一等哉余兄維新嘗與少保公交而惟貞嘗與公爲僚迨余南遷又辱公厚通家之契其來已久祖餞之文所不敢辭第余亦被嚴召迫冗操觚不能發明公

之盛美爲愧云

碧川文選卷二

碧川文選卷三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穉仲選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弘治元年秋刑部主事楊君質夫擢山西按察僉事被敕董學政將行告别於余余念與君生同歲居同鄉業同學同試鄉闈先後發解俱第一同魁禮闈君第二而余第四同登進士第余一甲而君二甲既爲同年遂同朝而仕余忝史職而君爲法曹雖若不同然君嘗典會

試文衡今董大藩學政亦每以文字爲職業又與余同也余自揆庸末不足以望君下風然出處大畧頡頏下上無不同者豈惟其外之同若儒行所云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者亦有之矣昔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范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余與君則姓又同焉李摯之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而同年及第謂之四同然亦未若吾二人者事事皆同也今君且將爲千里之别余安得無一言之贈乎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公卿大夫無不志於道德者達則兼善窮則獨善無外慕焉世變風移士無定志交騖於利進而爲公卿大夫亦若人耳其何補於天下之治雖或能隨世以就功名其視淳古之風亦邈矣山西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治也昔人謂其俗儉而用禮憂深思遠善讓而安恬以愉有堯之遺風蓋道德之餘澤也然未知今之平陽亦若昔時之風乎而其他郡亦若平陽之風乎君其往觀之欲舉堯之遺風以一山西之俗其必自學校之教始欲學校之教興於道德而厚於風俗其必自士有定志始欲士有定志而不騖於利其必自君之激勸始君其念哉他

日山西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大夫以資世治延及齊民亦皆有所視效興於禮讓以美其俗斯其效也若夫舉堯之遺風以一諸天下者君其責於上而普施之以大同海內之俗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余之言君其以爲何如

植栢翁孝行集後序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相習至今翁其一也翁姓陳氏諱季倫溫之平陽人嘗以父疾危殆藥之弗效至刲股

以療之翁之子宜第進士爲冬官郎於是翁之事遂聞諸士大夫間多爲詩文以張之宣以其集示余余覽之大率舉韓文鄠人之對而論辨之亦幾若聚訟矣然鄠人對以剔股者爲非孝宋子京嘗以其論爲善黄東發則以其論爲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所見亦已不同然子京雖善其論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東發謂刲股以療親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則其爲說亦歸於同以是觀之則刲股之事謂之非孝可乎然在唐時或給之帛或旌其門或免其賦人或有希覬而矯爲之者謂之非孝猶可今之刲股者不旌門不免賦不給帛蓋無所希覬而出於誠切謂之非孝不可也故余嘉翁之行爲識一言於末簡奚暇責備以聖賢之中道哉翁之號爲植栢蓋又示敦本業種德善之意也今以宣貴贈工部主事云

故兵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予在史館拜觀英宗皇帝實錄至於己巳之變未嘗不太息流涕也當是時權奸誤國裔夷猾夏事勢甚岌岌人無固志幸而一二偉人出於其間奮不顧身以倡大義定大計故能易危爲安天下遂以無事蓋倡大義以清君側一日尸三豎于朝者公也定大計以折南遷之謀一麾而百萬之虜宵遁於徼外者于公也非公無以作忠憤之氣非于公無以致敵愾之功忠憤之氣不振則敵愾之功不成微二公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是豈特二公之力哉天相國家也子朱子有言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天必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爲之君者有所恃賴以保其國若二公者豈非所謂其人乎公自戶科給事中歷陞僉都副都御史督漕於外于公自兵部侍郎陞尚書加少保本兵於內一時聲望震天下雖鄙夫賤卒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爲烈也然以是見重於世亦以是見忌於人故于公卒陷於非辜而公亦削籍矣後公復起爲都御史又進爲兵部尚書雖多所建明已不得盡行其志乃移疾力引去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欲起公而輒報罷蓋重公者不勝乎忌公者也嗚呼天之生偉人也不數豈惟以弭一時之亂哉人固望其興一世之治也二公之究竟如此

豈不重可慨耶然公名成身退壽考令終視于公所得多矣在公固已無憾天下之人則以公不得盡用以大庇斯民爲恨善鳴者又作爲哀辭輓歌以泄其情公之子僉憲君萃以成集俾予爲之序噫予何人斯而敢爲公序斯集哉惟以公之事載在史官與得於見聞者論次之因併及于公之事亦以志予之感耳然于公之沒予嘗欲爲秦風哀良之作未能也今於公之喪乃得序其輓歌以自附于田橫門人之後固所願也雖犯不韙不敢辭

蒙庵詩序

予同年友陳君文用爲南京監察御史嘗以蒙庵自號爲之詩者甚富乃屬予爲之序予謂文用以明敏之才當朝廷耳目之任宜乎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建白是非得失以裨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斯其職也顧以蒙昧自號雖曰謙謙之辭豈其所哉若以爲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欲自晦其明姑爲是退託耶若是則非所以爲文用也夫耳欲其聰聰而至於聽鬬蟻則爲病目欲其明明而至於察淵魚則不祥故聰察之過而昭昭然自爲之的使人欲援弓以射之固不可也若以聽鬬蟻爲病遂欲蔽其聰以察淵魚爲不祥遂欲晦其明尤不可也古之君子非不用其聰明也不盡用也明於大而不察察於其細明於遠而不屑屑於其邇晦於外而明於內晦於初而明於終晦於暫而明於久其晦也乃所以爲明在大易則爲蒙亨之道蒙卽晦也亨則明而通矣然則文用之蒙非晦其明也乃所以爲明而致亨通者歟故文用之爲御史見義必爲而不露才揚己非不糾察也非不建白也不待厲聲色觸忌諱而志無不遂行無不達非有得於蒙亨之道耶若夫事關安危治亂之計者吾知文用必不以利害避就其肯以蒙自諉而求全哉雖然易卦之蒙治己治人之道無所不備非特效一官者以之果行育德君子之事也時中養正作聖之功也發蒙刑人弼敎明刑之職也包蒙克家大臣宰相之任也文用其進於是焉有非予之所能窺測者予特以其今日之爲御史者爲之說耳文用世家于閩以進士爲御史按察官者先後相望皆炳炳烜烜有聞于世文用又將進而上之以益宏其聲烈雖欲自處於蒙

得乎若予之寡昧則眞蒙者今又以曚瞽之說序蒙庵之詩不自知其不可也文用以爲何如尙有以發吾之覆哉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天下不患無才能而患無氣節有氣節而濟以才能則足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有才能而乏氣節則適足爲狐媚鬼蜮之資故君子惟氣節之爲尙而才能次之雖有託孤寄命之才至於臨大節可得而奪亦不得爲君子觀人者雖其才業未甚著而其氣節有足取焉亦可以占知其將來矣此予之所以有取於張服周也服周早負才氣侃侃不屈於人以詩舉于京闈登進士甲科初出宰河南之商水已能卓然自立施政舉事不肯隨人上下以是政績章聞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見者斂容聽斷刑獄不奪威富每引儕輩論列天下事明得失別邪正雖批逆鱗觸反噬不憚也初巡山西發奸擿伏風裁凜然繼按山東憲紀益振激揚汙清雖有勢力者莫能撓之其與突梯脂韋縮朒口詬者大有逕庭殆可謂之有氣節者況其才足以濟之將來之事業其可量乎乃今超拜安慶太守蓋未足以盡其用然安慶南畿之大郡也昔人所名大節之堂在焉予嘗讀其記有云後之人升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欲然乎今服周將升其堂而思其人矣然今之安慶非昔時之比也盡亦反而思之曰昔人當危急存亡之秋尙能厲其節行以完其民人今逢雍熙泰和之世有一夫不與被乎上之澤者吾之恥也可不有以益厲其氣節以大庇乎生民耶若然則安慶之民必蒙其休澤而服周之名位勳業猶階而升矣予於服周爲同年義最厚固將贈之言而其僚友周文化輩又屬予言也爲書此以遺之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濟其民非苟利祿而已上能正其君下能濟其民惟若伊尹周公者斯能兼之其他未易能也然濟民非難正君爲難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雖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濟民者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民必有所濟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與其得

卿相之位不能正其君孰若得守令之職以濟其民之爲愈乎吾鄉李君彥明以進士拜官刑部主事歷陞郎中先後十數年矣其才識之通明操行之清謹刑政之練達夫人能知之咸期其可以大受也今被命擢爲泉郡太守蓋亦重任矣知者猶爲之慊然不足予以爲不必然也世之仕者率慕卿相之位而少州縣之職使得卿相之位而不能正君亦苟利祿耳今得州縣之職有實惠以濟民亦何慊乎彼哉泉郡在八閩之中民淳訟簡素號易治其民可以誠感可以惠懷予嘗親歷而知

之蓋景泰初先君贈學士府君薄宦于泉時草竊餘孽未靖先君奉藩府之檄館衆審德化二邑之民兵討賊宣布威信悉撫定之不戮一人而四境帖然遂署德化縣事招徠流亡撫摩瘡痍民愛戴之眞若赤子之於慈父母受代之日邑人攀送涕泣不忍別去先君以一命之士值多事之秋其得民尙如此今彥明以二千石之尊當宣化承流之任斂此大惠施於一方則闔郡七邑之民其愛戴感懷又當何如他日頌聲載道而來將必有爲之推轂者矣自古及今起郡守而爲卿相者踵頂相望彥明蓋有待焉正君之道又當別論也予於彥明因舊友而泉郡又舊遊之地故爲是說以贈之且爲泉人喜得良太守慶云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成化庚子秋予兒文懿公時爲翰林侍講學士被命論秀于京闈得南宮白鉞秉德爲解元其次則平□譚昇時晉又次則泰和尹頌慶成皆知名士也文懿奇此三人謂必取甲科爲世用非碌碌者比予竊識之越三年秉德擢甲辰進士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編修預史事

時晉慶成皆屢不偶越十年爲弘治庚戌予忝校文禮闈見二人聯登甲榜爲之欣然以爲不孤文懿之望也□時晉治易屬余所考慶成治書予雖無預然以文懿故進見間皆執門生禮昔人所謂楊氏上下門生者又於是見之邇者時晉出宰彰德之安陽予既贈之以詩今慶成又去爲紹興郡推予方欲贈之言而郡人仕于京者又屬予言也言其可已乎夫郡推刑官也理刑之道吾嘗聞之文懿矣文懿嘗作尙書私抄謂舜典象以典刑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

非史臣記事之辭當移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然後繼之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一節皆帝舜一時命官之語欽而恤明而允實萬世刑官之大訓闕一不可者第古書錯簡以欽恤之語混爲記事之辭便當時命官之意有不完備故私抄悉移正之其說甚詳也慶成治書而爲文懿門生亦嘗談及此否耶夫欽恤明允理刑之道盡於是矣使上古聖君復生不過以是訓其臣使文懿九原可作亦必以是爲慶成贈予尙何說哉惟慶成其念之則所以副文懿之望者此亦一端也豈惟以副文懿之望所以慰會稽一郡之望者亦在乎此豈惟以慰一郡之望雖進而理天下之刑亦不出此道也慶成懋哉

故刑部尙書謚康僖陸公輓詩序

弘治二年九月己巳致仕刑部尙書陸公卒于家有司以聞天子曰嘻此予英祖憲考執法之臣也卹典宜從厚其令所司祭葬如儀併議所以表行易名者以昭示來世事下禮官禮官不敢擅擬咨於內相內相亦不敢自專乃按謚法疏其義與行合者各二字以請宸衷簡閱親定其謚曰康僖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小心畏忌曰僖斯美謚也古之人臣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亦必溫厚易良而爲人之所可好可樂然後功立而不仆有庇民之大德者亦必有事君之小心而常存乎畏忌是以名成而不虧皐陶爲士師人不稱其嚴厲而稱其淑問蘇公爲司寇人不稱其威猛而稱其式敬至於周公之不驕吝畢公之克勤小物仲山甫之柔嘉維則小心翼翼皆是道也然則溫良好樂之康小心畏忌之僖古之大臣得以功名始終而垂休無窮者率由乎此公起家進士歷官刑曹出爲方伯入爲司寇先後四十餘年勤勞著於國家德澤及乎生民雖秉法持憲而寬裕有容人所悅服可謂溫良好樂者眷注雖隆而益恭謹寅畏勤無過舉其小心畏忌者耶公蓋得乎古之大臣之道矣此公之所以受知于英祖憲考爲大司寇至十有五年之久功成身退壽考令終而又被今上之知得以康僖爲謚以傳之後世可謂盡美矣吾鄞自國朝來大臣得賜謚者纔三人兵部尙書金忠襄公予兄吏部侍郎文懿公及公而已雖後來繼今者未艾朝廷迹行表功之

盛典其不輕畀若此公之得此豈易然哉予忝執筆從太史後既嘗書公之大節以列于國史今公之從子司務君偕公之嗣孫仁會萃縉紳士夫所爲公之輓詩而先之以行狀墓銘神道碑總爲一冊屬予爲之序予惟公之大節在史官世系行實在碑誌交游哀悼在輓詩無容贅也故特舉公之所以被列聖之知生榮死哀而得美謚者蓋有所自俾覽者先得之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予嘗讀夏書西戎卽敘之言及漢史五月渡瀘之語未

嘗不歎我朝輿圖之廣而皇化之遠也今之敘州古西戎之地州之名敘正取卽敘之義也瀘在今瀘州境內南夷之叛蠢嘗沒焉夫以唐虞之治而西戎猶未卽敘至大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後就次以漢魏之威而南夷猶有不服至武侯之渡瀘七擒孟獲而南方始定然則戎夷之難化服也久矣今敘距京師九千餘里而瀘則萬里之外聲教所及罔不臣順蓋在唐虞所未卽敘在漢魏所不能服者今皆悉入版圖之中而囿於德化之內何其盛也然聖人作易於既濟之時有思患預防之戒而於人物萃聚之際除戎器以戒不虞今敘瀘之地爲控制西南諸夷之要會有州郡以治內有兵衛以防外而又特設按察官以督兵備蓋思患預防以戒不虞之意也夫不恃治化之盛而忘戒備之深聖皇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孔子讀綢繆牖戶之詩而歎之以爲知道亦此意也吾同年友羅君時泰以進士歷官山東按察僉事督理畿內屯田今陞四川按察副使督理瀘敘兵備屯田兵備皆軍國重務也而時泰以按察官督之重任也前任屯田既優爲之今任兵備必克勝之蓋

兵備非難而足兵食爲難足兵食非難而能惠養兵民爲難誠能惠養兵民使家給人足則倉廩以實武備以修而信孚於衆戎夷小蠢皆恒威慕義而無思不服矣此則久安長治之道也此則帝心之所簡在也此則僚友贈言之意也而亦時泰職分之所當爲也尚念之哉

渭陽餘意詩序

弘治三年秋七月中順大夫同知常州府事吳君廷用恭賀萬壽聖節至京館于中書舍人陳鳳儀邸鳳儀之先夫人中順之女兄也篤舅甥之義焉未匝月而別去

鳳儀偕鄉友旣餞之於潞河之陰不勝秦風渭陽之思復求鄉友及朝士之能詩者以道其情以爲舅氏贈題曰渭陽餘意以予同鄉且有連請爲之序予憶成化初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嘗爲予言鳳儀之先大夫初授欽州知州以還中順以鄉進士家居得報卽命舟挾鳳儀往迓之抵慈溪之車廄過焉時鳳儀方九歲而吳夫人已下世欽州顧中順口占一句以屬其子云舅見外甥如見姊鳳儀輒對云父憐幼子卽憐娘欽州與中順爲之對泣不能已想其父子舅甥、一時會晤之間有感於死生契闊之際其情可勝道哉俯仰今昔幾三十年欽州亦已下世久矣今中順之見甥鳳儀之見舅其感於死生契闊之情視昔又何如耶然則潞河之別欲如慈溪之會已不可得其於渭陽之詩殆有甚焉夫渭陽之詩秦康公爲太子時送其舅晉文公而作康公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其情哀矣其送之遠則至渭陽也其思之長則悠悠我思也其贈之厚則路車乘黃瓊瑰玉佩也當是時康公雖不見母其父固無恙焉今鳳儀不惟母之不見併其父亦不見矣獨見舅氏而又別去其情之哀其送之遠而思之長固有甚於康公者雖無路車乘黃之贈而所贈之詩玉佩瓊琚殆亦厚矣且中順爲人有溫良之德其臨民有愷悌之政其於倫理尤篤其於鳳儀雖爲舅甥恩過子弟而鳳儀亦謂舅之恩無日可忘是詩也豈惟道鳳儀之情寔章中順之德也雖然渭陽之詩仲尼錄之子夏序之故能傳之永久予何人也能永是詩之傳哉惟述所聞見序以作之意云

送藏師文參政廣東序

古君子能有爲於世者必有定見又有定力故所爲無不成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也蓋亦有橫潰衝激之虞抵冒搏噬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卒至水土平而百姓寧孔子之用於魯子產之相鄭其始政化未孚人猶毀之然能不爲之沮而政成化行頌聲作焉彼三聖一賢者其所爲若是蓋皆有一定之見而又持之以定力雖有利害毀譽不能潰其成也後世之士未嘗不欲有所爲臨小利害輒爲之前卻一凡人之毀譽亦爲之欣戚往往變易其所

爲諠中無定見而持守之不力無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台郡戴君師文英敏夙成弱冠登第歷官職方郞中年僅三紀識見持守儼然老成人焉予於君知其一二以爲有定見定力者也往歲北虜入貢屯萬騎於邊多所要索若有所怵脅生事者大臣以爲憂臺諫多所論列禮閣至舉以爲策問時議洶洶君爲職方適當其事顧獨以爲是不足慮且謂中國不宜爲外夷怵脅所動從容裁處若不屑意者至爲言者所詆君亦不恤然所以制馭防閑之具甚設既而虜卒無他衆乃帖服近時

中外百司胥吏受代之際必求賂於代己者謂之闕錢且視其闕之乾沒以重輕其賂後先相襲若貿易然其弊已甚雖有名卿才大夫慮致怨誹弗能革雖有明法者令視爲泛常莫能禁君獨鋭意革之群咻衆謷訖不能搖卒遞減而盡革之乃已今職方司吏獨無闕錢君之力也君於他事亦多類是則其所爲豈利害毀譽所能搖奪者哉非素有定見而持以定力者未易能也以是處天下之事亦何所爲而不成哉今君既被簡命超擢廣東右參政其與君同鄉舉先後登第以仕于朝者若干人偕要予文贈之予固鄉人亦與君同登第者交誼最厚故舉古聖賢之事功告之蓋知君之有定見定力可與處天下之事庶幾乎古人之成功也參一藩之政其必優爲之矣荀子曰塗之人可爲禹況周公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況子產乎毋迂吾言而加勉哉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弘治七年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程公克勤被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焉都察院右

都御史屠公朝宗程公同年也首唱一詩賀之而兼簡李公二公皆次韻答之而又往復十餘首一時名卿才大夫士聞而屬和者雲集鱗累數十百篇未已守祉不敏獨未能和程公曰此詩倡於朝宗子其鄉同年也詩不和則已盍爲之序乎乃不得辭惟庶吉士之名其來尚矣臯陶敘九德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作立政曰庶常吉士然未聞所以教之者觀后夔之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與九德所稱寬而栗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者大同小異然則九德之吉士

其卽燮之所教而成材者歟詩之卷阿序者謂召康公所作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氏以爲王朝多吉士維君子大賢率化之使親順天子奉職盡力也夫當時王朝之士固多矣以今考之若王制所載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爲進士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論以官之者其卽所謂庶常吉士歟而所以化率之者猶不能無賴乎大賢君子敎道其可已乎以是觀之則我朝之制拔貢士之尤者以爲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爲庶吉士命官敎之以需任用是卽虞周之典也程與李公俱以早慧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輔之望用是帝心簡在先後受命同教事以當虞之后夔周之大賢君子之任亦一盛事也都憲諸公一唱百和以鳴國家之盛其亦可以匹休召公大雅之作者哉夫是詩也固爲程公發而多兼及李公二公各以所得成卷故併序之第愧固陋甚不足以希卜氏之下風也汗顏而筆之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弘治七年冬十月皇上簡命使介持捧節冊乘傳四方封拜親藩諸王及戚屬翰林侍讀江先生文瀾在行當詣荆府先是翰林之臣未有預此者有之實自今始或謂荆邸先以奉法不謹失王今欲嗣王克庸祗德若蔡仲之命故特遣詞臣命之歟或謂文瀾有母夫人家居欲便道歸省如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諗者故有是行歟予以爲不盡然也上之所以輟講讀之臣而使之驅馳數千里外者豈直爲是哉蓋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殊無意外之慮一二年來災異屢臻四方多故主上不得怡而大臣以爲憂匪惟憂之且虞策免而務爲容悅競取保傅之位以固寵無敢深言天下之事矣雖有一二疏遠之臣敢深言而直陳者大臣亦諱聞之以爲不祥之言多所顧忌莫敢施行諉曰某事已遣某官某事已屬某人遂以爲天下無復事矣惟聖明宵旰祗畏天命不敢以人言爲不足恤然所言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若身履而目擊之者爲足信也於是特簡文學侍從之臣因封拜之命以行繇燕冀歷青兖涉徐揚浮淮泝江以達荆楚旋歸吳越以復于京師則凡災異所臻地震河決山摧川涌雷風雪雹水潦所傷之境皆躬歷之

壹捌陸 196 號 26A

而於吏治臧否民生休戚與夫四境之利害安危所繫者皆必親聞目見而思有以處之至於使歸之日一顧問之閒論思之頃則所以致災之由與所以弭災之道將於此而得之上之簡命詞臣以屬文瀾者未必不出於此而或者之論未之盡也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烝民之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敢以是爲文瀾贈若夫專對之才歸寧之樂衣錦晝行之榮諸同年之詩備之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昔孔子論士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而論誦詩者不能專對多亦奚爲古之爲使者以能專對不辱命爲難也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放恣朝聘盟會侵伐之事無時無之將命往來繫乎使介一辭令之善有以尊主庇民一應對之失或至喪師辱國其能專對以不辱命者爲不易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使命往來惟親藩諸王與服屬裔夷耳非有兵車之會凡以拜爵賞及文告之辭而已命之所至尊如天靡如風使者雖有專對之才無所用之其何辱命之有然則今之爲使者不亦易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蓋咨訪亦使臣之大務又不徒專對與不辱命而已予同年友周君希源以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涖事中外綽有聲績今者被命持節使魯府行冊封之禮蓋優爲之非有古人專對不辱命之難也惟於咨訪之大務所宜究心焉穆叔有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今自畿內以至山東千有餘里事之當咨訪者固多矣而畿內當水災之後山東值河決之秋難之當咨又今日之急務也君往矣其以所諏之事所謀之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與

所以處之之術可裨廟謨萬一者疏而列之以爲使歸之獻雖古膚使何以加諸同年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贈君乃虛首簡屬予識之

碧川文選卷三

碧川文選卷四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昔我太祖高皇帝肇登寶位鼎建皇儲乃以左丞相李公善長兼太子太師右丞相徐公達兼少傅平章事常公遇春兼少保而御史中丞劉公基章公溢兼贊善大夫其他不能悉數輔導之職無不備焉閒嘗拜觀聖諭謂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蓋慮別設府僚或與廷臣不協則嫌隙由是而生故宸衷定制以廷臣兼宮僚則父子君臣同心一德制治保邦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嗚呼盛矣昔伊尹湯之相也而爲太甲之師保召公周公武王之臣也而爲成王之保傅秦漢以來建置不常廷臣宮僚各分畛域父子君臣互生嫌隙甚至變起不測者有之矣然則聖祖之貽謀深遠蓋與商周同一揆非秦漢以下所能及也列聖相承聿遵成憲今天子既定建儲之命即以勳德重臣兼師保之職乃者弘治七年九月恭遇皇太子千秋之節

皇上加恩保傅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被敕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恩至渥也任至重也公何以致是哉蓋公以瓌偉爽闓之資重以謙厚恢弘之德而又濟以明敏通變之才故能奮自甲科擢任內臺不更外任而超遷都憲風采動于朝端勤勞著于邊境聲績達于裔夷自先帝簡拔以逮今上眷顧益加其受渥恩重任固其所也自古及今位登師保者亦眾矣獨伊尹周召炳如日星萬世所仰至於國初諸公以今視之煒如神人起人敬竦者豈獨名位赫奕所致蓋有道德功業文章節義以垂諸不朽也公加之意哉公爲予鄉榜同年今同年爲都憲者五人公其一也公既柄用於臺端而張公天瑞屠公元勳又分治畿內吾兄惟貞方涖南臺而朱公廷璧又撫治南畿皆當時任事而公之任特重予忝侍從論思之職庸劣無補於上然喜同年之彙進而尤喜公之重任也故與鄉人賀之而重以不朽之計爲公贈亦因以自勵且欲併以勵諸同年相與翊贊聖明以垂無疆之休冀亦與有無窮之聞云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吾鄞陳君時起以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公執法廉隅自將嘗巡按江西山東二省俱有聲績今被命超擢福建按察副使且奉敕巡視海道福建士夫在京師者以予與時起嘗同學且有連請言以贈予惟操斧斤以入山林者則當以樵之事語之操網罟以入川澤者則當以漁之事語之見入山林而語之以漁見入川澤而語之以樵是之謂不知務時起之爲憲副巡海道者也予安可以他道語之而貽不知務之誚哉亦惟以海道之事語之耳夫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蓋以海外諸夷或有草竊狗偷窺伺邊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姦宄攜中國所有私入諸夷若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故設武衛以徼防之復敕憲臣以督視之其著令所禁不以中國所有私入外夷者謂馬牛軍需銅鐵織文絲綿之類也舍是則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越賈風飄浪舶往來互市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異香椒蘇之屬鱗崒中國固太平盛世之事可盡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於山漁於水者亦以違禁下海而遏絕之果法意乎卽有不遏則於關隘之所私爲厲禁雖

漁樵之舟必納賂而後得以出入又何法也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孟子之說悉當時之爲關者也今清朝著令豈端使之然哉是非立法之意殆亦爲法之弊耳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至哉言也予之所以語時起者若此時起其以余言爲然乎若曰吾已操斧斤固知樵矣吾已操網罟固知漁矣焉用是譊說爲哉則非所望已時起固遠器也一憲副之職豈足以限之惟通變宜民之道請書諸紳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蘊良以進士歷官左軍都督府經歷通敏有猷爲贊畫有勞效今被簡命出爲潮郡太守太保平江伯陳公涖府事久知蘊良爲深燕餞之不足復徵予文以爲贈潮州固昌黎韓公作刺史之地也今之太守卽唐之刺史請以韓公之事爲蘊良道之始公既登進士卽佐戎幕受知于隴西公董晉筮仕之初已見重於人矣後爲潮州刺史能馴鱷魚以祛民害置鄉校以道民善在州不能期年而今廟食百世蓋其文章事業鏗鍧炳燿久而

不磨者又非特作州一專而已今蘊亘起進士贊戎幕見知于平江爲其所重其與昌黎初仕畧同玆又出守於潮亦適相似第未知後日之事功何如耳蘇長公作韓公廟碑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天下百世且以爲師法況爲守於其所刺之州者乎蘊亘其必有以取之矣或曰今之潮州民無鱷魚之患士有庠序之敎非唐時比也將何師乎蓋予嘗因韓公爲文之法而得夫爲政之道矣其答劉正夫之書有曰爲文宜何師必曰宜師古聖賢人古聖賢人辭皆不同宜何師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予是以知爲政之道亦惟師其意不師其迹也夫祛民害道民善者其意也驅鱷魚置鄕校者其迹也今雖無鱷魚而所以爲民害者不少今雖有庠序而所以道民善者未至不能無望乎蘊亘也宋元祐閒朝散郎王滌嘗守是州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韓公爲師民大悅服是可謂善師韓公者矣蘊亘懋哉所以副朝廷之簡命答帥閫之知己與今日贈言之意者庶其在此若夫後日之事功方張未艾又未暇深論云

贈兩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兩龔傳及兩王傳蓋以其宦業節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襄則皆出於一家者兩夏侯二戴皆爲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襄爲祖孫而延襄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爲可嘉尚哉此予於高氏兩司訓之贈言有不能自已也高氏閩之侯官人其先世有爲龍溪學諭者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鄕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黃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爲約齋先生兩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鎰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爲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爲商水訓導蓋自學諭公以至兩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抑聞漢韋孟治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制

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諶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爲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兩司訓何爲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蔚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烈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兩司訓嘗介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三學士皆四明人皆仕于宋皆有聲於當時有聞于後世雖同出于一鄉實皆天下之士也三學士者敷文閣學士汪公大猷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資政殿大學士樓公鑰也陳樓二公皆汪之自出又皆生長外家既貴三人者嘗同時奉祠家居故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至于今稱之不衰始予觀郡志閱宋史覽諸家文集有關于吾鄉之文獻者輒錄而藏之在翰林時得閟中祕書所錄鄉先達文集累數百卷於樓公攻媿集得汪陳二公行狀於袁絜齋集得樓公行狀視郡志宋史所載蓋詳備焉夷考其行而論其世則三學士之文章治行固有所謂賢甥類舅者而絜齋謂其不降志於權姦舅甥風操亦相類蓋汪公於曾覿用事時有簡驩之嫌以致屢貶久謫或諷公通書修好公以爲貽羞千載卒不屈陳公於秦檜其父執也檜喜公能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官公曰有命終不自通樓公之奏留朱子於講筵□斥韓侂胄以外祠辯趙汝愚乘龍定鼎之誣卒爲韓所斥親故閒以利害怵公請效持書之役公指席閒曰寧死於此此志不可移也以是觀之則三學士者非惟一鄉之士實天下之士非惟天下之士實百世之士也陳公之後今有爲某官者曰霽閒嘗過予予語及之霽輒請三學士之行狀錄爲一編且屬予識之予惟尚友古人者始爲一鄉一國而後及於天下宅心知誨者必先紹闡祖考而後敷求先哲予之所錄與霽之此編豈徒玩心於文字之閒而已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予之志也又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霽其勉之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府丞鏡川先

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阯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六袠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沒殆十年守阯幸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抄奏議詩集今于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繙輯以闓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既成以書來欲得序以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閒則已目眩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閒雖什伯往返猶未歷也公於守阯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尚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阯與茂元等尚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送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宋時王莊定公以進士歷官中外凡十數任遷吏兵二部尚書至左丞致仕曾文昭公謂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又謂束髮起家以致大臺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以今觀

之若大司馬華亭張公者殆似之矣公起家進士內歛外歷亦十數任爲南京吏部尙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其宦迹畧與王左丞同其平居恂恂行無詭激而確有定守亦與之同自起家以至于今歷事累朝熙洽之世雖無所謂變故者然事之危疑時亦有之而其持守一道亦無不同者然王左丞之致仕僅遷正議大夫舊制當得東宮保傅以有指議之者故殺其恩典公年七十卽以禮請老優詔不允三四年間凡五六疏其請益堅朝廷屢勉留之卒不能奪乃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乘傳以還有司月繼廩粟二石歲給輿夫四人皆異數也其視王左丞當時之恩典則不同矣夫以一時之議而恩有隆殺固不足爲左丞之輕重然亦可以表見公於今日始終具美人莫有所指議而尤足以見我皇上體貌重臣於其功成身退之際隆恩異典有非前代所能及也予兄文懿公爲吏部侍郎時重以國史副總裁之命因連章乞解部事專職史館三原王太宰問孰可代者卽以公對旣而奏上得旨竟以公代之蓋文懿嘗誦公之言曰古之聖賢過人遠甚凡有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公之平生持守有道無愧於古人者其卓有定見如此文懿知公之深故舉以自代今公居崇處要全名完節顯被恩禮榮歸故鄉惜文懿不及見矣予也備官于茲尙及從公之後於公之行不能忘言而銓曹諸君皆公爲太宰時舊屬也又不能已於去思乃請予言餞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詩序

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兵部尙書倪公被旨召爲吏

部尙書南京六卿庶僚欲餞其行或謂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各賦詩以見志今亦然乎予曰郊餞禮也取於鄭六卿非禮也惟天子六卿鄭之六卿已非王制且其所賦不出鄭志何所取哉若天子之卿出祖而王國之卿士送之以詩者自有大雅存焉崧高烝民諸篇是也盍亦取法乎僉曰然詩成而委予爲序予嘗讀烝民之詩尹吉甫餞仲山甫之作也說者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太保其世官也故其詩曰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今公以少保爲冢宰雖非世官然自公之考文

傳公以尚書封及祖父至公爲四世尚書公之所受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書澤遠丕揚奕代之聲華大哉王言雖詩所稱式是百辟纘戎祖考何以加焉烝民之詩本爲送仲山甫而作序詩者則以爲美宣王也夫任賢使能以成其功非人臣之自致皆人主之盛美今皇上內修政治外攘夷狄簡任賢能以隆萬世太平之業度越周宣遠甚然自數千里召公以爲六卿百辟之長夫豈徒哉命令出入惟其喉舌衮職有闕惟其補葺爵祿予奪誅廢之柄詔王以馭羣臣者皆周太宰之職於今猶然也公以世德之臣宏才偉望以膺簡命豈非欲舉此職哉罔俾山甫專美有周是所望也諸公之詩渢渢乎大雅之音予何足以序之以嘗執簡太史從公後屬又備員少宰爲公書紙尾今公之遷也又承乏受代攝大司馬事辱公之愛實深且厚不敢以不文辭握管縷縷不能自已蓋亦愛莫助之之情云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南京刑部尚書戴公以考績至京謁告展墓既歸浮梁數月將復官所途次得報有旨召爲左都御史移舟北行宿于龍潭驛驛距金陵九十里南京大夫士欲追餞之而不可得大司寇翟公以爲贈之以言猶可遠致於是諸公皆爲之詩而俾予爲之序予觀近時兩京大臣以都御史而遷尚書者屢矣今公乃以尚書而改都御史以位署言之似爲左遷以南省而入內臺亦爲右職以予所見則又有一焉周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蓋有分職也漢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助理萬機則無所不與焉我朝因周漢之制六卿分職而都御史之任則曰風紀曰憲綱謂如絲之有紀如網之有綱蓋無所不統者公前爲司寇猶有分職今則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當言亦無所不當察要在振舉紀綱而已厥今天下之紀綱何如哉政必出於朝廷而專權不下移刑必麗于有罪而威富不能奪任官惟賢才而倖門不容不塞治兵有紀律而債事之將不容不誅工役有程度而作淫巧者不可不斥民脂民膏取之有限而橫賜侈用不可不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威以制之德以懷之不可以偏廢凡若此者公皆得以察舉一以杜後患文彈治之事有擊肘亦必異言之法語之期於說而繹從而

改其若是天下之紀綱惡有不振舉者哉或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談何容易予則以爲孔子之言爲當時闇諸侯之不能以者發也今聖明在上可爲忠言近以咎諭上見夷狄外侵方切求言圖治公以省臺宿望治行見知於上擢在此職豈非欲公振舉天下之紀綱以永國家萬年之統哉諸公贈言之意亦不出此公往矣其毋以或者之言自諉上有以答聖天子特達之知下以慰士大夫翹跂之望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文淵吾老友也少予四歲而執弟子禮後予三載以登進士第歷官僅二十年而先予致仕感今念昔有懷欲吐固將言也而其僚友太僕諸公又屬予以言其可已乎始予舉進士京師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下之士取諸人以爲善一時英俊鮮不交游文淵起自遠方偕計以來隱然知名于時予竊有願交之心而文淵乃因吾鄉張致和爲其邑令持書來謁請爲弟子予固不敢抗顏爲師然麗澤講習難疑答問所以起予者多矣予愛而重之又不特文藝之間而已蓋其德器之莊重如商彝周鼎古意獨存其才氣之沈雄如湛盧豪曹可以剸犀兕其志趣之宏遠若飛黃騄駬可以致千里也文淵既成進士出宰百里更涉二邑皆有卓異之政璽書旌勞遷南京太僕寺丞考績書最且將復有顯擢南北驅馳已感霜露之疾矣至是上疏陳情乞歸田里皇上重違其情嘉其勇退特進光祿少卿致仕人皆榮其歸予獨惜其去而其僚友尤不能釋然也嗟乎商彝周鼎未爲清廟之用而遽至折足耶湛盧豪曹止於羞雞豚而不及剸犀兕邪飛黃騄駬乃局於藩屏之間

而不得騁千里之足耶吾意文淵殆未止於斯也今皇上圖任老成旁招壽俊雖退休田間寢病林下者屢有明詔起而用之今文淵之歸錦衣行晝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他日清廟之用大庖之割鳴和鑾舞交衢而騰踏千里也蓋有待焉安知今日之別不爲異日重會之兆乎予爲書是以道其行且以自釋亦以釋太僕諸公不釋之意云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予聞之漢初轉漕委於丞相晉開較運任在尚書漕運

之任崇重久矣今之左右都御史卽古之亞相階正二品與尚書埒朝廷不輕以授人今以南京兵部侍郎張公爲右都御史督理漕運其任爲尤重非公之宏才偉器曷克勝之然予聞之道路漕運之積弊已甚正有待於公之釐革之也今粗舉其一二言之江南兌運衞所之官乾沒無厭而供賦之民盻盻然於多取之虐也漕卒終歲勤動公道私負日困一日而部運指揮以上輒致高貲甚者貨取權門以徼幸進何其蔑也漕司舊帥貴戚要人子錢取息而爲之囊橐者寧虧公賦不負私門又何戾也舊聞通州京倉總督監督皆不過一二人耳今則貂璫滿座各至十二三人漕運至京正供之外無名之費用銀一十四萬餘兩民脂民膏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盻盻然而漕卒之日困無怪其然也近時督漕多用副都御史無幾卽圖遷去未有久口口宿弊者今公之被命卽拜右都御史崇階重任豈非欲公久於其職以盡革其弊乎然閫外之事可以朝令而夕革憑依城社者未可責效於旦夕惟久於其任而能信乎上得乎下言聽計從宿弊可革無名之費可省公無通征私無負責漕卒之困蘇而民賦多取之虐亦可以已公仕宦三十餘年在吾浙最久歷官參議參政布政凡十數年其利澤之及民者深有事於丁酉癸卯丙午三科取士士尤懷其德今三科之士仕於南都者十有七人於公有去思焉欲得予言贈之予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蓋久於吾浙德澤入人之深故耳今公之理漕政也小者立變大者要其久而責其成則公之德澤被於漕運之士與江南之民其久而不能忘也亦如吾浙之士民哉

南京工部尚書董公介壽詩序

弘治十四年二月丙申南京部院寺府諸司僚友會于大司空董公之第介眉壽也時公年七十有一先一日維其初度之辰至是大宗伯謝公暨諸僚友以朋酒羔羊躋公之堂一觴一詠以祝公壽於無疆詩先成者聯而書之授予序之以督其未成者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之者曰介助也夫壽出於天豈人所能助之公之龐眉鮐背方瞳炯然固壽徵也亦何待於人之助且天之壽公自有必然者雖不助之亦無不得何也蓋天

之眷佑人國家必生盛德之臣以致公卿之位使之蕃祉老壽盡其猷爲以措斯世於富壽康寧之域若周之召公畢公之類是也二公皆文武時舊臣召公嘗聽政南國至成王時在王左右時已老矣欲求去位當時挽而留之至康王時猶爲太保畢公嘗保釐東周以懋德弼亮四世皆得盡其猷爲故成康之時天下大治而頌聲作二公與有功焉是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公以厚德高文憲廟親策擢進士及第爲侍從文學之臣幾三十年今上超拜南京禮部侍郎居任六載其召公聽政

南國畢公保釐東周之時乎去歲公以年至請老上勉留之遂以考績至京還未半道而大司空之命下矣召公欲去而留之今不惟留之而且進之聖眷方隆必將召置左右俾與臺閣壽俊同寅協恭以盡其所猷爲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千年未可量也天意有在公壽無疆是何待於人之助哉然諸公介壽之舉愛助之情頌禱之詞自有不能已者耳予不佞僭以是爲諸作之引序成而詩不成者請罰依金谷酒數於是觥籌交錯賓主酣暢竟日盡歡而別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昔丘文莊公爲國子祭酒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論試諸生得一論理純而辭粹大以爲奇擢魁多士比拆糊名則蜀之鄉舉士馬良佐也文莊延見之問其學之所自則謹對曰廷用僻處西陲又居下邑學無碩師書亦不易致獨抱遺經及孔孟之書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誦習之今所試題偶値所記憶者耳他固不能知也文莊以其學醇而語質甚加愛重乃授以諸經及日抄等書資其博識且語以作文之體要良佐學益進辭益宏文

莊每課試之亦亟稱賞之且爲之延譽館閣諸公間名聲振一時良佐遂登進士入翰林編修國史侍讀經筵分考省試主司京闈文章議論表表偉偉特被簡命超遷學士以來于茲金陵帝都玉堂仙署淸華之職良佐處之蔚有時望人皆謂丘文莊之能先識也良佐又善於教子長子金舉進士爲廬州太守次子龠亦舉進士試政銓曹文學政事輝映後先橋梓相承華萼競秀亦一門之盛也予嘗觀古之賢達當其未遇時亦必有能先識之者然非具眼未易及之伊川程子初遊太學胡

安定方主敎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其後以道學名世老泉蘇先生與其二子偕至京師歐陽公得其所著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爲名卿以文章擅天下氣節稱後世所謂東坡穎濱者是已蘇氏父子之致是亦以歐公先知之也良佐受知於文莊今與二子皆顯聞於時亦大類是然程子以道學名世蘇氏以文章氣節著名曠世而聞見者也良佐其將爲程爲蘇乎二子其將爲坡爲潁乎尙其勉旃無以一時之顯聞而遺

百世之事業是所望也予年旣耆矣猶不敢自棄竊以古之賢哲自勵良佐少予十歲其勵志豈予所敢望然以同年契義之厚於其考績而別也重以是勉之良佐至京見進士㑹還過廬見太守金趨庭詩禮之餘併以予言示之亦以少助義方之訓乎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天之生才固將以爲當世用用之而盡其才則功烈顯著於當時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得以其餘力立言垂訓以詔後世三代以上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顏曾思孟天實生之以爲當世用者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用之盡其才故其豐功偉烈炳燿于唐虞商周之世孔子顏曾思孟或用或不用用之不能盡其才故退而著述六經諸書以垂憲萬世天固不虛生聖賢也三代以下天未嘗不生才用之而隨世以就功名者亦未嘗乏人其不用於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者亦多矣若漢之賈董劉向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李宋之歐曾蘇者是已至於道學諸君子則尤所謂傑然者也故皆得以其餘力沈潛乎經訓奮發乎文章以傳之來世炳然與三代同

風天之生才豈徒然哉南京工部侍郎沈公時暘以淵懿之學博雅之文聰察精練之才見推於時天固生之以爲世用者自起家進士歷職郎署參外藩典方岳總憲度進佐六卿允釐百工皆有聲績其才亦已見用於世矣然未究其底蘊知者方期其大用以盡其猷爲公則慕古人急流勇退之節年未至而上章致仕上初未允至再疏而允之朝省之間斷斷相語以爲不當聽其去公輒夙駕東歸闔室湖上左圖右書仰披俯覽敘正晦庵之詩刊定南軒之文訪求東坡卜居之地而獨往

之考論古今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得師尙友惟恐不及盖不以其才之用世者自足而欲以其未盡之才致力於不朽之事業以垂之後世則其所至胡可量哉公之行南都卿士郊餞之咸賦詩以贈予亦有詩矣而大宗伯謝公大司空董公必欲予爲之序久未克爲今子蒙恩賜告將歸展墓二公旁午督取宿責迫冗操觚不能文也惟二公筆削之以致之公且謂我謝曰陽羨之里一壑風煙鼉晝溪月公雖樂之欲終老焉恐未遂也他日天子有詔起遺才舊臣於陽羨山中以登於具瞻

之地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桂巖書院題詠序

兵科給事中戴君銑寶之予爲學士時所敎庶吉士也間以其家桂巖書院詩文一卷示予予旣覽之作而言曰唐宋間書院名天下者四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洞也子朱子謂前代庠序之敎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襃表之若石鼓之類是也其說然矣我太祖定天下大修庠序之敎郡國州縣莫不有學士之講習有定所前代書院廢於無用而學田皆入于官百餘年來士之趨於學者日盛然士籍有定額庠舍不能容於是世宗大族及良有司復作書院以祀先賢以敎後學或請于朝錫之名額以表之若河南李司徒家紫雲書院蓋其一也今吾郡大夫又爲先文懿公作鏡川書院蓋與戴氏之桂巖並立而爲三焉三書院之名浸亦有聞於世予以爲昔之四書院與今之三書院名似而實殊何也庠序之敎不修士病無所於學而爲之所者四書院也庠序之敎旣修士以庠舍不能容而復爲之所者三書

院也故曰名似而實殊然則我朝化民成俗之功度越前代矣然紫雲有司徒公以致襃表於上今桂巖有給事君以致歌頌於下予於鏡川無能爲役於斯二者未有一得然有志焉因覽桂巖之集重有感于中故併言之若夫學者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爲齊治平之本者則有朱子白鹿洞規在予復何言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始予官翰林同年劉公廷式以御史一考書最其僚友請予文賀之予曰廷式偉器也重任遠到有可期者七

品之官一考之最奚足賀哉久之廷式績望甚揚推掌三法司事進擢大理寺丞復有申前請者予曰可矣尙有遠且大者賀之未晚也茲予自南都考績來京廷式以大理左丞將命延綏寧夏召募土兵旣合格稱旨遂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適寧夏巡撫缺人言者謂廷式最宜吏部亦以其名薦聞遂授之敕以行輿論無不以爲宜者予亦深爲之喜然豈特爲廷式喜哉爲朝廷得人慶爲邊陲得人幸也予雖欲無言亦自不能已承平日久邊備閭疏醜虜陸梁輕犯亭障沿邊數千里閭虞

劉鹵掠之慘不可勝計聖皇赫怒再命大將出師征之虜乃席捲遁去我師殊無尺寸之功而糜費鉅萬將或得罪而麾下復有貪緣冒濫陞賞者人皆以爲京軍故態然也於是議者乃欲召募土兵以爲防邊之計廷式一時召募得二萬一千三百七十餘人可謂衆矣夫征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古人有是言也不曰兵數既足加之訓練乎兵不素練猝使應敵此無異於驅市人而戰者渙然潰矣則人又將咎召募者之不足用也今廷式乃得巡撫其地訓練其人則人皆勝兵也以素所拊循之士而應敵則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征則服寧夏延綏氣勢聯絡而三邊相應如率然則不必京軍遠行而虜不足慮矣是則朝廷得人之慶也邊鄙得人之幸也輿論咸以爲宜而予爲之深喜者也廷式之遠到又可量乎臺省諸公咸賦詩以餞之而授予序之遂以所欲言者書之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南京吏部尙書林公年登七十先期上章陳乞致仕上曰卿學行老成才望素著正宜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

允所辭時予考績京師留總吏事適聞是命爲之喜曰公之據禮引年上之貪賢敬老可謂兩盡其道矣比史成南還則見選部僚屬爲公介壽之詩虛首簡以待予序也蓋公以二月二十五日値誕節予乃徵期而還雖不及捧觴以從賀賓之列猶得操觚以序介壽之章固所忻願也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几所以安之杖所以倚之也古禮不行於世久矣今公既不得謝乃蒙綸綍之命金玉之音所以倚任而慰安之者如此其至不猶愈於几以安之杖以倚之者乎

上之賜公厚矣公何以致之蓋自公之先大夫起家進士官至郡守以經學經世務而傳之家庭公及公之子兵部主事庭棉皆以經學舉進士顯庸于時家學淵源固有所自公歷官翰林春坊國子祭酒禮吏侍郎以至今職其文醇以正其行端而謹其才猷德望今之老成典刑後學山斗也聖諭之所褒嘉者公無忝焉誠所謂知臣莫如君也惟知之深故任之重公雖據禮乞休上之委任益至若夫几杖之賜徒爲具禮者又不足言矣公於職務未嘗不盡心焉猶以爲未足報稱屢撰封章

忠言讜論炳炳如丹予每得與聞僉議聯名上進冀以少裨廟謨之一二然君門萬里翹翹之思何能自竭惟朝廷圖任老成必將召公置之左右憲而乞言使公經世之學得以輔世而大行將俾斯世斯民同躋仁壽之域此予之所望也亦庶僚介壽之意也又天下蒼生之望也公之圖用其未艾乎

恩榮文翰錄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天台范公起自諸生發解浙省第一繼魁禮闈登名進士累任知縣知府布政使以至侍郎卒于官公無恙時其仲子武選郎中絅方舉于鄉省侍南京取平生所得廷試策問登科錄題名碑記歷官進階封贈誥命與凡贈遺詩文總爲一編題曰恩榮文翰錄及公既沒公之季子廣德知州昌齡復益以公被薦之章諭祭之文神道之碑與墓誌銘之類重加編次分爲若干卷其文增於前其名襲其舊因以序引見屬憶在成化庚寅之歲公自南京奉聖節賀表至京與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吾兄文懿公及盧上舍楷暨守阯爲六元之會皆浙省解元也距今三十三年惟守阯在耳感

念疇昔不能爲懷何能爲公序斯錄哉書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公之歷事四朝位登三品德業聞望國之老成人也今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斯錄不惟有以知公之始終蒙恩存沒光榮著于文翰者若是尤足以知公之德業聞望上爲王言之所褒嘉下爲士大夫之所稱述使後生晚進有所矜式所謂尙有典刑者也公之二子武選錄之於前廣德輯之於後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寧能不爲之贊一辭哉昔者六元之會既嘗賦詩以續貂公後今於文翰之錄又得以文詞託名附驥於公亦

預有榮耀也然而聖製奎章昭回雲漢洪筆麗藻輝映簡編猥以卑陋之辭爲之序引犯不韙矣然亦竊取夫擁篲前驅先乘韋後吳鼎之義云

浙元三會錄序

唐虞之際舉用元愷其謂之元者稷契之倫也周之進士論定然後官之其爲元士者列于中下士之上漢策賢良稱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唐宋以來重進士之科發解南省廷試爲舉首者稱解元省元狀元自古及今凡稱謂曰元者固世之所重也國朝設科取士百餘年來吾浙之士爲舉首而稱元者先後相望未始有會也自成化六年冬始爲六元文會至十五年春繼爲七元文會至二十二年春又爲後七元會六元者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少宰范公予兄文懿公上舍盧中夫及守阯也七元者故參政胡公憲副楊質夫主事沈逖之今大學士謝公大司成黃公及予兄弟也後七元者即前會胡沈謝三公及予兄弟又益以今少宗伯王公太常少卿李公也六元之會陸康僖公主之予從兄今大理卿佐之七元之會七人自相賓主後七元會太宰屠公主之

予從子今安慶知府茂元刑部郎中茂仁皆侍焉每會必分韻賦詩造爲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朂勉尚友古人許身稷契濟美元愷希蹤周漢唐宋之賢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爲重不以一時科名能盡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足也以守阯之菲薄幸與斯會蓋倚麻之蓬附驥之蠅以一羽之輕藉千金以爲重者也嘗以三會詩文錄爲一編藏之二十年矣時一省覽不勝離合存亡之感且愧德業文章視會中諸公已不敢望況於尚友古人然猶不敢自棄庶收桑榆之功也廣德知州范君昌齡以其先大夫少宰公嘗與會欲爲刻本以傳俾予序其顛末而編之首僭妄之尤吾知不能免矣

留餘存稾序

三山陳君文用歷官按察僉事年未五十輒引疾致仕自號留餘叟名其所著詩文曰留餘存稿其子達爲吾郡理官屬爲之序世傳留餘之說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之祿之巧以還朝廷以歸造化以遺子孫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已豈留意於其間哉君於其說適有會意焉者是之取爾君之一門登進士者五人諸父叔剛官至翰林侍讀叔紹官至按察副使諸兄煒官至左布政使並著嘉聲君克振前烈顯庸未艾屬以微疾致爲臣而歸雖千駟萬鍾有弗顧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者矣居閒無事力敎其子遂蹤世科以爲理官豸冠象簡指取舊物垂休委祉佑啓後人皆君之餘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者矣至若巧者君子所耻爲安得有餘不盡而留之陸機文賦有云其會意也尙巧韓退之亦云文字覷天巧惟於文字言巧耳孔子嘗曰辭達而已矣雖文字亦不必巧者今觀君之存稿詩皆溫厚和平不事搜奇抉怪文皆深醇典雅不屑雕蟲篆刻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君之立心制行不爲機巧卽其詩文亦可見矣留有餘不盡之巧以歸造化豈其然乎君之以留餘名稿殆不出此予因推其意而序之予憶戊戌禮闈順德梁叔厚褎然擧首吾邑楊質夫與君次之予與君之同邑鄭廷耀又次之五人者相得視諸同年尤厚也三十年來惟叔厚柄用於時質夫廷耀已在九原不可作君與予俱在林下閩浙相望數千里外今得與君之子敍世好亦幸矣況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君之存稿其又非幸歟併書之以志予感

偉溪小稾序

周詩分大雅小雅楚辭稱大山小山奚爲其然耶說者謂大雅會朝之樂小雅燕享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雅之大小所以分也淮南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亦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古人稱名大小皆有意義不苟然也吾邑大尹方君謙名其所著詩曰偉溪小稾獨無意乎君之先世出嚴之桐廬初遷淳安繼遷徽之歙又遷祁門又再遷而復居祁門偉溪之上稾以溪名志其地也桐廬有玄英先生方干淳安有蛟峯先生方逢辰歙有虛谷先生方回皆君之宗人祁門之秋崖先生方岳又與君同祖者淵源所自皆詩文大家也君承其後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猶欿然不自足名其詩爲小稾意若不敢亢宗自別爲小耳今觀其詩衆體皆具六義攸存言近而旨遠詞約而思深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時或逸思駿發卽事詠物

得其天機而忘其驪黃牝牡凡若此者又未可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大小也今以小稾自名雖若不敢亢宗蓋其意亦有取於小雅小山名篇之類歟易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君少覽勝江湖以詩自娛既成進士思得一閒曹以大放厥詞也甲令所拘三宰劇邑雖日不暇給猶不廢吟詠其志欲蟬蛻塵坌之中鳳翔寥廓之表而未遂也監司直指嘉獎旁午登庸臺省有可冀者又將與文學侍從之臣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以備朝廷會朝之樂熙熙乎大雅之音蓋有待焉

豈直小稾而已哉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丹山屠公朝宗初以名進士爲材御史一蹴而至僉都御史屢遷以至今職前後歷官四十餘年勤勞著于國家聲名溢于中國而達于四夷可謂人臣之極致古今之罕有也今年壽登七十鄉戚馮潤卿大尹裒諸鄉友祝壽之詩裝潢成冊將致之京邸以爲公壽謂予宜爲之序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適四方乘安車古之道也今公之引年得謝與否蒙賜几杖安車與否皆未及知公雖年至精力未衰優詔勉留必不得謝然古之大臣雖伊尹格天之勳阿衡之任亦終於告歸當時莫能留也唐之裴度歷事四朝功高位極請老不許復加中書令然午橋別墅野服蕭散前史稱之宋之韓琦出入將相勤勞王家亦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九日宴客之詩有要看黃花晚節香之句以是觀之古人出處之大節進退以禮義不敢苟焉公於此必知所以自處矣公之誕節在九月廿五日秋容漸老時菊猶存吾儕

相約候公安車之還相與採菊東籬下詠晚香之詩酌桑落之酒仰戴朝廷優待老臣之恩載歌大雅既醉太平之什亦天壤閒一樂事也其視左繩右墨憂讒畏譏者欣戚相去何如哉予於君爲金石之交重以葭莩之好欲如古人獻范蠡圖以爲壽而不可得於是贈之以言庸致忠告善道之義不知公以爲可不可耶（此序殊有深意）

（原評）

瘦齋詩稾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爲後來詩家口

嘗李白嘲杜甫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杜甫寄裴迪知君苦思緣詩瘦僧齊己寄鄭谷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其後又有謂郊寒島瘦者夫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而裴鄭賈孟亦各名家豈可以一時善謔名之乎後學廉於取名者以之自號可也吾甥虞讙靜之有孝行居喪過禮哀毁骨立自號瘦齋悲歌病吟有詩數百篇間以視予欲擇其可者以傳世予謝之曰昔王荆公嘗以宋次道家藏唐詩數百篇選爲百家詩選且序之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予雖不爲賢甥惜此日

力然老病荒疏識見粗淺況珠玉在前予方修容之不暇又何能辨肥瘦別姸媸於其間耶抑聞荆公嘗題金陵此君亭有曰誰憐直節生來瘦自信高才老更剛蓋以自況也賢甥之瘦毁于喪苦于詩今將老矣直節高才雖不及古人而古人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簡不至冗雜放逸故傳世難仰他人也詩傳則居廬致異終身衰絰不處內慰其內子之作人皆見之其孝行可知矣人將謂爲孝子豈但謂之詩人哉序以歸之

碧川文選卷四

碧川文選卷五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穉仲選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走書京師屬中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其先大名人自晉公顯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爲名臣其子文正公遂事眞宗爲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宗以直諫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

有諱軫者爲吏部尚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俁者爲工部尚書南渡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嶇者爲平江照磨其子舉之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簪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韋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倜儻好義工詩而尚文嘗取自宋迄今名公鉅儒爲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爲世美錄迺復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爲一言以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語者乃爲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事業無弗美者孟子以善信之充實爲美文言以德美之發於事業爲美之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尹伊陟之父子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德大業世濟其美非徒以駢圭襲組爲榮後世世祿之家夥矣獨漢之諸楊唐之諸蕭史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其有爵位軼於前德業替於後如公慚卿卿慚長者可以爲美乎若王氏者晉公作於前文正闡於後懿敏從而述之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疇罔俾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

十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爲庶而致謙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爲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世美庸有既乎余不佞不能爲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爲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氏三槐之堂子瞻銘之淸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人口文之至美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水草蜇吻澁齒啖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尙求如二蘇者重發揮之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龍巖縣修城記

洪武初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者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以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圮正統末沙尤盜起蔓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既平邑人誠前慮後累疏於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某年巡撫都御史滕公某申請始得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及經畫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衆議未協惟都指揮吳公杲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知縣韋侯濟爲可任而從與之於是張公屬韋侯任其

事顧舊城區域若干里公私之宇物其中欲置千戶所非廣其城不可然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旁多丘墓乃命墓有後者改葬無後者裒葬於屏處樹石碣曰叢丘又徙二壇而遠之倂其地廣凡若干里遂興版築甃石爲址而累甓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即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左右爲卒伍廬舍前立武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譙門有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街城缺其中以屬於橋因即橋亭以爲門殊非城制欲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廛居當毀撤以百數民不便迺令累石於溪中廣數百步袤數十步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上是爲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麗實與城稱其木石瓦甓匠傭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垂成而韋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博又能成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邑致仕教授蔣輔暨鄉耆蘇元璧僉謀記其

績而蘇之子鏸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也龍巖之邑始以寇警而城之城既立而寇以息城既圮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復廣而修之足以防未然威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既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韋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人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

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涖是邑守是城者勵焉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敎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敎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於古而生於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卽古之治敎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於兵燹國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卽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構之歲久且敝壞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邑詣學謁廟顧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飭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之廬遂創殿外廡東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門靈星門學門總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於政治而篤於敎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作新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治敎者乎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不可成而況射策決科何患乏人然侯且將遷擢弗克久於是以及其成也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必乎余於侯爲同年而其學之教諭楊欽訓導萬貫具

疏其事以求余記不容以蕪陋辭故爲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爲務云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從居邑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爲同年友屬爲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公所爲記十數篇鏗鏘焜燿震駭心目怳然自失故於齊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促之不已迺始强爲之言余聞婺之儒先有東萊呂成公者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作郎未盡其用尋以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婺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地也自是鄉人嚮風材賢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者比肩接蹤二百年間婺之文獻爲最盛蓋自成公倡之逺至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竝以奧學雄文任大制作然皆於成公拳拳焉欲紹承之覩諸續大事記思嫩人辭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婺學日微又百年於茲矣計其盛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深簷大廈岌業相望如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齋舍圮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爲志既成進士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迺以疾辭歸人觖望焉豈天欲復興婺學故使允達不究其用歸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爲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婺之墟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婺學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婺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拙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於允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月皆得以略云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韜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

公有弟四人長彥瑋次卽彥成又次彥玉彥潤公皆友之而弟亦無弗恭者公嘗於所居之第正寢之左作樓數楹面喁夷凌囂至窗牖洞開景物咸萃公每暇輒引諸弟登之迎白嶠之朝暾候石臺之凉月眄雲霏於臥龍之岡挹嵐翠於杜鵑之嶼溪光野色繚白縈青一望無際而或鴻雁和鳴於雲中脊令羣飛於原上物與人契景與心融或歌詩章或命觴酌或對琴奕啞啞笑言每至秉燭未已一日公謂諸弟曰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眈吾與若等相好於斯也欲以和樂名樓何如僉曰然遂以名之然未有爲之記者彥成今以屬余余憶彥成爲諸生時公嘗攜之走數百里謁余兄維新於鏡川上俾彥成學焉公與處旬日而還雖在旅邸怡怡如也越三月彥瑋來視之又數月彥玉來省之未踰歲而彥潤又至源源而來怡怡若一余未嘗不嘉歎之也俯仰之間倏已三十餘年前之五八太半物故今惟公與彥成在耳彥成初仕滇南萬里外公念之每閩浙中士夫之雲貴者輒往候問寄聲踰山涉海不憚道遠如是者十年而兄弟再會喜極而泣比者彥成待選於京欲

得江淮一州將迎公於廨以遂其私今乃得茂又將爲數千里之別念不忍舍公而去嗟乎亡者既不可追存者會不可常欲求源源往來於旅邸啞啞笑言於一樓如曩時之全美殆不可復余又爲之慨惜也然公方享眉壽彥成他日引年而歸復相會聚於斯樓之上山川如故風景不殊雖棠棣之華不可多得而芝蘭玉樹森然在列戲五采之衣獻九霞之觴而二老者欣然酣暢於光風化日之中其樂又何如邪余爲之記以俟

凝清堂記

韶郡太守松陽詹公天擇作新堂於廳事之後以爲燕休之所經始於成化丙午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而命之曰凝清曲江學諭孔宗魯謂不可無記乃走書屬於余余與公同年友也烏乎辭韶在庾嶺之南其北則郴州也韓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自韶而始故嶺南溪山之勝韶稱最焉郡治負帽峯面蓮山層巒疊嶂效奇獻秀者環拱而內向湞武二水自遠而來合爲曲江以繞郡城而清溪洪川澄碧漾綠者縈帶於其外蓋其江山清勝又郡境之最也新堂高明爽塏窗牖洞達喬木嘉

卉森然環列春華秋實暑月繁陰霜雪時降玉樹瓊林四時之景無弗清者至於朝曦夕陰與山水之清暉爽氣常聚於庭宇之間襲於几席之上使人神清氣爽若超乎埃壒之外者其景物之清麗又郡治之最也夫南州之清氣始於韶郡韶郡之清勝萃於郡治郡治之清景凝於是堂堂之名爲凝清固其所也雖然未之盡焉乾坤清氣鍾而爲人人得之以有生氣清則神清神清則心清心清則無所不清其不清者物欲撓之也水之至清撓之則濁隆冬沍寒水凝而爲冰則其清不可得

而撓矣人惟清明在躬志意堅定聲色貨利不能污也是非曲直不能眩也毀譽禍福不能搖也如是而推之政治雖澄清天下可也況一郡乎公以名進士歷尚書郎以至今職恆以廉貞自持不爲勢利所奪今其作堂以凝清豈徒在乎山川景物之間哉清其外所以資其內故澄心靜慮於一堂之上而施政行化於千里之外將使頑夫廉懦夫立而風清弊絕矣乎余爲記之以厲其成且使後之繼公而治者有考焉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平陽府吉州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敝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宇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興也陝右王侯彝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來知是州下車謁廟即有興廢之心以政治未孚於民勞之則以爲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既敝甚且規制隘陋不足以揭虔妥靈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私藏市旁近地斥廣之廟舊爲三楹間益其左右爲五間拓其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之寢前有張樂賽神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堊煥然一

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庖湢門屏皆具以爲新官未涖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經始於弘治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知永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記其成績因致書於其鄉達光祿少卿賀君恩聰屬予爲之記予惟城隍之名肇見於易城隍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社之外如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高城深池之設所以爲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亦禮可以義起者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如祭社之立壇

墠可也而爲之廟貌不經甚矣世說秦功臣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其言怪誕不可致詰廟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徧天下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鎭江寧國等郡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侯或爲公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國朝既正祀典止稱某府某州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陋矣著令凡有司涖任者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奸貪淩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

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爲警戒矣故予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攸始以及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麗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有所勸慢神虐民者知所戒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都城之門南曰正陽前臨四達之衢衢之左舊有急遞鋪其創始歲月無所於考正統己巳之變鞠爲瓦礫之場迄今四十七年矣大興知縣茹君紹賢始振起之作廳事三間左右廂房如其廨之間而殺其度前爲郵亭又前爲門爲牌額四周以垣於凡鋪舍所需什物無弗具者經始於弘治九年季秋之朏至仲冬之晦而工畢蓋其用工不滿百日其役夫不過數十百人其給公帑不過數十百金而君經畫有方民不知勞財不甚費而事以集功以就人以告予予曰此不足異也予與君交久矣知君之才足以剸煩治劇其興廢舉墜固優爲之一鋪舍之修立特其餘事耳何足異哉予獨怪夫自正統己巳以至于今非無賢京尹才赤令以爲政於斯也而一鋪舍之修立乃有待於君豈皆慮不及此與抑以

爲細務忽之而不爲邪夫天下之事其艱大者人皆憚之而不敢爲其以爲細務者又忽之而不爲此政之所以多廢墜天下之所以無善治也誠於其艱大者力爲之而無憚於其細務亦爲之而不忽則政事惡有不修天下惡有不治哉人曰子之言良是也請書君之事以示爲政者可乎予曰此小事不足書俟其大者特書之人又曰大者既未有可書小者又以爲不足書則人又將忽之而不爲矣請卒書之予無以辭嗟乎趙充國爲將繕治郵亭薛惠爲令郵亭不修史亦書之以示勸戒

也書君之事以爲世勸也亦宜（文小議大極有法度原許）

祁門縣新修學記

予讀周官六典至於教民之事參互考訂有以見聖人之篤於教也司徒率其屬掌邦教矣而掌成均之法以治學政則又繫於宗伯之屬師氏保氏以德行道藝教民矣而州長縣正又於其所教之事勸戒賞罰之御史掌國之治令固有事於教典矣而布憲之職執節以宣于四方者又所以弼教也六卿分職而教無不在蓋禮樂刑政皆聖人修道之教不獨司徒所掌者爲教也教道之重夫豈一人一職所能舉而勝之哉我國家稽古建官學校之教皆領於宗伯而州縣之學師儒分教之守令兼督之畿內有御史外臺有布憲又提其綱維而振肅之皆周官之法也法立而任得其人則教道舉賢能興化及齊民而美俗成矣記曰化民成俗莫先於學其不以此哉徽之祁門舊有學屢燬屢復弘治八年四月又燬惟文廟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知縣事韓君伯清顧瞻惕然欲圖興復咨於太守張君禎以達於監察御史暨大夫皆允其請乃集羣工飭五材心計指授罔不節適袤無幾區畫就緒學之舊址前逼廟垣衿佩不足以周旋因拓其址稍北虛其前爲廣庭遂構堂五間中三爲明倫堂旁二作軒東西向東曰毓秀西曰樂英堂下左右廊各七間俱以北上三間爲齋左曰居仁右曰由義餘爲諸生藏修之所廟之東西兩廡及儀門皆圮剝將壓悉撤而新之各五間靈星門及師生廨舍周垣橋道皆葺其舊而加飭焉經始於九年六月落成於十年七月於是廟學煥然一新矣提學御史方君誌行部視學見而嘉之訓導張君聰俞君瑞請紀其成方君以予嘗執簡從太史宜書其事俾諸生某某來謁不能辭予惟國朝建學立師設官分職一惟成周之制今祁門之學典教有張俞二君知立師道者也提學有方君公而明者也張君作郡韓君爲邑賢守令也祁門之士得諸君胥教誨胥勸厲其於所謂德行道藝者必有聞矣而韓君又能興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將見賢能之書又加於前禮義之俗化成於下鄒魯之風成周之治其始自畿邑以普及於天下乎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請以魯人之頌泮水者爲祁門願望之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祁門徽之壯縣也其山川形勝東北有祁山西南有祁門合而稱之以名其縣縣治之外門舊有譙樓榜曰明遠成化九年樓與榜皆燬焉久未克復弘治六年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越三年庶政惟和百廢具舉乃因故址復作樓五間規制高敞有加於昔樓上棲鼓以嚴更曙以時作息創於秋七月成於冬十月揭以新榜仍其舊名學官張司訓聰俞司訓瑞相與造侯以酒落之謂不可無紀載以垂諸後遂遣諸生某某來南都徵記

於予予觀漢書郡守縣令之治有譙門爲說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記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祁之譙門命爲明遠樓者固其所也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然則斯樓之榜亦可以爲盤銘歟登斯樓者高居遠望目之所見心有思乎必也見民之庶則思富之見民之逸居則思教之見民之饑寒疾苦顛連無告則思所以拯救之又思爲民興百世之利祛一邑之害不但譖愬之不行而已則其爲明且遠固無愧於斯樓也然亦豈無見貨而思罔之見色而思淫之見勢利而思趨之者乎則其不明而閉於近也辱斯樓矣豈惟是哉居考績幽明之任者且將榮辱其身可不愼乎夫魯人新作南門知者譏其過制葬鄉令更鼓分明聞者稱其善政今韓侯之爲此乃復舊而不過制其所以爲善政者又不啻此修先聖廟新學宮作平政橋賓祁民百世之利今復成此役公帑不甚費而民力不知勞蓋其才識明而知慮遠區畫有方也他日陟明遠到有可待者故余爲之記俾後之人登斯樓而出入是門者其覩之以知所勸戒云

都憲行臺重建記

松江府上海縣重建都憲行臺成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彥恭行部至止落之題其廳事曰正大公平燕寢曰敬畏既而知府劉君琬知縣郭經請礱石勒文以紀其事公曰然紀事之文必以屬之太史氏以予嘗爲史官乃俾來請謹按行臺在縣治東北一里許有川曰方浜韻書溝之納舟者曰浜蓋方言也浜之陽厥地爽塏厥向離明達路橫亙于前石梁翼左右其爲巡撫重臣涖官行法之所久矣門垣堂廡日就頹敝非所以嚴憲度

肅具贍知縣經欲圖興造以其事申之於府府以其事達之都憲既得請乃商工度材會計公帑之羨可以給費者皆必咨請以從事諏日興作悉撤其舊而新之前廳後寢各五間寢之後有亭假山花竹左右列置寢之前爲穿堂二間以屬于廳廳之前爲軒三間以臨于庭庭外甬道南出爲儀門三間儀門之內及寢之前左右廂廡凡十數間則吏牘之所棲徒隸之所憩庖湢之所在也儀門之南爲外門五間設扃鐍以嚴出入門之左右翼以垣牆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餘丈外門之前又作綽楔門三間榜曰都憲行臺又作坊門於達之東西東曰綱紀西曰旬宣所以嚴憲度肅具瞻者無不備矣作於弘治十三年正月成於其年之六月凡用公帑白金六百五十餘兩民知趨事赴工而不知費之所出也予嘗讀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秦漢以來則有御史大夫及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察舉非法今之巡撫都御史其職無以異也南畿列郡聖祖創業所基國家財賦所出巡撫之任每極一時之選若周文襄公三原王公者其政聲

風采猶可想見等而上之若宋之司馬公任中丞于畱臺言新法之尤病民者宜先罷其後爲相卒罷之漢之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此皆可法者又進而上之周公畢公保釐東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斯其至矣彭公之爲政知正大公平之體而又持之以敬畏大書而昭揭之既以勵己亦以勵後來繼今者究其所至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故予爲記其臺之成而以古今居是職者論次之使凡涖是臺者知所視效以古之聖賢自期待相與翊贊皇明永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哉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府治之南一百五里有縣治曰涇涇之南一百四十里爲旌德縣治涇旌之閒地名茹麻嶺有巡檢司焉距涇僅六十里抵旌則八十里而司固涇屬也先時涇之桑坑旌之三溪各有巡司桑坑者或徙之考坑商旅病焉當道者奏請合二司而一之以徙置于此地當南北要衝行者至止飢欲食勞欲息往往舍于逆旅其達官貴

人無所於舍則居停於巡司夫以譏察之吏徼巡之卒使之僕僕爾以勤館人之役非其職也其有持憲節握郡符綰縣章贊賓幕以申命行事者亦據館于此堂陛不嚴臺府胥徒與巡司屬人出入雜糅姦宄莫之禁尤非所宜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行部至此顧眄之閒以爲非便欲改圖之乃諭寧國守劉君涇縣令李君撤巡司之舊而新之以爲公館改作巡司於其右於是公館有廳事有左右廂有門各若干楹巡司有寢有堂有門有鼓樓凡若干楹不三月而落成民不知勞費而公館巡司各得其所李君以書抵予請爲之記且曰公館尙未有名惟命之從予謂公館作於寧國之屬邑當以其國故名之今之寧國唐之宣州也唐相張曲江公寄裴宣州之詩有曰遠近聞嘉政平生仰大賢蓋裴公之爲宣州首務教化治尙寬厚故張公嘉其政而仰其賢也然寧國之故豈獨一裴宣州之賢爲可仰哉有持憲節於此者若顏魯公之風節可仰也有握郡符於此者若江文通謝玄暉之善政淸才可仰也有綰縣章於此若李善之爲涇令呂誨之爲旌德簿皆可仰也其贊賓幕於此則有李博崔羣楊儀之者韓昌黎固謂藩鎭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也今之持憲節握郡符綰縣章贊賓幕于是邦以臨是館者盍亦仰前賢而思齊乎予因名之曰仰賢公館而爲之記彭公名禮以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改今職賢聲政績人皆仰之劉君名廷瓚李君名鸞皆以進士歷官御史以遷今職劉爲賢守李爲賢令亦爲人所仰者庸詎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故皆得牽連書之併勒之貞珉以示來者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先聖孔子廟歲久頹靡將壓且舊規卑隘弗稱揭虔妥靈縣令楊君子器欲作新而充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又言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涖茲土者皆可之而提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牘曰興學有司之首務況廟廡聖賢棲神之所尤不可怠遑其亟圖之乃俾會計務羨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董其役悉撤其舊而新之廟廡之側舊有倉從而之他以其地充拓廟址東西增四丈六尺南北增一丈八尺築其

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三間左鄉賢祠右名宦祠各一間靈星門如戟門之間門左有隙地爲杏壇其東子游廟後觀德亭前爲齋舍左右各六間其西明倫堂右及儀門之右爲訓導宅前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爲禮器之庫其西爲廩食之倉郎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堂齋及諸廨宇皆葺其舊而煥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之用百工之事其費帑羨白金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之師生咨於方君欲請文勒石

以示永久遂以屬予未幾而予器去爲考功主事今方君又擢山東參議因速予文嗟乎文逋久矣予非靳於言也蓋難爲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牆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親游聖人之門牆而得見之故能爲是言今去聖既遠學未見道望宮牆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爲言矣第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爲學道者勉焉不可不一言之常熟縣學建置始末自宋元以至國朝數百年間碑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矣今者作廟撤其舊梁得

見其題識實端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爚所建也以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建者其可信乎學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爲道盡在是者亦未然哉必若今之撤廟窺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然後爲眞知也大學明德新民始於致知格物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眞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有言游者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禮樂爲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於文學之科孟子稱

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爲豪傑之才鄉邑之士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今又得良有司作新廟學以振厲之抑豈無豪傑之士學道之君子得聖人之一體者出於其間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以彌成斯世禮樂教化之功哉是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予謀說哉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子嘗讀帝典之書說者謂典字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故凡庋藏之所多謂之閣若漢之天祿石渠皆藏書之

閣也宋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今之學校有作重屋以藏書者謂之尊經閣其所由來遠矣蕪湖知縣張君伯祥勤於政教興學勸士惟恐不及環視學宮有廢址在明倫堂後榛莽弗治進諸生問故則曰此中先有堂焉爲師儒之燕寢旁有齋舍生徒之所藏修皆廢久矣君惕然于中有意興復以學校之教治經爲先今州郡之學多有尊經閣以藏朝廷頒降之經書以資師生之講習此學獨無之不可不作也然猶不敢自專以言於郡守項君經則從以言於提學御史方君誌則從以言於巡撫巡按則從無一違者乃商材度工諏日興作首建尊經閣五間東西八丈四尺南北五丈高四丈餘閣之前左右齋舍各若干間視昔倍之內至殿廡外至垣牆下及泮池木植之損撓者甎甓之破缺者黝堊之漫漶者甃石之未完者皆葺治而新之凡用木以株數幾及八百石以丈計二百五十有奇甎瓦皆以萬計他物稱是作於弘治十三年三月成於次年某月學之師生欲紀其歲月于石以請予知縣以咨于提學二君皆吾鄉友也因以屬予予惟聖人之道備于六經經者載道之書也治經者從事于學問思辨身體而力行之達之家國天下巍乎功業煥乎文章斯尊經之至也豈徒尊閣之謂哉隨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經術經世務以有益于時其次也不及經世而以其學傳諸後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間以譁世取寵叛經離道無益于時無聞于後斯爲下矣蕪湖之士治經學道者衆矣其必知所擇哉以無忘乎亘有司建閣尊經之意哉是役也廟學皆修舊而已新創始者閣也閣之功爲大故爲之記其來請記者庠生某某董是役者鄉耆方椿也得牽連書之

碧川文選卷五

碧川文選卷六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稚仲選

濬縣重修廟學記

濬大名屬邑也大名與河間在宋時爲河北重鎭靖康之變皆沒于金以訖于元淪于左袵者二百餘年彞倫攸斁庠序之教可知已我太祖受天明命用夏變夷復中國衣冠禮義之舊學校興彞倫敘化成俗定又百四十餘年矣濬之有學肇自洪武癸丑知縣項如英作之祭酒宋公訥記之載之碑刻可考也其後敝而復修壞而復治者屢矣弘治十五年知縣郭君東山復加修治於禮殿像設飾舊爲新於兩廡壇宇廓隘爲弘於戟門易卑小爲高大門之兩旁左神庫右器藏門之前鑿池爲泮架石爲梁泮之外左神廚右牲房靈星之門舊柱以木今易以石皆前所有而故爲之泮則前所無也廟之後爲明倫堂翼以兩齋師生廨舍各有攸處皆葺而新之堂之東舊爲射圃其南爲文昌祠齋舍之南舊爲饌堂至是皆易置之以射圃之地作饌堂以文昌祠路

作甬道移學門直甬道以達於堂齋又新構學舍於隙地倍蓰於舊又新立二坊於通衢曰騰蛟起鳳又增置禮器什物範銅磁漆悉底法又改作文昌祠射圃亭于長春觀西而工始畢創于十五年之春正月畢於其冬十二月也董子有言古之王者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長久安寧數百年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宋自慶曆之初詔天下皆立學至元祐淳熙間道學諸儒繼作於是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粲然以明者諸儒力也雖更變故卒有賴焉金能取宋于汴其後滅金于蔡者亦宋臣也元能取宋于杭其後舉兵伐元者亦宋之故臣遺黎也我太祖之革元運亦先有假宋之名號者爲之驅除也方金元之有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然皆不及百年而卒歸于中國蓋夷狄亂華綱淪法斁固不能久而中國名教所在雖厄於一時卒伸於後世也然則學校之設禮樂教化之功所繫豈不重哉太祖創業垂統既重其事列聖崇儒右文益篤於斯俗化既成雖傳之

壹捌陸 96 冊
28A

千萬世未已今之濬又屬畿內漸涵聖化非偏州下邑可比玆又得賢令長作新之文風當益振士氣當益厲其於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師友之間講習討論知之明行之篤而處之當者必有在焉窮所養達所施也他日有能行義達道以翊贊皇明無疆之業斯其至矣若徒呻佔畢繡鞶帨以媒利祿而已豈所望哉郭君字魯瞻山東掖縣人以進士知縣事政教兼舉此其一事贊成其事者縣丞陳豫韓永壽主簿某典史某也請記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某也爲之請於予者其邑人吏科都給事中王君涓也併識之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弘治十二年夏六月提學憲副趙公寬行部至鄞鄞學師生言於憲副曰尊聖道斥異端吾儒事也今儒學之東有佛寺焉聖師廟貌浮屠之居得以尚之絃誦之聲梵唄之音有以雜之揚子雲有言在門牆則麾之今異端之教偪邇先聖之門牆不可以不麾斥之也憲副曰然遂移文于郡太守伍侯符屬縣令趙君經徙學東之佛寺所謂寶雲者置于戒香廢寺之址而以寶雲之址歸之學學之師生復言于太守曰道莫重於五倫其文載于六經學道必先明倫尊道必務尊經經明則人倫之道明賢能興而治化成矣故學有明倫堂有尊經閣今學偪側于文廟之西堂宇庳隘無地以建閣殊爲缺典宜徙明倫堂于寶雲故址而其後尚有餘地可以建尊經閣太守曰然遂移文縣令徙置其堂方議建閣以述職之行未遂也貳守俞君綸攝府事通守茹君鑾攝縣事相與經始而茹君嘗之甚力然皆遷免去任新令曾君直克成厥終予以致事得請歸鄞學之師生具述其事請爲之記予惟古今學記多矣四代之學三物之教道統道學之傳國朝建學立師之制前人屢言之今固不敢勦說也惟以古人之事有類於今日者言之唐之王仲舒爲江南西道觀察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韓文公書其碑稱其志儒之本達士之經宋有李大夫堯俞於宋城縣拆佛宇取其材作夫子廟石守道爲記而善之曰撤佛宇弱夷法也尊聖師明大道也今提學監司有王觀察之風郡守縣令有李大夫之善

抑豈無若昌黎徂徠者爲之記乎予非其人也尚何言哉竊嘗誦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師生言於監司守令者欲尊聖道斥異端明五倫尊六經其所聞所知偉矣監司守令聽從其言堂宇之庳隘偪側者既擴之而高大光明矣若夫尊所聞行所知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在師友講習力行何如耳學至高明光大而賢能賓興俊造登庸以輿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斯無忝乎朝廷建學立師之制與監司守令興學勸士之心

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勉之先是文廟聖像座隅復有石像一軀相傳以爲甬東書院所遺史文靖公刻于序拜亭者轉徙湮沒久矣因浚泮池得之以寘乎此予子茂深適見之以爲塑像之隅復置石像不幾於僭聖瀆神乎因捐金以請于學官爲之藻飾几座今奉安于尊經閣中併記之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伍氏兩祠堂一在安福縣東前街一在縣之荷溪皆宗人希淵方伯繼先志而成之者也方伯之子大參符敘

壹捌陸 96 版

28 B

其始末示予請爲之記按伍氏出于五代時福州長史諱諄之後長史自汀之寧化徙居安福之東隅有二子長伯謹居後街次仲傑居前街前街之系有諱詰者登宋治平進士累官四王宮教授遭元季兵燹前街之居燼焉教授之孫性中克復之有子七人長伯宏登洪武初科進士其後徙居荷溪次伯澄伯讓伯謙伯川仲矩仲舒散居縣之北鄉性中所復之居遂曠廢僅存數楹七房子孫以事入縣城者寓宿而已方伯之父封員外公於天順癸未初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祀性中伯

宏暨祖考而伯澄等六人亦祔焉至方伯以爲祠爲本支而設附諸旁親恐非揭虔之意乃於成化甲辰歲即前街之居葺之爲祠凡若干楹閒以與七房子孫共祀長史宮教性中及伯宏伯澄等七人性中所遺祭田七房子孫輪掌每歲清明一有事于此前街之祠自始祖以下祀之也又以荷溪之祠歲久支蕃不足以容衆展禮乃於弘治己酉歲徙置于舊祠之南增構若干楹閒專祀性中伯宏以下本支其旁親不與焉伯宏所遺祭田其子孫二支輪掌每春秋二仲再有事于此荷溪之

祠自高祖以下祀之也古之聖人制爲祀典天子七廟有禘有祫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餘亦親盡祧遷而已況下此者乎後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廟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時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且謂祖豈可厭多苟其所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朱子疑其說之未及討論也乃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禮猶存始祖先祖之祭蓋未成之書與晚年定論不同也然則士大夫家祭及四世不可過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遺祭田歷世雖遠不得廢祀若安福伍氏之兩祠堂是已員外公始爲荷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旣合禮矣方伯爲前街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長史則十八世祖也不已過乎豈以程子所言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而不疑其說之未及討論者耶抑以朱子所言盡孝子慈孫之心而不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國初以至於今登進士爲顯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先之禮其亦過於厚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祠堂

之祀止於四世四世之上塋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廢祀者祭之墓所可也若曰喪祭從先祖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伍氏子孫惟守先世之成規而勿廢墜焉亦可也予言未必合禮請勒之麗牲之碑以俟後之知禮者考定云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城南十里許有阡曰南岡湖西陸氏祖塋也肇自宣德間一府君始葬其中厥後族葬已數世矣顯者贈刑部尙書二府君贈兵部員外郞五府君贈江西道監察御史五府君錫誥焚黃有光先隴非一日矣族姓蕃衍後死者又別擇山地以葬春秋祭掃各豐于昵而簡于祖塋之禮成化間監察之子儁爲郡庠弟子員慨念祖塋祀禮之缺重悲父母早世未能供一日之養乃白於叔祖大司寇康僖公欲勸族之有力者共置祭田以供祀事人各異心不果成也與衆誓曰他日幸得科第當以有司坊牌價銀買祭田也弘治壬子果膺鄉薦竟以有司所餽價銀四十兩買田八畝專供祖塋之祀循昔之願始遂然念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育之恩未能酧其

萬一又處田畝不多歲更世改或久而湮沒請予記其事將刻石瑩堂壁閒使後之覽者知其所自俾吾子壻也以福建按察副使致事其自述如此予因而系之以辭曰

西湖十洲閒三島百年行樂仙夢杳喪車幾度出城闉埋玉南岡多宿草顯揚潛德屢焚黃省郎御史尙書誥御史初爲諸生時三復蓼莪思欲報鹿鳴宴裏一鎰金買田八畝供祭掃尊尊親親恩罔極顧此幺麽奚足道世俗計利忘其先報本追遠事亦少先世墓田誓與人

詎肯捐金爲蘋藻君美此舉良可書以厲薄俗爲世表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宋乾道淳熙閒吾郡有四先生以理學名天下慈湖楊文元公定川沈端憲公廣平舒文靖公絜齋袁正獻公是也當是時朱子在閩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諸儒之學以孔門所傳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地天下傾而仰之如水之江漢星之斗故四先生能自得師取友以成德業時則有若太守張侯尊賢育材賓興勸駕預有力焉張侯以乾道三年擢守四明修起郡學舉行稽古禮文之事士氣聿新名儒繼進乾道五年文元端憲同登進士八年文靖繼登正獻登于淳熙八年而嘉定七年袁甫狀元及第實正獻公之子也是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張侯一守四明得百世之士數人於數科之閒信乎豪傑由科目進也四明文獻於斯爲盛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太守張侯名與乾道太守適同其尊賢育才之心又同今修起廟學作新士氣又無不同經始于正德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棟梁桷榱厥材孔良黝堊丹漆厥繪孔揚殿廡堂齋煒然輝光博士諸

生周旋其閒嘉其成績不鄙謂余宜書其事昔魯侯修頖宮詩有頌美而春秋以爲常事不書固也然吾郡廟學宋乾道閒太守張侯修之屢廢屢復距今三百四十七年復得太守張侯修之似非偶然亦異事也四明文獻將復盛之兆乎四先生之理學將復見于今乎吾黨之士尚思景行先哲進修乎德業而奮發乎文章擢倫魁登樞要翊贊天子植無窮之業不顯張侯亦有無窮之聞哉勒辭貞珉傳之永世尚有考焉張侯廣東人第進士擢御史以言事去職今復起爲太守字廣漢名津

乾道閒四明太守亦張姓而津名故予文及之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甲子冬監察御史車君梁奉命巡按兩浙風紀激昂政事修舉尤以興學造士爲務月朔十五日例以香幣展拜先聖於杭州府學登進諸生勉以進修德業志於兼善天下閒嘗仰瞻廟貌環視學宮其闕有當修舊增新者隱度于心久矣至乙丑之秋命三司諸大夫儒學官僉議興作衆情惟允乃具五材役羣工屬提學憲副陳君玉總理之知府楊君孟瑛暨其僚佐更督之千

戸卜吉孔仁教授陳琬實董其役凡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鄉賢祠以次修葺柱石簷榱之傾壞者易之以壯固門庭藩廡之湫隘者更之以爽塏黝堊黑白之漫漶者飾之以鮮明於大成殿東西墀內鑿二井各覆以亭戟門前之泮池舊有三橋偪仄今去其二築石堰以疏淤塞靈星門外相距五丈建兩翼門各三間東曰義路西曰禮門又東隙地則建樓一所題曰應魁皆前此未有也經始於乙丑之秋九月其冬十月畢工費悉出於公帑一介不取諸民於是學一新人爲之拭目改觀矣布政使林君符戈君瑄屬參政伍君符致書而俾訓導陳銓實來請記車君庚戌禮闈守阯所取士也綽有才望議論侃侃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其修學一事豈足以盡其猷爲似未足書然天下之事興廢補弊易爲力人或忽之而不爲極弊大壞難爲功人則悔之而莫及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始弊而修之日新又新則不至於極弊大壞矣商之中興也伊陟巫咸佐太戊振起之周之中興也方叔召虎佐宣王修復之故商祀六百周曆八百皆以興廢補弊有其人也今於車君修學

一事而重有感焉不可以爲不足書也然世之爲監司直指者惟汲汲於簿書期會法令所及者爲急而於學校教化之務顧不遑焉車君此舉尤足書也杭爲文獻之邦士之游儒學而有志於天下事者其有味於斯言乎修德講學日新又新無或廢墜以成可久可大之德業亦若是也故因記以勉之若夫學之建置沿革與國家興學造士之制則有前人之碑刻在茲不復贅

劉憲使傳（父忠愍諱球）

昔蘇子瞻舉申包胥之語謂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且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余以爲人之勝天暫焉耳天之勝人恆且久也善惡之報近及其身遠在子孫皆理之所必然者也故翰林侍講贈學士謚忠愍劉公在正統間以雷震謹身殿鴟吻上言修省十事其間攙權綱以親政務等語忤奸閹王振下錦衣獄振嗾其黨指揮馬順害之其死甚烈已而振勢益張黨與益熾遂致北狩之變振死于兵順及其黨皆誅於是忠愍之節暴白于天下其後二子皆至大官諸孫世濟其美于以見人爲之暫終不能勝天而振順之惡誅

及其身忠愍之善慶延子孫未已也忠愍長子官至左參政仲子官至按察使二惠競爽而按察公余嘗受知焉故余傳其事而以忠愍先之亦竊取太史公列傳之義其傳曰按察公諱釪字伕和安福人也其世系具載祭酒李公時勉等所爲忠愍誌傳公自幼好學忠愍授以春秋經傳皆通習之姚文敏公夔學于忠愍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甚奇之復從禮部侍郎李公紹卒業學成行立會忠愍被難痛憤幾不能生遂絕意仕進追振順等死忠愍被襃賻刑部侍郎楊公寧巡撫江西召公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矣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始幡然起應景泰庚午鄉舉薦名第一人甲戌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文綺楮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立朝行部甚得憲體嘗巡福建有都指揮僉事錢軺與其僚劉甲有隙劉構軺于鎭守中貴以兵夜圍其第軺逸出中貴遽以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軺已詣公自首公奏辯實無反狀軺猶械繫至京竟得釋每語人曰吾微劉御史者族矣汀州豪民欲攘其鄰之墓地弗遂乃譌言其地當出帝王以獻于朝致

遣官會公驗之公曰遐荒之地寧有是耶乃抵其豪以法且斷其山隴以杜後人之覬覦者福州有何布政之父嘗賈于廣會朝廷遣中貴及御史入廣取珠珠不足或言何之父私取之歸者御史輒以聞事下公捕繫追取之都御史寇公亦寄聲必欲追償庶免貽患公察其冤歎曰吾豈能逢迎爲悅而寘人死地乎乃會官鞫問卒無左驗奏上何之父子皆免及巡京畿眞定有嫠婦不安其室宗人醜之其箠之至死有司以謀殺坐死者六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讞從末減廷議是之

其平反刑獄多類此然麗於正法者亦不苟貸有都指揮仲榮提督海道受賄有都督桂福彎卒取月錢皆劾治之時英宗勵精爲治繩下以法每遣人偵察奉使不職者罪之獨於公得其善狀以聞且曰此忠臣劉某之子也上爲之惻然因令錦衣檢簿書劉某得死之由吏以年久無稽報然上有意欲大用公而已不豫矣憲宗卽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公至則明教條嚴考校旣程其文必廉其行士皆奮勵篤於文行擢倫魁爲顯官名臣者多出公門陞按察使明愼用刑不事苛

刻民無冤者未幾以母喪去服除改雲南按察使時鎭守中官錢能怙勢黷貨遣其麾下指揮號郭京官者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開啟途縱之還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郭紿其酋詭先入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旣傳聞籍籍朝議以王公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其地至卽令按察官捕郭指揮欲窮竟之郭赴井死復逮治其黨輒命公處分公爲中官開陳事理明示禍福俾勿梗吾治自是雲南之兵民得安靖者公有力焉戊戌春述職至京遂致仕歸歸七年以疾卒年六十四子纘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郎中絢鄕貢士俱嚮用未艾云

太史氏曰余觀漢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蒼分封爲安成侯一作安城在豫章郡及長沙國長沙屬邑有安成卽今安福也今安福劉氏相傳爲安成侯之後其亦有所自邪然定王子元光六年侯者四人安成宜春句容容陵也元朔四年侯者六人路陵攸輿茶陵建成安衆葉平也五年侯者五人夫夷舂陵都梁洮陽衆陵也舂

陵之後雖中興漢室今求其苗裔已不可得況其他乎獨安成之劉有若忠愍憲使者文章節行政績表表偉偉光前裕後若是嗚呼其遺澤深遠矣哉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像贊

英標山立修髯戟張津津眉宇楚楚冠裳其形於外者可卽其有諸中者難量胸吞雲夢之富心羅列宿之章著書屬文力追往哲稽古訂今尤其所長官序躋乎三品文名溢于四方惟其志於大行汲汲皇皇人得乘釁力扼其吭再起再蹶不勝憤懣以卒於瘍惟天子明褒

贈有光嗚呼河東子厚雖以疏儁獲訕亦以材高見忌而終于投荒西崑大年史稱其剛介寡合則豈肯以丕休私其鄉士憎多口其亦何傷惟璠琚玉珮之辭抑而愈揚蓬山冠鰲之筆久而彌芳公殆類是可謂不亡

林都憲小像贊

都憲林公待用自爲秋官時以崇正擊邪至下獄謫官未幾牽復遂屢遷至按察使又以持正不阿引疾致仕久之召爲布政使不起後起都御史不得已就職忠讜氣節爲當今第一流人物文章刑政又其餘事蓋孔子

所謂大受也公於予爲同年友閒出其畫像半身小影視予予爲之贊曰

蟬其冠其容之端冰清玉寒豸其服身不枉曲惟知邪之觸雖未見其全體而僅出其半已使人至不敢仰視頫首而慚汗第不知其腰以下視古人之寸度何如若復盡其全體以悉其步趨則當見其奔軼絕塵之勢可以接武臯夔躋世唐虞與八元並驅而寘四凶於必誅者歟（東坡王元之像贊當拜下風原評）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成化庚子京闈取士孰持其衡吾兄文懿得一士焉文辭偉麗以冠賢書以語同事曰此奇才北士罕儷周郊之麟冀野之驥拆卷知名南宮白氏一日聲華朔南是暨旋登甲科廷魁及第史館編摩講筵登侍駸駸要津日升川至惟文懿公先識惟睿目之爲麟今果出類目之爲驥今果騰驤尙愼其馳不踣不躓其將爲亨衢之大行而終爲文明之上瑞也邪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竊聞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君父有急爲臣子者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爲弟子者能不爲之一赴愬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嘗進草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說幸甚生等伏見受業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官文學其陞授本學也端規範以律己嚴條約以誨人賢者奬之以恩不肖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給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貧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之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遠行而無資者厚贐以

遣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出其門者往往知尚廉恥敦信義而士氣爲之一振斯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歎而深惜之不得已而有言也昔楚巨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者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爲師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投石超距之

事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成而化導益篤恐未可以爲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爲老疾者豈以教授平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以老辭遂以爲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期月以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素行不謹者同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使人侮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爲深惜者也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之不爲多雙鳧去之不爲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衆留一成教授豈爲妨賢路哉正恐繼之者未必如其賢也轉移之機惟在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款款之情固所願而不敢請耳昔陽城爲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爲過舉也哉伏惟台慈洞察矜其情不錄其罪幸甚

與屠朝宗書（先生後不得謚竟以是書受中于新都楊相公萬世子孫能無飲血原註）

今月十三日早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廷杖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間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王可爲忠言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忤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爲必不能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爲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

明王從諫若轉丸者恐不足以希望聖德第爲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閤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爲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爲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閤下卽請委尙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閤下自以爲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略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旣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閒旗校四出搜

索公署叫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歎以爲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爲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玆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罪之亦不終日釋之況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爲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廋辭隱情須下獄鞫問邪伏望聖斷卽時處分俾復厥位庶無曠官也若能早以是啓悟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事猶有餘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衆口嗷嗷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閤下自以爲善處者人皆以爲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閤下及今猶可一救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閤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閤下思聖天子所以信任之

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等伏見本監爲事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先任祭酒禮部侍郎邢讓俱以錢鈔事坐罪者臣等實爲陳鑑等門生備知所坐罪由以法論之固有可罪以情言之則有可矜故敢冒死而爲一言監中錢鈔本祖宗養賢之惠也但每歲錢鈔到監多不及期有該支監生先已撥歷出監其尙在監者不時唱名給散其已出監者或未關

領以此錢鈔留積在官遇有公用則取之循習已久邢讓等繼爲祭酒司業習熟見聞以爲常事因而修葺齋堂置造器物實有功於廟學祭死藥病犒賓餽贐亦有篤於人倫以爲官物還爲官用已無所私不復顧慮支費旣廣案卷不明本監官屬自相舉發於是刑部參之科道言之聖明宸斷書令三法司錦衣衛究問各差御史等官親到監中查考前項公用幷令牙行估計數目皆已明白其間尙有實曾支銷查無左驗者蓋所收錢鈔虛數雖多堪用者少且器物有昔貴而今賤者其錢鈔則昔賤而今貴也官府修造費倍民間今以民間時値以估齋堂什物之類豈能盡合時宜其餘公用尤多日久不能悉記法司無所憑據三人各坐侵欺實則但因不悟循習之弊不明出納之數以至於斯此其情之可矜者也今三人所坐侵欺錢鈔以銀記之各不過三四十兩之數耳彼皆身居重任家有厚祿且久處詞林素厲名節豈肯侵細微之利以受汚辱之名哉今以公用之費而爲己私之罪此又情之可矜者也大抵此事刱發人皆以錢鈔數多動經數千百萬謂是三人侵欺

入己物議紛紛今查盤鞫問乃知錢鈔數多以實價估之不過銀一千餘兩皆費於公用而三人所坐侵欺者各不過三四十兩是以前之議者今多轉而惜之臣等於陳鑑等雖有師生之恩豈敢曲爲營救但念此舉有繫國體聖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業一旦竝以可矜之罪而去書之史冊誠非所以示天下萬世也況人才難得而此三人者文章政事□□□□使罪實有之是以二雞子而棄王城□□□□情可矜如臣等前所言者哉昔堯爲君皐陶爲士人有陷於罪者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豈皐陶以堯之所可宥者而故欲殺之哉又豈堯以皐陶之所可殺者而故欲宥之哉蓋皐陶執其法而欲殺之堯則矜其情而欲宥之耳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問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有司知有皐陶之法而已伏惟皇上聖德如堯特矜三人之情而宥之復其職位豈不兩全也哉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使臣等今日事師坐視其難而不言則他日事君又豈能捐軀徇節以盡其忠邪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茅之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曰君曰父曰師事君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忠事父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孝事師而不致其身謂之不義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伏見授業師國子監祭酒某司業某前祭酒禮部左侍郎某因費用本監養賢錢鈔爲官舉奏刑部參提科道彈劾三法司錦衣衛奉聖旨究問擬以侵欺罪名罷官爲民臣有以見皇上聖明威斷法行自近雖侍從大臣不少假貸其大公至正之德誠足以服天下警方來也臣等竊惟某等擅用在官錢鈔案卷不明有司無憑左驗坐以侵欺之罪誠法律之所當然固無詞矣但念某等所用錢鈔大抵皆爲臣等以臣等之故而使其皆受侵欺之名私竊痛心跼蹐不能自安輒昧萬死冒進一言仰賴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既不加罪臣等又令該衙門知道大造洪恩雖殞身碎首不能圖報萬一也抑思某等實則不悟官物不宜擅用竝無私將分毫入己神人共知天地可驗使臣等昧師生之義避斧鉞之誅不行再爲訴辯是上負聖君下負於師矣且如某等任內所收

錢鈔以銀計之不過一千餘兩蒙差御史等官帶領牙行照依時値估計所費□□修造房屋置買書籍器用可驗者已該六百餘兩所餘四百餘兩雖係公用但無文卷可查法司難以准信故以坐其侵欺之罪然遞年進士謁廟監生中舉俱有筵宴花紅每季考課賞賚臣等皆有書籍紙劄他如助喪醫藥賑濟貧乏所費不一通以銀計何下四百餘兩此等錢鈔本爲激勵周給臣等而用雖無文卷可驗實則人所通知今以侵欺罪名坐之其迹則是其實則有不然伏望皇上察其實原其情宥其侵欺之罪名則非特某等之幸實天下師儒之幸臣等之幸也抑臣聞太祖皇帝有曰君人之道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略其小過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今某等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且其所犯有擅用之過無侵欺之實今皇上體祖宗之心法堯舜之道矜其才略其過曲爲赦宥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法必加於大臣如此義之盡也納芻蕘之言而優禮大臣如此仁之至也伏惟聖明留神考察幸甚

碧川文選卷六

碧川文選卷七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稚仲選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日新父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禮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爲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爲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覬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廢牧芻菽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爲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湖三泖每攜客泛舟觴詠琴奕取適山水開宅前累石爲山有峯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慊乎歲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即廣次違次恢後君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遂側室范出也君性至孝早喪母哀思罔極寤寐見之有夢萱詩卷事父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違離有願長相見詩册皆文人墨客爲之紀述詠歌者也戊子歲父遘疾危殆君百方療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君之卒父尙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爲恨口占一詩而絕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黎外集對鄠人之說也其略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爲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刲股以瘳父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爲誠孝者邪是宜銘已況其他行亦可書而虞之哀懇不可拒乎銘曰

夷其股惟以活所怙屯其膏惟其爲底賨退之速命之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弗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溥其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

誠意伯劉公爲修家乘者祖原善考寧以君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頫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爲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不中卽更治書遂涉獵羣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羣玉摭其故事叩之應答如響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況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之得上乘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燄中矣蓋有天幸焉再試不偶入大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苦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溫聞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既捷禮闈入對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爲一甲第二或識其楷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爲嫌乃寘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爲慊尋拜刑部河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飾吏事不爲法家深刻嘗被命錄囚南畿多所平反有揚州衞劉愷者坐誤傷人抵死罪屢稱冤君爲詳讞活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壻任

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陶爲營救知君不可以貨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從戍邊君之公平不徇法類若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死襄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所出曰宗曰宇曰守側室吳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能起猶匍匐走淳安乞商公爲墓表往松江乞尙書錢公原溥爲墓銘以爲親不朽計他可知矣在太學時有李生者死無所歸君爲殯斂且書片紙標諸庠門壁間以求賻於衆友歸其喪於鄉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君爲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賻之而得歸葬于遼東其他義舉若此者尤夥也君自爲應舉文字下筆輒爲學者傳誦至爲古詩文皆有作者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麗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

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見於世以傳諸後其志甚遑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爲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諸孤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爲之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何忍不爲之銘哉且因其事狀參以余所知者序而銘之曰

垂天之翼南溟是適去以六月倏焉止息翩雲之足中道而踣駿骨千金埋于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昭之以永厥垂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壤爲海所齧每一裂輒崩數十丈既盡吞鹵地遂覆故隄陷桑田及廬舍駸駸逼城郭衆皆皇駭歲復大侵蕩析阻饑之民叫號于道相屬時有誼士徐君發廩作糜餔之以十數鑊列廡下煮糜以數大缸列屏外受糜以數人扼闔之東西俾饑民二十爲羣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呶擾攘者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衆至一石五斗日給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勞鄉人歆動列狀欲助君賑饑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患既息歲亦有秋乃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逵不遒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戍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爲人精敏仁厚自孤童輒能治生累至高貲友于其兄慈子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部主事得以其恩被敕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耀加焉於是君年七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囑以後事曰吾已瞑目無憾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配王氏有賢行先君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卽寬爲繕部三年更祠部次敏惠睦女五人王儉劉芳孫泰祝乾崔巽爲其壻巽爲海寧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以其鄉友秋官主事祝君萃所爲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攜寬道數百里抵余家俾授業焉屈指二十餘年矣今方喜其父子之志有成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君之行誼有不可泯而餔饑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歲饑輒作糜餔民者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

偉故無遑不逍之余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爲民思患預防及患已至不能爲之救恤其或救恤又區畫失宜民亦卒不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且區畫井井全活其鄉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耶且長民者有可以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爲君乃以已費而爲之抑又賢也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使世之若君者在在有之斯民其有瘳乎乃爲之銘曰

雨暘之愆海桑之更其濟乎民者人莫與京高貲遐齡子貴身榮其得乎天者人莫能并褒封有命旌淑有亭

吾又爲之銘豈獨永其聲亦以使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仁宗皇帝時有被選爲貴妃者詔徙其家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爲神策衛指揮僉事即文暉之祖也今文暉伯兄襲指揮者有二女一選爲秀王妃一選爲徽王妃仲兄爲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尙嘉祥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尙嘉善長公主俱爲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是固其家累世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內德之茂有助焉若文暉之夫人蓋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泰州人考士和以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妣周氏贈宜人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旣長擇配以歸黃氏祗尊章諧娣姒羞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旣貴戚之胄輸家貲助國費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循雅飭靡有富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二王妃屬爲叔母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內必以敬恭申命兩都尉一爲從子一爲外甥以時來見閫門與言未嘗不以毋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於所生子女教戒

尤爲諄切子二人長曰鉞次曰鉉皆讀書尙禮無紈綺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銳次適南寧伯毛文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之風故戚里中稱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爲狀其行偕來乞銘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內德之茂者邪而黃氏一門之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之無聞於後也已爲之銘曰

於赫黃氏寵冠戚里三妃上嬪祖姑孫女帝姬再降內外昆弟亦有二女夫爵埒只華轂盈門玉帶金紫家道之隆率由內始懿懿夫人克相君子恭以爲基儉以爲履以迪宗姻以昌胤嗣古有母師庶幾是似我銘昭之俾紀彤史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予聞前代師儒通經學古以教人者得門人弟子以功德言顯聞於世斯爲盛矣然其教未始不行於家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者尤爲盛也至於婦人女子亦率其教而有德有言有可稱述其不爲尤盛哉若秦博士伏生之女能口傳尙書於缺學之後漢班彪女曹大家能踵成漢書作女誡又有節行法度晉有宋氏能傳父業以授後生使周官學復行於世至號爲宣文君何其盛也予始游郡學時姑蘇坦庵成先生爲教授模範甚良出其門者後多顯聞若今太宰屠公朝宗予兄惟貞都憲憲副楊君質夫皆是也蓋坦庵之學得之於其父辰州教授公與其兄御史君聯踵世科父子兄弟文章節行亦一時之盛至其女子若陳孺人者又有婦德婦言爲

可稱述蓋其家教然也故予欲書孺人之事而以坦庵之教先焉孺人諱妙寧姓成氏爲辰州教授諱公錫之孫監察御史諱規之姪坦庵先生諱矩之女嫁同邑陳氏爲少保右都御史僖敏公之曾孫婦按察僉事之從孫婦今宣義郎名朴字從文之配也兩家門戶相埒而孺人承上接下處內外宗姻咸有禮度於凡冠婚喪祭之儀或豐或儉皆有節適人稱其賢德者衆口一辭自其幼時坦庵教之誦詩書習楷法亦能通曉久而不忘其對宗姻教子姓亦時時稱說詩書人尤贊美之以爲非儒家女不能也有一子一女子夔九品散官女適趙思孫男一照孫女二孺人卒于弘治乙卯七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八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適予將命諭秀南畿還過蘇從文乃以憲副陳君琦所爲狀屬予銘予固親受坦庵之教者孺人爲其女又有可稱述如此銘可辭乎銘曰

蓬生麻中能自直況於蕙蘭得培植爲女爲婦遵內則
一朝埋玉人嗟惜蕙枯蘭萎香不息百世餘芬在銘石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戸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諜報自某所至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勦屠之信具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八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立見虀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勦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咈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邪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可不可也天子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爲寇民不死於寇卽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之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公諱廷綸字允言其先汴人七世祖義尙宋宗室女嘗爲漕使於廣宋亡因家新會曾祖秀實遷廣西之龔州卽今平南縣也祖惠領鄉薦爲政和令已去而民思之爲之立碑考輝以鄉選第一人歷香山翁源二學諭有文行妣黃氏御史賀相之女公少警敏趨庭學詩下筆輒有奇語正統丁卯發解廣東第四人詩遭父喪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又丁母憂成化乙酉授南京戸部主事清嚴不受私謁素與監倉御史不相能適有委吏咎其役人之盜廩者因致死御史聞公亦嘗咎之乃嫉吏必連引公幷取其獄詞改抹傅致公罪公投牒省臺訟怨于京臺臣劾公擅離官守遂落職人皆冤之僑居南京日以詩書教子視世之勢利泊如也成化甲辰以子深貴推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弘治元年自南京挈家還廣至全州愛其土淳儉購地築室居之深聞母喪回公尙無恙服闋促令還朝勉以進德學修職業深謹受教別踰年公自覺非久於世者乃區處家事手書遺訓十餘條以寄深深方驚痛而凶問已至矣公以弘治乙卯十月七日卒距其生永樂甲辰十月廿五日春秋七十有二先娶郭氏繼崔氏梧州千戸貴之女先公五年卒子男五長徵鄉貢士早卒次卽深今爲翰林侍講次澈次

灤次潚女二長適平南學生謝天錫次適全州學生蔣尋孫男三概樾楫孫女五皆幼公性孝友人無間言與人交重然諾人有過或至面斥改而止人以是敬之以是疾之其坐廢免亦爲睚眦者所中非其罪也居閒處約非義不取嶺南禁屠牛甚嚴非官司有驗不敢宰鬻有能爲之取驗者多得利鄉人絕戶之産力能規取之者亦爲己有公皆不屑爲也平生侃侃言論每以生靈爲念其說譁將也以數語活數千人命聞者壯之公亦自負謂生無益於時惟此一事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

考也澯始發解公攜之濟揚子江疾風折檣敗舵舟幾覆公取瓣香祝天水工以觿插舵鐶中斡之而濟人以爲陰騭之報公既被貤封享祿養壽考令終而有子鼎貴顯揚未艾天之報施尚未已也澯奔喪還將以弘治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全州右山之麓以合於崔夫人之兆予與侍讀楊介夫皆其同年相厚者介夫既爲之狀銘宜屬於予也不敢辭銘曰

今之兩廣古百粵裔夷伏莽曾竊發虎臣鼠首莫敢遏屠戮齊民冒功伐片言出吻千命活壯哉張公眞義烈鷸雲奇驥等閒蹶吐玉神駒卻超絕施報乘除理不越翛然順化歸其穴後欲知之視銘碣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予觀古之爲人母而得顯名於世者未有不因其子者焉姜嫄之名也以后稷簡狄之名也以契孟母以軻范母以滂陶母以侃下至歐蘇二程之母亦莫不然雖其母之賢不可泯亦惟其子之故而益以顯也然歐蘇程氏之母皆其子能自書其事其他亦皆良史書之故其事迹顯而傳後世爲人母者豈盡不如古哉其子或不

足以顯之又不能自書之而所書者又不得良史故其事迹泯泯無聞是可惜也吾於亡友劉景元之母夫人之喪而重有感焉景元嘗爲予言其母之賢行有可與古之賢母埒者不一而足景元有學識操行方以行道顯親自期弗究其志以沒予既哀之今於夫人之喪使景元而在亦必能自書其事然既不可得而予昔所聞於景元者又多遺亡茲其弟戡所狀者又皆常事且予亦乏良史之才其何以顯白夫人之賢以慰吾亡友於地下哉雖然不可不爲之一書也夫人姓趙氏諱某父

振顯母雷氏世居安福之古源嫁同邑三舍劉氏爲贈編修某之配封太孺人事舅姑甚謹相夫治家甚勤聚族千指而處之甚睦嫁三從女不使失儷甚有恩其常行多類此及景元將命安南所親謂夫人曰賢郎此行不患無橐中裝也夫人作色曰是何言哉吾兒素清介亦不待吾教戒吾顧不能爲崔玄暐之母乎景元至安南饋贐之物一介不取藩王陪臣踴蹐弗寧至戢色言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及上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予之所聞于景元者惟此不忘耳是亦足以表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夫人子四人長識卽景元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先卒次卽識駙馬都尉處訓導次景愘景隆亦早卒孫八人棨棖梁俱庠士次梃柝根森樵曾孫五人曉暕旦昉晶夫人以弘治八年十二月十二卒得壽七十有八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葬廬陵梅花塢編修公之兆銘曰

是惟劉景元之親之墓景元國士人所敬慕其親窆茲
景元旁祔嗟後之人尚無傷其封與樹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蘇州通判費君諱燦之妻封孺人羅氏洛川知縣諱端之女也羅與費之先皆浙東人羅山陰費慈谿永樂間徙高貲富人實京師羅與費貲皆中徙故今皆爲大興縣人孺人生而貞淑不妄言笑洛川公名之曰淑貞擇對以歸通判君君時初發解家尚窶相與處約無戚容僅三月喪舅至捐奩具以佐費無難色君爲潛山知縣孺人奉姑以就祿滑甘滫瀡之養無不如志及陞大同通判姑不欲往則留京以事姑姑沒親爲衣衾棺斂無違禮君還喪次無餘憾焉君歷任潛山大同後更判蘇州先後二十餘年所至民安所去民思已去而家無厚畜蓋以孺人內助之賢能安於儉素每以守己保民之道勸戒相成也其子鎧以進士出宰泰和亦以勸戒其夫者誨勵之其壻王術以進士出宰嘉定又以誨勵其子者訓飭之蓋孺人之言曰自吾爲女從先君子洛川暨爲人婦事君子于潛山作縣之道聞之熟矣守己當如女之守身保民當如母之保子我爲女婦知所以守身者清愼之外無餘事知所以保子者誠愛之外無餘法守己保民之道亦猶是爾故孺人之相夫與教子壻

者皆此道也是可謂之賢矣孺人子女皆三人長子郎鎧今湖廣道監察御史次鑌又次欽長女壻王和試政工部進士次郎王術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又次國子生侯巽孫男四澄淵沐泗孫女二俱幼孺人以弘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明年正月某日合葬于通判君之兆鎧以兵科給事中周君旋所爲狀屬予銘而術又爲予語其詳也爲之銘曰

洛川之女潛山之婦目染耳濡作縣之譜若子若壻具聞訓語咸自縣升衣繡持斧賢哉若人孰與爲伍嗚呼

博陵崔玄暐之母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永新劉公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二其子袠爲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既奔喪將以公之歷官行事言于朝以乞祭葬也葬宜有銘乃取豐城李尚書所撰事狀示予以請惟公與吾文懿公爲同年因承愛厚公年八十時予嘗以文爲公壽今幾何時而又爲公銘墓也嗚呼傷哉按狀公諱敷字叔榮其先江西安福人宋水部運使開國男德言之後運使十一世孫曰彥昇始遷永新至公九世矣曾祖諱子楨有隱德祖諱旻成嘗爲千夫長有惠及人以子善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後以公貴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謝氏累贈夫人父諱道麟初贈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湯氏封太孺人贈夫人公少孤從叔父工部府君受戴記力學有遠志邑有忠義山唐相姚元之牛僧孺遺迹存焉宋相劉楚公沆嘗有五百年來三出相不

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公每游詠其間輒有企慕之意景泰元年舉順天府鄉試有司錄其文以傳明年第進士理刑都察院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嘗於安慶等處巡江捕盜有錦衣官校同差者漁利虐民公即奏革之采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公設方略捕斬之南京沐駙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利奏討久不決公片言折之皆伏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湖湘旱饑常澧尤甚巡撫都御史白公圭委公以救荒之策公悉心區畫括饑民數十萬遷貴州按察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以母喪服

閔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公與憲副何公喬新定計直指其巢穴而禽獮之成化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述職于京值彗星見奏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江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算憲宗皇帝憂閔元元特陞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公舉周禮荒政宜于時者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鎭巨璫席勢牟利公操切之使不得逞奏革其受民詞訟遂著爲令十年移公巡撫湖廣兼理軍政以荊楚分封日滋營造民力日屈公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少給令各府從宜繕修爲便朝議是之遂通行天下爲定例有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公極言其弊上爲罷之靖州苗賊作亂敕公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首從苗賊四百餘人斬首八千餘級俘獲賊屬男女一千六百有奇其報捷之奏云爾策功進左副都御史先是荊襄流民爲患旣討平之朝廷圖久安之策委公與右都御史原公傑議處奏設鄖陽府及行都司以統治之荊襄可久無患十五年公以疾致事歸二十二年起公陞右都御史涖院事

公辭上曰卿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今上皇帝卽位復加優禮賜公白金文綺至再又賜誥略曰累長外臺聲譽茂著進副都憲節操益堅屬□老成召還臺長其襃嘉之詞至此且贈公祖父二代俱至二品未幾公避煩言請老上猶勉留至再疏乃允俾馳驛還鄉且賜楮幣三千貫弘治五年詔進階散官一級至是以壽終公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處之綽然雖居倉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績至退處于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與禮讓其治行多類此豐城公與公同鄉同出處稱道之甚至其知公之深者哉予特掇其大者書之公配周氏有淑德封孺人贈夫人先卒子男六人長褒郎延令旣爲錦衣鎭撫又以軍功陞百戸後改永新所次郎都事衷皆周出次袞以進士授行人先卒次袠邑庠生皆側室彭出次扆以例冠帶次表皆側室王出孫男十人慶錫慶隆皆邑庠生慶植慶樞慶恩慶律慶功慶勳慶賞慶鍾女五人長適驛丞戴弁次適某某餘在室女孫八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邑之義山祖塋之次以合于周夫人之兆

禮也爲之銘曰

永新義山有聰明泉三出相臣閱五百年宋劉楚公晳爲詩篇公於楚公豈其苗裔游詠山泉夙懷遠志遂擢巍科遂躋顯仕內敭外歷文事武備歷事四朝鞠躬盡瘁御史大夫古之相臣公至大拜適際昌辰疇昔之志今果得伸楚公之詩又一驗云公今沒矣復葬義山邱首在兹百世無患

叔妣張孺人墓誌

叔妣張氏諱素執封孺人鄭處士諱子和之女吾仲父

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諱自悆之配今應天府府丞名守隨之母也壽七十有六以成化庚子二月十四日卒于家時府丞將之任道聞凶問星行赴闕乞歸終制卜以是年某月某日祔于和嘉阜御史府君之封泣謂守阯宜爲之誌守阯哀不能文嘗記往時先祖栖芸先生祖妣朱夫人以禮法齊家嚴肅甚我先宜人與孺人暨今季叔母服事惟謹嬉笑嚬噫無敢出聲佐饋助奠動必中節儼如也夙興操作釜爨井臼之勞二母恆先之以逸吾母吾母罔或自逸趨而共之夜則張燈聚一室紡績相對遲言互答雍雍如也而孺人事府君敬順弗懈嘗侍疾逾一二年躬親藥物百方調治焦思盡瘁有人所不能堪者疾既瘳閒數歲輒復作雖屢殆而復安孺人力也其撫子姓慈而善教每退自家塾必令誦所業閒嘗誦小學至崔玄暐母盧氏教戒之辭乃曰汝曹他日幸有官職願使我聞好消息也其後府丞第進士官御史以最推恩府君與孺人偕老受封先是吾母以伯兄學士爲編修時恩封太孺人矣歲時上壽簪纓冠佩森列輝映鄉人嘖嘖稱歎以爲善慶之所致也今諸老

皆逝惟兩叔母在而又喪其一慼今念昔有不勝痛恨者何忍爲辭昔柳子厚於其叔父侍御史爲之墓版叔妣陸夫人爲之誌文至今柳氏世德與二人善行著人耳目蓋其文鋪張震曜足傳不朽也吾家世德善行無愧於彼而守阯文不足以發何能爲乎兄命乃弗敢辭遂抆淚瀝悃直書以誌而不爲之銘蓋至哀無文至敬不飾也孺人有二子一女六孫長子守防居士與嫡孫茂亨舉人皆先卒又可哀者故併書之其餘則少保商公所爲府君之誌已悉故不贅云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縉雲之陽有文行之士曰介庵先生姓陶氏諱玫字士珩以子貴被敕封承直郎工部營繕主事既有官稱矣人猶稱之曰先生者重其文行也先生生數齡而知書八歲而能詩比成童而攻舉子業閒以母喪致疾而廢乃更縱學無所不闚初治毛氏詩曰興於詩固學者所當先也晚好左氏春秋曰有志於著作名家者不可外是而他求也於諸史尤熟於司馬氏通鑑與人言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如示諸掌鄉先輩若西溪李君行簡郡守趙君士英少司寇李公宗楷先生皆嘗師資之故學有源委文有典則而尤長於詩在里中有思鳴稿在邑中有窪尊稿來京師有觀光稿其治家教子則有訓誡諸錄其筆削義例則有郡志一書此先生之文學可重者也先生踐履淳實而尤篤於倫理以父少罹黨禍禁錮憂患之餘故晚年安養務致豫悅及病徒步百里以迎醫及卒喪過三年而猶哭人稱其孝以母早世哀思罔極迎養外祖母于家如母存焉盜起鄰邑爲作竹兜舁以避之暨其壽終爲治喪具以安厝之人尤以爲難其居鄉里以信義率物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陶先生聞之得無不可乎故梅公俊之力葬其父陶敬時之歸養其伯蓋有所感焉有陳烏者母病癱二十年烏行傭以供之不懈母卒貧不能喪先生至捐貲以周卹之且爲詩以獎勵之故鄉人益勉於爲善此先生之行義可重者也嗚呼世之人若先生者何可多得哉今已矣先生卒于弘治五年十二月九日得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其子虞部員外郎嵩以其門人監察御史周君南所爲狀請予誌其墓予因摭其所可重者書之先生世居縉雲之鈎溪大父諱原道醫學訓科父諱信民有隱行先生娶麻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嵩次皐爲郡庠生次中授散官女一適李鵬孫男六堯佐堯仁堯章堯勳堯夔堯京孫女二皆幼銘曰

有文以潤身有行以表俗有子以顯名有壽以享其榮祿猗嗟先生全歸亦足

汪處士墓表

休寧之兗山有汪處士者諱觀勝字用斌年九十以卒

卒于正統癸亥三月一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之華市有子一人孫七人曾孫六人既有銘其藏者後三十七年爲成化庚子其孫瑞州新昌知縣道以其銘與事狀介吾同年友王允達中書請余文以表其墓辭弗獲乃掇其可以厲世者論次之汪氏初居歙之黃墩繼遷休寧之安樂鄉截徙兗山本唐越國公世華之後處士其三十二代孫也曾大父諱曾乙大父諱祿考金壽字奇英奇英與弟漢英素友愛元末盜起剽掠村落兄弟皆有膂力相爲屏蔽猝遇賊奇英墜子坑仰謂弟曰吾其已矣汝亟脫去猶得存宗祀也漢英感其言奮厲大呼向賊欲致死角之賊駭而去乃下鎗援兄遂相保全鄉人壯而稱之處士偉岸剛介有諸父風與兄觀奴觀童尤相愛敬兄家居治生處士遠服賈以給之費用漸饒惟所居湫隘一日兄弟聚首言曰吾家眾日蕃居室已不能容前村有隙地安得屋之而析一房以居乎處士應曰兄弟同居不忍析耳無已弟當圖之二兄宜承先業也歷年而屋成盡以先廬十數楹推與二兄不有其一椽半甓人以爲難能平居重然諾臨事有果斷嘗爲鄉耆人就辨曲直得其片言而服至與人交坦易盡情或相過從觴酌酒奕戲終人不厭也銘狀所述其概如此余嘗患世之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雖錐刀之利至紾臂鬩牆爭之小有害焉輒相視如塗人不一引手救俗之偸也甚矣今汪氏兩世其於兄弟之閒夐異乎流俗蓋知天倫之重篤於愛敬者也愛則相恤見害必救之敬則相讓見利必遜之易地則皆然也故余述處士之事本其諸父之善併列而表之使夫交相爲瘉者過其墓殆必赧然而愧恥憣然而悔改乎其於世道不無補云故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豈惟先王然哉今朝廷以觀風之使蒞庠序之教者蓋取諸此吾友楊君質夫初以山西按察僉事奉敕提調學政繼升副使提學山東其在山西嚴條約公勸懲課士以詩書執禮又省境內風俗凡巫覡之術皆屏之淫褻之祠皆撤之緇黃之居私創者更爲社學選民閒之秀讀書習禮其中士風民俗爲之一變其在山東造就士類略如山

西屬憲長虒席代總臬事大家彊宗有奢而犯禮怙侈滅義者必寘之法而居官律己務爲淸約門無私謁室無長物雖至死槖無餘貲嗚呼質夫眞可謂觀民設教者哉於山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於山西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也觀風之使質夫優爲之矣惜天不假年而不至大任也噫君諱文卿質夫其字也冀太尉之後有諱巖者仕吳越子孫散居會稽號浙左院至宋有諱適者以學行聞隱慈谿山中不就徵辟人稱爲大隱先生十一傳至諱雲者贅居鄞葉氏遂爲鄞人雲之孫

曰孟暉君之曾祖也祖諱灝以高年例授仕者冠服其季曰頔永樂庚子舉人早世考諱寶舉鄉選爲安福訓導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金氏少師兵部尙書從孫女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少穎敏不凡七歲入小學十三通舉子業弱冠入郡庠成化四年發解浙省第一十四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前列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吏抱故牘白事探刺可否乾沒售利君發其奸狀杖之遂皆畏服未幾丁父憂起復改刑部主事時有尹淸者夜佽殺人事覺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代之

公一訊知其誣根捕尹淸豪長者爲請終無所聽竟坐尹淸而釋鐸左驗者皆曰天開眼矣通寇席英王勇白晝殺人邏者不能捕追躡賊所過抵逆旅主人逮繫之有夏廣才者坐窩主死罪公爭之曰廣才迫於凶勢飲食之何物之窩竟出之如廣才坐死者二十人皆得釋人以爲當闔大父喪君以嫡孫承重弘治元年起復至京時山西缺提學僉事三原王太宰議堪其任者時吾兄文懿公爲少宰以君對太宰曰年未艾乎文懿曰年已五十矣遂舉用之歷四載陞山東君兩總學政三晉

齊魯之士顯庸者多出其門亦可謂以人事君矣其爲人外圓而內方平居雖若和易臨事確然不可奪臺省中有大事或重獄衆論紛紜君至一言中其肯綮罔不帖伏十年歲當大比君出行部簡閱廳試之士炎暑積勞力疾視事至九月疾甚其子侍側君謂之曰吾平生所爲惟上合天心內盡吾心外不咈人心而已又指榻前書篋曰吾無以遺汝惟存此心與此書耳汝輩能繼述吾無憾焉遂瞑時弘治丁巳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壽六十有二君天資秀敏諸經子史百

氏之書無不究覽其發之文宏深博雅自成一家爲詩亦淸麗可喜君自號菘畦有筆談類稾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安福尹蛟川李公某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叔達嘗入粟賑饑例授承事郞次叔通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女三長適漳平知縣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庠生盧倖孫男二女一皆幼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其子以邵僉憲賢所爲狀示予圖惟不朽昔司馬公與范蜀公生同志相約後死者誌其墓且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予與頴夫同年同志姓又同也

今幸後死誌已愆期故卽外碑刻文而顯詩之以表君之墓詩曰

敬敷五教咨司徒明刑弼教屬士師有虞命官萬世法
憲臣董教今頁規三晉齊魯異風俗觀民設教隨地施
楨楚不威士心服延及齊民知禮儀喬遷伊邇遽徂落
靑衿黔叟徒傷悲知君厚積有餘慶鳳毛已上靑雲梯
平生忝結金蘭契表銘愧乏瓊琚辭安得溫公大手筆
爲君一掃墓前碑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楊氏世居鄞之鏡川距所居西北三里許有阡曰和嘉阜卽先塋也塋域東向自曾大父熙正府君始葬其中禮東向以南爲上大父栖芸府君葬其南吾父梅讀府君葬其北仲父見素府君南之次季父韋庵府君北之次吾弟守陽徵士以早世祔其北又其次也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有詔兩京文臣悉予應得誥敕於是栖芸梅讀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郞見素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韋庵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郞栖芸梅讀見素官至三品例得立神道碑守阯已撰梅讀碑文

從兄司空謂曰塋域旣同神道無二盍共爲一碑乎應曰諾謹按家乘熙正府君諱起汶字浩卿姓楊氏五世祖再十一府君以世爲宋臣義不仕元作詠史詩有恥爲膚敏士寧作殷頑民之句熙正生元季亦不仕世以貲雄于鄕國初治豪右方嚴熙正以族之豪也懼及乃捐家貲避居葑里別業又爲重徭苛斂所困亡其室陸孺人弗克葬其季子昱以庠生充吏被誣徵吏贓至蕩別業亦蕩覆歸卒子先膺壽七十二子孫議葬地顧先業之未鬻者獨和嘉阜耳召堪輿家視之曰吉遂舉二

喪葬之時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也今先塋之居中者是也栖芸府君熙正長子也長身美髯容觀雋爽通易書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少生富家長罹患難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如一人不見其少異一修郡志三修實錄有司皆聘爲總裁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操筆立就皆淳古爾雅其自爲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所著有栖芸稾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詠物詠菊等詩初學對聯數十卷藏于家壽七十八今所贈官以不肖孫守阯推恩也夫人藕橋朱氏淑慈儉勤治家有法壽八十八卒今贈淑人生三子梅讀見素韋庵也梅讀府君諱自徵字復之栖芸長子也天性孝友德量恢宏宣德中以易應鄉舉有聲有司强辟爲從事正統初上京師應順天辛酉甲子兩科秋試皆不偶積功入官戊辰待選吏部己巳之變目擊時事有集句詠史詩二十章知者以爲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者也景泰元年授福建泉州府倉副使知者曰才高位卑柰何應曰位雖卑職易稱孔子嘗爲委吏矣敢不盡心乎監司知其賢檄署德化縣縣遭鄧寇兵燹之餘至縣勞心撫事民懷其德又委帥永春民兵捕逋寇招徠有方寇亦復業既還泉州監司直指交章薦其堪爲牧民之職不幸以病卒官壽五十七以長子守陳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今所贈官以不肖子守阯推恩也夫人櫟陽張氏賢明孝慈以舅姑老侍養無違始終未嘗從宦壽七十三卒初封孺人贈宜人今贈淑人見素府君諱自悆字樂之栖芸仲子也性沈靜少嗜學經書史略李杜詩皆默誦如流居鄉平心率物雖斗斛權衡之出納未嘗虧人以利己梅讀與韋庵宦學京師見素獨持家政奉二親撫諸幼御羣僕一門四十人怡然禮法中無一愆侮者鄉人以爲難以子守隨貴封監察御史雖命服光耀其自處如韋布時壽七十三卒今所贈官以子爲大理時推恩也夫人葑里張氏溫良慈惠見素嘗病躬侍湯藥累年不懈初封孺人壽七十卒今贈淑人韋庵府君諱自忝字勉之栖芸季子也性爽愷讀書識達古今議論英發正統末從梅讀在京師親見奸閹誤國事每言及輒切齒怒罵天順初聞奪門有功事輒曰此

輩貪天功以爲己力其能免乎旣而果敗居京時學徒雲集多所造就及從宦泉州太守胡公聞其賢延教諸子欲以懷才抱德厲之不就從子文懿懷其教育之德爲入貲授宣義郎壽七十一卒今所贈官以子守隅爲兵部時推恩也夫人殷浦陳氏敏慧端淑母儀足法初封太安人壽八十二卒今贈宜人亡弟守隰徵士字惟升初攻舉業善屬文尤工鍾王筆法成化初有詔舉經明行修福建尤溪縣舉之移文至家起之以事母辭不就年三十六卒室王氏亦繼卒於祖墳西北買田葬之

栖芸三子九孫梅讀子三人長守陳官至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次郎守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次郎守隰見素子二人長守防次守隨官至工部尚書掌大理寺卿事葦菴子四人長守隅江西豐城學訓導次守陘守咸次守隅今官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曾孫茂元今官廣西布政司右參政茂仁今官四川按察使皆文懿子也餘未仕尚幼初熙正之葬無墓誌文懿公有識葬之文具載始末栖芸自撰墓銘文懿亦爲作小傳梅讀則太子少師大學士蕭公鎡銘之見素則太子少保尚書大學士商公輅銘之葦庵則大理卿夏公時正銘之舂容大篇足垂不朽然皆藏之墓中今欲列子神道小子狂簡不能具述掛一漏萬不能免乎不明不仁之咎强顏書之而系以銘曰

靈宗初諜自有周宣王支庶封楊侯楊侯苗裔遍九州鏡川一派儒家流相傳詩禮學爲鄉仕宦汴宋承箕裘比肩左衽吾其羞避世逃名夫何求經畬心地耕且耰辛勤奕葉方有秋一門榮祿功名收永懷豐芑貽厥謀貤封錫命渥且優燎黃先隴昭潛幽父子弟兄膺寵褒

婦姑娣姒咸承休九原會聚含笑不我心感愴增悲憂抆淚書銘金石鏤上爹君恩圖報酬下貽嗣胤垂千秋

碧川文選卷七

碧川文選卷八

明鄞楊守阯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穉仲選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于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于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祔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尚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谿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爲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諱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爲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敕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考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眞盜獲龍鳳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饑無賴民欲爲變公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爲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

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尸浮于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卽服而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强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而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汚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而不忍加之於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閒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于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侵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濟饑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濫力役數萬人罷黜不職庶官二百餘

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革之遣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以出俾爲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洚水挾風濤爲患齧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隄及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若干丈皆江西百世之利也舊例上供之稅每石折銀貳錢伍分凡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

折之有巡撫江西者盡以折銀之利歸于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諸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間代輸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爲國爲民耳不遑他恤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泊如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之書院火或謂公與杭守不相能所致然守竟以罪去而公亦歸慈谿今天子卽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于歸錫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澁體疲亟呼諸子曰吾將永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諱某同邑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櫝次明椶貢士出後伯父次明櫄邑庠生先卒次明櫎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瓚孫男九慈薰慈煒慈瑩慈㸁慈熊慈烝慈燋慈爖鳴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親甚嚴敬處同氣甚雍睦

母夫人耄年乞歸省得賜楮幣洗腆爲樂官大理乞還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恩以封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耋弟亦希年天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瑾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俱以忠義死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而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

禮爲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爲繁公又刪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公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公爲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公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三詠則慈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

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聞有餘韻亦可見其槪矣守阯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公尤交之深者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旣爲位以哭適明檳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爲狀泣拜請爲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守阯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奉政公園趣存稿先兄文懿公序之先大夫梅讀存稿公序之畫像公贊之文懿卒公誄之今雖不足以辱公之命則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于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爲敘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阯於此亦云銘曰

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國爲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自明而杭哲人乃生博學洽聞名聲猋起高擢賢科薦陟郎署被服儒術緣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還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爲甲令傳于永世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

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省役保息廿萬維生公手撫綏緊起死人枯骨豐肌浲水嚙城民其魚矣公禦其患奠厥宅里除其蟊賊擾其龍蛇爲國活民遑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禹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爲詳節士儀儀略人猶憚煩刪爲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春秋辯疑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神道碑銘

壹捌陸 96-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指揮使司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慝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循京師禦非常戢奸宄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有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黷刑黷貨遠或數年近不二三年輒僨事以買禍其有歷任二三十年被遇洽超崇階以功名富貴始終者殊鮮惟公有焉公諱驥字尙德世爲順天大興人曾祖諱大以子貴贈千戶祖喜以儀衛司尉歷功至錦衣衛右所正千戶考鏞襲祖職三世皆以公貴累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丁氏皆夫人公體貌魁碩性度寬厚少從括蒼潘流清先生學於書多所涉獵旣襲武弁尤樂與學士大夫游蔚有嘉聞少保兵部尙書于公知其偉器以其子妻之天順改元少保爲權奸構害公坐累謫戍威遠憲宗卽位顯白少保之忠而復其子婿官公得還任成化二年用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四年畿內刧盜屢作敕公督官校逐捕得其渠魁戮之遠近帖然先是公謫威遠時値虜入寇公從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斬獲虜酋把禿王等若干級至是兵部叙功奏陞公指揮同知十四年錦衣掌印者以罪免陞公指揮使以代之未幾陞都指揮僉事二十年敕公兼理機密糾察之務其冬陞都指揮同知二十二年詔嘉公督察機務累著勤勞特陞都指揮使先後賞賚繡春刀綵幣寶鏹等物御製連環詩續通鑑綱目等書不一而足每遇經筵廷試皆得供事預燕及郊祀扈駕則賜蟒龍衣以爲常其寵遇若此公爲政不苛刻雖擒奸討猾於詿誤者多所縱舍嘗因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當死公曰饑民不得已以救死耳今皆貰之法可矜也奏上多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鉤致以徼功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以惑眾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公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於是惠竟抵死餘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視妖書者欲發其事以覬賞亟以告公公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俾歸諭其鄰人皆驚悟散去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公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公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

壹捌陸 96 -
30 B

以賓對卒不易今上即位命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列疏獨稱公老成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爲得其實云弘治四年十二月朔上視牲南郊公扈從還得疾越十有五日卒春秋六十有一訃聞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以明年二月某日葬于下馬社之原公娶于氏郎少保之女封夫人子四長宸襲某官次宏中書舍人次完四夷館生次宥女一義勇右衛指揮同知其壻也公起自遷謫荐陟崇要既嘗親涉憂虞又目擊前任衛事者相蹈覆轍故公務爲長厚恪愼厥職司衛事二十有

五年而握衛印亦十有四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予與公同朝往還甚久今其子以侍御田景賢所爲狀及少宗伯倪舜咨所爲誌詣予請文於神道碑義不得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曰

於惟朱氏與自儀衛積伐累勳爲千夫帥公承武階亦有文事受知孤卿以其子妻坐累皮遷誠非其罪憲皇之初昭雪忠義公亦賜環乃復厥位乃陟峻階乃據要地六遷其官二品之貴寵隆不驕權盛不肆保其初終哀榮兼至彼何人斯作威逞勢曾不旋踵或顛以蹶求如公者百無一二神道有碑我銘以識以永公休亦以厲世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昔蔡文忠公以狀元及第堂堂英偉眞宗大悅以爲得人其後歷官學士以至爲相天下推之爲正人以爲朝廷重累贈其父爲中書令封其母楚國太夫人旣光顯矣范文正公書其事又稱述其父母賢而善教故益顯于後世以今觀之若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

士謝先生于喬者蓋今之蔡公也其親之賢則有過於蔡氏朝廷封贈其父如其官母爲夫人亦旣光顯矣茲當立碑神道宜得當代名筆有若范公者書其事以益顯其親也今乃辱命守阯辭不敢當則曰昔先祖之墓子之兄文懿公實銘之今先人之碑子宜爲之銘且與先人同事場屋而相知者亦惟子在能不爲之一屬辭邪嗟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守阯何能爲辭竊以古人之事適相類者比而書之以彰其盛而後著其實云公諱恩字公覲姓謝氏其先台之臨海人自長一府君始

遷餘姚之四門歷五世至公之曾祖曰見賢祖曰原廣世有令德考諱鎣官至福建布政司都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妣余氏贈夫人其合葬銘即吾兄文懿公所撰者其事備矣公受義方之訓少而強記長而博聞矢口成章輒爲人所傳誦以戴記應鄉舉名振一時稱人廣會有識者曰此餘姚謝某則一坐盡傾或以魁選期之然累舉不偶會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嘉定尹蔣忠雅知公賢即以應詔例當就御史覈實或謂須致私覿公咈然曰官以賄成吾尚可

以干祿乎哉卒不就時都事府君已掛冠東歸公盡心孝養絕意仕進然於當世之務無不識達監司守令或咨以政事是非可否如視諸掌用其言民輒稱便公爲人樂易接物坦夷不事握齪苛禮或謂其太簡公曰煩固吾所厭也因以簡齋自號常居善藥按方治疾多所全活或致餽謝則笑卻之且曰吾有方欲醫國以濟民瘼不得少試今致意于此亦以施吾及物之仁耳豈望報乎君子於是知公之志夫人姓鄒氏宋待制忠公浩之後曰無錫分居餘姚之樣山父本善母俞氏夫人溫厚詳慎既歸逮事舅姑甚得婦道時祖姑嚴孺人尚無恙年八十餘夫人護養周悉得其歡心常曰孫婦孝順天必祐之福以生貴子是吾願也其後果然鄉人以爲美談其自處勤以約紡績女紅至老不廢侈靡服飾雖貴不御其治家公而恕家眾數十百指撫御咸宜或僕媵有過未嘗輒加咎詈其於子姓慈而善教嫡庶均養有鳲鳩之仁督學勵業不爲禽犢之愛其賢行多類此子男四長遷字于喬發解廷試皆第一歷官翰林春坊詹事以至今職次選不祿早世次迪以進士任兵部主

事次遲亦早世女一適上虞韓鍊孫男五長正應鄉舉未遂次丕舉京闈第一父子解元亦一盛事次匡次望次亘女三人曾孫男二用賓用賀女二人皆幼公以子喬貴初封翰林修撰再封春坊諭德今贈前職夫人初封安人再封宜人今贈夫人弘治四年夏六月夫人卒後二年秋七月公卒壽皆六十有三夫人卒時朝廷遣官祭葬及公卒又賜之祭命有司啟壙合葬皆出特恩汝湖之南牛屯嶴之麓其葬地也銘曰

灝溔鉅川其發有源雨露滲漉自葉徂根爰有相臣天

子舊學補袞代綸黃扉紫閣有開必先曰惟嚴君浮英湛德服義履仁藝而不試發于後昆競爽甲科接武魁元馳封錫誥偕老全歸敕葬諭祭度越典彝帝命相臣子嘉乃績贈爾所生其視汝職相臣稽首天子萬年深恩漏澤下逮九泉爰作穹碑植之墓道以侈上恩以顯厥考古有蔡齊大魁作相揚名顯親百世之望今亦有子顯揚如齊銘以相之永矣其輝

祭毛都給事文

嗚呼士廣遽止於斯天道福善神扶正直始以爲信而

今以爲欺士廣之德仁厚豈弟士廣之行忠信孝慈其律己也如秋霜之高潔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熙熙士廣之善可稱如是宜乎獲天之祐而終享乎期頤給舍再遷日侍彤墀忠言讜論上徹宸闈謇謇諤諤風聲四馳善良賴其扶植而奸諛慴其所爲士廣之正直如此宜乎躋大位而獲神明之扶持夫何壽不逮乎四紀位不登乎大夫岳牧之薦伊邇而山壑之舟已移老母家居終養無期殊方萬里寡婦孤兒此士廣之遺恨而可爲大慟而深悲嗟世之人呥呥蚩蚩陰賊險狠鮐背龐眉奸回貪墨腰金服緋而士廣乃至於此所謂天道之不可測而神理之不可推朝野聞訃孰不歔欷皆曰正人已矣吾道云喪袞職有闕誰其補之國有大疑孰爲蓍龜臺諫生風孰爲羽儀奸回以爲莫予毒也而善良以爲失其所依興言及此直欲籲天訴神而無梯嗚呼士廣已矣奏議數篇直氣正辭自今觀之凜乎猶有生氣而異時汗青之紀金匱之藏夫孰能遺則士廣之不朽庶其在此是以天道之報施士廣可以無憾而安於天命夫何疑某等鄉曲之情微夫人之慟而誰爲浹旬之

前式燕以嬉曾幾何時死生頓殊舉觴永訣有淚漣洏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嗚呼往者麗澤之會有友二十五人曾未數年升沉之跡若天飛而淵淪中間既喪中夫又喪齊道人皆惜之而今於景奇之喪則又爲之痛惜而深顰蓋景奇以徇賓之子太師之孫脫去紈綺之習而折旋禮義之門其丰儀之秀雅若瑤林玉樹夐出乎風塵其文辭之蔚麗若層巒疊嶂騰湧乎煙雲其才氣之卓越若龍泉太阿

可以剸犀兕而斷蛟螭於是捷鄉闈魁省試覩策於天子而擢之上第拜爲司馬之臣人皆期其遠繩祖武而爲廊廟之珍也夫何宗支啟釁禍蔓相因萋菲成乎貝錦林木災於亡猿尙賴重瞳之明爰開一面之仁徙之監郡示不終捐詎意降年之不永竟從中道而亡身嗚呼公治之非罪賈生之謫遷仲宣之道死子淵之短命彼遇其一人猶哀之而景奇實兼有焉此吾徒所以痛惜深顰而云云也豈特同盟相好同心相親而然哉寄一觴以永訣隔千里而馳神庶英靈之不昧或有鑑於

斯文

祭胡參政廷愼文

嗚呼公之德淳而正可以承弼厥辟而止於參一藩之政公之才精以練可以圖維國事而止於佐兩臬之憲公之文典以博可以潤色大猷而止於聲律敘述應世之作使天假之以年猶有望焉乃遽止於斯而吾黨聞訃失聲不自知泣之漣也嗚呼吾浙之元最盛於前所謂承弼厥辟圖維國事潤色大猷者接踵而駢肩有來其繼謂公其庶茲焉已矣吾道寡助而所以爲之泣者

豈惟鄉曲之情交游之故嗚呼七元之會曾幾何時千秋之別再會無期令器進士奔喪而歸致薄奠以寄哀惟英靈其鑑之

祭黃氏女文

嗚呼汝爲吾女二十三年聰明孝順禮度恭虔宜室宜家內外稱賢非吾能教汝乃自吾先祖栖芸先生以來以禮義齊家而化洽閨門所致然也嗚呼以汝之賢宜享壽福夫何童年而患久瘍既笄而病縈衛不足使汝惕惕憂畏恆若臨于淵谷雖百方療之不瘳竟以是而

至於此荼毒也嗚呼痛哉吾自汝伯父文懿公與丁夫人連喪血淚未乾今幸汝陸氏姊丈登第爲之舒憂作歡曾未數月而遽遭汝喪此吾所以拊膺大慟而仰天永歎也嗚呼哀哉汝母所生男女維九而夭殤者六惟三女存而汝又不祿一生所苦屢傷骨肉今吾猶能以義命自遣而汝母哀痛迫切至欲與汝俱死而瞑目也於乎痛哉吾念汝生之初同產一男一女未晬出疹男獨夭死汝幸生全以至今日回視同產所得豈直倍蓰且詩歌碩人以族類之貴與來歸禮儀之盛爲美今汝

爲尙書之姪諭德之女侍講之婦而兩家門第屹峙于歸往來光榮煒煒而況生則內外稱賢沒則尊卑哀喟女子得此亦可謂不虛生一世矣且蕭艾人憎其久生芝蘭人惜其早萎汝寧爲此其不爲彼汝雖不祿無子而夫壻青年進學未已將來貽一命之封而延數世之祀有可冀者汝其可以無憾而含笑入地也已嗚呼吾哀汝憐汝傷汝痛汝故爲是言以慰汝且以自慰也言不能文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尙饗

祭張參政文

嗚呼昂霄之翰風霜悴之圖南之翼中道墜之嗟嗟九成不幸類之英才敏識蚤有令譽年二十三而名成進士三十三而命爲大夫四十三而位登三品參一藩之政於八閩之區眞若春木之上升雲翼之南圖也夫何霜露之疾感于中途雲翼方張而遽墜春木方盛而遂枯行道之人見之猶爲之出涕而嗟吁況於同鄉契舊閭之寧不爲之驚怛而號呼嗟嗟九成而已矣夫垂白之母望子倚閭不見來衣乃見喪車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興言及此眞可痛悲何斯人之不淑豈天道之無知嗟嗟九成命也奈何順受其正莫知其他致奠千里侑以斯文傷予慰予聞乎不聞尙享

祭汪尙書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不偶公之成也孔艱公之尊父豸服鴛班乘軺閩海動岳搖山夫何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公之痛悲蓼莪廢讀尙書前愆奮志科目一舉京闈已充國賓開封削籍不容虛入再舉浙闈復登桂籍乃擢甲科乃授史職乃陟宮僚乃貳宗伯官兼學士侍帝之側辛勤三十餘年以躋登茲誠不易得曾未幾時遽嬰末疾

口不停藥手不絕筆足不踰庭詩文滿室病延十年壽亦七秩已見二子俱獲成名鳳池染翰虎榜蜚英人誰不死有此亦足況蒙聖恩葬祭優渥尙書追贈榮光下燭公在九泉諒亦瞑目吾儕舊知繫官南國遙望吳山逝將埋玉銜哀遺奠緘辭致告嗚呼哀哉尙享

祭劉祭酒先生文

嗚呼公之經學窮三古四聖之精微公之文章會諸子百家之指歸公之道德爲兩京六館之宗師世方仰其喬遷于鼎司以爲當宁之倚毗爲薦紳之羽儀以大庇

天下之柔黎夫何位不盈乎四品壽不逮乎古稀斂其剛大之氣偉岸之資戢于一木而弗究厥施嗚呼哀哉公以萬言之策御筆親批臚傳及第翰苑擒詞遷官胄監適天子視學之初賜坐講經敷揚乾九五之辭聖心嘉納賚以襲衣環橋門而觀聽者咸歆羨以爲命世之儒暨陟大司成于斯也師道益尊有威有儀多士率服履繩蹈規作新士氣葺其庠舍千八百區政教兼擧紀績于碑雖曰未究厥蘊亦已表見其猷爲況其文衡所收有鸞鳳杞梓門牆所出有棟梁桷榱皆足爲天下國家百年之用豈徒有功於一時至其雅健之文俊逸之詩勒金石而編簡冊者皆足爲百世之垂公於此蓋可以無憾而名位壽年之不至豈足追惟守阯無似誤辱公知擢魁禮闈接武金閨出入兩京二紀于茲恩義兼至未報厥施自公之疾屢候軒墀公猶伉爽笑語怡怡旬日不面痛哭臨尸茲擬盥尋觸目增思凡諸饌屬亦同愴悲山頹梁壞其將疇依今歸襄事大江之西臨發祖奠長號致辭蓋上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尚享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繄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淸揚好修姱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騖於義路兮夕翶翔乎書圃扈江蘺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擢秋桂於蟾窟兮擷春華於瑤林既離疏而釋屩兮冠岌岌其華簪朝趨蹌于玉堂兮夕余退乎金馬抉雲漢而分天章兮光陸離其上下抽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既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之欽恤生豐肌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遷奉常而咨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淸兮昭伯夷之餘矩時國步之屯邅兮皇輿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鑾兮恐虜情之叵測衆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穎脫而出兮折片言於衆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羲和而爲御旣弭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帝心之簡在兮啓黃閣而召余陟宗伯而兼內相兮俾參贊乎樞機許身自比於稷契兮欲致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兮暮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濬明兮固衆芳之齊茂吾

滋蘭使充庭兮又樹蕙之盈畝冀嘉禾之蕃廡兮逝將去其稂莠彼黨人之偷藥兮貪天功以爲己力怙隆寵而恣睢兮偭規矩而頗僻既植檄以充幃兮又緝艾而爲戶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遺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詞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兮孰若節其寵而全其生解兵權於盃酒兮又何怨讟之能興饗余言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衆嫉妒而謠詠兮阽余身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兮夕余駕乎南畿羌中道以改轅兮指西陝以爲期旌搖搖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廬吾固知喑默以爲容兮恥而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失兮乃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合卒盡言以流亡兮嘗被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兮雖棄置庸何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藏吾結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戶兮雲霏霏其承宇朝憩長松之清蔭兮夕飧秋菊之落蘂怡觴詠以陶情兮日倘徉而容與及黨人之旣敗兮諒曲突之初言俄君命之薦至兮返初服之繽紛耿余心之旣白兮雖九死其無尤矧渥惠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鄹白日忽其西墜兮雲黯漠而曛黃悲風呹胯以鳴條兮羌哲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遣巫陽而招之窮下上而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苾芬以致奠兮酌桂酒兮椒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誶曰已矣哉生何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鈞典刑既不可得而見兮聊舒哀於斯文

孤凰詞 （有序）

冬官主事胡君彥超將奔其毋夫人之喪屬余爲作哀辭時余新釋毋喪至京鉅創詰合隱痛尤深如傷弓之鳥睇虛弦而猶驚凡所屬哀挽之詞皆不忍爲彥超雅與余厚必欲得之黽勉爲賦孤凰詞一篇凡以況夫人之蚤寡而子幼劬躬苦節以有今日彥超將獲推恩而夫人不待是可哀也詞雖鄙陋庶幾古詩六義之比而彥超終天之悲余心之獨苦亦於是乎見云

辭曰

梧桐生矣高岡上有鳳兮將其凰朝于飛兮翺翔夕和鳴兮鏘鏘期偕老兮比翼羌中道兮離析鳳何逝兮不

歸凰哀鳴兮長太息太息兮何爲閔眾雛兮無依室翹
翹兮苦風雨心鬱結兮當告誰予手兮拮据予口兮卒
瘏翛予尾兮鎩予羽葺其巢兮哺其雛有雛兮九苞一
舉兮沖霄登阿閣兮容與望白雲兮心煩勞煩勞兮曾
思曷將報兮恩私仰德輝兮紫庭翼榮光兮逮而孰滋
蘭兮不佩其華孰蓺苗兮不取其禾孰謂三秋之別兮
爲終天之戚嗟木欲靜兮風蕭蕭鴉雛歸兮空故巢奠
瓊漿兮葢玉食音容杳兮誰爲昭眷慈烏兮反哺憐鳧
雛兮傍毋感二鳥兮不如抱痛恨兮終古

憫貞賦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悒悒以至暮兮夕營
營而達曙言我家貞而族茂兮幼運娟以好修珥瑤碧
而佩寶璐兮藏雀之搔頭攬薜荔以充幃兮緝蕙蘭而
爲裯光陸離其繽紛兮芳與澤其雜糅慕關雎之窈窕
兮冀君子之好逑藉蹇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箕帚蔦
蘿附于松柏兮吾懼夫身輕而施厚覽圖史以自監兮
哀節婦之傾城思雞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緊靈
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蘋池懷青萍與結綠兮俟和燭

其子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嫉
妒兮羌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梯
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髽兮
代羅裳以縗衰泣既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絕而復悲天
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晡燕燕飛而歸梁兮雞登
塒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摶哀苦以
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衾依苫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幸
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
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闃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

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帷兮奠桂漿
與椒醑芬馝茀而不饗兮忳鬱邑余誰語人與歲而偕
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安厝
薤歌淒其載塗兮柳翣儼以即路雪霏霏其交零兮冰
溓溓其將沍獸挺走而失羣兮孤雎峙於遠樹抱玄纁
以臨穴兮欲殺身而爲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迴而
不忍暮反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甘薺
兮今直爲此菫荼也哀同室之人兮遽先委於山隅也
倏祥禫之既踰兮人告余以從吉惟夫死爲未亡人兮

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嬋媛兮乃申申其煩言曰琴與瑟宜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煢居而自苦兮終槁死其誰憐曾歔欷余侘傺兮媒莫察余之衷情烈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其明明詠柏舟於姜兮悲黃鵠於陶嬰凝妻引斧以斷臂兮梁寡操刀而殘形令女口蒙彼以流血荀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何能踐乎二庭琰失身於胡虜兮嗟悲憤其何如易安自辱於駔儈兮空歎咤於桑榆苟大節之一虧兮又何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知嫠居之無聊兮忍而不能辭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死而不移也擧松枝以掩涕兮倚修竹而延佇阽予室之翹翹兮閔鬻子之良苦勉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瘏而莫顧歲留其若頹兮時冉冉其衰暮哀良人之日遠兮渺英靈其何處命靈氛以占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終兮孰知其英靈之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勉陟降以求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軿兮驂螭虬而橫鶩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發軔於扶桑兮夕余至乎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抔土事同心而相感兮淚斑竹其如雨道岷峨而弭節兮文君繽其來迎余惡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駕而不停縱余轡於沙漠兮訪王嬙於青巨爾何髮於二酋兮爲中華之遺羞罷聘燕而莫粤兮過浣沙之西施憤尤物之喪邦兮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翳雲而上征封姨先驅以清塵兮婺女從予以揚靈泝天津而遵河渚兮見河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而不得語雖嘉會之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入月兮拜姮娥於桂下后羿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廣寒之清光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啟途兮適太微之所居將中心之憤鬱兮將扣閽而問諸蹠何爲而壽兮淵何爲而夭其姜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而不遇兮嫫母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之偕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乃冥冥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道何下上而不遇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閶闔之洞開兮蹇欲進而躊躇念下士之臣妾兮敢冒昧而干誅申禮義以抑情兮聊逍遙以自舒回余車以復路兮卒税駕於故廬仰旌閭之

赫奕兮輪奐翬飛而淩雲金書煒其焜兮曰表余貞節之門鵷雛翩其高舉兮隨九霄之鸑鷟願竭忠以趨勞兮報乾坤之深恩余雖老死而無憾兮將藉手以見吾良人庶無愧於婦道兮光彤史於千春

書先兄九日詩後

嗚呼此吾先兄少宰文懿公九日之詩也先是十日公遘喘疾藥之少差遇節家宴守阯偕從弟守隅從子茂仁奉觴爲壽談笑如平時公爲是詩自書其稿卒章有云緬思東觀筆愁絕對斜暉既而自嫌愁絕之語又改爲搔首歎斜暉時守阯亦屬和之越月十八日而公捐館矣嗚呼痛哉公平生詩文氣充而辭偉其於篇終每有紓餘警拔之語獨是詩卒章意象蕭索且有絕筆獲麟之意若詩讖然比公疾亟喘甚有語及是詩者公猶張目疾言曰是亦不偶然也嗚呼痛哉方是時公於憲廟二十四年史事俱已筆削但未成編耳公於疾病呻吟之餘猶不忘史事而發於聲嗟氣歎如此雖其意若蕭索然其志在天下國家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於是乎見之矣公自爲是詩後不復作詩惟於夢中得黃葉落白雲飛一聯而其全句亦記憶不眞則九日之詩實公之絕筆也嗚呼痛哉昔孔子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絕筆於獲麟一語蘇子瞻文如萬斛源泉而止於夢中寄朱行中之作公誦法孔子者諸經私抄直探洙泗淵源於文章氣節殆追眉山而上之詩特公之餘事耳然絕筆於東觀之句而亦止於夢中之作又豈偶然者哉公治命俾求同年太宰晉陵王公作神道碑并文集序因語及是詩王公命守阯書之且曰吾年友絕筆之詩覽之可傷然不可不藏去一通時一展省以追憶平生也遂不敢辭乃抆淚書之并識其顛末如右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誨子以詩尙矣面牆之諭過庭之聞皆詩也聖人所以警教其子者不過一二言其子卽能退而學之則於修身正家之事與能言而達於政者必有得焉伯魚其賢矣哉韓退之自謂如夫子而所以誨子者如符讀書及示兒等作亦諄至矣然其志不過爲公與相而子孫從朝裾耳其子爲校理亦徒能改金根車之誤而已君子欲成美以責備者不能不有慊於斯今觀良佐馬先生

示其子金之詩天性至情流出肺腑不煩繩削而自諧音律其閒所以警教之者皆修身立政之事希聖希賢之道也且其子自秋官員外郎謫判廬郡茲以公事至京承歡浹旬而又惜別若他人爲詩不免戚戚焉閔其遷謫汲汲焉覬其敘復也先生曾無一言及此且曰胸襟苟自得瓦缶同韶頀尤爲達理之言何必予孫從朝裾而後爲榮適哉詞林諸君子旣賡和之而予於先生同年尤厚故爲識之以貽郡判其謹藏而熟復之以律其身以達於政他日復來先生問焉其出諸袖中如趙氏無恤之簡乎

碧川文選卷八

補遺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予爲諸生時嘗過鄞學與友人薛君有年省覽壁記所列鄉先達科第姓名官職有以德學政事著聞者爲之低徊仰慕不能自已若大司寇陸公瑜布政使豐公慶太僕卿錢公璡子兄文懿公守陳都給事中毛公弘皆壁記所列而爲予所仰慕者有年慨然曰生不列名其間非夫也已而果然蓋有年受學於豐公試政於陸公太僕卿與吾文懿公則友之給事君則師之者也且其

先世每有顯者有年克濟其美而又得師友之資則其所就可知矣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之謂與公諱穰字有年姓薛氏世爲鄞人其先在宋有諱朋龜者官朝奉大夫知衡州朋龜生居實直祕閣知揚州居實生楊祖刑部郎中知池州高祖明道江浙提舉曾祖敬國子博士祖禋醫學正科父穮諸生母汪氏以永樂二十年閏十二月十日生君自少穎異年十七爲邑庠博士弟子治毛氏詩爲應試文敏而工爲近體詩能別初盛唐格而步驟之屢舉鄉闈弗偶以貢入南京國子監天順六年領應天府鄉薦舉進士又弗偶會吏部以御史缺選堪其任者君又弗偶乃賦詩以自釋遂就常銓吏部合天下士試之君中第二授官涿州知州州當衝要君黽勉從事巡撫都御史以曲躬將迎非其所長奏改灤州公至灤州撫民以仁導民以禮良善率從而強梗者或侵易之然後繩之以法遂皆帖服州有大河出自長城口至州城北轉東南以入於海奔流衝齧輒壞隄爲民害公爲築長隄若干丈以防之可久不壞民尤德之成化十五年擬陞東省督學僉憲會勢閹汪直

家奴橫行灤屬公擒而杖之幾死直怒誣致公被逮下詔獄人皆爲公危公曰我無罪而天豈枉我哉鎮撫吳綬爲直鷹犬亦知其枉乃脅公家人賄遺然後出公公戒必無予乃歎曰時事如此尚可婪仕乎哉已而事白得復原官原地又數月隨致仕歸歸十年以疾卒時弘治元年六月七日也春秋六十有七娶毛氏即給事弘姊繼臧氏亦先卒子男五長畹太學生次魁貢郎次曾次槐次蕃女三長適邑庠生錢紹次適士人張恆次適監察御史方誌以卒之歲九月十二日葬公於邑清道

鄉板橋祖塋之右今公子以兵部郎中洪君常所爲狀請予圖所以表章其墓予嘗觀四明五君圖序而得朋龜之爲人于樓攻媿集得居實之狀於袁絜齋集得楊祖之墓誌薛氏世德遠矣皆以京秩知州事有政績今有年又適知州事而有德政史稱南齊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豈薛氏亦有作州之譜相傳耶何其越世相類也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國朝之制文官五品以上得立墓碑公之官階政績皆宜碑者夫稱人之善而本其父兄師友古之道也今予書公之事獨有取焉然以不腆之文以自附於攻媿絜齋之後吾顏其厚矣太史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庶幾有焉俾鑱諸碑以垂不朽

碧川文選跋

唐韓愈氏承曹魏萎苶以古文爲諸儒倡有摧陷廓清之功宋歐陽修氏承五季卑弱爲文簡明信通使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至今頌仰二子如水之江漢星之斗非以其能變化風俗有功斯文耶國初文章雄渾敦朴有淳古之風近時士尚深刻多爲疲餚硬語使人不可句讀噫亦惑矣我外祖碧川楊公以精勤該博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鶩空浮浪之語而據事切實不爲蝸奇可駭之句而意味雋永蓋今之韓歐也釴嘗錄公選稿命工刻之四方傳誦文體將爲之一變乎嘉靖乙酉春二月外孫陸釴謹跋

滄園集

乙卯病月
蔣氏慎脩
書屋校印

序一

夫文奚爲而作以詮道也世之畸人韻士自託於清虛一切土苴詞章而不知其用至子墨者流又第取古之勝語而離合之鉤章棘句以相矜嚴總之於道無當也焦太史弱侯之文播於海內者久其全編未出也直指黃公頃板行之而以書勉余曰子宜有序憶自先恭簡倡道東南一時從遊者衆而弱侯以弱冠輒爲之先行解乘勝先恭簡特屬意焉計其所得當在淵參之間邪久之識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究六藝之歸其於道深矣迨時時泚筆爲文要以闡古先之微言抒胸懷之本趣而止卽海內人士得其片言莫不歎以爲難得而弱侯不以屑意也蓋其所蓄者秘且富故有乔天浴日之奇而莫測其涯所冥契者淵且醇故有弄丸承蜩之巧而不見其跡子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夫未有不通乎道而能達者也弱侯挺命世之才而負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宜其旨遠辭文直指橫發借書於手無不脝然以至於達也歟余無似浮湛世途上之不敢溺於清虛之見而下之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其何足以當弱侯竊自謂與弱侯所切劘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者姑以是復直指公云爾非敢爲海內心儀弱侯者嚆矢也萬曆丙午季冬通家友弟楚黃耿定力愨

序二

弱侯先生之文之行於世者人皆誦習而宗之而猶以不得盡窺其全爲憾會其友直指黃公將刻而布之因出其詩若文若干卷而屬不佞爲之敘曰文之無用者其文非文文之無質者其用非用故善觀文者觀其質而質不易觀也仲尼有云其旨遠其詞文詞達其旨不期文而文者六藝是也文不以旨爲質而以無文爲質淺之乎觀質已苟能不悖其旨文不必六藝之襲而質猶其遺也至迺味其旨而強援六藝以自文此在僭爲經者導之而後世競爲貌言者溺其波而莫可挽已吾必求文於質余弱侯先生之文奚觀焉弱侯弱冠而志於道其文未嘗綮綮求合乎道而出之皆道也未嘗祖法言而詣精未嘗祖中說而理詣暢未嘗祖中壘父子而識詣括而終不以文掩其質者旨爲之也論其詩而爲古之正始爲唐之大歷爲其後乎此者而質無所貶論其文而爲唐之元和爲宋之元豐爲其前乎此者而質無所加則詩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求似於似而似其質之所自有者而已在易之賁以志文也賁之上九文之極也而必歸質以素之白而賁斯曰无咎用之占也是足以觀弱侯已或謂後質以觀文誠無切於用而用之則易先質以觀文誠切於用而用之則不易是乃人事之適然而君子所不道也試論兩漢之文厥質存焉其時汲大夫黯宋大夫弘皆無文者也一黜樂府之非眞一黜繁聲之祭雅同時嫺於詞者皆所勿

遞即其言有用有不用而要之一言而溯其旨其用微矣別通質有其文奚患無用哉昔弱侯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文指斥時事反覆數千言甚偉而約其旨則唯曰求其寔而已有如江都平津皆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所陳皆讜言也或如其言而不用或變其言而用之此其質較然已用不用暇論哉迺今三事大夫賢如直指公者在卒之上以質求下以實應將無江都其人平津其過而斯足以究弱侯之文之質用噫是亦人事之適然而君子之所願也延州吳夢暘撰

序三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貫合三才甯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嗤以爲雕蟲小技談道講學不復以修辭爲務而文士僅僅以絺章琢句相雄長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非其眞久矣夫甯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星日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如後世之沾沾模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邱明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

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爲文有志于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于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眞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爲文得古人之法不蘄今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翺兩先生務先學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質今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覩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盛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透悟之妙于文顧亦絕倫超詣矣小子典不及事兩先生而幸以薄技出濮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

目不窺猴于古人之秘籍間有異本秘册必爲將寫又日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瑣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于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子典嘗請爲詮次以傳先生未遑出也小子典問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于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募擬爲文儕輩姍笑不爲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脩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于此先生自道云爾典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

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滌洗文人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使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做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閑于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葉葉雕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顰詩必初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眞儒不世遘才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一脈獨契千古勳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于贊化應德有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型眞其爲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門東朝啟沃功在社稷雲臥累歲天下靡不日爲蒼生望茲賜環召還行且以學術燮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之盛潤色輝煌之大固不盡于茲集侍御黃公攬轡江北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爲鵠于今日其意甚盛不獨以文爲先生重也小子典辱先生之知感侍御之知先生非世相知之比輒爲引其端如此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門生檇李陳懿典撰

澹園集目錄

卷一　敕　誥命
擬諭朝覲官敕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諡恭簡誥命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大學士許某贈太保諡文穆誥命
卷二　策
廷試策一道
卷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恭進圖解以仰祈諭教疏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卷四　論
原學
論史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卷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國計議
修史條陳四事議

卷六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公卿大夫士說
卷七　策問
卷八　銘　贊
原心亭銘
思陵破研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彌勒贊
觀世音菩薩贊

王春沂先生像贊
孫溪亭像贊
華中翰芝臺像贊
胡靜樓先生像贊
歸義寺關佛菩薩像贊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墨苑圖贊（十首）
卷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代壬辰科作）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卷十　啟
修應天府學與按臺啟（代作）
謝周王啟
許座師請啟
本房座師請啟
答周襄陽啟
答董蓬萊啟
請同館先輩啟
賀周戶侍啟
答胡長沙啟
答程榮澤啟

答趙節推啟
答沈廬陵啟
答陳中丞啟
答黃令啟
答王節推啟
答馮宮詹啟
答鄭蒼梧啟
答郝永嘉啟
答張中丞啟
答儲鄱陽啟
答金樂平啟
答程節推啟
答劉宣城啟
奉范座師啟
答衛工部啟
答譚巡撫送川扇啟
二
三
答張內黃求學記啟
請新狀元啟
公致仕啟
答錢知州啟

答歐陽氏婚啟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啟
賀王殿學生日啟
賀申殿學生日啟
答朱日照啟
答王當塗生日啟
答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啟
卷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送陸都閫帳詞（并序）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并序）

卷十二　書

答耿師
又答耿師
答耿師
答陳壺湖
答錢侍御
答耿師
答友人問
答友人問
與友人論文

卷十二　書

答耿學憲
與日照宗人
答蔡見石
答陳京兆
答馬杞縣
與張兵部
與柯學臺
答顧中丞
答周中丞
答張太學
答沈座師
答石京兆
答王福州
答陳尙敬
與史彩德
答陳乾宅
答史觀察
答馮司成
答喬給諫
奉許座師
答顧中丞
與姚鳳麓

答張華齋
與何巡臺
答柯學臺
答方伯雨
與李學憲
答李戶部
答鄧貒孝
與陳晦伯
答光太康
答張侍御
答傅太史

答張太學
答馬肥城
答周京兆
與王江浦
答陳兵憲
答僉戶部
答許中丞
答方僉憲
與魯菴
答張叔廣
與夏雲峯

答殷玄洲
與王方翁
答陳侍御
答紀別駕
答江永甯
與張叔廣
答錢太學
答周翰檢
答劉翰編
答金生
答汪方翁
答李子大
與郭和州
答李戶部
答張任宇
答江中丞
答朱孝廉
答劉孝甫
答吳太史
答鄒爾瞻
答樂禮部
答高別駕

答萬純初
與劉司空
答萬純初
答丁以舒
與李儀部

卷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毛詩古音攷序
春秋左翼序
宗儒語略序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刻傳習錄序
京學志序
忠節錄序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老子翼序
莊子翼序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上元縣志序
荊川先生右編序
刻蘇長公集序

卷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國史經籍志序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書文音義便考序
沈氏世傳錄序
姑孰李氏家譜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內江蕭氏族譜序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孫仲可先生遯言引
雅娛閣集序
瑞芝詩序
五雲山十景詩序
環碧齋稿敘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獻花巖志序
紀遊集序
彭比部集序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鈔序

卷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由庚堂集序
非昔堂詩集序
陶靖節先生集序
玉露堂稿序
蘇叔大集序
青谿山人詩集序
劉元定詩集序
南遊草序
常談考誤序
清賞集引

王氏家乘序
杜日章集序
禪寄筆談序
何仁仲留都篇序
余聿雲偶記序
鬘苑序
盤山語錄序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卷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送溫守衛洪竹公入覲序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賦夷序（代耿師作）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贈蔣翰吉遣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贈易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贈鄧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贈吳禮部序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卷十八 序

壽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壹捌陸

又
許蒲塘七十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元輔荊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李如野先生壽序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劉太孺人六十序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贈兵憲鄒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余封翁筆峰六十序

金金州思馨七十序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蔣隱君七十壽序
金之色翁七十讌會詩序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常國賓五十壽讌詩序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孫太公榮壽詩序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卷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明卓忠貞公廟碑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卷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太倉銀庫記
重修濟甯州濟川坊記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和州重遷儒學記
先師天爵耿先生祠堂記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同仁書院記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若盧精舍記
卷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崇報祠記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督理揚州榷政戶部尙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尙義坊記
溧縣慕山浮圖記
重修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治麓園記
成功莊記
幕府寺修造記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雲鶴觀碑記

卷二十二　書後　題跋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書曲洧舊聞後
題般若照眞論
書李維明尺牘
書鹽鐵論後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又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題類林後

題謝康樂集後
恭題兩朝諭祭文後
書王氏集古帖後
書信國畫像幷墨蹟後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書四體心經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題陳純甫鵓居樓壁
題陳少明詩
書葛萬悅制義
題嵇叔夜帖

題鄧寒松詩卷
又
跋甲申十同年圖
庸菴跋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跋王兔泉聯句詩後
題華秘書集
題詞林人物考
書金剛經解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書漢延熹刻字

書黃庭經後
題集賢書王司徒墓表
書袁太史卷
書董子誠卷
書唐子張卷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書李君煥卷
題維摩畫像
題周府蘭亭書贊卷
題小山玄賞
讀莊子（七則）

卷二十三　經籍志論（四十九首）
制書部（一首）
經部（十一首）
史部（十五首）
子部（十七首）
集部（五首）
卷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馮大夫傳
王憲副汝贊傳
畢中允傳

少司寇吳公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參藩王公傳
大司空余公傳
當國寶傳
澄源張先生傳
卷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少司農王公傳
旌德周氏家傳
薛童子傳

萬純齋傳
上園朱封公傳
劉處士傳
洪孺人傳
謝母賀孺人傳
節孝王媼傳
韓節媼傳
李節母小傳
翟道侯世家
卷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卷二十七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峯熊先生墓表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甕樂公墓表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署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江母楊氏墓表
丁母黃孺人墓表
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卷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處居士貢之墓志銘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代耿師作）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宇墓志銘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龍田包翁墓志銘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卷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
戶部山西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配孺人殷氏墓志銘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公墓志銘（代許師作）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銘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卷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銘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趙翁仁卿墓志銘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卷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張甑山先生墓志銘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銘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卷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志銘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夫人方氏墓志銘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太孺人沈節母盧氏墓志銘
卷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
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先生行狀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卷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孫母王氏誄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卷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祭潘朔言
祭耿封翁
祭許石城太常
祭吳伯恔
祭徐存齋少傅（代耿師作）
祭顧宮贊
祭程司徒（代許師作）

祭查毅齋（代許師作）
祭吳都閫
祭汪座師禮書
會奠張春臺洗馬
會奠陳頑人
又
祭莊松屏隱君
祭耿天臺尊師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祭趙翁

祭刑部郎中苑公
祭沈寬川座師
祭楊封翁
祭朱少司寇
祭陶母太孺人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祭馮太公
祭史惺堂先生
祭金佃山隱君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祭鄒母羅氏
祭王關學夫人
祭陸仲鶴中丞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祭王涉縣
祭沈孺人
祭朱納言虞封
祭潘符卿
祭汪孺人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祭鴻臚張公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祭金子公
祭顏京兆
祭施華峰

卷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韋弦之佩作此與之

卷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送別
送李比部
別四子

送史比部
賦得明月照積雪
贈別
三餘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閒居
聞西陲捷音
嘉善寺石壁
答楊密雲寄丹書
孫子荆酒樓
贈別

西園
賦得秋風吹海水
天門山
花巖寺芙蓉峯
獻花巖息心堂
田家二首
題董望峯逸老堂
卷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謝公墩
送界公遊淸涼

送蔣道力還漳州
征虜將軍出塞歌
和韓昌黎石鼓歌
盆菊吟
帝京篇
喜雨
燕子磯放歌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雨花臺歌贈陳講卿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雪湖老人畫梅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卷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靜海寺送別
挽京生堯臣三首
羅生挽詩三首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鄒女賢李文仲羅敬叔李承烈盛伯年李君錫集冶城飛

霞閣分得巾字
送元甫還武昌
送敬叔還豫章
舟中口占別思棨
送文仲遊薊門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涼字
湖西別業二首
寄宏甫二首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集國寶振藻堂

訪茂承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人日南郊僧寺作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豬園
王孟起百花莊
新澤寺
嘉善寺蒼雲崖
梅花水
崇化寺
送張光祿北上
龍泉庵
齋居對雪
賦得雲近蓬萊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送金太史册封趙藩便歸省覲
送袁太史册封楚府便歸省覲
送朱太史册封周府
送蕭太史册封淮府便歸省覲
送劉寺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題黃生大有山房
贈吳封翁
暮春署中作二首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贈林生還莆陽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案賦
送梅鼎藏之丹徒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送王行甫還黃州
李嘉紹挽詩二首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邵武丞鄒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鄒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胡安人挽詩
徐氏園二首
贈楊學博二首
王節母
立春後一日治城送王生二首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送楊參軍之涼州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卷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送嚴師孔之潁州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贈李先生十六韻
松菴山房聽雨得連字
孔廟分獻一首
送馮宮詹還青州覲省
王太僕以王事死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得十四韻
東朝出閣明勸講之役賜燕文華殿恭紀一首
書劉司理侍人榮封卷
醉石齋

趙封君偕壽詩
蔣莊甫自演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答鴻臚西原公後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蒼竹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答
贈游戶部
馮母貞壽詩
鄭崑巖中丞六十
孫太公壽詩

卷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殷太僕六十二首
赤壁樓上作
留別天臺耿先生
寶光寺訪耿克明
與邦師克明汝教鷄鳴寺看後湖作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字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病中劇思三子
寄答沈少參座師
述感六首

同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盧隨同呂正賓訪余秣陵
即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靈谷寺酬呂正賓
劉節婦
寄王世新博士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草堂四首
寄李子弱
酬盛伯年見懷之作
送殷生還丹徒
人日登燕磯觀潭上亭子
憶別

送大宗伯龔公應召還朝三首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覲
臨淮侯六十壽章
送盛仲交北上
題李公子喬松岡稱壽尊君臨淮侯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寒食
桃花
寄潘嚴州朝言
別楊思雍次韻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答
太僕館逢許孟中
送吳伯恢太守之杭州二首
九日登棲霞絕頂同伯年作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送姚叙卿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題寓目松楸卷

寄贈蕭翰編二首
張以和王德藏見過齋居有作奉答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訪沈太學集雲館留贈
訓胡徵貞題欣賞齋作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黃安訪克明
自題小像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答友人見寄之作
贈沈翰檢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代稚遠贈友
代質甫
代子玄
同友人遊攝山
聞汝徐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貽此詩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答德藏題金粟齋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此賦答
孔殷初贈詩漫答

贈杜允修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贈浙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龍洞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二首
答國賓苦雨見懷作次韻
贈深公
鴈宕看龍湫天柱峯晚宿能仁寺
石梁寺
桃源洞
江中孤嶼別去華

送梁子仁之任浦二首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卷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送唐太史冊封周藩
送徐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早入禁中
早春
玉河冰泮
萬壽節朝賀
送馮廷用之安肅

孟夏太廟薦新麥
黃金臺懷古
秋雨書懷
送鄭司馬行邊
南宮詳定試卷作
華司訓遷國學
李惟寅燈燕同王黃諸太史作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別孫世昌給諫二首
送黃昭素冊封韓府因扶侍還蜀
題鄭計部招隱園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人壽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答之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柏爲趙文肅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送吳太史冊封楚藩
送楊太史冊封周藩
送史太史冊封代藩
書太末方翁卷
書逍遙游卷

題戴生卷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
送董職方乘憲衡州
贈高子大
贈李光祿
送華兵部還錫山
送葉生讀書棲霞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送茂承瀟端之粵西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送馬侍御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和
高龍南生日
贈楊茂才
書淨倫卷
李築巖生日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答
許南珍生日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壽崔母
九日登謝公墩
送包彥平還秀州
贈王子美明府
冶麓精舍燕集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閫兄觴之因賦二詩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憑虛閣雨中秋望
天闕山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巨源宴坐齋
蕭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冶城送蕭卿北上
至日登齊雲巖作
涌泉庵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松風堂燕集
寄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賦贈望峰董郡丞
劉司成幼安祈母算於真館感芝蓮之瑞作二詩紀之
卷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梅花水得轉字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刻竹
杜日章煙駕園八詠
卷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四首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卷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寄潘朔言二首
海棠二首

送別
爲陳子野作三首
別克明
宮詞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詠上苑桃花二首
讀史四首
涌泉庵得南字
送馮正子還四明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葵花
口號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講師極公之蛾眉
送劉承烈四首
子貞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絕句
蒼崖圖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二首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劉生
題查養梅眞二首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卷四十六　詩餘（三十六首）
卷四十七　崇正堂答問
卷四十八　古城答問
卷四十九　明德堂答問

江甯焦竑

勑　誥命

擬諭朝覲官勑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保乂之朕託於億兆之上垂二十載崇德昃食嘉與士大夫共臻斯路乃付託寡效澤不下宣吏肆民殘未見衰止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望治深切而察吏者率取便文徼幸爲姦其敝至朘削以厭交游之心而小民愁歎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際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職此之繇朕聞者洞燭茲弊司道庇姦長惡者既黜譴之一二撫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

矣今予來覲諸臣復命所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勸最予齊旨特簡留之所爲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喁庶者有厚望焉其務盡滌敝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意異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詩不云乎慎終如始終乃不困尚一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諡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尚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閎深持自簡以繩遠範青衿而有造澄水朗玉洞流畧之精微大敎清鏞識典刑之旁緊急推賢獎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可微於恩卹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諡恭簡錫之誥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節惠尊名加賁黃扃之礎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某贈太保諡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敘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某博大清明方嚴愨厚儲英史局納約經幃持文柄而俗爲還淳長賢關而士知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眇躬更化瑟

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成去國謀猷尚軫於朕懷倏易簀而長終悼賜環之無日爰加殊卹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諡文穆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矜附已極於三公諡以尊名令問丕延於百世卿靈不昧尚克歆承

江甯焦竑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禮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甯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棄禮義捐廉恥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者宋

嘉祐間有論審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謂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闊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敗政立教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乃集爲禮制著爲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揚厲歟朕以沖昧嗣守鴻業十有七年夙夜兢兢惟成憲舊章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休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寖衰物情滋玩習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譏說殄行虛聲貿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頹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梗閡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闇于大道無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覲揚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

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淸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措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綢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孚於下則相漸相靡身率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綰結於禮與法之先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爲奕千載端居黼扆而朝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

雖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斡旋之無機此治古而下化理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有待于今日也欽惟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姿纂祖宗之庥烈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事乎文爲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百察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治於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廷詢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臚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孅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靜畫一之功有法則寇賊息姦宄甯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有率作屢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昔稽成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無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祗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日成攷日月要考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舉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纖綿法度悉勅當其時冕罝備干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非醇周禮可以褒省雖之大夫明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於委蛇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非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本修也迨及後世僅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況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顧惓惓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惓惓於法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衡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以禮其心終頑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以彼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闇於變即諸臣陳見悃誠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覩成周之盛也必無冀矣我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

坤闢而截正日月淤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關石而俱垂經緯禮文媲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酷且備也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頒爲定式與夫律令大誥諸書其所以示十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暨我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成憲舊章是遵是式故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敬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即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肆雖貴近必斥擯籍雖身後必誅焉謝蟄莫之數不以功掩夙沙豎貂之黜不以泥釋其修法也即雷霆之威不赦於此也固宜治化紹休和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寖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舉所以肅紀綱也乃令長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閫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於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貪黷與汰侈齊彰讒說與虛聲並肆倘機譎者以危言搖國是標奇詭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壅而不攄究威雖讋四裔而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有如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陛下於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

至亡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悃愊者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與諛者夤緣自免至於濟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脅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濟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承上指乎此所謂修禮教之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爲行之莫先於斷夫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柙者之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奪將領之符至瞋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肯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大創之擯斥于行則渠魁在所必僇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閼于之論高山深塹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捺心指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闈出有鳴佩寢有絓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之絓結而法度者秤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覈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陛下一加勉焉蓋講彧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質以與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為禮之妨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為禮之蠹乎法行咸曉而泌水之田園必裁減始紹璿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慮已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質以省之書接不可勸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日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疏釋冤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屢屢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紲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論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質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質之一言為陛下告蓋非

能為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

對

江甯焦竑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闕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概儕衆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實事而交際間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刓敝狃爲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糾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黠於下而

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天和故臣願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爲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恣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剷除敝習此御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責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即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藉而羣臣竦意承流非保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誠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鬯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財擇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豫諭教爲急蓋御殿閣近書冊雖親接非久簡日若親而密有繫於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宇內之心章無慮百上皇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也願元子龍德偕韶麟姿日茂出閣講學今適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傅以被編戶之家箕裘幾何然父之於子愛深慮切必乘其良心涵闓情竇未生保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失時後悔無及況皇上之愛元子者何如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元子者何如

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睿哲岐嶷天性過衆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慮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答元元之望也或謂未冊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皇上嘗諭立子以長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冊立雖遲聖心自定獨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成祖元年有司請立儲宮勅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問即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宮寮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聖慮孳孳輔養備至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絳幃時開講讀官寮鱗次而進此尤皇上所熟知也仰惟皇上聰明特達動法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勅諭禮官請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問安

視膳昕夕嗣興可以慰皇上樂育之懷徵一虛明之初習與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徵二羣寮濟濟望清光樂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端徵三臣愚犬馬之誠爲皇上計無亟於此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進圖解以仰稱諭教疏

臣蒙恩拔擢列於禁近萬厯二十二年恭遇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學術空疏靡所補益頃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尙書論語二書雖聰明僥於天授而視記猶爲未廣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太祖高皇帝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諭候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調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覲劘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爲有無獨念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勅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稱諭教事理謹題請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閱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順天府臣以考官請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敘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投之無隙當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聖明舉動出於尋常萬萬也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摭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尙無意必大咸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棐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板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棐皆正考全天敘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敘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

蒂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蒂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投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成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蒂同寓虎邱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倘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蕺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平意主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命以至入簾僅言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遐賁緣於臣等臣等能遐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叙與臣可指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猶有言焉臣於壬辰奉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令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淹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成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

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成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爲言者汙衊至此其應點請班懟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皇上勅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於茲甘伏斧鑕至於臣行不足以服眾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即倘退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閒）

潛園集卷四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己故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爲情立而性眞始牿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爲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爲性則其根也世之棼棼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日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灑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

於俗學汨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蠱纏爲力彌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學者至傅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於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之末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無爲貴學矣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何以稟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並誠重之也漢時號曰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則父子爭死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逭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寔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闕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

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荀袁家自以爲政駁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關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尙書者曰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閣筆含毫狐疑相伎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蓋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向歆楊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爲之地也乃近世所按以詮次若臺省之章疏與夫搢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谹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經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貲力妄爲刻畫蓋無不銘之祖父亦無不美之綦

銘是兩者不煩商頗而知其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聖天子之密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譏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壤孝子貞女食貧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納邇言以備一代之信史乎若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蒐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爲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自處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仰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當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者不知矣以畢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紘易轍則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於越俎甲是乙非則疑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釆矣而又參之時論志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則僞不勝眞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道法與事詞並茂判例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遂之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者之難何者自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呂起隴畝之中定商周之業非不穎世

倬犖流光迴紀矣然尹非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即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叟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曷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致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爲恥三戰三北不以爲況脫縶囚之車厝邪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有素而又際鈍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寖微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三歸反坫鏤簋朱紘豈不知非禔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

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己之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則達之入於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目其小器者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人而或喪之己爲耳嗟夫古之大人道雖絲棼行則綦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爲區區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徹則名皆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儻其身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己而工於課物此必無冀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爲亟而經世之務且以爲

土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絲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爾周主不必湯武不差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次也用有小大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狗徇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較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防於孟氏嘗釋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爲蹶若趨者誰乎儻不究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當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而視聽自民是天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爲天地之心是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可回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臣拊膺而霜飛秦女顧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匹婦何況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何意動於心

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其始也嘉祥災眚聽之乎我其既也彌綸調燮藉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生之乎我蓋人於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志天勝人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即氣氣即志人即天天即人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論於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沴橫生人不自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也人志正天以其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糾結閉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有淒風苦雨以應其冤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有彗

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興耳知此則堯之潦甘霖也湯之魃溫煦也大戊之桑穀嘉莢也高宗之雉雊儀鳳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世污則污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耳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逭其責至於災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於旱溢顏不釋於孤惸而壹意於脈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

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冶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不暱也卒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其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蒙恆風若蓋休與咎在人而天不過爲之徵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和位育皆吾度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委已然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鷁可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患夫由管輅之言而知家不可以變怪論也由叔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濟園集卷五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狃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耑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先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飢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義讋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氣祲廓清暴民不作

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羣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擧擧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蔑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遣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擧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擧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仁濟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罽氈殺淫霖者晴旱而理襏襫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

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能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棼棼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擧而猶有萑苻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棱震擧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敚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眤也屑屑焉嗾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尙爲不

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撟發之汲黯當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僨馳峻阪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竭矣而齋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也昔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衛者亦有四輒畫一以獻冀稍爲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誠求而勞來賚資之草萊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可耕之田遠可錮難繼之餉居可爲役出可爲兵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摩袂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已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

二曰議關稅國初有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資予之需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宴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祖宗朝曾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偫殫竭臣以爲宜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國朝諸司舊有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饔飧之入若問饑之資而已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蓋士習大壞知榮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吏職稍自好者以能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句考務見諸司贖鍰幾何入賑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貂藏市恩濫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御用蓋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發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居乎唯皇上沛然蠲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

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實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羅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但其言思之譏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貿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實漏卮何異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即選桑孔之倖授之握算無能爲辭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廚庫旗校勇力名存實亡虛縻廩餼獨不可覈乎蓋金陵蘇杭間有織造今廢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乎歲賚光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啟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紈綺之子尋常歛散略不屑意及朋儕賊獲蠶蝕殆半一旦覺寤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衞文公當小國寇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末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蹠蹻亦書寒族雖夷齊並訕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何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

專門之人雖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商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稡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改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今誠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鈔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澹園集卷六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竑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閒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鼎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紛紛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雖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

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爲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肆己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聖祖以神武肇四海洪武元年曾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繹不應下羣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

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迭秩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擬古明堂而奉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爲備且當而聖心所未究且孳孳乎不罷復三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

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愚以爲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予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皦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

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義以格上心非衆禮之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發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則憂慮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懥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謨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實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九經靡非天秩發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遡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illegible]塞曰感曰應

而況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發性眞也故係惻隱以識性仁係羞惡以識性義係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即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羣情盡亡曰心盡心盡而學之

能事畢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亡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踣若以磨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況夫舉無之焉而以

據高位者乎惡得不慮慮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予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缾小夫皆可膺爵析圭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爲君子獨義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第以其號而已則大衣縕食疏槁於巖砦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策問

江甯焦　竑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恆言以社稷臣重何也漢人態臣竊臣功臣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漢武帝曰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英材謂爲各當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廁於其間何以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肅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彊虜忠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奢秦以銳士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緜之則勝不緜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毆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束坑卒長平固也而不案陣圖者何以郤金人之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卜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土流並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遞作至我明威德不冒黔甯穎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若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變熒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析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傑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策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杜其安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以微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

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一一實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衘筆烏燕鬭而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修行弭災之道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藎言無諱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分棊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

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叢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暵齊魯河南北廣袤平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土爲饒不則塡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覩經費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幷質其子者夫賦歛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令邊城綏帶父老呐聃非便計乎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經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會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虜庭以雪纍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鎭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

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貸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騭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淸唐行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伍文執誼之實而被之以稽固膠滂之名其利甚難其塗甚徑非歐世

之躁競者而誰歸之不止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藹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罹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遁跡其於摧強䘏小幾無遺憾乃議者棼棼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眾未服得無虞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㐲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靡之何今獨不可行也

識者謂覊夷欲藉封號懾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即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予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答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大化者何以見其然也頃自髫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傳士至平帝召通知者詣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詳歟史又詳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悉爲銓擇也嗣是有叢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荊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慨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簡也夫聖言譬之海也唯其所取而繙其鞶帨而於身若洽無裨焉與說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於

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於有爲顧成敗頓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於古何當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於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詩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興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騭

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儆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乖折其長貶惡則幷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騖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馮緄郇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攷二子為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第令浮嚚之習變長厚之道興淩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聰智無繇矣古謀臣策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即近事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剿敵之當先或策當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遣撫臣上游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出之卒以殲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聖明在御方內乂甯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為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為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之願悉意以對即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為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為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為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埤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熒熒知其為鼮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為僬僥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為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篋得老鼈枯桑知以蜀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焰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途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匡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為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召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為長策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微獨河鮮安流灌輸為梗而捐不貲之財塡無窮之壑所為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

衆與營田而省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闊於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遜園集卷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銘　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符萬形攸始爨爲人倫百工成紀遊泳恬漠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彝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爲陶鑪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闢妙門坐令塵滓沉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眞斯悟曾參以灌顏氏殆庶一無能宰萬應長朗靜也如嶽運之若環莫知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蘊庶幾觀妙敬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廣莊寺廢井中有高宗手勒銘幷璽印御書二篆字後蘊餘復得其半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隨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頹垣廢井之間其離也假神劍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瓦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章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先生贊

自聖眞寖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坎量神凝域表百行酌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纘承師緒規模後進奕明與眞儒代作學入人殊學之川塗異而埴之成可適國械柄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蔽闢日月重閒一洗漢宋之翳而歸之醇如何其侈也故謂學爲即寂則河汾之教篤可法謂學爲綴言則徐干之質行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誰如新會謂學爲實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眞人師宇寰勸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五設鐘明示之鵠奕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爲之贊以庇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途其歸既同爲論厥初矯矯河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亦有餘于先民是程思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妙門不有新建孰闢翳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徹悟超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廓白非玄即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管可闚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劫乃世名佛本無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巓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難相糾纏空山冥冥

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雩之游登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若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鬚美且皙其託者賈而衣則儒既不欲語人於疇隴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覩其饒者疑爲洛下之算而致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洞跡於鴟夷也耶

華中翰芝蓀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木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其爲人殆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骨龎然舞雩而風蓋嘗涉藝圃以涵洞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撓者疑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瞧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視之內或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造佛菩薩若干軀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剎眾即彈指頃具多神變蓮宅吐照珠網晨開月面澄華金容夜啟如遊鹿苑登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矣鏡銅刻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若視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慨抒愚管聊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即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即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眞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迴向塵沙眾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秉棐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林木嚐其相之內德則是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藏式是墓廬古今流聲輿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壘苑閣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邱遊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鼇五山

巨鼇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蹌背擊之大地現

前一念還眞淸淨本然

河圖

昰龍昰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爲常

慮時能演之秘若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棐斯布道乃有

常君子則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質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鼓點瑟方

希欲言靡從以問厄發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維默與恭契希夷列星

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玆

二室緇經

古佛道場嵬毅二室誦繹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壁說法熾

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躋文明含則相守以

默

巽

自靑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

下國也烝兮其解慍者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

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蕊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烟紫雲綏

微馡馥皇歆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蘭舒鉛

摘獨注太玄顆玆子墨

壹捌壹 96.32
34B

江甯焦竑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代壬辰科作）

伏以闢虎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川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總攬羣材彌綸大化離明照晰垂二十年甯壹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人心教化之衰繇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廷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膺異數擧多士而試以藝靡不殽收取

一人焉拔其尤褎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枇之在前御筆親題驚覘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紛鞶帶之華寶鏹均頒樽罍押至坐飫八珍之品光分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鵾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識恩波之浩蕩爲之鶩采百數而不如鶚願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悃少答高深之造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猷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蓍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纘承尤切炤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昭垂於二史勒扃鐍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茲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於乙夜恭惟皇帝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實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恭竹書烟臺聲于筆陣芸蕓吐潤散雲氣於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嫌拂塵掃

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觀稍爲睿哲發闡之助敢曰御覽附進瞽言惟統天獨繇于本朝而享國克延於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晩節一眚之虧大祭兆承乃留情於祠禱正朔稀御又晩建乎元良獨以規晝晰於一心時咨偏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啟佑百千萬載之盛伏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光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揚祖德於精神宵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閒疏經籍顧古道晦明

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矣辭齊弈之勞敗賞疑旗之補臣師
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惟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
之先哲實資道揆頁而人成一綦於易泰虛寸蕤之可當舜
精乙夜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發興
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實以啓沃一人之心
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文德格或毀或興而廢
尙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必晉接之非遥恭惟皇帝陛下如
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
二宗之書已光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頃
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餉龍之勸講臣念世方招文學之士因
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

與致君以禁廷頗收之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
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
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
不以爲迂闊而難行愚憫不以爲膚淺而易侮無以歲月爲
可玩而不實居諸無以盛明爲可常而自生諸假緜微至著
從古迄今皆備載於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
之延接用以賛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皆吁思皇聰明憲古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釆
非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韋弦之助臣心
不朽王業無疆

澹園集卷十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啟

修應天府學與撫臺啟（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詧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實是高皇之太學隧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知京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頽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甕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冉三之請抑仰體明聖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繼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曠席前之對來儀桂後之冠晉政欲布於東南先聲已動乎逵掖慨代嗚咽之衆少陳瑣瑣之辭所冀年後來之英其發爽塏捐不貲之惠無事微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楩楠之用某無任瞻仰之至

謝周王啟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辇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廁曳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維殿下擅河間之大雅擒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燉禮遇不遺乎下士嬰縈宵宴饌玉羅珍藹藹仙韶敲金戛石錫之佳箋况披兔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樓之化雨逵時特異裁德奚酬客行雖久居空深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則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一人望高槐棘吁謨而求多士拔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戢修於燕喜敢仰溍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得人爲最頃自學疏於根柢詩令文尙乎佻浮修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徇深而實謬於理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如波斯頽必逆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維門下厚德鎭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爲能物有生而成遂至於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餘讀八索九丘之書則丁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將迴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黎黎乎粟帛之用斯謂眞才况炳炳然日星之垂有如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黜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堂夙秉中行之尙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師門成就之恩深化治斡旋之力重冀終貽乎大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不選勝金飈嘐廓當烟宵召我之時玉鉉燕閒又文酒啓予之會下高軒之鶴鷺發和奏之笙鏞榴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蕈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縹緲庶瞻鳳極之三台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欣遭逢之盛將俎裁修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維門下天貢朗徹地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閔夭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綱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紬疏通知遠之書以絡非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琢璵博釆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樑之用遂致溝中之斷成爲席上之珍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洲之數一十八人愧樗櫟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以己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府署遣淸觴于別院鳳城西歛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閒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花萼舒條覩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況不盡之情淵所望儼然不辭賁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甎之過影共爲榮幸莫既敷宣

答周襄陽啓

伏以鬱風有目修門無階顧瀛海之舊棲廽陰梓里況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風誼溢於鄉評教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

製錦未羿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抒箋牘惟以時而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敘

答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祝訓敕之丁甯知愛助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況險阻艱難之備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淸門舉望奕世科名石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洲之側再試牛刀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拳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冰蘖願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光祿啓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逝轄軒恭惟門下淸規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儕想末學亦厠英游短翮鵬飛附翼屏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挑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珮聲而歸鳳沼願覩濟濟之風某不任顒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妙選於英賢九職顓

司宜眞除於臺旅士林聳望從棨坿華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眞練達本朝之舊章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訖於周南版部帆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而儲偫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洊更之後非雅望力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召行別逕於龍鑾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答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忝庭存之特厚白巖分牧乃漸還於令儀赤幘無階因自疏於常禮徒極高山之

詠敢承褒賁之榮恭惟門下質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暫試乎牛刀萬里終遊於鵬翼龍靈交至風聞日隆詎謂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奬以溫詞仰銜吝注之深彌重疏頑之愧末由古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令莘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瞻望之至

答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顯子靜之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豈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諝膺敏器絶恬爽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澤之要地實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鎭此襟帶操刀之能製

錦旣最宦方鳴琴而不下堂自賸民聲名實獨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撝損之深彌重迂疏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數敘莫殫

答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入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瞻之仰敢壓鼎絢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璵璠英規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爲謀邦江既特書於課最寬裁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微省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風期時需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戢盈懷指陳奚喻

答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於三年覩懽聲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藝行備一身昔彥璋料事特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遠宜民聲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叢獄訟徵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旣最於名都獻納論思位自附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婣增激於儒衷若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答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輯一臨遐邇胥慶恭惟門下風猷膺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數計而龜卜富之間

學曰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蔑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即歸班於法從某嚮風有日修門無階覩前後之奉主恩知繇特簡方東西之臨使節忽隊奉牋荷謙撝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答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廛布令欣望實之兼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塈載興豈弟之謠王曰遄歸即躋彌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青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慉衷而愧甚冀益調於齒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敘

答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祚刑逮下覩茂績之有成正色立朝計籛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遲辱名牋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祭三年未究中藏之緼綸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抵阻深獲燿於光明禁近賓賢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壘縱橫備著皁囊之疏乃酬久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即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顒瞻緒論其爲依向未易殫裁

答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齊飛與操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沖富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同時四牡遄歸及高堂之諸老晉離鳳掖日對鯉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晝錦之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三最優勤雖淹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拜金故里可爲疏傅之淹雅意本朝日望齋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既揆裁

答鄭蒼梧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疏乎問訊幸緣奏最肯辱誨言綿縟旨之勤拳若清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修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迴銅柱坐視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某修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塈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答鄰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藉名賢紱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緘問兼況誨言竊稍

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眞之作用唯微言之寖遠致正學之日疏故事功文學之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觀知言之一書竊歛袵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教人至延平而隱顯陳王因而立論遡孔氏以來戶喻家傳雖人詩其握璧白莽童習竟罔悟於迷津意汲汲以使濩嗜冥冥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難究賞音抱卞璞於荊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蹤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鉤深六藝闡見天人之交坐令德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脂眊於

京塵俾心目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鑿纓小草向榮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應幾宿霧之盡披懇愊之誠喻言莫究

答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咨臺晉法文部典銓世傳周澤之風規入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之重地近觀黃河之汎濫遠而赤蝗之頻仍瘠滿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春璐載遙臨旄倪共悅某欣開藩政倍激惟悰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

和門而后等飛示於緗書氣序漸和拊循多暇翼憤寢譽之節行參廊廟之崇僕無任瞻仰之至

答儲鄱陽啟

伏以入覲四門方麗光之休被坐塵百里乃茂最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以致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業閎深材猷通敏雲蒸霧潤亦予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昭載路之聲古美政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召節比及三年宜膺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遙仰餘風聊同輿誦之言少答兩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既敷宣

答俞樂平啟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藩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猷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達實爲廊廟璠璵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濟沛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遙豈謂海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怍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啟以謝不宣

答程節推啟

伏以樅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之有期辱牋翰之遠頒緬風猷而增感恭惟門下器資肩碩天韻崇嶷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雅有二南公子之風倜儻無華眞兩漢循良之選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

可以弭盜苟若使無訟用能芻草於圜扉則人自不冤安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水持平共覩是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即看雲接於蓬萊某袖手閒曹抃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譽之洊膺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仰莫究揆裁

答劉宣城啟

伏以百里分符佇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歷同籍之前期古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遽辱華牋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潤氣攬西山之雄秀推而爲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負圭璋顒卬之望隨施慨效以宜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徙之初暫爲究爾牛刀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家

所以課功而主上於焉注意況虛卬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某自悵蠢孱之末卜嘉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之私序言莫旣

奉祀座師啟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驄劇負牆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薤琳瑯之貴作爲文章玉壺風霧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霄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省覲少紓於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暨津山水之間知賀

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紛紛錦席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翩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算洊增於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內豕苓雞壅幸勤藥籠之收蟲臂鼠肝敢忘化爐之自顧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兼僊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覩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旣

答衛工部啟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鑾和隨動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

藥乃得君重使若予工方上簡於舜咨幅遐臨於禹會匪但流錢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省使頃學邸弘開於東觀而書帷課點以下材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義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黽勉之難致辱眷勤之況仰衡知與深切佩銘懷王司馬昔之巨公暨楊問卿時之碩士咸自擢關而發軔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召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尚其餘悃愊未易揆裁

答譚巡撫送川扇啟

伏審封乞四履播闓澤於閫闢惠重五明分清涼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之班國有蔽棠之蹟

迺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之忠讜又佩直塊奇而絕擬帝思南劍之最重乃俾元戎而啟行茲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指定將以龍戶馬人之眾一屬戡夷頓雯新筵之上呈不斷餘波之旁及雪格霜筠巧裁蜀匠金泥銀鐵價倍齊紈愧塞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兆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顧廣仁風盡掃一方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裁

二

闢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轡再至條融分卿月之輝手握增榮囊藏惟寶恭惟門下應能制勝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獄於素謀略之憺勦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勤茂功五則九華顧來新睨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獨灑飛霜何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爐錘華貺三施又布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諤諤士之楷模堂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襦之政此馭而忠臣著選材而樂職揚叢叢擢於前規計即承乎新眷乃若同心之什嬰奚曾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未易揆裁

答張內黃求學記啟

伏以五棧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善之規則陵翰之先施緬風猷而增感竊惟學政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闊之中孰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褒褎臺省之儔獨應青青衿佩之虛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濟時學能稽古既據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後進特綸排乎宮牆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者鮮僅供羅織勸諸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啻紛揄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揆裁

請新狀元啟

南宮薦士拔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座秋初筵之俎豆修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韶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贍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且忠彷彿請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織華野以升歌比櫻桃而開宴名先雁塔佇觀他日之朱轡花滿杏園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瞻望莫既揆裁

乞致仕啟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洊增業馳驅

之難教豈宜塵冒以贖官常職賦才粗疏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罷擯之危機幸賴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臨民共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埃敢少分於中外第藹然暮齒攖以沈痾老以困而倍衰力不前而難强況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悚達應蒙肯朽質獲安環堵之居仰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爲感幸未易揆裁

答錢知州啟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爲諸儒之楷古以飾政刑漢循吏

之近民質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儕遷客之難前曲賜猶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量己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譏成於忤物乃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同於上意磨鉛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越況與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尤爲上願顧沈冥謾劇雖勉莫能致種焦牙欵吹噓之勝及駑駘下駟縱翦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之別楮伏望察某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閔其力雖於勉强遂迫衰殘有此冒干儻從私願物還其分庶少獲於安全心雖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以往莫知所言

答歐陽氏婚啟

執友無堪久想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倜臉締百年之永好質二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方之雍穆姻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富之勳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賁之儀物申以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某荷儻講於新盟當彌敦於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啟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途顧此閩閫已稔風聲而嚮服有如

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荷良書之遠及恭維門下濤標嶽峙奧學淵洄羽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風儀詞苑文章無讓於昔人凜然形憲詔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羣才俄頃悉譜春闈銓衡眾藝重輕不謬於秋毫追寬入彀之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捐榮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鎔文體實以翼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金鑾仰覩兩清之席其餘瞻向莫既揆裁

賀王殿學生日啟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

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維閣下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主上諒其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澹泊身實佩乎安危九載八變想整頓乾坤之手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豐功長勒於鼎彝鶴算定縣於箕翼坐閱熙朝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名周拜前稽拜後適當平父子之榮躋格帝伊格天纘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散材門牆末品方一人修三老之問衆舉上儀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懦未易揆裁

賀申殿學生日啟

伏希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衆懸弧之勝會貴

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庭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沖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華於袞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遽辭寵利以非居獨覺身名之俱泰頤始開於七袠實豫兆於千齡輕設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閱揮漢殿之金笑對謝庭之玉在前羣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地上之仙奚曾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濟斯世於仁壽致吾君於唐虞某樗櫟散材門闌舊物辦韓量溢謏久負於吹噓榮薇恩深詎敢忘於荷戴敬託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懷揆裁莫盡

答朱日昭啟

解綬投閒久慨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新遲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端亮才力恢閎粵海瀠之退方被仁風之廣播餘召所燭共分無畫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屈臨百里之間賓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稱今務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既

答王當塗生日啟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蠢餽申之嘉幣逮以好音自顧庸虛祇深慚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既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聲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衰殘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間煩重繭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問祗服寵光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召伯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既

答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啟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廢重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

道待後學之嗣興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晉爲著聲名重東璧之自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瑣闈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詔謭劣俾與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道眞嗟識見之甚卑復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稍裨於大道寔仰答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遯園集卷十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上梁文　帳詞

江甯焦　竑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龍阜中經誕惟睿宗之祠雅稱仙靈之宅嗣拓堂搆益廣淵源我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人擁皋比而論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乃眷眞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青山作自然之丹雘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與日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

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豈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舉願相索綯之力聊賡擊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譪帡幪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杲日正當空

拋梁南碧瓦朱甍帶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陰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滄海即灣躋

拋梁北數仞宮牆窺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蹌山靈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青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萬古回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廈皇風鼓鬯道脈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輦之履絢受命方新來海邦之節鉞雖甲兵之間久欲聲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

邊瑣喜動縉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閎天賦望俊地高以鵠峙鸞翔之學而錫巍科闈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應期運允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沈三略六韜望重萬鈞九鼎方便審於瀧濯宜馳騁乎事功擒巨寇於孟河勳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鹽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眞州號令一新乎禁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作金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棲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劉河之託益鑒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遂俟圖宿望一敵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之遙臨敬覩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中

久突纖今新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攘夷之奕碟鼠張而尸諸市智略縱橫蒲佩犢而畀之耕規模清簡顧我難借寇之粟徒臨行贈縞朝之鞭恨大旗之遠征秋初筵以爲餞珠簾捲暮繡幌開春衰柳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滾滾泛不盡之恩波某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慷氣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醲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邊鵰弓青雀尾錦幨碧油前莫用臨行惜別功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聖朝宣（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幷序）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閫地昉帶江山之勝人方重于中樞天目崇簽綸之司帝又煩於外補禮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大總戎侯公閣下氣槩沈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晝而能兵營平奏章幾立功而立論動伐高于犖辟聲名動乎一時始蕩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衆戟廻翔于犀嶺風帆彈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薦歷屢臨鉞鎭借六纛之番宣一躔斗樞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允資拱扆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壘草木光華腰兩浙之要衝實一方之鉅鎭彌連甌越外如脣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無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試之良曷飭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潮河左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啟行徒豹尾纛旗而建節千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久託門牆親承謦欬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會使□□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聊寄相□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虹等閒□檻舒嘯輕浪舞廻風揮手高城四望雲裏白□□□功業更誰同疊鼓鬧清曉千騎引雕弓武林□□湖上瑞煙濃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胡戎今日□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水調歌頭）

澹園集卷十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書

答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凡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貿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眞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眞求盡性至命之心祇祈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幷遇一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著輒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照回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愎其剛愎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棲棲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假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强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者旣不能契其妙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奈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行邪說不熄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揖倫物之矩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闢邪說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評異編領悉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答耿師

士龍遞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眞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棼棼議論爲短長竊乘人而闘其捷哉佛雖晚出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具之矣所言本來無外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者不察而猥以微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近世談學者旣不足以知此即吾師所舉學佛數公皆未能稍窺其藩況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何時合幷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答耿師

昨姜司寇公遞至手札幷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敢私布之以求正伯

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即生滅而證眞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即空不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此梵學之妙孔學之妙也總之非梵學之妙孔學之妙而吾心性之妙也此即謂之玄機而舍性身無玄機此即謂之微旨而舍窾事無微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咎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蠡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志於道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第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即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眞飽即人曰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嚌其胾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譯與編語錄共二

冊悉有鄙見籤注其上幷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嚌拳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怏怏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棼紜乃其樞紐之者即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即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虛爲原憲不識源頭卻於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諒丈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蔀既徹羣疑盡亡到此方爲眞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俟喋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感狂狷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狷襟期正與相反只眞僞二言足以定之大氐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狷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狐

肖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爲所惑至一逢狂猿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猿之一節卽爲孔孟所印可矣卽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狂猿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猿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鵷雛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涼涼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己事日棼棼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答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彖一帙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佞欵服久閒易學一派流傳獨中頃爲纂修事讎繙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產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己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末段

言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妙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老師發世之心某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允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臨楮神往

答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己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實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既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既壞之而復修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修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

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說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則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則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歧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眞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最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並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旨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奧妙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即心即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

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即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即孝弟即堯舜與即心即佛本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詎因其名以造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合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即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眞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排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紛飛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乎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取譬醫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眞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强制耳回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四勿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强與之一也學者不知自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牽于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己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己克己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既精則眞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即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手不及即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諭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强制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妙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顧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於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諭云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著故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怖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死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知我自長生

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强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忻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則聲臭且無何壽夭之可言乎夭壽既無何貳之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勢無益之求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至命即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答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

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强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非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倒髮削服而

終曰側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側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獏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澹詰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澹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退縮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率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澹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澹唯未究佛乘故其指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臧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賾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宋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搆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隨何酈生陸賈遊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爲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

閎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綬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釆於易詩非假途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廬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色變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賸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見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

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絺綌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二斷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舉首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途遠方闘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澹園集卷十三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書

江寧焦竑

答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方鄉約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彌節敝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弟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殆非虛語惟兄勉之令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弟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

撥忙作此倚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官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時童稚孤立不能遠省上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登第爲世俗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忘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巍科清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實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覲我衡門感甚愧甚兄歸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所縣坊銀到日即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畫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一

答蔡崑石

離居丈奉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修甚力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物不知者妄多其意識以益之益去而性自若非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曰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將奈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佳第

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即聖解是也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答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有入春種蒔以時雨若應候疲氓有更生之望矣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高皇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子賦材也明公憑軾遊其間一抽毫而揚扢之豈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盛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敘謝屬冗劇畧無倫次統惟炤幸甚

答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著衣喫飯仰本來面孔本來嘗迷亦不俟覺了此則貢諛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已之頭別尋首領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借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慰慰而干旄復南指矣矯首暮雲可勝瓮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夢夢頃幸升儲有

則戎馬浙西顧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閩甍間貢成吏隱幸時以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而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得稍稍遷轉坐用塗相間未即稱謝意極愧之惟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何學萃

僕陰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其制義讀之如夙采星萃私心欽服因講閱明公之爲人尋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領承教之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光塵彌增延結頃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綢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凋敝歲以彌甚謬僻者獵異而罕闚其原凌跨者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借人飾醜者在所而是而又者利鮮恥之朋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標清倚賢杜絕巧僞之端孰能返也而適得明公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迷沿習襲蘗蟻蠹穉往利祿識耳迨欣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且也而非明公其疇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悃且感明公風義歸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覺諷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答顧中丞

遠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通其倜儻扶義人也心竊獨往之違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覽則首舉以對知明公非獨

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風爲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勳猷鼎銘旂常者果踔絕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仰未承謦欬之音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奬者良厚知明公之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非僕所敢知乃若何究真乘直了大件於明公必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聞惟爲國自重

答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爲寒門樹楔前張籞書中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翼察獎淺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無秋毫裨於里閈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之且以非才廁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致更濫盛典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循安集之令幸稍甯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瑣則已甚矣故不肖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輩相從京邸又詳尺書不盡意敢託舍親張上舍詣門牆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答明臺政不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答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塵齒記此情此誼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第顧欲以薄於鄉非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僕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園處紳如周約翁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獎借之意也撫臺樹楔高門盡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誼當如此待郵中即當道尊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悰百不及一倚閣嗣布

答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沉慰至人出世之學非獨爲患者而設顧能留意即一切世緣如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眞性恬愉本與道合絲此竿頭進步古人作處知不難到也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嘆蓋詩以興寄爲宗而世類求之才學間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第使者戒行甚迫不能待容脫稿即覓便奉寄未聞當尊生自厚以副瞻依

答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氓有更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鎭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爾人心妥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辱在下風仰庇方切顧恐鋒車之召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答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舍弟至間知且蒞任矣甚慰甚慰劉忠宣公博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丈意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爲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勸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向往者敢附具之不讙

答陳尚敬

榮博屬恩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怍兵餉二事也而實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此而顧不足於彼者

乎頭黃侍御疏請儲樞筦之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諳練精熟而與嘗試漫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曾以數行上復計徹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令之晉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異曏昔門下退食之餘倘能梯進之俾罄吐胸臆以相證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答陳乾室

慈山往當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厄道力彌堅慈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答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闊頃拜教賜溫詞獎借溢於言表豈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口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誼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并謝諸容嗣布不盡

答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不任浣慰國序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即甄選賢關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吾儕不宣

答孫給諫

昨舍親還領誨勤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關君具一書託見樸兒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即窮平倭患倘不可測然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

安此國之大患願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遣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既乘王爵越竟之遠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過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伊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里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愷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涯涘至於大

義所係不難危言悟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㩁然朝野興歎非獨門牆之士能言其盛而已某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叢脞兼爲古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稱塞是懼惟稚學積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幷貽言一帙統希歷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

答顧中丞

承手書幷大疏讀之不勝快愜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事可鏡但人言嗷嗷衆而難犯假虛名以壓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徐芬芬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己之中處之取無僨謀無召闘足矣使還草勒謝教未聞惟強飯自愛

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雖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知楮妙覲當復深入同明懿鋼法縛此非百劫千生種有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可復得哉誦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豔稱藝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槧本僕願爲門下傳播諸惟爲道自重

答張淮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且獎借踰涯慚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耳倘少能啟發令知所嚮往即涓埃之念可藉手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昨稍彙成書編萃未竟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即可就此敷衍不必更搜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聞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察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遂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煙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眞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非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難勝即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

嶽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而詣託敝同年孫君轉致未知徹聽否風便附此申告手肅請嚴臨林悚仄

答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殊總之雅濬清妙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晰理輒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既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

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眞前人所云夢覺關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得其肯綮蓋如此即爲知存此即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即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答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丈事鄙心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蜚聲箭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摳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盟區宇聲實藹然彌遐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映彪炳卓越如此乃僕得與編氓齒於部內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區區踟躕謂何頃兒輩就試巽收之藥籠以方洩勃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獎而優錄之題評鄭重踰溢非分感作交并言曷以踰竊念凡乘在塗孫陽一盼即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能也異日者恐鞭策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

片言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瞻仰不宣

答李戶部

丈克己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橫生紛紛不已其故由丈所言搢紳及子弟親戚冀僥免而不得也怨尤既深不論虛實肆爲譸誑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眞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涖事半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蓰不止也如此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寮友之中不勝其憾矣況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橐則貽害閭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顧勢有必至謂非作俑於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

初原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權非其正也往楊止菴公在詩堂半歲以後正課既盈恣講往來不復權稅一時頌聲湍於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耳唯照察不莊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前加密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即凡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僊留於家唯石潤易說二册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得無窮不妨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默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即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敘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搜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擴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璺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媿昭之自近川塗縣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繼

修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愧之昔皆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雜碑學兼牛乘方之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宋韓有涉國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傾囷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代鉅典實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丈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荄著地雨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別諭三間字丈雖不詳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著語則揣摩虛空者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略闚其一斑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闌入雜居驅之不能留之不可識者抱幸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釁收長策也門下才名煒煒一時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清之計帷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臺北陳之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況，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晦能蹤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闡汎詩文直土苴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託張簿辭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僕能勉强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能免爲望。吾丈纔造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价能口之，不具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閎偉踔絕，知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巖邑，風土雄奇，而丈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頓令廬廣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鈴齋吏合，百務蝟集，卽嬴度施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拊慰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諭。未聞，惟爲民自厚，以副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啟奉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旱異常，廑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甯君，謂明公在臺時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親此疏，甚有難色，言之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緜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分明公之憂，可恨也。事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在明公自有妙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賜存問，且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爵，父老生詫，松楸增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弟強繫遠方，日處樵牧，不禁爲邱隴憂，嗣是瀧靈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實拜明賜。敢藉致命，兒箕生專詣門屏，一鳴謝悃。兒輩疏鹵，未閑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爲民自重，以前徽。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爲紛紛如此，不

知倭子西北決難以騁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尺箠不返此可以槪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唇吻家騁其私人思爲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虜耳自惟疏直寡諧隱蹇徒切思卷而懷之未知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戶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仵舟行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倒則一路皆然不知通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昔之但有感悚閱邸報即知狂生事蓋無恥者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爲丈分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尙有六七人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惆悵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幷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謦欬感慰可知格物之說棼棼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清而不以忿懥好樂憂患放情溺之則德明而至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而失彼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治無一窮簷蔀屋不耀於光明不佞方執此以觀格物之實爲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遽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勒謝復未聞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即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李意甚不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聖祖即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司欲自爲盡改其數百年體勢逮今郡縣皆起而凌之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時承襲自有臂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妙機也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爲國深謀於濱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意也餘不盡

與魯庵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修法席之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頓獲一第回憶修業廿年在上刹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疏棄而師雅眷有加無替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愧縣力未能爲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布未聞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度

承損手書拳拳啟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惜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

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慰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識如丈秖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抑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著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還見此偉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作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匏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末上忱念識服破格從京兆公之謫僕少懲遷於其間遽敢貪天功爲己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慮日不知近作何狀自發脊抵都門食指甚繁頗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併讀累日不任欵服近日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厳不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矯俗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即宜流行俾後生知此一脈何啻如之閩荊川先生言元人經解作者甚多鄙架有所收藏幷一切書目望見示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亢次草草諸容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亢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紓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綏別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即領會而竊足下微旨若惟恐僕

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賢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仰悼致之容修謝不盡

答江永甯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甯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毆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爲導接濟未有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

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澄槃夾之大木蠹於丈樹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度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叩泉石旅中一快也弟碌碌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能即遂奈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纂修爲方今一大事顧令霖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即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入外有叔籍可資采擇者更望

一二見示鄒端簡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問其目僕自託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革朝志十卷乞慱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繇更望顔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學問爲急令人歎服弟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即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孟子言明於庶物察以入倫蓋人生種種不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欛柄在我

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眞僞聖凡之路實判於此不可不愼也按院疏一到弟即言於秩宗云舊無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概行旌表此亦無可奈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弟求去而未即得也奈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愜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窮殊易大作明了即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

日隙陰弃馬理無返轡蓋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强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劾去耳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爲時宣力即足爲慰殆不必己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草勒附謝冗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詩意外也未間惟强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親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即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爲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擺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

使還草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諭之良厚某仰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者願之年不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槩之初歸應酬棼沓倘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藹藹且詢知近服平善爲慰書辭多鬱悒語當局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圓滿如意儻因此自

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制裁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病屏居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嚮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之懷詎可云喻和爲壆祖朔天之地天門華陽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綏帶之餘持一觴以酹江月何遜古人僕即不獲陪後車之遊而沾溉餘波敢忘所自家儻北征代中起居之問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召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鮮覩而猶然推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點清班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頃嚴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繇時聞老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啟託趙令君轉達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啟因寢門問牘之餘一道區區幸茇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敭歷數職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莽彼求速化而躓者欲巧而得拙者也弟事本末付之公論丈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弟之事矣丈晤間爲弟一謝之諸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謙禮也不能以一言嗜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此數矣明公猶損手札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瑱也國朝文儒鬱有武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拜謗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然也僕迂直僭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自其

分不意以此買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倘能奉明公之驅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愧使還草草附復幷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柙內省無他過端祇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棲叢謝賓客閉學闔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棼棼爲譽者所馳徐不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翼公等他日自能任之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作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嗇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張安林藪之游而乃甕爲歸計何邪雙棲賦文藻勃發足令山川生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增抑此可卜局勝矣服弟歸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己分稍有得力處非上何以成之含藏主恩至於沒齒而已淮海集幷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迹灼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兄解窠臼憤然思一切抹摋以冀所謂歸根復命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蓋欲以明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先生手翰謄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既能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消習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文字間殊爲憒憒頃潛心玩味乃知眞爲緄身涉世之妙道殆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彖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卻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諳敕而謙抑自不得丁甯也金華宋元間多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覓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幷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讒刀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使還草草附復幷謝誨兩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口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謙下覈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廢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徵進修之力昔劉歆參道尋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自首一篩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爲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幷謝伏暑尙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究緣晤奉辱損手書幷雅况種種對之慰怍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圖扇短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眞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懶病廢祇有健羨而已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衡門一再披容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款曲也僕樸遬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己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胄而木彊梗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被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即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肖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既頹戎首尙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菀之間而他何郵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壘自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淸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末議而闕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遠末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潛園集卷十四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爲煩豈非可與言者之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爲聖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詩體意離於言而詩不離於言二子於其虛回微妙不可捃摭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

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既非凡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比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爲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乘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爲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畧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竺乾之學其徒有教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學者所知也不可釋者闕之學者所未易知也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離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每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脩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

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缾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絀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諧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

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爲人之大畧云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雜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猖或微發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疏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强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雜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辨左有年既已獨諳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御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譁也不特左氏之蝥弧抑亦春秋之壘守也與

宗儒語畧序

南皋鄒子遷廬陵郡多士往桌學焉南皋子討論之暇采先

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儒語畧余讀之未嘗不挾策而歎也夫學必有宗如射之的也候的在前持弓以赴之庶不中者不知其的將貿貿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猥以見聞智故益之矜飭於仁義而雕繢其毛彩苟以譁衆市聲可也何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爲君則矜綴脩爲妄自外襲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爲宗則擬議識知多而迷始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矣而六先生爲尤著能繇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之爲余曰不然木有火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動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依倣形似以炫世俗之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即劬勞刻畫巧爲之彩而畔援欣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

是爲依的而當時之徒已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明若晦而莫盛於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未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尙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鄒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躬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與學者誠知性矣不患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

三先生語不可以弗廢并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輒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宗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眞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脩或以良知爲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微之庶民雖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爲冀州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京學志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投戈講藝首重教事方以吳紀歲簡召名儒許存仁爲京學教授御極之明年即以興學詔天下庠序彬彬達於四海而實自金陵始也由洪武而來甫三百歲儒風士行日以浸盛毘陵張君履正典教是邦謂金陵建首善爲天下始王詩國典爲世法程而闕焉不載後則何觀乃授簡諸生俾爲之志發凡起例業有端矣而以遷秩去何君珙

枝張君禮化至相與繼圖之而志始成屬余稍稍刪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教子弟學道與藝於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厯始詔舉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昭代爲然多士試講於此編鑑章謨訓雍容詩禮臨廟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悉非肆不居非典不敦即節文度數未盡如古法而行可與也况其如昭代之盛者哉昔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攖人心之具彼誠見學者離性昨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

水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簠簋鐘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士嫺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訕此可以知學已夫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通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殺且美士清以遊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浮巧今士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遁跡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冶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畧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余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藉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塵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蔑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湮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畧殊方外訛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霜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當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敎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含生取義沒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即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用意甚勤頃涖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令相參校而并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爲八卷已定

可稱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其沒不難以侯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兩人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死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間雖嗜左氏春秋暑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豈其勇烈忠奮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

蹤其專壹厎世儒耳學顧有獨至者與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公之斷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枝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日月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即姦宄如蜮之夫有不蹶然泚顙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殿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眞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啟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唯兵爲喜强而猶然以柔謂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即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槁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根也雖芸芸幷

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言有即無誠知有之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馮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痾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

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眞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聞輿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有餘家富哉言乎其中悖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不少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蠹容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盡己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

陰符未就也俟其成當並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於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楊朱亢倉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聃時尙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眞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唯莊子耳余旣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譊譊然排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與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是取其畧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旣丁甯之矣而吾復取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旨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妙徼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

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曉然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尙象厥義深遠後世寖以不存鼎彝盤盂銘間見於經而手不捫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竇憲仲山甫鼎徐之遴荆楚諸古器斑斑史策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假師之槃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鐘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以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爲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逌黃伯思翟耆年王俅薛尙功紛紛論述而莫備於博古圖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

窮山古冢破掘殆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爲一時之盛然第爲玩物喪志之資而於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雞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罍之鎮靜當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視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杜爵懲濫賚發戒貪山甒防禍觶罪著警凡以成德而衞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諡系靡不有資猶爲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持爲耳目之玩則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爲戒而已二圖流播既久隨移失眞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爲序余閔世之不原本始而第以玩物爲也慨述所聞以道之

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爲天府之國孫吳迺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有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並建興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册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未有專述萬歷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在法誠缺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撰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衞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核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爲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籍都人與聞其事請叙於首簡余以謂先王之政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愼封守歷覽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繇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細鎖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賦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牧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簿如國史所紀稅均訟簡與夫牖龍池之神物折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畏然顧化俎豆至今以余所覩記嘉靖中則程公嫡恩施甚厚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侯蓋有造於是邦者先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第令爲民父母者皆若而人即國家豐鎬萬年之盛將永永是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筆削爲己任又覩侯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荊川先生右編序

荊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輳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甯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稾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甯有力焉刻成俾余爲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覩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感主人之嫌猜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猜疾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迄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之所語凡爲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褻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即有言未忠悉而未盡用者其回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逃蓋非特得進言之法並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借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撫蹈其轍必以此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託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沒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嘗之故識鑿之而賦才薄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胝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無爲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且蓋其心遊乎六通四闢之途標的不立而物無留鏃焉迨感有衆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譬之學琴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之歸而又待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必徙之岑寂之濱

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恍有得於綠樹之表而水山之操爲天下妙若躁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吾在是矣遂以謂仰不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放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詣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李君孝若復取公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篇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序

江甯焦竑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肇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碩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繙繹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疏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

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采古昔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上庠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紹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聖祖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賡日月之明顧磨礪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纘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爲盛節見於方策可攷已我太祖高皇帝伐燕首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復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載文淵閣書以從且輶軒之使四出搜討其時奎藻宸章既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目琳琅莫可注視何其盛也累朝通集庫皇史宬在所充牣而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意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墳典迨雞林土番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激衡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蔑如矣繇此觀之運徂則鉛槧息治盛則典策興蓋不獨人主風尚繫之而世道亦往往以

爲候可無志哉劉歆七略類例精已備勗乃更著新錄析爲四部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賦一仍其舊繇近世史籍猥衆若循七略多寡不均故謝靈運任昉悉以四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錄亦準四例以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蹊創爲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高又博綜內典時有獨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爲詞家蹊徑所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病卑稍

近而神情迥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襲鈔其贅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冥貪封執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藝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瞀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數同豐李丞相以東爲宋子雲以三日爲曡韓子以自營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況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與學者翦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

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走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俠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縮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秊廼閔學者之瞀瞀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盭古而下之毋以厭世斟酌雅俗之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崖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艘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字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傳注而見緯指贅莫之刊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淮也而麻支竝列一綸也而眞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時峙兹茲曉皢雁鳫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紀有若焦光爲先向平爲尚史籒竝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攴殳殳殊字同書癸癸[illegible]嘗之首無異已巳弓巳之體莫別自篆變爲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幷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蓍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與沈約賢於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匠彈論嗟乎士未有不通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倘繇此編而

觸類以得之毋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爲甚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爲長干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光之巋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馴行篤學爲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爲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倣歐陽氏法作譜以諸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乘連以書而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

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散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牒尚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中正之法行世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爲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言一氣也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斷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傅會以爲名高其與於忘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次於編使凡所係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

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爲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歎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峯公以亢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與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儲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敦族睦宗之道鬱而不彰不惟風俗降卽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己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

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眞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畀爲未竟其用而殁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雲世家者多稱之戚之郡志可考也而莫盛於伯羽公精第令天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減陶公哉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頭緜鴻臚出丞嘉禾不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徒以材力意氣勉强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輒書數言首簡而弁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甯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第未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孅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朝尚詐譜之敝又復

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德其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閥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託古名人之裔以爲重何其敝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詳明斷以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勤行樂施自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於人遠矣考金之得姓昉於秺侯秺子賞若建迨兄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秺侯著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忘是金氏之允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閥閱相

矜詡而已況是譜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賢孫友兄弟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齊晏之推祿廣范氏之義畝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靑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靑陽陳水部於場屋去之四十餘年其從孫明儀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溫而恪嵩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齋所修譜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寖遠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芬芬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贅壻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徵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雖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旁搜以會通其故驕駁不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搢紳之詩文朝廷之誥勅粲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胄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贅壻不無居同而殺人冒而奪之失識者嘗竇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藏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白氏自隋初改爲陳

此萬年之陳二也魯相無後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以陳爲氏四也鄭夾漈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況君子微獨辨姓之亟而飭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菩訓宴湛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敍之大本業無愧矣異日明儀登朝疏請於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

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犂然可考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概茫然不知證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乏禮讓敝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阼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遘八葉之中成濟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遊江

守禕榮昌丞尚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勳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雖以及遠推合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輩卒葬必詳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患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本末不悖遠近乖聚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敝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豈教以忠厚廉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興而可與古參余□□□□□□□□奚姚焉乃題其端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歸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非薄公則曰國本未建上遲疑不即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恃款久弛備虜猖洮河當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末議二宜去是時上重違公愈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愆於大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狃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鞅鞅之爲非大臣體也當上意勞屬

冀得一二人覩之事且不測公謂非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以逆折頃之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而西陲之捷踵至實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流而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和平悖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即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而其介也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丘禍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

而公當釜鬵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出哉異日天子念公功遐之政府所爲計安天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矣讀焉公爲世凡材大者梁棟細之榱閣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公行二三子相率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即天不憖遺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叢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既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詩

多著遜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淵人羣經史學術家範則在人人也大都原本六藝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輔王道謦謦乎與諸子騰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載閒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謂瑱稍從瑣閣綴筆之游寶偕朝夕屬敘而轉藏之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顯融膴厚者廁乎其閒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馘相聞也久一日棄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閣集也君爵萬戶侯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挾才必有以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呼之百川灌河有不循孔殷之道其鏗鍧轇轕奔溢而四出者勢也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既久熊虎之材常戢而弗試雄心秏於日月交乘夷於簿領藉令韓白之倫有仰屋炊耳德馘者能忘其所欲躋而磊砢英多之氣盡剷其鋒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之不逢命之當然而第狎於富貴之樂爲也山澤之癯其薜衣蕙帶難於併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見奇而成名乃材不

究於用而第爲名淹命數之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錄錄者之流今德馘何以居之宜其停涵醞藉憤滿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馘綵樓藏書千卷每篝燈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平婉麗溫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概使有之也德馘所就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弭至海波震驚蓋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詩當與漢鐃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夫也殆自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馘過矣余曰唯唯姑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嘗觀祓禊并考圖牒必在上者以道蒞人德及應物斯有靈木神草儲祉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仙芝尤稱上瑞晉魏皇之雙幹挺漢宮之九莖晉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然密地固以之爲郊廟朝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述已維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弟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乂風化所浹神人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深秋之仲芝生郡圃之中乖以金蓋發其瑰葩爲殿爲閣爛然紫椵之色非目非足灼炙紅蕖之秀品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車馬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虧敗者五競爽丹田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被縈此方之猶茂此蓋惠澤旁流浹洽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踵異畝召南之風則甘棠競美其與夫生於石室傳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者嘗異日譚矣不然豈草木菌蕃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之齋扇其祥風以昭湛浮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郡侯宗堯輩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覩殊禎棣神動色歎非不足播之篇詠豈將薦齊房而度曲靄亦方銅池而獻頌愧余乍窮忻輿一國卿握管鉛粗爲序引若公治行官聲德政之碑留播士民之口願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爲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敏幹揮霍事無留行始治嚴邑入爲地官郎一遘盤錯人方趦趄不前

而君批郤導窾略無難色蓋名聞京雒間籍甚握端州郡符未幾中讒得請移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已之樂也即少讀書五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巃嵸若蓋蓮巘爲屏煙發三星雲縈萬壑綠淨與朝霞競爽白沙共皎月同輝靈巖紫芝鶴峯馬嶺如伏如獻可圖可歌洋洋乎賦詠僉卷軸矣而屬余爲敘嗟夫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也嘗冀得材者共憂之二三子方爲君言其所樂以解其中而誘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振乃不可乎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人已眾寡則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之樂以爲樂則樂皆失即已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開張氏之說乎觀朝榮則思才英玩芝蘭則重德行臨濬流而貴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況乎人情好動而難靜驅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於是非毀譽之衝庶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與物共又未知孰爲樂而孰爲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誘君而解其中也與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也而特爲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爲詩去而爲海陽余意籌詩鞅掌劇於他郡邑非戴星而理不可然君顧爲詩不廢他人拮据不暇者君從容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搢紳遊

者雖至君每與偕遊遊輒有詩弟子自知君擅名理又時負笈問學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滿去留者多怪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能不治治之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而撓之則魚爛大國而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歌呼相答汲長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其智力取斯民而磨礪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之聲至而民之病已甚矣君不居赫赫之聲而甯爲悶悶之政蓋知民固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既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高適五十始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强同也余以詩書諷議竊祿於朝而嬉遊篇詠不曾減半殆精力有所用不欲能之此耳而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間曹爲累而君顧不累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信其意與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繇和以鸞五轡而行大道沛然非駑馬所能及已友人陳少明刻君詩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猶有感於人文之盛也國家道化鬱蒸龐礴既深且久蓋彬彬郁郁成耀於光明剏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鼓篋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輒歎曰技蓋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若秦越人之眡疾隔垣而洞五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奏刀騞然而大軱釋也其方物出虛而通達大體若弘羊之握算而析秋豪也臣於此豎然有不寐之懷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抽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降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二祖興建大業羅致才而器使之當是之時天地菁英縕而未流然士大夫往往以體國爲榮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爛然至今即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耆俊不二心之臣興壞扶微而竟以安艱難之天步緜歷而至弘正間遺老彬彬質有其文者未衰也乃方內晏如或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嬉而身家之念綺重矣皇上英武同符二祖匈奴解辮臣伏海不揚波者垂二十年頃虜閒渝約內訌島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癬憂耳當事者部署其間四顧不給時哆口高談市聲譁眾者非少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已夫自營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鶩者見華標而忘質蹈其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諳國故而諳往居斯華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即不然而華不速實亦收之其詭故畔經者雖搜奇抉異至出幻化置不錄豈臣之好文與眾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則有餘近日

之人辯於文而質則不足質有餘者難在身而利歸於國實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臣誠不自揆思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怦怦懼也已乃鼓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端於宗廟社稷爲多士先發者乎夫磁石不能引瓦也而可以連鐵黑蟻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如此矧士以質倡而不響然闓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爲萬民望而又得一二人焉爲都人士望譬之和鑾在御執策而臨康莊推之挽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泰可也而臣不佞所藉手以報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宜序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爲多士規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居融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歲余讀書之地問之巖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厤壬寅閏步西園沈君生予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梓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以雄詞奧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帝制潤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幽氣翛然而遺萬物風華文彩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睹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衒之寺記使稗誦者知託遊觴者忘歸固俯察之名蹟舊都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肅卿陳謨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茲精藍造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長江纍峯積翠以迴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昔賢之高蹤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剔蘚捫蘿摩挲碑板取巖中賦詠裒而錄之幷系卷末嗟乎內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有考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昔王右軍欲遊汶嶺峨眉終身不果予嘗謂山水遊放之樂最人生難必之事況以市朝眷戀之徒而發山川獨往之言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嘗云佳山水惡不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故先生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幷系所賦詩於上仰時移境去一緗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既逝諸圖散落人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豫章二卷殆兼昔人之三絕覽之勃勃意欲飛動頃歐陽惟玉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覽之作班班具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爲冥搜者之指南臥遊者之譚柄不必如逸少之發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隨無非勝境詎非藝林之一快哉惟玉從先生諸孫延之遊文雅好事爲刻此編幷先生花巖志以傳因見屬爲序余憶先生

所至必高遠眺舉杯搖筆其氣韻軒翥豈復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邪然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爲楷模者余少時誦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厠點詞林之後今老矣竟無一遂齊學消亡夙心若婦捧讀之第有太息而已乃書以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格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往清江令已左遷南京學教授晉南比部郎既歸而沒閱日歲子潤宏集其詩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生少穎敏其爲進士業負拔儁類出輒收其科其制義大傳於時及爲吏任質推分無所逢迎剸煩之隙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官不悅從學秩人多爲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以爲得也金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同味移日即金玉珠貝不啻矣久之入比部益以無事閒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賦詠篇什日富當是時先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以爲古人復興乃忌者[illegible]功法中竟得罷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歸七子者互相矜詡雖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獨先爲於眾所未爲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讀其集[illegible]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能然世率言七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伯兄賢雅爲先生所嘗識所謂[illegible]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裒先生之集以示如者未竟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仕不爲僞信心而遊故多迕文不干名動以求貴故當濟蓋合於古必遠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既不以彼而易此其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其大畧如此若世系事行具於志先生之葬者此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揚子有言斷木爲棋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詩乎古至風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陵之詩陳顧爲稱首東橋先生批點唐音自言爲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歐陽惟禮復得石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隱括千百年之詩以爲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既寶藏之而手錄其副以傳且屬余爲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法也所以同者法法者也蒲且子善弋何闕而悅之受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子師張顛筆法其畫特爲天下妙學弋而得魚臨書而悟畫豈不相遠絕哉彼得其所以法而法固存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眾伎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烟出沒忽乎滿前雖旁肢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者也如吮豪而勘鉦之變省蹠磯以壅餌之浮湛詹吳且不爲況不爲詹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無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規撫歐書亦足見其緒云

序

寒松齋存稿序

江甯焦竑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彙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雅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輒於其廬得亦皆者數人取廢菴院田貲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

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竝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淸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奇瑰絕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頹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沒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與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與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娼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詩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裒爲集令讀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徵獨爲藝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慨偉博達殫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讜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燄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

而有餘忠輒然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凜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怪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使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疏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試而亦足以容無足怪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訌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紓餘委至有悚然而聳立或惋然而心痛悃悃款款溢於毫素

聞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御案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罰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誠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奸訐者之所不參然而君之心則可概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託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厄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謝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託於人僞爭須臾之釁而君子觀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摛英綴釆上下今古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評之曰某纖人某夸人某誕人而總之曰古之不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究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丞寬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嫣嫣名動一時已歷俟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

延鑽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同蘇之德學者聞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騫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濟洸洋疏六籍之奧窔闡羣生之理性內無倣志而外無傷格支詞治語不擠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與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僑銅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鍠耳目然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徵獨爲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略可覘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勳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既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者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嫻文學而周孔之風致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擢實爲士品規跡其迴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蓋無干其慮者顧日與自足赤提之侶牢騷歷落之士

提唱宗風揚榷雅道經史之外若茗鑪濕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肅然如覩雲林海嶽之風蓋公標格合上天宇淸眞雍容謙和醇雅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溫醇纖穠寓之雅澹所稱治世之音者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近於時魏近世家相淩競颯颯盛矣乃炙糅以眊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闡賾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旣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衰於鄒魯曹衞者非徒能重公公誠足重鄉也已余負痾屏跡綜理藝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錄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有心賞之士知音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犂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沖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眞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眞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

嘗手書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竊所疑渙然冰釋此藝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淸甫金陵人也少負儁才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淵相友善家多樽罍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理蘊歷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畵染兼米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間晚多率意爲之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旣成題詩其上大都泠然出世語蓋以發起聾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名德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請其人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尙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竹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松鶴姿也會困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頃屏棄世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

居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參悟者多已平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諦從此遂絕乃購求所知排纘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後生英妙不得竊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蠙珠行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匪神解甚者粗厲閙縱卯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沖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溫和甚美誠藝苑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在且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績情致顧篤一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遊譏蓁莫而梯援每有綴屬靡不涉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剔抉浮華直舉胸臆剷削奇詭獨妙闡賾豈其和聲順氣咿洩心膂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

當世扶義疾邪倏然有不可阿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罝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藝之變幻犖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昧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宇周公之集何其有合於余心也公博覽強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罷嚴居用觀而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護公在揚徐赤地千里枹鼓數警而中州當大祲之後文徹士馳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之善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遷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備後之讀者祇因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卽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覘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錄之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

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青谿山人者蓋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藝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乎乘雲霧而迅起障礪風雷激電披拂離靡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獨迴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翰鉛摘緹油心揣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此甯復有詩也耶劉君元定產自卿門升於文陛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

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未施而神情自邁與夫立木置塗望洋嚮若者當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章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李固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相沿於踽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發等諸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媿少作彬彬然見於此編可諷也自是標靈彌啟日新其業變化成一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自傳遞其步驟玄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氐以微言通諷諭壹以溫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錄於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繇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概名之楚詞而爲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翏聲鈞借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汩然浩然耳至於巉嶮崩岃與波撫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若令衝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爲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僕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而作爲詩歌絕去愁悄寓之雅濟蓋和平幼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託

於楚聲君生荊江鄂渚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紬小酉之逸典譏天承之藏冓翼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勰十對其九張縮百闕其六以彼秘文奧帙耳目不經即間有未諳猶足嚮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迷

沿稗襲悟不知將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輕搖筆端動多謬外至有鬪（左氏是闕）門學士濫觴倘遇之謂不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皆爲是正而未能詭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令學者溯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爲考古之淅眞藝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閱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於兩蘇豈有異者以上下古今足以鍼砭盲而起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躍龍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錄者不可勝原究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鶴洞天清祿之集雲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卽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禾用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厭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水擅經綸之緒高步烟霄總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託末契而推三益抽毫者覽清規而輟九攻閒吳中之俊人詞苑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關乎詞翰倍所用心自此揮麈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盡百一而概一

節知徐儲奕蕩欸不足忻爲之引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尙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傑公斯青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聰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幹章公軒司馬齊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禎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瓚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麟項背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勳業備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臣誅逆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黷舍其子而

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問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幷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目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古有四姓尙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甲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僭流敝極矣竹堂公廉潔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亦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尙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尙官尙姓與尙詐其敝相承若夫子

孫能立身揚名於世職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尤賢也哉桓鷟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閤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鼎族楡陽上將豫人閔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既已一戰而抗皇棱三戰而概夷醜君符采豔人風猶擅世金滕玉版欽承避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旟推轂踏單鑾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乃以百戰之隙續三餘之學辟仁貴之經術杜元凱之傳辯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府和詩歌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乃詞林學府咸結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掃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耽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內難甫貢款難特邊徼之地未遽解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擬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

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慭憖之者余懼君狃於其詩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祕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尙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覩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蓋羽陵蠹書酉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既精且博故沈研奥義攟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稗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謂曰世老而能學者吾與袁伯業耳蓋難之也公能二千石歸僧寮儆讀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纍屋以成之余謂即二事足爲藝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論著尙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設險昔時渤撲搏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鎬巒据綺錯文雅輩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抒策賦二京者抽毫而摛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覊丱之年從司遊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根取之肘掖於是休澣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關浮秦淮望玄湖登繖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鍾陵竹洞花關僧寮貢館莫不恣其清機頹然自放

故能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璧彞乎與山川競爽矣留都涵泳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贍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諷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託跡壠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神襟雅懷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曷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詩箱序同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焉

余聿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秘編奧錄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願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絲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通於流略見方局於蠡管以故流傳之文晬散不屬得一絫焉以自好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珠聯璧合纍纍然備詞林之觀者未之覯也余君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閎才獨出蜚聲布於三輔達人開崎門德勝於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紫宮之記頹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目覽萬言胸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摛藻人推傅毅之才探往知來衆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譜摘摭十祕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異而事偕綴玉採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棟椽枅栱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犁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

者伎以美詞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藝林之勝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兼他伎君獨能蒐羅兼羣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筆翩翩鬱爲國寶三千逝北摶羊角以垂天九萬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藝冠時流名徽黼扆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龕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甯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麗舉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諱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

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祖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過不爲五百歲名而滅膠售俗藝日以下噫孰謂一除塵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枘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猶行以此編屬余爲敍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錄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閔其廢墜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上古南面臨民之術

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詆其書而不講至爲方士者所託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蓋學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眞者始嘗意清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世人耽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歎耳一日晤張希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錄在修眞十書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頂旁門鑿鑿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眞之正派也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即爲長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眞人浩然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眞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離合哉晚而讀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冰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illegible]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

嘗觀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淨修開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離人不證離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非灑掃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無不波瀾於其間即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即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謝紹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

也不徒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難於行遠瞿君汝夔始改方册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用袪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奧攝奧在學者刻心以求之而已

澹園集卷十七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序

江甯焦竑

贈江少壑參軍遷劍州州判序

江君少壑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劍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諗少壑之為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均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獎勸之者踵至江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參友事率倚辦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詩而亦[illegible]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為難也哉新安黃山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策仕也適為留都伏軾所至謁闕

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廻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劍門劍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戟而爭也葛由孔明之遺壘士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馬閣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劍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淸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所予為我弔古人之名勝而致其施設余知劍之無難為矣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詩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為之而能不為也非吾無以為之而能有為也吾無以為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為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雒羈馽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概飾而鞭策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飭興除設采色繁科指擿吾民而羈馽概飾之豈不治理為燒燒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

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為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薜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為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趙閣學孟靜為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自備神生定矣故所為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興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為功者公悉謝不為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飭興除繁科指者徒為民病而公恬愉甯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天子公之猶劉君震甫為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薜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

一切誑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寶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晉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臥閤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閉聾風厲郡國治最幟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天子且與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賊頌敘（代欣師作）

讀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觀詩至采芑六月旗旐鼓鉦駟車武服委曲備具若於中興名將方仲吉申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結殺故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天子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蠢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蠻伏蝟集爲內地憂故北訌則憂松潘南訌則憂建昌又西南訌則憂馬湖所謂賊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爲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獰噬狙擊席祖千戈而黃郎殴歹諸羌從而羽翼之其爲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璽且大肆兇頑劫鹵居民戕殺將領衆頗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宜城徐公既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固有悛格公誓曰所不殲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餱糧懸賞罰諸毛髮事悉爲經畫乃令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李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鎮參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馬湖蒙賴參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鏊各率土漢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從蹤指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參政與焉公親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

士心爭奮中鎮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田而諸軍亦分道并進酋雞揮西河大應虛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多棄輜重走而賊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難公復進駐敘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櫛糉雞駟有遺者獲其酋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萩麥弓甲馬牛羊無算諸降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威也成歃血定誓猍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獨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木瓜諸羌皆爲厲爽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蓋之諸

先公先後平之數世不沬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從銳意一出而惰於堅瑕先後成令二三賞罰靡雜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勳名自落而餘寇爲梗置之不問亦無以收破竹之功成一勞永逸之算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皆學留都以校士如宛陵見其士習烝烝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而被服於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玁狁平荊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緇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而不寐而蕭泉大夫暨二三閫帥不遠數千里徵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勳若功伐垂之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粵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蚤以文學高等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所識訓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籍令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劑之無不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蠹者剔幽者爬懦者屏舞文者鬼薪黷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戶之眾無不願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

予杜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廨不三四里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徵所日夕過而目者無闕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黃野王手郵報過予曰石渠公遷粵藩審理且夕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予蹶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即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剸犀兕截鴻鴈今特發硎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參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身滑爲故事頃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攣從此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齟齬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即不尋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予顧嘵嘵於中外升沈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翰業久就於三冬鏖翰龍雲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抽祕壁之古文譜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近而親舍之雲已遙慨焉陳情

因之返旆豈徙榮錦還而負弩定將薪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今蘭缸桂醑暫流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短什曷汰裏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騁於筆陣云爾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貿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鬬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設官夥矣畀任則遹參佐陳師則立監試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寮人尤以爲卑故而不得騁者世或傲然辭之以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假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豈翁久蜚聲發序必於臺職有不屑又偕之力致身青雲翁封秩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評人則不得不小爲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菌則短爲鵾鵬於終北之北則高爲廡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鞅掌靡事不爲其

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養既無虞室人之徧謫而襆遽戚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政事之勤勞讙捽而靡意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幽揚翹舒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難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憂於縣之敝縣良者或苦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彼紓卑遂絕劑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焉耳以予觀於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於清虛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激民雜甌路性剛而喜鬬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可抑之色矜明察騁才諝以自炫耀君薄不爲而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

而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哲一發之情質然也繇斯照明曲直而疏雪冤滯振業矜窮而擊斷豪猾將百里之情僞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心卽尊卑殊勢劑倚乖方皆可泥融聯貫通之而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守足以矯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以見君不足以若君明矣語云見缾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嘗一臠之旨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詩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鄰若縣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微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諫議類能辨之吾以觀裴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已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礲之豈惟藉是以厭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於是在乃挾材者怨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卽異日者宅聲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羨雌伏爲詘也則趨走簿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搖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宇以歲己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奪君者而得知開州以

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幀廣吏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槩令受事成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吏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庶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設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旣微之又章之於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戲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勳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謀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本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廢如已昔川劉公以漕河奏績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幷廕其子一人

公辭讓至再不得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術應當是時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紱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爲公嚮試銓曹奉太公邸舍余親見公乘紳正色出諷議於君韝袒升[illegible]入色養於親偪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即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概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賢諸三代之大臣所以當愷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國朝以來漕者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之時有兆衆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惠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删翼之去其蠹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澨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衆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橇權畚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之勞勤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侍至老不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竊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卹不

得迎之官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即公之修於家而其盾施於時可知也即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繇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祇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即詩書所稱何以過者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甚勤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聖祖獨稟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隸禮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既讀阿含而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聖亂之爲意淵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參海門事疑即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册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溢然

流通寂然憬悟不自君爲隱矣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卽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耽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千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君之身弘闡頓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厎緇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褒括九流斡旋三學以嬖上上華胥之理有無讓予瞻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瞿君衡德也深微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羅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醒而止者卜之眞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分戒余聽之悚然而歎夫世道之交喪久矣在凡庸既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涉其睚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蔑棄之曰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

先用戒菩薩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豗之中獨能以此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教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高於孔顏其論克己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己克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卽究竟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攫然欲請以爲贈顧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衆流之赴海夫孰能與之異日勿謂姑舍是吾尚有大乘法在

濟園集卷十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去其未煖之席環車轍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濡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即闔趨而矩步轉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銜木鐸天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史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褻說第以求售至奸七十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干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祓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撐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言爲蓋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

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沖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之狂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溫夷沖粹者率相扳以躋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搆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　上意旨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遣旣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雖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爲任庶幾其致太平顧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而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即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爲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塡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義難固辭黽勉就道踰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府續任攻時事

日入於微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嘗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既固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江陵時發其姦於既緣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驕貨自黠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訓飭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耶方制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畊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詡蓋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任己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僇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果以是歎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成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覩柏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者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洞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賀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既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迨其一旦獲之遂肙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於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騖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睨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毁而意氣若爲之刊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嶸然不絀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噫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實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即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纂從之哉然則生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翁七十誕辰高生期眾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於余余唯茅峰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義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六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天子冊立大典以璽書存公於家又二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謭劣而令其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奭之說云昔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古之平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鋭名者急於自標異乃始務為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嘗與其心之眞遠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遠非不煒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恭斷未之有也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宵紓體以持其衡而無私昂宵跳身以伸其衛而無私抑無昂無抑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義者平格之效已

往公柄國者十有餘歲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愊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遝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處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為功而曰某與某建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廉以秋毫之端稍動於意氣故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者爭為訐以忤上與齮齕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為之條畫否臧利便的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既效而人不知者即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歷書煌煌若以很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為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擘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為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頃公耆年而貌愈神王不減少壯時蓋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序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嚴居以來國脊脊多事非其舊矣即世未嘗一日忘公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雖展公保衛之力於縣官而壽者之用乃究儀直以齊氣祿眞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己為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題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為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荊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歷癸巳國本未定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慮首揆席特起荊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為降嶽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為酌者先某不佞班列最下竊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旨其明年上命先生請命皇子出閣講學中外懽然先生遂稱病謝事累十數疏上不能奪為增秩賜金以寵其行五年天子卒用先生議建東朝備官屬推恩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七袠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

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竊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歎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遂藉爲號傷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末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鄭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密宗而予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即他輔臣十不得

五六者於先生默慮已以聽故萌芽雖蘊蓄動突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揶揄主人陽爲好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席者操室中之戈修郤者挑穴中之鬬天子亦漸與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攫攘其間迨先生去國專主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即某亦嘗竊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生有獨覩其深者蓋主上眡先生爲意指則政本重而後來者眡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出者重一則去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而國以辱是予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見之於景德郊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文先見於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於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柁者自若則衆者咎而柁者主也及衝擊曲折於縈洄宛轉之波流倏而南北異嚮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衆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用而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算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爵尊之覆過者酌而不竭又若尾閭之墟百川注

而不滿區區松柏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營乎一武人耳先容之動且慨爲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外不謂無事矣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觖望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柄神玄漠方與造物者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乎陽之淸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淩之輒流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亂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淸

淨重厚者不動聲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疑鑠致足術也以余觀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豪雋倘衍藻袞袞一時公獨性宇澄渟精神歛閒韻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滇臬皆有精會岳鳳之亂公綜擁傳指授所從護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日次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雖更僕數也公淵默如玉韞珠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上特簡大僚以納言畀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盡輸之公而稍出其羨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第以此爲謳病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得乎余聞論公於國爲實臣其所躬蒞若羊素絲之風與典刑耆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單詞能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耶嗟乎馳騖者每一泄而無餘停涵者必蓄華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者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其半其行而爲穎祥凝而爲壽考也揭宜頤春秋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之辰子增後君尚禮棄公之教亦以長厚聞將來二字有聲有年觴爲而謁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報者顧壽富康甯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蓋不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於觴俎之間竊日夜而不能自休時嚮盱虛擲手交臂離合於一杯之上擲百萬而不靳其一睨此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棊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巨汎長川不可驟得至託爲臥遊以貲之聽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焉必得之爲快名曰狥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弟子師先生緼藉既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書談藝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笥每授經之暇且詠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於今世所謂七子者至萃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萃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即先生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

先生所耆者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偕與余同舉其春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證之而無更以是爲僕箭之點也

右史存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獨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蓋相得甚驩無厭也時稱人存亭翁歷官多名蹟乃遷秦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偲偲有歸與云頃翁存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髫丱即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旣於過非讙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顧能令民無通賦吏無慨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譏縫城則紬舉贏貲之浮於國能變方爲齊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概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愛民者忤於時蓋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府府然以綴綴爲徽纆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儒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筴抗治安之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婁斐輒棄遠國今去之百祺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名

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輒書空鬱而望遠即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咋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揖之不可曳哉翁年而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謔不減少壯其算當未有艾也余特視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愧也賈生嫣嫣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儁乂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五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頊之且襆被去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覩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咎而發誚固無足道及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思其不來其情何迺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

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勢雖兼遂即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人之所歎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搊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裘笙之遊內有板輿之馭修瀡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孫今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猶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猶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帨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大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洪濤播爲安瀾奔湃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葱嶺與于闐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離其源而自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己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二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

十春秋高矣然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嫌情無倦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絕去嘻嗃至其撫兄遺孤不異己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式穀其子即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洩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厭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蘄報善不近聞其停涵醞積既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怪哉或者謂司理綰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十百數其所品隲之眾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士民以億萬數翁即負隱德所予不過籩豆之細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閈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盡孺人相其夫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即司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膴者生靡不遂而不能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既托鹿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愉且佹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也夫故余本江

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自

贈兵憲鄒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鄒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至必舉茂名非賢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還不相聞迨叨廉仕籍聞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負痾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子忠同寮厚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次第而甚歎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卒睨櫝以南爲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民幾爲焦土大夫不難以氷蘗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盜轉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龎雜大夫緝要衝廣儲偫鋤強梗綏善良究也士民謳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洱海何虞緬事哉蓋大夫治計部七禩而得龍安治龍安又七禩而得洱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帰轉輸而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治戎於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局效謀而旁指焉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而不能弭行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同稱壽於

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褒之不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嬴爲今日地耶於大夫奚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然鵲起謂仰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非高人者儕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絕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之意必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顓壹濟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言之者也翁乃大鄣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行伏一時筋力纖嗇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私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而倜儻扶義議論侃侃里閈中急難咸待其片言以解即眥怨讟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剷削無餘者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即一絲一粟分賦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騁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革帶之行翁叚顯榮目覩貴富薰灼之勢顧

抑志而出此其自處眞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蠹俗致足術也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尚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釆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否也

金全州思聲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軌足懷也是時士鶩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而絕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含眞抱樸之君子抑或恥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槩括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虛遠矣唐史流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聲公孝義篤行諸娉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即可以自名而公僉兼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隤乎其處順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藹公燕居申申如也其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牧豎廉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蒸然慈仁謂之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嵴削而水清駛士生其間尤喜爲奇節公顧肫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嶄巖自命世亦謂無殊尤絕跡可以竦動人之耳目者不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槩括爲名者之所能及也歲

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而委余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絕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吾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於埜華者享無爲之休夫抒指通意究觀其玄奧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壒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舉志陸沈終身坱莽之墟乃稱逸哉覩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翛然不蒙其溫嫚儻推覩其致即方軌潁陽砥礪頹俗其又奚讓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駸駸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輒謝毀其業以去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洞於酒以自豪夫先生經學實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贄撰之業詠帝王之經祗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蓋奮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祿養弗逮飄然遠逝厎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縶之者斯其深中曠厚非常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逝懷巖廊之寶踵輿蓧之遊即沈何者流潚跡人世亦何

害其沈冥哉鱗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埒而悉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晳之通隱者同且三子才秀兼有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負俊聲先生鬱懲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之雖恬澹寡求箕山託志未爲不過也先生仲子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蒞將率同志祝之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眞人不痒如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非芬華之以也既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幾先生之玄散賦非耶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貲而未嘗前卻於斯也故楩柟杞梓材矣必飫陽和淩陰冱歷歲時然後棟梁桷杙輪輿輻輳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是吾良金也火不煅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指乃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繫係也何者天之生人業毓其軀榦流其氣脈發其聰明矣而非歛之不全非鍊之不固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眞氣日流月澌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今觀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當乘時鵲起爲門祚榮也而倏

遭閔凶羣不遑謀危中之爲鴆爲訟猝詈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煢如君計無復之耳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忘言賚己恕人割腴而處瘠卒能以自勝爲強修業而息之久之去業復還而怨者爲德豈獨其有天幸哉鼠雀之鬬蹢機械之閃爍世所不堪者於君皆增益磨冶之地也君自是益修其平生諸釋怨賑貧爲德於鄉者指難婁謝而行年七十矣君欸曰吾於困阨時不自意全今乃有此也時則治園樹亭沼與故人遺老讌遊其中暇乃進諸子而程督之舉所備嘗諸艱以爲積規津津有味於其言也當是時教行於子弟惠洽於媚黨信孚於鄉人齒宿於流輩受其名又受其樂譽之毓材而材成鎔金而金礪斯所稱得全全昌者非歟藉第令顚踣自隤尺寸莫豎抑將奚稱君之深玄垂後得若其皓然固天就之也而其識深遠矣歲十月朔爲君覽揆之辰子希澍孫士進士采輩將稱觴以祝謁余言侑之余謂君之得壽不可忘厥自慨不揆而爲之序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夫君子進則思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消形地肺揖箕潁之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利非獨丘明恥之抑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牆東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馥於九闠箏海騰波於八水固已氣邁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若茹以彈冠絢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丘鳴弦卒歲蓋方視縶足之爲苦又安能褰裳而就之是以萬

盈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時致而長裾罷曳則翁之爲人大都可覩已萬曆甲申翁春秋七十弧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仗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世多然則牽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如紹鑾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轍矣是日也夏木成陰黃鸝對語清觴迭進流芳亂飛雖詞鋒欲振成祝願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敍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若夫龍蟠鍾山虎踞石城則吾土之山川甲乎域中五經縱橫萬人簪裾則周宗之文武秀於天下乃如光宇抑其名流負騏驥以標良挺珪璋而擅美孫吳蚤達管樂自期世踵蹤科人推高步腰懸化雀之印門擁背犀之軍非不能一鼓而勒燕山三戰而淸瀚海第時屬太平之代人酣無事之風歸馬爲琴鑾弓不試花新葉早徒賞會於琴樽月幌風襟每吟謠於牋綵以文字爲策勳之府以嘯眺爲戰勝之場把袖拍肩思彼三五口口馬遷俄焉六十爾其白日長黃鸝語綠陰幽草不減花時紫所微風遙憑麥氣斯時也人來舊雨席敞高雲假北海之觴上南山之壽雖蟲壯思則符彩駕人非馬雄談則鏗鏘滿聽磊磊然天下之嘉集陶陶乎人間之樂事

耆令莊生可作奚羨大椿之年不必方平更生坐閱變桑之海客明且哲何莫賦詩予稱也狂聊爲撰序云爾

常國賓五十壽讌詩序

常國賓容貌循循風流濟濟琢磨其質玉潤而金相黼黻其辭雲蒸而電激以豐鎬之舊壤懷文獻之遺風手握靈珠心同匪石曾往緣奨幕府洪都譬彼漆園之莊周何辭卑位異乎安定之梁竦不憚勞人顧執板之幾時俄挂冠而長往荒兮未央指松粲而非遠菀爾而笑望烟霞而在矚尋古蹟探幽人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長嘯盧敖之逢高士詎識蒿肩憶滄海而無時閒桃源之易失時歌淨行或賦遊仙豈徒流連光景之間放情觴詠之末者哉序屬九秋囊開五十妻孥喜

色閭里驩心十千置酒開閒館以留賓二三昵友造高閎而廣讌黃花正茂爽氣彌高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以觴月於是乎南山頌起北海樽屬斯亦浮世之快覩生人之樂事也嗟乎百年强半萬事多諳惟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既因良會何莫賦詩千秋有托衆夸金谷之才四坐勿諠敢黎玄晏之駕輕爲序引綴在篇章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夫宇內寓形躋期頤者蓋寡人生行樂共烟霞者幾何歟四美之難幷詎片言之易合懷南張翁者倬彼耆舊鬱有詞章身逢累葉之昇平眼見四朝之全盛地踐百二年垂九十春秋高矣閱人衆矣良會接頃襟滌亦云樂矣同鄉詞客結社

滋久乃心無遐阻跡以事牽蓋不無離合之槩焉頃梁君還棘嶺表余亦歸棲北門雅道載興朋簪旋合而公之誕辰適與期會於是開高軒以置酒撰良宵而下榻絲竹紛於綺戶琅玕盛於雕俎樓臺如畫臨上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是日也歲事譜條風傳鋪梅花以爲藉傍松陰而代幄壺觴迭進笑語忘勸亦千古一時也二三子拜升堂之嘉慶醉介壽之餘灑筆花欲燦詞鋒大振金谷可作攜齊於廊廡之間鄴下再生擁彗於高門之外非寄篇什曷彰盛美爰裁短序用作前茅云爾

懸菴楊太公七十序

古名世之英其出非偶然也必有醇茂醲郁之德以開厥先

竽唱而比竹作雲興而甘澍應故後人獲推其未竟之緒以調庶務潤蒸生而人皆歘然祝曰幸哉君子之德實者行溢者華術者爲賢子孫而享者爲壽考蓋甚相須也余己丑歲舉禮部於皖城楊君純完爲同籍三歲君對策公車得漳浦令以去久之以治最擢銓大夫於是聲實洋洋盈宇內矣始諸同籍分布中外而聞之道路獨稱漳浦治不置大略謂君置身膏脂而皭然不緇如孔君魚憂勞萬民隱若痌瘝而諸城推之如呂季陽安靜惻福吏人同聲謂之不煩如劉褒陽其治蹟殆更僕難縷數也余因詭君胡以得此聲於八閩間詖詢之則知太公迎養邸中每退食輒膝而教之曰四境元元宅生於縣令一不任斯民安所託命哉時時倚柱聽君之

決斷惟恐其不得當也自是純完之治蹟日有名蓋翁生長田間洞知閭閻之困苦雖年運往矣而好行其德白首無倦居恆厚施而海望振閭里之急不伐其功人祝翁不廢德於鄉而其爲一邑德與爲天下德者不知也語云山銳不高水徑不深仁殺則德不厚殺於仁猶謂不祥矧不仁而徒殺者乎萬曆初元大臣尙苛急士爭趣爲刻深下逡逡莫必其命頃且習爲首鼠持祿至虔法惠姦而不顧寬猛異矣而足以朘削生民一也藉令皆善訓如翁與善治如君者安至取天子所卵翼之民而蹂躪之以願爲凋世也然翁卽不爲儒其實行或儒者所不及雖老不任事而殘膏餘馥至舉嚴邑之凋瘵而衽席之夫論廣狹則一邑易而天下難論人我則自

任難而任人易君方秉人材之成以進賢詘不肖自此令海內陰受賜而不知者皆粱翁教也則夫定盈庭壽國脈以永永無極翁之春秋詎可以隸首之算窮哉夫翁之於德也若北海之尾閭日益之而不盈其於年也若焦巳之饑日引之而不已乃其理耳翁歲且七十七月某日爲覽揆之辰漳浦盧司徒維禎朱司空天球蔡符卿果輩釆邑人口碑而屬余一言以頌夫翁之可稱數者多矣而余獨詳君所起治績者固邑人意也

孫太公榮壽詩序

昔人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然則發乎性靈形於篇詠遠則明天下政塗闡茲王化近則抒一時感激

美於國風其亦有不容自已者乎龍岡孫翁負青雲之器極黃裳之美乃歛其素緼薄試方州遠同柳下親居散秩尋如梁竦不久勞人躬鯉庭之色養與金昆而偕適游心上古未尋大隗之宮爲帝外臣終全潁陽之節不謂非古之高蹈矣而猶形留江海神馳魏闕督是諸子授之一經以故或蜚聲於憲府或蓄迹於起曹靡不動天顏降明詔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於銀書沐帝王之雨露同彼三五對清平之日月俄爲八十此亦人子之極願生人之勝事也是日也搢紳紛沓玉質而金相絲肉遞宣宮鳴而徵應芳筵接座駢羅豹象之胎妙舞盈庭曼衍魚龍之隊賓主交於百拜祝頌引於千秋美矣盛矣不可復加矣而侍御公者方馳輶軒紆繡服簡書

嚴而未遑將父山川遙而奚以喻指則有解者曰問安寢門孰與道行於南紀眠餐一室孰與名揚於昭代萊綵爲娛不如命服斯皇之麗也巵酒爲壽不如引商刻羽之美也於是上公倡首羣士嚮風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京輦接於陽城泉涌華篇江波通於濩澤萬殊斯匯千里不遺工符韶濩郁郁文哉被以筦鏞洋洋盈耳可以陳心賞抒旅懷可以康高年介眉壽宜編風雅傳世來茲豈徒涂謌里謠遐邇嘉悅而已哉侍御公乃撰而集之屬余爲序夫四詩資卜商之引三都假士安之談余非其人敢當斯委蓋所謂觀搏而見斑聞樂而竊抃者矣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文中子有言心跡之判久矣古之言隱者或挾物以矯情或高栖以遠行潁陽洗耳孤竹長饑以彼其人莫不委體淵沙鳴弦揆日矣然陶朱猗頓三致千金財貽巨萬皆列於高隱者流豈非其涅而不緇之度入汙泥而不染經爍火而不焚卽名跡有所不得論者耶余觀新安汪君惟和蓋庶幾焉君席素封之業少孤育於大父大父季子與君尙相埒也而君嚴事之大父遣季子游南雍季子引君共事君遜謝不往曰不有行者誰與順志不有居者誰與承顏自是日侍大父持家乘逮叔歸乃請於大父爲吳越游修故業而息之貲且百倍無何挈一切筦鑰者歸而與叔謀曰人生貴適意耳吾僕僕什一間奚爲小築陸山之麓臨溪開閫以閑俯之客至輒

擊鮮呼酒嘯咏其中室於花香竹影蘿幌風襟悠然若與世隔者獨不惜傾貲起人之疾振人之貧歲侵而餉人之饑如此者不可縷指君且善匿其事惟恐義聲之聞也居常好讀書二氏諸家多所涉獵生平室無姬媵門鮮雜賓蕭蕭然名士之風已配閔孺人生仕族拮据閫內助君之不逮而祥惠好施實與君合自于歸以來未嘗一與君迕意故君得恬愉於晚節者以此夫范以貲散於貧交疏昆弟荀財千萬亦均九族君之振窮賙乏略與之同且也以鳴禽流水適其天和以浮白引滿澆其壘塊以圖經子史賑其神情不必熊經鳥申納新吐故而神明之用不衰自此指使期頤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

揆之辰閏孺人長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余言爲酌者先嚌巽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有以處君也夫

澹園集卷十九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即相可以明眞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滅之界留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

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花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薜徑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紛寵非解脫之玄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案迴薄東則鍾陵標翠雲艧之所出沒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園之遺蹤春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朝廷降勑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百四十年矣開林雉草古非乏人紺業承基久難其繼慧至樹栘漸興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眞慶者一心凝練五眾宗推萬曆以來納持茲寺傳智幢之欲折繼戒寶之將沈矢志運材庀徒作室時則發仰者聞風助道效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啟圓明之域遂令三身競爽四殿舉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鍾毫瑞樹之奇蓋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刪書之頌芳園華蓋之詞應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眾相工既殫厥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丸飲耨池之八味高談冢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第以遵民栖制於蓮社玄風拾橡於檮林嘗沐無緣之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芒芒品類智慧停轉無明縱縛擬城悲海情發意率爾翠其蒙昧覺其寐（其一）猗歟大雄乘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閟寀示以心燈聲聞色見彼岸同登（其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既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眞空莫演（其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前枯草建剎指柏參禪即相即實何白何玄（其四）翹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今茲灌莽像設蕭疏停驂遠想（其五）有美僧英重啟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搬開蘭山桂水於焉徘徊（其六）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挹修途難騁館宇新開蕭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瞭心領（其七）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銘題翠琰字勒銀鉤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其八）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闢雞林闡法朗玄珠於定水抵蒼璧於愛河據五演以發揮總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徑忘大道之甚夷豈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即衆生爲諸佛之本源其迷也即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讐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礙人爲離垢之摩尼匪從外得此之爲義莫備於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既陳普賢行海體用亘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眞信即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如來之眞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陁之譯所爲尋師鹿苑抱帙覩毫豈以忘兎而守蹄政欲因標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爐歷僧祇岐岐者自纏法見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業之名藍也邈絕巘以規形俯長江而挺勝丹梯碧洞上躋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接隰近睇而雙角昂霄叢自王承相指以示人融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剎皈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歷寶相分光有類飛來無懸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雁塔之花石壁鶴經下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晝徙紫蓋宵臨仁皇率文士以品題武廟纂蕊名而慨囑信息心之名蹟柄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眞長深爲寶惘蓋蓋縛大布津梁

謂非經曷以度世非閣曷以庋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焉於時爾足嬴形大海栖浮之苦衆時積歲流沙懸度之勞願力既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眞衆星馳架險連槃因高積礎丹青映于菌閣銑鋈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卷之文雷震且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動玄機于斯響成勝業於須臾勤道布金德超掩奭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歿嗟乎見化離常應身難駐繁霜且委陰風暮來斐履颯其若空雙系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奈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邪尋眞上剎但見樹藏甃于玉葉烏弄鳴于琅音十種香泥瑤墀踴躍四依圓鏡飛閣翱翔澍甘露於十方縣佛日于三際時移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既遷傷社蓮之永謝言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甕湛對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涯法界斯總淵匠既遠妙義幾微智燈欲晦疑蕊時飛不有覺筏疇開悟機巘巘牛頭唐關淨國碧洞樓霞丹巨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嶺岑有美開士卓錫來臻弘新杰搆大演眞乘迷雲蕭斂法雨斯興寶坊般起銀函星布樹以妙梯登之覺路熒熒千燈迷方自悟既忻緇布僕痛舟沈去來何在輪奐長新題銘貞珉敢詒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迴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於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然獨至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邊夷徼在所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綰四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沮姦謀振發忠

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而謀有同易盛拒不正之間振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籩豆有嚴而珉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乘之將來乃命予碑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旛如羆如虎逸氣千春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禦侮大夏顛躋極力掌拄鋒鋩耀威策荷舉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龍鬆誓吳非怍炳炳丹心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漢國安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腐烝哉文皇應揚啟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飆棱穹窿禁衛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晻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帷譁是屆伏臘繽紛有來士女絡之湖之泚蘭洲莽卜以筳杯答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懍而相語義舉長信姦謀譴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翔國熙恬邊陲中釁鬪日腥雲有紛纔虜侯甲嘈嘈亦赭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衙截狐豕披攘翳翳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牷既馨松柏翔舞孔蓋低臨霓裳紛下俾枕追跌鐘橫石廣嶽勒銘詞流芬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剛頹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而清人獎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鯁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匱之秘訣陳仲弓閭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國制草創侯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旌旗乃上擬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固已斷斷前通國體究高皇帝因大器公皆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視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其劉忠愍所爲傳中即賈生策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

之安何能遠過而非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拆上國奔離士女同歎於殷墟鬼神共謀於晉社遙天步初夷屬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離當命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繼戎高帝之緒以高帝之略龕夷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仰華管魏之擇主撫鐘虡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遂往之情彌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卞壼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遠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文皇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殺沈淵之務光武不以覇爵而絀采薇之壘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安鄉人興歎獨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即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黄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書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齊一時而超千祀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茗杌觀公廟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仰石爲銘詞曰

粤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

勁峨峨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天刊龍戰而我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翹勇智不作華裔時安眞人踵興閏統斯創帝緒中廢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厥與人無適莫公也嬌嬌力抗其衡賈策定制鼂疏徙封委心王室倜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有作莫遂大夏顚隮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殄親公志逾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虺蜴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卌年庶幾無負厥有褒詞皇皇天日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皇御宇丹書自麻閟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錫胙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厥鄉公之桑梓祠宇兆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媯俯相址高甍雲構層樾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萃文像卓作配西東姦雄訛竄烈士勛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奉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壽育亭毒以盡年殺欲巢栖遂物之情蠹箕范金揉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互戰寒燠並侵疾癘淺深靡知救止痼入膏肓歸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於神人天下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

日之蘂宮城郭即令威之靈遞緜緜俎豆比庚桑之畏壘今皇帝玉體違和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甯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其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舊蹟葺爲新廟且詔醫之爲道羲農黃帝實始基之更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也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詔不舉羸背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擇日觀星察隱鱗之餘基易洞陵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楣雲楣爛斑奪目蘭橑桂棟氤氳襲人若靈旗椅怳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煙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可興可以羞蘋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水錫萬民之夭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教

五穀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夭傷之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眞猶爲上首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迺考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實居三一斯皆人資高隱曠代仙眞吐納清虛揮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蹶能使之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騰而已繇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眞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雞犬相聞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壽五氣之調應九竅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

臣伏覩皇帝臨御以來祀垂二十道成五三齋心服形淸淨寡欲不作兵而裔夷服不好察而彝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蘊餘以爲此廟上以竟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諗於有知謂當有頌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宣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宮之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遞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猗與三皇應期撫世羲易農醫開迷釋滯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祖聖立古謝今升長桑默授勑

海相承上池一飲銳徹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號生能起桓死可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韶芬芳豐渠高郭實維故鄉椒蘭隆馨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皇矣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氳三靈肸蠁廓是靈祠負彼淵匯本之源之毓萃軒像寢闈增拓儀衛炳隆乾坤北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煌異代同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鏘鏘其化則遷其靈是託仙眞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刑肅穆徙御周旋清含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斁錫危有賴黃緗新鑄綠樽斯爵斝篚緜緜千萬億載

江甯焦竑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講肄必有所肄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物尊彝籩豆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業春秋冬夏時觀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漸染其耳目與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人使漸劘涵泳以由之

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庠序衰而子衿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鄉士以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即周與今畿服之地也有學而圮侯至歎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即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於何所也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萊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而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懽喜道說以得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黃君以請記於余余考古者禮樂行藝辨物不舉即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獨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囘變如此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蘧瑗之遺風猶有存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己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

要以毆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即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殊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多吉士於余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

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於冢宰即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繕河渠與以關爲放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乖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弊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甯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槪其登耗疎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道意也國初建太倉儲芻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典庫役與

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頹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蓄藏請於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濬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鏹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於四月十有一日落成於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仆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閎燿還於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覩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緫緫然爲上指陳之而为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熙甯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愼德張君應揚暨主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鐫於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甯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兗州謂之大清河元於甯陽縣北築堽城壩引汶水入洸南流至濟甯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尙著舊未嘗有橋司空郎畢公瑜創爲之暨之綽楔大書其上曰濟川落成之日公家嗣適生即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卓然文學侍

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儆儆於畚鍤間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宮今不爲處區區桐闑將爲行路奈何公寤曰夢也亟索堤旁志有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甫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不輟歲萬曆丙戌綽楔葺於邢公而規制湫隘非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鹺至慨然興歎以祖功宗德在濟上者世世祓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鍰飭材庀工增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

然一新濟之士女遠近聚觀者無慮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遠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迨於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貲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遡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槪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槪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

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己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叙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於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獨闕乃謀於寮寀蒐獵府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伐石鑱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深嚴皆得槖筆以從常陛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度嫻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

於時者以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未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識其人以追其流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之居此者如陳紀薦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斐屈其難得若此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illegible]悚失其常儀唯武帝時劉[illegible]明帝時謝綽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稱歎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彔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答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皞吏治嚮風菁莪棫樸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棊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時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有一事上即拊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歎自古而然歟抑養非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有當也故槐楓被宸杞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棼橑槍欒爲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栱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緜此觀之

小大不同其期於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講誦之具無須臾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礲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蓋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既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蝂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遴鄉之耆碩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歷在治之東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圩壝瓴甓必堅且良棟宇豐碩櫨檻疏敞藉舊易新畢資於成義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濟而深士皆相攜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賢師帥如余侯者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臚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

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掄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改作之心可無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竢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遮南北間一都會也峯巒緜亙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高皇帝由滁陽拔

和城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者蓋天下之平久矣高皇帝投戈講藝慨以興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弓月之際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曾侯至毅然以爲己任凡百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致太平武定禍亂畧則昔人之所詳效塊積塵耳惡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既已涵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迨於行誼之醇備藝術之優嫻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處四一出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離不於是則爲教之備可知也近世士雖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多談兵者以躍馬挽强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不乏至三德六藝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紲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盛矣至於嚮所稱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求其所易則士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耶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親自飭勵至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曾侯焉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眞材蔚出施澤於堂皇之上服冕搢笏令聞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於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而遲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曾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缺）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慶丁卯遷大理丞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實國之豐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牖後之學者可謂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眞溺淸虛之旨而蕩於檢柙守循習之轍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肅至則取僞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準爲功令賞殿罰最毫釐無私

壹捌陸 96-

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興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髦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啟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踊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盧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淫言詖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行慱相教詔士蓰然識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繄相在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甞至學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其西偏倡同門擇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啓閎鄉沂王郡伯亮封益倡

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閎壯靜密爲時偉觀先生弟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牆共相歎息而間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爲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實始於先生則祠之甞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繹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衍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余之爲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離德羅先生衍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歷至留都最後嶺

南楊貞復從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寉然如槁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沒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膺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沒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睫乃得失迷悟之

閑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也兩先生之言學顧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澌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興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獨陽明揭良知之宗嗣起者靡然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取成於心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勸於是邦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鬐尾其後艤舟亭旅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尙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冀攫爲己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獄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閧於今明府吳侯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湢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蓋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耶同即仁仁即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霸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厶爲公蓋分厶即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蓋同人即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歎之不置豈虛也哉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聖之絕學翕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之以誨人未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鑱諸石冀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旅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景祐中置也國朝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爲國學造國學建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闥舉

廟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去今十餘歲耳而圮壞居半歲己亥諸生朱萬選童廷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未暇皇序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弗飭無以稱明天子勸學興禮建育善自京師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喻衆王汝寵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之貲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甓黝堊嚴而不華重門縝垣殿堂庖廩若經笥祭器之藏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搢紳學士奔走踴躍廬獻如禮登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明興崇弟作人者垂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肯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即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崇宮允以馴行偁顧司寇陳翰講劉詩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瓌琦博大之材暨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僖何尙寶張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顙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孰知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範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厎前人有加爲多士倘益力於學異日者登

巖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冀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敎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熊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實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厤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峨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厤丁亥吳侯穎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釆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其缺己亥葺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神棲士萃既閎且康舉蛩來游以後爲恥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敝而遷僞寶侯倡之於是一恂張走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三百人者猶渐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其制厎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既勤矣而士之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新中有司之程豈國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

興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考藝選官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潔而事功雋偉絕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權姦乃心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槪近世教樸之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恥之道喪而妒前賊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眡三代如夢覺之變古法弗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爲教實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革其敝風而

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哉余書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冢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岱臣者索而封且樹之醵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祿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按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林黃冔冔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文皇案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釧釵付奴市酒殽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遠乃已漫漶莫決又實錄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既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賓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柳林破棺猶有

存者士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纍土而掩之余嘗與岱臣輩梩而問焉三四至其處髣髴低回爲之淒然者久之野史翁謂爲雍又爲龔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仰靑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賓工橋乃夫人二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歸以彼炎隆熏赫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冰消火燼既已丘墟灰燼荊榛矣即今白楊悲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迨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欷歔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與於感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揚嬪何以示後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臧

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歷歷可徵而至爲宄肆者所矜詡此余生其地者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爲臣矢力於下徐公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世風羽翼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樓而近溪羅先生之所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費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義之談富有孰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世之談虛者祖老而禰莊豈其刳心遺形離人而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爲

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虛以御實豈復真有實乎則先生雖遂累而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刺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即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抉而去之毋乃爲鞭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從而扃鐍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忠未虛而眉睫如丘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晉學君而次子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笻屐芒歷九疑周回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江甯焦竑

記

日照縣重脩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繇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鎭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遺之久之緒治不常日就隳壞廡適破露籩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循惰窳弦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侯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非制又啓聖祠欞星

門戟門皆卑隘非稱於是首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欞星門之左建奎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湢廨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干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來學者肅焉而莊衎焉而和昔之圮壞者日以美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屈汝時孟時芳以士之德侯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余言以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晳哀梁鱣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少遜於顏曾賦後儒之未闚於宮牆而步趨其型範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鄒丹梁丘賀之易徐良之禮殷崇之尚書韓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琊產也以彼斧藻其身心而揚榷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迨於今其風寥寥矣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則士之不自力也侯粟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事禮教興行風俗醕美必有褎然爲百城表者異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矣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俟之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主上下璽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楠山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課贖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代之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兩贈公阡高視南陽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地也已而視黎寇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橐裝創書院爲堂爲室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者且討

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奮興寇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叢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生被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爲書院也嘗慮後一紀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齊

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資灌漑者閎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邇積石龍門以上自天漢下皆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浚勤脩而薄享所爲蓄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厎此矣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積也累錄寸而不爲忘其發也愈盛美而不自有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畏壘間者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今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奈何爽而與諸郡同也於是驅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爲嚆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倘處比比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

於造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毀譽強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媚笑而譏切之不啻伉直守高即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輒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誰予而無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鑑物也而媸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乎無心無不歸

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鍾山欲來遊舫四集蓋山川□□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尙能以幅巾杖履□□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祭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沒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旣落成二子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䊢佺梏酤拜於堂下者無慮

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寖食上冢則載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桮棬閔閔焉弗忍忘而況其體魄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庠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荊也難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荊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詭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骫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强於當官以鬻名而翼發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吏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殺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傑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公教之也故公病涕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擯不容李陵頹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仕宦之蘧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卽公行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歆血膋而秉鬱鬯以

駿奔楹桷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尙砥厲浣濯而比於誼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枌榆後輒本諸父老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揚州榷政戶部尙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揚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所虞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鼉虺蜴衝波急湍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國家之權而以其贏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嚬呻而爲盜中猾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

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鋼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揚之商羅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紓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陸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嫺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筮仕尚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揚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即額之當榷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帀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數而下無所避往者鈔戶若史書役用金錢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剋期以完而且鑄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懾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匱財姦無骩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繇斯以譚紓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紓姑息廢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頤而具則公之爲澤瀰遠矣公名於廣閩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性動以聖賢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榷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覩焉

倘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何其備也保息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關野鄙縣都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保閭相受州相賙者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死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獎最者遣行人賚勞其家而加綽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故奉令而拯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主上憂勞萬民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少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嘗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天子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司樹綽楔於門而顏之曰倘義夫君閭里編氓耳一動而使姓名徹乎黼扆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耶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容而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埒財役貧於人之疾苦往往瞀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己之有推親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哉詛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

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名太學聞意天之昌裴氏也將於是在審爾君之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鄒君爾瞻之請竊謂明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溧縣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之乞靈於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即一水也形家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塔畢窣堵皆留之之具而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溧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士相顧言曰

此非所以利我齊郡守蕭君良譽令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塡之諶恭鍥趾有成議矣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令茲邑侯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葺學宮之圮萃青衿而督教之學者鼓儛之風煥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屬邑稍使民有歲祲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溧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與知者雖餽勞時至以相其嘉侯顧坐縣解治文書談藝課士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丈璀璨嵬峩巋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廻而溧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其凡以留之也儲其而苟爲則猶無留溧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侯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亘且完其行必駛即謂斯舉之有相於溧奚不可者嘗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疢疾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惜有必至不可得而挪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令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嘗觀漢循吏有廉廉德譲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酷障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乎易遂乎政恒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軌斂席諷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拊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

如行霧露中有潛爲滋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興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殆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罄矣然未嘗不犂然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殆於孔庭之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公久之政非繼民乃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邈然有不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醵金錢耕治之豐棟飛甍崇廣廡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閱數歲猶爲京兆別駕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覩世之榮名如浮漚躡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勉也雖然古之戢景藏釆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瀰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耶邑人以工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蕭卿之別墅也蕭卿自新安徙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顏其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叢微樊之稍轉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閎敞高

槐數株駿駿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壘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闌草之屬萬焉堂背臨大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蕭卿含毫而注老子處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竝蒂之異因以嘉蓮名循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濱殊助幽意陂隴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徘徊月上則渹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潔倒影掃波下上巽態時冶城笙鐘歌嘯自天而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蕭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冶城漸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當三伏鬱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殢目昇水事窮老梅前出玉蝶綠萼相間錯歷砦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涼吝風泛夕月雖於焉晰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奇且博也以彼賦薄其羸餘而馳騖所不足方營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茲園足數冢而息自一覽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蓋蕭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茲生同營當無分於奢涼合離云

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撊然非之曰何待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死生貴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即一瞬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設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寖多於世其扶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進於此者哉頃負痾屏居而余友蘄之閔君元甫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妻甕以誹謗被逮生歲時往郵其家卒之冤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箠走燕雲圖復十年之雠乃家日窮空憤戾顧憂生不難謝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甕一身逮而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護兄振族廓達好施殽於鄉評不

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訓囂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分財無迕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召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酬其平生顯業定於諸友雖其窮臣要爲近古晚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指囷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儉增乩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紵衣投分剖宅隆好蓋儕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陵廓之上行義求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榛莽而鋤櫕清泠而漁植杖耦晰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

陳義雖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殆不出此夫生之輕錐刀郵思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而概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概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帝陵及茂弘溫太眞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葳蕤與風推移名夾羅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鍾陵織山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岡經云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同行一名聖

遊後改秀巖院嘉靖中又改寶林寺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塋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二刹騈列而茲寺垂陁傾倚末支自成化甲午以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瑩抽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棼橑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閣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

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燕業著名猶可謂六代之宗工一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麽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飈之一發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屢起屢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宇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眞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既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强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碑陰不書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彤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貢文下燭懸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既嫻詞翰兼綜繪素圖扇持而爲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叢起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變解生死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眞宗也乘般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應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或隱眞儀而周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藝苑之斧斤迺心王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眾

善於筆端貌惡形之雲變珠衣藏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爍然而說法足使昧眞實者即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覬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瞽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眞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黃門祁公世祿沈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生種種相在曰色即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即孰曰神明紛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悠法界畢竟經營傍燕獲瘖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於襄陽其事在鄒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慮日隨卜大成山之陽甃石室藏其龕既八載矣郡人復爲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墉城

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因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徽纆豈易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於蒼山洱海出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能而一處女能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閨房之秀獨以顓壹勝歟抑鍾襟顯氣得之夙槀者異也雲鶴子日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即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簡理當實之古丹經與典雅有不合以彼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

神凝於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不自由且宅情死有無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游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觀在大成之[illegible]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還蟄往瓦甓無壓而自奔坊墁不期而就緒屛梁中絡飛甍四壽清風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企望之而道念興仰之而塵機息其於華胥之理不爲無助夫章明顯跡延耀丕業者非文不能柢命筆研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

澹園集卷二十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書後　題跋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幷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說今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規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上勤遵祖憲嚴奉兩宮孝治之風先於四海雝雝乎穆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爝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

自力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御府以待制詔頒焉謹跋

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被虛中仕金而公以死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傳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慙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眞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無若不可名不可名即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貴而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實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從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如其爲人卽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眞意藹然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凜凜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箜篌不有妙指誰發妙音觀者卽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猥以仁義功利歧爲二塗不知卽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爲三法以濟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既便官有餘利亦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眞不益賦而用饒奈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盡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愯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頃用卿出千文眞蹟觀之尤可以見昔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辨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鑑山令伯賢子壻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爲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浸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靑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夏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總爲奇香異采不可棄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一大變也棄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卽謝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囂訛於步驟者神躓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洄康樂雕刻組綴竝擅工奇而不蹈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休指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郤步非此故歟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擧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遑使之規跡古風配陶淩謝其可乎余觀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迨其下也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碩而節繁其枝欲其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於校讐旣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兩朝諭祭文後

往昔三殿采木之役命蕭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而卒於蜀肅皇帝閔其以死勤事贈官諭祭哀榮備至萬厤甲午配劉淑人歿將啟厝光賜葬而望爲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旣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璽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莊助且藏之史册以爲美談況我二聖睿文炳煥經緯圖書而重光夫婦其名行在奎壁光芒之中幷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述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雖乏人而不并遷固之筆雖其人才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者未工而託字書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迄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內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

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殘缺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吐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令人再拜聳觀如寶玉大弓詣玩不忍釋手乃知大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宜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宜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死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耶民章招集敗亡詣行府會於潮陽行府收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眞記當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祔於義始備夫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磨而風厲之也噫孰謂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誦此經因疑生悟者甯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衰大壞矣存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共勉之

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搆亭於茲有鳩來巢今如干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所知已

題陳純甫鶉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鶉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而未知其際也君也

爲之鵠能爲之鵬雖然此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即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摶扶搖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評人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孰小孰大鵬之非鵠而鵠之非鵬也傳云鵠不木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即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準繩臨如雙鵠摩空翩翩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妙於書者已儳但步趨古人而眇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妍未免奴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則合轍終乃舍筏雖其

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其間令讀之者摩挲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書而頹且放於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蔣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藝自列然必妙解投機精潛感應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誰可以轍迹求哉制義以傳聖言有若讖然以假爲工今夫參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案物得之豈知妙悟者案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疏濟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已萬悅之於義第得其形似已耶余觀其丰容骨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

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蘇此言之寶嵇之手跡特懷瓘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嵇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眞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廓塡擅場因命爲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閣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頹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過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詿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輸適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廪廪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既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死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既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幷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羹牆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焜燿殆未艾云

又

古云附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卒孝寛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公墨蹟翩翩儁爽出

委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春原蹀躞自賞不至作款段委頓之步豈不稱兼材哉戶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氏之弓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尚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於泰陵殆彷彿都俞吁咈之風非獨近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搖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肅爲尤著而世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詬病不知大臣潔身易體國難文正之逶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有什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事行士大夫所不道其裔孫辯斷縷縷顧無能信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

者耶抑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耶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憮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離知於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聽安得知遠之近微之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其大端耳書病在眾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趁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繇見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遒勁有初唐虞薛風與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愚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栞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孟兼因爲

兔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見之請刻石崇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榆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僾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育善之地殆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鵲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傅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

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內之秘班簃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瀾四始之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卽不雨之雲密而未抒然既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眡彼子山之悲哀屈平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自謂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誡子書可考也然則秘書殆埒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之摛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

者託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卽雖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藝文錯綜今古乃取昭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皆所不廢亦罔之多所据摭殆亦類此宋人好爲叢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攙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修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卽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卽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妄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淸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閔焉乃於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叅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陳了翁謂年過五十郎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屨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尙懸絕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延熹字爲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此其類也末二字爲恆光恆從心當作四筆今楷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陶隱居論書最跋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別書特非換鵝經耳世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暘掘土得茲石瑩潔如玉筆意宛然眞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考而決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甘爲金陵仕族御史霖死遜國之難評事觀別爲節先後以甲乙科起家暘亦文雅精篆籀說者謂此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生以公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拳拳不能忘讀其言可

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粹爲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在耳中丞鳴集成文逾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敘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青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搉擥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疏漏乃知昔人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綴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廈中日向他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古先生名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有言全體見前猶希妙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儔高岸先登歎小狐之未濟時一過而存予眞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漫書數言以志

別緒亭州有卓吾先生在焉試一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予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爲苦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妄爲取舍强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著子誠眞有意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上妙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之妙虛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步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事物現前若無湊泊大慧呵之爲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可著手輒生驩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昭昭靈靈的禰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傅大士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無爲眞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實證此理若綜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腳跟既未點地一切談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任他播弄受他籠罩久久入於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僭不自知楞嚴所訶陰魔飛精附人者一一暗合畢竟陷於王難論無間獄皆繇未嘗徹證無生妄認識神所致也子張既有意此道便當眞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爲正流浪生死爲邪說無爲法爲正說有爲法爲邪無門路無堦級爲正可以知知可以識識爲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爲正絮言無礙任情恣肆爲邪子張於此辨別之既得其人死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著方是究竟法也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永解死生之縛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智人造化不能制者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其相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窗淨几時一展玩之亦爲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緣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喪蓋一理處玄妙絕蹊徑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辨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即爲深造無得乃爲眞得苟其以能知爲造理認情識爲自心捏目生花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窒空空之門彌遠何以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故不避多言謬爲決擇君煥其思之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默分取捨則語與默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說如空無所依衆生執著自生病苟其執著而不化默然復入斷滅見剎那自悟圓明性默然與語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衆生相一彈指洗千劫障同證妙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幷龍眠圖而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置經營尤特雅緻當時深自閟惜故士大夫藏得之見於格古論可考也萬厤壬辰余奉璽册封潁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資行余卻其餽王間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毋辭余乃取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藴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乏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間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覩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爲甯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杯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萃之命曰小山玄賞

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胄食租衣稅孰不以微行出倣爲寄歎以擊筑彈碁爲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謂無復之耳頃灌甫父子以經術名鬱儀兄弟以博雅著以至游婆倣河緗楊春草靡不玉振金聲塤鳴箎應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修竺乾之業攤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亦玄亦史挑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稊稗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被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焉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祇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治而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蘇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

然世儒往往牽於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於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謝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謝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詈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眞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氐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於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辨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遊於秦過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眞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敘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竊耶大氐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

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并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祖述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形者不自爲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蘧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鼇安排而造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淊雄漂淊不及簟篋簣簽乃入於漻天一在宥爲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失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與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殺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東未訪僮子行之及其何翟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醒也一指麾之及其爲飛鴻也喬翼凌雲矰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摯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漪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

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禍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先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害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毉喉中有疾不可刺也蟲岳著面不可射也

義益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時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豬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案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雖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氐語

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删無足疑者躋象誠僞識者哉

潛園集卷二十三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經籍志論

江甯焦竑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皐夔稷契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奏峻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聖祖投戈講藝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亹亹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其不蓋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眞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然蹟其震越渾鍠魁奇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稟指授私家之紀載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成綴末簡以資憲章

經部

易

獨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辭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眡爲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著爲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胥鑿可測析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爲尙書事爲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尙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尙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尙書直言也而以爲上古之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愼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茀廢近吳幼淸敘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雖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殽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淆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學無所擇至考其入樂自鄉迄酬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廉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淸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與耳食何異今

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處曰書非史記周闕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殘守陋往往主傳而賓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晉平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并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補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謬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劉沅州人見一統志）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

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甞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既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於小戴則古樂亦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槪禮樂崩壞痛爲惋惜不知賢人之鐸諸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閤與晉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

胡瑗改鑄鐘磬翼還之古獨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已泥者必指廟樂鎛鐘鎛磬爲正而槃謂胡部鹵部爲淫是欲反盃盂于俎豆更榻案爲筵席亦何益哉藉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諂濫靡曼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

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沖所疏爲正義以行順理詳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砥行之卓範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庭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粲粲乎無非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疏解至不可殫述蠡測管闚時有所中不可那廢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能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宏深疑爲後人所假託

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藝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經宋改九經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不立而以四子五經制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朝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聖祖親相指授作爲成書（書傳會選春秋本末）至永樂中又悉爲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蕃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經著述日興且盛今與前籍既部分之而貫穿綜言雖於離析者別爲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藝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斷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律涉九流標正名物講藝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算數之學蓋古昔六藝乘其盛明肄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歎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疏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嬴秦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爲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况遷既收功于商穀固仍丐馥于逵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鈎深故府蒐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藝文原無史部但以列於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家之言雖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序而綴之以備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蕭穎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此矣荀悅袁宏干寶稽㝎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通鑑一編通羣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律涉九流鈐鍵六藝而實王侯之總鏡經濟之淵奧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之林焉

雜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剏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事以達於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於周而論次史記其采擷者亦已後世史學中絕雖一統之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於羣雄割據多未暇皇篹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條畧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往往有之通

人達士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襃以信己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遷不廢羣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體製不醇根據疏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厝置有時政記載柱下

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稡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譜緣摭實借箸之筴無不日親而來鴿於此乃有三欸焉謂宰臣密議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譎波詭勸編刓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今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尙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爲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數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厝證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皆其類也但

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觀者爲識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斂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刋胥眾言遝几以歸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願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羅歲凶卒無禁於飢渴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耆疏寡奉生贍己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衆衣被體鷄犬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羨者乎在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誡具存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即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數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敘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灋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删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谷選官府儲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

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興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即高僧列傳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搜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屬也紀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說家與此二者易溷而實不同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往往在焉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摯虞畿服經至百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纂述即未必成一家之

戢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太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沖韋述世多稱

之大氐周漢之微智役愚魏晉之微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即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畯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與阜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格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縢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雖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殽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爲糾繆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幷包衆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詞薦撙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蓋九流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

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遷敍諸家儒者才居其一被未得其眞而即所觀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敍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淸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亦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淸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淸靜之旨趣僾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謬乎夫道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脩然玄覽獨立垢埃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鑒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敎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删次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氐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日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僻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溷其教如雕題异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祗之遏羅曲防以自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珠宮梵筴殆徧天下不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删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疏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觳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概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蠭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馭四牡橫犇而欲以和鸞節奏救泉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況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覈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誣功實難以爲國矣昔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

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俟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而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僞儀以令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說乃蘇張睢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辨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蘊實錄對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作襍木上亦其義也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紛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粹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假詭幷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櫝梨橘柚縮屑濺齒日陳於其前特以發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卽軒懷几遐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瀉鹵疥至西北爲甚雨澤不時瓠倚耜而待槁霪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鼎鬻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皆窳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譴播殖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雖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播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

主之譬之菅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峙將軍羽林棓槍旗弧騎官陣車鈇鉞積卒靡不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蓋木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尙伎巧者習手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鋒刃而無瓦解之心則豈衆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時消息發斂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遂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爲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厤數家

古今善治厤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筴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刊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厤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綜爲至言顧必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厤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厤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蓍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古者以此明吉凶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譏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遁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敘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弟發陵書皆世所嘗有歎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實王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脈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盧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六塵伏性七竇移情衛生齗攝機速躓接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盡廢耶第方匪對證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賤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廉矣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桀全遂而偏長小藝足以常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史有藝術篇今甄列如前儒所稱猶賢於已者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强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

鉤玄提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措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叢雜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乘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論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誥戒燮伐則威震雷霆赦而春日同溫敕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敕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雖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

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櫽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廉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非繁辭則何觀漢志藝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於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即無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著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諷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纂尚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金聲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傳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苦其淩雜棄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願正好惡

莫爲作之周雖解亦不易故長編巨帙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能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冊）

澹園集卷二十四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緜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亦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齟齬老此矣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陣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箠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發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莽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卯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敗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强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黨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挐舟抵賊岸緋衣者跳浪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駭愕稍稍自引去

明日賊渡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陣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縣苦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睨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鉤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謠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歸歲征六百有奇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幹貲令子傳業地於姪子姬訟爭之朝言念其聲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贖行至門反輸情自服甯疵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選長安邸嘗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嚴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涸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貲地不肯卑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病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閔不下聞鵲聲揚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

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脣於媢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逵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淡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倘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於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稚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出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詩謂乎乃就屯留學諭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諠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貲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登解登進士者項背相望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嵐州知州州苦瘠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反之以寬民德之衞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壤薄斲爲扞虞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甃財無冗浮役無能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

欲留之不得爭請像祀之至忻知非嵐比爲設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諳惰窳頹靡爲之一新一豪民猾法痛懲之無貸時有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挈以竄里人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關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垣牆有功薦於朝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郡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者卒歸大夫龐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三上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危非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然奉冊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沒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存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郎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歲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氣雷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蕭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敘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問及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闓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觀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嶺獞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獞衣雜桀輩與俱出入識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曷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實導賊試招之出與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讋溺死羣獞盡公謀發公塚公弟日夜驟增其壤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塚迥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塚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慮公爲擊登聞鼓雪之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窬管石中動以萬計輕囂宏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建議設總兵并仲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公初至謁督府即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如炎奈何先失吾令公撊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而不設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寬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劒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睇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紀婁思推誠已貴凡所以卹賢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撫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臥以兵衛從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發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者創痛仰閱燠沐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寨倚懸厓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覓羊數百頭帶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機石纍纍飛霣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跳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於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鎭殲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宿族此誰賊而馳檄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荊棘中猝乘虛爲至吾事

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輿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擣巢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爲動曰殺賊乃敢螫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死且不顧甯顧家耶諸軍皆飲泣自誓公乘銳崩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計氏而公即晉爲廣東按察司伸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躋者五六百人賊積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詗土人得其尼寒夜從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複木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雖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諸歸路夾而殄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嚮兵目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橋踰者振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衆賊犄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擄略無懼意公遽物旗第役顛設奇制敵賊首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澗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過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

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溷粢糲食若脫粱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險徒行至數百里不劬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貲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讒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辯黠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婞婉自二源之役廣贛所督府主之兵馬錢糧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闕上書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慴公稜名已久至是皆辟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斷是聞無斷則齏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死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沆食於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支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爵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結倭北連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

41B

雄豪踶跅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死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丞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嘗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慨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微狂狡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死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嚮余伏讀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犂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參知其本末因爲含悴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媢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藹奇結隤所爲成其志者嘗以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揚之眞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

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寐終日業業以從事也猶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況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愼爲詭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謔行己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兄弟妻媵易女凌齋僕與皁里鬧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川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甯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

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饑廩私金以餉後知之歸其金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貢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眚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彜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淸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騾蹀蹀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簡齋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稱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逭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廩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死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勃谿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閒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甚傷指示眾曰即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卬頷以頸受刃耶凡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猶往公甚切其婦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疏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自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貴大指不苛細民譽曰起調繁宜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得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糶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衡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吏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黜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并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己亥視兩淮鹺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骸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親禮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且課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

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爲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聰張力自求退歲居餘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强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錮贓議禁私

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簿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覩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脈俗畢治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菜魚疏食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與祖兩爲嚴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濟成至其學學好學所借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濟寡欲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邦之耆蔡者非耶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閒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

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師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眞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能不用而公亦奉賜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罪四人繫虜以累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

於衆寡而俾戮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於上四人得出而逮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即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爵謂孝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濬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对奔贈尚書公訃第取絜衣

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眞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雖庭謁禮蹐踣久之公聞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簡得精銳八百人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背禮乎司馬郎誠不辱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蹶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奏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食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曰彊諸官入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

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勅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罷尹官奏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庸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之撫乃以告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修檄忽陞擢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參政從督府談公鹽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補嘗按廬有賍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謫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捧入京袁州胥子風公媚己可驟遷而公若不聞也已乃

遷福建參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銜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譏讒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多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視漕政廢

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斷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竄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詔賜賚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勞張某繇左廣大帥選愞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幕兵變殺一參將自晃而走倭公聞變即遣中軍李帆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册立今上覃恩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旹子廕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詔報貤封倣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議異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上謂公闕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上愈重公凡圜丘方澤親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江陵相

父喪不解政怨傳中旨各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牖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喩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恤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任國事然甯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搢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畫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上念公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爲唯負先尚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尙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年下世訃聞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臣致諡諡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爭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韶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

豈可以世俗闚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渴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政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傳而生溪橋公鉦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激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叔果次即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宏肆即醫巫星歷輿地之書靡不援討癸卯登鄉

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鹽場土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一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哺饑者存活數千人雖直指諸鹺法於公公請築沙城捍禦潮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計在築堡眾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强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既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詐訟蝟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嚴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藪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姦狴犴之風稱冤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世廟賓天非皇帝從裕邸入大內先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史姦弊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脩而棄先存者挾與援欲帶銜署銜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滾亂予蔭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虛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

耶力爭之敘於錦衣其强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士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閒修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彬蔚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減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塡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稍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眾如江應晴陳習朱先甫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塡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

半天下歲儉業不支而益之稽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之爲開孟河浚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集川閘水車輿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於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義在公車屢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耶歲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公堅臥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

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歌聲爲影相間錯於蘚容川色間蹤如也性嗜義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王廟鎭甯樓鎭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捐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歿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餉之間無虛歲卒賴其力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吳會貲脩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死生輒獸駭而鳥散如公。衷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濫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啓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璽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守貞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識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侮人形聲伺公獨臥將寤之覘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

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公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蝟起公至按籍牘讞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肅然會勳臣寇有功賜誥命今上改元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上方妥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讜列其罪狀而得能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主上沖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己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謇諤三慎名器四戒紛更

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譏公無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陵恐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逮獄訊翼其詞引公傅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而闕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委咎程任卿汪時二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例諸言事者籍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讎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上大寤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公意益發舒舉遺賢叙冏籍贖贈典書無虛幾上頤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公慮朋之爲寒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口詐譎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蠹以寬瞞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恣爭恣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尙寶者二載尙寶晉非僚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憚公各

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試大僕司農請爲直支邊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已而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或慝開邊釁邊吏持千金居閒爲封事洒家甚媒公廉得狀立召而廷朴之遂以提朝士多公不慨納言而亦知勢殺下不能久留公矣不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儲政公取記籍鉤考斛斗之弊爲成書所經畫皆利便垂久遠者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公懷昭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冤未雪吾何顏立於朝乎乃上書自見冤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歷三載滿考將奏後進者不諧公時巍大節見謂雅自持約畧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天子用部臣議贈工部尚書予祭葬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君不必竟其用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未滿者而其交譏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備撫弟妹恩禮成篤念孫宜人殘薄自章服外不御紈綺配汪淑人以荊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不肉餚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閒褒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推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也惟諸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尙書折衷春秋蠡測

讀論勿槩閱史隨筆日札家譜發稗隨事排纘而在官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宏甫子作二朝編年悉其誣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世儒術行誼政事氣節蓋備衆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甚迫夫柄地易讒論伸而險詖者亦往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殽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心之謂何余公十蘇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信矣

當國寶傳

國寶當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衞始爲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嵩埧丈夫子四人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疾國寶爇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書無不曉解玉岡虛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愼許可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嘉靖癸亥財弱冠耳南宮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餘於官三祇就銓埒於科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實爲第一人闕見然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請重蒞其曹者多名賢國寶間諸公緒論以其餘力發肆於學其才名蓋駸駸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猾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貲變詭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港多巨盜驕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參令輿國寶於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袈入其阻圖上地形幷所爲芟夷建置諸甚具兩臺報可於是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寶以條局最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韋慳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洎歸甫兩月而恭人卒

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爲孝感之致云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耶其永慕如此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搜討最後獨往天臺先生之學與一二勝友切磋究之歎曰吾疇昔所爲殊孟浪也蓋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爲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爲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擾其心可敬也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於家

太史氏曰余鄉虛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寶乃國寶

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虛公家貧好蒔花爲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爲寶所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耶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絜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於衆用不乖於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遂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不然用雖不適於人而人雖不適其用此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聳人之聽觀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世之芬芬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質行不爲龐異卓詭之操而一衷於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旦以及終身靡不式於繩規而衡於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晚十歲始就外傅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淚涔涔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於鶴洲錢先生稍長計游淵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歲祲諸姊暨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勌恐傷爾母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都試能而樂孺人逝禫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必絕卽歲事之脩

潔未嘗不舊衣也始玉溪君性嗜酒先生預稱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而歸先生必于河干竢扶攜出入意相樂也又慮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愼疾字遺玉溪君左右云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貧能先生居恆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潸然傷也樂孺人病亟索羹羹糜不及食自是遂罷羹嘗貸金於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姊夫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毋靳也玉溪君少間依陳氏後陵夷甚歸貧於先生先生卽推玉溪君意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廼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嚴少軼閑謂禮範何因難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跽長公而數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敢擧誰爲嬉者泣而撻之諸生皆長跽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義事娓娓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室宵火晨雞無頃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而祖日以是望我我弗克副兒廼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德之貽還殞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僮僕不耆非吾子矣長公長跽受教先生乃大悅長公又請先生自爲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某自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爲一月之遊先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蓋不以今昔人已異際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爲

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簀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不談人過若愼守之噫先生素履遜行若人所能辦而始終無泣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里閈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驟然號爲異者其亦可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暘里以覃恩贈登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京大理寺評事

壹捌[illegible] 96 1冊
43 A

濟園集卷二十五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傳

江甯焦竑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良始徙閩之邵武爲建甯人十一世而爲教授月洲公諱某君父也君爲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藝自奮拔迨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節槩重然諾大爲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抑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言而忘其憂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弟友晟生三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歿汝其探篋而分財令

吾有以報地下君涕泣受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确者久之叔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㷀然之孤能無暴露乎君泣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帑無遺筭至瞷人之急出貨力如棄稗秕有來市粟者市議直未入也而價忽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饑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是時富人方擁粟冀爲利自君以高貲倡爭相慕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其事於朝詔賜承德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伏莫敢救君獨挺身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老矣因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督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饑儻不刻厲而恬嬉以取是羞余也遠近賢豪過門講義君釃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老不足以奉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溫溫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訶朴其待僮僕也亦然家人烝烝雅飭其孝謹卒如君不衰萬厤庚寅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語其子弟曰非熊君之行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歿而吾無所仰以爲助君非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其有以也夫子禎麒皆太學生祇有文行與余游論曰世之擁高貲稱素封有不能竟其身者至二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何足異而世卒枉義挈挈以覬必得其偶得之者又錮而留

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己濟人器不爲恡惜非賢不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也而尤亟稱之祺請其父事行甚備間其鄉之游此者乃以爲良然故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瑯琊徙新城至某以明經爲穎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參議釆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公其次也少亦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郎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顧而屬公曰若其善

親之喩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公卒於貴陽偕伯兄徒跣之京師新郵典命分宜當柄非重賂不行公歎曰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上恩非孝也即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荆州府推官挈扶太淑人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即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察隱燭姦彊訟爲之請它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湖廣鄉試得儁鄧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御史下公鞫之證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悛竟錮高牆國除丁卯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名授刑科給事中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黎詔廷臣陳邊事公有重責實圖後効疏時議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

左偕禮部員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冊封鄭藩遺賄卻不受擢禮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旨奪俸者再念述太淑人久請假東歸庚午新鄭入秉國即家起刑科都給事中進犂功圖表命錄皆留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論戍新鄭亟援之使所親道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鄭不能彊也蓋華亭公既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不可德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擢太僕寺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資爲之上下憒閒儀節廢闕公申舊章絕私謁朝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貲望當開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改南太僕

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記於馬政三致慨焉頃之轉北太僕丙子擢順天尹諸輔邑苦勢家倚占影射徭役日繁公嚴編審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歲久廢學宮亦就圮繕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閩五方亡命易蔽匿爲奸公嚴其令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民民大化服黃梅舉人某以毆知縣從化外舉人名能文楚搢紳多爲解者公曰有三尺在吾不敢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知張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宇度欲重坐公知其枉也屬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旨捕妖人曾光兵備道繫塗人令誣服冀以市賞獄具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

大體皆此類已卯三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沈虞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廕子象賢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就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音三錫公顯揚至意卒乃大酬云明年轉左奉命督倉場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例亞卿去輒補無虛位待者益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辭乃得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適六十矣而太淑人劉安公養益善匕箸是歲公率從子姪一以留晉令一以保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令大計入覲兩弟並以尙書郎過家朝太淑人堂下更上觴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膴歸衣服食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

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窮乏卹孤煢除途梁歲歲行之無倦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以佚曰所以使若守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無敢逸傳呼會課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受簡廡下香爐而文不就師弟子應應若無所措故相感厲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衆上自戊午辛酉而後弟子從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十人恩選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烈以功名自喜一時邀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止次公發姦擿伏精於吏事則嘗以寬爲瑱規至季公不以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四遠語云是父是

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卒萬厤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元配于繼路皆淑人子象乾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孫五與耔與瑞與齡與胤與繩曾孫二士勳士晉太史氏曰楨幹維邦必徵信於喬木羽儀閭里恒資範於名家紳蒨奕世既蹤繼數功言踵美抑又罕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莆坂之楊纍纍晨星無多屈指何況兼三立之業擅千秋之名祖孫父子迭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illegible]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而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之韶傳信於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穀軒周公方丞南京兆時旱歲饑輔閭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賑於朝余讀之蓋泣江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爲動余矜曰公之所爲請命者吾鄉之人也而可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並下二邑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乃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即世余交公久稔聞世德乃爲作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十二傳而諱頁者遭宋亂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其子復從南街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壯棄世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伯諒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養授徒爲塾師

母苦河魚洩數年侍牀褥如一日衣必身浣溜以爲常父衰不良於行每身爲扶掖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衰廢禮晚節行益孤潔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死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益興僕穮稱素封之家矣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面指數之人有忿爭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祲出穀輒減其直逋負不能償則焚其券逮邑饑賚術以活饑人甚衆推至匈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蘇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倘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篤自王文成公倡絕學海內嚮應之起宛陵者首公爲學以求放心爲宗始廣學宮名藉甚四方來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縣堂

僕偶擷傍舍蔬公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筴道拾遺金不發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獄人獄非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校士錄公高等而殿汪德懋將奪汪廩廩公公曰世祿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得封公篠學官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後十八年而子希且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且學者稱穀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額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適有金甲神易予骨以去痛不可忍頭痛定而病亦愈自是肌骨豐瑩神亦大王乙卯鄉大比士公卷以數盈不得錄擲於地未幾復在几上如是者屢同考官駭甚以白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家亟錄之壬戌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繩削故人多畏而愛之丁卯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熙久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聖躬辭旨嚴正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特寵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擯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官冀斥異己者非制也公

得報聞作大洲趙公力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常晏如萬曆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柄相所斥宜召用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效請罷內閣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貲正士習疏三四上時屆忽幸西山賜金幣者再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多其公奉勅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還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直旱乾疫癘盛行籲天以祈天迺雨疏請發例金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一耳公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賑之偃臥之人得有起色實公之繇京兆衡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

手公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迺以年至論公一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碩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冀一望顏色有不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鄒文莊羅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宛俗惑堪輿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貲得善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喪與厮養共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葬大父夕雪益劇公結茅楄柩傍虎咆哮至環茅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云公歷

中外夢寐在丘壟比歸則修譜牒構祠堂置祭器若皇皇不及爲者族窶人合獎公爲其居食計得不轉徙嫠婦苦節而以孝聞公自郡邑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令有寒饑亡不令無棺槥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溥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溥爲諸生有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

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祥榮公而下施不蘄報壽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其絪縕勃發於京兆公豈一日積哉一洩而人報其德如決纜然蓋源流深遠矣迨按其吏業所糴不滿十穀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業而遺於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余且曰冀周之興也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慤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衆止言笑自然應會卻紈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即髫齔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雅多病日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死吾何託爲聞者歎其奇是歲受業外傅羣兒閧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入燕經古賢遺墟欸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樵豎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訓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夾出塞上從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慧辯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關之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盎過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瑩質文爲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趨語默當得其意旨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眞我也繇父覩之且得爲眞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覩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

太史氏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竇子者也其去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著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壓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顚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乘願而來也童子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竇純齋傳

往余僦廬在婁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騎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薪以燠窗紙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詣雖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糟足饜饑渴已而疑吝冰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惱心舒意闓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迨余歸以書相諮問不絕不謂君遽棄余而歿也君竇姓諱逵甫字仲章別號純齋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谿荊川念菴諸公爲縉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荊川令從孫一麐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爲子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仕又能舉其職業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費省而功倍督浙西運總時轉漕艱一大亡其衆卒責償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

甲運五更數事著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詿誤罷歸居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被省檄署閫關已長鎮東關所至厚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厚黨援勳閥故三政皆積歲始遷最後遷廣州防海參將會二三茁賊剽海上撫臣翼張其勢博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縲可繫奚煩大兵爲意遂怍迫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戮樵餉冒功級煩言嘖嘖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事鹿園公母方夫人備極色養其歿也居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忌貸則徬徨涕泣視始喪時無異也鹿園公遺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老事庶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廉甫幼孤食貧君成就之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嘗不傾橐以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孚番游學宮譏之曰世輕武人不知書與蒙刮目固讀書力耳汝勉旃暨邦孚蓉齊闆率踐更卒人衛適島夷蹂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條議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襞襞中窾而閩府萬公世德請於朝願得以邦孚爲樓船將軍援屬國是時邦孚舉子未兩月也姻黨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治裝行千里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閒居念不忘國自礦稅議起市魁賈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君間語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顧中外久弛兵汝胥詰戎待變乃其職也每接邸報視令下便否爲憂喜時時動於顏面其忠

愛如此年七十有三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箸非涉死生之流也君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機鋒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祇以大鵬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絕靑雲上征帝庭而豈與尺鷃校其尋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令爲狼山副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太史氏曰朱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乃子謄之梵學寔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絕似之世之游方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訢病而遵途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遺憾也夫

上關朱封公傳

自序序貢舉之法行閭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挾材者始詘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患無材耳譬之鎔金爲鐘即未必震越渾鍠聲動遐邇而揚淸播英亦必無所見哉若上關朱公是已公諱樸字子範新安海陽人竊丱失恃遇母黨親輒涕下不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旣歿水漿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儒自見顧家仰賈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伯兄商淮楚即從伯兄淮楚而制貲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貲中詘廡棠邑淯棧可居復制若干緡予之頃之業漸起伯若季相繼捐館令公爲周旋其家政持綏赴急情款殫竭最諸孤之才分授以業年可就傅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成均如己子追諸孤能立悉其產中分授計簿於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嶄嶄見頭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書爲士將託以其志嘗曰公藝九世同居道在能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貲什伯他賈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野楓野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祓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頹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推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家族之窶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

矣越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毅而砥之舉鄰其[illegible][illegible]骨由積衰其風銷水齧無已時買地坎而甃之橋與家道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其州從學諸生與縣院詩大役卒捐重貲爲倡微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時券强者不可勝算公年旣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得而不由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衍於得失欲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斷海陽築上關以老爲扉齋扁曰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忻相對每燕集諸子若孫竹環列或匑負兩聲人兩聲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發眺爲樂年齡旣邁聲望對鄰鄉人無少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

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爲孺人暨時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遜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爲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舉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急困爲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骼埋胔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領之顧歎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聊以罄吾心耳客皆歎服乃罄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盡醉出門舉手曰公眞福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寵家用家聘用仰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曾入黌校爲諸生若數人語在汪司空部都諫金廷評銘表狀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雖於世無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槪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詬病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藉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之懷瑰瑋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淵字汝江新安休甯人其先自唐學士依仁世居縣南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某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授經蕭山王某某微聞東粵之學與處士譚間及之業技種於識田中矣迨長質頎牧髯目光如電望之凜然會島夷變起處士得許技擊吳生延於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譙之處士跽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憲督兵淛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投以七策胡以其布衣不爲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聳然異之遲物色其人而處士曾遁矣處士既負材歷所施用則託於賈以游兼主頓孔刀之謀而錯綜出之貲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春千金古崖公佐其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爲新閭稱貸者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吾卽以廉賈起家力本之謂何課買田樹江老爲市徙業鬻田嫗歔息聲卽還券不責其直嫗堅不

肯受三反乃倍直而收其田性嚴急約儉僕如束溼薪一日盛怒髮賁爲豎處士弟遽持鏡向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爲柔而猶陽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有伐其木者恐詈發而怖也躡屣徐步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柱下已又師竺乾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藩入奧不自知其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子時中於龔而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節語子時中曰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問玄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

乎此三教之缺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沒萬歷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謹爲流俗所姍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僧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孺人傳

孺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文衡文釆文秀文顯文烈五人洪翁初食貧孺人來歸家四壁立孺人能飾亡爲有餘而若自然舅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遺姊相給姊見泣謂曰嗟乎主生溫厚胡渠能堪此孺人笑曰若毋詩頌即貧甯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戚也蓋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蚤作晏罷以爲常久之翁家凡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歛兼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事孺人每烝嘗輒齋沐治具籩豆菹醢無鉅細必躬親之客至翁留張飲雖邂逅集語重觴累羞殷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人力也性溫夷順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襟與語足不踰閫閾過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若子孫

有微過從容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諸於寢命之曰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琅其樂即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纖縷甚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寖昌焉某也不善其子姓寖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里中稱佳子弟者必推轂洪氏云文衡以今己丑成進士方謀從京師陛省覲而孺人卒於家

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猝步間材具未施用而能以難覆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覘孺人之內教已蓋婦姑子嗣不狄其藉而能相依有成者人之恆也至空手擲孩孺心教意傷隱然律程以亢厥宗則天啟其賢以庥洪氏非婦人之恆也往孺人病文衡毋絕文衡乳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且封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鐄系出晉光祿大夫循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儆而有法家倚以辦逾年舅沒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窘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療困也不得已輟業則

孺人脫釵珥屬君吉有善徵貴賤者一見自息此珥願相百緡一矣君遂跳而走燕城觀時角智效計然之謀孺人翁自力持緩赴急以無遺反顧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矣爲娶二媍孺人不難以身下之管筦鑰釜必親不以煩二媍也久之知二媍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矜曰拮据而獨處羸也至其羞賓客簠簋籩又無矜日賢勞而推讓分作也二媍無不心服者事姑聲色無少遜所進衣服食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予所以報耳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爲之出後亦未嘗索以爲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於族親尤篤宗叔並孤捐循之爲納婦授廛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母者育鬻收恤不少置即家人詐語不爲動當是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衆而黃谷以善聞於鄉然黃谷稱於人曰是吾內之助也事黃谷君聲不揚厝無反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己出也相諸子材器所宜命伯仲世父業季若庶攻博士家言夜籌燈以機杼佐讀取珽與書聲相聞意甚樂之衣布食菲爲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恆善病庚子益劇諸子籲天請代季封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旅邸劇至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滕子無所勤顧復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強起召子婦開笥出數緡命之家事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如此緡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

厤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仰封股者庶子重芳庭芳與余宗何明友善而謁余爲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美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爲尤難置滕而喜滕亡而憂視其子即出毛離裏不過也江汜之悲不以小星之歎寄征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謂爲美談而詩人戒之晚近世教不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妒媢以安滕侍之繞簉使爲君子雖位分俟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惜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爲列之士大夫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妒前一女子之不若其亦可泚顏也夫

節孝王媼傳

媼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棐舉孝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媼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卒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壻得王君者委禽焉時兩氏家比素封媼能不以溫厚自怠紀綱夫家至酒漿組織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菴擁高貲倦於學也輒從臾之曰妗人起家計硏爲子地也子能以儒術鳴微獨亢厥宗即區區子姓且有藉焉節菴大然其言因賓禮之爲益者之友自是有司督學使者重節菴文行以異等遇之媼之內助力爲多會節菴瘵疾日劇語媼曰病不可爲矣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爲依吾目瞑矣

無何節菴捐館舍媪頓踊呼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衆覺防之力厥姑捉涙寬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顧老婦與伯父母無終藐諸孤無與處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媪益悟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髽免麻枲以居當是時姑與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媪曲事之食飲被服必稱所欲家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相繼沒媪率其子襄事如禮世父二子幼所以撫愛顧視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媪丈夫子二鑴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頭皆嶄然能自豎而伯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媪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王氏有子矣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朝并復其家媪年與格應有司上

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表其門媪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媪事兩尊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睦之美主中饋課詩書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媪者起節菴於九原奚愧焉媪於母張業世其節而女歸張良玉亦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風也

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故江漲待符貞女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毀命陰妻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輊哉然一日之決易而堅忍終身者難昔智伯亡後豫讓以一死報之至程嬰者匿孤山中後嗣立而後已非讓勇而嬰怯也彼皆得所處也而嬰之艱危不啻什百於讓噫此可以論王媪也夫

韓節婦傳

節婦徽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空中宇公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公選壻而得韓生應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百日也而韓卒媪欲絕下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不爲韓氏如綫者地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異日者何以見地下媪强惻悲而起修婦事薦湯粥滫瀡惟謹而姑乃大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愛其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即屏去嬉遊督就外傳其歸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一燈熒熒至丙夜不休司空公歎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

能代而父耶亡何孤又殤媪乃大慟曰吾不幸而哭吾夫今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僉應蕣兒曰應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立媪獨內斷於心曰夫爲嫡子母當以嫡嗣乃定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軫沒媪捐貲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視者媪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又取而撫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媪出也起龍之忘其不爲媪後也蓋均母道矣居恆無璣翠紈綺之飾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建宗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靡不秩然者闢書院徒杠圮曰是學者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耶亟庀工繕之且置用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媪年十七

而蹉跎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日也方孀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即父若母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奉無子而有子韓氏絕而不竟絕也豈獨志行足稱即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孀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孀年與格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覩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滸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熠末幾熠沒遺幼子恭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恭生丈夫子二

長伯達次世卿咸蔪蔪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穉學績行能亢其家聲嚴駿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肅肅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衣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己出每歲賑孀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債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强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輕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與節兼茂者乎即此以論母可

以知其難已母諸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勳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勳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險廉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寫直必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羅囑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廉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常將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辭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

二郡事龍賓殁子孫至寔不得黜當五季而勳乃生遯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頗性膠柱譎爲城旦舂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醇如也勳世業鋏槧至是得師匠琴範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庭珪以豹囊戒勳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勳面貌黧黑不爲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閎儒席珍摩厲以須今寓內同書可乎勳頓首曰臣以黜黜被收憂心如擣幸上磨礲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遏景逵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張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沖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黝往來翠畫體爲皴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奚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庭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足負固而惡黝之加己上也譏曰黝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黝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黝而如紫玉脊有雙龍文分香嬰人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黝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黝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楓往豈其尙同雖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黝驅黝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黝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黝與李氏謂耶

濟園集卷二十六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猘牙爲姦利世號難治京兆又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余弱冠所親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甯愛禾也於是舉正蘗任貪搜斧斷姦吏咸懍懍奉法請託不行一尚書以事屬怒曰臧吏敢爾耶起奪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輿臺傴嫗嫗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內外部署勤盡得人

爲盛余淺源亦幸與焉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悽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嶄嶄自樹一日之會城直周藩邀增川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勳文選一切戚畹人夤入私謁分宜柄政子世蕃以鬻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擠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參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甫涖官卒王慶率眾以夜畔城中大駴公知慶有變姿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擒挈輒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亡所得水公相廨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祲民苦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踰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陷公奉敕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紫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礌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砰作呼譟震巖谷

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翦大憝如遂上埽除公勞爲多捷聞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兵則務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荊守趙賢郎中呂需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上初元累疏乞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親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撫兄子如子贍族寡婦若祖姑生予裴任殁爲殯斂而又疏聞於

朝旌之綽楔邑博士旅死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錮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宦蹟著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籍者爲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子男一即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克燮克稷克契克伊克傅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沒萬厤壬午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天子震悼賜諭祭命司空治葬城西南原於時少傅郭公既銘諸幽矣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侯侯明造蠡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擭悉流寓縣自公爲士日勝巽書率其所學以綏閫閾稽面即戎貔貅豹虎指揮進退妥若兒女武虓以寧文懿而惟有偉劉公碩取其長公文峙施近而蓄穀公武臧揚遠乃泰蜀帝閔弗靖眷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帝曰爾賢作朕股肱三典喉舌讜其啟公將金市珠匪國之病公曰吁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踟躕翅翔藩臬公心日娛謂久且信用倦以處嫁節完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周公沒廿年恫如始死撰德鐫珉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葬澤塘土原其兆爲墳與家所卜形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爲以進士高第起家歷官太常於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沒則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揜坎則望郎姜公爲志若銘旣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往矣志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湮滅無以示百世也復豎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爲辭余惟人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盛美而永邱壠夫非不匱之孝耶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之意太母貴之自出父河泊君以貲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夫偉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予凡子會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設酒至邁太公於門大

奇之曰此吾快壻入語正科公郎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女矣時無塞俯在傍兩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氏裝貲甚盛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奉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餼學宮日孳孳下帷閫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仁吳康齋先生以文行名於世太公嘗同婁氏兄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有內助也亟稱於人聞者嘖嘖楊氏有賢婦矣正科公視篆久頗自厭薄詣郡守求解守以楊氏世國醫自高皇帝迄今傳已累葉奈何一旦斬焉則罷太公諸生令赴部襲父職太公入京師游公卿間厚具謁贄又廣市書歸則盛治先世烝嘗費不訾會正科公卒姑若王姑繼之太公亦復繼之喪車

四駕楊氏之宅如埽矣其時二子未婚三女未嫁太母乃出外宗所遺裝兩贄贈三結褵而又慮二子無以生也則易所有及楊氏產得千金付伯子爲計亡何伯子大亡其財太母以爲吾兒數奇爾遺勿問太母少長齊腴一旦貲斯識處之怡然中外聞者以爲有母如此柰何晚而食貧於是太公從弟雄斐公司訓諒方伯謙及諒子惟時時遺人問餽太母以爲常故得從容程督二子而亢其家聲年八十有三而終至今邑中言內範者必歸之可謂賢已余嘗觀於家之興也必婦德貞一凝承單厚而世澤乃延太母之於楊不以貧富有亡而家道常存也其課二子不以隱若顯而令善常積名常聞也貞一著矣太常公歷位顯融雖所自樹立而實太母開之嗣令以徃福澤未艾如日之方升則貞一之致也獨形相也與哉余於楊氏有厚望焉以是不辭而題其碑曰此有明太常公楊某曾王母之墓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世有四德六行秘在彤管淑慎方乎古人鄉國推爲女士動有懿範沒而可思者其龔夫人乎夫人趙姓世居楚之江陵景泰間占籍公安因爲邑人處士文深之女贈中憲東谷翁之婦河南左方伯春所公之妻鴻臚序班仲純舉人仲敏禮部員外郎仲慶國子生仲安之母也初封安人再封恭人最後封夫人三命茲益恭夫人有爲幼而韶異長而婉穆蘭襟內映蕙質外朗由是宗姻延矚遐邇騰譽選於令族來嬪龔

氏爾其歷堂仰侍由房下撫非儀莫彰恭舒非得時中憲公之喜士賓御盈門錢恭人之被疾醫巫踵至夫人不離脫釋耳以厭客申晡明而代母孝思維則道其遠而內展方伯公成進士官刑曹爲置側室高副爲關雎之義審以求賢小星之風仁能逮下迨夫僉憲豫章備兵鄖甥一則減敵朴而參高涼之獄訟一則勸撫綏而綏渤海之詠伐卒之邦有祥刑兵無濫殺窒夫人之助爲久之方伯以通泰兵備晉河南左使宦業既著子姓日繁夫人上以知止規君子下以强學勖後嗣疏傳揮金洽一鄉之樂泰瑛垂教流三世之業故子孫嗣起彬彬爲藹藹焉或何傳於甘殿或司輿於夏官或學序雍容或公車騰進即劉殷家興七業柳氏亭參五馬不足多已斯時也夫人綸誥三至渥恩洊錫朝廷美其揚名閭里羨其多福乃身卻綺繡手勤縫紉每晨昏定省必嚴教督曰自吾婦於爾家未有以纓緌著者今爾之有皆祖父之餘也子若孫尚無識其餘以長有茲且又曰乃父積既厚拓田廬不蕃畀若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也其無專食焉而忘乃父之志於是野有田園歲族人而同有廩餼粟帛散隣嫗而無餘其明於大義如此晚節措服玩斥愛染闡津淨域皈心化人法海汎乎仙舟檀林游其智刃斯又物外之賾觀非區中之常懸者矣辛卯二月四日適感微疾輒瞑目西嚮恬然而逝鏡奩不御珠匣沈光態茉萱以增傷瞻蓼莪而罔極嗚呼痛哉距生正德壬申六月一日享年八十子仲純

娶祝氏仲敏娶袁氏仲慶娶封安人陳氏夫人出仲安娶毛氏高出女二適袁某曹某孫男七世誠世煒世焜世煌世焯世煒世獲方伯公以某月某日葬夫人某山之原禮也先是觀部君以御史建言左官白下與余識討爲文字交至是以其甥袁太史某狀謁余爲碑嗟乎文伯子與之親賢母也而婦德無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靡述孰能滿明賢懿聖善淵良垂閨壼之深規弘庭闈之至範宣昭譽問若斯之盛者哉江漢來同邱原鬱起佳城白日儵逢幼婦之詞壠樹青松或表賢姬之墓銘曰

嬀爲堅裔趙乃雒後望偶德齊榮其婚媾旣宜伉儷彌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象服魚軒從夫仕路日有嘉言從容披露佳兵靡祥淫刑兆怒如耳有瑱退不霍痾猶明止足早勸懸車殆辱是遠巳闕日娛萊妻疏傳光照閫書婦事一時母臨二葉禮能上載恩逾下接江汜均慈鳲鳴一德祥開夢兆服媚蘭蓀女歸名族男服明恩絲車齊軫畫戟盈門七族承和九閨連慶無稱不臻有譽斯盛文衣莫御智帡思矩法流方衍電影先過星燭玉井月掩金波珠履雲滿粉壁塵多羃帳虛嚴蘭房幽寂樹暮煙淒瓦寒霜白象設空存褘褕成昔悲風夏水古木龍州繁箭淒切輕旆夷猶廚牖猶烈珠匣誰收大化忽奄不朽者行采頳趾美鵲巢作盛慕切寒泉哀縴明鏡彤管摛詞千載流詠

泌園集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公諱流字在中姓黃氏別號蛟嶺先世澶淵人洪武初有唯政者選內黃又爲內黃人公子大行君登己丑進士余與同籍余賢重大行君因嚴事公云昨歲公以明經謁選銓曹杯酒過從雖春秋高矣而神甚王笑談終日夕無倦意其百歲不啻也尋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訓導堂邑慓東省而與內黃錯壤公之任取道於家大行亦以使命至姻黨宗親門生故舊以次稱觴爲壽里閈間嘖嘖歎羨以爲盛事之官才一

月而病耗至大行馳往省之因輿疾以歸終於正寢嗚呼惜哉公考槐欽天監訓術有隱德歲歉不貲逋負且出券焚之曰無以此累其心也課子以質行爲先公能仰體父意讀書學古毅然以賢士自期待西北數遭兵燹禮法疏闊公居母周氏憂哀毀骨立水漿不以入口久之歲時若諱日祭輒潸潸流下不休余鄉司徒盛公好古士也按部內黃悉公履大加歎賞以風厲多士云繼母井家族零落母與姪嫱然食貧公於其舍旁置膏腴地歲致十餘鍾贍之佐弟源輸粟入貲關會暴卒遺孤三長者七齡餘在襁褓中公撫之無異己子後孟若仲爲縣諸生有文名而季亦能孝弟力田靳靳自豎矣公謂關生世亨曰吾一子三姪薄業無幾必爲四分給之無俾其有不足之歎易簀時大行跪請遺教第云爲百姓作福而已他一無所言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元配郭氏扶衰出泰合其孝慈賢名臨一時後公十有四日卒公生正德辛巳十月八日卒萬厤辛卯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母生正德庚辰與公同月而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曰吉士即大行君娶張氏繼亦張氏女二適黃四劉張四位俱縣諸生孫五龍文鳳文麟文鵬文豸文曾孫一大行君以十月廿八日將合葬於高官莊之原函關君世亨狀求表其墓余不克辭則爲之書曰嗚呼世知孝其母者有矣而孝繼母者爲鮮知孝繼母者有矣而孝繼母之母者爲尤鮮公母人之女而不遺其母買田贍之應仲華之梓樹宋過庭之泉水甯足

多乎追子姪分財寔益多寡抑何其慈仁均一也夫幻形有盡而魂行不朽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徘徊瞻拜者知公夫婦一德齊尚而迴其浮薄以勉爲忠厚者其在斯也夫其在斯也夫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友人檢討周君上封事請旌母節并請予告歸葬其伯母纍纍數千言情旨絕痛余讀之爲吁晞涕淫淫不禁也略曰臣如砥生九歲而父偕母于不食旬日死臣世農家遠城郭母率天性不自知爲節人亦未有名其爲節者逮臣長有知識不離剖心以明母烈而以部例事涉久遠無得槪奏臣今濫竽侍從滿三年考臣父母俱拜恩贈又以令甲命婦無旌起

臣母之節前束於例後束於贈而不得一表於世也臣甚痛之且臣非伯母孫無以及今日伯母撫臣兄弟若妹恩罔極而臣未能以秋豪之端報也當臣與弟如京舉於鄉則伯母子如綸先舉而臣有養不能加之豐及臣選翰中秘書則伯母又以如綸考最封而臣有爵不能加之貴伯母乃不幸死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得葬其身伯母養臣及兄弟及妹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伯母撫臣三十餘年之勞而臣不能爲一日之哭是得爲有人心乎臣不及躬訣視歛今幸主上恩之令得以一撫棺賜疏上下大宗伯移文所司核母節旌之而歸葬伯母也厄於例不許蓋孺人有子水部君能自爲葬也無何水部君以書屬余表文林公暨孫孺人

之墓余服闋君兩尊人義甚高其爲辭乃撮其大者曰公諱民字振卿父處士娶張生伯仲繼呂生叔若季叔爲公季爲檢討君父公性嚴重於孝義篤至七歲授經術書屬文稍長涉獵羣書甫寓目即成誦同舍生嘗揭歲厤一紙從醉中强公一讀詰朝誦之甚悉也補博士弟子員名冠七庠累舉省試輒報罷會季早世絕意不復應舉縣令爲勸駕不聽近屬力以請公泣謝曰往吾所爲力下帷者以季在吾可無顧於家乃今天奪吾季以諸孤遺我內顧重矣吾惡能復從頌佔畢如曩時耶隆慶丁卯以明經上不就銓例授廣文還視季子伯不能儒則授貲筴使賈賈大亡其財置不問曰惟程檢討君及弟孝廉君與水部君而課之學若非是且無以報季地下者念地卑苦潦則買地鑿渠東注之菑田數百頃得爲沃壤鄉人至今賴之宗人匪病革屬之妻女公嫁其長女而爲次女擇贅壻奉箕帚諸爲德於鄉大較類此不獨於季弟所託孤無負而已而公顧獨以託孤義發聞於時藩臬行部使者及郡縣大夫無不知公者喪闋綽楔前後相望卒之日門生四十餘人私謚公文敏已以公居親喪哀毀異甚不愧吳隱之吏曰孝敏云配封太孺人孫氏與公齊德奉舅姑睦娣姒於季婦最驩季死季婦絕粒伏牀者旬日已持子女强起頓首孺人前曰以是藐諸累矣孺人知季婦不可奪爲抱弱女而撫其背慟曰若以此重擔遺我乎蓋孺人二女一子季婦三子一女長者髫次者齔幼者襁褓啼號左右悉孺人

身提挈之家貧僅女奚一人諸爨炊澣濯又亡不出孺人手孺人四子三女豈嘗視之不知其有出於季也閭里見之以爲孺人四子三女亦不知其有出於季也卽季之子女亦不自知其非孺人出者孺人視諸孤語笑喧隨必譙訶之不以慈廢造就學邑中念其遠也持其踵爲之泣久之檢討君與孝廉君爲諸生且鄉舉則孺人從文林公出季若季婦主而哭之曰若兒業諸生矣已而曰業鄉舉矣及嫁季女出主而哭猶是也孝廉君娶婦得外家笥中裝金持獻孺人曰如京敢有私藏孺人稱其孝笑而受之後孝廉君以從師受春秋游學數百里孺人卽以笥金爲游資不令孝廉君知也以爲常居恆布衣疏食旣貴不改諸子獻綺縠不欲逆其意受之

旋以給人人庚寅水部君治襄陽考最詔封父母孺人冠帔象服北向叩首畢卽諮笥中曰無以易吾素也其天性澹泊如此余嘗謂死與立孤未可以軒輊論也蓋相輔於所天也其情貞而竭力於猶子也其勢隔慷慨於一日也其道易而拮据於終身也其事難義哉文林公與太孺人之爲也隻千古無均矣先是檢討君奏上少宗伯孫公議曰例命婦無旌謂命婦而抱節其恆也子從田間殉夫難詎可以是例格哉余曰婦賢賢以節兒若婦賢賢以義賢等耳顧以概近世觀之節常有也義不常有也常植旌之爲世觀一時輿論大韙之雖未卽以行而檢討君竟用其意引疾歸襄葬事余先爲書曰是墓也明高義贈文林郎開公偕配封太孺人孫氏之藏而題者鄉人翰林院修撰焦氏某云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臺姚公墓表

公以盛年謝事歸居留意問學往丙戌羅近溪先生在金陵余與公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公目之有省自是汲汲潛入矣一日過余講安曹子以次戒公辟言指公愕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予時病余絕欬以爲篤論病廢以來方期與公更相切劘而顧舍我逝矣痛可言哉公嗣太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官義鄉龍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曷能辭公諱汝循字敘卿別號鳳麓先世浙之永康人國初徙京師爲錦衣衛人少警敏能文辭嘉靖乙卯應天比士學使者選高等應試卽中其科明年丙辰成進士授河南杞令才弱冠耳而杞劇縣公剸割之游刃恢然挈持綱維鋤剔宄類既有緒乃時時延見諸生講解經義又以其餘力與詞人倡和爲詩風流文采開汴汝間籍甚庚申遷南刑部主事已晉郎中有僧爲姦十餘年無能發者公廉得之置於理都人大快之滿考以異等擢大名府知府大名俗獷悍多盜其魁杰往往橫行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公合衆力擒之羣盜爲徙去境內一清郡當衛漳衝而累土爲城水至不可枝梧公決策庀工伐石春鍤具興功成屹然爲金城水不爲害士民豎碑頌德且爲祠祀之三載治最當遷有仕族子坐不法直指檄公鞫之得實抵罪當是時爲惡者不敢恃勢以奸法爲吏者不敢懷私以市德輿情大伸而鄉黨側目矣逾年京察卒以南部事中公坐降調公杜門卻掃者十載著屏居集以見志會當事者惜公材起於家補湖廣桂陽州同知尋轉知四川嘉定州州民健訟公下車治首惡數人訟爲之衰越嶲兵事起轉餉千里民心洶洶公潛遣幹吏齎金往糴之事集而人不困諸飭學校裁里甲時征輸科條降乘廬者相屬亡何入計直指假公驛符以行時相方嚴驛禁意惡之獨於五十七人中擬公官物論罷然不平然公往返湖湘泛洞庭度三峽登峨眉登臨弔古

自謂爲勝事意未嘗不自得也迨晩歲涵肆於典籍而時寄懷於詩歌又喜行草書皆可愛玩短章醉墨落筆人多傳之居恆倚樓間推所有周宗姻之乏暇與同志結淨社相羊禪誦以爲常萬歷丁酉十有一月二日終於里第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三高祖林曾祖昇祖慶皆不仕考諱鑄以公貴封南刑部署郎中事主事母梁贈安人繼朱封安人配王封安人無嗣以從兄璟仲子景春爲後卽太學生娶裴氏孫世昌聘黃氏所著有錦石齋集若干卷行於世嗟乎世之緒學不及觀其理有言不及施於政白首汶汶者不少矣余嘗奉使過陽平大梁問公所以爲政者士大夫謳吟之至今夫於郡邑爲良吏詞苑爲雅人而於道爲知學

者亦足風已立石刻辭豈獨以示其後人也哉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蔣先生墓表

先生蔣姓諱與成字宗樂鐵峰其別號也趙宋時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出知漳州國梁生煜左司郎中煜生洵廣湖陽令愛其風土遂家之溯有蔣氏自此始九傳諱廷國有驥行諱具郡志中是爲方齋公先生父也先生少警敏十許歲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每一義出學者爭傳之正德癸酉舉廣東鄉試第一人丁丑舉進士財弱冠耳執政者才之選讀中秘書已授翰林院檢討嘉靖改元上三宮徽號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配鄭皆孺人癸未同修武廟實錄有金綺之賜晉修撰乙酉冬方齋公卒於家丙戌訃至哀毀幾絕比歸苫塊不見齒者三歲既免喪當北上先生歎曰母老矣義者以斗升之祿而不及親父訣也忍再蹈耶會肅皇帝思得文學士潤色大業意甚盛都御史御史累疏先生名上有司勸駕者趾相錯先生終不應當是時先生之孝著惜天下無不聞者既得謝事太夫人跬步不暫離出必亟反曰得無孤倚閭望乎女弟某太夫人心念之歲時饋遺必使稱太夫人意季女弟早逝遺孤稺而婚配之如己子弟光祿君與溶先生愛之甚年五十猶同爨食所營悉出先生不以煩光祿君諸子畢婚乃爲光祿君締第宅舉其業均界之光祿君謂先生長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之業辭弗受先生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讓弗

決請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四予光祿君乃止居恆非古今孝友事不道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於是特置祠與祭田若干畝祀父方齋公又推方齋公意割租五十餘石祀外王父郭公奉使過漳郡捐貲五十緡助修祠堂祀初祖狀元公至今鄉之人靡不舉先生之孝爲子孫勸世爲望族先生捐貲拓大小宗祠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孤者貧者不能喪與嫁者多爲之助而縱身顧廉甚被命封靖江王卻其餽王疑先生難於顯受也以二卣實前物再以餽先生竟不受或持百數金鬻先生海產既而月償無所牟利欲改悔而不敢先生聞之曰奈何以我故而損若也卽召還之其約己而厚人類如此嚴居三十年不以片札抵公府有

寃抑則力爲褰白不令其人知也先生負經濟才以奉養太夫人故而不獲施用會長子端蒙由庶吉士改御史戒之曰御史故嚴重務引國經覈吏治以佐百姓急毋第爲民病御史唯唯所至輒有聲比之京復畫湖民瘼六事令上之先是邑有虛糧數千石歲爲民害先生白有司以鄰廣濟橋鹺稅代之迄今爲便城河饒海沙潮至輒壅舟者以病先生言於有司弗聽乃身護浚者而以已貲給爲歲大旱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奔謁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即應後歲旱鄉人累以請先生輒禱輒應屬大祲先生稟命太夫人出粟賚糜粥食餓人死者收其遺骸用是饑而不害邑城瀕海額設守禦兵歲久識廢島夷數十艘薄城下士民震恐先生率鄉人設質防守賊夜自引去鄉人徭役之事大小必告以此嘉靖丁巳五月三日以天年終距生弘治癸丑九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鄒孺人繼沈以子貴贈孺人子端蒙即御史前卒娶姚氏封孺人端貢延平府同知娶方氏端升羅城縣知縣娶陳氏端晉娶姚氏端漸娶莊氏端渙娶郭氏孫十四貽初端蒙出貽韞貽覲貽祖貽編貽禴端貢出貽箴貽瑩端升出貽軾貽憲貽旂端漸出貽長貽翊端渙出女孫若干人皆嫁仕族貢升等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以兩孺人祔焉寄來屬余表其墓余謂先生之秩人之思自振迅者咸迫欲得之先生遽拂衣以退退而不復進夫國家以科目羅士雖倘得之而鉅公名人多出於其間如先生可謂其

人矣而竟不至柄用以沒其試於事者又小而不讓其才然至今聞之令絕裾之習變孝友之道興泣玉之風微恬夷之路遂盡未爲無用也端升念雀先生弟子與余以學相切劘三十年弗懈余既熟先生盛美而又辱爲詞林之後進誼不敢辭爲書其大者如右俾式先生之墓者觀焉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遊自後寖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學京師與文莊子方伯公友善方伯公遣子德涵稟學於先生即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早聞家學挺特有大志迨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烝豹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下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不歎君一日千里也蓋於時士汩於見聞知識而君能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任先生甚器之會方伯公督山東學君往省方伯公簡彝髦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闡發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先生以內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顏氏而門人益親君蓋庶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略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辯駁先儒之言似訕愛惜同類似黨惓惓接引漫無揀擇似愚或旅聞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此難以釋議者之惑而亦君之胸懷本趣也

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出君因稍遷君員外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巡按御史望風疏論君於是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學然而剽略於語言濫痾於形跡卒茫昧影響而已自先生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爲宗日用之間懸解朗徹如靜中旋遠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紬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皋居金陵者三歲又庚午秋同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敬愛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迨今三十年世變日新同心彫謝求如君之犖犖邈不可得然後知樂數之難常

而君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厤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袞娶劉郡學生次曰褒娶萬繼鄧太學生二子以壬午九月二十九日葬君栗木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事行俶先生具志於幽堂嗚呼君之用不究於時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已足以表見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之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主上頃以三殿災閔督算單竭權稅至以鑛稅役開之中使四出醜海內無窮之禍商旅藉藉曰安得前張御史一昌言於朝而已吾忠耶張御史者穆廟初爲南臺御史建言九江稅爲民巨害不可脩穆廟感其言中止故人傳之至今鄒君爾瞻曰公言未用什二安知今無踵公者舉而行之命公嗣祖延廣其書世所行起草錄是也嘅公所稱身沒而言立者非與公諱啟元字應貞元季有奇甫者來居江西之龍泉始爲縣人奇甫生天誠天誠生永祥永祥生鋭鋭生暘烈暘烈生瑱配彭氏公父母也少亦貧忍寒凍讀書人累撼之不爲動嘉靖丙午補學弟子員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浙新城諭新城師生儉率繇斂於民入恒倍公卻不納辛酉典湖廣鄉試壬戌陞山東滕縣令至則墾荒地招流人條八策於張中丞而行之他如均賦役防火盜禁溺女裁馬丞惠政悉舉甲子復分校山東鄉試會黃河決蕭碭築隄之役波及滕人公以

去就力爭之民胥曰詎可以我故失公於是競持畚鍤往甫掘地得金錢千萬計事濟而民不病丁卯召爲南貴州道御史以登極恩贈考瑱如公官妣及配高俱孺人公曰上恩渥矣其何以報先後疏十餘上馳馬禁中與遊觀南海子也而諫高拱之橫馮保李芳趙芬之暱也而劾奉常周怡給諫陸鳳儀石星之忤也而救其所剴切皆人引避不敢言者不獨止湖口商稅一疏而已公隨以侃直出僉憲事而亦以此名聞於時巡行閩有卑刺閩吏爲前直指劾罷者三人公心知其枉乃以列薦牘或曰前直指方按部閩中何爲犯之公曰逢心附權吾不忍爲也會龍溪令不法直指以鄉曲故庇之公竟置之理盡備兵漳南二歲且拂衣歸矣公歸卜築瀧江

而身往來於二邑間蕭然樂也萬厤丙申正月四日以疾卒距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二所著務本錄宗範宗譜及前奏疏若干卷公以吏治顯而內行尤淳備恨親不逮養每祭泣下霑襟視猶子衣食教誨之如己出而時代償其逋貲周故人貧而中念不已或曰盍厚諸公曰吾更有急焉故也以此觀之公之於宗姻篤矣自仕學不明怠者曠於職以內妄者言於職以外冀以譁眾而取世資公令嚴邑則知捐下爲御史則名敢言遷外臺則能執法譬若珠玉然山暉川媚在所見珍碌碌者後矣祖延從爾瞻遊有學行以太學生南來屬余表公墓而不獲辭也乃掇其大者鑱之隆道令來者考焉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壑樂公墓表

始余通籍時輒有意當世賢豪君子聞虞部樂君元聲者侃侃朝廷間聲稱籍甚余幸得一當也後三歲壬辰與禮闈校士之役所薦拔十有五人今各部君和聲在焉兩君擅東南之美以球琳琅玕並登清廟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倚以爲國器因得悉封公云公諱九德字君采別號心壑少以文雄諸生既老以子元聲貴封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上世相州湯陰人宋岳武穆王之世也武穆子續忠侯霖霖子鄂侯珂珂勸農嘉興郡卜城隅金陀坊家焉珂生承事郎規規生江夏丞遊遊生監泰州酒庫深深生金部主事琳琳聯華國圖世載明德隆然浙之望族矣時胡元與岳爲難乃以樂命氏自琳始八傳爲鳴迅鳴迅生商爲東湖公配金氏生封公公少磊砢有大節時海甯猾以獄中東湖公公前奮曰吾固在也而難吾翁爲郎誑謏願以身代比至邑見許令大贈者慷慨自見冤狀立解敬去而公遂奉東湖公以歸於時徭賦叢沓指擿萬狀猶時手一編伊吾不輟與馮開之太史賀伯闇銓部餘燈寓寺中以大業相期許顧數奇不售乃日討兩子而訓之教飭謹備注意鐫厲威不廢譙訶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鵲起而後公寤可知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九皋友愛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嫂事興悲稚春敦族兒無當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與余兒修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子間自相師友處則

訓之學出則教之忠娓娓昕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嚴邑也公一再臨覗聞風謠藹然輒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柱聽心又未嘗不爽然也蓋公篤閭閻疾苦不啻觀火然適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衆父而戴公爲衆父父以此久之元聲登朝持論獄獄數與世枘鑿尋以爲吏封貢之議迕要人竟拂衣歸旁觀者或疑公不樂公顧更以爲慊也居恆與人語非而氣和無藏怒無惵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以萬厤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卒距生嘉靖庚子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嗟乎太邱之仁隱約於一時而紀譾羣泰貴顯者某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世莫見用蘊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

禍安知非留其穢爲來者地耶況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獲遂其强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予獲就其廉明即謂以用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咸會素車丹旐徘徊增哀請纂懿行垂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厤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蓋闇然爲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詘詘見於顏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狀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

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即捐坊金爲倡釋褐令安邱臺使者以治最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錄白發舒賦溢額闢之土蕪蔓不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姦宄爲急邑竄半使於衛人民苦盧賦公履畝以覈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奏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公著嚳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

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胥其民而祓除之甚具會歲饑穀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糶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圮公葺之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備貯載籍以教誨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牲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廉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復假公參知以塡之公居湖黜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貂璫卒詘於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

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譬亥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旨慰留給由復職攝南京兆公再涖事風清弊絕民以敉嘗念士貧無貲前爲置田者婁矣至是爲鉤陳牘撥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徙甃治衢不欲以濕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敎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既通顯敝衣糲食終身

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笥無遺金額南中好義者弁賻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雖賁育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進上守己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庸吏不足以概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歐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於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正復推其羸於周親閭黨戚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雖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杲卽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澀應泰應濟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錄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沒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淸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給諫祝公世祿擬其公事行請贈謚於朝未果余故忝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撥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畢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寬用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時所至輒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道明定交垂四十年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而復相踵以沒痛可言哉道明子自部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君配王令人之兆而合葬焉屬余隧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先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長溪今爲秀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謐嘉靖己丑進士給事刑科仕終湖廣參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配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復納潘孺人式室而生君君生而白皙豐下聲如洪鐘甫二齡石雲公爲遴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則延文成高弟王明谷者爲塾師石雲公且晚聞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之暇程其業於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於家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閔君早孤身爲督教至與同臥起君亦非事兄若父不敢小逆自是學日駸駸進矣十五補嘉善學弟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是春憲副公成進士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秉二十而遊南雍不售歸益發憤讀書兼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科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公以水部應

聘君於格當逝遊歸潘孺人志曰而兄獨不一爲若地乎君從容進曰過今有命且兒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然後盛恭人從憲副公入蜀遘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櫬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闋與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義相質難怡怡如也而非事加謹每燕會不敢與均禮已而憲副公出參藩試秦臬三事奕奕在望而子茂仁且讀中秘書稱詩貴人無不榮之君特持盈滿懼移書憲副公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父襲金紫子入承明盛矣曷不效鵬之六月息乎憲副公遣思公休疏欲上遂中蜚語得調歸謂君曰悔不早用仲言以是益重君是時君業厭公車業而二子且嶄嶄見頭角矣

遂出篋中藏書付之而自入貲爲大官丞非其好也憲副公及茂仁時時勸駕慨曰兄老矣得晨夕從游以灑掃先人廬家於願足矣遂止不復言仕亡何茂仁沒憲副公繼之兩孫在孩家一倚君辦數年間庭宇甚除歸吠甚修賓祭敬恭備僕趣和亡不如憲副公在者同母妹二人一適項一適盛各具千金裝盛早寡煢煢二孤君請於母潘迎歸養而置其子家塾與二子俱孤之無附譬繄君是賴項氏家邢城既而擬遷於鄉潘母謀諸君君剏義溪之故址居之堪輿家稱此吉壤無輕鄰君毀曰是吾母意也況女弟居即吾居耳何新爲立檢地券以授巨豪某者與君搆隙相敵仇令朱耳熟之會臺使者行部檄邑長吏條姦猾主名以上次第論鬼薪城且

於是令密召君語云若今且得當亟列豪猾法事以來君搖首曰豪扞罔固應爾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遽獲免歲嘗大祲偕憲副公大出困粟周族屬他釜魚而命廩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百家君兄弟皆以厚德爲鄉人所推戴以此居恆服御無所芬華衣常三澣或具鮮衣進輒謝去曰吾固不樂此也不劇飲酒至留客必極歡談詞如雲愈叩而愈出然必軌於正撫二子甚慈而不輕假以色笑喜觀書尤嗜莊子得其意而善用之榮辱誹譽不輕動自部營兩舉弗果與論頗不直忌者君置之不問曰固有命耳晚趣竺乾之學傳燈一書手自丹鉛節略勒爲一編時自紬閱泠然會心旅閣據几若終日不知人者別自號澄源居士且榜古句於扉曰閉門

客至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噫君之意遠矣所著有市隱草遊燕草溪居草若干卷生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卒萬厤甲辰十二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王字仲子考仰一山公刑部主事諱愛妣賀氏封孺人生嘉靖甲辰八月二十日卒萬厤丁丑五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四相儷二十年君念其賢爲終身不娶語具墓銘中不具論子二長自部娶卜氏仲自郇娶潘氏皆太學生女四長適周應傅宜春縣知縣次適陶元栻又次適項德明又次適樂金聲皆諸生孫男五純祜純禰純祐自部出純祉純禧自郇出夫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見也於萬物奚擇爲君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里閈頌其仁宗族歸其厚嚮

策播其文雖謂爲不朽可也沈氏自給諫以來三世有名爵於朝而君學行能不愧其家世余因即狀而撰次之授君之子以表於其墓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儀部郎馬君與余交其尊人雙山公集余得而讀之蓋居恆喜怒憂悲過從游眺雖不見於詩溫厚典則而不乏韻度藹然仁人之言也君一日詣余曰先人墓木拱矣而微行未章煒如之罪也願邀一言表於隧道余又焉辭按狀公諱纖龍字雲卿別號雙山少即知刮磨幼習委己於學年十四選爲弟子員每試必居高等學使鶴田蔡公默泉吳公望臨一時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公與俱歲丙午舉於鄉四試禮部

不售歎曰親老矣可擇祿耶乃謁銓補成都仁壽令至則務惇大捐煩苛縣有治聲會三殿災采木使者旁午於道遠近騷然公曲爲之處事集而民不勞御史董公業首薦剡矣乃黃公昇用司空敦木事逢迎者以嚴急相高公見謂爲遲緩竟捃摭他事劾之詞功謂兩臺不當異同例也且事無左驗奈何太宰曰蜀有巨役吾不難諉一令以伸主者因擬改用公爲外艱奔還卒喪補重慶學教授日以經術造士請益決疑人人得所欲以去嘗識蘇兵憲雨暘給諫芳於諸生時人多其鑒云攝合州以惠政聞頃之眞守至移攝涪州白蓮盜起城內外皆驚動公爲設方略嚴守禦人恐自潰州苦無井民大困公浹旬而穿十餘井中恃以安自是盜衰止郡守二浦程公曰馬君一方長城也涪人自閩歸艤舟城下仇家誣其貲城納賊宜論死公一鞫立出其人而致仇人於法與州以爲神江津富人貌奇而多金或指爲盜魁左右乘間言富人無罪願以等身金賄者公叱曰三尺可鬻耶尋察其枉也遽釋之富人請輸金如約公曰生爾者法也非我也亟去無汚我當是時公賢聲藉甚未幾遷蜀府紀善公臥家未應蜀王聞公名特以書趣行公慨然曰仕貴遇主耳且蜀少陵舊游浣溪諸勝吾所樂也起就官王待有加禮公感知遇多所補助王自以爲得公晚上書薦爲長史未命而左史某至聞之輒與公搆爲蜚語中公賴王力爭之僅得免歸王所爲寵行者備至諸宗洎文武寮貂璫諸人皆出餞國門瞻望咨嗟

至不能舍去前此所未有也先是公去合三日而城破及是去官一日而廨燬若故脫公兵燹中而爲之地者吁亦異矣抵家課子外一以詩奕自娛家故多貲以好施予中落迨罷官垂橐而歸意泊如也平居恥言人過即意有違拂不形於色所入與諸過從飲酒笑談窮日夜不厭貲罄不復問族屬寠儀通負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嘗曰吾無以貽家但使方寸無恨可爲子孫藉耳故公無崖岸斬絕之行沒十有九載而人思之如一日也以此曾祖諱文明祖諱德齡考諱榮上世居大理其徙永昌也自德齡始配閔氏子男五人長汝川令翰如次邑諸生健如次即煒如儀部郎次邑諸生翔如鍇如孫廷雲廷錦廷飛廷黃廷翼生正德辛巳正月二十四日

卒萬厤丁亥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九隆岡之原夫用以識鑒爲急公能拔兵燹若給諫於稠人中何難事功哉而顧中於讒以老彼左史之相軋無怪也司空以小失其指至汚蟣人之平生以佐其蓄怒卒使佞人高張而良士纇首亦足悲已然公嘗於用而不能不昌於其詩阨於身而適槩其餘以遺子孫未爲不遇也余故論著公本末伐石紀辭表見於來世庶幾以慰公於九原

江母楊氏墓表

夫成周盛時有師氏理女教一時窈窕婉孌之姿相錯而出至今讀其詩者油然興仁孝之心以是知聖人之爲教遠也新安江君東鳳母捐館日余友沈太史旣銘其墓至是復委余撮其懿行表之隧道蓋十有九年而孺慕若新僾亦有風人之義乎則余曷辭按狀母姓楊新安望族父彥綱以貲雄於鄉母幼生富室深嚴靜密閫以外未嘗錯半跬父母愛之久擇對未得時指使明威將軍滐方授書左塾一見喜曰眞吾壻也命媒妁締姻因委禽焉及笄歸將軍退默不敢與諸姒鬩諸瑣細必關冢婦即有所不堪夷然當之將軍在兄弟中以才名父令主辦賓客母拮据中饋所需立具將軍名坐是日起姑楊病醫藥罔效將軍夜禱於神請以身代母聞而泣曰姑吾母也夫吾天也倘疾可移吾何愛於眇躬因易禱辭願以未盡年益姑而無以姑故及夫是夕室中若有神冉冉而降異香襲人明日豁然疾良已姑老益善病希藥餌滌

廁牏不以勞與婢一屬旁女奴姑瀕死謂母曰爾孝養吾久願畀佳兒以報母生子二十年不復娠一夕姑見夢抱一兒畀之是歲果舉東鳳時謂爲孝感所致云將軍仲兄坐詿誤繫獄中故萬方爲脫之仲出而橐如洗母盡出嫁時裝業廢著不數年家饒於前無何仲卒母撫遺孤如己子孤夭又撫其子如孤有訐設者曰置之是不足校也性澹泊自爲婦長子孫賽若儺若劇紛然在門家人趣出觀母一切謝絕無異處子時至家祭則躬刀匕視鉶豆雖老不任勞猶肯衣部署之祭儀舊雜土風東鳳長讀禮采先正書緣飾歲事稟於母時方病令兩婢扶掖就觀喜甚其心會於禮類如此歲終必命鳳存諸故人周其匱乏以緩急告者輒爲解簪珥濟之不責報居恆教鳳兄弟及諸子婦必歸於正女歸吳氏婦道甚修每問訊猶拳拳訓戒不置里閈興廢事幾隱伏母與將軍策之不爽毫髮將軍以令名始終母左右之力居多生弘治癸亥五月六日卒萬厤戊寅八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六嘗謂國風所載草蟲雞鳴靜女諸篇率家人女子之常非必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著其奇也而皆爲樂人所不廢若江母者婦也而任子之養母也而兼父之教未嘗過享有家之奉而瘁於有家之勤概於草蟲雞鳴無愧者故余爲表之附於彤管而仁人孝子之意庶有慰焉

丁母黃孺人墓表

丁母黃孺人者眞州黃一琴翁女也黃之先某以諫議著至

翁尤稱長者生孺人端淑婉嫕心絕愛憐之而海陽丁長公子昭時行游江淮間美丰儀言論侃侃翁一見以爲奇因鄉人請以女妻焉是爲黃孺人孺人歸長公踰年舉伯子矣已進一媵則舉仲數年孺人復舉季子孺人皆躬鞠之雖鄉之習於丁氏者不知其異出也長公不使爲然諸而精計研術發輒奇中一時推爲祭酒當其時座客常滿孺人洗手治具饌不咄嗟辦者長公慷慨好奇計常思一當縣官用會兵事起度支絀主計者議更鹽筴令時論洶洶長公心動孺人輒前與之曰微公誰其一言者長公因上書部使者條具利害甚晰卒能河鹽遞運而就城新城眾乃定部使者拜長公爵一級表其門而邑大夫咸折節禮長公矣長公益好行其

德義聲暌於江介無何一疾不起諸孤長財十齡弱者在襁褓也孺人痛甚矣自絕以殉黃翁哭勉曰若不爲諸孤地耶何以藉手慰地下孺人意悟始強食而亟謀歸葬盡挈諸孤行或謂孺人黃翁固在也亟歸何爲孺人曰天乎吾夫歸骨故土未亡人不即從死而忍遠邱壠跳身異境也吾其代夫子以養使孺子就學仲父畢先志於願足矣歸則昕夕治甘旨奉兩老人歡而家柄盡付之叔三孤次第受經義孺人以其間臨視之稍怠輒泣曰吾所不瞑恨以沒者徒爲若等也以故諸子感其言卒有立云或謂丁氏業拓於長公宜早自異孺人恚曰丁爲海陽義門若顧欲喧公藝家聲耶叔聞之愈益感勵卒教三子俾有聞者不忍負嫂氏知也孺人自長公殂屏色澤卸華綺笑不見齗步不踰閾者終其身疾革從容與諸子訣曰吾可以下報君子矣神色不異平時蓋翛然委蛻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八日卒萬歷甲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子惟曜惟暘惟昞皆遊太學有儁聲而季尤工古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涯之陽乞有銘矣復請余曰敢微一言表於墓道余讀詩知周公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藉以有成晚近世其風寖微矣孺人以順爲婦而援族親以禮以嚴爲母而猶媵御以寬是時長公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爲恤者內之助也故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稱於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語載志狀中不具論予特援

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鳲鳩泉水諸篇令來者得以觀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巋然而揭於松檟之間爲人所習視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錄勞閔孝褒及幽遠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於隧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父樹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即淑人少婉嫕循令父母奇愛之嘗曰儞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歸封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熺煬井臼之役一出其

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切服御食飲必當其意舅疾革時謂曰有婦如此死無以報願新婦之得婦如新婦所以報也封公性嚴急淑人委曲而以意當之盛怒而衡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眠眠者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傳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其贏以餉先生酒食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鬧人以爲美談頃之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淑人色愈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毋寧尊修其德業而稱賢人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戊辰成進士起家建甯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覈讞所讞決必準律而

參伍以情稱建無冤民者比比也淑人乃歡然一進匕箸矣尋晉南工部主事父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郎中出爲河南參議迎養淑人郎中司空聞有疑難不即決者取淑人片語立解一以文綺進輒作色止之曰自爲汝家婦食其力而爨不給今日含飴啜菽胡不足而以此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建樹以虞官議儻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起受教節銓加礪即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空晉山西憲副念二人垂白不能扶侍行遂乞歸一意侍養淑人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怦怦心動亡何淑人抱痾竟不起迺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萬厤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大猷次大任即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翼笑有嚴中懷則融逾嗇逾贏既穀且豐有子頎頎蔚爲時宗王三錫命高朗令終天之報淑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而謂旁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而奉揚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辭

澹園集卷二十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墓志銘

榮府紀善闇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闇山學者稱闇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潮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厤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

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遇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於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吷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桀一時名流成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俾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託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闚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覲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餞女者曰愼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耶母曰善尙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歎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

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闇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泯外中而中大成之論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捷洞祭公且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入太學久之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很能歸七年萬厤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任以明年正月八日葬君沖天非之原而卒其兩子丐余銘先是隆慶丁卯任從余學君

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適須至罷歸數年不間問知其病也余方欸息昨乙酉僕被攝兩僮奴見過視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謖謖至是鬢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海門晤少司寇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瀕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若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鄉閭乎余又欸君之形儒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奥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衣飪以足其好天官律曆職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壬皆探得其要冀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濤陽薄暮傍舟相尼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眾民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七人君曰獨方氏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辛未登第其終場當有譏然得雋者亦終弱後方耿皆如君卜以余所見即萬貴陳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搢紳姦凶興除利敝井井矣邑人歎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於賦不得施用罷官時聞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冀一騁其奇時岑谿賊賽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諭平之中丞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總髫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行者郵具餐授館至滅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剝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鉤深應猝投機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校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議論文墨之間寓動爲應筴鏞錯陳也而不以干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弟以銘文請諸師吾願足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摭平生大指刻於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

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齷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晦中廢質迺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沶杜若空芳歲過有約挈晉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慟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略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

壹捌陸 90户

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肆然兄弟不齊也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設君毋且滿歲弟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銘嗚乎余忍銘君曰君病不能酬對而第臣坐見余曰知已嗟嗚乎君知已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鵬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暐景暐生存周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滫瀡順適其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

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門無俗士之駕塵多賢人之履矣京師士大夫淵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偬羈旅不廢講究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唐文學流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名籍甚居頃之補餘干縣主簿同志或嗤之君曰若薄餘干耶異日者以所聞徵試之亦可不負吾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蟠據爲姦積逋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驩呼請自輸而爲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羨或風君報官希薦剳君曰吾忍以脊血之餘自爲功耶即分還其人能之縣當水衝郛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鄉薦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行之不爲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既歸人意其稍衰沮君更以得意問學爲喜輒走楚棄學於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振賑以先生爲程至此始執贄稱弟子

爲留數月學益進濬行以愛衆親仁語相勖自此諸致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與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衆且愛之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戚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蓋君接人濫濫而察乎賢不肖其詳於善良貧弱撫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辭色玩好讌遊之娛一不概其心而篤用之扶危振乏尊賢養老問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耶昔子貢廢著鬻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必褐衣蓬戶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於禮余不及君明矣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蹈虛而質行

者爲近賀耶君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厤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改所以志也銘曰

峩峩子晦玉立脩鬢何傳賓設朝儀具瞻汎愛而親既孝且友子學余銘千祀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家焉再傳而生偉偉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生長軀美須鬢方頤豐準望見者皆爲慴然幼勇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然曰嗟乎士無不見材安用此齪齪能吾身爲去而操巨貲鬻鹽淮陽間賈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穀千百斛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既犖犖儻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慕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流出沒君捕巡微事因率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曰君畢畢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江彭蠡

遯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其俘獲八人餘賊奔左右欲奪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能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邱畝藏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蓼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朱公挾計研之策以其五霸越滅強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內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秫穗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睥睨其胸中之奇旁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見於人者案母教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即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虛宣范潤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嫈覺以萬厤乙酉十一月二

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强爲之銘銘曰其材也信其伏也詘詘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於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者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四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厤甲申冬偕壻姚祖舜謁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坎廩嚙於水相地山陽改厝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衞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賫李肖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

萬厤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暨操贏奇致萬金衆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門鐵山淵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棡紺布殿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齊萬僧予百稗飢者餓死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代耿師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營簡郡縣士殊異者羣之金陵冀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期以選至視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有七康强如六十許人其閭門雍睦俾之令人意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蹻擔簦訪余於貴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於學者然歟居亡何聞餘干歿竊悼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非能爲悄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强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巖巖生友諒友諒生景暐景暐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蕩廢賴母

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怠起西游至攤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舟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忍以孤單孀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紿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祲州民嗷嗷公捐

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乎居儀者賻殣者藏□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歎曰吾六□□兒非母氏不至此奈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自娛不復出曰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自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甯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予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雖襤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第見其富壽康甯而知

所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厤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珮州學生先卒次朗即鴻臚寺序班餘于縣主簿娶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汪氏繼王氏生爾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嗚不讀書而翁讀書無慮也嗚不爲善而翁爲善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諼以慰翁於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內行修飭不自黜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十帙而不令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毫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於罪靡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蒞南雍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恆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同館燕寺以文藝相劘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僚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恆舉於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恆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

己丑余謬列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欬憤玄予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徼一命爲泉壤光顯親之謂何乃遂頫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令奉新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流緜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飮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入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尙寶王君出其裝織細皆玄予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有八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

於同鄉醵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胥僕隸從玄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訃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予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櫬南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簠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彊禦叢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劌矣玄予兩任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勸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予上世家大粱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封門五傳而生鐘爲

君大父鐘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予舉於鄉復奉父遷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郎余室之女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萬厤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君游迄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姪沒於家及余入朝而維德兆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蓋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則余之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予困於翼飛廉平有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勸名如杜預岳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沒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爲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

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甯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甯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生麟麟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鳳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嶄嶄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盡歡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

至老長子孫未嘗忘姜我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吾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即以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甯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瑤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

久國計詘贏河渠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蠲狀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甯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敵盡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隄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遼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海至山東登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

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嘗曰此非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

壹捌陸

亦美乎時賊據七閩八閩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琉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擒其黨乘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眾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欲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疏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剿戮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

士卒殍死者眾矣殍死者眾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眾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蓄慮人心離間將帥勇怯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諦事定乃已夫倭變作眾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懈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總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

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疏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鈔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如建橋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鉢蕭疏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御誌女孫

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奇女次即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參將娶禮部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雷擊不可仰視而禪榻茶煙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裹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馳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概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濯纓其淵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褒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既宿且多厥維鯨鯢束海弄波公過蘇門擐甲揮戈以一枝百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賑民予敵逸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汪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邸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山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田翁以疾終於家訃

至吉士君踊擗欲絕賴朋濟寬譬之乃克徒跣以奔冀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滇包世爲滇人自此始關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滇包氏自祖壽始閱姪不任輒代以成迨湖五世家問遼隆賑窮扶義貿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其字少泉異姿拮据文事演雲阻遂苦莫賺書翁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褏乃不累名齋靜修冀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耐

辱不能辱人唯而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器金羅粟翁曰往哉退勉以綏兵興山嶺轉餉趙起翁不辭勞殫力以愉寡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恥言詩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靡慳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卽世穜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二子女四伯曰聯捷見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章次公奮飛館閣翺翔吐其華藻配賈之美將潤帑猶深閨卓煒木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皆塒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溫克相君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口山之穴緜翁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叔封章一疾莫瘳遐邇讀傷

吁天天遙茫茫歸子長星夜猿悲蝎萬里有櫝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舄俟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縣壬辰進士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於余是孝子慈孫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古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爲公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爲公父配母羅安人以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膝上辟叩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受尙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四瀆支脈一一敷對如披水經無爽弱冠爲僕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投筆歎曰以我蚤夜唯是弗替父書隤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帷亦既不遺餘力顧將卒爲囊中不獲脫穎而出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自首鞭下嘲嘲作苦爲綵是盡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經世拜麻理管闚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祖沖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三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毘陵唐中丞數相貽書論弧矢四算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尤與爲石交每見相與揚扢道眞推衍麻數不覺

膝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得公以爲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子落魄不能喪公爲殮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橐裝焉及觀察公歿或將不利於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㳛以草疏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誼爭納履奉卮酒爲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蹏則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此與人羣居譊

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右數十年無見鞭箠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故停披幰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孺人爲雲南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凜凜孺人以家婦委曲承順爲諸姒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爲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顓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北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仰湘潭令起晉舉於鄉久出者爲起宗起賓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厤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子皞人莫窮謬踵謬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皞人名爵有偉唯餘邱墳巴水瀰瀰閩孫日起公德未遑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高我家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潛園集卷二十九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竑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羡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壻從余兒伯賢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奬進之者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壻時時相過從講舊好蓋三十年如一日也則聞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健齒髮光好方以爲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搢[illegible]將以三月廿有三日葬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狀丐余爲銘按狀公諱炳字公重姓苑氏號沱溪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

徙寶坻縣之洺水沱村世有隱德四傳而爲封翁亮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亢吾宗及受讀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褎然首諸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奮燈起讀以爲常督學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廉直不苟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兩將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民吳若成以詿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冤釋滯不避嫌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關者當代司徒廉公材親廚之時浙界中倭酋販不通意識額且詘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繼舍之關者輻湊歲終會計額浮羨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竣深原擢再則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獄輒問咨議讞末減者居多訖未冬考最陞承德郎封父如其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illegible]大察中蜚語左遷公六安州同知晉署穎上霍州縣事政尚寬簡鄰郡縣聞之求理者蝟集凡有守令缺即日委署者公皆輒交惟我也奉命發前中丞某追餉人詰公且引避竟以擢上時論壯之當道汪公廷朱公炳如尚公鶴極甄稱公以首薦擢進懷慶府通判以內艱歸服闋補河南衛輝府通判諸馬政宿弊

爲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閻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興革允當且廣屬諸生得民輿頌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曾中丞張公佳胤連疏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即不無倦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癸酉春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喪封翁退意彌決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大司馬劉公體乾冢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噫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矣奈何僕僕磬折諸貴人前耶課耕若讀是亦拙者之爲政已歸而爲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爲質無少長貴賤雖不服

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給之不厭居恒幅巾自怡手一編自娛意澹如也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厯甲午四月三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茂國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著舉人娶黃氏時森國子生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孫氏時齊縣諸生娶郝氏繼劉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歸玉田縣舉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應吉一許爲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肩時芳出弘肩以否命後時茂次弘典時齊出曾孫一輿楨弘猷出嗚呼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可繼其含蓄鬱鬱者卒有時而吐乃其常也公以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不中揣摩折另改臨息機者抗議倚不需酬才名不盡彰實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爲繼之卿[illegible]要非公用耶是可銘銘曰

掛搭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連再人刑[illegible]多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隣支[illegible][illegible]脂[illegible][illegible]直
東指大夫明背寒[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畏[illegible][illegible]不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關
機而前如公勇退息影[illegible]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袠
無疾終天於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詩在史氏銘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存公名永[illegible]不弛不[illegible]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君畢姓諱士范字一衡號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頌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贊大父誥皆以宮保公貴贈戶部尚書宮保公爲大節爲三朝名卿配夫人孫界三子伯士淮仲即君季士澳先殁著承君性慎朴敦孝謹事兩尊人營至甕甕齊栗與昆弟友愛甚暱居恆自相師友與其姿而饒裕不齊也迺家貲分予而無他厚嗇從以廣貲擬由燕地稱木久之大竹長杉回谷蔽虧而君遂以貲饒一時然不以恣己志爲而務其贏爲賑卹交遊數廬鄰兩人君蚤手時師過其廬升堂拜歲時必饋問以爲常見道殣者[illegible][illegible]棺瘞之乃行其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逝士至其家無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學宮易民田廣其塊指三百金不惜也明與陳王兩公考古墨實微言自得於心

以警痛學者及其久也流風寖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纂在南都徽池甯三郡尤盛宗之得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以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采與君弟共學與者十人君有會於其言歎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何示人不廣耶於是爲創陵陽館議招里中及他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求師友君具資斧戒僮僕從史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爲君子者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楊少宰祝司諫滿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翟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從曲巷策几若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率爲人講說眉疏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覲進而感厲其少壯以就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

人朋輩四合聲流幾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子恩入辟雍七試不售宮保公强赴銓授督府都事使歸邵夫人病劇封股肉和糜以進卒從宜人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歲疾乃差宮保公趣行單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外郎三典職壹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格數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疏雖留中而尋獲減十一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年邵夫人疾大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俱盡哀慟累絕飲含之次宿疾發不自知踰二日發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一語惟曰陵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既久語其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人繼從

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子三汝楯邑諸生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樸側室朱出聘淮處士延信女孫文煒聘施孝廉天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瑱知堵燐朋來數州兮游其蔚含道諷篇兮十南

籲嗟若人兮孰可宗廣者逝兮高彼蒼君來藏兮贏勿悲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殷氏墓誌銘

余先世莒之海曲人嗣與侍御陳君最宜宗師余數過從咨山川人物因得其守人昌黎公之爲人篤摯往之追侍御尹憲中州過家觀者曾幾何時叙驗使計來非函所爲狀屬銘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爲莒父人少鞠於伯父當是公父易簀時公生五齡耳乃摩其頂曰續吾宗祊使此兒矣幸成長能無隕青箱業乎公感泣若成人然髫齔時屬文聞出奇語爲先輩所賞雖家貧甚至裘飦不給誦讀不爲輟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文日益有名先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閎博非西棚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七上春官不售歲乙丑謁選分符貢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己惠民所爲拊循者不遺餘力一時編戶如登春臺而邇慈撫者當道命以上考註之丙寅調昌黎公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屬邊徼不數中虜廚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圮版築欲興而虜

倏至公登城瞭望遍山盈野若蟻附然有用生者挈家闔門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坐是繼往者趾相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曰城北雖稍圮吾有爨可當長城也人心始稍定城之罅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人以守獨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日虜攻愈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賊城全爲功臣城不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聞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者百應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何如者顧值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

引避計巡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既久屬今上壬辰侍御自家人內臺以公禦虜事備爲疏欲聞之朝公持之曰吾居恆不求知且事三十年往矣即主上憐而白之欲何爲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爲吾願足矣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於令馮鳴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鮐背兒齒不期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嚴居與朋儕道古彈碁從遊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疏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甚衆他如修城郭構橋梁與婚葬不能舉者不恤貲給里中歲累紀死者藏生者粥藉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疏戚來

葬走哭奠其爲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歷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修事伯舅若姑無異所親歲時采蘋藻羞祭祀篝燈和丸課諸子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爲有助焉先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鄢陵贈階文林郎段贈太孺人至是合葬於西郊之原禮也丈夫子三曰錫爵侍御君娶蔣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助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肖元受元敬元度元實元復肖受州學生勸出度實勸出復助出嗚呼公之仕也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不居其功慶源鍾澤淵而沽瀰後人逎侍御風裁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說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公之庭訓猶廩廩眞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嫺姿兩試巖邑頗起瘡痍廣謨昌黎害氣瓦解長蛇封豕跳踉以擁梯衝外壁伏穴中鑿屹屹孤城獨捍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儼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內肅雝曾不愆晨亦有晨公雖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卿鱗晨馳禍號胥逝奚能抗賊予亦詐懼身雖斥退名不可鑴理王有朗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窀穸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主教諸弟子試之拔緒茂四十餘人晉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語有當輒嘆再四惟懼若有不予其意也稍倦時出酒殽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

當先生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强半登上第而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謙遜一切俛仰脂韋以投世好非獨不爲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生寧不然方令松陽也勤卹民隱抉其大蠹抑豪强扶尫弱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調去其爲博士也直指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取提空名饜金幣爲使者大恚以勢恫喝之先生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先生矣居久之稍遷漳州府別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或不敢往且以尼先生先生曰聞仕有擇人無擇地卽吾不

往誰當往者卒之車與不乏海寇謊熾先生與有力焉亡何若狹貽作歸計遂決兩臺若監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廬蕭然一如曩昔居恒不以一絲贓致公庭角巾野服與縉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關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怍於大吏政足行於窮櫚蓽屋而不能不躓於通顯豈其豐於性而嗇於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繼欲戚不入得以備醇白而全天年蓋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別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試享年八十有七配殷

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藎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於璧山之原先是華臣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獨來蘇卜築倦里翩翩起以儒先生及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宦相亞三異齊軌一經爲師推心俊造稽顙乞倪自適則愉蓬俗匪病扁舟歸來魚鳥翔泳璧山巘巘雲樹蒼茫刊碑撰德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
王公墓志銘（代許師作）

古眞人在有裔夏爵親登營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循遴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道蕭居然有古風焉降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祖汛掃乾坤威被胡虜疆場晏如者垂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闖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爽能任者至於屈膝請朝交貲要事群譁納貢嗚嗚向匪坰自莊皇帝時始曉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謀哉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勵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於里舍守臣以聞上爲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諡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

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賓出鄉端簡公之門鄉貢人倫鑒晉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蒼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庚戌改汝甯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已未改鄖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甯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稱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甯伊藩驕恣置左右於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閒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僇其魁數十人賊鋒爲挫蓋公之戰功嶄嶄露鋒鍔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淸江柘林卒俞大猷等於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甯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淸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亥三百餘人虜犯榆林潰瓦流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騾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而套虜猾夷不一撫剿不足令震懾遂疏請旗牌十事及延甯切要利病八事賞罰行爲二歲中虜三犯寨公遣大帥趙岢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邊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張聲大震會流賊郭盆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騾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甯夏不啻三之而宣大書俺答事尤詳絕先後云俺答酋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傅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寇公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語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副帥厚禮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狃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諸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忮計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朔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悍桀黠未肯卯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爾時公堅壁淸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即遣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觀之則把漢者已易緞襖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贖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外藩公得請於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闕下因受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甯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

上沮之類執政力忤公計上許可其互降鞬封俺荅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藏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親宣大華事竣上大說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置之袵席而古捷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騰囂謂犬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欵曰吾卽從容坐鎭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翻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羣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密家若肯餉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繇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之飼夷不但學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叫俺奴制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廝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質跳梁欲敗盟因而閭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質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志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已公既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傅御史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衞帥咸繼光以公發其姦私求解於江陵公又不從於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緊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慝信

乎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明信乎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夕月增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侍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牒爲遣參政守州寺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范雅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濱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贈將仕郎配張六世曰璺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琦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衞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衞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棨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嚮往之而其敭歷中外也又多秦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學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贅謹擬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爲世宗

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劒處褒洪鐘待叩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眺上翠公在邊陽山有猛獸庭無猰㺄天兵電埽刀陳風驅乃繕亭堠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贚替一畫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袵歸我中行冀慨王畧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駿褭雲騰旂裘蔚至仰迂漢筴兼收魏利公雖去鎭世稟法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旣趣朝星旋劍履正色侃言頭抵掘鼠翚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墮墨先溫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慘慟河山改色冢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縉帶交逾今三十年如一日也公旣致身通顯而諸子復能辭學奕奕負雋聲奕子推而起爲留都勝事可且蓉跡耳而執詞公不少待也哉公沒於官壽之官舍子起元扶櫬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厤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尙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淸謹亡所中屬秋讞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尙書囚何以當釋屬公往對其詳因所以不當入狀詞旨翔拆辯江陵不能難尙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公謝不往於是有襄陽之命時値旱饑疫並作死者其咨嗟公下車首議賑䘏民乃大儈淯由如注饑者食疫者瘞四方聞襄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公爲設廠五處之衛所垦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健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由積公日不再過批決如流水鑑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功猾者不得試張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奸民以襄國君爲社有司捕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狩數爪食人兒毋敢通逃于良二千石奸民繇是稍戢公自居其部則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毋敢及門者齋公所稚席在署亦以下其政衛奸近民而遠吏移牒條教務繇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亡不人人誦說公矣會戍卒譟鄖陽羣毆撫司開府不能制郡洶洶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義襄與鄖屬牛不相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緩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爲鬭者帖然亡譁已奉詔逮首惡泣殺於襄郡中復洶洶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已解頸之卒如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甯紹先是歲祲餉絀部卒嘖嘖如鄖陽公槩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

之部卒感德緣不願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擾其貲以結當道公訖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有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襄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慨昔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從廬御史臺索閏傑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不肖公過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著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撫舊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搢紳人人扼腕爲治裝中裝以行公郤不納董太史送公江詩敘曰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

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爲司理所蠱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遽趨不欲行以余勸駕而往公至屬歲饑壹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例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繁一或詿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歎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厤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於張從徙金陵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張氏子婁亡其貲

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父老而貧公捐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毅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即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郡諸生娶金孝廉昂女汝朴娶金少府女汝懋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毓昆紹出聘張進士文熙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熙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或刻情修容依倚道藝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中慚然無嬴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動依長厚即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盡者蓄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銘曰

維顧之先受姓於己儷陸妃吳姑蘇趾美或亡或微歷禩者千緊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室自公躬楚歷典節府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於宗厥宗有光亦既有子令竹孔叢室取室似吉卜之從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萬厤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肅皇帝實錄再具卹典應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寧等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六傳至昇者

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讌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籌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虜掠二百四十有奇逮聞賜絡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擇眾來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即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許瀕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算己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虜掠亦無算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鬬海洋直糧譏帆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摧敗甚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首虜多當錫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德參將亡何徙守蘇松會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用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握環衛爲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輦轂下邪乃條便宜十事上

之下部覆報可當是時所撥剔釐弊非一於披門左藏議防尤甚紹瑫貴戚多斂手避者先是謂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悅陰詗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矣曩吾在行閒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爽塏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鈐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偏魁結知明主黃金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沒也猶徼恩䘏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一年卒子邦憲娶徐氏湖廣鄖襄參將先卒楊出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四壻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心礮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麒定出以己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曰

皇矣在宥有鈇孔赫曰予耆之師武臣力公起巍科問舉紛葩一洗甲兵手剸天河帝賜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如秋凜歸煥冬陽勛何爛焉於律遹臧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時輦轂是猗是飭公卽九閽翼閎若私靡欲弗從袞衣東歸大星殞精腰裹御步峨峨龍山有鬱其墓豐碑大

隆窆象祁連子孫綿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名傳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爲金陵人傳生通通生榮榮生銳銳生栁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爲人明睿而贍謹髫年出入無忤親余兄伯賢先生方遴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祈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業外史傳雜記汎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爲太學生而以身肩之即周旋埃霧中風素不墜少年負俗者覩其儉約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盧而返者相近也父卧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市月夜輒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爲之處同氣怡怡無間詩即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之難甚於在己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施責予毋錢不讎酬不問甚者殷勞而他助之此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既負雋才諳世故爲人排難解紛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爲之畫每至於族躊躇四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即安故一時疏戚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爲京師重役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爲不惜重貲以購然謹厚甚閟不以告人迨今二役竝蠲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無君之才

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而不得試其可悲也已君於古數術法書名畫特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頤之余與論參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駸駸乎五衍之軾可躐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齎志以歿惜哉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厤戊戌八月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即余兄靈山令伯賢先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畹永山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期之英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爲銘余觀古之祗行立名者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爲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庶幾傳所稱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者而流風醞藻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爲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爲之基復培以啇其歿當其藏孔固我爲銘之維兄子之故

濟園集卷三十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倚賀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鐵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鄉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葢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眞樸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闈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詒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成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冤抑雪還忠臣之後於所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即投檄歸久矣而士民報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氐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人所畸齕者在鉤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言官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慨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爰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嘗未諳作宦譜耶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即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坷婁更一眞無改而

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爍燥火而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鉞湖廣郡陽縣學教諭以公貴封修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行詩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董公子邑庠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歐陽公子灃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仁仕出孫女二婿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己亥正月三日葬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勝纚以著其惠於權勝術以篤其義我德則良孰曰非
遂航喪其楫車不授綏有命自天斯又曷悲繩繩後人尚演
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慟而哭之爲經紀其喪嗣子邦彥逆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氏諱懋德孺其字鄉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慷慨不羣十五補諸生甲子舉於鄉室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尉矣聲行矣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沒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相累也已復減己業之半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鳩茲瀕大江賈人雜遝俗勝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宮以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毋懼第自陳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句引鹽盜恣睢里閈閭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公獎其能悔縱之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偶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之得婦女衣物卽杖其偶毀其祠公之斐夷非類而袵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閒不獲中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織嗇而武健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穀斗聚千錢爲發廩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遣人縛豪豪拒不出爲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衆來公乃爲好言聞若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逮捽置獄中竟瘐死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事捍一切倚公公毅然有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讙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色而一切治辦大氏此類王之國適衞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橫郡中爲民害當道無可柰何則以蒙檄公衆聞公來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耶卽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帖息矣居恆官方人獎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自發其端勝不由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譟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計至哭欲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宦之意遂絕撫令棄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疏勸駕不得已强起復除衞輝丞衞公故所揣循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上大發帑藏遣鍾公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趣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請所調劑宛至中事窾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悅

者功而公亦益蔚著皆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簡書慮囚北平公潛曰因當死數也天子且不忍死之以屬我我何以稱塞百一得贓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駮放公所上無駮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闈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即世而余亦能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

自矩大節屹然不可動而即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陶汰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葬公與配胡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即邦彥燕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肖祥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豸銘曰

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諤則臧盜進也有稱於國而退爲無愧於鄉偕厥妃兮於茲永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燕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詳者既以絕門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者自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紡累載不足多也君父澤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麻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仕而起起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邅迴不調以歿以

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爲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詩必諾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復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屨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遂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也後二人爲郡縣錚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率復今二人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大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和若壎篪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

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閣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捕者執之械繫閹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洶洶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纂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

而聞君廢謫乃歎曰眞吾友也曩余方以輕擠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燄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謫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論狎起爲小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視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於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

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頤之余亦以譏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齕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取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徹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麤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

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弇歛闇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皆見其數鉅冊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閒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

銘曰

學言泛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眞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

互鬪紛以論嗜勇如君廓其源弁色絕異昭晰昏驅除異論如岳嶷日月皎皎開浮雲有翳祓之乖無垠世如不信視茲

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厤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田將軍所爲狀泣請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碑石無以託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公游余中表崔先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吳姓字元德貞菴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祖諱奴子從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瀋陽左衛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舉職效才以廉幹見推公

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樓翁曰若生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疏髯動止自矩七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北樓翁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即了大義史傳諸書靡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時庚辰中武舉第晉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事調小營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旨加都指揮秩迨今江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樞東備兵坐營時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天顏喜動即擢中都副留守以寵之公迎太淑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慮北地非老人所宜以朱淑人奉太淑人歸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薊鎮東路南兵建昌營遊擊將軍薊鎮外扼塞而內護陵寢鎖鑰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以備七月虜訌義院公率兵直前奮擊虜三十騎殲焉鹵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將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而遙三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是多石門路烽起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地之遠近而以遲緩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虜酋長昂不邏率伙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勦除之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慴縮無敢犯一日公計張旗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敉甯公自謂可藉手

報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功萋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仕宦者壬夫得塗善人辟易矣予終不能偶壬夫宦而愧於志因決計歸當事者始悔知公晚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上復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陲公評在士論即調官何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薤露之先晞也會太淑人喪以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五千里至家拊棺一痛幾絕然哀甚而務致於禮已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輒傾囊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都佳山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閑歌酒歟公角巾私第獨以墳籍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疾以卒傷哉公生嘉靖甲辰七月一日卒萬厤庚子八月五

日年五十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周氏必健娶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氏必過必延必連但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芘種德自昌崔先生慎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擄而歸既詘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慮廢不襲餘且督學烝烝方駕而未已也以此淩跨曾耦而拓光先業當無難者是可銘銘曰

嬌嬌吳公兮噫用詘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面山金翁春秋八十時弟全州君甫嘗請余文爲壽迄今四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回視曩所稱無愧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瑪所爲狀來請銘嗟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曷辭按狀公諱弁字子俟一字子頤別號面山例授太醫院吏目世居休甯汪溪里國初名諱者博雅多幹局與趙東山朱楓林齊名高廟特召見授縣丞不就歸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罍隱德不耀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朧驤右衛經歷司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父目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懸懸不能出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志獨計曰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爲而售者得其地也自是定居鳩茲轉徙荊襄吳越而北輸於燕家道日起云一衣食輒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日謂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與若無俱出理爲遞歸省俾膝下有承驩子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公哀毀中不廢色養越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憒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即垂老扶杖松楸欷歔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君幼公絕愛憐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瀕其異室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嫠撫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緝綱紀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

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搆精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烝烝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歿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既覺其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柰何以舉子離納人婦哉竟遣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澇田苗沒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舠羅穀他郡歸以遺爭者衆大懟而止庶幾管幼安之風焉戊己歲復大祲饑莩載道公計活之而託之脩壇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彌汲則彌新彼壅以爲有者如竊其源而冀流之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施也性倜

儼罰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相搆而睚眦有不之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澤宮必首公五十失明迨七十雙眸炯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擇輒命遷正寢厤十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梅田人悳淑婉嫕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取於姑氏所而襁負之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側室生子喜不啻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雞鳴小星之誼已先公四年卒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卒萬厤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萬厤壬辰七月二日年七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長即有鴻太學生側室實出娶貴州參議汪公損孫女次有巽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鉉女女一張出歸程理問木覚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桂孫岳孫孫女五長歸程文學懋功子光琬次歸汪孝廉泗論子咸穆次聘汪中丞應蛟子元懋余竊感搢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剸刃於人腹以相龍斷者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死不辱名即浮湛烏倮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徹也又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邁兮蛟龍嵜公一歸兮玄宮閟冠履藏兮千百歲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宋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𨷂從高宗南渡居海陽之南關規疆宇日豐意常憤憤竟舍宅爲黃竹寺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贅中制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偭省試兩魁其倫邑之言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因家焉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嶷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閈無惰容里閈亦無敢狎之者性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識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輒見肝膈而聞有細過又深爲避匿以此稱爲長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相左者數也尊人故以饒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不得已乃棄儒董鹺事他賈人率褻數重錢心計及毛氂而翁文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急告靡不應應即忘去未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義聲籍籍聞邑中而先世貲强半落矣翁不少爲動第撫仲子時用曰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吾知所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嚴晝令從外傅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即解必旁引曲證了其大義而後止時用髫年能通曉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瓜洛令就師廣陵潤州間度歲所入自饔飪外輒盡於脯贄費故時用文日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殷勤杯酒間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相友善往往從里中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羨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

一日病諸子以藥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疾且絕矣遂不起時庚子十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某月某日葬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奉璽書表其隧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先爲之銘銘曰趙姓之裔開國維漢華胄迤迤有植其幹一喬制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躍魁其曹根株既茂必繁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踏美休徵其慈伊何貽子一經蕭蓤既勤豐

年可擬公侯之後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貲此新阡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申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紱歸夫既列仕版矣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質與官不譎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讋義不苟取自奉爲窶人子所不堪而人以急告輒傾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交一脩儒札之分則在久淵篤予與君往來三十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子有銘從予游予己丑登朝而君適至以爲參軍雖散秩亦求舉其職而已何自非薄爲於是捐貲以新解命挾纊以遇軍士贅敝剔姦百廢具舉諸所擘畫亦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藉甚滿考得封其父母君即奉制而歸喜曰此可不負吾出矣迨去參軍三載衛人追思之不置刻石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棄儒而賈賈於越賈於楚已又賈於燕皆稟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畜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蓰其舊數倍伯兄中年官家事一決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非敢先也全州命下多勸之往者君曰吾微恩綸報先人於地下業非始望所及且伯兄老矣吾復安之歸而與伯兄

處者四歲而伯兄卒君方孺子哭無已時又四歲而君亦卒嗚呼痛哉君幼游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於醫療堪輿家言爲尤精所在必交其長者傴僂唯諾逡逡如也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即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倣義倉爲貸穀法里中人至今賴之歲儀師范文正遺意與塋墓之役持畚鍤者日數百人寓賑於傭三歲乃罷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使以侵餉瘐獄中心閔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櫬以斂或立阡以葬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者不可勝數後伯兄瞽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李郃爲候吏漢中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於下僚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赬起避不與言其隱德如郃而純心無後冀又過于公是諸瑣瑣者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不得而畧也君之死爲萬厤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壬辰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即有鎔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鎔華蕃太學生鎔娶胡氏華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鳴雷許時高其壻也孫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娶朱氏鎔出鰲孫華出載孫蕃出

曾孫一弘達洵出有鎔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屬余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君兄弟之趾美齊爾後人勿忘勿止以嗣前人之軌

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尙默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橋別號午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甯都縣訓導妣王氏生嘉靖壬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厤丁酉五月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由縣諸生肄業南雍持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朱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督而工文學藉藉冠一時嘉靖丙寅試高等餼於學隆慶改元與弟尙徽同選恩貢士以嶺南雙璧稱焉三試不第訓導公命赴銓得直隸和州同知州介江而域畿內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勢而不見爲佐僉江防爲本職募精卒譏候徼賊發必得是時民鹽積困關行者齎重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滿考晉兩淮鹽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利藪君處脂膏而能不膩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水不爲害部院上其功於朝奉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傾嚮君一日獨念曰親老矣即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遽投牒而歸君事親不以老而自弛

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一不爲忤過之者多躁釋而心醉有長者之風雖艱於子而訓之常勤且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之數爲喜怒董勸之節故其子也才噫如君亦可以無憾已配黃氏側室韓氏陳氏子一萬壽即丏余銘者韓出娶太學生陶梧女女二長陳出適番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適陳幼習銘曰

羊城之山氣所萃也蓋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憩之百福會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淶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余蓋嚴事之頃余負痾巖居范生楧以贄至則方伯公之猶子也將以

壬寅某月某日葬其尊人於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爲志銘按狀范長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某者仕唐爲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觀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鏜以鹽筴起家有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丱讀書能屬文時方伯褎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相甲乙矣會父病棠稍稍倒又收責者羅至長君歎曰丈夫何所不託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棄去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而侍治窮百方竟沒毀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又病日籲天求代迨沒比葬如前喪鄉黨嘖嘖歸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產而翁以禱祠醫藥千金之著日損乃發憤挾母錢走淮揚吳越踵白圭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大拓長君晨起視僮幹務伏會計出入即時時跳身林樾間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精計忍詢饒褕衣鮮食絕不御緘嗇壹如居約時顧於祠祀賓客有加禮饑者賑殣者藏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氏而里者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以此間爲詩與赤崖率斐亹有致有印石山人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之曰棫曰梠俾仍世業曰樸曰槺教之書並爲邑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爲家方伯所與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爲德於廢箸而世發家以詩書咨嗟爲銘貞此幽墟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諱興者以材畧爲湯大將軍幕士累戰功授錦衣衛尉守禦鎮江晉水軍右衛千戶世著籍金陵始於此祖諱勳千戶以君貴贈昭武將軍祖妣倪贈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封夫人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父老當代於是啓籤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窮日夜不輟文聲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曰此奇士也置之高等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浦人以爲能庚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參鎮師中軍事蓋吳地瀕海緪島夷之警君蚤夜飭厲條備禦七策上之總帥張公鑿鑿中窾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何御史按吳時傳寇內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爾耶自是令下當議咨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森立踊企非不見爲材皆拚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於朝因開閘南河管局捕事歲凶攘敚蜂起前任者即斗粟輒論以法君至歎曰民爲饑所驅奈何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羣聚者不問於是盜黨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晚

上其事晉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兩臺論以非例及命下而聞訃君哭泣無時水漿絕不入口昭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徐就湯飲襄大事中丞余公楙君之任君上書願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旁午而昭武公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令爲桑土計加歲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閩境熙恬無論萑苻之儆即鼪鼯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參將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桀蜚語論列聞者相顧愕眙欲白撫臣留君君峻拒之乃已語其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既而鹽使者以指摘非據獲罪君

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留者於此可覘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遂膺功欽賜白金十兩時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既抵家疾良已乃以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藝植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不出戶庭而時放於山砠水涯樂可知已丁酉昭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昭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爲君曰烹藥火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脅不及席者而四十日及卒柴毀視太夫人有加喪葬成禮庚子服除與鄉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通謝當道知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遘疾踰春竟弗起

傷哉居恆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昭武公輒嗚咽不自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親爲考校文義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月之夕則召同宗飲燕無不盡意蓋君尤以族黨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人或索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慙而止性不喜殺有餽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鱉蝦蛤纍纍盈瀆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答客書有云猶冀小安了此大事藉令君而亡恙也如王彭衆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二月九日卒萬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

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公孫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葬某山之原偕其叔以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冑系兗東迨茲昭武乃蜚厥嫡矯矯高步多英風炅會夷門大遺褭兵農底定乘牖公飛章叠上闕帝聰角巾歸第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豐北邙新阡馬鬣封慶流苗裔奚必躬我銘貞石傳□□

江甯焦竑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焦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甯國太平人宋嘉熙中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虛日公性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藝爲無前有司校士贈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往試輒第一贈公怒笞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贈

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藉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遷有王氏者慕公父子名一見結爲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貲自豪每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蚤夜不輟業歲庚子學使者楊公裁庭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鄉書高等癸辛丑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幾聞浙王錢兩先生講新建之學裹糧往師之創台山精舍與諸學士相切劘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厎厲名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屑意若屬贈公疾劇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巖顙詘已算益母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舉飯含襚大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儕余師文梓許公穀齋查公念渠拙齋雨蒲公結社台山每一義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不逮泒溼淫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司餽車馬悉卻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之遵遵必軌於義族與隣閧鬩且不測賴公片言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損不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奩資及其沒家多外侮公不難身爲之蔽者如干年尋謝舉其奩歸之一無所受釋褐戶部主事餉考財賦得其夙敝然覽滋以平恕有官吏盜糧業伏其辜矣公釋之徐諭曰汝他日猶可冀升斗奈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卒悔過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隳其

家聲耶自是衆感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縱舍而下自戢人滋以爲能時廨警數聞當事者以邊才急公公亦踔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太宰顧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擬疏陳其罪狀爲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銓曹處公矣公私念曰若謂一吏部郎可縻我耶丐歸愈急屬奉常劉公居間乃得請既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麾左右毋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一子曰仁芳娶郡守王岩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生鄭鍾祥孫七世雍

世彥世慶世庠世府世庭世學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才氣所底可屬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倜儻有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甲子計偕過公於兖問知余姓也騰驩而揖歎如平生後一再晤於衛門而公遂沒頃去之三十載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涕之無從也系以銘曰

有巍黃山水流沄沄盤礴逶迤生此俊人賢書夙占晚乃登仕維材之豐而薄於施詵詵子孫有克厥家天之慰公庶在茲耶

張甑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謫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甑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勢利挺然以學術廉恥自立士之求富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構者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善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質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止家亦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飪粢供饍饑或傾倅錢爲行者數不少顧虛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卒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著者位官貨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綢繆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

而乃爲可耶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美皆欲表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趨尤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獨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流娶李次漳弟練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微耿汝懿其壻也生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

窆經紀其喪而余師吠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之銘曰
既超既臘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徒世則不
楓世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囿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爲浮誕僭縱者之所託非先生以身維之審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厤戊戌五月廿有四日終於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將葬於利陽

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爲人風骨峻嚴髯鬚如戟望之廪廪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戄然異其言益摶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歙又與錢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謂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亹亹無少倦久之爲守黎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晚罷官巖居監司二千石延爲閩郡師多士聞風嚮臻一時爲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懦者立貪者廉顓蒙者達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彌鳴呼盛矣先生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伏助若夬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諠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甯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徭役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貞愨橫者憚其檢柙而善良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刻苦而賢

豪嘉其志先後兩見論斥皆要人所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守己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生系出溧陽侯崇從徙于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乘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册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藝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迕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嚮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自不辱權姦剝下虓虎不如守道捍民莫郵其軀狺狺宵人好佞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否有直有曲繩之墨之華繁實寡繇聖不作一齋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盛視世行藏學由乎已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蒸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

公諱良榦字以甯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欽人徙涇之渣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繇是以族望於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

也容生臻臻生鼎鼎生汝金鼎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參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閒開門授徒爲甘毳資授室兩弟仲螢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纑助之爲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既以孝友聞而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遑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塤篪然公三舉不第陶汰於師友間而養日邃迨辛未始同世

交定蕭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榷稅崇文門視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改容卒請於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諸同志學擧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丁繼母艱起補戶曹旋丁贈公艱已卯免喪復以原官榷稅河西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擣祠烈亞公公闢亟以直易之爲齊賢館羨金二百餘繕儲之繇庫或曰不慮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成之闕里也

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牐西陵海塘之役三江牐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圮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所溉輸者萬頃西陵塘捍於水溺民居無算築之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謂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廢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祲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人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安堵當事者傳爲閩省賑法公故殫心於理至是守越者六載居恆歎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

不與則寧安所得爲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已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於蕭公夫近則裔遠則以忘非知德者也公以余言爲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文成過化地從臾直指使刻文成錄詔多士而代之敘尋參政大梁梁苦河決若歲祲上遣光祿錮公以內帑金賑之饑民麕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覩越爲多已贏贖鍰三千金言於直指易穀備賑如挈令已乘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薦爲塡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祿及上供袍服往往綜覈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璫適銜中旨至公一切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撾士至死公立具狀請兩臺雜奏之論如法兩璫狺狺思嚙公竟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適拔而公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違其意再議調公即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若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緹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奔君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嘗以爲踰人也自學失其眞往往務摭奇以動俗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

生斷然不爲隱怪與遊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遯世無悔者公既知之矣蓋其言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出衷爲詐此自託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艱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以故平生闇然自修絕不爲危言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於家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卒萬厯壬寅四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伯女思倡先卒娶鄭參知女季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豹之貘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思似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閥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悃以幅降而下衰混沌鑿旣隱若怪事魁嗣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棼然不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有攷者視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郞中事員外郞華君墓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著其時顯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沒猶低徊留之守其教而不敢墜

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今若華君貞季殆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人弱冠爲諸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持功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嘗於心曰此眞吾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率以先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篤所聞口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費旬日而講國中惟恐其傳之晚也先生沒爲畫像於祠率弟子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君然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有持異說者先生以爲妥君佐先生排之力或言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曰三教而異也吾崇儒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三也聞者以爲篤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兵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能名而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知君之愛己也委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奏績北上謁孔子墓而南歎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生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躋闕里見聖人之居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日卒萬厤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考諱雲南刑部郎中妣安人楊氏生母孺人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曰朱曰尤之裔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之褒持顧嶸編起元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瑛奐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閥有爛君爲幼子堂構增奐鄉校國雍仁型義範厥有頌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綰計簿戎有紲伍儲廩失算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以能然學殖其榦言必稱師惟跡是踐在人亡書守而無畔子丐埋辭身殞異縣兩世忽焉所識悲歎何以慰之納銘幽竁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

君諱果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而南居錢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富怡靜公子都御史誠誠長子將仕郎諒將仕公生子松江府同知璿君王父也璿少子龍江公源江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矣最後復娠厭而欲棄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遂勿棄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兄皆蚤世且弗嗣君生而委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茅公而器之以長女字焉君爲文爾雅篤行誼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閩而郡校士已竣應遺才試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駸駸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保高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耳兩人皆貴家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履相躡也而腆飾罍酒無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至嚅嚅不敢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饜其欲以去友

大孫先塋併於里豪族一二豎人業類首授券矣孫飲泣以書君割棄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輪粟入胄監至都而病逆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熨食飲率躬致之而竟以病劇欲歸貲且垂竭君緘數十金授其僕曰歸而主亡恙以金投吾家不且可以代贋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一中（棄閣）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以書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是高文端逝宜人哀毀得血疾然悶之恐滯君行也行後病益瘁而歿君聞而哀之乃請急歸營葬事而又念宜人不爲更娶杭人蓋兩賢之甲戌秋穆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宴於儀曹丙子與修大明會典丁丑秋世廟寶錄成陞大理寺評事賜白金文綺庚辰春題詣勅房辦事充殿試彌封官辛巳題兼翰林院典籍是歲以冊封諸嬪禮成賜白金一鎰大紅雲羅一表裏先後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直大夫贈高宜人尋又以累朝訓錄成晉陞郎中加四品俸癸巳陞光祿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間蒙恩賚者十七賜宴者九扈蹕者再陪祀者十皆異數也爲人馴謹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槩方江陵盛時貴倨甚囂者爭求交驩君爲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輕詣其門間一燕見寒溫數語而已以故有疏遠權勢之譽而亡可摘爲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恆深

念身扼一第非砥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然亦以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纂史慎唯諾而已文淵閣者上所藏圖書府也高皇帝諸御書在焉日久半爲蠹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裒而成帙爲疏以進上嘉納之因欲識覽累朝實錄而索其副於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藏禁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別錄以進今宜先錄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上怒欲逮杖之賴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主上之明而益御史譽也疏省必震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爲召君謀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今日爲某御史解明日又爲某給諫救亡論召厭取怪得無重上疑而謂下之相爲比也請往見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即趣行乃越重關達直舍備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諸璫有難色君持論甄辨數千言氣愈壯乃得發前疏歸報政府政府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乃舉手稱勞者再其他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骸骨歸里於是益捐俸葺家舍且遍施宗人而尤倍於窶者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埽也而顧喜賓讌每花月之夕攜冠野服乘筍輿行園囿集親知驩飲優伶雜沓子壻次弟奉觴上壽如是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

男六長大嵩爲伯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嶪大崙大對大岑大嶪大崙郡諸生女二適周大穀錢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遠大山將以辛丑某月某日奉君與宜人葬於龍華山之塋而先期走金陵奉狀與幣請曰惟子之習於先大夫也敢以不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日與君接覩君溫然長者也而心敬之君甫歸而讒搆中起良夫退舍益信時之不可無長者已是其可辭銘曰

噫矣君何儻倜攻藝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柄臣實推轂近不膩禍轉福嚼能然識則足況淑媛相隨厲義而蹈善且告生齊徽死共域何以葬龍山麓我爲銘志陵谷千萬秋名不沒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姑蘇人國初徙富人實京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鸑鸑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琱車問楊梅而仰對嬌嬌然楊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衆以器業之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耽書借本輒諷是以節陖遺策沒家殘編劉歆之七畧九流張華之千門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裏聞相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黌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輦一時纓學摛藻之士汗簡懷鉛之客靡不聞風響臻賓席常滿君以英年參其高詠抽學筍於三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慢然咸爲詘服當是時督修幹以凌雲搏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埒澄懷觀道始跌宕於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駿駿乎覩三門於鏡象悟一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啟或君問而我答衡栖既設金谿斯闢一時之樂謂足千載而冥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戌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友傾筐倒庋延逸少之客舉案齊眉修饁饟之敬慟君之亡遽成沈錮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葬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爲軒居集若干卷并

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纘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虔逝而支言莫賞荀君少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任壯責甯不悲夫振之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熛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識之書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蓋其所緼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遽廬彼且以死爲潰癰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蔕於其中也耶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銘

頌天子上徽號於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以風示

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霑得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至是手盱眙令丁君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於貴之永甯家江安至某還衛城以勤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鄰之安陽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駱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也爲人强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壁立廳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別駕永州歷洞庭虁峽往省焉間持祿羨歸佐乏則蹣跚負重繭足走長途臙所越一錢男女弟四人撫之皆盡恩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采木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翁挺身出死力落帆舟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不納其大節狀狀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前傚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卽臥冰衣蘆不過也凡飮必偕諸弟乃盡歡居恆寡偶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義面刺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心腑洞開情意獨至其於鍥薄嚣紛機變四出不一挂目也囊橐故不充數數於婚喪賻贈間家益落未嘗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託於古任達者流不虛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某日得年六十配郡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增廣生娶丁氏次卽霑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氏女三嫁百戶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

經矢贈君含眞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矢志飭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明主因心庸孝襃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撰錄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懼志石未備無以光昭君賜而沒先生之德也故丐余爲銘俾詔後人以數不忘余念明上恩勗有位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孰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鄉飮不汲泉酒德自豢其天者全入貲爲郎雅非翁志璽書焜煌乃以子致恩隕自天聲聞於人曷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厓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寓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厓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沒於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厓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驕囁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

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綠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售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雖近若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貢州董郡丞迎之建甯徐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

士講習連榻纍旬博問精討辨不懨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奚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恉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揚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豈以明道

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蟄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知如
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堅者爲集慶保甯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團練使防禦太平州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慶祖生敍文學伏一時碑版之文照曜遐邇終太平路儒學

教授子二日習曰賀高帝自和陽取采石習一見知其眞主率徒陶安往迎之高帝曰吾得太平爲根本非習莫守挈安詣金陵而習留守太平卒於官賀魁江浙行省爲熊朋來鄧文原胡長孺諸名碩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仕州郡史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爲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家言性善酒窮日落月坐客噉噉揎臂相抑然無敢加隱君者世隸縣籍諸父爲諜卒挽入戍乃移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貺田推之無難色邑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君徭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椽田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泱復追徭賦盡棄荒土而逃隱君

乃鉏荊榛誅茅菅大出財以墾田外爲長堤匯之水不爲害三歲三稔家以此饒久之逃者反隱君歎曰利不可專衆不可犯吾知所以處此矣乃以墾田讓逋諸逃人於是隱君之義聲暴一時矣居恆哺飢者櫬死而無歸者又繕梁除道建塾諸義事非一收責非至多焚券不問人人不忍負隱君坐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願與力作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兼珍之奉也歲丙寅子俊推擇爲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誨曰孺子冠何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俊而語曰自予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小子勉之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卑自强乃榮小子勉之俊終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儼甫四歲孫撫之與雛衰不殊佐

隱君治家督農蚕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求於隱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予同事有不平必宛辨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毋傍解多得釋去至督俊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俊幼刲股起母疾耿在倫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丞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稱夫資教以成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生弘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歷癸酉五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俊娶戴氏繼楊氏女三壻爲鍾秀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俊出茂本郡諸生曾孫六啓燦啓煥啓煒啓炳啓耀啓燮俊先後

葬考妣唐四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徽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辟靖康握兵拊民重珪累組當勝國衰乃識眞主姑孰崛興大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畀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隆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儷德齊齒孰知公佚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諶之刻石墓門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余己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閒公狀屬余爲志銘余

益知區氏世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閒公諱琳字某先世居南雄珠幾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阮埇八傳爲樂濟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失怙事母以孝間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已若也顧屢試弗第及癸酉復試公夢綽楔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說曰公何爲者乖成而喪厥功公曰若翟安知予哉夫象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不可必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場以揣精而汨形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閒以見志雅慕邵堯夫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之過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恆澹然無營聲色勢利秋毫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鬬質黎居間不能解得公一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羣居語笑譏誹不可暱就至不言而飲人以和又令人意消也當諸昆曰事家人齊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貴耳公之託以竟厥志者自在親人挾其有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沒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母而事養閒公如事陳太君接娣姒甚和亡幾微忤於言而臧獲卽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容忍毋校短長然疾病

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懈歲侃里媼至必饋食餉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不衰子四長盈次益卽郡丞次甯次盒盈生大始大亨益生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卽大相大倫盒生諸生三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者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敕公竁而合焉禮也爰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中允侍御復援祖而超鬱爲閒人語云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以養閒公徵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覩綽楔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穜有弗蓺耕弗穫力不逢年道絕塞未試而發保澹白獨留
其藏俟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玄宅石可泐兮
名不滅

澹園集卷三十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竑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學相規蓋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柙得先生儆事之志始有立云歲己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舉趾之過余心異之旣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賢母也歎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歸省而訃適至君痛慶絕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從之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讓之君乃勉强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十一月十日將葬母兆出之陽屬余志而銘之而勉以史先生之言嗚嗟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學陳翁龍門諱倚齋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初龍門翁事繼母以孝聞久困名場能不以食貧廢學母實佐之龍門歿敎三子學皆成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黨往賀門庭喧然抑當時戒其子毋讌賞從勿舉樂優伶罷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母病臥歎曰歲大饑衆方愁餓吾能獨樂乎其以讌會諸廉貲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先輩者率難以僞金無益事寶局少予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紉縫之務不以老廢子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覩隻字隕地亟取焚之伏臘祠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體身嶄嶄不欲尙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即不能致甘膬如自潔何母聞而訶曰善養養志若乃不諧吾志乎哉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點蓋稟母教云嗚呼不靡於流俗而知急守身之義利害窮通棼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生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學生彭籓埔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氏孫男一甯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逼流風日頹獨義是好於維母氏孰軌而告有美令子譽髦渠渠終慰母心象軸篆書我友其子寔懷壼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淸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之故於選婿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旣成婚惟中從余兄讀書往來余兄嶄嶄自樹不以祿利爲規誨第如世俗之旨而已者故惟中器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兄女旣中夭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即世惟中乃於余日親蓋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婿故也惟中秋九月十日罹母阮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母鮫山而冀先生之哀而銘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阮氏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父時

配母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仲良元配朱氏歲年未舉子夫婦頗以假續爲憂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酒漿糯眷滫瀡不習而能語默定動凝然見者卜其遠器又五年朱殁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逾令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嘖稱得人而嗇內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廢著鬻財於外家有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心以故仲良無內顧得以專意積居與時逐而令人又爲之躬操縹籥轉移節縮卒之化約爲豐而貲力之雄殖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巨倫久之諸子生相屬方毀齒且且洗而束髮衿紳之趣使向學書出

從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課勤惰不少遐故諸子不以饒意誦習詩書之業日起也令人甫五十賂家政非非就緒諸子學向成乃勸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孰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鬒髮望者知爲壽徵而素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且夕扶侍憂悴交懷宿疾遂作而不可起矣惜哉莫余兄友諭常道令人溫溫慈愛御臧獲不聞叱咤聲乃其子從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愛而知勞者嗟乎代夫之宰振業之元以義豐家合其孝慈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劑之嗇也而儒劑之者學若飴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驗縱昔遊門子以哭見孟管君孟管君於邑欷歔不能自止余哀兄伯賢若兄之子也遊於令人之亡有深悲焉因爲之銘銘曰

旬五踰七閏殘年也厥字仲良長十有七學窮天也男子五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說辭振澤其先也曰春曰時卒業辟雍而習者元京兆諸生文學專也[illegible]髮[illegible]協次余兄女吳王繼之適劉氏濮氏唐氏婦劉澄也女子一人夫管齊朝年差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嵩桐孫綿也[illegible]蓋其所以爲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命知通之時此兩言者薦紳先生猶難之往歲天子妙簡耳目之任中外稱選者[illegible]賢者猶如不及

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事未定君配孔孺人以遘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戶科給事中將扶櫬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葬先舅姑之次乃詣余泣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擇余同官人言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即不得美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太史其傳而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兗之闕里人大中丞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事勵卿君彥粲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才求婦之可與齊者中外親戚曰澤州爲尼山後其子女悉嫻儀法爲公子擇婦莫孔氏宜於是孺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沒孺

人相勵卿治喪一稟於禮事姑胡恭人扶侍者萬方中其歡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髫稚也中丞之訃於家也乃子然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涕泗漣如人尤以爲難中丞公既以淸白貽後勵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饔飧時時絣䌟洸佐勵卿讀夜分燈熒然相對曰若書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臾勵卿而就其業也及勵卿拜中舍都中煩費不貲間稱貸以給孺人必慘容止之曰將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業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最得今封手雲錦之誥冠瑱而流珠不以色喜生平口不識甘臑身不纖紈綺卒相其夫鬱爲國器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挹者當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命望津要而不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能離勵卿之賢不因婦言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謪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槪世之薦紳有一釋褐即飾車馬耀閭巷及見擯於淸華則溢氣坌涌奮臂而爭雖其人婦而鬚眉亦卒於兒女之情難自割耳語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繇此覩之雖謂勵卿之賢以孺人扶之其亦可也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卒萬厤癸巳閏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鄉進士李鎧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倈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

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子以殃槃窮者誰歟非丁厥祥勒石千秋兮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同縣陳翁石池詵者蓋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貧交疏昆弟百金無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母歸室其繼室云翁以貲雄里中酬應紛沓不暇問家人作業自得母而門內之政斬斬矣又以其閒爲諸子治垣屋百堵鼓作工匠幾千指母五鼓起治爨夜分乃罷朝夕拮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沒諸子未壯時外應里徭內治生事皆母獨任之自嫁至老壽紉縫澣濯饘爨朝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爲罷也始相翁爲德晚節好施甜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爲饘粥食貧民死者予之椑以斂當食聞丐者聲爲廢匕箸輟食案中物盡予之蓋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丈夫子四人母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即柔茹殺核賦之必以次人人得所欲無閒言季子惟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曰翁念少子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其諸兄而躬自非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礲行誼者悉備迨己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而計適至嗚呼悲已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沒萬厤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子八人某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母出孫孫女幾人曾孫曾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從石池翁兆禮也葬之前惟敬持陶君周望狀乞銘余讀魏史見高謙

之後母撫育之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心竊奇之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已出者私均己子也而少者愛母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全碩遂則識能匡欲故也母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晉家則是生良子慰於高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母卜撫如己生亦有謙之莫辨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揜暉佳城鬱鬱銘於好詞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母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師計部哭之累絕已絞衿裘冒飯含之屬凡附身者冀無悔乃已將舁

櫬歸故園而卜葬焉奉傳太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計部同籍稱兄弟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幽閑厚重髫齔即知奉母敎儀度整整希覩色笑容及長爲父母所愛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縣王翁歸焉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据以贍朝夕孺人來暨不厭食貧屏新婦裝壹意練裙疏豆佐素業云事姑盡愼飲食衣服非其手出不以供姑意甚適語里媼曰吾今日始知爲人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紝機杼聲晝夜軋軋徹戶外媟瀆評語寂然若埽閫以內米鹽灑掃虀醬醯漿注造必時菽粟稻粱稷黍麻麥蓋藏必謹稽出納量贏詘口約腹裁寸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不濫而畜常有餘宗黨姻媼交口賢孺人且以賀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授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賈尤美孺人愛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即遣之州城學間歸省覲孺人亟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古以弱冠成進士孺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吾不得子矣試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心也庚寅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有民社寄矣吾慮爾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謂朝廷遠而負之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已而述古以考最得封父階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已

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之腴狄冠展衣榮於闕下矣顧儉樸之性無改其素日詔諸子而訓之尤諄諄以聽婦言爲戒諸子佩其言閨門雍睦壎奏而箎應未艾也乃孺人甫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丈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邃古習古冠習儒士酌古縣諸生述古即計部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婦陳氏劉氏和氏楊氏朱氏宋氏帖氏孫六仕俊修儼价佶曾孫三嗟乎婦之爲道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開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蓋其又難也孺人子少而登第無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壹以名賢爲瑱

規此其識可閭閣之流品觀哉是可銘銘曰

維母於子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驷雕軒自貽之究側睨旁闞非遺則偶庭特奧羊絲牧與狩我篆銘詩以告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掊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瑚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公敬之妻峽江丞謚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月某日卒萬厤庚子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閭里同哀賁稚走哭士大夫閔惻弔奠無虛日於壽嗣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安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家池巨族璣翠紈縠塡委帷第間無所好也文學公奇之語母張曰兒貴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重之因納禽爲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諳婦職宜人顧善事奉政公父母公父母雖不悅宜人者奉政公父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寖衰古禮他婦女率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道不問生產宜人相其夫檢料內外谿廢舉權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餔夕具臛飲疾具藥皆手調而進蓋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人力也生兩子輒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稍間輒白奉政公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下歲己卯舉鄉書而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遂時俛仰以隳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儆遂干請一切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飽去而自奉則疏食菜羹不厭當奉政公倅寬已守隨已貳永昌滇三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橐受代宜人無怍色謂兩子曰吾豈以二墓傷而父廉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劑爲之禮子婦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解嚴田婦里嫗稍不檢輒屏斥之無敢近而以郵窮振乏則不限畛域賴以全活者甚眾尤急喪葬予棺椑以爲常蓋孝廉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未亡而宜人代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大夫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予嘗娶施氏大京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大參章世名汪士謙施鳴謙孫二吾鳳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迴泉委樂之徠徠外衍而中美公藏於斯宜人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國初以軍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孺人年十九歸於別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時修祀輒爲泫然時居貧奉太公以時羞食飲唯謹晝汎帚汲爨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熒熒夫讀婦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駕

公卒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孺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如一日率子婦工紃組不得惰佚於諸子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辦皆有法僅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別駕公以拙宦枘鑿於時孺人執謙由啟不爲一切摧謫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顧能知大體持義嶄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劒州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孺人行者孺人曰惡有數千里外忍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入蜀蜀中灘險如礫人輒舍舟而陸孺人端坐其中素波白激衣髻盡濕屹不爲懼居有頃別駕公偕計吏北上學舍孤懸城外會龍州有辥宣撫爲亂去劒不甚遙人情洶洶同官翟他徙避之孺人獨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歎服後自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鄰舟沓黃呌呼至不可聞孺人晌別駕公曰危矣亟攜孺子登岸吾在此毋俱葬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幸者爲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秋霜比質矣語曰弃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牽兒女子語嘻嘻不能自判者有之如孺人之明識以成夫之美而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

戊戌七月八日卒萬厯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於是歲某月某日啟別駕公之兆祔焉狀其行以視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稔按狀言言實錄也叢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摭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勤累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安人甯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甚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之蚤夜織作不以寒暑間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稍豐至以窮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爲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賓客偪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既見皆樂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穀兵部君會遠出安人諭曰若等利吾穀將以生也而法掠者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穀至千石衆感泣而去戊辰春訛言詔選良家女實宮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獨曰國朝選女無及宦族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頃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既沒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

紅有不中程輒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盜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既爲兵部君志而仁芳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偉兵部學業章章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梴梴中邱松楸如茨從君子遊協我窽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杜野趙公元配孺人方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人配中丞趙公學者稱杜野先生者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孺人既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厤丙子七月三十日卒歲丁亥葬於縣之白楊沖十有四年矣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纘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性悍惚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女紅婉嫕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媼曰是女必貴毋予凡子時中丞公髫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喜曰此眞吾婿也孺人既歸中丞公貧一竹翁與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酒脯饈而進之以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入入得其意一竹翁嚴教子如束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慫慂其就業時篝燈杖几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中貤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已中丞公丁艱廬居六年卜築鷃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臧獲課耕紡戒約儉敕無輒入城市即以事之城市歛屣蹙蹙不知其爲貴人家也一時言家法者率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南太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輒曰髮種種矣可再出乎公忻然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選勝爲投老地脫簪珥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加葺治顏之曰宜秘時時合鄉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名士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穀數百斛以供賓祭待問遺實孺人發之當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長者遊其入陪鯉庭出從鱣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先是孺人出槖裝爲中丞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已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泣曰兒尚未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蓋撫愛之不啻己出云子二長即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出次鴻臣娶林僉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方學惠一適方侍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勤而逮下以慈惠有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名人勝士勤綜勸勞必佐夫若子於正學而爲亡窮規非婦女之恆也是可無銘銘曰

有偉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眞其仇山同永夜終此歸太史銘之炯厥幽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門重珪累組者蓋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兄弟則陳中丞顧司寇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指難數屈中如倪文僖位秩宗家子岳次子阜並躋膴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四登甲第如今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壼範必有卓然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沒子湛之釆事行爲狀偕弟淳之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亭翁之女藩參龍崖公之配也生而厚重端凝不假母傅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婿得參岳公奇之乃委禽焉是時家赤貧宜人黽勉調治無幾微見顏面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猶燈弗中程弗就枕盛夏苦蚊寅至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紉紡而佐之寸珥尺紈之御竭其共爲楮穎費不惜也久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嚴每退食時時寬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產而難語參岳公曰得無囹圄有冤滯乎輒爲清出數十人纔聞欸呼聲而兒生如達矣即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而祠部而參岳璽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攜歸也窮愁困悴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悒蓋公歸久門庭蕭寂不無翟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官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銜命奈何求多於造物者爲以閭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其誦讀衆㛹勞賜相繼而飭其陏者故湛之等不獨以文斷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則宜人式穀之以也念宗祊單弱置媵爲廣嗣計凡舉子者三人愛之如一參岳公卒橐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盡畀諸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嘖嘖嘆其難其他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喪若昏者倚辦宜人不啻外藏然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德故而有勸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安得用何氏粟而爲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蔬必有度屣履罰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而性寔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子姓侍側廩廩奉約束惟謹庶幾哉可稱何史已宜人豐容健飲啖固強無疾也七十誕辰姻戚上壽者相屬踰三日而卒生嘉靖己丑七月十一日沒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啟參岳公老官山之窆而塋焉禮也子六人湛之娶周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潛之娶華氏湜之娶錢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如林如樓如楙如棫如梁如楞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自參岳公以名進士起家至是淇之舉己丑爲僉憲淳之舉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之中四登甲第者也而三人之宦業與來者之嗣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非宜人其疇能致乎是可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聞兮斐壐墓門之文兮吁嗟百世其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萬厤丁丑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旨杖闕下謫戍都勻戊寅春娶安人於家未三日即攜之戍所戍六年從爾瞻起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南刑部照磨乙酉擢吏部員外郎未幾請告庚寅起吏部員外郎多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爾瞻之南而北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有一日之安爾瞻之戍而給事給事而照磨照磨而員外郎屢已屢仕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恤命稱

安人生以嘉靖己未卒以萬厤戊戌年四十而已安人家素溫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歴長沙漵浦凌踏蒼排猱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髮食貧即入省闥歴銓曹而內無筲脊之糧外多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嗇之無慍容其在都勻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乗間歸省而心念安人不忍決安人以壯語聳之行亡何二從者死於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謂人死三日當離室避之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死無易且世亦豈有鬼物能殺人者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之在銓也嘗計吏扃門下鍵宿署中者币月安人春（原缺一葉）

耶抑爾瞻清標絕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于家人爾耶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瞻被酒聲稍揚安人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安人不獨爲賢婦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業已不朽安人之傳也無疑獨其豐德而嗇享修名而短世不能無疑於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安人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蘄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不然也蓋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爲安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太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嘗國丞光蘊光祿

大官丞光薦錄事光晉之母也太恭人用西華公封安人用子蘊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王母云父濠母朱生而端凝敏惠仰俯有儀參議東崖公爲子擇婦聞而委禽焉年二十一歸王氏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嚴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上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事事當參議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即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蓋賓祭秩秩如也餽養雝雝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公起家職方諸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傅夜篝燈程讀無少怠即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譙讓西華公出參湖省蘊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恭人始一偕往踰歲西華公晉左廣臬副甫艾也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

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吾得割意擅塗潰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仕太恭人則拊而勵曰若父之荆西即絲粟不以煩縣官若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予槖金二百又度官中需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光蘊矣居恒雞鳴起諸僮幹以材受署太恭人躬櫛竟遍行室中眡則無不秩然者已晨朝諸子婦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愼爲瑱規也移居乃散丁酉蘊以留都最上考功進今封太恭人八十矣而恩綸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予告普亦初拜官升堂上壽觴相屬觀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陵太恭人感微疾輒環語諸子孫如與訣者甫五日而沒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嘗取其薄而推贏振乏必以厚視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嘗識其大其閫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耶夫女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封李審諸之邸衆所以陰爲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於義而夫婦白首相順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甯舉世所慕尙不可得者無一慊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氏封孺人光薦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言至充至齊至章至堯至奇至褒至癸俱郡國諸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承超項國昇何君佩林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典欽吳欽且欽誼欽彝欽華欽服欽讚欽謨欽鼎欽泰欽謐欽復欽皆欽恆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原祔西

華公兆禮也先是蘊銜哀著事狀而寓書於余使爲銘銘曰

緊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人厥聲奕如淑媛相之若鄰與謝亦倜亦書遹遹華胄再徙永嘉不替本初追中憲公乃有恭人繹繹徐徐夫齊於朝子克嗣之名埒璠璵恭人歙然曰用而既當留其餘石壇之邱雙璧共瘞峯迴水紆太史作銘儷德齊齒有美不虛疇諭世者曰百千祀石在玄嬴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柳塘春秋九十有一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踰八載甲辰十一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負某向某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請余曰期迫矣姑舉翁崖略朱書於磚而內之竁中異日者請於隧道碑而銘之余曰可洪氏自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然爲里之望族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虖世之騁其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甯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時聞人易所稱積善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閈未及大試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人之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輒憤曰無天道亦謬甚矣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某官孫文衡即水部君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數還金撈骼成梁創

祠閟數十載竭歷以趨既及於人乃通於神葬之家山雲氣鬱氳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歿撫孤以節著部使者采都人士議聞於朝天子嘉之旌以綽楔矣已太孺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恩所自得今封蓋兩承異數云是時鳳翔治行爲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聞太孺人訃匍匐歸毀幾至殆余往慰之泣曰不佞微吾母也不及此然竊祿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以受幘緩轉事也不佞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鎏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孌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母呂內賢之以適沈先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產有挾千金求居間者力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屑也每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時手甘膬進客至供具取頤旨辦無以罄恥告者拊藏獲而噢咻之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嫗沒太孺人佐孝廉供湯藥也歿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裹糧卜兆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蓋賢聲譪如矣久之迺舉丈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不幸且死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聞驚絕已稍稍蘇而水漿絕不入口衆寬譬之不應西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夫言不爲一綫地乎太孺人乃彊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家乘付之矣太孺人則蚤暮治饋漿惟謹退而撫兩子曰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輒責課勝閭日手足容有不飾即引繩切論之衣即敝浣濯若新嘗言士衣麤何病惟端潔足正容耳度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營葬具甚備而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意太孺人且愜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毋生事端閱閭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敎誡之如嚋曩語間餉客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吾令兒毋變其初也癸巳鳳翔釋褐蕭山令郵奉母行太孺人不往曰兒業以身畀縣官毋以老人易念若憶乃公卻金事乎去之四十載而邦人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劌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敎故所蒞以廉恕稱流聞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匕箸矣會旌書自北至太孺人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何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屢迎養不許最後乃一往視鳳翔晝夜平亭役稅拊凋疲郵傳造請旁午又以閒出捍稻堤疏瀦抵決不得甘食寢心痛之而私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也戊戌鳳翔再入覲以息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嫠耳而乃再微王言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顧其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幾不隕家問奈何以我故剗其廉其刻厲如此是冬七十誕辰賀者踵至嘆曰嚮吾子然一身耳已稱母稱王母稱王大母不自意目覩三世孫曾滿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

都門久且暮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末疾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頤貞先生子長即鳳翔娶於張秀水學博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膺俱府學生懋衷武學生翔出懋和懋徵及女孫三俱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膺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衷娶金太學生時行女徵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紀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生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沒中間居約十七哀疚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二念以

撫其六尺翼必有以還報地下即古貞臣誼士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人主知之畢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答太孺人而爲撐義者勸矣先是沈先生葬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祔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節已苦名則尊齊於夫後乃蕃纖嶺西山巑岏誰其過之式此淑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８６
作者＝
页数＝７６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www．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